

叢書集成續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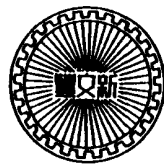
三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叢書集成續編

## 第三二冊目錄

哲學類



### 易類哲學

周易費氏學八卷 絞錄一卷

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一  
寓 園 一七七

### 儒家哲學——四書

四書集編二十九卷

宋 真德秀撰

浦 城 三五九

大學集編二卷

三六一

中庸集編三卷

三九三

論語集編十卷

四三四

孟子集編十四卷

五三二

四書疑節十二卷 附校勘記一卷 校勘續記一卷

元 袁俊翁撰  
民 魏元曠校  
民 胡思敬續校

胡氏豫章 六三九



墨正周易費

氏學八卷自

束各日一卷

庚申煉日  
驟章饒氏  
廬陽聶氏  
助貳物死

重定周易費氏學序

桐城馬通白先生撰易費氏學十卷劭恣既受而讀之或問於劭恣曰班固稱費氏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卦筮用上下經以彖象繫辭釋之義備矣故不為章句今先生廣甄漢唐以後諸家之說而名其書曰費學疑與費氏亡章句之旨戾矣劭恣曰劉向以中古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故先後鄭馬融荀爽皆尚費學費氏興而諸家廢自王弼以下

易序目

一

注易者咸據費氏之經本雖未知於費氏家法悉合以否要之治費氏之經即為費氏之學無疑也曰先生引孟喜京房說及子夏傳則丁將軍之易引淮南子則九師之義引虞翻注則為孟氏易陸績注則為京氏易今概曰費氏學何也劭恣曰縛己自封不通彼此博士之家法則然建武以後大儒踵起雖主一家兼哀眾益鄭君注毛詩往往用三家義正毛之違失其注易也亦然如云噴當為動苞讀為彪皆參據孟京以改費本先生宏通之識上媿高密何疑於治

費學而采及諸家乎曰晉書天文志稱費氏分野羅

泌路史稱費氏以易卦配地域二者或出後人附會若馬鄭荀三家則費氏之嫡傳也今不廢荀之升降消息獨鄭爻辰罕發明疑於費學偏而不備也劭恣曰先生固自言之知及之而不能純則有待於擇非囿於大儒補苴掇拾者也鄭學長於禮其易注之精深者多通於禮制若推測爻辰無與微言大義譬之治粟者收其精糞遺其糠粃未為不知農事者也近番禹陳氏謂凡據十篇解易即費氏家法其自為說

易序目

二

非費氏家法考漢易家施孟梁丘皆出丁將軍其易說訓詁主大誼夫大誼豈有外於彖象繫辭者是費易與丁將軍亦無以異所異者諸家有章句費獨無耳有章句則不免自為之說然而衷之以彖象繫辭則其失焉者寡矣此先生之書之所以獨絕也既以此答客復書其語質於先生傳并於首以當全書之義例可乎膠西柯劭恣撰

自序

余主講潛川書院三年成易費氏學八卷繕寫定值  
上丁釋奠謹焚薦稿本不敢瀆先聖為冊祝以通於  
先師朱子之前冀膺其明俾得是正繆失後館合肥  
李生國松輯入集虛草堂叢書遂刻行今又十餘年  
雖老矣異時不知後此所得當何如今幸猶及肄業  
芟夷哀益視前有加自度此生殆無能更進因即以  
此為定本客有問者曰費氏亡章句徒以彖象文言  
繫辭十篇解說上下經今無存者而子以費學名篇

易序目

三

何也曰費氏書不傳其家法自在也晁公武謂東京  
荀劉馬鄭皆傳費學近儒陳氏澧遂謂凡據十篇解  
經皆得費氏家法其自為說者皆非費氏家法者也  
說易者當以此為斷然則荀劉馬鄭之言不既允乎  
曰知及之而不能純則有待於擇然則十篇備矣曷  
贊乎爾曰聖言簡而義蘊闕大自非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者孰能通之一人思力有所濂則必聚天下古  
今才知之土羣盡其心焉天下古今才知之士不皆  
習於經其治經者或頗逞才知不務師古若乃循誦

易序目

四

誦習無歧說矣又誓於大儒名高寧悟聖言勿敢越  
軌舊訓補苴掇拾益以猥陋經義所以猶有未明無  
慮皆以此也然則學易當奈何夫易有聖人之道四  
象辭變占是也象莫大於陰陽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乃至近取遠取皆象也而人事為多人事則禮制尚  
焉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合禮則吉違禮則凶悔吝  
隨之故曰禮原大易周公致太平之書曰周官禮說  
者又謂周公繫易爻非也彖辭爻辭皆文王製文王  
繫易虛言其象周公思兼三王於是創制立法悉本  
於易耳父作之子述之所以為成文武之德也韓宣  
子適魯觀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其知此  
也豈必簡冊未竟履續成書乃為傳業者哉易家言  
禮唯鄭氏惜其注佚李鼎祚自謂刊輔嗣之野文補  
康成之逸象然其取舍失當未能窺制禮之原其他  
瑣屑以求象者乃益等諸兒戲此易之一蔽也象不  
明則辭晦凡注易者皆釋其辭然而有得有失其得  
焉者必其象之已明者也反是則否天下事變之無  
窮也雖聖人不能靡所據以言理則即象以顯之大



學之教曰致知在格物物即象也自輔嗣有忘象之論世之求象而不得者遂欲空之以為易之象猶詩之比興爾適然取之義文孔不必同夫君子居則觀其象玩其辭使無定象即亦何庸觀玩為乎韓退之言易奇而法有定象之謂法而可忘乎此易之又一蔽也雖然象既不明矣辭因以晦辭既晦矣於何求象曰仍求之辭辭有其意吾求此一次一象之意而不得然其大指所在可推而知也善乎陸賈之言曰先聖圖書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

易序目

五

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當漢之初七十子之徒其遺言固猶有存者賈之言疑非賈所及吾又聞諸夫子矣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此聖人作易之本也操其本以求其離散四出者證之他經苦思而潛索之亦往往有得焉觀文言釋乾坤上下繫釋十九爻皆舉大義其辭明白易知以此推較諸家支離破碎苟為難而已就求其意於經綸世故敷宣性術舉無所當徵心力而無當於用此易之又一蔽也易之為言也變易以利用左氏傳稱在乾之姤在豐之離雖

不筮亦以變言未有周人乃不知當代王者制作為書稱引而消其義例者後儒於爻不言變失易之用矣好古者反之陽必變陰陰必變陽夫陽必變陰陰必變陽與陰陽一成不變何以異蓋卦爻有時位陰陽有老少老者變亦言其可變云爾必觀時位之當否而後能擬議能擬議而後能成其變化能成其變化而後易之用章是故君子有審幾之學而說者乃各執一簡此易之又一蔽也象也辭也變也其蔽若此吾慎之猶懼其不免若夫占法之掌於太卜者今

易序目

六

不可見矣漢世焦京占候災異下逮管輅郭璞之徒之前知未始非得易餘緒世俗所喜道余固未之學然又頗疑象辭變既得而占已舉其要矣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之前知者如此此豈孔子閉房記所可同語者乎諸識緯書皆術士矯誣所託非君子之大道宜不可信己未孟夏馬其昶撰

第一册

卷首 序目 易例舉要 卷一 上經一乾坤屯蒙 卷二 上經二小畜履泰否同人 卷三 上經三謙豫隨蠱十卦 卷四 上經四大有謙豫隨蠱十卦

第二册

卷三 上經三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十二卦  
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十二卦

卷四 下經一咸恆遯

第三册

卷五 下經二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十二卦  
節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十卦

卷六 下經三豐旅巽兌渙

第四册

卷七 繫辭上

卷八 說卦序卦釋卦

卷末 敘錄

易序目

七

易例舉要

集虛草堂刻本後增敘錄一卷詳其義例圖則闕如然學者不先通義例則經難讀故復簡其要者置之卷首不以複出為嫌也八卦方位圖河洛圖皆闕要旨近儒作重卦圖亦足資觀玩朱子本義前有卦象歌卦序歌分宮卦象次序歌以其便於初學故並錄之其昶記

象象

伏羲畫三畫之卦凡八重之為六十四夏曰連山殷

易例舉要

抱潤軒

曰歸藏同此六畫而命名取義各異周易卦名則文王所命卦有象辭爻有象辭皆文王作所謂經也孔子既釋卦象又釋兩卦相重之象又釋六爻之象所謂傳也本不與經文連費氏合傳於經乃加象曰象曰以別之言象象如此云云也其釋重卦為大象釋六爻為小象

卦象

乾天也 坤地也 震雷也 巽風也 坎水也 泉也 兌澤也 水也 離火也 日也 艮山也 兌澤也 水也 巽木也 風也 坎水也 泉也 兌澤也 水也

卦德

乾剛也健 坤柔也順 震動也 巽入也伏也 坎陷也險也 離麗也見也 艮止也成 兌說也習也勞也 離文明也 艮也光也 兌說也

父母六子

乾三父 坤三母 震三長 巽三長 坎三中 離三女 艮三少 兌三少

陰陽

陰陽有對舉而言之者如陽剛陰柔 陽光陰質 陽進陰退 陽先陰後 陽實陰虛 陽仁陰義

易例舉要

抱潤軒

陽德陰刑之類是也若夫陽大陰小 陽貴陰賤

陽善陰害 陽明陰闇 陽君子陰小人則有扶陽抑陰之旨焉

二體

三畫而八卦成因而重之合兩卦六畫而成一卦下體三爻名內卦又名下卦又為貞上體三爻名外卦又名上卦又為悔

互卦

上下卦既合為一卦矣即有相連互之關係除初上

外下互則二與四同功爲一卦上互則三與五同功爲一卦其名曰互曰重曰中爻又曰撰取繫辭雜物撰德之義

雲雷屯 內卦震 外卦坎  
上互艮 下互坤

卦主

卦主有二有成卦之主謂此卦由此一二爻所變而成即乾坤之用爻也有主卦之主則必德與位俱盛故取五爻者爲多卦主往往與象同義其餘各爻之

易例舉要 三 抱潤軒

義亦視與卦主遠近相得不相得而定其善否凡爻之比應者爲近非比應者爲遠也

中

二居下體之中五居上體之中得卦氣之純此兩爻最吉三四居一卦六爻之中即是互卦之中上下兩卦錯雜不純最爲難處故不及二五之善

正

九爲陽爻六爲陰爻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陽爻居陽位如初九九三九五陰爻居陰位如六二

六四上六皆爲當位當位者謂之正若以陰居陽以陽居陰其位不當皆不正也二五兩爻有中德不拘此例先儒又或謂以陽居陽爲過剛以陰居陰爲過柔顯與剛柔正而位當之說相戾不可從

比

比者逐位相連之爻也有承乘之分焉如二爻下與初比謂之乘上與三比謂之承也比以陽上陰下爲宜應每喜陰在上陽在下

應

上下兩卦各有三爻相爲感應初與四應二與五應

易例舉要 四 抱潤軒

三與上應又必一陰一陽相感然後應俱陰俱陽則不應也

初上

初爲本爲始上爲末爲終故初上兩爻可以對觀二五兩爻對觀三四兩爻對觀此即反對之理

爻位

上宗廟 五君 四公 三侯 二卿 大 初士

三才

上五天位 四三人位 二初地位



乾元坤元

乾元者陽之精坤元者陰之精乾坤對峙而其精氣往來相交乾元用九以交坤坤元用六以交乾凡六子之卦其兩畫相同者皆乾坤之本體其一畫獨異者乃乾坤之二用所謂元也六十四卦皆元氣所生生之謂易故繫辭中有所謂易者即指元而言

卦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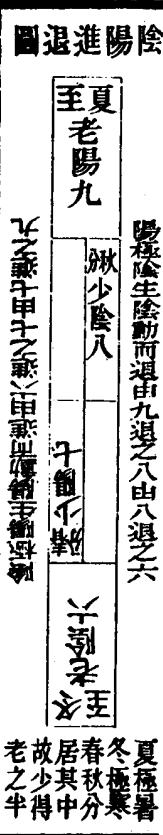
凡卦之變莫不自乾坤來亦可言自否泰來否泰為乾坤之合體言自否泰來仍是自乾坤來也卦變有易例舉要  
五 抱潤軒  
二有主成卦言者是追溯本卦之所由來有主爻變言者是推究本卦之所往

爻變

爻稱九六陰陽皆老可以變矣然而變不變其權在己聖人爲之觀象繫辭焉陽不善則變陰陰不善則變陽玩其辭可知也如其本善則其爻必繫以勿變之辭變則有本卦有之卦之者往也自此之彼也本卦爲貞之卦爲悔若六爻皆不變則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凡曰動之正者皆其爻本不正變而反正也

七八九六

卦首六畫陰陽初生皆其少者所謂七八也陰陽之氣無一息停七變九爲老陽八變六爲老陰爻是也畫動之爻仍在本卦陽仍是陽陰仍是陰特老少異耳至九六爻動將由本卦變入之卦老反爲少而陰陽易體動之至也圖以明其消息進退之理



十二消息卦 又謂之辟卦

易氣自下而上相爲循環消於上復息於下故古人以卦氣配十二月

一陽復	臨	泰	一陰姤	遁	否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大壯	夬	乾	觀	剝	坤
二月	三月	四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正對之卦虞氏謂之旁通正義謂之變卦來氏謂如之錯卦如

屯三三與鼎三三對 蒙三三與革三三對之類也

反對之卦五十六皆顛倒而成正義云覆卦來云如

覆屯三三為蒙三三 覆需三三為訟三三之類也

卦序皆依反對為次其反覆之而不衰者凡八卦即

止對為次如乾三三坤三三 頤三三過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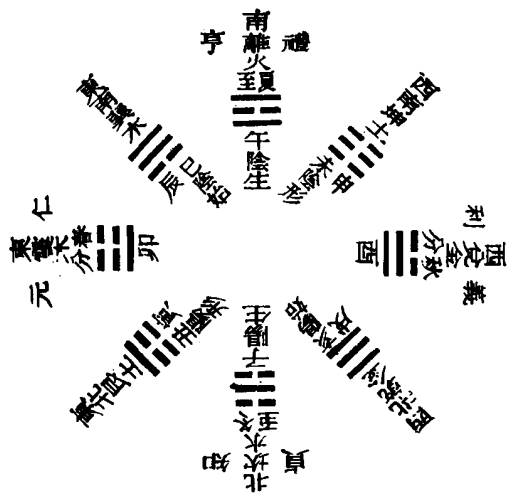
三三離三三 孚三三過三三 是也又有反覆兼

旁通者亦八卦如泰三三否三三 隨三三蠱三三

漸三三歸三三 濟三三未三三 是也

八卦方位圖

此圖明見卦之說要義於此宜詳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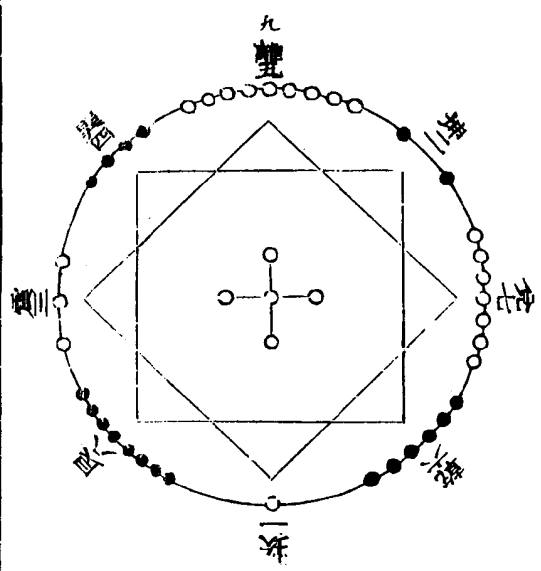


說卦云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南  
 也者言萬物之聚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取諸此  
 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  
 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乾平乾兌西北  
 秋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  
 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  
 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成始也故曰成始也故曰  
 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始也故曰成始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成貞為事也李鼎祚曰仁主春禮主夏義主秋  
 土居中央分四時於知項安世曰震巽二木主春震  
 兌陰金在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平陰兌乾二金主  
 坤陽土在夏秋之交艮土在冬春之交平陽土旺四  
 艮極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熱物無由而成陰地  
 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為萬物之所由出入者  
 也○折中云雷者火之方發故動於春及火播其氣  
 則王於夏矣澤者水之未收故散於秋及水歸其氣  
 則王於冬矣水火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時令  
 也乾巽相對為天綱坤艮相對為地紀天地為萬物  
 之體故居四維以運樞軸也體用互根以生成四方  
 則知造化之道正北西北其始氣也○乾知大始故  
 分陰位於正南西北其始氣也○坤知大始故據  
 始陰位於正南西北其始氣也○坤知大始故據  
 形○許桂林曰天地氣環象西北高東南下斜立此  
 觀之乾上巽下天氣環象西北高東南下斜立此  
 承上七象此岐天中所謂大氣舉地也坤居最下而  
 連居其中象在雷與日之象也諸書水火順逆之說  
 氣中以升降舉雷與日之象也諸書水火順逆之說  
 上離震二火在下則參同契諸書水火順逆之說亦  
 由是焉

繫辭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乾鑿度云故陽以七陰  
 以八為象易一陰一陽合而為十五之謂道陽變七  
 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象變之數若一故  
 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大  
 戴禮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  
 一八注云以上中下為次○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  
 云參天兩地而倚數參者三也兩者二也天能包地  
 故天一含地二而倚數參者三也兩者二也天能包地  
 六故乾之數六坤用天一地二之數相乘一二如  
 故坤之數二既得乾坤之數於此諸數倚之而倚  
 者依此數以得彼數也蓋四正陽數四陰陰數左  
 旋陰右轉乾居西北坎數一維正取乾數六合中央  
 也再以此參天之三乘坎數一三如正東震數三  
 再以三乘震三三如九坎數一三如正東震數三  
 三九二十七故正西兌數七再以南離數九再乘三  
 一故正北坎數一此四正陽數相倚而生者也其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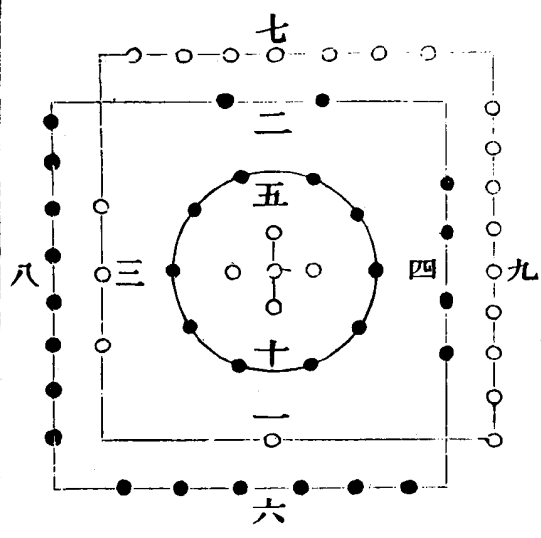
易例舉要  
 九  
 抱潤軒

倚 舊稱河圖  
 關朗改為  
 洛書實即  
 古太乙行  
 九宮圖也  
 數 今據說卦  
 稱之為倚  
 圖 數圖



天地生成之數圖

舊稱洛書  
 關朗改為  
 河圖今據  
 劉牧生為  
 天地生成  
 之數圖蓋  
 準易繫而  
 作也又舊  
 據萬形復  
 圖更內為  
 外方圓圖



易例舉要  
 十  
 抱潤軒

維之數如倚乾則用三乘乾數左旋三六一十八故  
 東北艮數八再乘三得二十四故東南巽數九  
 四再以三乘巽得十二故西南坤數六再乘三得十八  
 乘坤數六再乘三得十八故西北乾數九再乘三得  
 四故東南巽數四再乘二得八故西南坤數六再乘  
 二得四故西北乾數九再乘二得十八故東南巽數  
 二乘乾數二得四故西南坤數六再乘二得十二  
 坤而生者二陽能包陰故左旋之數亦能得陰數  
 轉也請再申其義陰陽不能得孤居乾數六由參天  
 地而得九坎離始由天地一而得此數九剛柔始  
 一終長九坎離始由天地一而得此數九剛柔始  
 生震長九坎離始由天地一而得此數九剛柔始  
 女也配以少陽之數七艮少男也配以少陰之數四兌少  
 四正四維各有取義而五之數藏於中央五者何參  
 天兩地之實數也一切加減乘除勾股方  
 圓周徑幕積九數之法悉倚五而成矣





卦三陰三陽以類聚姤同人履剝比豫復師謙夫大有小畜一陰五陰以類聚一陽五陽以類聚遯訟无妄觀晉萃臨明夷升大壯需大畜二陰四陰以類聚二陽四陽以類聚卦變存焉重卦之象本於自然者至易至簡而不可越如此

八卦取象歌

三乾三連 三坤六斷 三震仰盂 三艮覆碗

三離中虛 三坎中滿 三兌上缺 三巽下斷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

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易例舉要

十三

抱潤軒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恆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

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

兼未濟 是為下經三十四

分宮卦象次序歌

乾坎艮震為陽四宮巽離坤兌為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乾為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為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為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為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恆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為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

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為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為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易例舉要

十四

抱潤軒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為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筮儀

擇地深處為筮室將筮齋潔衣冠北面焚香致敬合

五十策薰於鑪上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

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諏於神靈吉凶得失悔吝

憂虞惟爾有神尙明告之參用朱子筮儀及趙汴水筮宗其用四十

有九朱子曰以右手取一策反積中分二朱子曰中分四十掛一孔

達曰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朱子曰左手取左策  
 執之而以右手取一策掛以象三○王船山曰古者  
 著長三尺非指闕所可持也筮禮就地 撲四 日分撲  
 為席掛掛皆委之席前掛橫而劫直 撲四 日分撲  
 其著皆以四四為數最末之餘合於掛劫之一處○  
 朱子曰右手四撲左策其所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  
 次以右手取右策而以左手四撲之左一則右必歸  
 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歸  
 奇于劫 朱子曰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折中云掛  
 數為奇九 一變既畢合餘著四營如初分掛為次二  
 成數為耦 一變既畢合餘著四營如初分掛為次二  
 變朱子曰合其見存之策或四或十或四十四分掛撲  
 歸如前法二變餘策左一則右二左二則右一左  
 三則右四左四則右三通掛二變畢復合餘著四營  
 劫之策不四則八四奇八耦二變畢復合餘著四營  
 如初為次三變 朱子曰合其見存之策或四或十或三  
 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撲歸如前法三

變畢乃畫爻 朱子曰視三變所得掛劫 老陽畫○朱  
 曰掛劫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撲三 少陰畫一 朱子曰  
 十六策而為老陽○所謂重也 少陰畫一 朱子曰  
 奇一耦合十七策則過撲三十 少陽畫一 朱子曰掛  
 二策而為少陰一所謂拆也 少陽畫一 朱子曰掛  
 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撲二十 老陰畫× 朱子曰掛劫  
 八策而為少陽一所謂單也 老陰畫× 朱子曰掛劫  
 五策則過撲二十四策而為老陰× 所謂交也○趙  
 沐水曰三十六撲以四凡九故名九二十四撲以四  
 凡六故名六二十八撲以四凡七故名七 如是每三變而  
 名七三十二撲以四凡八故名八 如是每三變而  
 成爻 朱子曰前一變屬陽其餘五九皆奇 凡十有八  
 數後二變屬陰其餘四八皆耦數 凡十有八  
 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變謂老  
 六爻不變 象占一爻變 爻占二爻變 朱子曰占二爻  
 爻占三爻變 爻占四爻變 爻占五爻變 爻占六爻變

易例舉要  
 三爻變 朱子曰占本卦 四爻變 五爻變 其昶案皆  
 及之卦象辭 同例占兩卦象辭爻變雖多其成卦一 六爻變 朱子  
 也六十四卦互為用非多變不克成也 六爻變 朱子  
 坤占二用其昶案餘卦亦與三同例占兩象折中云  
 破之春秋內外傳無論變與不變及變之多寡皆論  
 卦之體象 禮畢韜著入檣再焚香致敬而退  
 與象辭

易例舉要  
 卷首終  
 桐城馬振彪何汝賢全校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  
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有  
生之後○項安世曰推其本統言之日乾元極其變  
化之言此乾道所以為大也○沈善登曰盈天地間入  
於元氣變化所為也○光緒曰乾元獨資為道而不雜  
非光氣交養互發乃能變化○坤元獨資為道而不雜  
氣光交養互發乃能變化○坤元獨資為道而不雜  
性為生之辭也○乾元資始為性○坤元資生為命  
易之全體一而成而不變也○大靈光謂之性氣為  
積漸則有清濁厚薄之分而人身以氣聚成性又分  
其道謂之命以萬物統於是有昏明強弱之殊故曰分  
主乎身以全體制分宜○無弗勝者此所以能乎氣心  
而保身以全體制分宜○無弗勝者此所以能乎氣心  
合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宜○始故曰首出為萬物之  
生萬物積震成乾○其昶案乾元之大六子之德統於其  
之出見於震○其昶案乾元之大六子之德統於其

坤初爻揭陰陽二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陸希聲曰陽  
字以明易之大義見龍於世則教化漸於物○其昶案  
生植之靈能與致雲雨龍不恆見其可也○惟雨澤之  
龍在田耳故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橫渠易說云道  
德施普也○程傳云量可也○本義云重復  
踐或不果勉其及時故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史記  
行或躍在淵進无咎也○无咎○其昶案化異為進則  
進无咎也○進釋躍字○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史記  
有在上則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劉向曰聖  
人在上則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劉向曰聖  
人聚也○其昶案後漢書注造並也○劉向曰聖  
言惟龍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變則通則窮則變  
燥之義○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變則通則窮則變  
九天德不可為首也○其昶案天德純剛不可為首獨  
陽不生也○乾元通坤剛柔始交言曰惠棟曰文言者  
交而首見矣故曰帝出乎震○文曰指卦爻辭也以  
卦爻辭為文○元者善之長○張丈也○亨者嘉之會也  
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善類云元亨利貞皆  
長義疑於不和然處之而各得其善也○而元為四者之  
為項安世曰一理而四名在事之初為善善之眾盛  
日嘉者得宜為義義所成也○立為事故分而為四則  
亨者利者性者貞者比而為一則曰乾元者始而美  
利者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惠棟曰陽通陰義同  
嘉之會○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  
元亨利貞○乾鑿度云萬物始出於震陽氣始生故東  
元亨利貞○方為仁成於離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



其時易之言處事皆因其時此亦凡例也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

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王弼曰去下體之極居

也用心存公進不在私故无咎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

躍之際三得正故所處皆當四失正為邪今之正故非

易例六四承九五者吉四退而化陰正欲進而承

五絕類從上故非離羣進德脩業蒙三為言之正承

實事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

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蘇早反呂

注水水流溼均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往言物類之相感也曰虎嘯

曰故虎嘯而風舉而龍起而致雲氣蟋蟀吟秋吟蟬

相從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

孔穎達曰廣陳眾物相感應以明聖人之作而萬物

瞻見大人之義曰姚配中曰親上親下明陰陽各以

類從乃同類相召之所以然也○沈善登曰心印心

應之所謂相應相求也此發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

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

以動而有悔也淮南子云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

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

易一 九 抱潤軒

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荀爽曰在上故貴失位故

无位九三德正曰賢人兩陽无應故无輔○其飛紫

位上復過於五之上高莫高於一卦之上九五位乎天

則民非其民故曰高而无民九三得位變則非賢不

變又莫能應上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所以无民

无輔者以其位亢亢而情不通也○能悔則情以先之民

遷而化矣變乾亢為兌說皆悔之力亢而能悔是謂

亢潛龍勿用下也胡炳文曰陽在下見龍在田時舍

龍潛勿用下也胡炳文曰陽在下見龍在田時舍

也本義云言終日乾乾行也德修業也或躍在淵

自試也胡方曰試謂考驗孔子之為飛龍在天上治

也蘇濬曰猶亢龍有悔窮之災也朱震曰窮則變窮

之災也○張履祥曰易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崔師訓

窮則變變者悔之亡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崔師訓

六爻之位也○姚配中曰爻之九皆潛龍勿用陽氣

元之用乾元不自用合眾陽以為用潛龍勿用陽氣

潛藏馬融曰初九建子之月陽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古音瀾郎反李鼎祚曰陽氣上達於地百草萌芽李

甲故文明○本義云雖不在上位於天下已被其化

化離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戶郎反折中云或躍

在淵乾道乃革音棘孔穎達曰去下體入上體云革

案巽主斷制亦革義也何棟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易一 十 抱潤軒

道變化之則○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虞翻曰乾始  
引之曰則常也 其昶案亨利貞為氣形質之始至乾元  
陰故始亨○其昶案亨利貞為氣形質之始至乾元  
但云始而亨而不言所始乾元即太易也 太易未見  
氣無可言也 始之利貞者性情也 利萬物之性以  
始此元之所以大也 利貞者性情也 利萬物之性以  
純一正萬物之情○本義云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  
實○呂根曰始者元亨者亦元利貞即乾元之性情  
也○來知德曰春生夏長百物皆有一性情故利貞者  
足至秋冬各正保合一物各具一性情故利貞者即  
乾元之性情也 則利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 不言所  
貞未始不為元也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 不言所  
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  
贊其大即統天之說也○林希元曰歸孔子自乾始而  
凡元亨利貞皆不言利故於此首發明之○沈善登  
曰乾道變化明極發光為能變氣聚成形堅成質  
為所變乾始能以美利天下美利者充實光輝無

不周偏之謂惟其周偏故无方所言以光明之體  
有若無實若虛猶太空中包涵大地星土萬形渾成  
一大而太初无方所故又曰不言所利乾固能所  
案乾始即乾元也 而不言元後凡彖傳之釋 大哉乾  
元亨利貞者不言利亦不言元皆於此發例 大哉乾  
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孔穎達曰六爻俱陽是純粹  
言乾是純粹之精故有剛健中正之德也○崔憬曰  
案純粹精三者所以狀明極發光之體相也 淮南天  
愛其精注云精光明也管子云一氣能變曰精春秋  
繁露云氣之清者為精故凡言天氣皆承光為說曰  
不雜者而言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孔穎達曰發越  
之情○蘇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乾之大全也 卦  
也及其散而有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則爻也○王  
引之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九家云謂時之元氣以  
旁薄也 王而行履涉眾爻是乘

六龍也○其昶案六爻謂乾卦之六爻御天謂乾雲  
元乘此陽氣行於六虛而成六十四卦之陽爻 雲  
行雨施天下平也 荀爽曰陰陽和均而各得其正故  
曰天下平○姚配中曰莫非元之  
用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 俞樾曰日潛之  
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  
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其昶案以未與物接故  
光明未見德成在己行成在時以成德為行即是亦  
為政之義君子能為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  
可行而不能必其行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  
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吳  
曰問辯是審別所當行於學聚之後 九三重直龍 剛  
寬居是存貯所已知於仁行之先 九三重直龍 剛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  
謂非二位居危之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  
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虞  
曰非其位故疑之也○孔穎達曰三四俱為人道  
下近於地四則上近於天非人所處故曰中不在人  
○蔡淵曰重剛重乾也○張振淵曰疑是詳審○其  
昶案三四皆體乾互乾故皆曰重剛此論互體之最  
顯者虞氏所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謂接即互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  
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淮南子云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與四時合信故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白虎通云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本義云人與天地鬼神本無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其形體不能相通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會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其昶案先謂乾元之統天元亨也後謂太和之保合○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息浪反蔡澤曰謂往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本義云知其理勢如是而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胡炳文曰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歸宿也乾之四德始於元至此又論聖人之體乾而歸於正其意深矣○其昶案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父也者言

易一

三

抱潤軒

乎其動也動而未形之時進退之權由乎己聖人示人以審幾之學焉陽至上九窮無可進其位非正也若退生少陰動而之正是之謂不失其三三坤下坤上坤中交重坤坤元亨利牝反扶忍馬之貞虞翻曰陰極陽生乾施坤物成亨故元亨也坤為牝○姚配中曰乾元資始父道坤元資生母道虞於元每稱乾以乾元資始父也○其昶案坤元者純陰之精氣也亨則通於乾光氣渾合化生萬物特乾資始而無形坤資生則氣疑而成質故在乾第曰元亨利貞而坤則曰元亨利牝馬之貞馬乾象也乾之利貞也此言陰陽化育之功乃坤所謂保合太和乃利貞也此言陰陽化育之功乃坤之全德也乾坤同具四德然元亨屬乾者多利貞屬坤者多故以下復就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句利

盧氏曰坤臣道妻道後而不先則迷失道故曰先迷陰以陽為主當後而順之則利故曰後得主利○項安世曰利在得主不利為主○吳汝綸曰利一字為句太玄寇詎其戶逃利擬此文也○其昶案君子有攸往即亨也此承元亨而言化育之事利在陽利於先陰承於後是故陰陽有尊卑之序得其序乃利也所以先迷者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楊震曰陽明而陰暗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坤者陰精當安靜承陽○王肅曰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崔憬曰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消長之幾蓋坤元之亨自西南陽氣極盛之時一陰初萌漸長漸著至東北陰氣盛極而陽復生由亨而利而貞地功於是乎成故曰安貞吉易以道陰陽也迭為消長三也自乾象發明四德坤象復就四德後諸卦取義悉本於此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

易一

古

抱潤軒

順承天九家云乾氣至坤萬物資受以生○孔穎達至者漢書集注云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蜀才曰天有實也資生故寶坤厚載物德合無疆蜀才曰天有坤合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許鄭反荀爽曰蜀才曰含弘者包孕之廣大者發越之盛○游酢曰靜翁故乾之事也德合乎乾故亦光大也○沈善登曰乾言明坤言光明體而光用全易言氣祇六見言光明至二十餘而說者但言氣不言光味其本矣○其昶案天以生物為心地即承天而化生萬物故曰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曰乾以龍御天坤以馬故云地類○侯果曰馬之行地遠者柔而伏人象焉○其昶案乾象至顯言化育而獨取牝馬者取馬能柔順健行於坤亨之義尤切馬之行地用其力



也君子攸行順其道也以下重釋利貞柔順利貞君子攸行音杭先迷失道後順得常陸德明曰攸所也○程傳云陰而先陽疾序而後利順消長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而後貞是之謂柔順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杜鄰曰坤以乃終有慶古音安貞之吉應地無疆杜鄰曰坤以安靜為德○吳汝綸曰淮南云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此殆古易家說坤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浸相遠此殆古易家說坤之始皆調適相其昶案禮記言於西南也東北喪朋陰盡而陽起也○北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王肅及淮南義蓋本此喪朋而曰乃終有慶者陰消陽長坤以上終也○大塊全動四時之氣因迭為消長人物載其上者各迷其生而不之覺以地之德方極安貞也君子有安貞之吉所以應地德也陰陽大義三端一化育無

易一

坤

象

漢書

三消長無疆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敘贊云坤作地勢高下九則○宋表曰以形勢言其性順本義云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無窮至順極厚而無初六履霜堅冰至說文云六易之數陰變所不載也初六履霜堅冰至於六正於八○都黎曰此坤之復也十月卦曰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壯交曰履霜遠濬曰雨雪之降由天氣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霜露由地氣故坤取象於霜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本義云魏志注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董仲舒曰天不凍暑不暍以其有餘徐來不暴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遜也○淮南子云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王充曰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已知堅冰之必至天之道也○孔穎達曰馴狎順也○司馬光曰履霜堅冰君子攸行本不能相無消長有常亦

非人所能損益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胡炳文曰上六曰其道窮也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經曰堅冰至漸積而成人之善惡亦由漸積而成其初微其終絕遠坤復之交陰陽生死之幾也化陽則生不化陽則死此言坤初之宜變震也於履霜之時豫言堅冰至之危微陽初復剛長可喜堅冰亦可懼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善惡之積在人六二直方大句自為初辭擬之故吉凶兩无占焉六二直方大句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鄭康成曰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且方○孔穎達曰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王安石曰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

坤

易一

六

抱潤軒

○項安世曰乾五坤二為主爻蓋既中且正又五天二地正合乾坤之本位○唐鶴徵曰不習无不利坤以簡能也○其昶案此所謂動謂畫動之爻非爻變而之他卦故曰六二之動天光發於地上直達无阻其行至速夫乾其動也直者陽之光也光氣渾合乾直坤亦直也不習謂二不化坎險阻水行坎必習故曰習坎坤順承天行无所疑故六三含章可貞不習矣習者坎坤順承天行无所疑故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淮南子云詩曰六轡如組易曰含章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虞翻曰以陰不敢專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趙彥肅曰陽施於陰陰則從之陽倡於陰陰則終之○蔡清曰舉或從王事義則並及下文此象傳通例○其昶案分陰分陽選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者陰陽雜而成焉者也坤三含章陰含陽也姤五含章陽

含陰也子曰陰陽合德惟其合德相舍故可時發以  
萬物成終成始於三或從王事謂從乾而變乾為陽  
大光明中故曰知光用事氣不事則凡所運行皆在  
近謂坤體將變成文於遠謂化良光明六四括囊无  
咎无譽虞翻曰括囊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淮南  
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而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  
括囊无咎无譽也李舜臣曰譽者名之招四之所以  
无咎以无譽也世之託隱以求名者名一出而人  
吉凶之患將迫逐而去○汪德誠曰坤无譽即乾  
及於禍矣○朱兆熊曰二四同功異位二多譽故四  
无譽○蘇秉國曰无咎所以潔夏時也天所以免患皆  
括囊之驗○其案凡秋稼成則于粟子閉囊天  
時也括囊為收獲之象凡秋稼成則于粟子閉囊天  
地之氣收斂於秋冬人事至秋冬亦為蓋藏之謀而  
括其氣蓋震之正位在初四動而化陽則失位坤  
其動也關括囊者不關也抱神以六五黃裳元吉  
靜懼多知之敗而欲得之己也  
雖尊配乾為下矣五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左傳  
成日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孔穎達曰坤道五  
尊位是能以中和居於臣職○王又樸曰元者坤之  
所以資生也文相離故曰文明坤五變坎曰類達中  
此○其和案物相離故曰文明坤五變坎曰類達中  
則文生焉乾二變離曰文明坤五變坎曰類達中  
坎離得天地二變離曰文明坤五變坎曰類達中  
之中氣故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穎達曰即  
也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蘇  
乘圓曰凡陰物之張王者若蠱蛇之屬龍每挾風雷  
以攫取之即戰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說文云壬  
野之實象也

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朱穆曰易經戰龍之會  
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陳瓚曰坤上六稱龍陰  
盛則化為陽也○姚配中曰盛陰疑陽陽出不迷故  
戰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其視索變化之中  
人之力各得其半陰陽之氣老而化者天也然其中  
不宜化故括囊此人是人勝天也若上六雖欲不  
可得不化何則盛陰疑陽龍必戰而出也此又天定  
勝人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承貞以大終也程迥曰  
為本所以資始坤以貞為主所以大終○胡炳文曰  
陽先於陰而陽之極不為首陰小陽大而陰之極以  
大終○顧憲成曰用九無首是以乾者坤之君也○張  
惠言曰陽稱大地道代終故以無疆也博厚所以載物  
太和乃利貞利永貞者悠久無疆也博厚所以載物  
以成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九陰  
動生陽故動也剛○吳澄曰坤體中含乾陽如人肺  
藏之氣直上而出莫能禦之故曰剛剛即六二後得主  
所謂直也○江永曰地之德方而形本圓  
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萬  
里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臣節  
病於順故欲剛欲方○趙汝楳曰天先施而地後生  
先陽後陰乃天地生生之常理○朱軾曰此極贊坤  
之順乾不分釋四德者坤之元亨利貞即乾之元亨  
利貞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  
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禮  
云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  
罪而不自知也易曰君子慎始差以毫釐繆以千里

○史記云春秋賦君二十六亡國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曰臣君子賦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孔穎達曰言順習陰惡之道積微而不已乃致此禍○其知也然陰雖益盛而陽已復其中矣養其微陽而不可純也所謂積善也若賊其善心之萌陰長而不已至上六必有龍戰之禍矣是積不善也陽復於堅冰至上之時是為見終始之微言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薛瑄曰直內戒慎恐懼之敬義立而德不孤張根曰不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王通中說云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程傳云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達天德自此○程傳云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

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劉牧曰坤其動也闕應二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引其才也○李光曰括囊為賢人隱之時大臣不可引其才也○屈大均曰括其囊况賢人乎月令仲冬毋發天地之房者囊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虞翻曰黃地色以乾通坤故體四支也謂股肱○九家云天地交萬物生也陽位潛藏變乃發見若五動為比乃事業之盛○趙彥肅曰正五之位居坤之體○鄭汝諧曰古服制十二章衣為給裳用繡考工記云五采備為繡裳備五采為至美至文故取象焉○朱軾曰體四體也元首尊股肱卑○其和案美在其中陰中含陽也暢四支發事業美之至則化陽之功矣通理謂直達湊理此釋黃義正位居體釋裳義明五雖化陽而仍不失為純



故曰利建侯○虞翻曰震為侯○其昶案震初一陽  
首出元也四互坤為眾為順初四相應亨也建侯利  
也志行正貞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  
也皆主乎震

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白虎  
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  
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易曰利建侯  
此言因所利而利之○苟爽曰雷震雨潤則萬物滿  
盈而生天地初開世尚屯難震位承乾故宜建侯○  
歐陽修曰居屯之世勿用有攸往者眾人也治屯之  
時動乎險而經綸之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王  
宗傳曰繼天地以用事者長子也其次坎又其次艮  
此三男相繼以効其勞於天造草昧之日闢天荒理  
地脈發初性而盡開物成務之道也○張履祥曰天  
地既位人官分職屯司空也蒙司徒也需司農也訟  
司寇也師司馬也比則封建也畜則養也履則教也  
難謂周易為周官可也○姚配中曰乾元交坤出初

成震為始交陰疑陽故難生○吳汝綸曰而不寧鄭  
讀而曰能訓為安蓋猶柔遠能邇之能矣○吳翊寅  
曰草味漢書敘傳引作山味說文艸木初生也古  
文或以為艸字讀若微屯从艸貫一象艸木萌芽通  
徹地上董遇云草味微物即所謂艸木之萌芽也味  
古文亦作末毛詩疏云味者木生根也說文木上曰  
末○其昶案乾元之氣無不貫故始交成屯而四  
德全備變元言大者大謂陽也乾元交坤不可見即  
其變而為陽者是已孟子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美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釋文作論  
大皆陽之稱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彭申甫曰  
論綸通○孔穎達曰經謂經緯綸謂綸言君子法  
此屯象有為之時以經綸天下約束於物○橫渠易  
說云雲雷皆為氣之聚處屯聚也○郭雍曰坎在上  
為雲坎在下為雨○吳澄曰屯之時必解其鬱結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馬融曰盤象曰難磐桓志

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劉向曰人君之欲平治  
而天下士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荀爽曰陽貴而  
陰賤○虞翻曰震起艮止動乎險中故磐桓得正得  
民故利居貞○王弼曰息亂以靜守靜以俟安民在  
正弘正也交備斯義宜其得民○程傳云方屯之初  
主之時也交備斯義宜其得民○程傳云方屯之初  
不警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胡  
炳文曰乾坤初交言陰陽此則分貴賤君民陰陽之  
義益嚴○其昶案初九以陽主卦化則失正故利居  
貞磐桓者待時也六二屯如遭反張連如乘馬班鄭  
動而不變之象也六二屯如遭反張連如乘馬班鄭

如匪寇昏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鄭康成曰媾猶會也○虞翻曰震為馬作足坤數十  
也○語類云歌氏謂女子許嫁笄而字貞不字未許嫁  
舟之旋馬云班班旋不進也當與鄭同象曰六二  
三三三 易一 抱潤軒

之難乘剛也李光地曰凡言乘剛者陽性震動以陰  
有相害也十年乃字反常也陸希聲曰初九已欲為  
康屯之情不可見矣○楊時曰初九以陽下陰六二守  
常待應而不從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分正故十  
年乃字○張浚曰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義不苟  
合是為女貞○朱兆熊曰二與五女子稱難之世義  
辭蓋五屯膏不下求二故二與五本未有定分從一  
之義可責婦人不可責女子舍初又安所復字字五  
常也○其昶案二雖有乘剛之難然其中正之德不可  
○其昶案二雖有乘剛之難然其中正之德不可  
從必待重二五年之應在屯剛之舍應就比時也二不  
可合之道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機  
作不如舍往吝也虞謂虞人良為山坎為叢木○朱

震曰艮為野象○其飛案縞衣引太甲曰若虞機張  
疏云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君子以為虞起而張  
機不如艮止而舍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其飛案  
禽機與舍為對文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孟子曰  
從獸無厭君子舍之往吝窮也淮南子云君子懼  
謂之荒君舍之往吝窮也淮南子云君子懼  
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虞無虞亦即鹿者以志逐於從禽也○其飛案田獵  
有馴逆之車驅輕車以驚起禽獸逆而出圍則聽  
之順行人圍者則射之惟入林中務窮獸之所往則  
謂小入懼失利也君子舍之即舍逆失前禽懼失仁  
義也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良曰吾為之範我馳  
學終日不獲一禽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之貫與小  
人乘請解良不欲窮追盡取貽詭遇之吝孟六四乘  
子稱之得易道也此象所謂勿用有攸往者孟六四乘  
馬班如求昏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兩耶也

三三 屯 易 一 重 抱潤軒  
劉牧曰初為康屯之主四得正而應之見求而往所  
以修智明胡瑗曰必待人求於己然後往應非君子  
性昏媾之例○趙汝謀曰初以男下女以陽求陰故為  
求昏媾○其飛案正應相合為昏媾非應而合則日  
匪寇昏媾四五皆互艮艮光明四明而五光不及道  
陷故未光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虞翻曰  
膏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百谷永曰民飢饉而吏不  
其膏○述義云陷陰五艮止而不動○其飛案施  
如光之普照則廣且大今未光以救民之主尚未作  
也天造草昧之時侯由下起其日宜建侯柳子厚所  
謂既羣之長就而非聽命者也外傳曰主震雷長也  
長既羣之長就而非聽命者也外傳曰主震雷長也  
次兩稱膏初則五非卦主可知曰屯其膏著卦時也  
五於此時化柔則吉用剛則凶蓋初以動乎險中而

難生五化則變坎險為坤順且柔能納剛初亦可升  
五而濟屯矣凡易例大小皆謂陰陽貞吉凶皆謂  
吉凶由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虞翻曰坎為馬○  
漸而致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虞翻曰坎為馬○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鹽鐵論云九家人先合而後  
王弼曰處險難之極下无應援進无所適雖比於五  
五屯其膏不與相得故泣血漣如○其飛案當屯之  
初上獨无應與初絕違向隅泣血固宜  
三三 中爻震坤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古文  
瀆則不告利貞鄭康成曰蒙者蒙物初生形是其  
日再三謂三與四也乘陽不敬故曰瀆○虞翻曰童  
蒙謂五艮為童蒙我謂二震動嫌來之五故曰匪我

求童蒙○徐幾曰內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其  
卦初筮外卦再筮內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其  
案天造草昧山川險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其飛案以  
阻人跡未通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其飛案以  
既動而險而止為蒙則欲發蒙者必先震行坎也  
震動而險而止為蒙則欲發蒙者必先震行坎也  
蒙求我志應也荀爽曰二與初筮告以剛中也本義  
二以剛而能中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瀆  
故能告而有節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瀆  
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荀爽曰瀆蒙也荀爽曰瀆  
瀆也乃其蒙也告之而猶蒙故不告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禮記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  
子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師於外者尊師重  
童蒙童蒙求我○鄭康成曰亨者陽也易曰匪我求  
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

三三 蒙 易 一 重 抱潤軒  
求童蒙○徐幾曰內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其  
卦初筮外卦再筮內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其  
案天造草昧山川險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其飛案以  
阻人跡未通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其飛案以  
既動而險而止為蒙則欲發蒙者必先震行坎也  
震動而險而止為蒙則欲發蒙者必先震行坎也  
蒙求我志應也荀爽曰二與初筮告以剛中也本義  
二以剛而能中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瀆  
故能告而有節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荀爽曰瀆  
蒙氣不除故曰瀆蒙也荀爽曰瀆蒙也荀爽曰瀆  
瀆也乃其蒙也告之而猶蒙故不告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禮記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  
子之道也故曲禮曰聞有來學無師於外者尊師重  
童蒙童蒙求我○鄭康成曰亨者陽也易曰匪我求  
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施地道之上萬物應之



惡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荀爽曰似

召也○虞翻曰處貴承上有應於二故吉○程傳云

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項安世曰互坤為順○黃

道周曰古之聖人蓋童蒙自求也○衛武公詩云嗚呼

小子未可知○誠否可謂童蒙之求矣○梁錫璠曰聖與

蒙反而赤子之心無時可失善乎賈生推言之曰人

情不甚相遠也○早論教選左右最急○吳汝綸曰異

以養正為五言也○六五非正應二以養其正上九擊

蒙不利為寇利禦寇○來知德曰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本義云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

中治之吳澄曰九二剛得中治之以竟者上九剛極不

有以擊之為順者寇之○履祥曰教一也有以脫為順者

與困則為寇而己矣○梁錫璠曰蒙二司徒也○上九

寇司馬也○唐虞兵兼於士師兵刑皆以弼教○其利

案上擊蒙之任其剛既不可變懼其應於三故曰

利禦寇又懼其陵於五故曰不利為寇蓋童蒙宜養

不順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則為寇易辨於上下名分之際嚴矣哉

三三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虞翻曰孚謂五離日為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張浚曰夫需天下須以養也為

養惠天下而充其所以為光乎○李光地曰需之義也

正則道協天而治其光○李光地曰需之義也

處實為事皆當順其理而待其成○故需有養義九五

能致治功而成大化○其居正為貞以是而位天位則

虛象地志云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

下方制萬里蓋舟楫之利最是天地間大用○天無所

不覆地則或阻於水異木舟也○坎水載舟以濟地之

窮而應乎天故凡言涉川其象皆取諸乾○坤坎巽四

卦其義則所謂致遠以利天下者○是已需曰往有功

乃行○漢曰乘木有功○中孚曰大畜曰應乎天○益曰

為涉險之喻惟不利○涉大川乃取險象○爾皆象曰雲

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京房曰坎險象爾皆象曰雲

宋衷曰雲上於天○須時而降○司馬光曰雲上於天

萬物蔭之○滂沱天下○施萬物飲之○以豐以肥○以滋

故君子以飲食宴樂○程傳云雲氣蒸而上升於天

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故為須待之義○飲食以養其

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黃澤曰天地開闢以來水

生所以養此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

不犯難行○杭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孔穎達曰郊

示奠厥居有恒產而後有恒心也天乃錫禹洪九二  
乾九籌彝倫攸敘故曰未失常即彝倫也  
需于沙小有言終吉朱震曰五坎為水水往而其剛  
留於澤者剛也二在澤中剛

而柔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日衍流也○荀爽曰知前有沙漠而不進也乾雖在  
下終當上升故終吉○李道平曰說文衍水朝宗于  
海也从水从行故曰流也二與五應五有中德流澤

遇遇沙於前故小言究無窒礙故以吉終○其飛  
案游牧之區逐水草為生然沙漠往往乏水二行沙  
中而得遇水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荀爽曰親與坎接  
泉可以小憩

險盜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劉牧曰坎屬外卦○其飛案易中取象多本禮制所  
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此爻言朝聘之事上爻

言燕饗之事國語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候不  
在疆司空不視塗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  
必亡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司空視

塗司寇詰姦子產言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司空以  
時平易道路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  
以前有泥濘而需是司空不視塗而患溼也致寇至

是者我之不詰也彼國之災故曰在外而九三以謂致  
謂敬慎其義不因災而變其恆且不尤人而自咎是之  
窮矣故不言凶咎六四需于血出自穴李鼎祚曰坎

內偶畫象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朱震曰四爻  
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其飛案需者飲食之道  
上居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其飛案需者飲食之道

將進位於朝不肉食也射獵為生沿自古昔聖人  
不能強天下皆不肉食特有其節耳以供祭祀以充  
君庖以待賓客因民之欲而利導之使之尊君親上  
而矜惜物命之意亦寓其中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得順以聽之道六四得位承五有此象九五需于  
酒食貞吉荀爽曰互體離坎水象曰酒食貞吉以中

正也道也九五居有孚光亨貞吉人君所以待天下之  
措之宜正則常久而不已○郭雍曰養賢以及萬民  
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得需于酒食之道天

保之福所謂貞吉也○其和案需于酒食穀食之道天  
墓五穀五穀熟而人言吉皆積累而吉貞凶皆積累  
由積累而成易凡言貞吉皆積累而吉貞凶皆積累

而凶蓋主運數言則曰吉曰凶主人事言則曰貞吉  
貞凶下繫吉凶者貞勝者也即為此發例象曰上六  
以中正以繫吉凶者貞勝者也即為此發例象曰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  
變為巽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  
變為巽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

失也荀爽曰三人謂下三陽○其飛案秋官司儀諸  
食大夫禮則戒而不速記云不宿戒戒不速注謂食  
禮輕也食賓之朝夙興戒之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

召蓋戒於前期三日申戒於前期一日謂之宿戒若  
第云戒則不速也弓旌之招下賁歲穴惟入而後能  
來士不求不至也食禮雖簡於饗食要自不敢忘敬

不當位據既變之後言也雖不當位未大  
失故可變此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  
三三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虞翻曰孚謂二窒塞止也○語類云二正應在五五  
亦陽故窒○來知德曰巽木坎水三剛在上舟重則  
危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





失也。虞翻曰：論動而得位，故安貞吉。變而成巽，巽為柔，親就聽者之命。○王安石曰：五為訟主，不克訟則自反而親。○吳澄曰：命自上好訟，世失此以論字發逐爻，自變之。○案四化陰承五利見上出者也。○虞丙質成是其象不失。○即文言所謂不失其正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王肅曰：以中正之德，齊乘爭之俗，元吉也。○正則不邪。○張爾岐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不為訟而得其平者也。○有孚而窒，遇之自然獲伸。○李光地曰：有大人之德，故未訟則感之而化，已訟則就利而直。○姚配中曰：元乾元託位於五，所謂人見大上九或錫之鞶帶，反帶終朝三褫，讀若之說。○擊大帶也。○易或錫之鞶帶，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惠棟曰：說文褫奪衣也。○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

也。○王肅曰：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胡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王安石曰：以訟而得賞，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李心傳曰：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二曰：无眚禍止此也。○訟而獲勝者，將滿假而有後憂。○言外之意以謂雖不見奪亦不足敬也。○三坎下坤上。○師貞丈人吉无咎。○鄭康成曰：多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師。○貞丈人吉无咎。○名少以旅為名，師為名，舉中之言。○而無咎謂天子諸侯正人之德，以法度為人之長。○功罪也。○故君子無咎。○楊時曰：王弼曰：與役動眾无。○上為之主。○君象師則眾在外。○風俗通曰：杖德莫如信。○象也。○陳漢章曰：意林引風俗通曰：杖德莫如信。○吉非徒尊老須德行先人也。○傳曰：杖德莫如信。○其

恩德可。○象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信杖也。○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應劭風俗通云：易師眾也。○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程傳云：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師旅之。○興不無傷財害人，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所資也。○詩稱方叔元老，○本義云：坎險坤順，坎水坤。○地故其卦為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中陰皆為所以兵也。○行險謂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中之。○安世曰：易之言兵，必正必大。○丈人必出於王道，然後獲。○吉而無後禍。○○王引之曰：廣雅：壽安也。○老子：亭之。○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程傳云：容保其民，畜聚其眾。○○本義云：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

可以得眾。○劉繡曰：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伍。○兩軍旅之眾，眾即民也。○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用之於有。○初六師出以律，否也。○左傳云：執事順成，為律。○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凶。○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為滿，所以凶。○法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也。○盈而為滿，所以凶。○王安石曰：律如法，敗則不從。○臨也。○盈而為滿，所以凶。○則不善其於兵械尤所重。○俞琰曰：律言其和，不和。○卒同。○心○蔡清曰：古者出師必吹律，言其和。○不和。○法也。○失律則失伍。○而否滅凶矣。○○其昶案：水象眾，坎。○變則川壅而眾散。○言初六之不可變也。○有帥而眾不從。○即可知其師之敗。○由於不和，故吹律以驗其聲。○以節制。





也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何楷曰比吉也與

味歎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乎乖

乘今既親比故云比吉○荀爽曰後夫謂上六逆禮

羣則強比者上下相親外不能侵者也故吉○程傳

云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云比樂師憂民不能自保

戴君以親比自為吉道故云比樂師憂民不能自保

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

吉謂九五也○楊簡曰體元居尊同人君為甚故比而

比天下○馮椅曰比萃下坤同上體水澤不基相遠

萃九四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言於五而比元永貞

言於九二也○邱富國曰蒙內卦坎為初筮象曰以剛中

謂九二也○陰順從乎五五下比四陰故曰九五也

○王申子曰四陰順從乎五五下比四陰故曰九五也

應○其昶案比本坤也坤利永貞乾象曰地上有水

元用九以通於坤故曰元永貞矣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先

王所以比天下而无間者也○王宗傳曰建國親侯先

使上下遠近脈絡相通則君臣之勢交相比矣○李

舜臣曰於師得古人井田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

盈缶反有終來句有它反救多吉○子夏傳云非應稱它

之象坎為水雨之象坎在坤故曰有孚盈缶○黃式

在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

能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高攀龍曰易重初初者

未變之心也故曰有孚○潘相曰來即不遠梯航以

來二四比五不難難在比之初六至下極遠梯航以

說文釋稽也○其昶案有孚盈缶讀一稔二米之稔

則穀盈缶故魯恭言甘雨滿我缶也初比五非要結

之所致直以時和年豐自來歸順耳此者羣陰比陽

初失位不變无咎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

內不自失也程傳云自內謂由己擇才而用雖在平

上之求乃自內也○姚配中曰不化故以求比者非六三

君子自重之道○姚配中曰不化故以求比者非六三

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王弼曰近不相

與比者皆非己親○王安石曰比之非陽也○趙彥

肅曰初比於五先也二應也四承也六三无是三者

比之貞吉○虞翻曰在外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干

曰上比聖主下御列國方伯之象能外親九服賢德

之君務宣上志綏萬邦也○張浚曰四位居坤上率

三陰從五為貞顯比之功自四成之○李光地曰

凡六四承九五者皆吉況比時乎○其昶案二四皆

得比五者因二居內體故發致身許國之義四居九

外體故發率眾歸王之義上謂五賢謂來密之侯九

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陰在外為失

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為敵不  
誠也○陸希聲曰以陽居尊而明示比道○王安石曰  
去害而不嗜殺示至仁之道○王弼曰邑人○王  
上○下相強不陵弱○使中○也○張浚曰失前禽  
心○下○中○惟○爾○之○中○故○曰○遂○上○使○中○也○  
天○下○明○示○以○大○中○者○不○由○正○之○道○而○已○  
可○以○示○天○下○三○者○不○由○也○故○曰○顯○比○  
象○九○禮○五○之○在○上○也○陽○氣○親○天○也○故○曰○  
法○又○五○大○司○馬○也○李○道○平○曰○玄○擬○比○  
乃○陳○五○十○步○為○一○冬○教○大○闕○虞○人○三○  
進○鳴○錫○徒○行○為○一○冬○教○大○闕○虞○人○三○  
及○表○乃○止○為○三○驅○意○主○教○戰○不○在○獲○禽○  
有○表○乃○止○為○三○驱○意○主○教○戰○不○在○獲○禽○  
失○前○禽○者○言○上○六○在○外○五○不○強○使○之○比○  
此

易一

堯

抱潤軒

人上六三三  
旁去者不射背走而射不中者亦不射皆指上六一  
交連取順謂順順入團故此因解失前禽為舍逆  
而連取順謂順順入團故此因解失前禽為舍逆  
四陰也及於取順以明射獵之法非謂取順為取  
禽之也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象矣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日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王安石曰陰以陽為  
○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王安石曰陰以陽為  
首則有所終乘九五而承焉○比之无首者○張  
後曰上六位坎險上比終已獨失所附從无容於  
天地之間曰无首也○述義云四陰皆上比五為  
君道也○比无首凶者乾无首吉者陽不自以為首得  
不以陽為首失臣道也

易一終

三三乾下巽上  
中爻兌離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鄭康成曰畜養也○崔

居兌西郊象○陳舉曰文王自

正小畜之時也○胡一桂曰不

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

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陰氣不

離能固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

覆之則蒸爲水也○張浚曰九

小畜

上而君德未孚若天氣未應○

未極其氣猶上進○胡炳文曰

有爲故文王觀象以其所遭言

咎責躬愧其不能和○二氣布

下而爲雨此卦陰上陽氣上覆

論地之氣受大陽之熱則輕則

氣下壓則降雨若復有熱阻之

陽也冷者陰也王氏云正合此

小畜皆畜乾也陽大陰小故艮

畜乾爲小畜小畜一陰力寡非

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象舜格有苗文德之懿也仲山

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

矣○楊時曰小畜之

乃亨密雲不雨尙往也自我西

雨澤乃施若陽氣上升陰氣不

離能固而陽氣不交亦當不雨

時以柔畜剛畜剛莫大乎文德也遠人不

德以來之○王宗傳曰懿者積小以至大

著也故王介甫云小畜之畜其可以暴爲

之乎○吳汝綸曰懿說文云轉久而美也

道何反胡可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

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其能變也○董仲

忘其憂而禍逮其身齊桓憂其憂而立功

之凡人其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

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王夫之曰

之何乾健受畜施不得行非乾志也初與

其畜咎將歸之然位在潛藏則來復以養

道也疑其正則咎有所不辭○君子秉義

陽還歸於乾之初九是爲復而從道自

云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謂乾也動

悔過言非謂交變也初位本正老而思

而止復自道也小畜不雨之故由天際之

不交五之咎非初之咎而初能任之首先

公悔過齊桓憂其憂皆所謂能任之咎斯

從道矣象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亦所謂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義○王申子曰初爲陰所畜亦既復矣二

上又無應故不待畜即與同類牽連而復

其中者養之使其昶案陽性發越喜上進

剛以直養而無害雜卦曰大壯則止即此

四無比應之義以初與三復二居其中牽

亦不自失者不化九三輿說輻輳子夏

目說文云輻輳輻輳也輻輳輻輳輻輳

正室也其昶案輿輻輳輻輳輻輳輻輳

輻輳輻輳輻輳輻輳輻輳輻輳輻輳輻輳

畜以應四二之畜以在中三之畜以迫近於陰為其  
所制曰不能正室者罪三之不自斂而受制於陰也  
凡易例兩交切比柔乘剛上皆不利若六四有孚血  
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荀爽曰四陰  
五○虞翻曰惕憂也得位承五故无咎○程傳云四  
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從其畜五  
既合志眾陽皆從之矣○郭雍曰以人畜天以柔畜  
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趙彥肅曰順上  
畜下无傷无恐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王  
夫之曰孟子曰畜君何尤无咎之謂也○其昶案陽  
互兌正秋為血陽主喜陰主憂六四一陰為巽主交又  
則血疑為患陰疑于陽必戰血去者巽風散之血得  
致積而志行也血去惕出謂亨文王雖有孚而中而  
志行乃亨也血去惕出謂亨文王雖有孚而中而

易一

三

抱潤軒

合志故密雲不雨志不大行則亦終身憂患已矣吾  
友鄭杲曰太史公言文王陰行善文王風起於諸侯一  
以柔順行之臣道然也胡安定言文王志在明夷而  
道在柔順九五有孚學舉反如富以其鄰○虞翻曰巽連也  
繩故學如○九象曰有孚學舉如不獨富也朱震曰巽為  
家云鄰為四象曰有孚學舉如不獨富也言交如者  
異體交也舉如者同體交也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  
猶春秋以某師之氣以○其昶案下三陽上進遇四而  
正由於五居四上其氣上往而不下交象曰密雲不雨  
吉占者想望之辭非五所能也周禮太宰以八柄詔  
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王制  
之閒田富以功祿取於閒田以禮之其有謂祿也賞罰當  
以其鄰即削地而歸取之閒田周禮所謂奪也賞罰當

而後能用其眾故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  
富不富皆以其鄰○虞翻曰幾近也上成坎與離相望  
幾望君子征凶○沈該曰又變為坎既雨之象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劉牧曰  
陰長不已極則反陽密雲不已終為雨也○程傳云  
既雨和也既處止也既和而止畜道成矣四用柔巽  
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載積滿也○吳澄曰月幾望  
者陰之盛易以月幾望為象者三皆陰為主之卦也  
○歸有光曰既雨既處快之也月幾望危之也故曰  
文王與紂之時邪○李光地曰小之為道臣道也妻  
道也以小畜大而至於成退而不居不可也疑如陰疑  
於陽之疑○其昶案上九畜極而通不雨者既雨矣  
上往者既處矣尚德載尚者助也陰助陽功至於積  
滿有月幾望之象婦貞厲為四言也雖揚出而不  
貞厲翼小小心文王以之君子征凶為五之上往  
也小畜陰凝之卦陰德既滿陽仍不下交不以澤民

易一

四

抱潤軒

為意未有不凶者上爻卒成之終故備舉之西伯載  
黎祖伊告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今  
我民罔弗欲喪是殷之將亡當時皆知之文王  
繫易捲捲戒微若反復為殷謀者可謂至德矣  
三三兌下乾巽

履虎尾不咥直結人亨馬融曰咥齧也○程傳云履  
躡而進之義○其昶案白虎西方宿乾位西象虎人  
躡虎後逐虎使去也遠則不咥六三親與虎接故咥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許桂林曰乾為虎兌從後履之故曰柔剛中正履  
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楊時曰禮以用和為貴說而應  
基也吉凶相違皆自所履始是以君子恐懼戒敬不  
敢失足書云若蹈虎尾○呂祖謙曰踐履功夫須試

驗於至危至難處始無往不利自履帝位推之自尊  
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天下時位皆在其中  
矣○胡炳文曰易之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矣九卦  
處憂慮以履為首說而應乾是以下體兌應上體乾  
蒙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此小  
畜上下應是一爻為主而眾爻應之○惠棟曰序卦  
履者禮也荀子云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蹙  
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是以取義於虎尾也  
○楊增新曰孟子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象曰  
天下不為也必如此而後謂之不疚謂之光明象曰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劉牧曰尊卑序  
用也○司馬光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志定則尊卑  
務得而不可厭者也不以禮節之則貪侈無窮是故  
先王作爲禮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長幼有倫然後  
上下各安其分而無觀觀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  
也○程傳云天在上澤在下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  
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

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  
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  
士以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也後世自庶  
兆之至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  
兆之心交焉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  
不亂難矣○王應麟曰呂成公說上天下澤履此易  
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蓋本於漢書上天  
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爻制禮樂○方孔炤曰不  
也賈子曰勢明則民定而日出於一澤所以爭為宰輔  
不奸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力  
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而況其大者乎君子所  
辯者路馬不齒疾行不弟之類也若天冠地履豈待  
取諸履樂由陽來故取諸豫○初九素履往无咎象  
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胡瑗曰禮以質素為本往則  
踐而行之謂○程傳云安

履其素而往者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本義云以陽在  
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九二履道坦坦  
也○其昶案素履之往不化之謂也九二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虞翻曰二失  
塗故履道坦坦○梁寅曰行於道路者由中則平坦  
從旁則崎嶇○其昶案三在履時亂天澤之分者也  
二與之同體而不相此自化之正以上應九六三眇  
五故曰中不自亂陽明陰暗化陰為幽人六三眇  
反小能視跛反波我 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  
君 雖能視跛中則為跛也○耿南仲曰視欲正行欲中  
歸妹初九不中則為跛也○耿南仲曰視欲正行欲中  
折○其昶案兌位在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西其氣肅殺稱武人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

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  
大君志剛也○王弼曰象者統論一卦之體者也六三  
而亨象則指說一爻之主以應於乾故象敘其應雖危  
皆无陰而三自以為己任僭履非位咥其宜也○孔  
穎達曰以六三之微欲行九五之志頑愚之甚○李  
簡曰象言不咥人亨非止於不見咥亦天下之亨爻  
人固陰柔而止於見咥亦天下之凶也○姚鼐曰小  
凶皆未可決非發於見咥亦可畏彼既制有海內矣其吉  
則此正履之所以為履者聖人自不欲盡言之耳○  
其昶案六三位不中不正竊據眾陽動而有應為于大  
君謂其有借君之志為猶造也乾剛為大君六三志  
欲化乾而不知其凶之甚也聖人懼人謂其足以有  
明足以與行而妄附之故反九四履虎尾愬愬引作  
復申說其辭繁而不厭如此

逆反終吉馬融曰號號恐懼也○朱震象曰愬愬

終吉志行也高誘曰履注云居之以禮行之以恭畏

曰卦云履虎尾不噬人亨其九四之謂乎○俞琰曰

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其初

案四為虎尾三之履躡其後也四之履踐其上○其初

周言虎媚養己者順也惟虎媚之所以能踐然終不

慮非位以比三變而承五故終吉九五夬履貞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一干寶曰夬決也萬方所履

類云夬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梁寅

曰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恆易以知險五健之至矣知

險之戒可不慎哉○折中云九五有中正之德能常

存危厲之心此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所以履帝

位而不疚也○其初案乘五剛則卦取夬義柔履

五剛則主爻取夬義九五象所謂剛中正履帝位者

知厲乃能不疚而光明故夬亦曰其危乃光也上天

下澤之中一陰為梗以位正當之五決位不當之三

象大書特書履帝位者所以正名定分上九視履考

三三乾下坤上中爻兌震

泰小往大來吉亨鄭康成曰泰通也○虞翻曰坤陰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劉向曰小人道消

泰者通而治也○蜀才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

物通故吉亨○邵雍曰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

乾下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

而既濟水上火下則水之用也○項安世曰泰具

三義首於陰陽二氣無所抑揚取其交而已次以內

外為義重內輕外已有抑揚未以消長為義全是以

陽而惡陰○王應麟曰舜湯舉伊而不仁者遠是

人道消化小人為君子也○羅澤南曰泰正月之卦

陰消而陽長故曰小往大來○其剋案天下地上為

天地交此以氣言也若以形言亦實有其象地之下

此亦天地尊卑之位所由定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

財節也輔相左右助也○朱震曰泰者天地交也財



自下而上故言征辨位以正陰陽也○吳澄曰三陽  
 為象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其和案  
 陰陽之志相感而應初九志在應四則其陽不可變  
 也曰以其象明三陽同志九三撰震為茅三在上先  
 拔則初二附之而起劉謂在九二包荒用馮音河不  
 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是也  
 象陽與陽為朋○王引之曰爾雅尚右也郭注謂相  
 右助二應於五五來助二是其得助於六五○其和  
 案選謂上六二之包坤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  
 涉四應五不遺上也  
 大也 程傳云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  
 應於二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龍仁夫曰  
 乾包坤曰包荒○錢一本曰二五同志合交以成用  
 將極地所載而為之治先際天所覆而為之包荒者  
 全坤之勢包者全乾之量○屈大均曰天在地下地  
 大而天更大二天也五在其中有包之象○李光地  
 三泰 易一 九 抱潤軒  
 曰包荒者天地之心也○王引之曰太玄包荒以中  
 克剛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范望注曰包有四荒以中  
 其和案說文引作沓云水廣也四荒之廣阻於水則  
 遺此言大也地闊則羣分澤用馮河所以為不遺  
 朋亡此言无私而光也既光且大然後為極泰之世  
 書云帝光天之 九三无平不陂 甫寄 无往不復艱  
 至于海隅蒼生 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陂傾也○象  
 貞无咎勿恤 句 其孚于食有福 虞翻曰陂傾也○象  
 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關朗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  
 易之理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橫渠易說云  
 兩交與之際以著戒○項安世曰艱則不敢易貞則  
 不敢弛乾九三固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用以居泰  
 不亦宜乎○朱軾曰平泰也陂否也所以泰者陰往  
 居外之故陰非長往无有往而不復者○王引之曰  
 震長子主祭大宗伯云以饋食享先于其孚于食有

福言鬼神來饗也詩云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六四翩翩  
 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王引之曰不戒象曰翩翩不  
 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虞翻曰陰虛无陽  
 曰詩毛傳翩翩往來貌四與三接往來之交故曰翩  
 翻○其和案泰至四已過中矣忠賞濫而問人心故  
 佐五持法也皆失實者古者制地皆歸之問田在王  
 畿千里之外加地即取於此雖屢有所削天子不見  
 其有餘賈誼曰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无所利焉  
 誠以定制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眾天子无所利焉  
 而孚也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无怨言  
 庶幾此矣上爻勿用師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自邑告命亦主賞罰言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通云帝乙謂成湯○後漢書荀爽傳云湯有娶禮歸  
 其妹於諸侯也○陸希聲曰五以柔在上帝女象配  
 三泰 易一 十 抱潤軒  
 二下嫁象○張汝澂曰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互兌震有歸妹卦體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乾鑿度云泰者正月之卦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  
 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  
 鄭康成曰五爻辰在卯春為陽中之萬物以生生育者  
 嫁娶之日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復於下天地  
 希聲曰天下降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復於下天地  
 之故大義以中承天也五志於順故獲社福於中降  
 道下二以成其政所謂上五謙尊自居得黃裳之  
 之貴不以其貴而貴其夫君人之尊不居其尊而尊  
 其賢任其臣以致泰君之願欲執大於是○其和案  
 自屯也以下卦皆剛柔交而成故凡言元者皆兼乾承  
 坤元也陸贄謂元氣交而乾坤以仁合八卦以義相承  
 以仁合謂以元氣交而乾坤以仁合八卦以義相承  
 而各還乾坤之體其氣大通萬物蒙泰之需曰宋  
 吉矣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陽虎筮之遇泰之需曰宋  
 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

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愚謂  
易帝乙即天乙自指成湯陽虎謂微子為帝乙之元  
子微子封於宋主商祀即可稱湯之元子猶所云孝  
孫曾孫之類皆通稱爾且陽虎意在言宋之方吉故  
及微子援易辭以蔽占有此巧合非果 上六城復于  
解經之帝乙為即微子之父之帝乙也 坤城下池也  
陰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虞翻曰坤為邑○沈起元  
曰坤土在上中交震動兌毀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  
有牆高基下根搖本撥之象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  
也 本義云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來知德  
曰命猶政令○其昶案貞吝貞厲皆當從貞吉貞  
凶之例言其由來者漸致此吝厲也王公設險以守  
國城復于隍是治久叢勝之象武備既弛豈可用師  
惟告誠己邑以修廢圖強毋忘恥辱可也是故  
國家忘戰必危好戰必亡泰終言此其戒深矣

三三 坤下乾上  
中爻艮巽

易一

二

抱潤軒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虞翻曰陰來滅陽  
信陽誦故大往小來○呂大臨曰否閉之世醜正惡  
直不利乎君子之守正○王宗傳曰匪人所謂非君  
子人也同乎己者則利之異乎己者則不利也○姚  
配中曰所以否者任匪人也得賢者昌失賢而任匪  
人者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  
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何  
曰言人志不同必 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 健順德  
也剛柔質也柔者易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  
以親剛者易以疏 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也 劉向曰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  
否者閉而亂也○喬中和曰君子以正自居隱見隨  
時何不利之有亦小人不利于君子之貞耳由是而

三三

易二

三

抱潤軒

君子往小人來而天下否矣由否之泰天也由泰之  
否人也○羅澤南曰否七月卦陽消而陰長故曰大  
往小來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  
祿 揚萬里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  
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  
不見於外以辟小人之難○項安世曰不可榮猶言  
不可得而榮○沈起元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胡一桂曰互巽為茅泰以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三陽象根否以三陰象根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揚家洙曰卦初其志向可轉移陽者陰之君初能變  
而從君貞也何吉如之○其昶案否泰初爻皆主用  
人者言初辭擬之也泰時君子道長所拔皆正曰征  
吉不曰貞吉速其進也否時君子道長所拔皆正曰征  
敵之也化初為陽乃能吉亨志在君志在陽也 六二  
否何嘗不可轉亦視乎所拔之人貞與不貞耳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彭申甫曰承者二象曰大人  
否亨不亂羣也 荀爽曰大人謂五二五相應否義得  
者上下各安其分也君子在下安於時以守道否其  
有亨乎敢亂羣以求傾哉包承著於否聖人之意深  
矣○其昶案泰之包言於乾象天包地否之包言於  
坤象地為天所包大人小人均以位言當否時五包  
於上二承於下而中正不變五乃有應大人之否所  
由亨也否交皆失正獨二五陰陽不亂在卦義為不  
交在爻位則得正曰小人不亂羣見中正之能濟否二五  
關二五之宜交也曰不亂羣見中正之能濟否二五  
之不可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王安石曰處  
復變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王安石曰處  
不能發舒以正其君是可羞也○橫渠易說云處否  
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郭雍曰尸祿素餐邦  
無道穀恥也○其昶案三亦見包於上處下體之  
位不當而艮止不去為包羞當小人道長之時三之



所為或无凶咎九四有命无咎疇離九家云巽為

然而君子恥之附離類皆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命謂天命○項安世曰泰三於

天命之變正君子補過之時也當否之時苟无天命

四雖有志可若何哉泰以命亂成豈非有命成益

命者天之所命君之所造也道之廢興豈非天耶世

之治亂豈非君耶○胡炳文曰泰變否易故內卦即

言之否變泰難故外卦始言之○其昶案乾為天乾

化異為天命之正承陽自上下下得天命承君命以

實惠及初轉否為益是君子得行九五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陸績曰苞桑叢桑也○張浚象

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京房曰桑有衣食人之功聖

○王符曰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

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脈

承也○陸希聲曰苞桑之戒志在下民而固其根本

也○橫渠易說云以亡為懼故能休其否○本義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之時否大人之事也○陳

漢章曰詩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鄭箋隰中之桑可以庇蔭人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

野處有覆養之德此其義可通於易苞桑猶隰桑隰

在下即六二不亂羣之人繫可通於易苞桑猶隰桑隰

夫論任賢義可相證○其昶案大人吉則陽不可變

也其亡云者言天下將危亡矣不可不亟亟焉任賢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後傾喜也○王宗傳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

力居多焉○其昶案何可長言當變而之正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蘇軾曰野无求之

同也○其昶案野為朝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

乎乾曰同人同人曰程傳云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

川乾行也 涉川則四海來同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君子正也 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淮南子云芒芒

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无歧道旁見者

野利涉大川○程傳云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文

明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克己故能盡大同之

道○張浚曰離火在人屬心為志○劉沅曰乾天也

離虛明人心也乾在離上人心之天也人不同而其

心通焉往而不大曰同○其昶案坤元託位於乾二

為同人坤順承天曰應乎乾曰中正而應地道二

然也同人于野即乾二之在田其亨以德不以位

夷言同人窮在下大有達在上 象曰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 鄭康成曰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

風然後炎上益熾風行无所不徧徧則會通之德大

於同人以類族辨物○九家云乾舍於離天日同明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也類族辨物者大同其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蔡元定

長幼之倫每苦多異趣同之者齊之也爻曰于門為  
初與二言也傳曰出門則推言自二以外亦未有不  
同者蓋无咎於門內之人雖達之天下可矣六二同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人猶有惡之者乎  
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吝慎曰同人于宗  
道也○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  
義言之則有阿黨之戒○惠棟曰晉語胥臣曰異姓  
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則異心○同則同志同志  
女不相及異類敬也○同則同怨怨亂毓災毓滅遠男  
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毓災也○其祖案家語衛公  
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孔子曰同姓為宗有  
合族之義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據此則宗  
謂同姓明矣乾二變婚如不得通周道然也據此則宗  
畫中正不變為應乎乾至爻老將變為陽卦復成乾  
是乎乾同人義莫切於婚娶異姓為婚以成乾  
為同乃大同也若一於同則有阿黨之嫌因取象於  
同人

三三 易一  
抱潤軒

同姓相娶曲禮云娶妻不取同姓大傳亦云繫之以  
姓而弗別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杜佑通  
典云殷以上婚不隔同姓周制則不娶宗族是義也  
文王於易象著之而周公遂制為典禮所謂善繼志  
善述事也二變則失正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  
且不與五應故示戒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  
歲不與虞翻曰巽為伏為高離為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崔憬曰與二相比盜憎其主  
至五頻遇剛敵○程傳云卦惟一陰諸陽皆欲同之  
三又與其之比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回之五  
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懼伏藏也○李舜臣曰天下之  
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為義而險簡中必知阻○乘墉五  
則日升陵謂五故託處尊高灼見其情形而三之夫  
戎○李光地曰同極必異人情之常三居下卦之極  
也○

過剛无應不和之甚○其昶案安行者言其九四乘  
進則无應於上退復不能比二化又失位也  
其墉弗克攻吉○惠棟曰釋宮云墉謂之墉馬象曰乘  
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蘇軾曰二同乎  
之四近於五乘其墉其勢至逼而不可動雖有爭二  
稍遠而肆焉雖欲反則得乎○其昶案四欲同二而  
不承五故爭乘其墉五則得乎○其昶案四欲同二而  
高陵勿向背邱勿逆杜牧說自趨高者力乏自高  
趨下者勢順五乘四上故四弗克攻形勢禁其力  
已乏然四五之勝負一化異而順之正為反則九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一陰者五  
其間所以必待大師克而後遇也象曰同人克相遇  
三三 易一  
抱潤軒

中直也○王引之曰同人之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代淵  
四敵強大興師方可克傳云如二君故曰克○橫渠  
易說云師直而壯義同必克○張浚曰心通跡開其  
憂在先道之苟勝則何能為二五俱得中位其為中  
直大矣○中直則君臣本相通何憂不遇至誠惻怛  
之意發見於外曰號咷君臣相通何憂不遇至誠惻  
者曰後笑○本義云中正相應同心者行天下有足樂  
物不得而間之○張惠言曰陰陽不同故用師征之  
周禮云以軍禮同邦國謂此矣○其昶案天下所以  
不得大以軍禮同邦國謂此矣○其昶案天下所以  
奪起五為卦主私害之也○人爭為同而不安義命則攻  
時而用師相克故其咷者痛三之悖道也當大同之  
直之心不能不號咷耳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  
人于郊志未得也○王弼曰處同人之時最在於外不  
亦未得其志○其昶案同人于郊此列國會盟之象  
凡春秋書公會某人盟于某地是也棄怨修好故无

悔荷信不繼盟無益也故又曰  
志未得也交許其平傳勉其信

三三乾下離上  
中交乾兌

大有元亨 吳澄曰大謂陽有者盛多之  
義詩旨且有釋文有猶多也 象曰大有柔

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

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虞翻曰謂五以日應乾而

元亨○姚規曰互體兌澤位正秋也乾則施生澤則

流潤離則長茂秋則成收大富有也大有則元亨矣

○司馬光曰夫柔而不明則前有礙而不見後有賊

而不知明而不健則知善而不能舉知惡而不能去

二者皆亂亡之端也明以燭之健以決之居不失中

行之不失時然後能保有其眾元吉也○張浚曰得乾

之中曰大當大有之世非用柔無以得天下賢非

得賢無以保天下大業○鄭東卿曰大有之時盛德

大有  
三三  
大有

在火萬物皆起亨嘉之會○項安世曰同人一陰在

下勢不足以有眾曰應乎乾明我應之也大有曰上

下應乎乾者應其德也此可以推卦例矣同人離在下

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此可以推卦例矣同人離在下

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畜在上曰應乎天

亦卦例也○任啟運曰分乾之元亨屬大有利貞屬

乾元開通於坤而坤亦用六象曰其在天上大有君

於乾遂成大有故曰元亨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

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

之於身亦若是而已○楊萬里曰天討有罪吾過之

以天不命有德吾揚之○天吾何與焉○屈大均曰

火日也不言日者天子以神為治如日之用其火日

之德亦至○其昶案曰麗於天火用於地而巳初九

日在天而曰火在天則知日與火一而已初九

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耀曰以九居初是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過此

而有交則有害安得不慎終始如一以艱處之也○

吳汝綸曰交言處盛之初无有交害不為咎者故曰

艱則无咎傳言此交之時交害者尚未至也此與交互

未至之初而言交害之為咎所以戒之也此與交互

相發也○其昶案交害言陽動而交於陰害者陰也

大有自初至四皆不宜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變變陰則不能有其大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其昶案乾馬離牛引重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致遠故有大車之象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王弼曰往則不拒故无咎○劉牧曰得中位為安五以虛

中納下往則不拒故无咎○孔穎達曰剛健居中身

被委任猶若大車載物車材強壯不有傾危大車謂

牛車○來知德曰言積陽德而居中也○其昶案有

大車則所積者多此言二九三公公用亨 反香兩于天子

之陽氣積於中可不化也 九三公公用亨 反香兩于天子

大有  
三三  
大有

小人弗克 乾鑿度云天子者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

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京房曰亨獻也○本義云亨

也左傳卜偃筮納王遇大有之睽曰戰克而王享吉

○錢澄之曰大有之時因朝會行黜陟之典天子享

賢侯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不得與於宴享○其昶

案九三陽氣已盛介二體之交其達也四實導之

公是也三用也鼎四覆公餗易氏祓謂四近君為公

象是也三用也鼎四覆公餗易氏祓謂四近君為公

陰則害小人謂陰也九四匪其彭无咎 夏作旁姚信

云彭旁也○姚永樸曰周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

音也項安世曰注旁古邪字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

也○其昶案九四失位疑若可化以在大有之時陽氣盛大

不可有旁者之雜旁即所謂害也陰也能分別其旁

者則善者晰矣六五厥孚交如成如吉象曰厥孚交此非明辨不可

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王弼曰居尊

中无私於物上下應之故其孚交如也夫不私於物

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

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楊時曰所謂德威惟

畏也○本義云一人之信足以孚上下之志○蔡清

曰上下交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其案五為

乾之主乾元通坤而藏其中於是九五變為六五故

觀於大有之五而乾元亨之義明矣厥孚交如言乾

既交坤成大有而六五一柔居中又與羣陽交而相

發也威如吉者化乾為離則如火日之臨照光盛生

威不可衰矣此皆元亨之效也易而无備易者治也

自初防其交害三言小人害四言明辨哲至上九自

五乃能交孚自洽嚴而无所庸其戒備矣

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郭雍曰

信順尚抱潤軒

賢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者蓋大有之吉以此

終也曰大有上吉非止上九之吉○鄭汝諧曰五成

卦之主上九為天象又為賢象五以下諸爻應為人

助以陽上之應為天祐之天祐人助宜六五吉无不

利蓋陽在陰上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

胡炳文曰五之厥孚履信也柔中思順也尚上九

謙亨君子有終鄭康成曰亨者嘉會之禮以謙為主

順乃能終之○虞翻曰君子謂三艮終萬物○馮椅

交坤成艮陽下濟陰天光下臨故艮光明上行謂坤

在上卦○楊名時曰凡陽皆天凡陰皆地故謙止一

陽稱天姤止天道虧盈而益謙崔憬曰日中則地

道

變盈而流謙本義云變謂傾壞鬼神害盈而福謙

日朱門之家人道惡盈而好謙蔡淵曰天道以氣言

鬼關其室

禍福是也人道以情言子奪進退是也謙尊而光

王引之曰尊讀為樽節退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韓詩外傳云德行寬裕守之以以恭者榮土地廣

之以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以卑者貴人眾兵

之以以畏者勝聰明睿知守之以以愚者善博聞強

之以以守天下中足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故易有一道

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王符曰天道虧盈而沖

謙故人以義費於彼者天償之於此以邪取於前者

天哀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則可以免亢

龍之悔乾坤之愆矣○司馬光曰君子之德誠盛矣

業誠大矣不謙以持之則無以保其終○程傳云有

其德而不矜安履乎謙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

讓而不矜安履乎謙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

處卑所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地之道以象曰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反蒲侯多益寡稱平物平施

明曰哀鄭荀董蜀才作揄云取也字書作揄廣雅云

培減○程傳云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見卑

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為謙也○語類云人多見卑

是平也○其和案山卑謙則損己之高而卑以下人

必地中其和案山卑謙則損己之高而卑以下人

滿招損故多必哀謙受益故寡可益寡者謙也太玄

以少擬謙得其旨矣人之量本與天地同大无可滿

謙





兵亦謙意也故泰曰勿用師自  
邑告命夫曰告自邑不利即戎

三三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鄭康成曰豫喜悅樂之貌震為雷  
屯言建侯有震无坤謙言行師有象曰豫剛應而志

坤无震此合坤震成卦故兼之 彖曰豫剛應而志  
行陰應之剛志大行 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姚永樸曰 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  
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虞翻曰過謂失度 聖人以順

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國語司空季  
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 九家云建侯以興

利行師以除害興利除害民所豫樂 孔穎達曰凡  
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故歎之以示情使後生

思其難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馬光曰逆理而動者  
心勞而事難故順以動則豫矣 馬光曰逆理而動者

景長何楷曰易有義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  
事若淺而有深義曰時義大矣哉欲人思之也非美

皆言時贊爻皆言位時欲人謹之也 李光地曰贊卦  
命苞云天左旋地右轉動乃古說也 文選注引春秋元

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  
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動而地亦動也 姚永樸

行不覺舟之運也古說行師而地亦動也 姚永樸  
案古者兵統於刑故卦言行師而地亦動也 姚永樸

內則為震侯以奠安坤邑皆指四處內外之交在  
外則為長子率坤眾以行師故出威象曰雷出地奮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以二  
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雷以二  
云物乃豫也崇充殷盛進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  
得之者作舞以武得之者作樂其功也 司馬  
制祀天帝以配祖考所以飾喜也 薦上配祖考  
樂之盛者又取其義云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既象其聲又取其義云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雷者天之聲純剛無欲元音也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大行氣不可象象其聲元音也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氣何德之崇如之氣宣矣 宣上帝則氣在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云凡聲陽也崇如之氣宣矣 宣上帝則氣在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其祀天者皆雷之象也 樂之用莫重於祭 祭聖人本  
統之矣 天者皆雷之象也 樂之用莫重於祭 祭聖人本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  
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 豫何處鳴之初而  
曰初六說豫也 二先事之豫也 三猶豫也 上逸豫也  
○王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 鳴者心聲之發也  
○其祀案子夏謂樂與音相近而不同 正六律和五  
聲絃歌詩頌此之謂樂與音相近而不同 正六律和五  
志衛音趨數煩此之謂樂與音相近而不同 正六律和五  
而害於德是謂祭齊音放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  
鳴豫即子夏所謂溺音也 故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 虞翻曰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孔穎達曰  
初始明福之所生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孔穎達曰  
能獨能如中正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吉 中本義  
云樂易如中正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吉 中本義  
守其德安靜而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  
事之幾微 邱富國曰豫以無所係應為吉 而見凡

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以二  
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 雷以二  
云物乃豫也崇充殷盛進也王者功成作樂以文  
得之者作舞以武得之者作樂其功也 司馬  
制祀天帝以配祖考所以飾喜也 薦上配祖考  
樂之盛者又取其義云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既象其聲又取其義云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雷者天之聲純剛無欲元音也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大行氣不可象象其聲元音也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氣何德之崇如之氣宣矣 宣上帝則氣在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云凡聲陽也崇如之氣宣矣 宣上帝則氣在 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  
其祀天者皆雷之象也 樂之用莫重於祭 祭聖人本  
統之矣 天者皆雷之象也 樂之用莫重於祭 祭聖人本

紹曰吹律知師聽樂知德特贊二以知幾蓋言微也  
○倪元璐曰石為眾音所依舉一以總七也石以立  
○故曰介雅音者遂去不終日也○其昶案白虎通  
○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為留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耳吉蓋豫之時眾皆溺於豫樂二獨以為災咎將至  
○遂去不留其介節如石聲之硬而有別也樂記石聲  
○睿去以立辨辨以物則分明辨別也繫辭說此爻之  
○義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能辨別也又曰萬夫之望  
○立節義也三為終日六三反香於豫句悔遲有悔德  
○故曰有終日之象六三反香於豫句悔遲有悔德  
○明曰有終日之象六三反香於豫句悔遲有悔德  
○上義云事當速下悔字若各象曰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云事當速下悔字若各象曰有悔位不當也  
○宜上視陰柔不中以居高位不勝其豫視瞻高傲故  
○應且止不化故悔遲語類斷肝豫為句是也束哲立  
居釋云不知肝豫之謙悔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  
○遲是魏晉前正如此讀陸德明曰簪荀作宗虞作  
○蓋簪王弼曰蓋合也○其昶案同植植者合也黏也廣  
○雅宗聚也土喪禮注簪連也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虞翻曰據有五陰坤以眾順故大有得得羣陰  
○豫大有得也坎為疑故勿疑○王弼曰眾陰由之以得其  
○侯果曰體剛心直志不懷疑故得羣物依歸朋合○  
○陰○耿南仲曰以象言之萬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  
○言○五陰莫不由陽以豫○梁寅曰四處近君之地  
○眾陰順附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度然後  
○有以致人心之皆服○其昶案此建侯行師之爻也  
○居樂出威故大有得一陽用事化則無陽九四疑位  
○曰勿疑懼其以失六五貞疾恆不死坎為疾象曰六  
○位為疑而化也

易一

三

抱潤軒

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楊時曰六五之乘  
○國外患之謂也中未亡則不死於安樂矣○鄭汝諧  
○曰二五不言豫二靜晦不為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  
○人得一固疾雖不快於己亦足以久其生者有戒心  
○也○雷思曰中即降衷之衷○揚名時曰豐豫之卦  
○諸爻多危辭者自古聖賢進德每在憂危之中上六  
○若席豐履厚則溺焉者多矣此聖人之深戒也○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冥昧  
○於樂也○胡瑗曰悅豫過甚情蕩性冥是何可長於  
○此乎言能渝變則无咎也○沈該曰柔居眾陰之長  
○冥豫象爻變離卦變晉明出地上明之至也有渝之  
○象○李道平曰爾雅云冥晦也○月滅於坤三十日故  
○鄭注成謂所奏一竟又云樂成則更奏此曰成有渝  
○也雖失位无咎  
三三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左傳穆姜云元體之長也亨嘉之  
○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  
○鄭康成曰天下之人咸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  
○既見隨從能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  
○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象曰隨剛來  
○咎焉焦贛曰漢高帝與項籍其明徵也  
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  
○義大矣哉虞翻曰乾上來之坤初○程傳云君子之  
○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故贊之欲人知其  
○之以生兌西方卦萬物隨之以成故春生夏長秋成  
○冬藏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楊萬里曰時出

易二

三

抱潤軒

於聖人天下隨聖人時成於天下聖人隨天下○趙  
彥肅曰否塞不通陽來下交故陰隨之交之極乃隨  
剛來者皆一陽自乾來而交坤所謂柔來者皆一陰  
自坤來而交乾○其昶案此卦專發明乾之四德用  
於諸卦時而已元亨利貞時之運也卦交所值必各  
隨其時然後可无咎也傳言大亨貞无咎不言元與  
利者大謂元隨而无咎亦即利也乾始能以美利天  
下不言所謂利大矣哉此亦通例也其六爻取義象曰  
則皆著卦例之變以見易之爲道時爲大也象曰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翟立曰雷者陽氣  
中秋冬時也○張浚曰潛神至靜之地而後能盡動  
說之道○朱震曰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畫  
夜○馮椅曰雷發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由震而  
兌自明嚮晦天地之隨爲晝夜爲寒暑爲初九官有  
古今君子之隨爲動息爲語默爲行藏

三三三  
易一  
抱潤軒

偷貞吉出門交有功也○俞珍曰官主守象曰官有渝從  
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俞珍曰隨六爻專取相  
可舍六二之正從九四之不正○錢澄之曰渝者時  
之當然也故渝所以爲隨也○黃式三曰下之乾上  
來居坤初是爲隨陽爲陰主故稱官否上之乾下  
之正故交且有功○其昶案坤初變而爲震有交義  
所謂帝出乎震也震辰在卯說文卯變而爲萬物冒地  
象坤初失正自乾道變化一索成震則從正吉矣既  
成震萬物出生故曰出門且爲門闕象則正吉矣既  
不爲震象門之開潛而出乃初爻之變例六二係小子  
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孔穎達曰初處卑故  
得往應九五○王逢曰以其中正係於一而不有九不  
他故不曰凶悔吝○其昶案六爻唯二五有應二不

應五爲夫而隨初小子以人事象之是婦人從子之  
義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在家從父適人從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六三係  
也易重二五之應此不取應是二爻之變例六三係  
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  
也○虞翻曰隨家陰隨陽三之上无應係四失初○王  
應非其正何可以妄故利居貞○陸希聲曰三非中  
而隨其義可凶向者承陽爲順也○司馬光曰三无  
正之德初以剛來下三二兩柔乘剛惟三四之隨得  
上隨九四初隨二五隨上皆柔乘剛初三四之隨得  
承陽之義是其貞也然三本柔乘剛初三四之隨得  
四亦不失位象是其貞也然三本柔乘剛初三四之隨得  
焉而隨之六三爻義九四隨有獲征凶有孚在道以  
反善此三爻之變例九四隨有獲征凶有孚在道以

三三三  
易一  
抱潤軒

明何咎○張浚曰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  
功也○虞翻曰謂獲三也○王弼曰體剛居說而得民  
程傳云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人心從已危疑  
之道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  
於民而有孚誠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王  
由中言乎誠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王  
安石曰言明則有功○袁樞曰其義凶有凶之理也  
處得其道則无咎矣○其昶案初二相隨五上相隨  
本同四體三四異體有獲其義凶有凶之理也  
得眾而妄動三體震善動故戒之曰征凶陰陽相感  
爲孚而四孚三成良一陽上止而剛柔下之妄動陽  
有主而陰隨之其止也其明也得剛上柔下之道亦  
變例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德來知

1111 42

42



八卦正位兌在六爻之嘉美者也。○朱軾曰：不言隨而賢而九五中正居尊動物以誠也。○學上為字于嘉隨陽太玄擬為從亦曰日嬪月隨陰隨曰虞謂隨家陰合於嘉禮也。○其和案兌上為坤用六之爻乃陰陽之相亨者也。故謂之曰嘉純兌九五孚于剝取兌為正比上九多有向賢養賢之象。若九五比上六則以尊寵小人為累。隨九五孚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吳汝綸曰：王謂五也。兌為西艮為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乾鑿度云：隨二月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呂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詩云：繫之維之。○龍仁夫曰：艮坎皆北方陰幽卦。朱子嘗言坎有鬼神象坎一陽伏二陰中為鬼。艮一陽尊高為宗廟。兌為巫主祭祀。凡言祭享通取三卦象。○

其和案阮逸謂易著人事皆主商周是也。孔叢子載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受圭瓚玉鬯之賜，沈約著竹書紀年亦云：王嘉季歷之功，賜圭瓚，首時篇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季歷而死，又呂覽首時篇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痛也。據此諸說，是此爻正文王哀思苦痛之辭。王謂殷王用亨于西山，謂王季受圭瓚之賜，周禮云：九牧之維，又云：建牧立監，以維邦國。九命為伯，故曰乃從他卦上爻多居事外，隨上六乃見廢於五，不獲免也。又上爻之變例也。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時不同則義大矣哉。○

三三巽下艮上  
中爻兌震

古音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左傳云於文皿蟲為

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伏曼容曰：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俞琰曰：甲指互震震東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猶治蠱，猶治荒荒東方屬甲。○邵寶曰：治蠱曰蠱，猶治荒荒東故蠱。其中有事。○其和案卦有巽艮震艮東北巽東南震也。其中東方春也。故主春而言甲。甲月令孟春盛德在木。其日甲乙仲春季春其日皆甲乙。故曰甲三。日也。先甲三日為冬，後甲三日為夏。巽也。○

日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集氏曰：巽而不蠱元亨而天下治也。李道平曰：震利涉大川往有事也。楊萬亂不自治蠱不自飭不植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不立不振不起故往有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楊繪曰：蠱當濟之以仁甲屬木仁也。巽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欲常事。故曰巽而止蠱。夫下巽則莫逆止則無為衰亂之萌起矣。○本義

云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亂之終治有始天運然也。○屈大均曰：蠱元亨者木雖蠱中尚治有元能治之則可亨也。卦以初上變而不成乾坤是父母之亂也。初變柔上變剛皆失其位。幹者震男之事。○胡遠濬曰：物之生機不遂而腐乃生國之仁化不通而亂乃作。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其和案蠱備東方之卦乃所謂元者天地之仁氣也。治蠱之道必使生氣開通。由巽東南而兌西也。治蠱之道必使於是一週。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先甲三日由春溯冬。前歲之終也。後甲三日自春徂夏。今歲之始也。故曰終則有始。在前緒謂之終。在中與謂之始。春秋之法。先君不正其終嗣君不書。即位此幹蠱之大義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李簡曰：山下有象蠱之時民德敗矣。敗而育之必振動之使離其故。習猶風之撓物適所以養之也。○何楷曰：蠱之時百廢未舉而獨先民德聖人之施為氣象可見矣。○彭申甫曰：說文蠱晦淫之所生也。又云風从虫凡聲風

動生故蟲八月而化左傳風落山謂之蠱蓋蠱多  
 無母感風而生山止風而風落於山則蘊鬱而蠱生  
 所以云巽而止蠱○其祀案山下之地陽氣溼鬱日  
 不及而惟風能振盪而育養之是風也者能生蠱亦  
 能飭也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父厥稱考  
 散而之生亦稱考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虞翻  
 康誥云大傷厥考心變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處  
 正蠱事也泰乾為父變而得正故无咎○王弼曰處  
 事之首能承先軌堪其任者也故曰有子○孔穎達  
 曰幹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而已○蘇軾曰器久不  
 用而蠱生謂之蠱人久冥弱而疾生謂之蠱天下久  
 安無為而弊生謂之蠱○李光曰天下蠱壞非  
 而後見故父皆以父子言之○李光曰天下蠱壞非  
 得善繼之子不足以振起之○王承厲曰天下蠱壞非  
 器械復會緒侯於東都謂有子矣○中興之業難如  
 盡付之幹枝葉所附而立者蠱者前人已壞之緒子能  
 三三  
 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楊啟新曰承考者聖人以  
 子之賢善歸之於父○其祀案乾壞於六為蠱初最  
 變而終吉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  
 得中道也孔穎達曰居中處內是幹母事○其祀案  
 之子不分屬何父為父為母所以蠱則六爻皆幹蠱  
 故蠱之時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不利於止以剛中  
 幹蠱不可貞言不可變也○變成艮上止蠱剛將  
 益甚猗嗟之詩所由刺也○序詩者曰齊人傷魯莊公  
 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言失  
 剛中幹蠱之道也○全其骨肉之恩而不成其蠱之事  
 九二之得中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  
 父之蠱終无咎也○其祀案三體震長男前人之蠱集  
 艮震下一陽蠱之元寄諸此終无咎六四裕父之蠱  
 者能終乃无咎所謂終則有始也

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虞翻曰裕不能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往失位故未得○張浚曰蠱至  
 四巽極而止兌說為裕○其祀案四變既失正不變  
 又下无陽為應上无陽可承是一於阿順使其親得  
 罪於鄉黨州閭者故曰往見吝謂往而見鄙於人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荀爽  
 和應中承陽有實用斯幹事榮譽之道也○項安世  
 曰得尊位行大中能以名掩前人之失不以才幹  
 以得德元亨而其祀案自三至五由震轉艮艮終萬物  
 所謂蠱元亨而天下治者也幹蠱之事於是乎成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禮記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臣得志則慎慮而不從之  
 否則執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  
 侯高尙其事鄭注臣致仕而去君猶高尙其所為之  
 三三  
 事言尊大其功也○白虎通云易曰不事王侯此據  
 言王之致不仕臣也○荀爽曰年終不當其位體  
 艮為止故不仕王侯○石介曰在卦終不當其位體  
 卦之高也○胡炳文曰子退也○在外卦而終不當其位體  
 者若王侯之事○子曰有子於父母有不可諉於事之外  
 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不為汚者矣是故君子之出處  
 焉不為僻○錢澄之曰上九所治者士大夫心志之  
 蠱也○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張履祥  
 曰天下之蠱未有不於廉懦夫有立○張履祥  
 孝子不得終養亦所以振民育德也○惠棟曰藜藿之  
 王制載三從養老之政○其祀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  
 者其家不從政○其祀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  
 又終親之事其不可變也  
 上可則也

易二終

上經三

周易費氏學三

三三兌下坤上  
中爻震坤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褚仲都曰自建寅至建酉為八月○程迥曰陽極於九而少陰復於七陰之義配月陰豕曰臨剛浸

而長語類云浸漸也陰符經云天地之道說而順剛

中而應也四陰皆應之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胡瑗曰二

以四德撫育萬民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鄭康成曰

臨大也陽氣自此浸而長  
大陽浸長矣而有四德齊

功於乾盛之極也  
人之情盛則奢淫將亡故戒

雖方盛至于八月則其道消矣  
大率聖人為戒必於

方盛之時防其滿極而圖其久  
若既衰而後戒亦

無及矣自古天下未有久而不亂者  
狃安富則驕侈

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志禍亂則費孽萌  
是以浸淫不

知亂以觀之也  
趙汝謀曰當數至觀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

臨數以觀之也  
趙汝謀曰當數至觀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

長以復與臨與觀反論一陽之消長以泰與否反論一陰之消

之消長以臨與觀反論一陽之消長以泰與否反論一陰之消

六三入變而臨與觀反論一陽之消長以泰與否反論一陰之消

文王於觀既取一揚名時曰觀實陰盛之卦宜有凶

致治未亂之戒○秦蕙田曰文王彖易從夏正古者

三正並用故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逸周書言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三正錯見而用

剛之浸長以說文兌正秋也亦用夏正○其視案臨自

明四德之終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

容保民無疆  
朱震曰臨之以勢有盡也親之以教

至也○趙汝謀曰澤之於地有潤而無竭故君子以教

思○其視案澤上有地者地之無阻故君子以容保民無

貫注是不獨地面陸少水多即地亦在澤之上此可

見澤之大故為臨臨者大也惟君子教澤人之深

似之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虞翻曰

感也得上應四故貞吉○李舜臣曰山澤通氣故山

上有澤其卦為咸而澤上有地初二爻亦謂之咸者

陰陽之氣相感也○其視案二陽浸長皆云咸臨咸

於黃泉即氣所以為亨而感通者也初九陽氣發動

命曰志行正明不可化陰而失正也九二咸臨吉无

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虞翻曰得中多

復初元吉故无不利○李光地曰知命之廢常則不

可○晏斯盛曰未順命對八月有凶言也兌說坤順

疑於不利此自亨而利之機未順命者陽道浸長命

吉无不利此自亨而利之機未順命者陽道浸長命

也蓋在卦時剛亦命也然其中有人事焉君子不謂命

不化乃人事也其陽而不變是則剛長雖由天命而其

八月有凶亦必有轉禍為福以人勝於命雖至六三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虞翻曰坤為土爻稼象

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石介曰此於浸

是以无咎○王宗傳曰坤順震動為既憂之剛而能變

聽以至誠順君子陰消陽長馴可致泰○胡炳文曰

張文虎曰說文甘則吉臨三不中正為甘則无攸利○

效於此一陰故曰无攸利憂者憂其八月有凶也○  
其視案兌正秋三為兌主正八月象四德主利陰陽  
相說而至於甘溺於利即有不和者六四至臨无咎  
伏焉震无咎者存乎悔能悔故能變六四至臨无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王弼曰處順應陽不忌剛長  
者也○張浚曰至坤德也四位近君撰體坤中一心  
應陽不撓其進○其視案至實也生意已實是由利  
向貞之候繫辭厚之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  
至也虞注坤為至

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乾鑿度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  
盛應於盛位浸大之化行於萬民故宜處王位施大  
化為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辭也○王弼曰處於尊  
位履得其中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則聰明者竭其視  
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為而成不行之則聰明者竭其視  
云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豈能周於萬事唯能  
取天下之善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朱震曰二

以剛中上行五以柔中下行五兼二而用之○本義  
云以柔居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舜唯能用  
張拭曰立大中之道使天下得以共行之舜唯能用  
中於民所以為大知○陳士元曰五常之德知藏於  
內坤以藏之故曰知臨○其視案坤五含章伏乾於  
陽光明在中故曰知臨行中即所謂暢於四支發於  
兼知信之本此光明而行也坤體三爻皆所謂貞也  
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孔穎達曰

之極志意恆在於內之二陽○程傳云坤之極順之  
至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張浚曰以兌陰合坤陰  
復有坤體為敦臨下臨二陽為志在內○語類云上  
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志良上九謂之  
敦復上爻不好故止於五爻謂之敦復○李舜臣  
曰臨二陽方長而上四兩吉兩无咎何也說而不順剛  
中而應故也陽方漸長羣陰順而應之則兩不相傷  
○其視案上六居坤之終其靜也翕志在內所以凝

聚乾元為發生之本也翕之不厚闢之不暢曰敦臨  
厚之至也元之志貫於貞貞之志保其元造化終始  
如此  
三三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觀音而不薦有孚頤反○魚恭若馬融曰盟者進爵灌  
盛莫過初盟降神孔子曰祿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鄭康成曰九五天子之禮萬民敬信故曰有  
孚頤象○虞翻曰盟沃盥薦牲羞也○坤為器良手臨  
宗廟象○虞翻曰盟沃盥薦牲羞也○坤為器良手臨  
坤盥之象○程傳曰盟沃盥薦牲羞也○坤為器良手臨  
巽入有禱○象傳曰入地以求神於陰所謂體坤地  
達於淵泉者也○本義云盟將祭而潔手也致其潔  
清而不輕自用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  
卦而有浮謂下四陰○其視案盟者將以灌鬯薦牲不  
曰有浮謂下四陰○其視案盟者將以灌鬯薦牲不

薦者極形其運重敬慎之意語意與无敢折  
獄同獄非不折也盟非不薦也皆慎之至也○象曰大  
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大在上其德可觀故  
曰大觀○觀盟而不薦有孚頤若下觀而化也○胡瑗曰  
在上為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  
○卜斌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天下觀感而化矣觀  
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反吐得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

下服矣○虞翻曰聖人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教而天  
而四時不忒○王弼曰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  
時而四時不忒○王弼曰觀之為道不以刑制使物  
楊時曰聖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故曰  
明則曰禮樂幽則有鬼神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趙  
彥肅曰天之神寓於四時聖人之神寓於教○吳汝  
綸曰劉向言周十月今八月也消卦為觀據此則劉

三三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三三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三三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三三坤下巽上  
中爻坤艮

以臨之八月為觀也此以卦氣消息說易○陳漢章  
曰天之神道四時不忒即禮運播五行於四時聖人  
以神道設教即中庸鄭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  
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非徒以鬼神為教史記謂  
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莫著於此祭統云廟中者  
竟內之象竟內之教即觀民之教即法天四時不忒  
日修德也謂教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  
設教象曰從俗所為順民之教故君子治人不求  
寬之象觀民設教如奢則約之以及庶物為由歷周  
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呂大臨曰風行地上  
萬物皆得其所化○黃端伯曰地有五方各成風氣  
省方設教禮從其宜使各安其俗凡以順土風耳  
是為先王尚之  
位陰為女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虞翻曰陰小  
抱潤軒

王弼曰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程傳云小人下  
處大觀之時而為童觀不亦鄙乎○程傳云小人下  
民也○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不足謂之過告○本  
謂九五初獨無應於陽安於雉味大觀在六二闕苦  
上而化不及初匪陰之咎也陽之羞也  
反觀利女貞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王弼曰處在  
狹婦人之道處大觀之時不能大觀廣鑒誠可醜也  
○其親案陰得位不變故利女貞九五大觀天下二  
乃獨專其應以私見闕觀矣其在學者則莊周六  
所議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私自說者也  
三觀我生進退性謂性行也象曰觀我生進退未  
失道也○劉牧曰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  
時不待觀也○王申曰觀其道應於時則進不應於時則退  
聲曰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進退也○其親

案三四處進退之位三動之正六四觀國之光利用  
化離而明能自觀矣故未失道五陽詩象曰觀國之光  
賓于王虞翻曰坤為國王謂五陽詩象曰觀國之光  
尚賓也○左傳云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  
美士具焉故曰觀國之光賓于王○鄭康成曰諸侯貢土於  
天子之時最夫貢土於國之光必以禮賓之○王弼曰居  
尊承之時最夫貢土於國之光必以禮賓之○王弼曰居  
上賓也○王弼曰觀國之光必以禮賓之○王弼曰居  
禮之象大觀而化○王弼曰觀國之光必以禮賓之○王弼曰居  
美百官之富左傳韓宣子來聘聘於魯是國欲見宗廟之  
請觀於周樂諸侯朝王未然是謂觀國之光○其親  
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夫三年  
抱潤軒

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獻賢能之書  
於王王再拜受之制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  
通諸王弼曰矣四表觀之極者也○其親案孔子宣弘大  
民也○王弼曰四表觀之極者也○其親案孔子宣弘大  
君子謂陽也五陽不觀則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  
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  
而愛之則而象之詩云敬慎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威儀惟民之則觀之謂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京房易傳云經稱觀其生言  
行推而貢之○陸希聲曰民之善惡由我德化觀其  
之動作其志未平憂民之見其志未平也○其親案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志未平也○其親案  
其生天下之生也聖人之志必使下觀而化天下皆  
為君子大舜之善與人同是也志未平即堯舜猶病  
鄉魯悲憫之心初童觀於下而在上君子以為吝志



則然也巽坤南方維卦萬物相見乎離  
故卦名觀而君民上下皆有相觀之義

三三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虞翻曰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虞翻曰物

謂四无物則口不噬故先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

舉頤中有物曰噬嗑也 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初六柔下剛上定體也柔居五為上行○橫渠易說云

成文也○程傳云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閒有離貳

怨隙者蓋譏邪開於其閒也除去之則和矣開隔

在任刑罰故取用刑為義二體明照而威震用刑之

剛柔分動而明故春分後雷發聲電始至秋分而雷

收電陰○李舜臣曰噬嗑以去頤中之梗雷電以去

歸而後制刑德雖柔於獄則利○胡一桂曰噬嗑剛

柔分而後制刑德雖柔於獄則利○胡一桂曰噬嗑剛

義○其刑案分節剛柔分而剛得中故於兩卦發其

震此言卦變也象曰雷雷噬嗑 經作雷雷 先王以

明罰勅法 漢志云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

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夫積愆之俗賞不隆則善

不勸罰不重則惡不懲故凡欲變改風俗者其行賞

也○侯果曰雷電震照則萬物不能懷邪○朱震曰

以警懈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雷電之明正其法

合者惟此象矣 初九履反 校滅趾无咎 虞翻曰履

履者惟此象矣 初九履反 校滅趾无咎 虞翻曰履

震為足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王弼曰凡過之所始

坎為校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必始於微而後至於

著謂之所始必始於薄而後至於誅過輕微薄故履

校滅趾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麗於法而害於鄉

里者桎梏而造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當之○其刑

案初變震動為坤順則上與四應震壞故不行義取

改過順上不以失位為咎也履校於足則行為之窒

若滅趾者然所以懲其妄行也履校於首則耳為之

刑之意非被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肥馬融曰柔脆 象曰

噬膚滅鼻乘剛也 其刑案膚者人之所嗜六二乘剛

為言亡也履校者非无足不行則若亡其足噬膚者

非无鼻弗臭則若亡其鼻也論語三嗅而作何晏注

云不苟食皇刑二疏並云嗅謂鼻欲其氣也大玄擬

此文云臭肥滅鼻利美貞測曰滅鼻之貞沒所芳也

溫公注云飲食之來先覺臭芳見得思義不可失正

也子雲以滅鼻為沒所芳是亦以滅鼻為弗臭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鄭注周禮腊人云 象曰

遇毒位不當也 陳漢章曰雜卦噬嗑食也象曰頤中

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籩豆之屬四時之和氣也凌廷堪定為饗食燕之饗

禮今推之易爻无不合膚腊皆鼎俎之實鼎之陳也

利案馬融注臨於陽而場於火曰腊肉遇毒者三不

中又互坎為毒詩毛傳毒苦也鄭注周禮云毒藥

藥之辛苦者凡場於火而焦焉則其味苦不堪食故

小吝然以其苦而不食則不致有他患故无咎二噬

膚滅鼻以甘美而不貪三腊肉遇毒以味苦而見棄

皆勤於禮而戒謹者國語云厚味實腊毒蓋腊苦人

以相况使人知慎也 九四噬乾 干音肺 反 得金矢



利艱貞吉 馬融曰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沈起元

體未光四居互坎中也 陳漢章曰肺即說文金與

也饗禮兼食兼醢禮器又有骨為鬻无骨為醢皆曰金次

矢與金並舉明金失黃金皆饗禮之庭實也 其稷案

利艱貞吉者聘而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

也諸侯相聘以禮則外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

知禮自詡也子未光者懼其聘而誤不相陵不侵不噬

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虞翻曰陰稱肉離象曰貞厲

无咎得當也 趙汝楙曰象言不當位此言得當者彼

說文膊與鷹鱗為類皆簪實也四五體離離為乾卦

故象乾肺乾肉凡饗禮必兼燕與食禮先食禮先舉

見於易矣 其親案燕飲主和樂而持以貞厲之

焉聘義云酒齊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

食也曰莫人倦齊莊整齊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

正君臣以親父子德乾儀以弟惟故先王制為禮食

使無訟乎噬其陸競之風子日聽訟吾猶人也必也

其義精矣 上九何可校滅耳凶 鄭康成曰離為

外王肅曰何校滅耳象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朱震

非明也於日為視水內景也於耳為聽聽之用无

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六爻惟三上相應故不可

變上變離壞則坎失其明故曰聽不明也彼方自以

為得位告以勿變彼不自改也周禮教訓屢校於初至

上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故凶

三三離下艮上

賁彼偽 亨小利有攸往 鄭康成曰賁變也文飾之貌

利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

利有攸往天文也 王弼曰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

交錯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耳徐鄭曰王弼但以剛柔

於天文上增剛柔交錯四字妄也 文明以止人文

也胡允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

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

賁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

者止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卜斌曰離象日坎象月震

轉運而知歲周觀日月之盈虛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而京房曰康成曰剛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成賁之

下體○鄭康成曰剛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成賁之

荷爽○鄭居來居乾之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

往矣○蘇軾曰柔之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

小者所以利往也○程傳云柔來剛中交變而成離坤上

何楷曰剛為質柔為文柔來剛中交變而成離坤上

行焉故亨分剛上而文柔非以剛為文也○其居上而

柔始得成亨分剛上而文柔非以剛為文也○其居上而

質柔者乾元藏坤元之中剛在內為質柔在外為剛

文雖百世可知也始以一文一質內卦陽通陰而陰為

之主是百世可知也始以一文一質內卦陽通陰而陰為

之後主是百世可知也始以一文一質內卦陽通陰而陰為

之質是百世可知也始以一文一質內卦陽通陰而陰為

爲之主是支勝而返之質者也呂覽載孔子筮得賁  
以謂非正色之卦此卽從先進之旨蓋傷周未文勝  
而奇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康  
成曰折斷也○吳澄曰麗於物其燄炎熱者有體之  
火未麗於物其氣溫暖者无體之火山下有火山腹  
內有此无體之火也書云賁若草木温暖之氣能長  
而敢心則殆矣書云庶政文王罔敢知於茲故也  
敢折獄人主之戒也○其刑獄文王罔敢知於茲故也  
下陰凝之所刑獄之象造化有温煥之氣而草木榮  
自子有無敢折獄者懸書讀法以教之於聽斷之際  
先无敢折獄者哀矜勿喜以慎之於聽斷之際初  
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虞翻曰坎爲車徒步行象曰舍  
車而徒義弗乘也王弼曰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  
抱潤軒

賁

易三

士

抱潤軒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今棄二比故曰舍車○  
程傳云君子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  
輿而盜徒行眾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都絮  
曰易義乘之者在上初在卦下无所乘也○惠棟曰  
初爲士禮唯大夫不徒行尙書大傳云古之命民能  
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舉事力者命於其君得命然後  
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不得乘者有罰○其初  
案二四爲車初舍車而徒者剛陽在下葆其大樸不  
比二亦不應四也說苑孔子曰丹漆不文白玉不雕  
珠不飾質有餘而不受飾六二賁其須劉牧曰象曰  
也初之舍車亦不受飾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胡瑗曰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  
立下不能自興得而後興○姚鼐曰須者所剛而後  
趨宣子盛服將朝禮曰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  
矣此人臣之賁其須至賓客會盟祭祀皆豫飭而  
須焉○其初案剛往文柔必處其上柔乃不陵故曰

賁

易三

士

抱潤軒

上得志柔來文剛必居剛下乃得所承故曰與上興  
也古者祭祀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饗宴賓客前期三  
日戒前一日又宿戒皆須也推之曾子子九三賁如  
賁入於其廐而修容焉亦須也敬之至也  
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盧氏曰有  
自飾故曰貞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體剛履  
正故永貞吉○程傳云三處文明之極賁之盛也○  
俞琰曰文遇則質喪質喪則文敝要當永久以剛正  
之德固守則吉○其初案文質兩統相爲循環白虎  
通云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莫如殷之文質  
王教以敬其失鬼教以忠其失野莫如殷之文質  
失薄救薄莫如忠陳立注云表記周人之王教以  
質比夏家之質猶文耳初舍車而徒是猶殷家雖  
失則野者之二賁須殷之尚敬也三濡如則周之尚  
其文也禮樂明備所難者永貞耳三守正不變終不使  
抱潤軒

賁

易三

士

抱潤軒

以吉六四賁如皤白波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鄭康  
歸之六四賁如皤白波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鄭康  
翰白也○陸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  
積其也程傳云所當之位爲可疑○項安世曰三當  
反賁也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四以上皆以白  
爲賁姚小彭曰商人尙白戎事乘輪○其初案四處  
進退之際其所當之位也初疑位也四疑初之當從  
曰或上之爲寇之也交獨初四相文改應故四或躍傳  
又疑上之爲寇之也交獨初四相文改應故四或躍傳  
則剛上之爲寇之也交獨初四相文改應故四或躍傳  
故舍初之應而從上終無可利往從之也昏媾也  
反質公羊傳注云后王起法道以治天下文之時尊  
尊及其衰敝尊尊而不親故復反之於質是此爻之  
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反在吝終吉子夏傳云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荀爽曰艮山震林山林之閒

賁

易三

士

抱潤軒

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薛綜曰：古者招士必以束帛加璧於上。○王安石曰：蓋於得賢及用禮未失中。○郭雍曰：賁之盛大，無過於得賢及。○賢人者，國之休光也。姚配中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性者，畜五陰失正，故吝承陽，故終吉。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王弼曰：飾終反素。○劉能正五采也。○程傳云：得志者，在上文柔成賁之功。○本義云：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王又樸曰：序卦云：賁飾也。二也。雜卦云：賁无色也。上。○惠棟曰：上者，賁之成考工記云：畫繪之事，後素功論語。○成於素之事也。○其祖案董子言：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王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而多質愛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陰尊而多禮文主地者，六二也。主天者，上九也。○卦曰：義弗乘與，上興終莫陵，皆有尊尊之意。○外卦曰：三三，中爻重坤。○易三：三三，中爻重坤。○昏媾有喜，得志皆以白為親親之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論賁而以白為尚，文王服事之盛德也。○三三，中爻重坤。○剝不利有攸往。○馬融曰：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王夫曰：剝退而之幽陰進而之常。○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明變易其幽陰進而之常。○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鄭康成曰：陰於五萬物零落，故謂之剝。○小人極盛，君子不可有所止之也。○劉牧曰：小人方盛，不可逆止。○順而止之，使不為害。○可也。○程傳云：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則止。○陽消至於建戌，則極而成剝。○是柔變剛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趙彥肅曰：陰盛不進，受陽之止。○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非明消息盈虛之理，孰能知此。○趙汝楙曰：不輕攸往，以存其在。○我一陽无恙，來復於是。○而基焉。○吳澄曰：陰長至。

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並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尚猶貴也。○沈起元曰：觀象乃學易通義，特於剝言之。○者以順而止之。○即觀象為虛變之君子言也。○曉以觀象欲。○其知天訓，以尚消息盈虛，欲其事天。○朱駿聲曰：剝。○霜降之卦，剛柔消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於一度。○宵永也。○消謂自秋分至春分日行，每日過於一度。○太陽為疾，於晝為消，於夜為息。○謂春分至秋分日行，每日不及一度。○於太陽為遲，於晝為息，於夜為消。○謂秋分至春分日行，每日氣每盈一度，於太陽為遲，於晝為息，於夜為消。○謂秋分至春分日行，每月合朔，每日盈一度，於太陽為遲，於晝為息，於夜為消。○謂秋分至春分日行，子一身動靜行藏，則而象之合於天行也。○凡易言天。○行皆指太靜行藏，則而象之合於天行也。○凡易言天。○不指恆星天言。○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劉牧曰：山以地為基，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君以民為。○本厚其下，則君安於上。○司馬光曰：基薄則牆頽。○薄則上危，故君子厚其下者，所以自安其居也。○程傳云：下薄則上危矣。○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馮椅曰：以上下厚薄取象，不以陰陽消長為義。○其剝案剝一陽在上，厚薄取象，不以陰陽消長為義。○其剝旨上者，因下而上，為名者，也得乎丘。○初六剝牀以足，蔑民為天子，因下而上，為名者，也得乎丘。○初六剝牀以足，貞凶。○剝象曰：剝牀以足，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虞翻曰：此坤變乾也。○象曰：剝牀以足，上。○石介曰：滅下言滅初九。○沈起元曰：貞者何頑，果也。○任啟運曰：國之有民，猶牀之有足也。○而剝民以自奉者，不知其剝之象，以明爻所當變之義。○初變剛為滅，淵卦所由剝之象，以明爻所當變之義。○初變剛為滅，貞凶。○則今當化陽可知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不辨者，非剝初六所能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有與也。○崔憬曰：言至三則應，故二未有與也。○邱富。○有與也。○國曰：陰陽相應，為有與。○咸六爻皆應，曰：感應。

以相與艮六爻皆不應曰敵應不相與○任啟運曰  
國之有賢猶六爻之有辨也而賊賢以自專者不知  
其和案九二剝為六二雖有中正之德而凶者以  
非六二之象成矣初曰茂貞凶傷始也二曰茂貞凶  
而剝之位傷也初曰茂貞凶傷始也二曰茂貞凶  
傳曰剛當位而應知遯之亨由於二之未與於二  
有應即知剝之凶由於二之未與於二  
告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苟爽曰眾皆剝陽三獨  
日上下各有二陰而三獨應於陽則失上下也○王弼  
彥肅曰三應五比皆能存陽而免凶○沈該曰剝以  
順而止為善渾跡小人之為卦柔變剛也初剝足二剝  
辨四剝膚皆本交變剛自剝之象六三剝之指六  
本爻也陰氣剝至三而无咎者得應陽之義也  
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象牀艮象坤

易三

圭

抱潤軒

人及四君位所謂貴戚之親與國六五貫魚以宮人  
已切近者剝之是謂自剝其身也  
同休戚者剝之是謂自剝其身也  
寵无不利虞翻曰艮為宮室○何妥曰象曰以宮人  
寵終无尤也乾鑿度云孔子曰剝之六五陰貫魚而  
賤无章寵御有欲承君子也○何妥曰后夫人嬪妾貴  
故无不利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之際近必相比六五  
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之際近必相比六五  
反剝小人使之順而不犯貫魚之謂○來知德曰陰  
知聖人之愛陽君子觀貫魚之辭知聖人之不絕小人  
德也張惠言曰此君夫人女史形管之法所以使陰不  
剝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艮為頤曰

三二一

果為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  
用也楊時曰碩果不食順而有以止之也○語類云  
亡而小亦無所容其身○王宗傳曰一陽居眾陰  
之上果復之碩大者也不食者生之萌正寄諸此墜  
地而復之象初九即剝上九也一陽居上其軀  
共戴○胡炳文曰果中仁復見上九則生之萌正寄諸此墜  
矣○胡炳文曰果中仁復見上九則生之萌正寄諸此墜  
得輿象陽消長為義則上之陽終不能消焉○其  
為得輿而行在柔之變剛則似剝廬於下在陽之出入  
人徒自窮耳君子為民所載一陽  
來復利有攸往不可得而窮也  
三三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復

易三

圭

抱潤軒

攸往京房曰七日來復六爻反復之稱○鄭康成曰  
復陰氣侵陽至此始還反起於初故謂之復○何  
妥曰復者歸本之名羣陰剝陽至於幾盡陽氣復  
而得交通故云復亨○李鼎祚曰剝剝於幾盡陽氣復  
月之終至十月未坤卦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  
六爻為六日復成震卦一陽生為七日○朱震曰陽  
生於子陰生於午未成震卦一陽生為七日○朱震曰陽  
理一歲一月於復莫不皆然易有以爻為乾坤消息之  
七月者有復明卦氣也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  
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程傳云陽之始生其氣至  
是長无言之者也既无言之而類漸進而來則將  
亨盛故无咎所謂答在氣為差忒在君子為抑塞○  
楊時曰動而不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本義  
順行則疾之者至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本義  
道猶云反復計其程道見天運有定期利有攸往剛

長也王弼曰入則為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徐幹曰明  
見聽莫大乎自聞審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  
行重其甚而莫之知也故知者舉甚輕之事以任天  
下之固勝其謂與愛彌廣易曰復亨出入無疾朋來  
初動於下謂與陽修萬物之本於此見乎動一陽  
之不可容線須與不復則乾坤之道息故適盡則生  
唯相繼元無斷續之時也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  
陽復而生天地之大德曰生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  
麟而動以自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王  
不知其自復之明也○吳汝綸曰復卦之旨太玄擬  
皆周而反始之陽說也○其剝案見者心光之發復  
復

人之心天地之心一而已矣无疾无咎者不戕賊其  
謂順行是謂擴充徐偉長所謂無疾无咎之甚輕象曰雷  
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通云至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  
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宋衷曰自天子至諸  
侯不省四方之事將以輔遂陽體成致君道也○劉  
融乎雷在震中於復言冬至則知姤為夏至而十二  
月消息之卦亦可知矣○本義云安靜以養微陽也  
以待陰陽之所定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案釋  
文祇音支九家本作多古祇二字象曰不遠之復  
通用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  
以脩身也程傳云脩身之道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

從善而已○揚時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  
吉凶悔吝生乎動未形而復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  
日復本心呈露之初也○崔師訓曰念起即覺覺即  
再復本心呈露之初也○崔師訓曰念起即覺覺即  
誠意也○有念微動之始謂之未遠嘗復行則意誠而  
心正矣○心有所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故  
又曰无祇悔元吉凡人有失乃有悔矣象曰出入無  
復而失正也傳曰欲脩其身者先復其心又曰出入  
變而失正也傳曰欲脩其身者先復其心又曰出入  
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王弼曰得位處中比  
也○語類云學莫便於近乎仁資其善以自益則力  
不勞而學美矣○趙彥肅曰初九資其善以自益則力  
為功也○居初上布種於地其生也根莖暢達莫之  
能遏二居初在下為仁化以異此○凡仁必大均曰  
碩果之仁在果中果以雷圻則見仁也○沈起元曰  
爻言仁仁在果中果以雷圻則見仁也○沈起元曰  
復

者人心也仁在於內即心存於身廣胖之美為休為  
吉○惠棟曰復之初即乾之元故為仁○其初案六  
二虛中之德休有容以涵養微陽其位居初上而  
必二也○孟子說見孺子入井皆有六三頻復厲无咎  
憫隱之心亦就相人偶處言之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虞翻曰動而之正故无咎  
道屢復何咎過在失不在復也○沈起元曰震无咎  
者存乎悔震動之功多矣○其昶案二以中正近初  
而復三以震動之功多矣○其昶案二以中正近初  
乾之道處復自无頻失之悔矣二三同復所謂朋來  
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鄭  
者處五陰之中度中而行四獨應初○本義云與眾  
俱行獨能從道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能有所為然  
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剝三及此爻見之○繆昌期曰



復之為復全在初爻猶人之初念也四陰皆復此而  
已四在陰中有所專向故發此意○其初案初之不  
遠復是省察克治之要四之中行獨復是應事接物  
之方初為天命之性應初是從道也子思曰率性之  
謂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鄭康  
道成也○孔穎達曰處坤之中敦厚於復○胡炳文  
曰本有坤體又互坤厚之至也敦復則其復也無轉  
移成德之事不遠復入德之事○其初案復至五而  
成復之初以自不知終以自成初無祇悔終則无悔聖  
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皆所以成己也於本體外無  
所增加還其固有而已不言吉而言无悔其義大矣  
復也曰考終命五之敦復无悔也上六迷復凶有災  
咎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易三

九

抱潤軒

十年為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左傳云欲復其願  
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張栻曰陰柔之才去剛太  
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頃安世曰陰盛之時  
君道常為小人所以故曰以其國君凶最遠初故迷  
迷則相仇坤上龍戰之象十年不克征亦七日○  
胡炳文曰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十年不克征亦七日  
來復之反○陳法曰雷復初上豫故利建侯行師雷  
在地中復故不利行師微陽初復宜生養休息乃欲  
用震巽之威未有不敗亡者○其初案凡不能自克  
復也安求利於外孟君子不仁之人不可與言是迷  
左氏所謂棄其本者上九去初絕遠有其象矣初陽  
為本覺光明陰之君也九去初絕遠有其象矣初陽  
道故曰反君道反者不順之謂順也陰不從陽先迷失  
則無疾无咎反則有災皆有大有大敗

三三 中爻艮巽

三十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陸德明曰  
皆云妄猶望謂无所希望也○程傳云无妄者至誠  
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語類云无妄本是无妄者不期  
而有朱英所謂无妄之福是也○吳汝綸曰史記言  
世有無望之福又有无望之禍无望猶言不意也谷  
永疏遭无妄之卦運蔡邕亦云消无妄之運皆用古  
說○其初案自天言之則為實理自人言之則為不  
其義通也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  
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王宗傳曰初九之  
震而无妄之外卦又乾也故曰剛自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郭忠  
天下雷行其動以時春分而出萬物隨之而出秋分  
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故曰乾道變  
无妄

易三

三

抱潤軒

化各正性命其或感之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  
所以為天壽為災眚是為匪正有眚之理○陳法曰  
大亨以正天之正命也天命不祐匪正命也既已无  
妄而所遇非正命則亦安之而已○其初案无妄之  
卦言天命也亦謂運數蓋天命有正有變元亨利貞者  
无妄災也亦謂運數蓋天命有正有變元亨利貞者  
天之正命也亦謂運數蓋天命有正有變元亨利貞者  
命也順受其正又曰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六爻皆此義易之為書與天地合德者存逆天者  
能所告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此 象曰天下雷行物  
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馬融曰茂勉對配也  
陽氣普徧无物不與○趙彥肅曰陽氣動品物皆應  
是為物與○吳澄曰茂懋通上奉天時以行政令使  
猶應也張希獻云雷行而物應是也○許桂林曰東



作南詔西成朔易對乎四時而厥民鳥獸莫不育焉  
先王謂堯此堯之制作而夏小正周時訓因之者也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陽初動誠一未分是之謂无妄以此而往動與天合  
○其利大德小賢得正何往不吉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利有攸往初得正何往不吉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大賢故曰得志六二不耕穫黃郭不畜側其畜則利  
有攸往鄭康成曰田一歲曰畜二歲曰新象曰不耕  
穫未富也坊記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  
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  
不耕穫不菑畚凶以此坊民猶貴祿而賤行○本  
義云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富如  
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潘相曰六  
无妄

易三

三

抱潤軒

二中正順天命之當然而无一毫功利之念不為耕  
穫之業不為菑畚之謀從吾所好而不求乎富也○  
其利大德小賢得正何往不吉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利有攸往初得正何往不吉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  
大賢故曰得志六二不耕穫黃郭不畜側其畜則利  
有攸往鄭康成曰田一歲曰畜二歲曰新象曰不耕  
穫未富也坊記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  
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  
不耕穫不菑畚凶以此坊民猶貴祿而賤行○本  
義云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富如  
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潘相曰六  
无妄

之禍亦時也雜卦傳无妄災也此之謂乎○惠棟曰  
海內經云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叔均是始作牛耕  
无妄之世為行人所得不耕不菑故災也○其利案  
三動成離為行人得牛牛失則邑人无以為耕為邑  
人之災震壞故稼穡不成此攘奪之世也震變離乃  
有得牛失稼之象然六三失位當變者也災不可避  
是謂无妄之災天下无道小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  
貞无咎固有其也虞翻曰動得正故可貞承五應初  
爻陽失位皆非貞也然陰陽互為其根陽中固含有  
陰陰中固含有陽故兩爻皆曰可貞此爻得正然後  
可以承五五為天也可以應初初為天命之性也孟  
子論性曰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即用易義復  
其固有之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  
不可試也勞叔謹亦恐反傷其性○本義云試謂少  
无妄

易三

三

抱潤軒

審之也○李光地曰勿者戒辭不可以禍福利害動  
其心也○張英曰天下有不期然之福亦有不期然之  
災矣○君子知此二者故一切聽之自然○其利案乾元  
記位於五剛明中正本无疾也以天下之災皆為己  
之病是無妄之疾也元氣充實則邪自消故曰有喜  
假藥味之滋以通閉解結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  
寒增寒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此无妄之藥不  
可試之說也初往吉二利往皆象所謂亨也利也四  
則求貞於位五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  
之行窮之災也虞翻曰天命不右行矣哉○趙彥肅  
當時位之窮无可行之理故曰窮之災也即亢龍之  
爻辭也○其利案上九之亢與乾同乾上可變而无  
妄之上不可變時為之也變則无應而愈窮此及六  
三皆發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之義无妄爻辭多言

疾皆窮災蓋天運之否常多於泰  
君子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已  
三三乾下艮上  
中爻兌震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鄭康成曰自三至上  
有願象居外是不家  
食吉而養賢○本義云大陽也以良畜乾畜之大者  
也○何楷曰震在兌前涉川象○其利案乾良北方  
維卦於時為冬陽氣潛畜於內為大畜也豕曰大畜剛  
不家食謂與賢者共之王者无私家也豕曰大畜剛

健篤實輝光釋文石經並作  
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

橫渠易說云陽卦在  
能止健大正也其利案利貞畜  
賢也健大皆陽之稱能畜止剛健  
然後性命各正此釋利貞之義  
不家食吉養賢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  
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  
大畜

身三  
抱潤軒

小言有大畜積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鄭注  
言小祿有大有積不與家食之而已必以祿賢者賢有  
大止剛健故曰大畜乾剛健良篤實故能輝耀光榮  
日增新其德若無剛健則劣弱必既厭而退無篤  
實則虛薄必既榮而隕何能輝耀乎○郭忠孝  
日健為天德止健畜天德也大有賢之卦大畜畜  
賢之卦○張浚曰小畜大畜異者五位耳在小畜則  
以剛中受畜在大畜則以柔中畜賢○其利案表記  
所云小利即頤之自求口實大則養賢以及天下  
也○不以小言受大祿孟子曰為貧而仕者辭尊居卑  
辭富居貧是其義也不以大言受小祿孟子曰為  
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故仕齊不受祿道不行則潔身  
以去之義也利涉者五互震木加於兌澤下與乾應  
天之無疆涉川則利涉者五互震木加於兌澤下與乾應  
之無疆也此亦畜極而通之象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傳云人之蘊畜  
由學而大在多聞

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  
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楊時曰多識前言往行非  
徒資聞見而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張  
清子曰天在山中畜其德也凡山中有雷即風雲之  
氣皆天也○方孔炤曰觀天在山中之象即知虛在  
實中故孔子不言悟而學悟焉此多識以畜德之說也初九  
莫之得也於學則悟焉此多識以畜德之說也初九  
○顧炎武曰張湛注列子云自地以上皆天也初九

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王弼曰進則有  
厲已則利也○

本義云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俞琰曰需初不犯難謂坎水之險此不犯災謂艮  
山之阻○何楷曰履乾之初行而未成正用潛時也  
○其利案二三皆畜與馬初民象出無輿但徒行耳  
初應在四艮山互兌澤山九二輿說輿象曰輿說輿  
川險阻行不得達故利已九二輿說輿象曰輿說輿  
中无尤也居大臨曰說輿不駕而已車體猶完以剛  
大畜

身三  
抱潤軒

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其心願之故中无尤○沈  
該曰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守中而安其分  
者○李簡曰初利於止二安於止○其利案內卦畜  
德之事象所謂能止健大正也初之不犯災知者利  
仁也二之中无尤仁者安九三良馬逐逐鄭本重利  
仁也畜德以仁知為大九三良馬逐逐鄭本重利  
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鄭康成曰逐逐兩馬走也  
日乾為良馬震為警衛講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武開兵故曰日閑輿衛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王弼曰物極則反畜極則通上九處天衢之亨塗徑  
大通可以馳騁○張浚曰三有互震體艮山在前其  
動也艱與上同德往必合志○本義云三居健極上  
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  
○項安世曰輿衛蓋總指三陽皆同載而上進者○  
沈起元曰小畜之上雖陽爻而巽陰陰德方盛大畜  
之進矣日閑輿衛君駕御也古以六藝為教御在所  
並進矣日閑輿衛君駕御也古以六藝為教御在所

重焉未往先習藏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器於身亦畜之義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也周書今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為牯牛馬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半芻之三月故童牛之牯馨聞於天  
 其和案陽畜於陰二陰爻皆不可變  
 四應乾初萬物資始故元吉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外卦畜賢之  
 家食吉養賢也孟子曰弗與共天位治  
 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故畜  
 祭畜賢必六五積符云豕之牙吉項安  
 薦於天曰兩雅云豕子豬獺獺者豕子  
 何措曰兩雅云豕子豬獺獺者豕子  
 徐文靖曰方言豕子豬獺獺者豕子  
 五之吉有慶也姚醜中曰亦謂祭也畜  
 為初之牲五為二之牙獺豕供羣祀之  
 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是也馬  
 大畜  
 爻牛豕陰物言於陰爻喜慶皆上九何  
 祭祀受福之辭四喜專五慶廣上九何  
 亨馬融曰四達謂之衢○虞翻曰何當也  
 為何天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程傳云  
 往來亨通廣闊無有蔽阻也○王宗傳曰  
 之時為五所尚主張賢路賢者得志莫盛  
 汝謀曰止而後行行必通養而後用用必  
 備無可道之際唯所欲之賢者顯立天朝  
 適何以加此盛  
 行何以加此盛  
 三三震下艮上  
 頤以之中交重坤  
 頤反之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鄭康成曰頤  
 上車動而上因輔嚙物以養人故謂之頤  
 觀頤觀其養賢與不肖也頤中有物曰口實  
 自二至

五有坤坤載養物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觀其求可  
 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也○其和案頤貞吉此論  
 自養之道觀頤自求豕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宋衷  
 者所由飲食自養之道君子割不正不食况非其食乎  
 常貞吉例別故傳特申言之猶文吉一字為句與尋  
 貞大人吉亨貞不連讀傳亦特申言之困亨觀頤其所  
 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養其和案觀頤者觀其所  
 其人亦觀其人之自養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  
 則其賢不肖可知矣王符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為  
 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本君以臣為基然後高能崇  
 也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姚信曰以陽養陰動於  
 下止於上各得其正則吉○翟玄曰天地以元氣養  
 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  
 義  
 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  
 人○項安世曰初上二陽即上下兩卦之主爻萬物  
 始震終艮天地養物之功始終於二卦之內四時以  
 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於中孚終於頤之所以  
 為大○惠棟曰周禮卿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  
 藝是觀其自養之事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  
 入使治之是養成賢能使民長治象曰山下有雷頤君  
 萬民所謂養賢以及萬民也  
 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劉表曰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  
 從口出患從口入故於頤養而慎節也○孔穎達曰先儒云頤  
 云山下有雷畜養之象○程傳云慎言語以養其德  
 節飲食以養其體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  
 慎之則無失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節之則無傷○  
 其和案雷之發聲收聲皆有一時節之則無傷○  
 發以象言語之出收以象飲食之入初九舍爾靈  
 龜觀我朵頤凶鄭康成曰朵動也○李綱曰頤  
 龜觀我朵頤凶損益外實中虛有離之體故象

龜○王宗傳曰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王弼曰  
爾謂初我謂上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安身莫  
若不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居  
養賢之世不能貞其所履以全其德凶莫甚焉上九  
其主故稱我羣陰從我求養固其所也初九本無所  
求乃亦仰而觀我有靈而不自葆其貴而不自珍宜  
其凶○姚配中曰陽貴陰賤陽動而化故亦不足貴  
當自養上九位在上當養人待養於人三義初陽在下  
人者養也豕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此論自養之道自  
寡欲以正養也今初居震體妄動六二顛頤拂經于  
失位不自養也今初居震體妄動六二顛頤拂經于  
頤征凶也顛頤指上巨頤指初一陽巨於地也顛頤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頤之吉上施光也則顛頤指

上明矣○其和案上九為卦主唯二四與上無比應  
又論經於二四皆曰顛頤明有此為今不相應而  
於上遠乎常經故二五皆居而二爻又曰拂經然五  
於凶者五比由頤之上而二比初也當頤時眾皆養  
失類蓋初以剛陽之才妄動於下乃草澤之雄也其  
私惠足以及人聖人懼二之失所祈禱故深警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為十年象曰十  
年勿用道大悖也王弼曰履夫不正以養於上納上  
棄无施而利○劉牧曰居明哲之朝當祿賢之世則  
上不可以邪干位不可以妄處違時恃德凶其宜矣  
○王夫之曰易履言十年要皆終竟之辭筮不占十  
年以後春秋傳屢言短龜長以此蓋聖人不終絕人  
而天以道十年一變得失吉凶通其變使民不絕其  
深矣筮之短愈於龜之長○其和案頤貞吉今三不

中正得之上頤是人之貪祿者拂乎頤貞之吉故  
凶澤為大悖也十年勿用戒上之辭六四顛頤吉虎  
道為大悖也十年勿用戒上之辭六四顛頤吉虎  
視眈眈反其欲逐逐无咎虞翻曰良為虎○薛虞  
古欲逐逐也漢書謂武帝其欲逐逐疾也與速訓合貪利  
則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吳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  
虎○惠士奇曰四虎視視上也初觀頤亦於外者莫如  
頤動於欲逐逐則得其欲管子云民之所欲飲食也  
足其體欲則逐逐則得其欲管子云民之所欲飲食也  
互體坤象萬民也三不當位乃眾人所共欲也  
人故同體故視近求施逐逐者說文云視近而志遠也  
其嗽嗽待哺非其告也上之施澤能光明普被則民  
安其生賈子曰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撫我則后虐  
抱潤軒

我則仇故古人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  
多則以虎喻民矣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王弼曰无應於下而比於上  
有剛陽之賢必篤於信則能輔益其身澤及天下  
居貞吉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語類云居貞吉如洪範之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曰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貞固順從而天下自得其  
養矣此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邱富國曰豫  
五柔乘剛故貞疾頤五柔承剛故居貞吉○其和案  
涉也恭儉之主務休養生息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  
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鄭康成曰君以得人為  
而履四陰陰不能獨為主必宗於陽也故莫不由之  
以得其養○程傳云得君專受任重荷不濟天下艱

危何以稱委過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敢忘也○本義云位高任重故厲而有慶者羣陰皆資陽以濟也君者無為而治書曰子欲濟川用女作舟楫故五不可涉而上利焉陰靜陽動之別也五經異義引京氏云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此爻之義

三三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乃教利有攸往亨孔穎達曰四陽在中二也○王引之曰過者差也失也二五皆陽不相應而相失陽爻相失謂之大過陰爻相失謂之小過太玄

有差首象小過有失首象大過○其義案易卦名每兼數義過越也過差也過誤也義各有當也他卦二五不應者多矣而此獨為過誤也象曰大過大者過也者以陽既過越又相差失也

大過

易三

三

抱潤軒

成曰陽棟橈木末弱也○王弼曰初為本上為末○其爻過也棟橈木末弱也○王弼曰初為本上為末○其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乃亨往大過之時大矣哉○向秀曰棟橈則屋壞所以用故往大過之時大矣哉○向秀曰棟橈則屋壞所以

楊繪曰不日義者不可以常義拘於初上兩陰爻也○可謂用權之時成敗之機不可不察也○

外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反對為象非內四對二與五對初與上對○梁寅曰此過盛而當壞

沈起元曰聖人不委之時命必有扶顛持危之道焉○安所託速救之乃亨故大過為死卦人之死皆由陰

不能養陽而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遜

強陽飛越也○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遜

世无悶則漫滅焉○二五枯楊是其義○程傳云澤潤木

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天下非之而不顧世不見知而不悔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楊時曰澤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能獨立不懼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虞翻曰巽下曰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王駿曰道改過自新○

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侯果曰苟能改過自新○

於地可以薦奉况藉用白茅慎重之至何告之有○

胡瑗曰易為事之始不可輕易慎重○楊萬里曰君子

當大過之世非在下柔以順承○羣小獨免○郭林

宗言大過之傾非一木之支順承○羣小獨免○郭林

告也○吳澄曰古者祭祀棟橈由二陰所致時當陽過

藉以茅○其義案卦象棟橈由二陰所致時當陽過

之不宜動而化陽爻義似難免告然君子初也○

大過

易三

三

抱潤軒

人之行也故王駿曰改過為說君子有大過九二枯

楊生稀反稽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虞翻曰稀得

兌澤復生稀二體乾稱老夫妻謂以夫兌○任啟象

運曰大過交二變為咸五變為恒故曰過以相與上過



三棟繞凶象曰棟繞之凶不可以有輔也李過曰下  
下弱下弱則上傾三居下卦之上曰棟繞凶言下弱  
而無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則可載四居上卦  
之下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可載四居上卦  
體既弱四居三上不能為輔反重其積壓之力是上  
下俱受其病豕所謂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  
繞本末弱者三當之矣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  
隆之吉不繞乎下也其利案外卦下實又有三輔於  
之時上弱如此誰能國鈞能无吝乎有它謂上六也  
三之患在本四之患在未上危可扶下虛則其患立  
至民為邦本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  
此之謂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  
无譽虞翻曰老婦謂初巽士夫謂五○沈該曰二此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王弼  
曰處

大過 易三 三 抱潤軒

得尊位未能拯危棟繞之世而為无咎无譽何可長  
哉○蘇軾曰穉者顛而復蕪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  
發速其終也○王宗傳曰九五純陽處上六下如驢  
盈之君以衰庸之臣輔之雖幸而无咎不足以有譽  
○其刑案陽少則過盛陰衰則不能資陽故何可久  
坤四括囊之時无咎无譽可也當大過之時利有攸  
往而以括囊之道處之亦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可醜矣可醜即釋无譽之亦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涉滅頂木在澤下蓋舟沈於水之象象曰過涉之  
凶不可咎也趙溫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  
也○孔穎達曰處大過之極猶龍逢比干无咎不害義  
主遂至滅亡其意則善而功不成復有何咎責○本  
義云蓋殺身成仁之事○郭忠孝曰方大過之時非  
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  
世无悶○楊簡曰授命而功不濟遂有從而議其非  
者故聖人正之曰无咎曰不可咎過涉滅頂而又咎

之則鄉愿道行而見利忘義者得志矣○沈起元曰  
大過雖嫌於過實乃大者之道大陽也君子也正氣  
也上居大過之終自无求全之道凶之下繫以无咎  
孔子更以不可咎釋之深予之也斯為聖人之書也  
○其利案初六无咎曰柔在下是柔不當在上矣畏  
陽之過守柔不化者初也慎之上至也壯之至也皆无咎  
動而化陽至於柔初也慎之上至也壯之至也皆无咎  
也說文化陽至於柔初也慎之上至也壯之至也皆无咎  
欲度耳故趙溫曰一為過既以上為涉凡水行者初也  
猶弗改而前進必致滅頂此言明知其凶而故犯之  
也○在大過家故取改過為說與王駿同吳先生謂  
辭義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劉表曰水流不休曰習  
三三 坎下坎上 中爻震艮 易三 三 抱潤軒

陰陽會合故亨○蘇軾曰坎險也水之所行而非水  
也惟水能習行於險其不直曰坎而曰習坎取於水  
也○本義云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象曰習坎重  
王引之曰尚右助也二五同類相助○彖曰習坎重  
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荀爽曰陽動陰  
中故不盈○虞翻曰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陸  
績曰水趨下不盈溢崖岸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  
不盈溢也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程傳  
止而剛中以行則常在險中矣坎以能行為功○郭雍曰  
用剛中以行則往非功其本則自有孚心亨之微推  
而及於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孔穎達曰王公設險  
以保其國○橫渠易說云坎離天地之中二氣之正  
交○李舜臣曰坎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而一陽



生離正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而一陰生天地陰陽  
觀之中乃造化張本地也坎在物為水在人為精以畫  
中虛即神寓於心火明於空之象中實者坎之用是  
為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學也○李光地曰便習者  
寓誠明之用古聖人之學也○李光地曰便習者  
非善道不可以至於心德言故加習字以明之心  
先自亂非往有德也○彭申甫曰險難之際心不  
象也制心之學也往有德也○彭申甫曰險難之際心不  
中一陽象水內景故北方屬知獨於坎言○其制事之用  
本明也取坎補離乃還復純乾而內外洞徹矣咸艮苦  
言心咸曰未光乃還復純乾而內外洞徹矣咸艮苦  
明於象曰水洧反薦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劉以常習教事如陸績曰水通流不舍晝夜君子象  
而傳云兩坎相習水之習而不自已以成於大賢○  
程至起而教者作也趨而下者至此陸農師之說  
也○李光地曰教者作也趨而下者至此陸農師之說  
凶說文引易云窞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下迷不知復以習於惡故凶傳曰小人行險以微  
幸曰小義云以復以習於惡故凶傳曰小人行險以微  
地習之愈熟陷之愈深中庸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  
諸習之愈熟陷之愈深中庸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  
姚配中曰入于坎窞習教事則不能入之愈深出之益難○  
則以非賢為賢以非法為法入之愈深出之益難○

習坎

易三

重

抱潤軒

其視案失位在下所謂小人下達九二坎有險求小  
者虞翻曰陰陷中故有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得險翻曰陰陷中故有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錫曰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消涓不已流為  
江○折中云凡人為學作事必自求小得始如木  
雖涓涓而有源乃行險之本也○其視案二為泉源  
因未盈科也求小得積細流以成大川也後進未出  
中至之道上六三歲不得為失道故知二之得謂得  
道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矣安世曰之往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王引之曰  
項坎勞之當重險之地進退皆危故不可有所施行  
也○其刑案二陽為水四陰皆坎往有功者水也非坎  
言隄防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沈  
水必橫決則非坎者亦入于坎窞故曰无功也初之  
入坎其陷者深三之入坎其陷者廣勿謂勿變也  
二之水歸於五三四當其行六四尊酒句盥音變用  
衝故皆不可變陽以塞其行六四尊酒句盥音變用  
缶句納約自牖終无咎虞翻曰震主祭器故有樽盥  
曰盛於缶以代簋也則用缶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  
稷於缶以代簋也則用缶象曰尊酒簋貳剛柔際  
者以王弼曰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納此至約  
也自進於牖乃可蓋於王公薦於宗廟故終无咎剛  
柔相比而相親焉際之謂也○林栗曰一樽二簋簡  
且陋矣而君子以是為禮鬼神以是為祭宗廟當用木  
疏云姚配中曰禮疏云外神瓦器祭於室中奠於牖  
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

習坎

易三

重

抱潤軒

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  
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致其齊戒所以  
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坎中多言祭祀此最得其旨神  
道與人遠惟祭祀為陰陽交際之時九五剛中四以  
柔際之鬼神歆饗有孚維心亨九五坎不盈既平  
也樽酒二字為句酒缶屬為韻九五坎不盈既平  
无咎王弼曰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蘇軾曰中謂坎  
夫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輪之○語類云平則盈也  
中○惠士奇曰老子云保此道者不欲盈大盈若沖  
其用不窮○胡遠濬曰人但見水性趨下而不知水  
之流固與源平也使非趨平則歸墟之處保毋泛濫  
之患邪既者盡也終非趨平者乃其所以不盈歟○  
其昶案二為水源也終非趨平者乃其所以不盈歟○  
至五而中仍為大所謂百川歸之不知何時已而上  
不盈者也陽得位於中故盈而不盈大而未大已上  
六係用微纆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微劉表曰三股為  
習坎 易三 三 抱潤軒

索名○九家云坎為叢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成曰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  
事之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上六  
乘陽有罪縛以微纆置於叢棘使公卿以下議之其  
害人者置之圍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服者  
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  
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圍土者殺故凶  
○沈起元曰重坎之時下則橫流上則滔天皆失水  
由地中行之道故初上皆云失道○其昶案微纆叢  
棘亦王公設險之事上六乘陽則不敬化剛則失位  
出險而肆雖拘囚之終不得改矣凶三歲者言其凶  
在三歲而能改也  
三三 離下離上  
三三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虞翻曰畜養也坤為牝牛象曰  
程傳云謂養其順德

離麗也 橫渠易說云陽陷於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  
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其昶案重明六  
離王公之正位坤五曰正位居體陳希夷云乾付正  
性於坎坤付正性於離一大光明與萬物相見故化  
成天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朱震曰離  
坤中之陰以剛正畜養之而麗乎中正故亨○李舜  
臣曰畜者牧而止之謂也離之性上若不能畜則  
不免炎上之患○其昶案坤既通乾而成離則為火  
為曰其性烈是以在離家能養其順德則吉王澤曰  
書所謂高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  
明柔克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鄭  
成曰作起也○王弼曰繼謂不絕也明照相繼不絕  
曠也○程傳云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以  
世襲繼照言之○語類云兩作猶言游至今日明明  
日又明○沈善登曰上經首乾乾離以大明終始統  
離 易三 三 抱潤軒

全經歸結於重明麗正純一太易光明天道也 初九  
履錯然敬之无咎 陸希聲曰錯象曰履錯之敬以辟  
咎也 王昭素曰處萬物相見之初履錯雜之時○張  
行禮於離○趙彥肅曰動與物交不敬則役於物而  
生咎矣日出而作故發此義○李光地曰敬者人心  
之朝氣也能常敬則不昏矣○其昶案離南方卦南  
方嘉會合禮故離爻多言禮初為士履錯之敬土相  
見禮也故曰相見乎離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  
吉得中道也 鄭康成曰離為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  
○侯果曰此本坤爻故曰黃離來得中道所以元吉  
○郭雍曰柔麗中正惟二盡之故元吉義與坤五相  
類○胡煦曰坤黃中離二坤用也黃麗於中即柔麗  
乎中正也元由中出○姚永概曰黃離元吉即坤之

黃裳元吉五以黃裳正位於上二亦以黃中之道九

附麗於下有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言朝禮也

三日廂側之離音羅不鼓缶而歌則大羞反田節之嗟子

反凶鄭康成曰缶樂器象曰日廂之離何可久也文說

引易云廂日在西方時側也○荀爽曰初日出二日

中三日廂○程傳云離之時在人事最大三居下體

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

易也故為日廂之離日廂則將沒矣○其初案不鼓

缶二句與不節若則嗟若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當歌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直子諒也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

安則久今不歌而嗟是易直子諒也記云禮樂不可

昏之驗也何可久乎詩云子有鍾鼓弗九四突徒忽

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之謂也九四突徒忽

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

也鹽鐵論云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

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鄭康成曰不孝之罪五

刑莫大焉焚如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棄如流

趙彥肅曰○劉牧曰殺其親之刑死如殺人之刑棄如

突而迫於五三亦上突而迫於四故四之焚愈甚

章橫曰火宿於木而能焚木明於四故四之焚愈甚

居於鄭棄而被殺死如君楚商周襄王不能事其母而

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案荀爽對策云離在地為

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火

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據荀

此對火之於木有孝不孝兩義五有中德出涕沱若

是其孝者四既失正又以離火焚巽木是不孝者繼

體之時變故多端為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日離

法為戒其義大矣

目兌澤出涕也鄭云自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安

目曰涕兌口嗟若也○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安

世曰諸侯初嗣位皆當如此故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子諸侯過曰三日既廂上體離之五為繼明之主出涕

○李汝謀曰顏色之戚哭位也此禮自天子與諸侯達

○趙汝謀曰後明繼前明而與柔道居尊高宗宅

○復明也○沈起元曰象傳而嬖嬖在疾商周之所

有意易之舉為象固不可拘於一事然六十四卦亦各

一命卦示之舉如師言用兵於九於人事之大者聖人

是喪禮也白虎通云所謂王麻冕黼裳暫時攝吉嗣君

位故有絕離盛之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無咎蔡淵曰王五也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劉向

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橫渠易說

云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王安石曰折首獲匪

渠魁之謂○本義云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濫○李

過曰有扈之戰啟之以正邦○再淮夷之征成王以繼

武王蓋不如此之戰啟之以正邦○再淮夷之征成王

晏安文王特以出征之也○姚永樸曰繼體之言諸侯

公即命舉以進戒曰今王敬文王也左傳杜注寡特也

○祖寡命舉以進戒曰今王敬文王也左傳杜注寡特也

必繫以獲匪其醜云在泮獻敵在泮獻敵出征之下

明而治高宗亮陰古之道也上九動之正雷電皆至

折獄致刑乃化而成天下矣於上見其繼承之烈於五

承之其繼承之烈於五

下經一

周易費氏學四

三三艮下兌上  
中爻異乾

咸亨利貞取女吉  
鮮于侁曰咸本乾坤之變彖曰咸

咸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鄭康成曰與猶親也○虞翻曰

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  
止而說王弼曰

氣交以相與○王弼曰是以亨也  
利貞也

○本義云艮止則感王弼曰是以亨也  
利貞也

之專兌說則應之至男下女取女吉  
是以亨利貞取

女吉也李道平曰士昏禮凡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  
親迎男先於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

剛柔之義也虞翻曰此保合太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  
天下和平和品物流形也

之情可見矣荀子云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  
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

始也○鄭康成曰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  
生萬物故曰咸○陸績曰天地因山澤孔竅以通其

氣化生萬物○王肅曰山澤以氣通男女以禮感男  
而一女初婚之所以為禮也○張浚曰陰陽之感少

則一則誠誠則速○王應麟曰咸之感无心咸以  
虛也兌之說无言說以誠也○沈善登曰下經首咸

則自人生而靜以誠也○咸象稱感人心大亦取  
以虛受人為心體湛寂虛明能受天下之感也其九

四以虛受人為心體湛寂虛明能受天下之感也其九  
孚吉又分明人心全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

體太易光明之謂矣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  
人徐幹曰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

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程傳云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

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程傳云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

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程傳云人中  
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

易四

抱潤軒

易四

抱潤軒

則无感不通○呂大晦曰澤居下山居高然  
山能出雲而致雨者山內虛而澤氣通也初六咸

其拇馬融曰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虞翻曰志在  
其拇足大指

王宗傳曰六爻皆取諸身蓋四支百體其血脈絡  
相通天地萬物咸通之理即身可見○劉沅曰聖人

通天下為一身知所以感身則知所以感天地萬物  
矣○方宗誠曰不言吉凶者蓋將動之始善與惡尚

未定也使人存慎動謹幾之意○其視案泰二體相  
交咸二體相感故泰咸初爻皆言志在外初之咸尚

外則其於人身則感象也初爻皆言志在外初之咸尚  
不憤乎六二咸其腓反房非凶居吉也○崔憬曰腓

二之象也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王真曰動於  
謂守道不先動也○王宗傳曰互巽為順○華學泉

配中曰居吉謂不化也○其視案咸及腓是足已行  
矣○二當腓位足動則隨之不能自主有凶之道然二

雖凶而不可變不變則隨之不能自主有凶之道然二  
順以聽於陽不為陽害也以二得位居中故吉凶兩

繫其占焉人身在下惟足在上惟口有自動之力而  
上不言吉凶其吉凶由於心也初三咸其股執其

隨往吝虞翻曰巽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  
所執下也王弼曰股之為物隨足者也進不能制動

其視案三本有良止之德以值股位足動則股亦不  
處初六陰在下也即足也二三兩爻皆隨之

而動而三又陰在下也即足也二三兩爻皆隨之  
近習之人所謂瑣瑣姻亞者皆拇也其情易親其

言易入乃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有不為其所動者近習親則正士遠故君子觀於三

不責其行之隨而責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其志之所執者下也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

朋從爾思說文憧意不定也○虞翻曰失位悔也○

未濟也皆九四○俞珍曰朋指初六私應○吳汝綸

曰思謂思心也連文曰思心單文或曰心或曰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本義云四居股上膺下又當三陽之中

心之象咸之主也○陸九淵曰聖人之洗心以滌去

憧憧往來之私而全其本然之正所以退藏於密而

能同乎民交乎物○李心傳曰漢四奕羣而曰光大

此交朋從正與相反故其辭然○沈善登曰人心追

憶已往逆計方來馳逐當境一念三際起滅不停是

皆自小其坐照之全量而局於一故曰未光大也○

其視案九四陽居陰位象心在身中心為感之主操

三三 易四 三 抱潤軒

之則存其吉由心之積累而成曰貞吉蓋九四之陽

雖有失位之悔不可變也變陰則感於害然四不變

又與不正之初相應陰亦害故又以光大之道進

相緣而生理所謂害也陰為陽害私為公九五咸其脢

害欲為理害孟子曰人心亦皆有害九五咸其脢

武悲 無悔 脢背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謂不能感物

平若枯槁獨善之流 上六咸其輔頰 兼叶 舌 輔頰舌

君子不取其志也 象曰咸其輔頰舌

言語之具輔頰也○說文頰 象曰咸其輔頰舌

面旁也○虞翻曰兌為口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

口說也 本義云膝騰通用○項安世曰事自有當用

書所謂播告之脩也○其視案咸之始動於志咸之意

極則發諸口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有誠偽故於言

亦難定其 吉凶焉

三三 巽下震上 中交乾兌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徐幾曰利貞不易之恆 彖

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 程傳云乾之初上居於四坤

成震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卑得其序也長

三三 易四 四 抱潤軒

陽長陰能相成也動无違 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

也 程傳云不恆其德與恆於 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

也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郭雍曰利有攸往惟有日

月得天而能久照 李哲明曰天之運行不息日月得

得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鄭康成曰雷風

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人長之道也○徐幹

日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恆亨无咎利貞言

剛久其類也○阮籍曰男女上下通其氣也柔以承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程傳云恆非一定之謂惟



得之乾坤無為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  
不以其序有常道以亨也○呂祖謙曰天地間剛柔迭應不  
違其行○何楷曰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陽之終咸恆  
能久而終始見也○李光地曰凡天地萬物之偶然  
相反而終始見也○李光地曰凡天地萬物之偶然  
不常者非其情也故觀其所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  
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  
不易方○宋衷曰雷風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  
之奮盪應春秋之中風之披拂從律呂之序於至變  
之中而不失其常所以為恆也立不易方非執方也  
不易平義理之當然爾○郭雍曰方猶道也○胡炳  
文曰體雷風之變為我之不變者善體雷風者也  
初六浚○荀潤 恆貞凶○無攸利○虞翻曰象曰浚恆之凶  
始求深也○孔穎達曰卦初故言始在下故言深凶謂  
在於始而求深也○陸希聲曰初為常始

易四

五

抱潤軒

宜以漸為常體巽性躁遽求深入是失久於其道之  
義○胡瑗曰天下之事必有漸積日久而後成  
功欲速則不達○王安石曰巽入也入不以漸求深  
於始故凶○朱震曰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恆上居震  
極以振動為恆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  
○惠士奇曰巽為進退為不果其究為躁卦後凶君  
躁之象也信而後深根極而待乃躁以求焉故凶君  
子而犯之未信於民而毒之皆始求深者也○其利  
案初六失位以在恆家不知變通故凶恆爻自三上  
外皆有恆久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日失位悔也處中故悔亡○郭雍曰可久之道无它  
焉中而已矣過不及皆非可久○汪恒曰以在恆卦  
故中為久中○其利案明言九二見其不恆也九三  
也不變則二五之應專是雷風相與之恆也九三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進退是不恆也象曰不恆

易四

六

抱潤軒

其德无所容也○禮記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恆不  
能知也而况於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  
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蘇軾曰人而无恆不可與  
不醫子日不占夫已矣夫无常之人其善也若可與  
有為及其變也冰解凍竭而吾受其善善惡各有徒  
惟无常者无徒○馮椅曰遇剛不中其究為躁卦是  
以不恆也○熊良輔曰恆巽下震上益震下巽上恆  
即益上或承之羞也○李光地曰行无常度則已不  
安事无常法則物不順○其視案動失位故吝无  
容者人皆棄之雖巫醫且羞為之用以其性善變巫  
醫之術无所施也子曰不恆其德失利貞之道五恆其  
德失利有攸往之道皆非恆之正也故記禮者並言  
之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於非位雖  
勞无獲○孔穎達曰田譬有事也○郭忠孝曰以不  
正之剛居不中之地恆之時久非其位者也○俞珍  
曰陽實陰虛師六五田有禽九二之陽應之也恆九  
四之應乃初六之陰故曰田无禽○呂柟曰君子久  
於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久於仁義之謀則上足  
以正君舍是而恆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  
彼其久也祇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李光地  
曰剛為動主不中不正為而不善求而不得後之為  
政願治而操非其術者其此爻之義矣○其利案  
案九四失位當變而不知變宜其勞而无獲六五  
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  
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王弼曰居得尊位為恆之主  
專貞從唱而已○石介曰一陽也陰當從陽而終  
趙汝楨曰始而男下女所以致其感否則情睽終而  
夫剛婦柔所以制其義否則道悖必合二卦而後夫  
婦之道始全○方孔炤曰二悔亡五恆德皆以中也





矣能柔服如畜臣妾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乃吉道也  
君子慮者周○徐幾曰係者我為彼所係陰為主畜  
有係象四五為陽為主○張履祥曰三與初二同體故  
三之屬係於陰不必遜也畜臣妾吉處得位也九四  
好遜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遜小人否備鄢也  
鄭康成曰否塞也○橫渠易說云有應於陰不惡而  
嚴故曰好遜○其昶案四五之遜曰嘉曰好皆陰陽  
相應之辭陽以變為遜有應而遜惟知幾識時者能  
之始為君子初陰為小人四九五嘉遜貞吉象曰嘉  
既變則初亦無應而塞矣九四五嘉遜貞吉象曰嘉  
遜貞吉以正志也李舜臣曰亨者嘉之會嘉者陰陽  
而亨也○李光地曰居尊當位而下有應功成身退  
遜之嘉美者也故伊尹復政告歸周公欲讓後人于  
抱潤軒

易四

九

不三三○其昶案蓋寬饒傳引韓氏易傳云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  
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韓氏易傳今僅存此  
當是此爻之義傳賢傳子皆嘉遜也堯老舜攝當此  
爻矣曰正志不曰正位明其志在讓上九飛陸希聲  
賢不居其位蓋言九五之將變也  
作遜无不利象曰飛遜无不利无所疑也淮南子云  
飛遜大焉○王弼曰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絕志  
憂患不能累始微不能及○范仲淹曰柔未勝剛則  
君子辱可遠也最在內者始有遜尾之危最在外者  
肥遜之利子日知幾其神始有與言遜也○姚寬  
曰古肥字作芭與蜚似後遂改為肥蜚即曹植云飛  
欲離俗○胡炳文曰引易飛遜謂去也曹植云飛  
天與山絕遠故能得意於遜○其昶案鴻飛冥冥弋  
繳不能及是王本亦作飛

三三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鄭康成曰壯氣力浸強之名○孔穎象曰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氣言大者正以理言大  
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動陽從下升陽氣大動故壯也○張浚曰天地不壯  
無以成動出之功君子不壯無以立朝廷之治元氣  
不壯無以保一身之安陽勝陰君子勝小人正氣勝  
邪氣皆大者壯也惟不貞則必暴必折必拂常逆理  
而違厥中○大壯所以貴正○呂祖謙曰不正而壯者  
血氣之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也以正道為壯便  
與天地同其大○胡炳文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出  
大者壯也即其大○胡炳文曰孟子養氣之論自此出  
漸而壯雞卦云大壯則止止而侯其時之至所謂正  
抱潤軒

易四

十

也○方以智曰不言萬物者表天地之情節萬物之  
情也○其昶案利貞者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發明乾之利貞也  
何氏所謂漸即孟子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說  
也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王弼曰壯  
凶則失壯○程傳云自勝之謂強○橫渠易說云  
克己則禮壯莫甚焉○語類云人之克己能如雷在  
天上則威嚴果決方能克去非禮○項安世曰君子  
所以養其剛大者亦曰非禮弗履而已○其昶案大  
壯二月卦月令仲春雷曰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  
壯于趾其孚窮也○龔原曰壯于趾以剛健而行乎下  
也雖征凶而有孚窮也○龔原曰壯于趾以剛健而行乎下  
九以陽居陽大有孚窮也○其昶案大壯初九壯于趾  
處士未大學生以之居非其位往非其時以不容已

之孚取必不免之禍故曰其孚窮也○朱軾曰壯趾  
 之凶以凶為壯也其凶也○其案動失位  
 故征凶初潛位不自葆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  
 其孚作易者蓋深惜之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  
 中也○程傳云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  
 非正所謂剛以動故壯者此兩爻也故皆曰貞吉二  
 能充可以塞天地不能充則窮是故二九三小人用  
 壯君子用罔貞厲羸低音羊觸藩羸雷音其角說文云羸  
 融曰罔无也藩籬落也○荀爽曰三與五同功為兌  
 故曰羊藩謂四○虞翻曰三陽君子小人謂上○孔  
 穎達曰羸拘羸纏繞也○侯果曰四體震為竹葦象  
 故稱藩○程傳云羊壯於首喜觸藩籬故取為象  
 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京房曰壯一也○黎世序曰小  
 大壯

易四

二

抱潤軒

人用壯為血氣所使君子以義理為壯若無其壯者  
 然所用蓋罔也○潘相曰此與遯四壯對遯則君子  
 退而小人否為小人微也此則小人壯而君子罔為  
 君子謀也○王樹相曰稽覽圖云地上有陰而天上  
 有陽曰應俱陰曰罔地上有陽而天上有陰曰應俱  
 陽曰罔鄭注兩陰兩陽无相見之意曰罔此言九三  
 當壯之時小人持其應而壯而君子則不敢妄動雖  
 有應若無應焉故曰用罔○其案三上俱值窮位  
 故皆有觸藩之象然三剛而上柔是上本非壯特三  
 之應而壯曰君子用罔者戒三勿以應故違其壯而  
 為小人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其  
 所用也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其  
 案震木加於乾馬象大輿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之輓大有乾二亦象大車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易說云三以四為藩九四上无陽爻故藩決○趙彥  
 肅曰陽壯陰自壞也○沈該曰三陽健進己為之長  
 牽類同進陰不塞路四升則决矣是以尚往○俞珍  
 曰日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張清子曰震大

塗羣羊並驅无羸困之患○屈大均曰大壯至四而  
 後不可動四者動之位乾非震不運有震而坤陰之藩  
 无不決○其案震自乾來故九四貞吉即九二之  
 貞吉也正大之氣集義所生陽積至四浩然莫禦矣  
 故失位六五喪羊于易无悔陸績曰易謂羸場也○  
 象焉漢食貨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陽爻所謂大  
 志場作易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陽爻所謂大  
 者壯大者正不以一爻為壯為正即不論一爻之當  
 位不當位至六五則非大矣曰位不當明其當變也  
 稼驅使去耳无他患也若旅上喪牛于易則莫能耕  
 矣五互兌兌為羊五變仍成兌體旅上離為牛上變  
 離體遂壞是羊喪而復得牛則終莫之聞也故一凶  
 悔无六五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遂進也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  
 大壯

易四

三

抱潤軒

也○項安世曰九三上六皆在本卦之上故皆有觸藩  
 則象上質柔好動是以進退失據凡上處事以為易  
 咎變為大有故咎不詳矣○不詳以致咎則當務詳以免  
 藩者處一卦之窮也不長○易被曰上前无礙亦言觸  
 交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能前進也  
 三三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馬融曰康安也○姚  
 之禮也錫猶錫貢錫納之錫享禮匹馬卓立九馬隨  
 畢致享升致命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觀禮延升一也觀  
 麗乎大明折中云明與麗皆離言以順柔進而上行  
 程傳云離在上多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云柔進而上行

也荀爽曰陰進居五處用事之位陽中之陰侯之象也○郭雍曰彖傳晉進也雜卦云晉書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言明以進也大有火在天上君道晉明出地上臣道○項安世曰陰卦獨離在上為得尊位大中謂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謂之上合上同兌在上六例謂之上窮○俞琰曰晉日之進升漸木之進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進而無明盛之象○其說李國松曰順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謂地順其軌道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說文引易作晉云晉進也日出萬物進○周宏正曰老子云自知者明○胡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守仁曰自昭也者自去其私欲之蔽而已○初六晉如推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推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虞翻曰動得位故貞吉○孔穎達曰未受錫命○程傳云裕无咎未當職

三三

易四

三

抱潤軒

任也若官守不信於上一日不可居也○王安石曰常人不見字則或急於進以求為或急於退以齊罔孚而裕於退也○張棣曰艮山為推小人扼君子一節其所謂裕者乎○曾國藩曰裕難矣中庸明善誠交際之字初動之正則與四不應曰罔孚曰獨行明其無與也君子有難進之節不可假不正之應以為援也其吉也積之六二晉如愁如李哲明日愁即久而自其成其吉也○六二晉如愁如李哲明日愁即小戴記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鄭康成曰愁變色程傳云王母陰之至尊六五也○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姚配中曰愁如進而自斂其容敬也君子之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齊敬禮莫重於祭祭統云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此祭之愁如

也福報福也○其昶案六二无應於上守其中正之德終能受福此以誠自晉達於鬼神者其吉也是積求多福也六三眾允悔亡虞翻曰坤為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王弼曰處非其位悔也志在上行順而麗初罔孚未信也三眾允信也○其昶案三處天地之際大明而麗行者五也麗乎大明者三九四晉如碩鼠傳子夏貞厲李綱曰碩鼠貞厲位不當也九云麗鼠喻貪謂四○霍玄曰麗鼠晝伏夜行貪猥无已雖進承五潛據下陰久居不正之位故有危厲○張浚曰離體互坎互艮止於晝動於夜○本義云不中不正以竊高位危止於晝動於夜○本義云不麗於五而九四以剛隔之下之欲通於君者未由以

三三

易四

三

抱潤軒

進亦因艮止為象挾權竊位貪而畏人○其昶案艮鼠居離坎之中艮為止離為日止於晝也坎為月為行為隱伏潛行於夜也小人貪進竊祿鼠之象斯為切矣其厲也是積之久而自成其厲也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石介曰以道自任得失不以介意小人患得患失无不利○本義云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案六五之悔亡以其柔進上行而居中位以是而往吉无不利計故曰失得有應无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虞翻曰坤為邑○孔穎達曰上九其與乃從維之之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其昶案維將夷焉已在平角而猶進之非亢如何失道化无為之事必須政伐然後服邑危乃得吉○郭雍曰以伐

邑為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  
彼善於此聖人無取焉○趙彥肅曰道光之時陰少  
而伏何假伐也○汪烜曰凡易中言征伐言祭祀言  
田獵言取女皆因象著占用之實事不作喻言○其  
起案曰至剛角其明將夷而入地故曰道未光與明  
出地上而自昭明德者異矣維邦國至用伐邑古重  
臣際危疑之地欲立武功以自全皆道未光之驗屬  
吉无咎者剛動而有應也貞吝者位不當也積之久  
而自故於明出地上之卦而詳著貞勝之義焉

三三離下坤上  
中爻坎震  
明夷利艱貞  
虞翻曰夷傷也○單潤曰處之以艱則  
澄曰掩蔽其明而不見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  
若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鄭康成曰蒙猶遭也  
○王肅曰唯文王能

明夷

易四

五

抱潤軒

之用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杜  
○日食明陽為陰所障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虞  
翻曰箕子紂諸父故稱內難坤為晦○橫渠易說云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  
外箕子難在內○朱震曰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  
六五坎險在內難也○揚萬里曰大難以天下言  
內難及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  
內謙曰明入地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呂  
祖謙曰明入地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呂  
見傷而道不滅○李舜臣曰易未有一卦全體以  
利艱貞為義者蓋觀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  
戒之時可知矣○胡炳文曰以二體為離明也象曰  
傷之者坤以六爻則初至五皆明傷之者上象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  
○王弼曰藏明  
也顯明於外巧所避也○孔穎達曰冕旒垂目難  
塞耳無為清靜民化不欺若運其聰明顯其智慧民

即逃其密網姦詐愈生藏明用晦反得其明○語類  
云晦是不察察外晦而內必明○呂祖謙曰此君子  
養明之道也○惠士奇曰日出地平明乎上也日入  
地平明乎下也一出一入明不可息故曰用晦而明  
○胡遠濬曰中者平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  
明入地中日入地平也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  
手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荀爽曰離為飛鳥  
為而言飛太玄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左傳云明  
云弋彼三飛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夷日也日  
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  
於人之動故曰君子于行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  
懷懼而行飢不遑食○王弼曰初處卦始遠遜絕跡  
也明夷難在上是以宜下不安石曰垂其翼飛而下者  
力能正則正之斯世力能救則救之無責於斯世飛而  
舉翼方見廢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朱

明夷

易四

六

抱潤軒

震曰晉上九反而為明夷之初離鳥自上下下于飛  
垂翼也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梁錫瑛曰  
爻皆首列卦名危之也皆為句○其和柔離火變艮  
山是經火之山也火山旅火之經山過而不留有旅  
之象火焚山山敗以人事言之君子避難隨所旅過  
其主人必被讒言而敗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義不  
使主人被連坐之患也主人有言即申明所以不食  
之故四撰坎為酒食初變而不與四應故曰義不食  
六二明夷夷京作曠子夏于左股用拯馬壯吉鄭康  
旁視為睇○胡炳文曰明夷取手足心腹為象○黎  
遂球曰坎於馬為美脊故壯○其和柔易例內卦二  
為中則坎左而三右明夷左股謂初豐右肱九三也  
外卦五為中則四左而上右師左次明夷左肱皆六  
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揚萬里曰二有文明之  
臣之位又昏世所不得去此正文王事也見囚傷大  
順以則者順乎君臣之天則詩云順帝之則其見文



王之心乎。○項安世曰：下三爻惟六二有救之之誠。上三爻惟六五无去之心。○王宗傳曰：六二文明之主，又柔順之至，非文王其誰當之用。拯者，上拯吾君，下拯斯民，不敢不用其力。故曰：馬壯吉。○惠士奇曰：穀梁傳：大夫國體也。上為君，故象首。二四皆臣，故象股。象腹，此之謂國體也。○其案：明夷之初，離傷於坎，自二視之，則左股也。二為內卦之君，能拯救之，故吉。西伯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合此爻義。順以拯馬，壯之象。爾雅云：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此曰：用拯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馬壯其殆，戎事齊力之馬與。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朱震曰：離為南。○李道平曰：離上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大得。次不可卒正。○程傳云：狩去害之象。○呂大臨曰：離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闇之象。○呂大臨曰：離三

易四

七

抱潤軒

南益明得其地也。○趙彥肅曰：進獲上六，必待天時。人事之至先時則失。○胡炳文曰：二救難可速，三除害不可速。○華學泉曰：明夷无君，九三將進而為君，故時至明夷君臣之位變矣。曰：南狩以除殘禁暴，與三而非以下伐上，曰得其大首，以殲厥渠魁，與二而非以臣弑君。○黃應麒曰：不可疾貞者，遲之久遲之，而又久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荀爽曰：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楊時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腹。獲明夷之心，謂求仁而得仁，微子之明夷也。○本義云：四柔正居闇地，尚淺，故猶可得意於遠去。下五爻皆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其案：六五箕子之象，居中為心，四入心下為左腹，心絡偏左入腹而後能獲心意。入者，入上體獲明夷之心，絡偏左入腹而後能獲心意。史記載：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問於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即此所云：于出門

庭也。父師曰：王子弗出，我乃顛隕。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或去，或不去，要无愧對。越先王之心，此正箕子之心意也。殷之將亡，有三仁文王繫易六美里於三仁，尤倦倦焉。此爻即彙括微子篇大信。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穎達曰：最比闇君，似箕子之近殷，紂利貞者，執志不回，闇不能沒正，不憂危。○陳臯曰：箕子聖賢為紂不用，自晦其明，以蒙大難。有日矣，非因其囚奴而明夷也。○其案：案韓非子云：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吾畏酒池紂遂以亡。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又云：紂為長夜之飲，以失日，問左右：盡不知使問箕子。箕子曰：為天下主，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是皆箕子明夷之事，明不可息，猶日食人見其傷而若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若也。○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

明夷

易四

六

抱潤軒

子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鹽鐵論云：易曰：小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侯果曰：初登于天，謂明出地上，上下照於坤，後入于地，謂明入地中，晝變為夜。此言晉與明夷往復不已。○蘇軾曰：六爻皆晦也。自五以下，皆言明者著天運之恆，以警之。○其案：自五以下，皆言明晦者，明而被夷，杜野所謂：日食之象是也。上六不明晦，則日入地中，昏夜之象也。天文家言：月運行至日與地球之正中，而月蔽日光，則為日食。此卦離日在內，坤地繞於外，中互坎月蔽日光，則為日食。此卦離日之全球也。五在內，向日為晝，傷於坎而明夷外半球背日，無光為夜。上六一爻當之，所以最闇，失則者，失其明也。○常也。○離下巽上

三三

中爻坎離



家人利女貞 馬融曰家人以女為與主長女

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王弼曰家人之義以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 荀悅曰男女正乎內外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

外輔亦由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易曰家道正而

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范仲淹曰陰陽

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時也明乎其內禮則著

焉順平其外孝弟形焉聖人將成其國必正其家一

人之家正然後天下之程傳云雖一家正然後孝弟

大興焉何不定之後有○程傳云雖一家正然後孝弟

則孝敬衰無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嚴

者國之則也○楊時曰齊家自夫婦始舜觀刑于二

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利女貞者言家道之本

也○趙彥肅曰自二至五陰陽得位柔皆順乎剛初

上包括盛且閑正象○其昶案上居一卦之上

家難注嚴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尊敬也○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

有恆中說云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曰明內而齊

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曰明內而齊

慎行篤敬則身正而家治矣○楊時曰言忠信則有物

君子篤敬則身正而家治矣○楊時曰言忠信則有物

極為風火為內天下以家為內人之言行以心為內言

也 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

而後治之則悔矣○程傳云治家者苟不閑之以

法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

之別傷恩義害倫理無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

則無是矣○趙彥肅曰二陰內麗三陽閑之不出闕

也閑之在始初志未變則閑益固○吳澄曰初上以

始終取義中四爻分二體取義下體以有王之臣言

三為夫二為婦上體以有天下之君言五為王之臣言

后取近比為配家道尚親也○汪烜曰有始者悔之

所叢必閑於初然後其悔可亡慎終於始初辭擬之

也○姚配中曰化則失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鄭

位故閑之防其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鄭

成曰二得正猶婦人自修正於內无敢自遂也交體

離互坎火下水上飪之象饋酒食也○胡瑗曰遂專

也○其昶案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母云易曰在

中饋无攸遂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也○谷永曰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與羣惡易曰在中饋无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

王弼曰居內處中履得其位盡婦人之正義无所必

遂職乎中饋順而巳○魏徵曰從子從夫无所遂

志○王宗傳曰詩有采芣以奉祭祀為不失職采蘋

以供祭祀為循法度婦人之職守然也○其昶案无

九三家人 煇 說文无熇 悔厲吉 婦子嬉嬉 張釋文

嬉說文 終吝 鄭康成曰熇熇苦熱之意 嬉驕佚喜

无嬉 終吝 鄭康成曰熇熇苦熱之意 嬉驕佚喜

凶象曰 家人 熇熇 未失也 婦子嬉嬉 失家節也 曰治

家之道於此分矣○王弼曰處下體之極為一家之

長行與其慢密過乎恭家與其瀆密過乎嚴○程傳

云骨內恩勝嚴過故悔然家道齊肅人心祇畏猶

為吉也若婦子嬉嬉則終至羞吝矣○其昶案熇熇

者體離撰離之象 熇熇則吝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

也若動失正而嬉嬉則吝矣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  
 達日體巽承尊長保祿位吉之大者○郭雍曰君子  
 修身得道謂順失道謂逆易所謂富猶禮所謂肥象  
 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也○趙彥肅曰化行於下家  
 之肥正家由五歸美於四成化之首也○俞珍曰禮  
 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  
 吉哉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李光地  
 曰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此家人所為利  
 女貞也故大之辭九五王假反古雅有家勿恤吉融  
 不於五而於四言之九五王假反古雅有家勿恤吉融  
 曰假大也○何楷曰中爻坎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為加憂此爻出坎外故勿恤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  
 也陸績曰假大也五得尊位據四應二以天下為家  
 故曰王大有家○王弼曰居尊位而明於家道則  
 下莫不化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六親和  
 睦交相愛樂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蘇軾曰  
 家人  
 三三  
 王者以天下為家君臣欲其如父子欲其如君  
 臣聖人之意也○趙汝謀曰堯協和時雍始於陸族  
 故一梁錫璵曰繫以王者王之憂且不當以憂而  
 愛○梁錫璵曰繫以王者王之憂且不當以憂而  
 大生利所在憂患之叢不在無益之憂且不當以憂而  
 其義內則首云后王命彖章曰五獨言王者禮記明言  
 云禮始于謹夫婦辨外內此足以證居內外卦義上  
 九有孚威如終吉道可繼也故有孚威如終乃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陸希聲曰反身修德言  
 馬光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家人望之以為儀表  
 荷其身正不令而行是以內盡至誠為下所信然後  
 威如可畏而獲終吉○程傳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  
 二南之化本於文王○程傳曰家人之義歸於反身  
 故極言治家之本非至誠不能也中卦終家道之成  
 久而眾人自化為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守况欲

使人乎妻孥情愛之閒慈過則無嚴恩勝則掩義故  
 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  
 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都絜曰此家人之本  
 濟既濟定也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人之本在身故曰反身之謂也○其祖案反身者  
 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其祖案反身者  
 以陽剛為威故特明之  
 三三  
 睽若圭 小事吉 虞翻曰小謂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  
 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鄭康成曰睽乖也火欲  
 異志也○其祖案詩云女子有行說而麗乎明柔進  
 違父母兄弟各有家故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  
 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何楷曰猶言天  
 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  
 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程傳云天高地下而化育  
 之志通生物萬殊而得天地之和稟陰陽之氣則類  
 也處睽失位皆睽之用其事至大○趙彥肅曰二至  
 五陰陽始異終同之理○趙汝謀曰小事吉者就睽  
 云睽言始異終同之理○趙汝謀曰小事吉者就睽  
 內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屯之小事吉者就  
 可大以其時之用言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  
 異 荀爽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  
 異共歸於治故曰以同而異○程傳云不能大者  
 亂常拂理之人也○李中正曰澤與火遇則相息為革  
 不遇則相違為睽象言異而所以成濟睽之功象  
 言同而異所以明用睽之理○其祖案持一說建立

一宗教必強人之同於己徒黨怨怒攻擊甚且釀成  
兵禍是皆不知君子以同而異之理南郭惠子問於  
呼此孔子之所以為大也初九悔亡喪息浪馬勿  
逐自復見惡人無咎虞翻曰坎為馬離為見○孔穎  
曰坎性就下故自復○其和案惡人指三所謂其  
天且射者莊子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郭注惡醜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程傳云當睽之時小人乖異  
之義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  
民者由弗絕也○郭雍曰居睽而說道存焉故悔亡  
喪馬睽也逐則不可合矣○晏斯盛曰避咎非免禍  
之謂克己審機之一端也○惠棟曰喪馬勿逐自復  
此商法也周監二代而因之故周禮凡獲待來識人  
柴誓馬牛其風勿敢越逐祇復之是委於朝待來識  
案火上澤下所以成睽中互坎離合睽之用存焉四  
睽

三三三  
撰坎三撰離水火交成既濟四應初曰遇元夫明火  
動而上者因四而下也三應上曰遇剛明澤動而下  
者因三而上也故初欲合睽必借三炎上之性使澤  
氣上騰坎水自降見惡人謂見三初四既睽得三之  
居間而咎可避此睽之時用也四體坎為馬不與初  
應故喪馬初守正不變四終能應初故勿逐自復矣  
九二遇主于巷無咎孔穎達曰主謂五○惠士奇曰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安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  
門同趣不期而遇○其和案二五之睽乃君臣父子  
夫婦之道屬兩雅云宮中巷謂之壺遇于巷明不在外  
求也二五各居上下體之中以火澤而睽以坎離而  
合故二无咎六三見輿曳反其牛掣引作齋云二  
而五悔亡六三見輿曳反其牛掣引作齋云二  
角仰也○爾雅角一其人天且劓反魚器无初有終融  
一仰俯皆踊齋

曰剝鑿其額曰天○虞翻曰坎為車為曳○張浚曰  
兌毀為天且劓○王樹相曰天馬本當作天鄭注王  
制云天猶斷絕也斷絕為天而鑿額亦謂象曰見輿曳  
之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故自見其輿曳牛掣○  
胡炳文曰三上之睽生於見○梁寅曰睽終必合遇  
上之剛有終也○姚配中曰輿曳必其牛不善角以  
正為善幫則不善矣任器者不勝也○其和案三處  
坎離之交在離欲上在坎欲下不安其位曳掣象水  
克火天且劓象上九離體為牛牛以駕輿牛掣則輿  
曳是上欲睽三也今借離火炎上之助使在下之澤  
與上九之剛相遇陰陽和而雨九四睽孤遇元夫交  
降矣此言三上之宜相應也  
孚厲无咎孔穎達曰元夫謂初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孚厲无咎九處於卦始故曰元象曰交孚无咎志行  
也程傳云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  
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張浚曰初在澤  
睽

三三三  
下四復五坎水澤之氣本自相通為遇元夫○朱軾  
曰不孚則疑疑斯睽矣故合睽之道莫如交孚○其  
初案交友之道以同德相孚稱曰元夫十年以長則  
兄事也欽其德而推之為鉅子焉志行水就就澤  
下行而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宗謂二厥象曰  
遇初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宗謂二厥象曰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胡炳文曰五以二為宗宗親之  
主主尊之也下當以分嚴上也○晏斯盛曰噬膚宗  
會之食情相敬也象所謂得中而應乎剛也○李道  
平曰噬膚餽禮也祭畢而食曰餽儀禮云佐食授舉  
各一膚鄭注云上使嗣子及兄弟餽其惠不過族親  
啖膚之事坊記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  
在睽時疑往而不合故明言往何咎厥宗噬膚則疏  
者親散者聚矣此宗法之所由立也詩云爾彼既將  
莫遠具慶○其和案鄭注家人六二云爾彼既將  
飪之象也此交亦體離互坎故言噬膚凡人當睽時

避而不見則愈際往則其情可通際爻一言  
見惡人三言遇再言往此亦合際之時用也  
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始鏡  
之壺京

馬鄭王肅程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子兌為口離為大腹坎酒在中壺之象也  
矢為弓也○吳汝綸曰說釋文一音始銳反  
日未仕者不敢稅人之稅鄭彼注謂遺於人  
案坎隱伏為鬼車亦坎象牛馬負重致遠今  
皆疑極所生幻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居炎極三處澤盛睽之極也○程傳云睽極則  
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  
有六三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也○  
雖有親黨多自猜疑妄生乖離常孤獨也○郭  
天下之睽始於疑疑者小人之道睽之成卦本  
女故上九極言其疑○曾國藩曰凡睽起於相  
疑

疑由於自矜明察○宋書升曰左氏述歸妹之  
辭云寇張之弧張極疑危之欲射我也說壺疑  
遂妄見於目此皆乖離之所致○其視案五行  
火診水聽之不聽是謂不謀厥罰恒寒時則有  
劉款以爲大雨三季及大雨雹霜殺草皆寒之  
上體離火下應三撰坎水近火診水也故有豕  
往遇雨則無雪嚴霜可知陰氣漸殺故吉三之  
告之本雨也昏媾也乃疑為豕為鬼為寇故明  
三三長下坎離

○劉晝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利也○利東北登山逆也豕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  
險而能止知矣哉孔穎達曰相時蹇利西南往得中

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  
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薛溫其曰諸卦指內為來外為往此往得中謂五  
也解蹇相循覆蹇卦則為解九二得中則其來  
復吉乃得中者也往者得中則其來復得中則  
內也○其視案西南東北承坤象為文利西南利  
朋而往也○不利東北為之役坎為朋而止也陽  
以交於陰也於是不利東北為之役坎為朋而止  
得朋則可以往是坎之中而濟九五之勞皆賴得  
中也能止而東成則險而止為蒙見險之時止則  
則能止而東成則險而止為蒙見險之時止則  
能止而東成則險而止為蒙見險之時止則  
來為義而豕又日往非止而進之謂也故父皆以  
以正邦於此見蹇之時用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  
以反身修德陸績曰水在山故曰反身○程傳云  
蹇

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  
皆反求諸己○呂大臨曰水行不得其地猶君子  
行不得於人反求諸己而已○語類云澤无水困故  
止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雖曲折多難然猶可  
行身故教以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反身修德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  
○趙汝楳曰宜待云者待時而往非終止不行○歸  
有光曰以往來為文蓋觀天下之變而審處之也  
張履祥曰六爻皆從有同心濟蹇之義二五在蹇中者  
也上四爻往而從之則蹇者可以為解蹇之時無所  
案諸爻之所云來皆據五為言也當蹇之時無所  
而不蹇獨來於五則得所安故曰見險而能止知矣  
哉五為卦主諸爻所當止者也詩云邦畿千里惟民  
遠來則其來也愈有名譽之美六二王臣蹇蹇匪躬  
之故故事引之曰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王弼曰居

應於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同志匡王  
室者也處蹇以此未見其九○韓愈曰蠱之上九不  
事王侯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所居之時不一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上居无用地致匪躬之節蹇  
二在王臣之位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  
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矣○胡瑗曰冒險而進  
非一身之故救天下之蹇也○蘇軾曰二五君臣之  
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蹇蹇而  
己君子不以爲不知者匪躬之故也○本義云不言  
吉凶者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亦無可尤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虞翻曰內謂二陰也○王弼曰進則入險來則得位  
爲下卦之主是內之所恃○程傳云反猶春秋之言  
歸○王宗傳曰內之○二陰所以能自立於蹇難之世  
者以三爲之捍蔽也春秋書季子來歸穀梁子曰其  
曰季子貴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此蹇九三之謂也○  
鄭杲曰坤象西南得朋今蹇象曰利西南五曰大蹇

易四

三

抱潤軒

朋來三曰內喜之蓋亦得朋之義初宜待二匪躬四  
之兼連三五上之志內從貴皆是陰爲陽所得也○  
其來案濟蹇之術亦多矣九三六四往蹇來連象曰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荀爽曰處正承陽故曰當位實  
○歸有光曰四處近君之位三五二陽非四其誰連  
之夫連桓公仲父之交者鮑子也連簡公子產之交  
者子皮也○朱軾曰六四以人事君之大臣也連者  
連三於五也○其來案象傳當位貞吉以正邦也指  
五而言四之來歸於五且連三以進者恃有濟蹇之  
大人當位故也若上无剛明之君則蹇不可濟矣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王弼曰獨  
之大者也○干寶曰在險之中而當五位故曰大蹇  
○蘇軾曰險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己獨安焉此必有  
以任天下之大難也是以正位不動使天下之濟難  
者朋來而取節焉謂之大人不亦宜乎○語類云九

五尊位而居蹇中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  
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趙汝楨曰朋諸爻也  
皆來宗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也○其來案五曰朋來  
則諸爻之使譽反連碩各當其○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  
時與位是爲濟蹇之大人  
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程傳云碩大也寬裕之稱○王宗傳曰利見豈惟上  
六而獨云爾者處一卦之外尤不可不知所從也若  
比上六獨後乎五不能无凶矣○梁寅曰上六高世  
之士以五在難亦來助之○其來案上六蕭然事外  
有碩大之美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固非忘世者志  
在下無復蹇矣故獨云吉上之來爲從  
五則諸爻之來亦指五又可知也  
三三坎下震上  
三三坎中震上

易四

三

抱潤軒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虞翻曰夙  
善譽曰无所往坎  
也有攸往震也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利西南往得眾也 其來案西南坤方此言乾元利往  
坎爲雷爲雨而成解也坤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其來  
爲眾往得眾即往得坤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 其來  
得中氣陽養於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其來案坎得  
陰爲解之本 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震而陽氣奮  
出故往有功由坎至震已逾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乎良故解不言不利東北  
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勅宅 解之時大矣哉 王弼曰  
通感散雷雨乃作雷雨之作則險厄者亨否結者散  
○孔穎達曰百果草木皆甲坼者甲坼者甲坼者散  
有無事求功故戒以無難宜靜亦有待敗乃救故戒  
以有難須速○橫渠易說云往而不返則生他變往



而不速將後於時○程傳云天地之功由解而成王  
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  
○胡炳文曰動乎險中為屯動而出乎險外為解屯  
象草穿地而未甲解則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孔穎達曰赦放免  
罪重則宥皆解緩之義○趙汝楙曰雷者初六无咎  
天之威雨者天之澤猶刑獄之有赦宥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薛溫其曰屯剛柔始交未  
解之剛柔已相際接動而出險故義无咎○蔡淵曰  
柔居解初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矣  
○其昶案初六失位疑若有咎者然解以二四兩剛  
成卦其所以為兩者二也不可以不承之也所以為  
剛柔交際之宜最為得之也承二應四於九二田獲  
三狐得黃矢貞吉虞翻曰田獵也坎為弓○朱震曰  
坎為狐黃坤之中色○汪烜曰坎

易四

无

抱潤軒

中多言田蓋取坤象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王弼  
田野而中實為有禽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王弼  
於險中知險之情以斯解物能獲隱伏也○楊萬里  
曰解一卦六爻去小人之象居五則召天下多難  
者誰乎人君亦何利於天下之難而樂近小人哉  
○王宗傳曰二為坎主所謂去害獲三狐蓋除惡務  
盡之意以其得制狐之黃矢故能如此○鄭杲曰三  
狐者應一陰比兩陰○其昶案二為成卦之象坤變  
為坎故有得黃矢之象得矢乃能獲狐也二四皆成  
卦之象四宜變二不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  
宜變故明言九二不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虞翻  
為寇○朱震曰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  
坎為輪故曰乘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  
誰咎也董仲舒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  
其患必至也○王弼曰處非其位履非其正乘二負  
四以容其身寇之來也自己所致○王逢曰非止速

三三

易四

无

抱潤軒

寇伐又起天下之戎○楊萬里曰市井負販之小人  
乘公卿大夫之路車此竊位僭位之甚者也○程傳  
云陰柔居下之上難解之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  
○邱富國曰小人情狀不一狐言其蠱惑隼言驚害  
負且乘言其僭竊○其昶案負謂挾厚貨也說文負  
持也从人守貝有所持也六三失正體坎互致寇  
矣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王肅曰拇手大指○象曰  
解而拇未當位也其昶案鄉射禮先立司正以監懈  
勝者皆襲說決拾鄭注決以象骨為之所以遂弦也  
體也著右臂指遂射講也以韋為之射二獲狐上射皆  
其非射時則謂之拾解多言射二獲狐上射皆  
勝者四位不當故射不勝解而拇即禮所云射皆  
也解其右臂指之決拾不用也射以禮所云射皆  
負分明皆不失禮朋至斯孚矣朋謂三稱及賓主人  
大夫眾賓相繼射者也是故賞六五君子維有解吉  
罰不明而能用眾者未之有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

易四

三

抱潤軒

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王弼曰居尊  
剛可以有解而獲吉矣小人雖闇猶知服之而无怨  
○本義云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  
必解而去之則吉也○鄭汝諧曰世之小人皆信上  
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則必改心易慮无  
觀幸之心矣○其昶案維即周禮九牧之維也大有  
馬建牧立監以維邦國疏云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  
牧使維持諸侯又一國立一監以監察一國上下相  
維此言五欲建牧立監維繫邦國必解去小人也  
也五動之正則三變坎險為巽伏故曰小人退也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馬融曰墉  
公用射隼反尹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馬融曰墉  
○九家云隼鷃鳥也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王  
日三不應上失位負乘處下體之上故曰高墉上六  
將解荒悖而除穢亂者也極而後動成而後舉故必

三三

易四

三

抱潤軒



獲之无不利○王宗傳曰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於  
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正而去不  
正獲之蓋无難者墉內外之限也○張履祥曰獲狐  
治森民也射隼清君側也皆收往之宜速者也故  
之用射不與焉○姚配中曰震諸侯故曰公離矢坎弓  
謂四也射三莫震主不自用而用上繫辭所謂待時而  
動也射三莫震主不自用而用上繫辭所謂待時而  
墉非隼所宜集者故射之

三三三兌下艮上  
中爻震坤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何所用可用二簋而享也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  
上行獨才曰此本泰卦乾之九三上損而有孚元吉  
升坤六損下益上陽德上行

无咎可貞利有攸往王弼曰為損而可以獲吉其唯  
等事由於有孚○其昶案有孚者陰陽之志相感而  
孚也故初得四應曰尚合志二得五應曰中以爲志  
上得三應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言當損  
日大得志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言當損  
時則至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虞翻曰  
薄无害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虞翻曰  
坤爲虛○呂大臨曰損之道不可以爲正當損之時  
故曰可貞時損則損益之道不可以爲正當損之時  
故損益皆利有攸往○耿南仲曰益當其時無往不  
益損下則與上俱損○熊復輔曰莫吉於泰而益  
上則損莫凶於否而損上則益○蔡清曰剝民奉君  
之義祇可用之卦名其損卦則言損所當損不專指  
中也○呂柟曰二簋用享即損而有孚也蓋事神以  
孚則取法不違於禮不悖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應

有時者其會子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之意乎○沈起  
元曰否泰仰乾坤之合體六子既生於乾坤則六子  
之合體自有乾坤合體之變象○王又樸曰孚者實  
也曰實益虛則虛者皆實是曰夫欲生於不能實其  
故曰足生於不知禮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  
知足生於不知禮二簋用享禮如是不敢過也  
室者寡矣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程傳云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俞琰曰山  
下有澤則澤寇山而山塞澤爲損之象揚子雲言山  
殺瘦澤增高是已○胡遠濬曰山日受澤之衝塌山  
漸頹澤漸塞損之象也君子惟忿與欲宜懲之窒之  
故一以體澤之塞初九已事遄反市專往无咎酌損之  
虞翻曰遄速也○姚配中曰說文作曰云遄往來數  
事也易曰事遄往○姚配中曰說文作曰云遄往來數  
象曰已事遄往尙合志也職當給衣食以奉上帝

○王安石曰六四能納己者也故曰合志○本義云  
尙上通○王宗傳曰初所謂出粟米麻絲以事其上  
者宜速往免私咎○沈夢蘭曰以力役言孟子云公事  
畢然後敢治私事遄往之義也如是則无咎矣酌損  
之如公田九一公甸三曰皆是○其昶案孟子言往  
役无咎也往見不義也初爲士庶義當往役故以事  
其宜酌損者又曰酌損者不可損乎局之道必先酌  
享即酌損之義也傳云上合志者下存過往之志則  
始故發此義上存酌損之志則无竭澤之患初爲事  
而欲其過此義上存酌損之志則无竭澤之患初爲事  
云言不與其往豈可得乎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乃所以益其所守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孔穎  
二所以能居而守貞由以中爲志故損益得其節適  
○程傳云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世有雖无邪  
也○蘇軾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項安世曰

損以有過不及故損一益一以求中也若九二六五  
則既中矣五非不足二非有餘一者外者或不知損己為  
○李光地曰初不言過往則在事者或以不知損己為  
所當慎○其和案二五本中也而日中損德之脩也  
為天下立法抑太過咸使就中所謂損德之脩也  
其義大矣故利而貞又日損其德也  
則無以孚五剛中弗變是弗損也卦義損下體益上  
謂損己益謂益上在上體損謂損下益謂益己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上三來  
謂乾三陽此亦謂乾也六子之卦象日一人行三則  
皆以一陰時日陽施受則損一人行三則  
疑也○楊時曰陽施受則損一人行三則  
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一人行三則  
日乾三獨損而為兌三人損一也兌之道著○王申子

而應上九一人得友也一交而良兌男女之體成  
天地生九之道著大傳因之明致一之理○胡遠濟  
日三人損一乾坤交而成兌也故日天地精細陰陽相  
得友兌三應艮上而成損也故日男女構精陰陽相  
當則相引疑者本交之象三應上也皆致一也三則  
變兌也一人行本交之象三應上也皆致一也三則  
疑者言兌之不可復為乾也化乾則六四損其疾使  
與艮兩陽相疑非陰陽致一之義  
道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損其疾也○楊時曰陰陽失其平則為疾為損而柔  
於損其疾亦可喜也○其和案損者剛之損而柔  
無可損於自欲其疾愈愈欲其損者剛之損而柔  
害莫大於此欲其疾愈愈欲其損者剛之損而柔  
初盡職四達害皆貴速各居下體之初故六五  
皆日盡職四達害皆貴速各居下體之初故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十○虞翻曰離為龜坤數

雙貝日朋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也楊時曰柔得尊  
則謙受益時乃天道且郭雍曰益之至乎况於人而  
平宜其益之者至矣○郭雍曰益之至乎况於人而  
已雖元龜從靈弗能違此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  
則從龜從筮從卜從三從五從六從七從八從九  
元吉自中者福之也○其和案損其道元吉乃居  
來自論損益得中而義其辭曰或益之故兩卦於  
五各論損益得中而義其辭曰或益之故兩卦於  
為益在損以損所當損為益皆曰或益之故兩卦於  
一也夫損益以損所當損為益皆曰或益之故兩卦於  
之德言則虛中謙受是損於中者不能去其言如  
國奢則示之儉即元龜亦弗克違十朋之龜皆云  
非特人病其損益各因乎時不可執以為常也故皆云  
或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

日弗損益之大得志也游酢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  
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也○郭雍曰无家謂三之致  
世曰得六三之臣損其家而來輔於國此上之項安  
安坐而大得志也三以得奉上為友於國此上之項安  
吳澄曰三獨陰居下專意奉上國爾忘家故曰得臣  
无家○夏宗淵曰此及二爻志字皆指弗損益之者  
蓋君在上則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任而終不肯枉己以  
人在上則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任而終不肯枉己以  
使然也○朱兆熊曰猶一家而必不忍割民以富國志  
而損下而受一而藉莫善於民財公旬三曰勿損民力  
莫於下而受一而藉莫善於民財公旬三曰勿損民力  
至於坤為臣有得象○其和案當損時上為臣  
受之臣何損如之豈有損下為益哉是故无咎貞吉  
由弗損下也利有攸往皆謂往與三應不可變也初  
合應交二征凶則謂變之他卦

三三 震下巽上 中爻坤艮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鄭康成曰君以益下為德故

往利涉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

大光 蜀才曰此本否卦乾下之初 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 張英曰損二五皆不得正 益利涉大川木道乃

行 蘇軾曰涉川者用木之道震巽皆木雷厲而風行

天道大光萬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物亨通時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

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虞翻曰乾下之坤萬物出震

之道志在惠下故取謂之損與下謂之益 孔穎

達曰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亦損上益下義也

其施化之益无方所 陸贄曰上約己而裕於人

人必悅而奉上豈不謂之益乎 范仲淹曰益上曰損

損上曰益者何也 益上則損下損下則傷其本也

德則益下生故重木道也 屈大均曰木以生為

其昶案未濟六三征凶利涉大川 義云行者道也

日進无疆天地生化之益既利往又利涉川水陸大通

道與時偕行大哉聖人其不局於故乎 象曰風雷

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孟喜曰雷以動之風

王弼曰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胡炳文曰風與雷自

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益寡決於改過則善

當益純是遷改又自有相善之功也 李光地曰雷

發動其陽氣故有遷善之義風消散其陰氣故有改

過之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侯果曰震象曰元

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虞翻曰大作謂耕播耨之利

時不奪時則元吉无咎 陸希聲曰此厚勞於下

民不奪時則元吉无咎 陸希聲曰此厚勞於下

功不奪時則元吉无咎 陸希聲曰此厚勞於下

維耦用者謂日上用之在下民也 敦本勸農周室之基

得位利用其大案卦本否也 自初四互遷為益而初王

事敦我敦亦厚也 周語民之大事在農 六二或益

不可益以他事也 周語民之大事在農 六二或益

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虞翻曰

主豐亨帝象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乾鑿度云益

下施萬物皆益 王之法天地施政教天下被陽德用

地之通也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

震而齊巽者也 六二居益之中當位而應於巽享帝

之其美在此時也 張惠言曰二為祈穀之祭左傳啟

故曰其昶案周之先祖世勤稼穡益以興地利莫大於此

享帝初歲風雨和順天不維耦地不愛寶是地生也

災流於水境或迫於戎則四有遷國之益焉 又不幸而地

虛與時偕行 凡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

公用圭 蔡淵曰在一卦之中故三四皆曰中 其昶

諸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待凶荒臣曰周官以委積

或池其政或去其征皆損上之取以恤凶荒下之凶荒

使人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徵守以恤凶荒 鄭注王

日如水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徵守以恤凶荒 鄭注王

日如水徵諸侯憂凶荒則授之以徵守以恤凶荒 鄭注王

之時也夫拯災救患必有愛民之誠意既有其孚又當酌乎損益之宜適得均平无偏枯之病則惠澤普矣○其昶案三多凶其柔危則六三尤凶也在益言益故有損用凶事之象傳云固者即賈誼所謂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杜子春注周禮珍圭云珍亦為鎮凶荒則民有遠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此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鄭固曰坤為國○朱軾曰內坤變為五坤遷國象○其昶案復益夫皆利有攸往其爻皆曰中行鄭注復四而度中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徐幾曰初四為往來而國有不便于民則視民利用遷○李道平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二曰詢國遷以禮輔志而弊謀即此爻義也○張惠言曰二享帝吉禮之大者三用圭凶禮之大者四遷邦軍禮之大者中行告公資禮之大者故吉凶軍資之禮具於益焉○許桂林曰上之益下其益无方者不可見也見於

三三 易四 抱潤軒  
大凶大裁大札之事甚則有遷國之事此皆資臣工以達於民者故在三四爻○其昶案五為卦主所謂國五之國也當否之時以初遷四九五乃得所承而撰為艮坤以止於國邑是轉否為益之道也此論成卦之象初利用陽四利用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陰故初四皆不可復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龍仁夫曰上惠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程傳云五剛陽中正居尊位益何所不利陽實在中有孚之象○李舜臣曰舉斯加彼使皆遂所欲初不問其人象○蔡淵曰惠順也 有孚惠我德錫汝保極也○梁寅曰九五不言益而為益至誠以順民心之施地生其益无方也○姚鼐曰中之也○其昶案九五中不不變而動者不必盡人問人者不問其所欲問者加私惠於人冀其知感非大

同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虞翻曰上體益也○孔穎達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程傳云利者眾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履聖賢之深戒也○沈該曰以剛處極居亢乘尊已盈也人道惡盈眾忿所歸蓋風雷相資極則相薄而為災○王應麟曰或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與益喟然曰莫益之偏辭也○胡一桂曰恆三亦異體亦有不恆其德是也○王又樸曰安而後動易而後語定而後求者恆也○其昶案上下皆益謂之全一益一損謂之偏偏於求益而不顧人之損非可恆之道也暫時得益及其終也人莫之益且擊之矣是故兩利為利兩益為益莫益之偏辭也由其立心无恆之所致異為近利知

三三 易四 抱潤軒  
己而不知有人能行於暫而不能行於久也或擊之自外來者外謂卦外損益反對損極必益益極必損也淮南子云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損益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此及說苑所載孔子答子夏之問皆從兩卦反覆相循為說

易四終

下經二

周易費氏學五

三三乾下兌上  
中爻重乾

夫古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

反語類云兌為豕曰夬決也剛決柔也鄭康成曰

小人謂健而說決而和郭雍曰有乾之健故能揚于

王庭柔乘五剛也其視案兌口為號令書契五王位

必決斷書契在王庭之上宣揚決斷之力尤大故夬

魏使萬民觀之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其視案書契

號為用所以防民之姦偽也而姦偽即伏於中柔乘

五剛即有其象故須常懷危厲必決去一陰而全體

光明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王弼曰以剛斷

力取勝物所同疾○孔穎達曰專用威猛即是決利

而不和其道窮矣○其視案不教而誅謂之虐利

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漢志云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

朝廷其用最大也○虞翻曰陽息陰消君子道長故

利有攸往乾體大成○李翱曰自古小人在上最為

難去蓋得位得權而勢不能搖奪夫一陰在上五陽

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乃爻辭俱險而肆蓋一小

人猶在上故絳曰剛長乃終也○王安曰上六乘

九五之剛眾陽比五親決五為一王位故曰上六乘

常懷危厲○吳日慎曰復利有攸往如平地之一簣

故喜其進而曰剛長也夬利有攸往如九仞之向虧

一簣故恐其止而曰剛長之外朝也小司寇掌之為詢萬

民之所當夬之時事在必行先揚於王庭而告誠之

孚號有厲如書云率籲眾威出矢言也在國者揚于

王庭矣猶恐偏隅鄉曲不盡知也又自其邑而偏告

之有不率俾者非事有不便即意有未喻也威劫而

行之是嘑百姓而從己之欲故不利即象曰澤上於

戎也如此則上下一心利有攸往矣

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陸績曰水氣上天

○其視案澤氣上騰其及下與否亦視其決不決爾

今不究而不上於天有屯膏之象故曰居德則忌居

者稽留而不決也德謂德惠即指施祿忌說文云憎

怨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刑印不與項羽所以失天

下之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

也王弼曰居健之初為決之始宜審其策以行其事

也往而不勝宜其咎也不勝之理在往前也○歐陽

修曰聖人之用剛常深戒於其初○蘇軾曰大壯之

長則為夬故夬初與大壯初無異○本義云居下任

壯不勝宜矣○王宗傳曰壯于前趾先取而動之象

○毛璞曰往不勝為咎者遠慮也所以戒其往也

九二惕號莫敢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

道也橫渠易說云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

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戎亦可勿恤矣○其

視案揚號告自邑也一陰居兌上兌為日入莫夜之

象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有備无患何恤於戎九三壯

于頰音求鄭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

咎荀爽曰一爻獨上與陰相應象曰君子夬夬終无

咎故遇雨○翟玄曰頰頰間骨象曰君子夬夬終无

咎也陸希聲曰當君子之世獨應小人外有沾汚之

而見於外九三體乾之上剛亢外見夬夬者必乎夬

之辭應乎上六疑於汚也君子所為眾人不知者濡

則有愠之者矣和而不同有夫夫之志焉何咎之有  
○沈該曰在夫而善處嫌疑之地者也有凶非必凶  
也戒也○本義云温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其昶  
案九三壯頰之戒以體乾互乾也其重剛不可變故  
曰君子謂陽九四聲反徒敦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  
君子謂陽九四聲反徒敦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  
聞言不信虞翻曰兌為羊四之正得位承五故悔亡  
願上卦下為巽○鄭剛中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  
曰噬嗑剝言膚皆陰爻  
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新序云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  
乎易曰臂无膚其行趨超此之謂也○王肅曰趨超  
行止之礙也○李鼎祚曰四為臂當陰柔今反剛陽  
故曰臂无膚○趙彥肅曰夫之四說上六而不決姤  
安行則不進○本義云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  
位三望初六而不去同體故也○其昶案四雖剛而  
位不當次且其行趨超困莫能興也夫不利即戎況四  
居兌之柔體者乎若能自屈服化陰承五則可以決  
上六之陰而悔亡矣左傳鄭伯內祖牽羊以逆注云  
示服為臣僕是牽羊者古諸侯屈服行成有此禮也  
故以告四兌口為言四化則坎聽離明矣問言不信  
聽不明者惜四之次且九五竟胡練陸夫夫中行无  
不化坎離之象不成也  
咎朱震曰兌為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橫渠易說  
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本義云竟陸  
感陰氣之多者五為夫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竟陸  
然○項安世曰當夫者上六也三應之五比之嫌其  
不能夫也故皆以夫夫明之比於陰而能自夫以保  
其中故可免咎○鄭汝諧曰本草云竟陸一名商陸  
根至蔓雖盡取之而旁根復生小人之類難絕如此  
○胡炳文曰夫三月卦竟始生之時姤五月卦瓜始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家為  
陰所揜故中未光剛長至上決陰使盡則所謂其危

三三

易五

三

抱潤軒

乃光者也○其昶案乾鑿度云斷制除害全物為務  
是以夫之九五言決小人蓋中光則纖翳不存中未  
光故竟陸生焉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  
路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中行无咎行即利也利有  
攸往也行之而光發九達之遠萬人所用自  
无竟陸之感所謂斷制除害全物為務也  
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鄭杲曰號承  
號即无孚也有孚則陰能從陽而剛長乃終矣○其  
昶案有書契號令而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若王庭  
之號令不信於天下是无號也无號未有不亡者幽  
王舉烽火而諸侯不至其明徵矣此亦為九五之未  
戒也  
三三 巽下乾上  
中爻重乾  
姤 反 古豆 女壯勿用取女 其昶案巽長女稱壯初六失  
正故勿用取女與蒙三同陽  
始生即得正陰始生即失正故陰陽 象曰姤遇也柔  
有淑慝之分而聖人有扶抑之教 趙善譽曰陽至四而  
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後謂之大壯陰始一  
是戒以下法是法○其昶案與長猶言助之使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  
時義大矣哉 司馬光曰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之成  
治生於亂乎姤次夫明亂生於治乎陰始遇陽履霜  
之謹其在於此乎○蘇軾曰九二亡而後為遷始无臣  
也九五亡而後為剝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  
臣君子之欲為無所不為而不可故曰天下大行○李元  
量曰夫一陰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  
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  
一月日葵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李舜臣曰  
一陰之生是為五月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

三三

易五

四

抱潤軒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虞翻曰隕落也巽為杞乾  
大而蔭○蘇軾曰金柅包杞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皆九二也豕魚瓜皆初六也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子夏傳云瓜陰實蔓生象陰  
長消陽天之命也有以勝之志也君子不以命  
廢志○游酢曰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柔脆用賢  
得民之象○李綱曰柔生於下如將蔓之瓜以杞包  
之使所得附則柔道牽而不長下三陽體象乾以  
者五也○錢一本曰九五中正合下三陽體象乾以  
為包一柔在初遂成五中之章○孫奇逢曰含章中  
正志與天命相周旋也○王夫之曰九五以含章  
為志不委之於命而必欲護之以止潰亂乃大人立  
命之德惟剛健中正足以當之而天矣○葉酉曰  
夬之上為姤之初所謂有隕自天也○其親案瓜柔  
象焉天地相遇品物咸章瓜亦品物之一也坤三含

易五

七

抱潤軒

章可貞本爻變而之正此云含章有隕自天本爻中  
正不變而初變故云有隕自天五上為天隕者初也  
蓋陽極陰生自天而降是之謂命扶之植之俾成也  
物之章則志也志不舍命者命所至志即赴之不徒  
委於上也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案角者偏隅之區二五為中正相遇初上皆角也陰  
陽之氣每至角而變陽窮於西南之角而遇陰陰窮  
於東北之角而遇陽覆夫之上為姤之初陰陽各居  
其一角而相遇他爻不言姤而上獨曰姤其角者明  
上與初非不遇特其角焉耳難遇  
而陽已窮故吝時義當然故无咎  
坤下兌上  
中交艮巽  
萃在季反萃下馬鄭  
陸虞竝无亨字  
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  
大牲吉利有攸往鄭康成曰大牲牛也言大人有嘉  
會時可幹事必殺牛而盟盟則可

以往○虞翻 象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日坤為牛 張浚曰順以說得民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陸績曰王  
也剛中而應得賢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五廟上也  
王親奉上矣○許桂林曰凡稱王者皆謂商王此文  
王愛君之至隨在有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  
陳善閉邪之意者也在 張惠言曰周官時會以發四  
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方之禁鄭注諸侯有不順服  
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發禁命事焉觀禮注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是  
會同有盟也經先言假廟見大人會同者不協而盟是  
象又言除戎器戒不虞則此為時會發禁審矣觀其  
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陽不並觀其所聚而  
興衰之端可見也○王弼曰情同乃聚氣合乃羣○  
程傳云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

易五

八

抱潤軒

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然聚不以正  
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棼入安得亨乎故利貞○王  
宗傳曰觀坤兌順說而知上下之萃觀二五之相應  
而知君臣之萃觀致孝以享廟而知人之萃○趙汝棣曰聚必  
命之主不可不順而又知天人之萃○趙汝棣曰聚必  
有主天下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雷  
思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然後  
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此謂天子之孝○胡炳文  
曰咸之情通恒之情久萃之情一○其視案萃與比  
不同比為開創一統之規萃則由渙而求聚其聚不  
易殆王者中與時乎爻多亂嗟涕洟之象以此也人  
情念舊而喜合惟天亦然董子曰自非大无道之主  
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說苑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兵不  
可玩玩則无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易曰君子以除

戎器戒不虞。陸績曰：除猶修治也。○王弼曰：聚而  
頂安世曰：水火以氣言，坎離主之，山澤以形言，良兌  
主之，水之氣可在地上，水之形不可在地上，必置防  
以聚之。○王申子曰：澤上有地，臨則聚，澤者地岸也。  
澤上於地，萃則聚，澤者隄防也，以隄防聚，澤則有潰  
決之憂，故君子觀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  
此象為治世之防。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  
握為笑，勿恤，往无咎。鄭康成曰：握讀夫三為屋之屋  
氏作握案釋言，握具也，與屋同訓，坤為眾，象曰：乃亂  
人三亦為眾，本義云：眾以笑為笑，即本康成象曰：乃亂  
乃萃，其志亂也。俞珍曰：四五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因  
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又注匠人云：三夫為屋，屋具  
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戰國策  
云：堯无三夫之封，三夫為一屋也。一屋謂坤三爻。○  
其祖案初者，事之始，有孚不終，溯其始也。惟其孚不

終而志亂，然後有待於萃，故曰：乃亂乃萃。若號承有  
孚，而志亂，即孚之發於外者也。當眾人志亂之時，初  
獨號召求萃，以為志不可亂，宜為同井之所笑也。老  
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可亂足，以為道故，勿恤也。失  
位為悔，義當應。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略反  
四故往无咎。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羊略反  
禴，春祭名。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王弼曰：禴，四時祭  
祭名。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居聚之  
時，處於中正而行，以忠信可以省薄薦於鬼神也。居聚之  
橫渠易說云：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幽明之際。○  
趙彥肅曰：孚者，二五交也。○馮椅曰：下卦中爻多引  
其類，如泰小畜是也。本爻與五正應，引初六三以  
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汪烜曰：二柔順，中三利  
貞陰之閒，能引其羣，以萃於五，所謂利見大人，亨利  
之者，也。中未承初之志，亂而言。○彭申甫曰：嘉會  
和案，禴字通。王制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禘，秋曰  
禘，冬曰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禴，夏曰禘，秋曰禘，冬曰祭。

易五

九

抱潤軒

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文王六三萃如，嗟如，无攸  
作，易用，殷禮中未變不化也。○李簡曰：三至五  
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李簡曰：三至五  
无咎者，以四五巽而可入也。○吳澄曰：三雖无應，而  
比近九，四之陽成巽體，故曰：上巽。○其祖案：六爻唯  
三上无應，又俱值窮位，一嗟一吝，求萃不得，故无  
攸利。然天命不可不順，四五為萃之主，合諸侯而發  
禁命事三，若比四以萃，五雖位不當，小吝然當萃，九  
時不能自外於會，同之盟，故三與初皆曰：往无咎。九  
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房玄齡曰：大  
瘁始終，无玷，可免專民之咎。○程傳云：上比九五，下  
比羣陰，得上下之聚，然以陽居陰，非正也。故必大吉  
然後无咎。○蘇軾曰：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權，非大吉  
則有咎矣。○胡炳文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  
有大位也。○葉酉曰：言无咎，以其宜於有咎，而无之也。  
與大壯六五位不當，同彼宜於有悔，此宜於有咎也。

易五

十

抱潤軒

○彭申甫曰：四以陽剛而近於五，乃周召分陝之九  
任共和為政之時，其萃也。上下一心，君臣同德。九  
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沈該曰：以中正當位，居尊是以无咎。體長人之  
位，而猶有未孚，是則民終歸之。○王申子曰：五有運  
日爻，許其既孚，以後傳推其匪孚，以前。○姚配中曰：  
乾元得位，不化，故元永貞，悔亡，感應之效，唯君最速。  
○其祖案：九五位號猶存，人心思聚，有位故可萃。志  
未光，故尚有匪孚者，而待於萃。四五同德，萃於上，乃  
能萃天下之眾，不以卦有二陽而疑也。疑則不能萃。  
矣。諸卦九五不言有位，此獨言者，明其位五所固上  
有諸爻皆當來萃也。萃其所固，有故六爻皆无咎。上  
六齋反。○吝，涕洟，无咎。鄭康成曰：齋，咨嗟之辭。象  
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王弼曰：內无應，援處上，獨立

深不敢自安故得无咎○唐鶴徵曰比上險終絕无  
求比之意故凶萃上說體實而凶萃之心故无咎○  
方應祥曰比上以比之最後而凶萃之亦以萃之最  
後而有未安其憂懼若此正所謂孤臣孽子也○黃  
道耀曰上乃不得於君親者齋各涕洟極言怨艾求  
萃之情○其飛案上六得位而不敢安乘剛故也惟  
其未安是

三三 巽下坤上  
中兌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鄭康成曰升上也木  
謂之升升進益之象矣○代淵曰尊爻无大人故曰  
用見○徐幾曰大人二也五當應二也用見九二剛  
中之臣以升於德○林栗曰巽東南南坤 豕曰柔以時  
西南自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 豕曰柔以時  
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虞翻曰柔謂坤五也  
升謂二○其飛案柔

升 易五

者地也陰也升者木也陽也地以時升木柔以時而  
升陽也剛中而應則升矣巽坤南方維卦於時為夏  
董子言陽長居大夏而以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生有長養為事是其義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案凡升皆以漸王道尤无近 南征吉志行也 乾鑿度  
功勿恤者勿憂進益之不速 南征吉志行也 云升者  
十二月之卦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徐幹  
曰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於微故君子修德始乎  
升升終平始背創平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  
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張浚曰木  
在地中其本既盛二陽之氣並進上達莫之禦矣自  
巽而離自離而坤柔道正位於離而成物於坤曰時  
以生○沈該曰巽在下木道方生坤在上地物於坤曰時  
也木之升由於陽道之升由大人○李舜臣曰元亨  
與巽鼎大有同皆主九二陽剛有應於上而言也○  
吳汝綸曰升謂陽升也太玄擬之為上為干上首云  
陽氣育物於下物咸射地而登平上首云陽氣扶

抱潤軒

升 易五

物而鑽乎堅鈴然有穿皆主陽為說二陽上進故曰  
元亨春秋繁露云陽氣始出東北而南行就其位也  
轉西而北入藏其休也陽以北方為休 象曰地中生  
南方為位殆古易家說故曰南征吉 象曰地中生  
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先修習道德積其微  
小以至高大○孔穎達曰地中生木始於毫末終至  
合抱君子象之以順行其德積小善以成大名○程  
傳云萬物之進皆以順道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  
皆由積累而至○郭雍曰地中生木人莫見其升之  
不長便將枯瘁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初六允  
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趙彥肅曰與上三  
日允升者為上所信而升也晉三之允在下三陰升  
初之允在上三陰故彼傳曰志上行而此曰上合志  
○其飛案此爻之象鄉官書考之法也蓋五家為比  
下士一人為之長有以禁其奇妄之心而敬敏任恤  
則閭閻書之孝悌睦嫻有學則族師書之德行道藝  
則黨正書之州長又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  
惡而戒之夫然後解大夫于三年大比而賓興以其  
教之有術而升之有漸所謂上合志者自閭閻以至  
鄉大夫同心以興賢則其升也允矣言當乎人心也  
文王繫易但有允升大吉四言耳周公乃始本其意  
而立為法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  
制如此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  
喜也 陸希聲曰升萃反對萃六二以盡誠於五升  
九二以推誠於五故皆利用禴○張浚曰事君猶事  
神事天舍誠不能格也五順二巽中道默通曰孚  
志得道行互兌為有喜○其飛案德馨香祀登聞于  
天亦升之義也二五相孚二受福為有喜五則有慶  
以及 九三升虛邑 尚爽曰坤稱邑 象曰升虛邑无  
所疑也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詢問而觀察之以時書

抱潤軒

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鄭注任吏職  
疏云任吏職謂使爲比長閭胥族師之類九三升虛  
邑是使爲比長閭胥也既詢問觀察而六四王用亨  
許兩于岐山吉无咎馬融曰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反事也阮逸曰易著人事皆主商周帝乙高宗箕子商  
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吉无咎者有順德也以柔居坤  
順之至也○黎遂球曰禮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爻之  
繫以論與亨也升之義也○朱軾曰六四之升以  
順也○許桂林曰隨曰王用亨于西主祭而百神享  
岐山第卽所守土地以言本朝典禮岐封之外非所  
敢聞所謂小心翼翼也○其昶案此亦述王季九命  
爲伯之事德與位俱升也詩旱麓序云周之先祖  
修后稷公劉之業至大王王季申之以百福千祿焉  
其第二章曰瑟彼玉瓊毛傳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  
三三 易五 抱潤軒  
鄭箋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王  
用享者王謂殷王也五以四有順德而使之主祭所  
以吉无咎也皇矣頌王季之德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荀爽曰陰正居中爲陽作階○  
者使物皆階己而升志宜大獲也○李元量曰升階  
中順德格於上下剛賢應之德進不已用得志於四  
海坤土爲階自下而上曰升○程迥曰下應剛德之  
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其  
昶案貞吉者久而獲吉積小以高大之謂用見大人  
南征吉志行也二之志行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五之所以大得志也 朱震曰坤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其昶案升元亨  
爲冥晦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至五上而升道  
困冥升在上消而不富死之象也詩云文王在上於

昭于天是文王之冥升也明夷者天下之冥也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不  
其生也冥升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不  
德之純其生也不息則死亦不息子曰朝聞道夕  
可矣知死通死生爲一貫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  
生焉知死通死生爲一貫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  
三三 中爻離巽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沈該曰下坎爲心上  
窮 象曰困剛揜於檢也 鄭康成曰坎月離日兌爲  
口則 象曰困剛揜於檢也 鄭康成曰坎月離日兌爲  
窮之明猶君子處亂世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  
荀爽曰謂二五爲陰所揜也○其昶案坎陽既陷於  
陰又居巽離兌三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龍仁夫  
之下故獨爲剛揜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龍仁夫  
良止其所之而不揜不 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  
作泰然不失其常處 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  
三三 易五 抱潤軒  
剛中也有言不信向口乃窮也 說苑孔子曰居不幽  
智不廣夫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  
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  
不信聖人所與之難言也○孔穎達曰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則  
自通者小人也○項安世曰特實貞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則  
不改其操○項安世曰特實貞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則  
固元剛以勝天下之變即大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師  
貞於法律故稱天下之變即大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師  
曰安貧守困君子所不能辨論是非陳說冤抑或忠  
愛所激發爲讒言則君子有罪不免焉不知言之无益  
也○有指爲怨謗而文致其罪者矣惟危行言遜足  
以容其庶幾乎○其昶案不失其所而後能亨能貞  
困而亨君子也若夫貞幹天下非有位之大人不能  
亨貞分屬大人君子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  
故曰困德之辨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  
志徐幹曰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  
命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易曰君子







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李公晦謂明雖困  
於人而幽可感於神○其昶案五以剛揜而困故志  
未得居說體而不變其剛中之德上不怨天下不尤  
人也詩云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上六困于葛藟  
碩膚赤鳥几几可謂乃徐有說者也  
力軌于斃五結 旄反五骨 曰動悔有悔征吉 孔穎達曰  
不安之辭○鄭汝諸曰所應在三以柔附己而牽之  
葛藟也○所比者五以剛載己而難安斃旄也○其昶  
案上悔以事言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  
下悔以心言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  
句行也 王弼曰居困之極而乘於剛下无其應行則  
謀通曰者思謀之辭也○陸希聲曰行而獲吉故曰  
變乃通也○鄭剛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也有不可  
能處困宜變剛也困之時尚口乃窮而自訟則吉曰  
三三 巽下坎上 易五 抱潤軒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汔  
繡音 井贏其瓶凶 鄭康成曰坎水也巽木枯椽也互  
口也枯椽引瓶入泉口汲水而出井之象也井以汲  
虞翻曰汔幾也體兌政教養天下惠澤无窮也○  
陽通泉之象○王夫之曰六四柔順不阻陽之往來石  
成九區田之象○域也其中一點穴地以達泉也三代  
封建沿革不一人民登耗不常故互相推移而改邑  
若井以分田制稅溝洫遂路墜塚視以爲經界之準  
居无所改經界既正此井无所喪彼井无可混得與  
居中之井爲標準也○王念孫曰廣雅云喬出也與

繡通王注已來至而未出井也出字正釋繡字○吳  
汝綸曰羸鄭讀羸是也太玄瓶藥于繡正用此文說  
文傳相敗也子雲酒箴爲賞所輻皆通借字○姚永  
樸曰井井乃重文形況字言往者來者皆井井然荀  
子曰井井今豕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其昶案兩雪消化之水滲入土石積聚則成泉源由  
地開孔以通泉謂之井此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說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邱富國曰改邑三句言  
井之事汔至二汔至亦未繡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凶也 孔穎達曰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由以剛居  
成○張浚曰在困坎之一潛於下澤不及用則井功未  
功動而升於上德及天下○郭雍曰井以靜爲德動爲  
非井之義也○李中正曰自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  
爭端八家爲井開四道而通八宅鑿井於中歷唐虞  
夏商以迄於周邑隨時有改而八家爲井之制則一  
定而不易○徐總幹曰文王作易該三代制度如比  
五見女巫之制既濟言婦喪其弟見古者婦人出  
男巫言殺牛禴祭見祭祀有大小之禮井言改邑不  
之禮言殺牛禴祭見祭祀有大小之禮井言改邑不  
法此皆用三代制度爲象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  
以勞力報 民勸相 息亮反虞翻曰相助也○李心傳  
相扶持也○吳如愚曰君子觀井田設即相友相助  
法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  
不取惰○其昶案莊子云漢陰丈人爲圃畦鑿隧入  
井抱甕出灌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  
日浸百畦之象井之用也枯椽運轉不已亦有勞相之  
義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故曰泥○俞樾曰國語

動悔有悔自訟之辭也困以寡怨皆自訟之  
效故吉也傳復推言其吉在改行不在徒言  
三三 巽下坎上 易五 抱潤軒

云登川禽是禽  
之名通乎水族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  
舊井无禽時舍  
也王弼曰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沈滯穢是久井不  
也見泥治者也○鄭汝諸曰輕情陽也為泉重濁陰  
也為泥○趙汝棧曰古者鳥獸魚通曰禽井有  
氣而禽生焉井泥則不食雖生亦無之○毛奇輪  
曰新泉可食舊水不可食古禮物亦立秋浚井改其  
南子云八方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其  
案時舍謂上无風至浚井取新泉四時皆服之○其  
井水清則汲飲水濁則畜禽皆井之用二有鮒三可  
无初兩九二井谷射鮒付音囊微漏至小囊停水器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程傳云陽剛之才本可以養  
濟用之功○王引之曰谷即壑而上无應援是以无  
云射魚指天淮南子曰天子親往射魚說苑云魚固  
人之所射是古有射魚之法○其親往射魚說苑云魚固  
應於上象射魚於井谷而无囊以承之也井居其所  
井

易五

九

抱潤軒

而遷无與則九三井渫反息列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  
不能遷而與則九三井渫反息列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  
王明並受其福荀爽曰渫去穢濁情潔之意○鄭康  
通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朱震曰往求王明受福也  
借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朱震曰往求王明受福也  
史記云人君无愚知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  
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  
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其所謂賢者不賢也易  
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符曰人君足福哉○京房曰言我道可汲而用也○王  
曰王明並受其福○王弼曰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  
為我心惻為猶使也○張璠曰修己全潔而不見用故  
也○王宗傳曰用汲受福此例者之辭○項安世曰  
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為離願其為離不願其為坎也  
也○許桂林曰賢如箕子膠鬲而置之閒散王當用之  
也○其親案九三有與而不食者應不在五也三能

守正不變乃與五同功六四井甃反側舊无咎子夏傳  
為離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井甃反側舊无咎子夏傳  
治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孔穎達曰以輒壘井修  
也○蘇軾曰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擾故治而正之  
井壞則水渾故甃而修之法亂則民擾故治而正之  
陽為泉三陰為井所以為井也井者泉之所寄也故三  
故无咎○來知德曰甃井以禦惡而潔井也待是而潔  
能修治臣職則可因君而成以養之功○黃道九  
周曰先王之職則一做不修而必以所養者害人矣  
井冽音寒泉食陸德明曰冽潔也說文云水清也○  
故冽○朱震曰井五月中坎宮之象曰寒泉之食中  
下而上井寒矣兌口承之食象  
正也孔穎達曰清而冷者水之本性言寒泉以表潔  
天下之人酌而飲之曰甘潔清寒之德為一井之主  
食命也○本義云陽剛中正功及於物○錢澄之曰  
井

易五

三

抱潤軒

五本天之一真氣傳曰中正也上六井收勿幕音有  
明其為坎中之一陽中且正也上六井收勿幕音有  
孚元吉虞翻曰幕蓋也收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王  
曰處井上極水已出井功大成在此爻矣幕猶覆  
也○不擅其德无私其利則物歸之○干寶曰井以養  
生政以養德无覆水泉而不惠民无蘊典禮而不成  
教○郭雍曰言元吉在終為極為變唯井鼎終乃道至  
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其案元吉在前為藩為  
幕勿幕戒其化陽也○求王明受福者天下之福非五之  
勉其利故元吉之占不繫之五而  
繫之利故元吉之占不繫之五而  
三三離下兌上義以義為利也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朱震曰己讀戊己之己  
十干至庚而更更革也

離納己○錢一本曰坎離天地之中戊己日干之中  
中者土之位也戊陽土陽主生坎中一陽為戊日己  
陰土陰主成離日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  
相得曰革馬融曰息滅也○孔穎達曰息己日乃孚  
革而信之張俊曰革金火之變也○文明以說大亨以  
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吳汝綸曰元亨利天地革而四  
時成何楷曰春夏為陽盡於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姚永樸曰兌象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於革亦言  
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武王是也取之而革之時大  
矣哉○王充曰革改也水火相息而更用事猶王者受命  
改正朔易服色也○王弼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  
後生變○歐陽修曰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人之所  
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天應人也○然則正乎日  
正者常道也○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湯武是已故  
曰坎離之時大矣哉○見其難之也○王安石曰澤火非  
如坎離有相逮之道惟勝者能革其不勝也○程傳  
云革而無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害乎古所以重改  
道也○李益曰猶可悔也○況反乎古所以重改  
作也○李益曰猶可悔也○況反乎古所以重改  
結而利其用○方大鎮曰莫信於四時之變元亨利  
貞者春夏秋冬之時也○若聖人舍身以救民水火禮  
湯放桀武王伐紂之時也○聖人舍身以救民水火禮  
必以明道說道者之曰時又曰當稟稟哉順天應人  
也○顧炎武曰天地之化行乾之四德乃無咎乃悔  
之日○故受之以注云取其人令名自丁宜自改變律  
禮之用丁已注云取其人令名自丁宜自改變律

三三

易五

三

抱潤軒

亦謂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沈起元曰冬春夏相代  
以生堯舜之禪也○夏秋相代以剋湯武征誅也○金火  
之際天地之大關鍵也○象則火之燦金序則金之代  
火之用也○說卦云兌正秋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  
金者秋令洪範云金從革也○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  
以治麻明時賈逵曰易言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以  
本義云四時之變革之大者○項安世曰日月星辰必  
治麻改歲者必治麻治一歲之麻可以明十二月六十  
之相革治一歲之麻可以明十二月六十甲子之相  
革○趙彥肅曰澤中有火兌見離伏正秋時也○火藏  
矣○而非無故火墓於戌冬夏春父子相傳因也○秋  
夏金○陳漢章曰五行以相生相授而金火以相革  
相成○澤中有陽燄是即華海賦陰火潛然丹鉛錄引  
問云澤中有陽燄是即華海賦陰火潛然丹鉛錄引  
蕭邱有自生之火又云火體宜熾初九鞏用黃牛之  
而蕭邱有自生之火又云火體宜熾初九鞏用黃牛之

三三

易五

三

抱潤軒

革說文引易云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虞翻  
位○無應故不可以有為○王弼曰牛革鞏初不可變  
也○應據未可以動○折中云革者鳥獸之皮也○鳥獸  
四時則皮毛改換○堯典希革者鳥獸是也○故取象  
豹者似此牛之皮改換○堯典希革者鳥獸是也○故取象  
用者似此牛之皮改換○堯典希革者鳥獸是也○故取象  
獸惟牛有皮之堅而後附皮之毛○隨時而變故革之  
取於牛革之鞏也○姚配中曰初得位而變故革之  
也○此不可革者也○其初發新室於漢武氏於唐皆  
革而不當者聖人於革初首發不可革也○陳士奇曰  
矣○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也○陳士奇曰離為  
大腹說文云己象人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王弼  
腹則己日指離益信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王弼  
五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程傳云中正則  
无偏傲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

時時可位得才足處革之至善者也不進則失時為  
有咎○張俊曰商周之革伊尹太公之力也二有文  
明之德是以能上應九五敷大信於天下離於時為  
亨日行有嘉○毛奇齡曰庚者更革之義先於庚者  
己也庚欲革必先之己日而乃可以革○黃應麒曰  
有嘉即離之有嘉折首也○其昶案五為革主二者  
五之應二之日即五之日也革易於有咎當其九三  
時故无咎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革之時也九三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易五

三

抱潤軒

征凶貞厲者周之五年養晦須暇之時與○姚配中  
日三動失位故征凶剛而不中故貞厲矣○其昶案  
爻惟二五當革之任初不可革三四可革而不革三  
就故三言有孚又何之矣釋征凶革至五而三就則  
當九三之時未可以行也凡始作九四悔亡有孚改  
難者必有殃咎故曰毋為禍始  
命吉朱震曰巽為命○陳士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元曰命天命也乾為天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耿南仲曰水火交會之際五行代王至此可以改制  
離火兌金正夏秋之交○其昶案四動成既濟以在  
己之孚不可變不求濟也四際革之時而未當五之  
位天命已改而猶不革故上下皆信其志革而當其  
悔乃亡四先言悔亡而後言改命不言革命此文王  
之所以自處者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改命此文  
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胡炳文曰仲夏毛希革  
離夏革為兌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馬融曰虎變  
秋故有此象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威德折衝萬

里望風而信○宋衷曰五以陽居中故曰大人○孔  
穎達曰居處尊為革之主損益前王創制立法有  
似虎變其文彪炳是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勞不占決  
信德自著○劉牧曰威武宣而文德著大亨以正不  
假占而著孚○橫渠易說云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  
文章小故蔚○本義云變謂希革而毛毯也在大人  
則文新新新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包彬曰傳曰  
其文炳者恐人疑虎變為武功之震也然變質為文  
周家所尚亦於此見矣○其昶案二五當位正應是  
任革之事者二言已日五言有孚互備為文乾為大  
君自三至五三言有孚而乾道成所謂革言三就己  
日乃孚者也天與人歸自然之效不假卜筮祥瑞之  
說故曰未占而孚聖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  
人之重言革如此  
居貞吉其昶案白虎西方之宿也乾兌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王充曰其文炳  
其文蔚此言大

易五

三

抱潤軒

人君子以文為操也○孔穎達曰革道已成君子處  
之潤色鴻業如豹文之蔚○馬當曰革道已成君子處  
固虎豹之革取其文○王宗傳曰革道大成君子功  
業著見小人去虐歸仁天下之弊始患不能革已革  
又患不能守上曰居貞吉以陰靜終也○項安世曰  
上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面也古者  
面皆謂向○龔煥曰三征凶戒其妄動也上征凶謂  
事之已革者不可復變也當革而未革故貞厲已革  
而當守故居貞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也○宋  
書升曰上言居貞吉者王者功成作樂湯之樂曰大  
獲獲之為言護也亦布也謂遍安之武之樂曰大武  
左氏傳說之云夫武所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和眾豐財者也既革則功定故即繼以安  
民為要務此皆革終言居貞之大義也  
鼎元吉亨述義云有長人之元德神佑人歸故吉體  
離之明使下情得以上達又虛中任賢以

成致養之功則元道亨於天下而鼎之象曰鼎象也  
 用乃全井以普水之利鼎以成火之功象曰鼎象也  
 惠棟曰鼎言象者王輔嗣云革既變矣則制器立法  
 以成之古者六官之法皆稱象春秋傳言象魏尚書  
 言象刑古刑書皆鑄之鼎蓋鑄鼎以木巽火亨反  
 象物百物為之備故曰鼎象也  
 任也卦巽木於火下者為鼎象折木以炊也聖人  
 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多也○王夫之曰郊  
 用特牛享賓之禮牛  
 羊豕具焉故曰大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  
 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鄭康成曰鼎有木火之用互  
 象以木火鼎烹孰以養人猶聖君與仁義之道以教  
 天下也故謂之鼎矣○何妥曰古者鑄金為此器以  
 供宗廟次養聖賢天子以天下為鼎諸侯以國為鼎  
 變故成新尤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亨通○朱震曰

三三 易五 三

聖人卑巽下人兼天下之耳以為聽故其耳聰兼天  
 下之目以為視故其目明○趙汝楙曰巽以為主然  
 後能成離明之德○來知德曰離為目五為鼎耳○  
 李光地曰井在邑里間所養者民鼎為朝廷貴器所  
 養者賢易義至於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  
 命房玄齡曰鼎者神器至大至重正位凝命法其重  
 之也○李元量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木上  
 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本義云疑猶至道不疑之  
 疑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胡炳文曰鼎  
 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位也○胡炳文曰鼎  
 受之命○汪烜曰正位凝命即洪範之建初六鼎顛  
 極斂福耳目聰明即洪範之敬用五事也初六鼎顛  
 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鄭康成曰顛蹄也巽為  
 翻曰初陰在下為否○宋書升曰祭先一日既鼎去  
 其舊汚以取新故曰利出否○其昶案程傳得妾謂

得其人也與鄭注妾有順德合以其象曰鼎顛趾未  
 子以者用也妾子賢用為嗣无咎 鄭康成曰君夫人如否者嫁  
 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於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  
 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妾有順德承  
 必賢賢而立為世子又何咎也○陸希聲曰趾當承  
 鼎顛而覆之悖也於是出其惡故雖覆未悖猶妾不  
 當貴以其子故得貴焉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姚配  
 中曰殷失其養人之道將莫能守其重器者紂為之  
 也使帝乙立微子殷之道終未可量也文王蓋以此  
 喻微子不得立而殷道終衰與利出否者出妾子立  
 以爲嗣子為父後與尊者為一體故曰以從貴○丁  
 晏曰妾不可以為適名分至嚴母以子貴所謂從貴  
 也儀禮喪服有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子者妾子雖為君  
 象從禮喪服有貴妾傳曰何以總也以其子者妾子雖為君  
 妾母猶不得稱夫人周禮也春秋時人君違其祖制  
 孔子諱之不得說此句後世儒臣得而說之矣○其昶  
 案劉復既未濟初上交辭多從反對起義革鼎亦猶

三三 易五 三

是也革去故鼎取新覆革為鼎故鼎初取象顛趾出  
 否妾與子各有出否從貴之義也鼎重器不可傾覆  
 象太子國本不可動搖其或有顛趾之時必其中有  
 積否者也主器者莫若長子公羊傳所謂母以子貴  
 此常道也如有否德則擇賢而立又傳所謂母以子  
 貴此權道也得妾以其子重而妄易儲嗣者可比陽  
 為否如是乃利非後世寵妾而妄易儲嗣者可比陽  
 淑陰惡陽貴陰賤初陰失正否也化陽故出否從貴  
 友人陳君漢章曰此交象微子也微子紂庶兄以母  
 賤不得嗣而殷其淪喪文王作易憂患之故於鼎初  
 六繫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實謂陽仇  
 匹即就也○何楷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  
 日疾即初所謂否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  
 終无尤也 程傳云仇謂初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  
 業當慎所趨向不慎則亦陷於非義○其昶案鼎之  
 數有三有五詩云鼎鼎及鼐自此鼎目彼鼎曰我仇



矣蓋鼎實既充必宜陳薦得所用遠礙汚特牲饋食  
 禮云羹任實鼎陳于門外是也慎所之謂二不可變  
 正應在五非初所能累也薰齋不同器而居在用賢  
 者固當登諸清要之途而士之自處尤不可味潔身  
 義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兩句虧悔終吉  
 虞翻曰離為雉○胡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虞翻曰  
 一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李樞年曰雉膏不食離明  
 不與焉上無應象○孫奇逢曰諸剛皆比應於五獨三  
 革者鼎耳壞裂不可遇故有耳革行塞之象○其視案耳  
 兌毀象鼎之義大亨以復用也三鼎耳革四鼎折足皆  
 有雉免今雉膏不食是荒聖賢內則記上大夫庶羞  
 離火為旱微白虎通引禮云三穀不升不備雉免穀  
 梁傳亦云六祿之禮君食不兼味夫歲凶不備雉免穀  
 也君子藏器於身有用之時而必儲可用之具子  
 三三 易五 抱潤軒  
 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即此義也乾曰亢龍有悔陽  
 亢故不雨悔則變陰成坎而兩虧悔者是遇災修省  
 之心自虧損自悔咎也古者卜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  
 送鹿其刑渥凶形鄭荀虞俱作刑○說文餗鼎實惟  
 反三公象○柯劭忞曰刑者刑之省刑鼎即陪鼎也○  
 其視案昭六年傳以鑄刑器注云刑器鼎也刑以盛  
 覆之患刑小盛羹有滿溢之虞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董仲舒曰鼎折足者任非其人也覆公餗者國家  
 嘗問也○彭宣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承則覆亂  
 美實○九家云三公調陰陽鼎調五味折足則覆餗  
 三公不勝其任傾敗天子之量○胡瑗曰鼎之實必  
 有齊量君子才德亦有分量若職事過其才分則有  
 隳官之謗○蘇軾曰鼎之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  
 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溢則覆矣○王申子曰傳言

委任不當果如何也欲人詳玩以為戒○張清子曰  
 初在鼎下未有實顛之凶又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  
 有實折之則有履祥曰四之覆餗初足之折也是  
 器毀而用廢○張履祥曰四之覆餗初足之折也是  
 以大臣貴於容物又貴於知人○其視案四失位六  
 不化兌毀化亦兌毀無之而可知故曰信如何也六  
 五鼎黃耳金鉉反 玄典 利貞 馬融曰鉉紅鼎而舉之也  
 於上黃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陸績曰得中承陽  
 耳象 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  
 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以六五之虛中  
 而資上九剛實之助此黃耳之德不金鉉也人君欲受  
 人之實爲己之助而非有虛中之實得不可○王申子曰  
 五虛中納上之助而後一鼎之實得乎耳中六五鼎耳  
 也故兼鉉言之○其視案鼎元吉亨至上九鼎玉鉉  
 五上而鼎功成故皆言利貞與升同例 上九鼎玉鉉  
 三三 易五 抱潤軒  
 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石介曰玉言  
 其性也○程傳云處終鼎功之成在上鉉象剛而溫  
 者玉也○項安世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爲文而已  
 曰玉鉉在上明設而不用也飾以寶玉陳之朝廷如  
 治定功成制禮樂以安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李  
 過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包彬曰革鼎言天命也  
 革去故金玉上三位取象於虎豹鼎取新五上天位取  
 象於金玉可見三王之玉也其變者不過制度文爲  
 金玉之事可以與民變革者若夫忠信之質綱常之道此  
 新之命即此疑之然則文新可變而本實常新雖  
 百世可知也○其視案玉鉉在上是聖人亨以享上  
 帝者而金鉉爲實則大亨以養聖賢也上剛五柔相  
 資爲用剛柔應  
 節皆不可化  
 三三 中爻艮坎



震亨震來虩虩許通笑言啞啞烏客震驚百里不喪

也陸績曰七者棘七撓鼎之器○王肅曰天子當

陽諸侯用震政行百里則七也亦不喪祭祀國家大

事不喪宗廟安矣○孔穎達曰陽氣逆開萬蟄俱動

震象曰震亨有亨道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

啞後有則也蘇軾曰震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程

自處有法則○蔡清曰凡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事皆當懼懼便是震來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

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王充曰百里不共

○鄭康成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

出教令能警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

不亡七與也○人君於祭七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

親為也○鄭炎曰古者封建諸侯皆百里易震為雷

亦為諸侯雷震驚百里何以知之曰以其數知之夫

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震一

陽動二陰靜故曰百里○虞翻曰震者驚駭息惰以肅

子主祭故以為祭主○王弼曰震者驚駭息惰以肅

所以堪長子之義○張俊曰動而畏天必獲後福長

子主祭有動而代天之象○項安世曰出即帝出乎

震之出○王宗傳曰震來虩虩懼在我也震驚百里

懼在人也夫威之所加者廣則下之所服者眾故可

以守宗廟社稷○其祖案殷制兄終弟及不專主長

則也房玄齡曰震初九謹始恐懼以致福豫初六倡

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違於道懼於身也進退不

履於危則百行弗懼於禍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

始也○郭雍曰震動之初恐懼省不可緩也過此

則危○汪烜曰初九之震震於事先者若笑言則

於事至之後見之○劉啟琳曰笑言而曰後者范文

正所謂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虞翻曰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程傳云乘初九之剛震來既

復常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王宗

復日億多也鄭云十萬日億六五億无喪象曰大无

喪也億大數也○惠士奇曰周禮朝士職凡得獲貨

賄入官司市職凡得獲貨賄六畜者三日舉之然則

喪貝在市未滿三日在朝未滿十日可識而復得焉

躋于九陵猶委于朝朝有九重關有九棘云九陵者

象也書曰勿敢越逐祇復之在國越鄉入圍土在軍

越伍有常刑故喪馬喪芻皆曰勿逐時王之制也○

其刑案于寶注貝水物五撰坎為貝又為盜五與二

不相應而相失故二有喪貝之象勿逐謂二之中正

不可變也七日來復理數自然之期既濟六二曰七

於此者見於道也略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象曰震蘇

蘇位不當也虞翻曰坎為雷動出得正坎象不見故

鄭眾曰身既不安豈能安眾○虞翻曰在坎陰中與  
屯五同義故未光○項安世曰初一陽動於下得震  
於重陰豈能光也○項安世曰初一陽動於下得震  
本象故遠懼與卦同○一陽動乎四陰之中則震變成  
坎無驚遠懼之威○折中云雷乘陽而動然所乘  
之氣無動故邵子云水雷火雷赫土雷連石雷霹  
蓋雷聲有動而不能發達陷於陰氣故有震遂泥之  
象○其起索震初一陽動於下乃心光所發之始明  
也九四則續起之念隨事攀援不絕而始覺之光明  
藏矣穀梁傳遂繼事也書序云因事曰遂荀子注遂  
因循也震遂泥即邵子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所云水雷互土雷連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虞翻曰  
祀之事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故无喪有事也○  
陸希聲曰以柔履中行不過當萬无失也○王宗傳  
曰震之成體在初四而得尊位大中以主天下之動  
者六五也○項安世曰五居重震之上故稱往來厲  
三  
易五  
三  
抱潤軒

知懼畏鄰之戒言而懼是其震不生於心而迫於人  
故曰中未得所謂微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士有評  
友則身不失於令  
名雖凶无咎也  
三三  
中爻坎震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說文云艮  
目七目猶相匕不相下也○李鼎祚曰艮為門闕今  
純艮兩門之間庭中之象○胡炳文曰人身唯背不  
動艮止象不獲其身內艮不見其人外艮○李光地  
曰背之文從北從肉天地人之道南與東西皆見而  
北獨隱前與左不見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皆見而後不見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終成始也止於此復出乎  
震故曰時止時行○語類云定則明莊子所謂泰宇  
定而天光發也○徐幾曰光明陽德也艮以一陽進  
艮  
易五  
三  
抱潤軒

不亂僅能无咎而已无咎非善之至也傳言艮止也此三畫為艮聖人之事也又言艮其止而於止其重卦為艮而成六位之不相與也夫止而至於止其所其執一者之謂乎○梁錫璠曰權以終始其要無所艮兼終始故獨發无咎之義○李林松曰言兩艮相背不相見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惟士籛所以隔絕門庭使內外有別故曰行其庭不見其相○其相案艮豕惟周子得其義其曰非見非見此六畫之艮以不見為動靜而言不絕物謂之為時行則行謂之止畫之艮兼動靜而言不絕物謂之為時亦定靜亦定也其道也深乎非特无咎而已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董氏曰雷風火水澤皆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劉宗周曰思者心之官也心不曠官思不出位思而未嘗思也思而未嘗思所以止而未嘗止○折中云雜擾之思動於欲者也通微之思滂於理者也大學云安而後能慮蓋不出

位之說○王夫之曰天地之化機皆无艮道惟已成之形象有之則山是已水之嚮背雲日之陰晴草木之異態風俗之殊情每於山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畫為兩區限之而不論其域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程傳云事止於初未至失不能常不能固故利未貞○朱震曰初六不正宜有咎事止於初其止早矣未失正也○朱震曰初六不正宜有六爻皆止而不相比故六爻皆以人身取義○其初六之失正者懼人以初六失正為嫌故特明之也言未六二艮其趾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張浚曰坎心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蘇軾曰下止而不聽於上則上之所動止相隨成三之股隨足而動艮二之腓隨足而止三為內卦之君心之象也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後

易五

三

抱潤軒

快二本中正以在腓位遇艮之時腓不能振足相隨而止故使其心不快狗學執持太過滯於形迹之末而未養中之學不如此也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引制外養心馬融曰夤夾脊肉也○虞翻曰震起艮反厲薰心故裂其夤○王弼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孔穎達曰咸取三陽之限則上下不通是列其夤○李光地曰咸取三陽之限則上下不通是列其夤為象曰艮其限危夤心也韓詩外傳引孔子云口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以恭奸辯論而畏懼教之以仁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心志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者相去無幾告子不動心孟子謂其弊必將如願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艮限列夤然若決江河無子大公願趨○李光地曰心者靜慮而應萬事者也苟廢其應物

之用則為枯槁而心不安者所以必至於危夤心○惠士奇曰限為身半內經謂之天樞蓋氣交之中非可當止乃縛於外者三居之止則格其內者心動物象震之一陽不可強止三居之止則格其內者心動物象震之調和自無危夤之患強禁伏惟養之以義理使心志六四艮其身无咎上王弼曰中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孔穎達曰三止於下體不與上交所以體分夤列六四已入上體則非上下不接故能總止其身躬猶身也明能靜止其身不為躁動○項安世曰四在輔之也腰膂之上正當艮其背之地故合於卦辭之无咎

象曰艮其輔以言有序悔亡互震而艮止其上也象曰艮其輔以

易五

三

抱潤軒

中正也 ○本義云悔謂以陰居陽正字美文叶韻可見  
吳汝綸曰中論云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  
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府史則  
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易曰良  
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徐言不失事與朱  
序禮所謂安定辭也 有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  
以厚終也 程傳云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  
止道之至善 ○語類云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 ○邱  
富國曰震之用在下故震陽最下者獨吉四互艮失  
其所以為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在上者獨吉三  
互震失其所以為震矣艮之用在上故艮陽在上者  
上 一卦之主諸爻之艮矣 ○吳澄曰上九不言其者  
臨敦復皆取坤土艮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其厚也  
彌固 ○朱熹曰厚終繫辭所謂成終也  
吉則篤實輝光萬事萬物從此始矣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漸女歸吉貞 孔穎達曰漸者不速之名也女以夫  
○朱震曰歸自內之外也坤之四成巽女往也乾之  
三成艮男下女也 ○喬萊曰漸進以漸也主仕進言  
歸妹正言女歸之道漸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郭  
以仕進為義女歸象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郭  
日漸則為歸速則為奔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則  
吉 ○李光地曰卦以不遠進為義故特別之曰漸之  
進也 以異於他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  
也 其位剛得中也 孔穎達曰進得位進以正此就九  
之五也 止而巽動不窮也 胡瑗曰天下萬事莫不有  
須問名納采請期以至親迎然後乃成其禮而正夫  
婦之道君子之人處窮賤下位不可干時邀君急於

求進也 ○程傳云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不以其  
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廉恥之道也互離為明君  
故上時可進矣君有剛中之德而後可為臣明  
於非此而己 ○胡炳文曰內不正則非漸之道外  
則非進之道 ○胡炳文曰內不正則非漸之道外  
為取女之吉止而胡炳文曰內不正則非漸之道外  
○華學泉曰二至五剛柔皆得正以是為女歸之吉  
一卦之正俱歸九五之位之正 ○其利案古昏期二  
氏謂秋冬鄭謂仲春春東舊又謂四時通用則毛鄭  
說可合也然必以春為正周禮媒氏以仲春會男  
女白虎通云嫁娶必以春為正周禮媒氏以仲春會男  
歸妻迨冰未泮漸卦於時為春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  
以艮巽東方維卦於時為春也象曰山上有木漸君  
子以居賢德善俗 釋文王肅作善風俗 ○楊氏曰地  
以漸 ○馮當可曰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  
○黃道周曰漸序也序貴序齒序賢皆序也 聖人所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三三 艮下巽上  
中爻坎離  
易五

以教弟也詩云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初六鴻漸于干  
亡夫知漸之義者庶乎可以善俗矣 初六鴻漸于干  
小子厲有言无咎 虞翻曰鴻雁也初六失位故厲 ○  
陸績曰水畔稱干毛傳云涯也 ○胡一桂曰互象曰  
離飛鳥互坎水居自坎北而離南象鴻之遷徙象曰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法言或問進曰有是或曰為其  
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  
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居  
亦猶水而已矣 ○李鼎祚曰鴻漸於陸曰欲其知時故  
明漸義交皆稱焉 ○楊簡曰鴻漸於陸曰欲其知時故  
進欲其漸故干磐陸木陸為象 ○折中云昏禮用雁  
天夫執費亦用雁皆取有別為象 ○折中云昏禮用雁  
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漸之義 ○其昶案大  
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故曰冠也 禮記冠義曰  
繼加皮弁加爵弁三加彌尊亦漸進之義 玄冠玄端

真贊于君遂以費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言三加皆有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義所云  
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子為人  
弟為人之行于少者無禮行矣六二鴻漸于磐飲食  
行行反且吉孔穎達曰行行樂也○鬼說之日象曰  
飲食行行不素飽也虞翻曰素空也○本義云柔順  
應故其象如此素飽如胡炳文曰良為石磐象互坎飲  
徒飽而處之安矣○胡炳文曰良為石磐象互坎飲  
坎中男少長相隨行行而樂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  
歌此之謂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族師  
書其孝弟睦姻有禮者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者蓋初  
既冠而成人二乃觀其六行而賓與之此漸進九三  
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莫大於任睦之道矣  
九三

易五

五

抱潤軒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以證不育凶利禦寇鄭康  
離為大腹孕象○虞翻曰三動離毀故不育○劉牧  
曰上南陸三北陸○薛溫其曰三上皆在一卦之上  
故稱三婦謂四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  
夫謂三婦謂四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  
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孔穎達曰醜類也  
不亂止則相保有禦寇象○晏斯盛曰陸路也如南  
陸北陸之陸鴻木落南翔冰泮北歸隨日之南北陸  
以爲行即漸也○胡遠濬曰凶者變則凶也利者不  
變則利也三體艮互坎故曰禦寇○其利案中也三  
四互坎離夫婦也六子之卦二長則雷風相與恒二  
少則山水澤通氣咸皆象夫婦以不相水火既濟不  
以水火不相能也若夫三以不相水火既濟不  
位則有復不相能也若夫三以不相水火既濟不  
張暴乘開而復不相能也若夫三以不相水火既濟不  
而失順以相保之道聖人所以爲人倫之至也  
六

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音角无咎虞翻曰與爲木桷象  
日或得其桷順以巽也○孔穎達曰之木而遇堪爲桷  
三相保故无乘剛之咎○俞琰曰三非應故也四與  
焦其曰回翔木杪其飛漸高或得平柯猶暫棲息可  
進而不遽進也○其飛漸高或得平柯猶暫棲息可  
下之干水中之磐大鴻之地平柯之木以所經自山  
可暫安言能稱物之宜也巽稱而隱故動不窮或九  
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張浚曰二至  
上爲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王弼曰各履正而  
得所願矣進以正邪三年有成則居不濟○錢志立  
曰二五以德相匹婦至三歲不孕然五道濟○錢志立  
更无有勝之者○華學泉曰二不孕然五道濟○錢志立  
須之久有相信之深也○鄭杲曰有婦如此得所願矣  
抱潤軒

易五

美

抱潤軒

三歲不孕亦漸之義也○劉文鳳曰終莫之勝吉言  
妾媵不得以不孕之故而奪其正也此可釋大戴記  
七位中无子之疑○其昶案爻之陰陽相應一婦  
截然不可亂聖人畫卦以嚴男女之別正夫婦之道  
最是易中大意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君臣故易象  
於夫婦言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惠士奇  
之禁詳言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惠士奇  
衡也天文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王弼  
北陸西陸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王弼  
處高潔不累於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義  
清遠儀可貴也○沈該曰卦之上至高也巽之極至  
潔也○胡炳文曰二居有用之位則不素飽也巽之  
用之地亦足爲人表儀卓然不可亂也書鳳來儀處  
於此當有取焉○毛奇齡曰儀舞也書鳳來儀處  
舞用羽名羽舞不可亂也書鳳來儀處  
公歸不復○姚配中曰春秋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易五

美

抱潤軒







如廣嗣續以恆夫婦之道故曰以恆也婦无子姪則  
有子亦不出所以必有姪婦之義○其視案化陰則  
能承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虞翻曰離目不正故

幽人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王弼曰雖失其位而  
人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居內處中足以保常

○郭雍曰二賢女守其幽獨之操不奪其志○折中  
云目以兩而明夫婦以兩而成助者一昏而一明也

幽人雖失所仰望而其志炯然故曰能視○喬萊曰  
初陽也賤而才者二又中也才而賢者其柏舟黃鶴

之流與履所以行視所以明也 能相其夫而黃鶴  
能明故燭於禮而貞○其視案二五剛柔失位水火

相滅為女子失夫而幽貞自守之象故无吉占婦道  
以柔為正幽人則以剛為正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

未變常言九二之不可化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  
婦惠士奇曰反歸出也穀梁傳云婦人謂嫁曰歸反

歸曰來歸范注云反謂為夫家所遣○孔廣森曰歸反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者長女之稱天文星占織女為處女須女為既嫁象  
之女說文嬖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為嬖象

日歸妹以須未當也 說之左傳案鼎初六鄭注云  
三即柔乘剛无攸利者○其視案鼎初六鄭注云君

夫人犯六出則廢之遠之○左傳案鼎初六鄭注云君  
必以姪媵繼室一與之醮則終身不二人鄭注云昏

姻固人倫又隱元年杜注云元妃死則次如攝治內  
事案嫡夫人出當亦如之須元妃死則次如攝治內

女初在兌下為婦三互離中女其須也嫁而反歸故  
无攸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陸績曰象曰愆期之

利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陸績曰象曰愆期之  
志有待而行也 石介曰愆期待年也待時之義得禮

不正故愆期穀梁集解許叔重云姚配中曰坎離皆  
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引此經以證是以愆

期為待年包世榮云非禮不行三族不虞亦不行皆  
為愆期當兼言之○其視案愆差遠也過不及皆愆

為愆期當兼言之○其視案愆差遠也過不及皆愆  
為愆期當兼言之○其視案愆差遠也過不及皆愆

也期謂二十而嫁之期論成卦之象三之四位不當  
故彖之征凶正指四而四反不言征凶者爻有變化  
之中不能不愆期耳此言四欲化陰以應初而未

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  
幾望吉 虞翻曰坎月離日兌西震東日月象對故曰

中爻發光處也坎為月其中爻受光處也離為日其  
坎合月望然離坎又分動象所謂日月之離陰

在下為巽其光方進而未動象所謂日月之離陰  
兌其光已退而過中日月之象坎陽在下為震其光

方退而光未退而過中日月之象坎陽在下為震其光  
已退而光未退而過中日月之象坎陽在下為震其光

上震為月之朝日下月象之昏見者合焉 象曰帝乙  
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乾鑿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歸妹

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  
如匹正如匹正則王化全又云殷錄質以生日為名

玄孫之孫外絕恩矣故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  
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薛溫其曰至尊之妹必

歸於夫人倫之正○胡炳文曰高宗伐鬼方帝乙歸  
而可與陽對也○許桂林曰高宗伐鬼方帝乙歸

故稱本朝盛事以為後法曰高宗伐鬼方帝乙歸  
妹○其視案論語短右袂曰高宗伐鬼方帝乙歸

君夫人不任勞役之事故不袂如高宗伐鬼方帝乙歸  
云夫人德盛而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適夫人之禮

郊正衣服乘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適夫人之禮  
蓋婦之袂良者取便行事適夫人則重禮服王姬車

服下后一等故曰以貴行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  
此見古適妾尊卑之辨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

反羊无血无攸利也 說文匡飯器也又引易云刲羊  
夫之曰无血之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羊非特殺者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左傳云土

也承以物筐爲案祭六人至筐奉益  
 三虛繼也上无士祀无之以无篚也  
 之篚後也記六血者也○女始乘實米  
 乘而世曰陰之震也○胡歸剛助昏米  
 剛罪是昏虛羊也以兩之奠禮士承  
 无於禮者實不市脯兌文无卦无奠  
 攸利士不能將與三供羊陰者終而  
 卽之承台與三祀三虛而婦著士成  
 上无承二姓應非體兌无能道子之  
 之實先之故也互應故有祀焉○於  
 无夫者即好三承虛篚也上承震  
 攸利一不以上以記宗廟而  
 矣體能繼後傳釋女  
 故能繼後傳釋女

歸妹

易五

望

咆淵軒

易五終

下經三

三三離下震上

周易費氏學六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馬融曰假大也○蘇林曰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說苑孔子曰夫豐明而動

之○孔穎達曰動而不明未 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

能光大資明以動乃能致豐 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

日中宜照天下也 徐幹曰身不尊則施不居不

中身尊居高之謂也○吳汝綸曰言王者履此豐亨

老運有易衰之憂惟宜 以至於明處之也○沈善登曰

豐傳獨稱豐大也異於諸卦 是與乾坤地參立而

三矣王稱父天母地作民 官與乾天坤地參立而

下稱天子必本明以動乃 無負乎一貫三之義故責

成於王躬又申之曰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

照天下也與春秋始王法加王心義例同也○其視

案豐大也惟王能致故曰大王謂得賢者之助也二

也傳申言王之能以所尙者大謂得賢者之助也二

即承此義日中則月盈則食 後虧缺非交食是望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鄭康成

有休已无常盛也○孔穎達曰盛必有衰自然常理

勉令及時修德居存慮亡也 崔憬曰明則見微動

則成虛故能大正於其明也 日中則月盈則食未

消未虛而圖之若委以體言 之雷動於上電照於下

風雨晦明為象者蓋以體言 之初九之陽二陰乘於

四之陽五上重陰覆之陰掩 陽之象也以理言之三

豐盛則芽孽生焉是以戒其 過○本義云盛極當衰

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 益故戒以勿憂宜日中

三三

○胡炳文曰泰晉夫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憂皆

極盛之時常人所忽而聖人所深憂曰勿憂者深切

之辭也○葉西曰宜日中以明言日中則月盈則食

○張英曰天地且不能違時之消息決言豐之難持

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蘇軾曰雷電

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 至於離艮相雷則日無

敢折獄刑獄取其明以動也 至於離艮相雷則日無

折獄雷威初九遇其配主雖 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

旬无咎過旬災也 鄭康成曰初修禮上朝四以匹

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 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

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 久留非常○王弼曰處

之初其配在四以陽適陽 以明之動能相光大者

○惠士奇曰非常者或逢 凶變也○其視案儀禮

之稍焉凶變謂之災故曰 過旬災也○其視案儀

疏云賓客之道十日爲正 一旬後或逢凶變或主人

留之不得時反即有稍禮 饗食燕獻无日數盡殷

也初明始四動始明動相 資致豐之道初宜資四

五嫌兩陽不應故曰雖旬 无咎者天有十日離之

象說文旬徧也初徧歷離 爻而應四无咎也傳曰

歸是也易於人事多取典 禮爲象雖所舉皆殷制

殷禮三代損益固不甚相 遠也六二豐其蔀音

三三

易六

二

抱潤軒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之象鄭注困云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上揜日月之明  
故謂之困豐亦猶是也恆星晝見日之光有所蔽耳  
二與五不應又互巽之初進退志疑故往得九三豐  
疑疾發若者積離中之孚化陽以應五也九三豐  
其沛日中見沫音折其右肱无咎虞翻曰兌為折良  
斗杓後小星○王宗傳曰五有斗象上居五後沫也  
○毛奇齡曰劉熙云沛者水草相生之名公羊傳草  
未嘗非日中而明有所蔽其可憂在此三為內卦之象  
右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遇去右肱之臣乃免咎○鄭康成曰手而便於進退  
右肱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无咎○折中  
云見斗見沫太陽食時是也食限甚則小星亦見○  
張惠言曰觀禮侯氏肉袒請刑鄭亦以折右肱證之  
豐象折獄致刑此義是也蔽日之光其罪當誅○其  
三兩剛不在二五之位也此及遷三皆當位而皆  
曰不可大事亦以失位而中此也豐之時所任為股  
器雖小有耳耳黃茅白華彌望皆不足為棟梁之  
同股肱不良折退之无咎○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  
上言小人不可用與此同  
遇其夷主吉見其和案二四兩爻為成卦之主故豐其  
皆曰見也互兌為幽之象同履歸妹下體兌故九象曰  
二皆曰幽人夫萃上體兌故九五皆曰未光象曰  
豐其沛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

行也孔穎達曰二陽體敵故四謂初為夷○其利案  
休注古者羊傳云遇者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何  
遠者為賓初四共朝觀五先修遇禮四途近者為四  
為主初為賓初四共朝觀五先修遇禮四途近者為四  
逢侯故稱夷主杜預釋例云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  
豐之意行者同往資五震動之象也六五來章有  
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蘇軾曰六五來章為  
來者我來彼也○王宗傳曰五之柔順得中謙虛待下  
故能來章豈惟王假之於上資四之動以為動資二  
曰五之中位王假之於上資四之動以為動資二  
案震在上體五之義多優於四一得中一失正也  
上六豐其屋其家闕其戶闕其反苦鴉其無人三歲不

觀凶鄭康成曰闕無人貌○虞翻曰闕空也○象曰  
豐其屋天際翔也語類云猶斯飛闕其戶闕其無人自  
藏也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  
南云非無眾庶也言無聖人以統之也○石介曰  
始顯大終自藏子雲言炎人統之也○石介曰  
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隆者絕觀雷觀  
室正合此義○橫渠易說云豐屋高隆者絕觀雷觀  
大之失居者○程傳云高亢昏暗自絕於人窮  
與之家道不明也○程傳云高亢昏暗自絕於人窮  
其家道不明也○程傳云高亢昏暗自絕於人窮  
上六居豐之極託處尊高有豐天下離心也○其和案  
位曰天際翔也豐居九重者戒也○其和案  
室無德而食屋雖高自亦此意也○其和案  
達四耳聰今使人闕其戶與闕門者異矣不知求賢自

輔是自蔽其明入于幽谷  
三歲不覿言昏蔽之甚

三三 艮下離上  
中爻巽兌

旅小亨旅貞吉 虞翻曰小謂柔○孔穎象曰旅小亨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其剛柔所以小亨之故

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其剛柔所以小亨之故

乎明乃能盡 旅之時義大矣哉 王弼曰陰皆順陽不

旅之義也 是以小亨旅者物失其所居之時也物失所

居則成願有附豈非智者有為之時○王逢曰艮止

乎下離麗乎外止而麗乎外旅也○梁寅曰客於外

皆謂曰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其亨雖小

時義則大○劉宗周曰仕止之外又有旅之一途處

其變局焉正君子所恃以審去就之機者○彭申甫

曰二五皆柔也而獨宜於旅孟子言王政必及旅齊

桓創霸亦曰無忘賓旅而繇曰小亨者用則亨也

又恐人之過於柔也復曰旅貞吉重疊其辭而戒之

柔如此用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獄孔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

在山則野燒之暫猶旅耳○張清子曰明無遁情

慎無濫刑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

其留獄也○張英曰狂狷桎梏滯留宜於旅正恐

六旅瑣瑣反悉果斯其所句取災小鄭康成曰瑣瑣猶小

取災咎也○萬年酒曰履二以坦坦而獲吉旅初以

見凶之例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而為斯賤之役

程傳云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鄙猥瑣細致侮辱

瑣瑣而取災可知涉世之道矣○柯劭忞曰後漢書

左雄傳士職斯祿薄注云斯賤也○其和案童僕

所者謂其才如此為童僕固其所也○其和案童僕

終其身旅於人者童僕非賤其志之瑣瑣乃賤耳初

窮而災曰取災於人乎何尤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

得童僕貞 虞翻曰良象童僕○龍仁夫曰良為象曰

得童僕貞終元尤也 九家云以陰居二倍有資象承

曰得童僕貞矣○朱震曰童僕貞然後次可止資貨

可有○本義云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童僕之貞

信則無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其和案良為獨

寺童僕象初為民二為大夫是良之為童僕者獨初

耳在初不思自奮為志窮自二視 九三旅焚其次喪

之則是終身服役為童僕貞矣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其童僕貞厲 虞翻曰離為火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王宗傳曰親寡之時所與

旅視下則童僕亦以旅視上矣○黃澹耀曰與下之

道刻薄寡恩視童僕若旅人然義當喪也○胡煦曰

艮慮舍與離相逼互巽風焚次象○晏斯盛曰旅小

亨惟柔得之三剛不中是焚次象○晏斯盛曰旅小

三動而與離上之剛相觸故焚次象○晏斯盛曰旅小

君也三變則初二亦喪其童僕之象○晏斯盛曰旅小

妄動失位 九四旅于處得其齊斧 資子夏傳及我心

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是也曰旅于處未得位也蓋  
懼旅人之懷安而深警之也齊斧以衛身者在旅而  
得齊斧有戒心矣故不快傳曰心未快者見非果有  
不快之事特旅人之心當不忘戒備焉耳良二曰其  
指四三指一三此曰我心不快心六五射雉一矢亡  
終以譽命○千寶曰離為雉為矢象曰終以譽命上速  
也陸希聲曰言離不得正位之實而終有名譽之美  
處得中道而上與之○程傳云五有文明柔順之德  
而亡之發無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張浚曰此即  
象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者也○楊萬里曰上逃  
謂德上達天也○其昶案五處盛位而在旅卦有射  
雉象士出疆必載贄士執雉故射之必云一矢亡者  
見其射藝精取物廉既勇且仁所以終有譽命騶虞  
之詩曰壹發五豝獸之多而取之少故箋云君射一  
發仁心之至乾鑿度孔子筮得旅商瞿曰子有聖知

易六

七

抱潤軒

而無位子曰命也鳳鳥不至河無圖出天之命也子  
所筮蓋得此爻有譽命故云聖知射雉故云无位天  
之象也孔子以命自安即本易辭為訓上九鳥焚其  
巢旅人先笑後號眺喪牛于易凶虞翻曰離為鳥離  
上一卦窮處疆場之象○蘇秉國曰漢五行象曰以  
志有為焚其巢以後證前知易辭皆實象也漢成帝詔  
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漢成帝詔  
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願卹百姓姓而無及也若  
鳥之自焚也先雖快意說笑其後必號眺而去之也  
是阮籍曰同人先號思其終也旅之上笑樂其窮也  
曰旅之刑者嚴而不檢喪德者高而不笑樂其窮也  
矣故初瑣瑣卑則自辱高則見疾能執其中可謂知  
命柔而不失其中者○本義云上九過剛處旅  
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道也○王宗傳曰樓高處

亢而寄諸危地者鳥之巢也高極必危○顧炎武曰  
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矣居  
心以矜而不問諫爭之論蓄必逮夫身魯昭伐季孫  
陽州次乾侯請罪請囚請亡皆弗許於是叔孫之甲與而  
矣○李光地曰君子一日居人上則必盡其一日之  
心以旅之道在上則處之如傳舍而已禍害將發故  
曰其義焚○王念孫曰問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其  
昶案鳥巢離上離為木故焚鳥焚巢无與人之得  
也離畜牛笑之及喪牛則號眺矣而他人亦莫之恤  
道自處則人己物我皆若泛然相值凶之道也親寡  
上之謂矣

巽作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作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虞翻曰大人謂五  
陸績曰陰為卦

易六

抱潤軒

主故象曰重巽以申命陸績曰重命令剛巽乎中正  
而志行虞翻曰剛中正謂五也○吳汝綸曰柔皆順  
乎剛陸績曰本乾象陰來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  
大人蘇軾曰言必順二五而後亨利往為二五用也  
云巽入也見九五也○蔡清曰潛心懇到為巽大傳  
盡巽故象傳於巽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李光  
地曰風者陰氣而能散乎陰以其本生於陽也陰伏  
在內陽必入而制之能柔順乎剛則齊矣故巽之  
訓曰伏曰入曰制曰齊卑者巽之形順者巽之效  
譬諸道以入而後能制者巽之引申義也  
而後制王道也德不制而後能制者巽之引申義也  
子以申命行事也法教百端令行爲上故曰行事○

114



胡瑗曰風之入物無所不至無所不順故曰隨風巽  
○郭雍曰易於巽主號令猶詩之言風也君子之德  
風有風之德而下無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邱富  
國曰申命者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踐其言於  
申命之後○方大鎮曰為君相申命者立教之君子  
事也五與蠱易而庚與甲相申焉蠱者有事也終則  
有始故屬之天巽者行事也○初有終故屬之人○  
劉宗周曰視象又增行事二字以見命實可見之人  
行者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案二互兌為武人履三體  
兌亦稱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孔穎  
武人初六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李  
觀曰巽之初六懷進退宜用武人之貞以整齊之○  
也周官凡出教令必詢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  
刑○張浚曰柔道常疑出令而二三其心安能立天  
下事必也外用其權內濟以果巽道行矣聖人特於  
初發之○惠士奇曰田以講武事續武功齊斧所以  
易六

也陰伏而陽能制之則疾不生初陰為疾豐二互巽  
也曰往得疑疾鼎二在巽體曰我仇有疾我仇目初  
也曰以二治初以陽治陰以理治欲以君子治小人故  
日巽德之制也周禮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女巫掌  
歲時祓除疾病浴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是古者用  
巫以除穢者明神降之其吉无咎矣疾在身體者醫  
爽不攜貳者疑神降之其吉无咎矣疾在身體者醫  
以此治初陰之疑巫治之也○守至正故傳曰得中  
治而後史志中者史巫治之也○守至正故傳曰得中  
巫為風史以散陰之則萬物絜齊祭祀九三頻巽吝象  
巽亦所以散陰之則萬物絜齊祭祀九三頻巽吝象  
曰頻巽之吝志窮也○荀爽曰乘陽无據為陰所乘號  
數之令人所不與故者○沈該曰頻巽也○王逢曰頻  
乎中正而志行剛過而不中令且不當是以頻巽之  
不得行是以志窮○唐鶴徵曰有巽之疑兼巽之躁  
○錢澄之曰重巽者先庚後庚申此一令也頻巽則  
易六

而後制之則一舉而定可以有功此悔  
亡之說也重巽以申命故卦德在四  
九五貞吉悔  
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李綱曰  
變盡之  
六五為巽九五故其象以先甲後甲為先象曰九五  
庚後庚○齊夢龍曰五在兌上兌西為庚象曰九五  
之吉位正中也巽風為號令九五之君得位以行其  
令不失其中正故吉也庚屬西方金主斷制號令  
不嚴則不行○蘇軾曰先後者慎之至也先金為後  
申內之治恩掩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  
巽利武人太玄斷首次七曰庚斷甲我之心孔碩測曰  
庚斷甲義斷仁也○沈起元曰庚斷甲為義患其進退  
不果制巽木者莫如兌金庚兌位也○丁澤安曰蠱  
言先後甲傳釋以終則有始巽言先後庚經先以無  
即有終傳不復更釋以其義已明而終則有始之說  
即因无初有終而得此聖人之以經解經也○其和

易六

十一

抱潤軒

案九五之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也四為巽主五為  
卦主五用四以制義行權四互兌正秋月令孟仲季  
三秋之月盛德在金其日皆庚辛巽主斷制故用秋  
氣而庚三日也先庚三日為夏金火之際相承以  
克故金曰從革春夏長養之氣至秋而更為肅殺是  
无初也後庚三日為冬而歲功成故有終矣巽以制  
事行權必革去其初乃能有終董子言譬之琴上九  
巽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是其義  
巽在牀下喪其齊斧貞凶象在上爻下所以喪為兵象  
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齊斧正乎凶也王弼曰斧  
也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折中云齊斧者所以斷者  
之斧也說卦齊乎巽○李光地曰正乎凶言常乎凶  
也○華學泉曰巽德之制以剛中為制巽以行權以  
剛中為權上居巽極失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  
凶矣○其初而上皆不能非其比應故也物極則反巽  
二以治初而上皆不能非其比應故也物極則反巽

極而失所斷制宜乎凶矣貞者正也定也成也正乎  
凶即成乎凶隨四貞凶象曰其義凶此曰正乎凶可  
以得貞凶之解蓋皆主人  
事而言其凶由自取也  
三三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項安世曰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象曰兌  
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王弼曰說而違剛則詔剛而違說則暴剛中故利貞  
柔外故說亨○朱震曰上天位順乎天也三人位應  
乎人也○其初案剛柔通乃說說釋亨也和義貞固  
皆由於亨故曰說以利貞不言元者蓋即无初有終  
之意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歐陽修曰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非順天  
兌  
易六  
三  
抱潤軒

私愛不可以求說○揚萬里曰民知聖人勞我以佚  
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夫勸民與民自勸  
相去遠矣故聖人大之○周省貞曰兌正秋也王道  
主仁而義以濟仁之窮猶之秋以濟春之窮蓋惟肅  
殺乃能固生氣而內和故曰利者義之象曰麗澤兌  
和也兌說而言忘勞忘死取此義  
君子以朋友講習鄭眾曰君子樂之義者莫過於向  
焉○王弼曰麗猶連也○邵雍曰它說皆有所害唯  
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蘇軾曰取其  
樂而不流○本義云兩澤相麗互相滋益○其初案  
白虎通云朋友何法水合流相承也義木諸此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趙彥肅曰純  
陽近遠言其情初遠陰所說者陽故和而吉○蔡淵  
曰爻位皆剛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未牽於陰○何楷  
曰初心未渝靡然大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何施不  
行○其初案利者義之和利於時屬秋初曰和兌四

易六

三

抱潤軒



而與上同窮也○坤二升乾四柔得位乎外上承貴王  
來亨也○不窮利也○得位貞也○震與歸妹之五皆言  
在中當換時必有廟以收既換之人乃可以正在  
位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虞翻曰巽木坎水故乘  
以中○身入險○四則輔君任事上下同心○厥事乃濟○張  
杖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乃在中  
所其類○而得通所以為海之民也○張沐曰剛柔各  
離其所○類而得通所以為海之民也○張沐曰剛柔各  
是其所○類而得通所以為海之民也○張沐曰剛柔各  
考之○精神故曰疆界之殊軌萃之義聚有廟以聚祖  
序域之○故曰疆界之殊軌萃之義聚有廟以聚祖  
有爭○錢彞曰○無不各盡其情○詩云○秦假無言時靡

易六

五

抱潤軒

而善之○人心之積忿也○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  
立廟○其冰凍○象曰天地閉塞○風一動○釋其否結○解  
訓也○事君立廟○以教民○事親○二忠○孝之道○化所  
先分○之○私○不○能○立○非○散○其○隔○膜○之○私○不○能○立○非○散  
在是○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如視諸  
掌○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虞翻曰坎  
故○順○九○二○之○剛○而○壯○險○之○下○故○必○用○拯○虞○翻○曰○坎  
獨○初○九○二○之○剛○而○壯○險○之○下○故○必○用○拯○虞○翻○曰○坎  
託○於○剛○中○力○才○以○拯○其○勢○如○得○壯○馬○以○致○遠○故○初  
震○於○前○與○明○夷○六○二○同○故○用○拯○其○壯○案○坎○體○而○有○互  
六○不○當○位○故○第○曰○順○也○明○言○初○六○蓋○戒○其○變○初○六○承○陽  
而○不○當○位○故○第○曰○順○也○明○言○初○六○蓋○戒○其○變○初○六○承○陽

易詞例謹嚴與春秋同故九二渙奔其机几音悔亡象  
學○者○必○屬○辭○比○事○以○觀○之○九○二○渙○奔○其○机○几○音○悔○亡○象  
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虞○翻○曰○坎○為○棘○為○楸○為○震○為○足  
渙○宗○廟○中○故○設○几○○江○藩○曰○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  
几○五○席○之○名○物○皆○廟○中○大○朝○覲○大○饗○射○所○用○○其○利  
案○奔○謂○奔○走○詩○駿○奔○走○在○廟○鄭○箋○俱○奔○走○而○來○在○廟  
中○助○祭○即○所○謂○奔○走○也○○二○五○皆○得○中○五○為○在○廟  
祭○宗○廟○中○以○有○事○為○榮○也○剛○來○不○窮○故○享○帝○立○廟○故○得  
願○宗○廟○中○以○有○事○為○榮○也○剛○來○不○窮○故○享○帝○立○廟○故○得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孔○穎○達○曰  
志○意○在○外○○本○義○云○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  
○易○戒○曰○三○四○人○位○外○體○人○也○內○體○己○也○三○在○內○體  
故○為○渙○其○躬○○高○攀○龍○曰○我○之○志○內○見○一○身○遂○六○四  
難○外○通○六○三○應○上○渙○其○有○我○之○志○內○見○一○身○遂○六○四  
渙○其○羣○元○吉○渙○有○匪○夷○所○思○虞○翻○曰○艮○山○稱○高○夷

易六

六

抱潤軒

夷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呂覽云渙者賢也羣者  
其羣元吉其佐多賢也○盧氏曰自二居四離其羣  
欲得位以混一元故元吉也○蘇洵曰夫羣者散之時  
各相親黨以混一元故元吉也○蘇洵曰夫羣者散之時  
之公道所以元吉也○余芭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來知德曰凡樹私黨者心昔為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光四大○成○苞○曰○卦○私○黨○者○心○昔○為○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居○四○而○成○苞○曰○卦○私○黨○者○心○昔○為○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柔○得○位○而○成○苞○曰○卦○私○黨○者○心○昔○為○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居○正○位○而○成○苞○曰○卦○私○黨○者○心○昔○為○舒○曰○今○卦○本○坤○三○陰○成○羣  
不○亂○羣○所○以○嚴○君○臣○之○私○為○分○上○者○言○也○胡○遠○濬○曰○否  
羣○所○以○嚴○君○臣○之○私○為○分○上○者○言○也○胡○遠○濬○曰○否  
不○能○渙○於○絕○君○臣○之○私○為○分○上○者○言○也○胡○遠○濬○曰○否  
說○文○渙○流○散○也○水○之○羣○則○欲○亂○之○者○言○也○胡○遠○濬○曰○否  
水○上○渙○有○上○象○當○渙○時○天○下○皆○思○得○一○尊○以○統○御○之

譬如其得山而障水國風下泉思治也序詩者云下民  
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此非等夷者之所思  
蓋勢均則不相下力敵則必求逞戰國房喜謂韓王  
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惡有天子此天下之  
所以大也六四得位承五今欲換中求聚必下求賢  
才上奉明君不換其羣則賢才出矣呂覽說此爻云  
故其賢也釋義不釋辭言四乃賢者能換其羣九五  
汗其大號句換句王居无咎鄭康成曰號令也○胡  
身自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號令如汗出而不反者  
也○荀爽曰布其德教王居其所故无咎矣○胡瑗  
曰汗者膚腠之所出則宣滯愈疾九五居尊能出  
號令布德澤使天下皆信於上所以居位而无咎○  
石介曰漢王居无咎者換除險難之後非皇極之君  
不能居正位○朱震曰換時民思其主王正位則換  
散者知所歸矣巽為號○語類云王者號令當出於

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  
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於四肢也○其親  
案柳子厚言生人之初不能無羣爭必就其能斷  
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能必大  
有德又聽命之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是聽命焉以安其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  
下會於一即此爻之義也○象曰換其血遠害也張  
啓王虞翻曰坎為血○象曰換其血遠害也張弼曰巽  
為血卦風之與血常相為用換而運之則榮結而聚  
之則為害○項安世曰散其汗以去滯鬱散其血以  
遠傷如上三爻皆以巽換坎者也上九去險最遠故  
其辭如此○高攀龍曰上九應險而能濟險故換其  
血使其去而遠出○朱軾曰九易六則為坎陰血  
也今不為坎而為換是換去坎之憂傷者上九也○  
陳世銘曰血行於周身凝則為害故須換天地之  
氣以散而通人身之氣以散而暢○其祖案換爻惟

三上相應凡爻之陰陽有應則安其位而不思變上  
不變則坎象不成為換其血所以不變坎者以得三  
應也三亦不顧己之失位而應上  
故三為換其躬而象曰志在外也  
三三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孔穎達曰節者制度之名節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五分坤五下處乾三上坤  
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曰中正謂五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  
害民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不傷財不害民○  
鄭康成曰空府藏則傷財力役繁則害民二君泰奢  
之所致○王弼曰節之大者莫若剛柔分男女別也

為節過苦則物不能堪無說而行險過中而為節則  
道窮也○歐陽修曰節者人之所利也節而太過則  
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異眾以取名貴  
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郭雍曰賁節皆自泰來賁  
以剛柔純質而無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無節  
故節之○丁晏曰傷財未有不害民者聖人於節  
發之懼其割肉以充腹飽而身於國依於斯害可漸  
除而民有生望矣唐太宗曰君依於國依於民刻  
矣斯言痛切千古之龜鑑也○其祖案董子富而國亡  
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  
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同有也非人  
所能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節之而順止之而亂  
節不通則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苦矣則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制其禮數等差使皆有度議人之德行在用使皆得



宜○程傳云凡物之大小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  
所以為節也○朱震曰澤之容水固有限量虛則納  
之滿則洩之水以澤為節也○其祀案議德行者洪  
忠尚質尚文初九不出戶庭无咎馮椅曰說文戶護  
之類皆是也初九不出戶庭无咎也半門為戶○胡  
一桂曰本爻前陽爻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本義  
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王申  
子曰當止即止其知通塞之君子乎繫辭專以慎密  
言語說之兌體故也○唐鶴徵曰下一爻塞乎兌底  
所以節坎之流初在兌正不當通而當塞之時○其  
昶案乾坤易之門初在兌惟九三出乾入坤初二皆不  
出者初得位有應其不變无咎蓋閉關自治之時也  
應不變則凶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  
時極也通而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  
節也通而蘇軾曰水之始至澤當塞而不當通既至當

易六

九

抱潤軒

凶言當通也○其祀案本爻前值陽爻為戶有閉塞  
之象前值陰爻為門有開通之象同人初九出門同  
人隨初九出門交有功皆以六二在前也亦重門洞  
藩決不贏以六五在前也今六三在前是亦重門洞  
塞而與之應所以凶也凡制數度議德行皆隨時  
有制中德之時其當變未有能獨違者二六三不節  
若則嗟若无咎王弼曰若辭也○胡一象曰不節之  
嗟又誰咎也○橫渠易說云但能嗟其不節而補過之  
為不可不節也○吳澄曰節同人又誰咎也釋經文  
无咎言誰得而咎己解三經文无咎乃夫子自  
言過乾陽至三過矣其祀案節之為義剛柔分皆不  
能節者說今嗟若无咎此言成卦之象六四安節亨象曰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家云言四得正奉五上通於  
而得亨亨自不能常○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  
也○趙汝楙曰九五為之故曰承上道此所謂制數度  
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承上之云明四能安於五之節  
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王  
曰為節之主不失其中不傷財不害民也為節不苦  
非甘而何○程傳云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  
在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其功大矣○項安世曰五  
得中為甘甘者五行之中味也○錢一本曰往謂通  
之入過節天下○左光斗曰禮和為貴而窮在其中矣  
凡正節以制度形皆苦去其太甚則甘知窮而通惟此  
而由之節何等甘邪○李光地曰居中有由中之義  
者其味甘也上六苦節貞凶悔亡爾雅爾雅苦也

易六

三

抱潤軒

所以釋苦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荀爽曰乘陽於  
節之窮也○干寶曰象稱苦節不可貞在此爻也○孔  
穎達曰節極過中以至於苦○沈該曰居外无位守  
一介之節為自苦難行之行以修其身可以无悔然  
非通人達士可與立制議者道凶之○趙汝楙曰節  
通節至於苦非可與立制議者道凶之○趙汝楙曰節  
六凶之實節○華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而悔亡  
苦其節者聖人著學泉曰天下有時值其窮而悔亡  
節設貞凶悔亡之教於  
象所以明固窮之操  
三三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荀爽曰艮山陸豚所處  
卦爻有胎卵孚保之象胎生之多者莫如豚卵生之  
多者莫如魚豚魚吉者聖人仁心感物及於胎卵其





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  
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本義云敵謂上九信之窮  
者○李光地曰應上則心係於物而實德亡矣內无  
實德動靜哀樂因物而變○其昶案六四月幾望馬  
不正之應不可孚也爾雅敵匹也  
匹亡无咎胡一桂曰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其昶案  
質凡給公家之使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買旬  
之內馬死償以毛色不以齒買逾二十日則否以勞役  
久馬力既竭非用者罪也月幾望是旬之外矣不償  
齒買馬匹亡无咎也善孚類也者言其竭力趨公雖馬  
死人馬不咎其養之不善孚類也者言其竭力趨公雖馬  
者馬亡无咎其養之不善孚類也者言其竭力趨公雖馬  
舊制而周因之當時所通行故易取象焉月幾望亦商  
象三四而功為震陰與陰類今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上承五而不比三故曰絕類今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易六

三

抱潤軒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胡瑗曰居尊位而中正至  
誠至信以舉天下之心何  
之同德○趙彥肅曰爻至此始稱孚盡卦義也餘卦  
多泛言孚此卦欲盡其義故諸爻皆稱之○胡炳文曰  
九五合九二以成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  
一則孚孚則化也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虞翻曰巽  
雞稱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王弼曰音飛而實  
翰外揚○蘇軾曰處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其昶  
美上居巽極高亢失位應震而鳴自其凶貞凶  
案策上居巽極高亢失位應震而鳴自其凶貞凶  
齊策上居巽極高亢失位應震而鳴自其凶貞凶  
者必以驕奢為行慢驕奢則凶從之是以喜其為名  
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禍者約无功而受其祥  
最古其後苟卿董仲舒及漢初諸儒說易類  
皆主義理切人事明白正大最可寶貴也

三三 艮下震上 中爻巽兌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王弼曰上愈无所適下則得安愈上則愈  
以小事過始有此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  
亨利貞之三德也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  
貞與時行也王又樸曰小者必過而後亨是其過非  
也苟拘於常經而不過則失時柔得中是以小事吉  
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  
許經躍曰凡物之走者皆下動而上止惟鳥之飛者  
則下止而上動故震動象鳥翼之搏風艮止象鳥足  
取象飛鳥不在常例故特明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易六

三

抱潤軒

宜下大吉上逝而下順也宋衷曰二陽在內上下各  
陸希聲曰中孚柔在內剛在外有似飛鳥舒翻之象○  
為小過則剛在內柔在外有似飛鳥舒翻之象○  
說云時宜用過雖過正也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  
自損可以獲吉○郭雍曰凡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  
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柔不可過於  
剛○夏應銓曰凡飛鳥過上則人可過於柔不可過於  
以音則其不過上可知人能體此小事而不大事居  
下而不居上則必大吉○其昶案飛鳥高過於人矣  
然遺音可聞是亦未過高特小過耳逆順者飛而  
向上有風氣阻力就下則勢順也管子云鳥之飛也  
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谷則死故曰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山上有雷小過  
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阮籍曰君子  
重乎哀篤偽薄也○橫渠易說云過恭哀儉皆宜下  
之義○楊啟新曰過恭過哀過儉皆高世絕俗之行

三十一

九





王肅曰體柔應五婦之義也喪其第鄰於盜也勿逐  
自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  
也婦人以翟羽為飾五體坎為車為隱伏也五正用此  
盜道勿變於其中人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由此推之  
行用弗喪弗亦不遇止而不行耳於車無損也况七  
日必得乎范文子言外宜必有內憂蓋釋楚為外懼  
是既濟之時喪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  
用李石曰離為甲冑兵戈於北方之坎也○龍仁夫  
後卦上離故象曰三年克之也○向書大傳云武丁  
代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汲郡古文云  
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  
方氏人來賓○乾鑿度云高宗者武丁也殷道中衰  
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

而醜惡消滅王道成般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  
勸德也○淮南王疏云鬼方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盛天  
不可不重也○潘士藻曰蓋盛世勤民之難也○高攀龍  
盛人知盛時物力之裕不知盛時舉事之易也○既濟  
折中云高宗商中與之終則自濟矣曰克之也○既濟  
於三言之者內卦之終則自濟矣曰克之也○既濟  
未濟於四言之者內卦之終則自濟矣曰克之也○既濟  
然之辭既濟之後則當思慮豫防故小人也○既濟  
師同○其化陰也○六四編音有衣柳反居終日戒  
勿用戒其化陰也○六四編音有衣柳反居終日戒  
虞翻曰柳敗衣也○陸希聲曰編亦作襦飾象曰終  
之盛柳衣之傲也○王引之曰有衣柳反居終日戒  
日戒有所疑也○石介曰美服有時而做如當既濟則  
傲○郭雍曰六四居險又為多懼之地是以有衣柳  
之戒說文謂編為繪采蓋謂勿以新繪而忘傲柳也

身六

无

抱潤軒

○蔡元定曰既濟過中時已變矣必須終日戒慎則  
不至於陰陽皆老將變而未濟故多九五東鄰殺牛不  
戒辭有所疑者疑其化而失位也○九五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坎月日出東方東鄰象月  
出西方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  
吉大來也○禮記云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君  
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注云離為牛坎為豕禴  
祭則用豕殺牛而凶不殺豕受福而吝○祭則用豕殺  
而敬也○劉向曰蓋重禮不殺豕受福而吝○祭則用  
有其實而推之則安往而不禮不殺豕受福而吝○祭  
必考其實而推之則安往而不禮不殺豕受福而吝○祭  
心也○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王  
弼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王  
丁晏曰奢侈之費甚於天災禍亂所由生也○聖人於

損取二簋之用享於既濟取西鄰之禴祭所以崇本  
而抑末也○其昶案鄰者臣也謂比應爻二四則為  
西鄰四互離為東鄰五君位在祭為主人二四則為  
誠於祭享故五受其福蓋二五為過中不如二之往之  
五彼虛此實故曰實受其福蓋二五為過中不如二之往之  
箋云尸假主人欲使長久廣二也故曰吉上六濡其  
大來在卦象則坎之一陽自乾二來也○荀爽曰處高居盛必  
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當復危故曰何可久  
○王弼曰既濟道窮之於未濟則首犯焉○薛溫  
其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薛溫  
以爲濟遂至陷沒危險不慮後患既濟終懼其義見  
矣○王申子曰不陷沒危險不慮後患既濟終懼其義見  
改則濟猶可保○其昶案終止則亂既濟惟上爻居  
卦之終當動而化陽不以失位為嫌也何可久言當  
化速

身六

无

抱潤軒



三三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鄭康成曰汔幾也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

未出中也喬萊曰小狐專指初也既濟之亂在終則

其尾則小狐指初明矣○其初案坎之九二尚濡其

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史記黃歇

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韓詩外傳云官怠

於宦成病如始於小愈○狐生於懈情孝衰於妻云官怠

不當慎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王弼曰察此

皆水火相濟剛柔應故可濟○胡炳文曰天地終始

地未濟非不濟也未濟耳既濟之中未濟易不可窮

柔復於濟見之○其變之相為反覆而水火互藏其

宅有失正未濟也○象動陰陽皆老可變化而成既濟

以未濟終世運之易明道而實主於人事象曰火在

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王弼曰辨物居方

震曰有辨然後有交辨以正其體交以居其所○朱

中含象而審辨之○本義云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朱

也○水火交則有難辨之○項安世曰必加慎者以其未濟

深矣○由生也○乾運曰乾坤交而萬物生始於屯其意

之自離也○乾居上坤居下○物使之下各居其所○天

地之思乎仲尼之志堯舜之業皆以天地為量也○成

易六

三

抱

三

易六

三

抱

初六濡其尾吝

極也○王弼曰未濟之始於既濟之上六濡其首猶

初未指此○姚配中曰六為失正急求濟而反不能濟

其甚焉○既濟之初六為失正急求濟而反不能濟

其未濟案之既濟初六為失正急求濟而反不能濟

終濟而遠初其尾為狐既濟不知車求濟而濡其尾

即九不續終也初其尾為狐既濟不知車求濟而濡其尾

而八所不謂用九節剛病極為過故欲其節而不知變

柔病極用九節剛病極為過故欲其節而不知變

永貞以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利涉大川○其案卦名未濟亦通例也○六三未濟征凶

正二五不當位為重故曰中行○六三未濟征凶

在出險雖行遲曳其輪○其案卦名未濟亦通例也

任若車重行遲曳其輪○其案卦名未濟亦通例也

也○孔穎達曰曳其輪者言其勞也○代淵曰負荷重

之時體剛中之質而見任與拯救危難經綸屯蹇者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繫辭上

周易費氏學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司馬光曰言天地卑高以陳貴

賤位矣地萬物上下之位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濁之品以羣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故在之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之不同

形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謂易以道陰陽也蔡清曰此是從有易後而追論

非聖人鑿空所為皆據六合中所自有者而摹寫出

易七

一

抱潤軒

耳沈善登曰去故就新曰變謂形質也本无忽有

記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陳賤位矣動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所謂不易也

卦相盪釋文云盪眾家皆作蕩桓玄云動也

推移○來知德曰八卦以天地之感相推盪言運化之

言○其和案卦者象也見後韓注此言剛柔之相摩

有○天之象鼓潤運行是申說摩盪

梁傳云電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孔穎達

者何○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或離日坎月運

動而○行寒則月行暑日行暑則月行寒漢志云日極

南至牽牛為冬至是赤道也月則立冬冬至從黑道

日極北至東井為夏至是黑道也月則立夏夏至從

赤道成男坤道成女夫語類云男女通人物言

女者山陵為牡谿谷為牝也○其昶案獨以成男成

女屬艮兌者艮兌陰陽交感之終也成象以男女目

皆指艮兌言是其證此節樂記云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

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

謂之交易變易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崇效天○其昶案氣中之發而為光者陽也故曰乾

知大始氣中之凝而為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地之道不為而善始不勞而善成○李光地曰為物

不二故其心易無為而成故其事簡○其昶案易者

易直也光體渾同虛空普徧羣物故曰易爾雅平均

夷弟易也注云皆謂易直此可識易之訓矣周書諡

法云壹德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其昶案易知易從謂

也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其昶案乾交利而不息故可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姚配中曰賢人法

可久之德也厚德載物可大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

乾坤之中以盡天下事物之理也自篇首至此總論  
 易之名義鄭康成氏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  
 變易二不易三者是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  
 此天地自然之易也 吉凶 李鼎祚曰謂伏羲始作八卦文王觀六十  
 相推而生變化 或變陽陽或化陰陰聖人所以觀象而  
 繫辭眾人所以因著而求卦也 蔡清曰易占其變  
 凡卦爻之辭皆就變說則皆剛化柔柔化剛也 王  
 於六則上移而七此明變占之所自是故吉凶者失  
 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本義云吉凶相對而  
 凶而趨吉者自吉而向凶也 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  
 此象則繫以此辭 何楷曰上文觀象繫辭以明吉  
 也 凶者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本義  
 變趨剛退極而進也剛化趨柔進極而退也既變剛  
 則畫而陽矣既化柔則夜而陰矣 何楷曰剛柔  
 推而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鄭康成曰三極三才  
 地位三四人位五上天位每位必重氣之陰陽形之  
 柔剛性之仁義交至而成乎全體大用也然而不能  
 皆見於用故一時之所值所占則道著焉當其時處  
 其地擇其進退天之災祥地之險易人事之順逆因  
 而決焉三極得失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本義云序謂卦爻所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  
 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俞琰曰觀象玩辭如蔡墨云  
 陳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侯  
 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王申子曰平居无事

易七

三

抱潤軒

玩辭以察吉凶悔吝之故及動而應事玩占以決吉  
 凶悔吝之幾故有不動動无不吉也 孫奇逢曰千  
 變萬化无非使人崇易簡黜險阻趨吉避凶之道故  
 吉凶之外立悔吝於其間以引人歸極責人持極  
 其視案右第一篇首言造化自然之易次言聖  
 人作易君子學易而終之以自天祐之吉无不  
 利則盡人合天之效也後四  
 篇皆所以發明此篇之蘊  
 家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虞翻曰八卦以  
 也爻有六畫九六變化故言乎變者也 象告故言乎象  
 ○本義云象指全體言變指一節言 吉凶者言乎  
 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來知德曰嘉其能補過也 孫奇逢曰所言吉必其  
 得而非幸所言凶必其失而非不幸申前章之意又  
 進以无咎之說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  
 是易道要歸處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  
 乎卦 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  
 陽則陰為主雖小大不 辯吉凶者存乎辭 京房曰  
 齊而得時為主則均也 雖繫度云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  
 憂悔吝者存乎介 雖繫度云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  
 介不正悔吝者存乎介 雖繫度云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  
 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虞翻曰震動也 本義云知悔則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潘夢  
 小大隨其消長而分險易因其安危而別辭則各指  
 其可趨可避之象也 以示乎人也 方潛曰此段申吉  
 凶者憂虞之象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 京房曰準等也彌徧也 虞翻  
 道曰綸絡謂易在天下包絡萬物仰以觀於天文俯

易七

四

抱潤軒

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智之府○張惠言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為幽陽為明也○劉宗周曰幽明始終如方來者  
進成功者退○王夫之曰原有本而生也反歸諸其  
故也易言往來不言生滅原與反之義具矣以此知  
人物之生一原於二氣至足之化其死也反於細  
之和以待時而復特變不測而不仍其故耳生非創  
有死非消滅陰陽自然之理也○其昶案凡卦之始  
生各有非自來是謂原始交至九六將死復變為精  
七八是謂反終七八九六相為循環死生之說也精  
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類謀也游  
魂謂九六○許桂林曰象為不變以六十四卦之精  
氣言也爻為變以六十四卦之游魂言也○姚配之精  
日情謂精氣游魂之情狀謂為物為變之狀七八九  
六之消息盈虛而成卦爻者非鬼神亦鬼神之情狀  
繫上 易七 五 抱潤軒

也○其昶案鄭注精氣七八也游魂九六也與易緯  
同精者光也光氣合而成形成質謂之物乾陽物坤  
陰物相雜故曰文皆指卦畫言謂其陰陽有定形  
也及其變而之他則游魂之所為也故九六之爻  
為現在湖卦所由變為既往變之他卦為未來每爻  
自成三際其變也由善有惡故所遺有吉有凶卦爻  
與鬼神之情狀一而已矣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於  
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骨肉即光氣所化之物  
魂氣乃離光之氣又將變而之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他也以無定在故曰游魂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韓伯曰德合天地  
日知周道濟不過差也○其昶案與天地相旁行而  
似言乾坤之體知周道濟言六十四卦之用旁行而  
不流也韓伯曰應變旁通而不流淫○其昶案旁者溥  
之時位也乾元溥行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各有一  
故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樂類

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其昶案樂天知  
命言易之時也安土敦仁言易之位也知時似天當  
地位似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息法周天地曲成萬  
物而不遺荀爽曰謂二篇之冊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方以智曰人在地上故有晝夜而故神无方而易无  
天无晝夜也神貫費隱易貫寂感故神无方而易无  
體邵雍曰神者易之主也易者神之體也○方潛曰  
○其昶案一知貫乎終始之象也晝夜即剛柔通知剛柔  
之道則爻之進退變化由此生矣陰陽不測之謂神  
故无方生之謂易即乾一陰一陽之謂道邵雍  
坤二用也相易相生故无體一陰一陽之謂道  
无聲无道不可得而見故假道路之道為名人之行  
必由乎道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  
而成者道也○語類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動極而靜  
靜極而動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  
繫上 易七 六 抱潤軒

道也○郭雍曰道兼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  
天地人皆具陰陽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嚴  
復曰此謂相反而同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通書  
原所以生其變化也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  
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二程遺書云天以生為道  
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二程遺書云天以生為道  
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語  
類云所以發育萬物皆為善意便是繼之者善也○語  
性繼是善不發者元也各一其性是凝成有主之意○項安  
世曰無不善者元也各一其性是凝成有主之意○項安  
陰一陽言二氣之分繼之者善言二氣之合陰陽各  
處而往來繼續於其間者元也乾元用九以交坤坤  
元用六以交乾而萬化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出矣故曰生生之謂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渾然一理無聲無臭惟仁者發見也性於人身  
謂之仁知者發見於是非則謂之知而後所謂性善  
方有名狀也○其昶案性之成有剛有柔故人之德

有仁有知仁主春生元也知主冬  
藏貞也凡易之道仁知之也  
故君子之道鮮矣其道故聖人憂之而作易顯諸

仁藏諸用張氏曰此是說易也○其利案仁者元也  
日顯用者利也藏諸用利貞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也貞固足以幹事故曰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其利案鼓萬物而不與猶言

者存乎辭凡易之辭皆顯仁藏用使百姓能知君子

之道故萬物而无一豪私意與其間是聖人同憂之

所為也故曰作易者有憂患又曰吉凶與民富有之

同患雖不與而又能同憂所以為盛德大業富有之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其利案法地故富生生之謂

易荀爽曰陰陽相易轉相生也○其利案乾成象之

元坤元相易而生諸卦凡言易皆謂此也抱潤軒

繫上 易七 七 抱潤軒

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云效呈也○項安世曰古極

數知來之謂占孔穎達曰謂窮極著策通變之謂事

虞翻曰變通趨時以盡利陰陽不測之謂神橫渠易

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陰陽不測之謂神說云兩

在故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虞翻曰以言

乎邇則靜而正本義云不禦言無盡靜以言乎天地

之間則備矣虞翻曰有天地人道焉故稱備也○項

安世曰不禦直與闕也靜正專與翕也

天地之間則備矣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自大生廣生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

生焉夫坤其靜也翕虛級其動也闕是以廣生焉韓

伯日專專一也翕斂也○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吳澄曰翕謂合而氣之專者

藏於此闕謂開而氣之直者出乎此歸有光曰天

地止一氣而已其利案專者光託氣顯而終古不

變直者光行至速无遠弗届也翕者光氣不廣大配

相離闕者氣得光靈而分散以生萬物也

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

德虞翻曰泰大壯夬配春乾姤配夏否觀剝配秋

坤復配冬郭雍曰至德者天地生成之德也

○吳澄曰易書廣大之中有變通焉有陰陽之義焉

亦猶天地之有四時日月也四時日月即天地易之

六子即乾坤○方潛曰此段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沈善登曰說文引秘書說云日月為易象陰陽

也虞翻注亦謂其字从日从月是日月為易象陰陽

相傳古義即所謂陰陽之義配日月懸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也其利案白虎通云文王所以演易何商

王受不率仁義之道失為入法矣己之調和陰陽尚

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

則如易矣是日月為易西京諸儒皆同此說

繫上 易七 八 抱潤軒

其利案右第二篇總論易之義例

蓋申發首篇吉凶失得十句之指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

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韓伯曰知以崇為貴禮以卑

物備禮之用象地廣而載物為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統

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為德以禮為業也夫天地

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參同契

乾坤之象也位者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

者乾坤二用虞翻曰成性謂成之者性也○王夫

之曰人之所以罔克由聖者无他知見不出近小之

域而不謹於禮以自逸爾聖人效天法地推健順而

已矣故易者聖人致知復禮之極功夫子所謂學

而無大過也於此推極其實而要歸之於知禮以使

學者循循於博文約禮而上達於天德意至切矣○其

阮元曰存存在也如孟子說存其心養其性也○其



視案二用行乎乾坤之中元亨也成性存存保合太和乃利貞也典禮由此而出故曰道義之門參同契以二用屬坎離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耳其實聖人有震巽之初良兌之終皆二用之所見端也

以見天下之賾反責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孔穎達曰賾謂幽深難見也○項安世曰聖之名象其物宜○黃震曰擬諸形狀以天地雷風容使幽深者可見而人皆見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荀爽曰陰陽動移各有所會各有所通爻矣○韓伯曰典禮適時之所用○胡炳文曰通是時中典常是庸○錢澄之曰盤錯之會人見為礙者聖人觀之必有其通非權宜之行而典禮之行益確乎不可易也韓宣子至魯見易象數曰周禮盡在魯

易七

九

抱潤軒

矣三百八十四爻其言皆順於禮者也言天下之凶悔吝皆存於禮者也故曰禮原大易

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吳澄曰象顯天下至幽之義名言宜稱人所易知自不至厭惡其賾辭載天下至多之事處決精當人所易從自不至於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通書云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二程遺書云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舉鳴鶴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其昶案畫動之爻則可以變化聖人觀卦爻時義擬議其動之當否而示人以所宜處之道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周子言聖人之擬議皆本於至誠未嘗雜以人為意計之私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賈誼曰愛出者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賈巴曰樞機而戶開機動而矢發小則招榮辱大則動天地皆此唱彼和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應之最捷也

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劉向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夫剛則不和兄弟不和則不可用是故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虞翻曰臭氣也○韓伯

易七

十

抱潤軒

曰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迹雖異道同則應○程傳云同心則物莫能間雖金鐵之堅猶可斷也如也五與二陰陽相遇故和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虞翻曰錯置也○王引之曰苟猶但也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其昶案茅本微物而用於祭則重不愼則棟可燒

慎則雖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王引之曰言者語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至損益嗛然而



嘆曰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益乎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昆吾自滅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揚萬里曰人之謙傲係其德之厚薄德厚者无盈色德薄者无卑辭如鐘磬然愈厚者聲緩薄者反是故德愈盛則禮愈恭充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孔穎達曰謙德保不出戶庭

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繫上 易七 十一 抱潤軒

而不出也鄭康成曰言不愼乎微而以動作則禍變必成○程傳云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其親案不出戶庭是象非專說行也愼密是發其義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音野容誨淫鄭康成曰言妖野容儀教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范仲淹曰天下姦雄無代无之何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朱軾曰奪奪小人伐伐國也為上者不愼名器是上慢也上慢則下暴而盜起矣○

姚配中曰獨先發作易者知盜明作易者先擬議隨動而有是意乃觀象而繫此辭以見上所釋皆然也其親案右第三篇申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大衍之數五十鄭康成曰衍演也○歸有光曰大衍曰子雲以立之策數為泰積亦擬易之大衍釋文大音泰○其親案天地之數自一至十天得三合地得兩合約之止五而已以五乘十為大衍之數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是故五十有五者天地之積數五十者皆由此而生所以能言天下之道其用四十有九子夏傳云一不用者太極也○班固曰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鄭康成曰以五十九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減其一故四十九也○王弼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一不用而用之以通非數而數以之成斯易之太極也○崔憬曰說卦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參

繫上 易七 三 抱潤軒

天兩地而倚數既言著數則是說大衍之數也明倚數之法當參天兩地○吳澄曰衍母之一數之所起虛其一不用用者其數七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七蓋一為體七七為用

象三孔穎達曰合同未分象太一也分二象兩儀也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象三才也○馬微麟曰掛畫也說文畫界也謂反時設之以四以象四時鄭書出一策別置案隅

成曰揲取也○孔穎達曰分揲其著皆以四四為數○其親案一策七日半四策三十日是一揲為一月也蓋四十九策四四揲之凡十二本以當一歲十二月今分而為二則揲左象一歲揲右象兩歲歸奇於劫象第三歲有閏之年策數不足故但云象四時三劫為一時三變中雖至少亦必有一時也四時成歲故舉時以歸奇於劫反以象閏虞翻曰奇所掛一歲也○郭忠孝曰劫者數之餘如禮言祭用數之劫

揚子雲作芳亦謂著之餘數○折中云虛一者象太極之元為掛一者象人極之參贊虛一後繼以掛四歸奇明乎定時成歲人事之綱也○李光地曰掛象氣盈明乎定時成歲人事之綱也○李光地曰掛象氣盈

易七

三

抱潤軒

達曰凡前後開相去大畧三十二月在五歲中○梁錫與曰一歲中合氣盈朔虛約餘十一日有奇積之

數必去初變之掛一不能去後二變之掛一者正以初變之一象三才後二變之一象間餘積分固不同也

易七

南

抱潤軒

日五奇合為二十五五耦合為三十○潘夢旂曰天數五其五地數六其五莫不自五數之



幾○蘇軾曰深者其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理也幾者其用也虞翻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故通天下之志謂  
著也研幾故成天下之務謂卦也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故不行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安  
而自將有為以下專論尙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  
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者皆在其中也  
○吳澄曰以辭為占則可以制作而成務  
通志以變得象則可以制作而成務  
其和案右第四篇申動  
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鄭康成曰天生於北地二生於南天三生於東地四生於西地五生於南地六生於北地七生於東地八生於西地九生於南地十生於北地  
南與地二並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並天九成金於  
未得相成也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並天七成火於  
於東地四生於西地五生於南地六生於北地七生於東地八生於西地九生於南地十生於北地  
鄭康成曰天生於北地二生於南天三生於東地四生於西地五生於南地六生於北地七生於東地八生於西地九生於南地十生於北地

西與地四並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並○韓伯曰易  
以極數通神明之德故明易之道先舉天地之數也  
○郭雍曰天生火於南地五生於北地六生於東地七生於西地八生於南地九生於北地十生於東地  
水故或謂天一生於北地二生於南地三生於東地四生於西地五生於南地六生於北地七生於東地八生於西地九生於南地十生於北地  
五成或謂天一生於北地二生於南地三生於東地四生於西地五生於南地六生於北地七生於東地八生於西地九生於南地十生於北地  
者乃五行相生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  
生乃五行相生之數惟易與洪範所言五行則天地  
謂易道之廣大不過此五統五耦包無餘下之數如  
斯而已即指此也劉歆曰此五統五耦包無餘下之數如  
數五相連乃斷章取義以證其術使人易明非改竄  
也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取天地之數也夫易開物  
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韓伯曰冒覆也○  
象以盡意必先極數以定象者心體含裏太虛萬象  
森羅其中不落數量而可即數量驗之傳言天一地

易七

七

抱潤軒

十等五奇五耦易所以開物成務是故聖人以通天  
言天下之道而已者為此故也郭雍曰通志  
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開  
物定業本乎易之成務斷是故著音之德圓而神卦  
疑本乎易言天下之道是故著音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窮方者止而有分貢  
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崔憬曰著之數七七  
四十九象陽圓變動不定因之以知來物卦之數八  
八六十四象陰方爻位有分因之以知來物卦之數八  
日著用七卦用八爻用九六○其和案著之數七七  
之數八著以求卦既得其卦故以七八紀其剛柔之  
畫陰陽始生皆其壯盛者也陽動而進陰動而退由  
七八而至於九六自下至上逐爻漸變而老故以九六  
紀其變易之爻對言也至卦與著對言則七屬著八  
也此以卦與爻對言也至卦與著對言則七屬著八

又專屬於卦故內外傳有筮得某卦之八者以其占  
皆用卦辭故云八也卦畫之剛柔不變所以為方爻  
則唯變所適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語類云退  
日易以貢矣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語類云退  
主靜處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吉凶與民同患  
○龔原曰洗心莊子所謂疏淪其心語類云退  
韓伯曰表吉凶之象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語類云卦  
以同民所憂患之事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語類云卦  
人已言之理皆具是藏往固此理以推未來之事其  
是知來○何楷曰未至之幾曰來可知之理曰往其  
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所戒者  
夫惠棟曰士冠禮德之殺也鄭注云殺猶衰也反是  
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  
惠棟曰管子云著龜為萬物先為禍福正為萬物先  
故前民用也○吳汝綸曰是者寔也言此聖人寔始

易七

六

抱潤軒

作著也。姚永樸曰：前猶導也。○其昶，聖人以此齊  
案惟其與民同患，故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  
側皆戒，以神明其德。夫昶案：神明其德，即洗心也。○其  
民故也。此段贊易能開物，以通是故闢戶謂之坤闢  
天下之志，著之德圓而神也。  
戶謂之乾。胡達濬曰：乾坤易之門，重濁者實一闢一  
關謂之變。虞翻曰：陽變闢，陰變闢。陽剛柔相推而  
也。往來不窮謂之通。荀爽曰：十二消息陰見，乃謂之  
象形。乃謂之器。荀爽曰：象謂日月星辰光見在天而  
以爲器用者也。觀象於天，觀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  
形於地，制而用之，可以爲法。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  
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用之不遺，故曰利用出入，民  
皆用之，而不知所自來，故謂之神也。○其昶案：先  
言聖人法象乾坤，以成務。次言易以吉凶定業，是  
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動其氣，四象一衍，論云三  
○鄭康成曰：極中之兩儀，生四象，一行大衍，論云三  
道消和未分之氣也。兩儀生四象，變皆剛太陽之象  
三變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  
吉凶。吉凶生大業。乾鑿度云：孔子曰：易始於太極，太  
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  
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  
定矣。○李埭曰：易變也。然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  
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耦也。无  
極則五十策，兩分之二，或皆奇，或皆耦。无耦兩儀也。  
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或皆奇，或皆耦。无耦兩儀也。  
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  
變而成外卦。八卦生則六十四卦具矣。○其昶案：說

繫上 易七 抱潤軒  
文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分天地化，成萬物，此用易義。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  
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虞翻曰：神農黃帝堯舜也。○俞珍曰：人不天，不因天  
不人，不成有天地。四時日月，不有崇高富貴之聖人，  
則莫能法是象，而爲天下利。○惠棟曰：成器謂罔罟  
耒耜之屬，管子曰：成器不課不用。○其昶案：朱子云  
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闢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  
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  
一方一圓，開物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成務，盡此數言。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  
凶，成天下之亶亶，反者莫大乎著龜。其昶案：玉篇  
也。莊子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著龜決疑，皆  
斷於幾先，故曰成天下之微，微者此段贊易能成務。  
繫上 易七 抱潤軒  
以定天下之業，卦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孔穎達  
之德方以知也。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日謂生  
著天地變化，聖人效之。陸績曰：天有晝夜，天垂象，見  
龜凶聖人象之。宋衷曰：天垂陰陽之象，以見吉凶。謂  
九六爻位得，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橫渠易說云  
失示人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橫渠易說云  
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其利  
謹案：先五世祖一齋，府君諱翮，飛曰圖書之說，張子  
最得之。易之有卦畫文字，猶地之有圖書，大傳明言  
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始作八卦，非專取於圖書  
也。雖朱子確信圖書，他日又謂於八卦非專取於圖書  
者，圖書非易所從出，正如周子太極圖，特準易而爲  
耳。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繫  
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易曰：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王符曰此最卻凶災致福善之本也○侯果曰此引大有上九辭以證之言人能依四象所繫辭所告則天及人皆共祐之○朱震曰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本義云子曰字皆後人所加如通書乃周子所處正如此也○語類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崔憬曰言伏義仰之象以盡其意文王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義立卦之象象既盡意故辭亦盡言也設卦謂因而重之爲六

繫上

易七

三

抱潤軒

十四卦情偽盡在其中矣○通書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變而通之以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本義云變通鼓舞以事而言神鼓舞之效也乾坤其易之組邪淵與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漢志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胡煦曰易謂變易即乾坤之二用也有乾坤二體即具此變易之二用○其親案乾坤成列而以二用相交乾元立乎坤中坤元立乎乾中无乾坤則不見二用之道故能斷天下乾坤之功用息此段贊易旨天下之道故能斷天下

之疑六爻之義易以賈也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姚配中曰易形而上在天成象見乃謂之象易形而下在地成形形乃謂之器道陰陽之道也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易說云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之變○其親案形上謂四象法天道之陰陽形下謂卦書法地道之柔剛化裁推行謂爻變立人道之仁與義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楊增新曰化謂天地之化萬有不齊聖人因而裁制之是之謂變推而行之協人情合物理毫無阻礙後人不知制作之原輕言變法必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不可行矣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

繫上

易七

三

抱潤軒

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本義云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吳汝綸曰前言易本有之變通此謂學易者之變通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本義云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也其親案右第五篇申首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聖人作易使天下同趨於吉君子學易貴默成其德行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吳汝  
 八卦成而六十四卦之象已具重卦成而九六之用  
 已具○其案三畫之卦未極其變重為六畫乃有  
 乘承比應上下往來之義此爻與彼爻交剛柔相推  
 本爻又與變爻交故謂之爻交者交也  
 變在其中矣姚配中曰剛柔謂畫由陽推之九由九  
 利案可以變向未變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也故曰變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日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也○蘇濬曰易之辭是聖  
 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者○其案爻之動有當變  
 者有不當變者聖人繫九六之辭告人吉凶悔吝者  
 以動之所宜故曰動在其中命猶告也  
 生乎動者也通書云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姚配中曰剛柔畫也畫者爻  
 繫下  
 時○其案剛柔者陰陽之凝而成質者也卦為體  
 故曰立本爻之進退則隨時義為變通故曰趨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語類云吉凶無兩立之道浸故陰陽  
 勝○其案事有善惡皆以貞勝謂貞固積久而後  
 積禍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  
 積不足以滅身是吉凶貞勝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  
 之說也此為貞吉貞凶發例  
 月之道貞明者也其案案輕清之氣固積在上而為  
 地可觀日月積而生明皆以貞為道天下之動貞夫  
 也京房易傳云積陽為天積陰為地  
 一者也本義云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正而常者亦  
 即乾元也德惟一動罔不吉也卦爻之變動莫非元  
 之用各正性命即所以保合太和故曰貞夫一易始  
 於元成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反  
 於貞然示人簡

其案說文云崔高至也易曰夫乾崔然又云隤  
 矣下隊也此即元氣初分輕清陽為天重濁陰為地  
 之義惟其一故易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  
 也姚配中曰此乾坤易簡也○其案一元而爻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  
 辭橫渠易說云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隨爻  
 而卦畫如故故曰動乎內失得天地之大德曰生其  
 未彰而吉凶已判故曰見乎外徐幹曰位也者立德之  
 案生者仁聖人之大寶曰位  
 也元也聖人蹈機握杼使萬物順人倫正六何以守位曰  
 合之內各竟其願其為大寶不亦宜乎  
 人古蓋所謂非眾罔與守邦  
 繫下  
 非財不聚故聖人觀象制器備理財正辭禁民為非  
 物盡利以業萬民而聚之也  
 日義項安世曰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辭謂  
 刑罰以齊其不可導者蓋養之教之而後齊之其德  
 意之所發主於仁民而已○姚配中曰此言功業與  
 聖人之情也易者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也卦爻備  
 而天下之象盡周之所以人聚焉名義所禁遏而治  
 亂生焉聖人以其勢利名公天下後世以其勢利名  
 私天下  
 其案右第六篇統論卦爻變動以示人吉凶  
 要歸諸易簡之德仁義之道此聖人作易之情  
 也故又為下繫之首  
 古者包犧許宜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七

美

抱潤軒

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惠士奇曰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羽二曰川澤

易七

美

抱潤軒

文燥屈信木也耒耨奴豆反王昭素曰之利以教天集韻燥或作採耒耨諸本或作耨

易七

美

抱潤軒

黃以為裳○朱震曰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不窮而可久變通趨時吉无不利聖人先後天故也

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鄭康成曰良為門坎

擊柝又以其卦為豫為盜艮手持木是為

有守備則不可自佚斷木為柝昌呂掘地為臼求爾

白柝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胡瑗曰聖人既教

精治五穀是小有過為其事也朱震曰兌金斷震

木柝也巽木入艮土曰也柝動而上白止於下○都

絮曰白柝棺槨使民養生送死无憾所以依於人弦

者過厚也養生取小過送死足以當大事取大過

木為弧刺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伯

曰物乘則爭與弧矢之用所以威乘爭也○來知德

曰坎為弓矢離為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說文云宇屋邊也○蔡淵曰

棟直承而上取四剛義宇兩

繫下 易七 抱潤軒

垂而下取二柔義○俞琰曰聖人之於物有為之者

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以貽於

後古有是而民厭之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姚永

今則易之以革於前 說文衣依也言 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

依附以薪也 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黃帝始○棺槨之作自

其過厚○正易心法云頤大過反對頤養生大過送

死○張浚曰陽藏其中送死之義○謝枋得曰大過送

全體坎穴初上坤爻為上下皆土木在土中棺槨象

○鄭思肖曰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二陰

畫包四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於內也送死大事必

得外拱其陰內聚其陽之地以葬之則死者入而悅

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萬葬法上古

於言外○王引之曰封謂聚土為墳樹謂植木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

察蓋取諸夬白虎通云後世聖人謂五帝也○說文

曰事大木結其繩事小結其繩以造書契○鄭康成

曰事刻其木謂之書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韓伯

曰夬決也書契所以決斷萬事也○吳澄曰夬五奇

畫象書契之一二三四五至六則變矣又上耦畫象

契之上端分處十三卦之制作畫卦始書契終蓋萬

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備於書契○魏源曰易十三

卦述古聖人制作首以田漁耒耜市易且舟車致遠

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无非以足食足兵為治天

下之具自古有不王道之

富強无不富強之王道

其和案右第七篇明卦象也八卦既重萬象在

易因舉古聖創物之大十三端皆可取於易以

著觀象 之例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崔憬曰易者象於萬物

象者形象之象○邵雍

曰易无體假象以見體○晁說之曰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是古人卦爻統名曰象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

矣○其和案上下繫截分篇章條理井然義本

相承文氣自相輸貫故此篇之首以是故發端

者材也 姚配中曰材才哉通始也本也卦首六畫未

之稱 變曰材由畫而變為九六則曰爻此解卦辭

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姚配中曰卦首六畫

九六天下之動可效而不可以畫拘故七 是故吉凶

八九六五相流通此解九六之稱爻也 是故吉凶

生而悔吝著也 虞翻曰爻象動內吉凶見外 陽卦多

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 崔憬曰震坎艮一陽而二陽

卦奇陰卦耦 韓伯曰少者多之所宗一者眾之所歸

為之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

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仲長統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  
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人下者也○韓伯曰陽君道陰臣道陽爻畫奇陰爻畫兩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陰卦曰小人○其親案一二即奇耦也非謂多寡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韓伯曰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孔穎達曰此明不能无心感物使物來應乃憧憧然役用思慮也○本義云理本無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蔡清曰天下之理本同歸也但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慮亦因之有百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繫下

易七

完

抱潤軒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孔穎達曰任運往來自然明生自然歲成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橫渠易說云屈信相感以雜也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尺蠖紆縮之屈以求信也侯果曰蠖蟻行龍蛇之蟄反直立以存身也其親案尺蠖有意求信其信也微以況懂懂之者則變化雲雨不難矣無感之蟄以存身若無意於信感其感乃大惟物亦有然者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橫渠易說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也○本義云精研其義至於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信之極也

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李光地曰此下十一爻以爻之效動言也天下之動生於人心人心之動生於有感動言也天下之動也君子惟當用心於內練熟於事專其心志循其氣而而相以思慮雜之故能處於感應往來之間而與天地相相似蓋羣動貞一之理本自如此○其親案君子精義自能致用利用特以崇德此皆求其在者韓退之言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即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說也窮神知化之事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末二語蓋贊之也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郭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所謂自作孽不可追者也○

繫下

易七

萃

抱潤軒

其親案外則無應於上故名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辱內則失位乘剛故身危  
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韓伯曰括結而動則无結閣之患○張根曰天下无難事人自不爲耳使其規模先定而後爲之有所不發發无不中矣○姚配中曰言待時可以成吾器則動也○其親案公謂四君子謂上準謂三也四爲震動之主與三陰陽相比有結括不解之患惟上射之是以不括而有獲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

无咎此之謂也說苑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

恆善若因懲福也○孔穎達曰明小人之道不能

誠而得福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

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

滅耳凶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日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

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谷永曰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

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天命

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

○其昶案禮運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鄭注

引易危者安其位疏云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子曰

為倫安其位也前三句是戒君子以下法是法子日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唐石經小作

志注引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言

易同不勝其任也王符曰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

德知力三者一有所闕則弗能勝其事况俱不足者

焉○語類云上交貴恭恭近詔下交貴和和近瀆○

其昶案恭與和皆所以求豫也而禍伏焉故詔瀆與

否當於其幾判之待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本

至終日則尤悔生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本

注吉凶之彰始乎微兆是韓本亦有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

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孔穎達曰纔見幾微即知禍福何用終竟其日當時

則斷可知矣○楊萬里曰動莫小於風雷而欲心為

最大吉莫重於不失其身而崇高為至輕故能絕詔

瀆之端乃見幾之最先者也○項安世曰詔者本以

求福而禍常基於詔瀆者本以交驩而怨常起於瀆

易言知幾孔子以不詔不瀆明之此真所謂知幾者

矣○其昶案上不應陽不詔也下不乘陽不瀆也知

微彰謂見幾知柔剛謂不俟其辨別有節概如聆石

聲之經經使人思守節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之士故曰萬夫之望也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

祇悔元吉虞翻曰復以自知謂顏子不遷怒天地細

音緼紆云

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鄭康成曰

陽合其精氣○孔穎達曰細緼相附著之義二氣網

緼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本義云醇

謂厚而凝也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吳澄曰以

一合一則其情專○陳士元曰卦自泰來泰之乾坤

為天地損之良兌為男女○其昶案禮器

其致一也鄭注云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子曰君子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語類云不學詩无以

言先儒以為心平氣

平

橫渠易說云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詔瀆招禍

乎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

乎

乎

乎

乎

乎

和則定其交而後求張栻曰好惡異尚而君子脩此

三者故全也其利案人己危以動則民不與也

之與懼以語則民不應也吳澄曰語謂告語其民○

對文史記懼然顧化義與此同无交而求則民不

與也項安世曰取與之與○吳澄曰求猶責也責其

語恫懣之辭无交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

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韓伯曰虛己存誠眾之所不

也○朱震曰全者合人我而為一也三者得故能以

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離而為二物我成敵故曰

立心勿恆凶勿恆者不一之謂也○黎世序曰行偏

而不全之道故致眾怒民叛也小象偏辭也全與偏

對

其利案右第八篇明爻義也吉凶悔吝

由陰陽淑慝而別因舉十一爻以見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荀爽曰陰陽相易乾陽物也

坤陰物也其利案易畧例物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本義云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

數也九天之數以通神明之德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楊萬

乾之所名為龍為馬為金玉所稱雖雜而不於音稽

其類其衰世之意邪韓伯曰有憂患而後作易故知

非消古之時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橫渠易

繫下 易七

雷

抱潤軒

繫下

易七

雷

抱潤軒

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吳澄

曰微顯即神德行謂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闡

幽即顯道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其祖案

下而字讀曰能微顯闡幽亦猶能說諸心能研諸

慮之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祖案而亦

能矣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者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所謂開物成務也能即

聖人成能百姓與能之能當名者其稱名雜而不越

雖小而取類大也辨物者辨陰陽之物而嚴淑慝之

分也易於此三者正言其理則旨遠辭文斷其失得

之報則曲而中皆備於經矣禮運疏云古之能字皆

作耐亦有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據此是易之能字

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據此是易之能字

有作而者屯象與此兩而字皆即能字無疑其稱

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孔穎達曰易辭所稱名物多細

大其旨違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孔穎達

也

屈曲各盡其理○本義云肆陳也○其利案肆者因

事理吉凶陳列隱者旨遠辭文非玩索不曉其趣

貳以濟民行鄭康成曰以明失得之報孔穎達曰失

則報以吉○俞珍曰報應也○其利案貳謂筮之貞

悔也洪範占用二衍貳者變也孔疏云筮占用二

貞與悔也就此推衍其變鄭注亦云二衍貳謂貞悔

也案易之因貳即洪範之用二鄭意似亦同之故曰

貳當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

成曰文王為中古因而演易○虞翻曰吉凶與民同

患○吳澄曰卦名及辭皆前此所未有故不云述而

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侯果曰蹈禮不倦○本義云上

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九卦謙德之柄也干寶曰

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

持禮○陸九淵曰常執復德之本也虞翻曰復初乾

不盈之心德乃日積

111111

1111



恆德之固也陸九淵曰不損德之脩也荀爽曰德忿

益德之裕也荀爽曰見善則遷有困德之辯也吳

日辯者誠之明孟子謂井德之地也姚信曰井養而

德慧術智恆存乎疾疾井德之地也不窮德居地也

巽德之制也本義云巽順於理以制事變○語類云

直徹到底方能斷得○胡一桂曰第一陰入二陽之下

德○其昶案履以持身謙以涉世履與謙皆所以復

其性命之本此三者進德之大端也恆損益三卦申

言持身之道困井巽三卦申言涉世之方始於踐履

可與適道也終於履和而至其昶案至謙尊而光

行權可與權也履和而至者實也

案恭儉博節退讓以復小而辯於物虞翻曰乾陽物

明禮君子之光也復小而辯於物坤陰物以乾居

坤故稱別物○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羣陰○其

昶案卦有大小謂陰也復雖五陰之卦而一陽之

繫下易七 抱潤軒

生己自元吉蓋不滑恆雜而不厭荀爽曰夫婦雖錯

於陰則大者浸長恆雜而不厭居不厭之道也○

其昶案風雷相薄故雜恆損先難而後易本義云損

久如此為萬物用故不厭鄭康成曰設大也周禮攻工曰

易則益長裕而不設鄭康成曰設大也周禮攻工曰

長養寬裕於物○陸困窮而通本義云身并居其所

九淵曰設者侈張也困窮而通困而道亨并居其所

而遷韓伯曰所居不異稱尺證而隱許桂林曰稱物

設權行以求衡平與時偕行而無定界之可指履以

故曰稱而隱○胡一桂曰第二節論九卦之材履以

和行虞翻曰禮之謙以制禮其法案禮復以自知

日有不善未嘗恆以一德陸九淵曰常則一不常則

不知故自知也歐陽修曰君子一身之損益天

損以違害益以興利下之利害也肆其忿欲天下有

受其害者遷善改過困以寡怨孔穎達曰守節不井

天下有蒙其利者困以寡怨移不怨天不尤人

以辯義韓伯曰施而無異以行權重委曲處無不入

故言巽以行權○胡一桂曰第三節論聖人用九卦

以處憂患之道故皆以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大

象必著以字以明其用易也○吳汝綸曰九家易云

所以說此九卦者聖人履憂濟民之所急行也故先

陳其德中言其性後叙其用以詳之也西伯勞謙殷

紂驕暴臣子之禮有常故創易道輔濟君父者也然

其意義廣遠幽微孔子指撮解此九卦之德合三復

之道明西伯之於紂不失上下九家此文於文王作

易之本可謂能得其要矣○易之為書也不可遠

其昶案以上卦德以下爻例

日居則觀象動則為道也履遷變動不居蔡淵曰周

玩占故不可遠為道也履遷變動不居居止也周

流六虛之虛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言虛也上下无

繫下易七 抱潤軒

常剛柔相易其昶案上下无常言陰陽之消

典要唯變所適鄭康成曰此言從時變易出入移其

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蔡清曰卦爻所說皆利用出

人在內在外皆知懼○惠棟曰出入爻之適變也外

內卦之貞悔也○其昶案人事有出入爻之內卦爻亦

有出入又明於憂患與故干寶曰言易道以戒懼為

致之无有師保如臨父母黎世序曰雖无師保而不

父母无有如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孔穎達

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尋其初要

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侯果曰方道也

既者終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存乎其人也易之

為書也原始要一透終以為質也韓伯曰質卦體也

王夫之曰以全易言之乾坤為體六十二卦皆其用

以所自生要其發用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虞翻曰

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唯其時物乾陽物坤

變物故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

之終未勢然也○韓伯曰事始於微而後至於著初

者數之始擬議其端故難上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

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朱震曰中爻崔憬所謂二三四

挂曰物謂內外卦陰陽二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

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孫奇逢曰二體

本假合中間聯屬以配三才外互象人參天內互象

人兩地天地之間人事為多此雜撰之義也○查慎

行曰正體則二五居上下之中所以多譽多功互體

則三四為內外卦之中所以多懼三四之中乃

由互而成故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其和案

曰雜物撰德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居謂所

觀其吉凶則所居之當否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

思過半矣馬融曰象辭卦辭也○王肅曰象舉象之

易之知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

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韓

曰同陰功也○其和案此論中四爻也五為卦主故

三十一

同耳其要无咎其者其四也申明多懼之三與五同

義其用柔中其者其二也申明多譽之義

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邪餘嗟反○韓伯曰同陽功也○張弼曰二與四

謂因也三雖多凶然以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剛居之則或能勝其任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

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

非它也三才之道也本義云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

有兩不得道有變動故曰爻陸績曰天道有晝夜日

而不六也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

三者之變故謂之爻○吳澄曰爻交也以交而變也

爻有等故曰物孔穎達曰爻有陰陽貴物相雜故曰

賤等差以象萬物之類

文虞翻曰陽卦入坤陰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吳曰慎

義之得失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

為當不當鄭康成曰據此言以易是文王所

文王與紂之事邪作斷可知矣○虞翻曰謂文王書

易六爻之辭也○其和案首言易其衰世之意次言

作易者有憂患至是乃斷其為文王與紂之事此所

謂行文善是故其辭危孔穎達曰多述憂危危者使

往復者也韓伯曰易慢易也○何楷曰使者天地

三十一



得者可以知言矣。○單淵曰：易之書所以盡情偽而  
明得失情偽之生必見乎其辭。故聖人又言之於終  
使人察而知事之機也。○述義云：此人情之險阻也。  
非體乾坤之易簡者其孰能知之？故曰：易簡而天下  
之理得。○其和案知險知阻故能備知情偽八卦以  
象告一節明易之情承鬼謀也。此節論知言之事明  
人之情承人謀也。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又謀  
及卜筮而決之。占人筮人以辨其吉凶必具有知言  
之識乃不為羣言所亂。術士所惑聖人  
之論易未嘗不歸諸人事。故以是終焉。

其和案右第十篇下繫結也。其義蓋與六篇之  
首相發。漢書儒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十篇  
文者謂繫辭上下經文言列十篇外然則此十篇  
云者謂繫辭十篇也。繫辭在十翼為二篇而繫五  
篇所謂繫辭十篇也。繫辭在十翼為一篇而說卦自為  
辭自為十篇說卦在十翼為一篇而說卦自為  
三篇猶之易為五經之一而易又自為上下二  
經通上下繫為十篇亦猶通上下經為六十四  
繫下  
易七  
三  
抱潤軒

矣卦

易七終

三十一五九

103

說卦

周易費氏學八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千寶曰始  
 用著之法○蘇軾曰介紹以傳命謂之贊天地鬼神  
 不能與人接也故以著龜為之介紹○項安世曰著  
 以贊神出命即參天兩地而倚數馬融曰倚依也五  
 所謂佑神也○參天兩地而倚數位相合以陰從陽  
 天得三合謂一三與五也地得兩合謂二與四也○  
 鄭康成曰天地之數備於十乃三以天兩以地者三  
 而倚託大衍之數五十也必三以天兩以地者三  
 覆地二載欲極於數庶得吉凶之審也○孔穎達曰  
 兩是耦數之始三奇數之初張氏云以三中含兩  
 明天有包地之德○蘇軾曰天三地二明數之止於  
 五也自五以往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其和案觀陰  
 相因而成者也  
 而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姚配中曰發動於剛柔  
 以成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畫以生九六之爻和

說卦

易八

一

抱潤軒

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語類云順道德是默契本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本義云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  
 項安世曰此兩句反覆互言謂交象辭也○其和案  
 一陰一陽之道元亨利貞之德卦象著矣和順之而  
 理於義謂條理事物得其宜本象以測爻也事各有  
 理物各有性象詳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推爻而  
 之象也至於命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說  
 順性命之理鄭康成曰謂伏羲文王也易者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荀悅曰  
 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為  
 道也○韓伯曰陰陽言其氣剛柔言其形或有在形

而言陰陽者本之始也在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  
 氣而言剛柔者要其終也

六位而成章孔穎達曰陰位陽位迭用柔爻  
 右第一篇晏斯盛曰以上著數卦爻之大原

○許桂林曰自首至此為一篇言作易大義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王夫之  
 春秋傳蓋我薄人之薄不相射者各止其所而不相  
 侵相侵則相息也○其和案天地水火四卦反覆不  
 衰故曰定位曰不相射山澤雷風八卦相錯曰此明  
 四卦反覆變易故曰通氣曰相薄八卦相錯曰此明  
 重卦之意天地定位而合德山澤異體而通氣雷風  
 各動而相薄水火不相入而相資故聖人重卦合乾  
 坤震巽坎離艮兌交互相重以象天地雷風水火山  
 澤莫不交錯既入卦之用變化如此則天地人事莫  
 不備矣○胡遠濬曰陰陽以隱見言不以有無言故  
 曰熱曰光曰輕曰清皆陽之見也曰冷曰暗曰重曰

說卦

易八

二

抱潤軒

獨皆陰之見也輕清者為天故取象於乾重濁者為  
 地故取象於坤外冷而內光水也故取象於坎外熱  
 而內暗火也故取象於離熱氣上升冷氣來補風也  
 故取象於巽冷氣下壓熱氣奮出雷也故取象於震  
 清氣上覆而重質承之山也故取象於艮數往者順  
 重質外流而清氣容之澤也故取象於兌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韓伯曰作易以逆觀來事  
 考也天下之數始於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而六而七  
 於十百千萬之無窮由少而多其勢順是之謂數往  
 者順若易之數用七八九六當其始於萬有一千五  
 百二十策內不知其為七八九六當其始於萬有一千五  
 大衍五十之數以得二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二十四  
 之策數再由策數以得七八九六之數而陰陽老少  
 以分自多而少其勢逆易以逆知來事故其數亦  
 用逆數也此三句言八卦之成皆由逆數而得  
 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

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九家云乾坤交索  
往生物也○孔穎達曰此重明八卦養物之功上舉  
象下舉名王肅以為互相備也○朱震曰前說乾坤  
以至六子此說六子而歸乾坤○姚配中曰仲春之  
月陽始出地激而為雷而萬物動羣蟄起氣以雷發  
以風行風行氣布和而為雨雨自上下故潤澤自下  
上故說乾為之君號令皆發自乾元也坤位中央物  
皆麗焉出於坤藏於坤萬物之母○坤位中央物  
也○晏斯盛曰以上言卦之對待帝出乎震齊乎巽  
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  
乎艮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震王而萬物出  
生立夏巽王夏至離王立秋坤王秋分兌王立  
冬乾王冬至坎王立春艮王以其周王萬物出乎震  
天下故謂之帝○蘇軾曰古有此言也萬物出乎震  
震東方也鄭康成曰雷發聲以生之也○其案木  
王於東說卦於震不曰為木而言於東南

養焉故曰致役乎坤白虎通云地土之別名也土王  
四季居中央○說文云坤地也  
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鄭康成曰陰氣始  
於巳生於午形於未故坤立於正形之位○其案  
坤地與離火相連語類引素問黃帝曰地有憑乎岐  
伯曰火氣乘之然則地心皆火萬物之致養皆賴此  
也○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乾  
兌收之於西方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  
鄭康成曰草木皆老猶以澤氣說成之○朱震曰正  
秋者秋分也於兌言秋分則餘可類推○其案金  
屬兌西方肅殺之氣兌居之而為說者惟肅乃和兌  
象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為說也○象言之五金  
礦質皆產於地兌二陽聚於下陰闕於上金之象  
也凡山川之精氣凝於內為礦質發於外則為雲雨  
以澤萬物故兌一陰在外為澤即金氣之敷榮者也  
北而為乾兌為附決決去一陰則純乾兌雖陰卦得

之巽言巽則震可知且以見木火之直接而春夏同  
一氣也金王於西說卦於兌不曰為金而言於西北  
之乾言乾則兌可知且以見金齊乎巽巽東南也齊  
水之直接而秋冬同一氣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  
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鄭康成曰絜猶新也○陳世  
鏞曰巽在辰巳之間三月律中姑洗四月律中中呂  
律麻志姑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中呂言  
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是  
絜齊之義也○其案春夏之交地之陽氣畢達震  
下一陽既已上出其上二陰皆更新為陽離也者明  
故巽為絜齊震之究為蕃鮮亦以此也離也者明  
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  
明而治蓋取諸此也鄭康成曰日照之使光大○其  
案心體本太易光明萬物所  
同出也故皆相見嚮明而治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  
者不起私念障其本覺之明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

乾氣為多乾為金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  
與之連亦為金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  
相薄也丑乾位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陰始於亥形於  
未據正立位故坤在西南陰之正也君道倡始臣道  
終正乾在亥坤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  
也○鄭康成曰戰言陰陽相薄西北陰也而乾以純  
陽臨之也○其案說文王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  
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  
也陰陽相薄即相接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  
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白虎通云水位北  
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所幽藏也○鄭康成  
曰水性勞而不倦萬物自春出生於地冬氣閉藏還  
皆入艮東北之卦也其案艮得坤體為多故象地  
下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度云長終始之於東北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  
分明生以類成矣○鄭康成曰萬物陰氣終陽氣  
始於西南○胡炳文曰離明以德言坤土坎水以象  
言兌秋以時言互見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金之  
交有坤土焉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克木者也  
斯盛曰以上言卦之流行○晏神也者○眇古萬物而  
爲言者也○鄭康成曰乾坤共成萬物不可得而分故  
以其變化謂之神○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燒乃飽萬物者  
神皆乾元也○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煖乎火○說文云  
莫離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

易八

五

抱潤軒

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孔穎達曰艮獨舉卦名者動  
於終始之際良之方位萬物以之始而爲今歲首以  
寒立春而爲去歲末此則協夏正之義不言乾坤者故  
天地無爲而穎達曰明性雖不雷風不相悖○孔穎達  
水火相逮相入而氣相逮及雷風不相悖○孔穎達  
相薄而不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韓伯  
無物妙萬物而爲言雷疾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  
相與爲變化故能萬物既成也○郭雍曰獨動獨燒  
不能變化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於  
是乎燥潤所以說所以終始皆  
動坤之神○蔡清曰既盡也  
乾坤之神○許桂林曰自天地定位至此爲一篇言八卦

方位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虞翻曰陽在下而陰壓則必動而  
出巽入也○邵雍曰一陰入二陽在下○其案乾鑿  
得入陰入而伏於陰爲順陽之坎陷也○虞翻曰陽  
合在陽爲制伏在陰爲順伏坎陷也○虞翻曰陽  
也○邵雍曰一陰之中長止也○虞翻曰陽兌說也○邵  
而說於物○本義云乾爲馬坤爲牛○項安世曰造化  
此言八卦之性情○乾爲馬坤爲牛○權輿云乾陽物  
馬故說圓坤陰震爲龍○邵雍曰重淵之巽爲雞○九  
物牛故說圓坤陰震爲龍○邵雍曰重淵之巽爲雞○九  
應節而變不失時○雞者東方之牲○鄭月令注雞木畜  
坎爲豕○姚配新書云雞者東方之牲○鄭月令注雞木畜  
又詩小雅箋豕之性能水○離爲雉○孔穎達

說卦

易八

六

抱潤軒

文明雉有文章○朱震曰巽離  
爲飛鳥者南方七宿朱鳥也○艮爲狗九家云艮止  
姚配中曰秦本紀以狗爲羊○鄭康成曰其畜好剛  
禦略明遠取諸物也○姚配爲羊○鄭康成曰其畜好剛  
節略明遠取諸物也○姚配爲羊○鄭康成曰其畜好剛  
中曰新書云羊者西方之牲○姚配爲首○孔穎達曰此  
腹中曰穎達曰坤能包藏含容○姚配震爲足○朱震曰  
脈十有六其六動於足者六動於手○巽爲股○邱富國  
動於足者六動於足者六動於手○巽爲股○邱富國  
兩開於坎爲耳離爲目○朱震曰太玄以一六爲耳二  
下爲股○坎爲耳離爲目○朱震曰太玄以一六爲耳二  
○惠棟曰淮南云耳目日月也○姚配中曰五行  
傳云聽之不聰厥罰恆寒視之不明明厥罰恆煥  
爲手○李椿年曰一身之榮衛還周會於手太陽爲日  
兌爲口○鄭康成曰上開似口又五行傳注云言日金

也○方孔昭曰此可悟當身具足  
而天下為吾身矣踐形而已矣 乾天也故稱乎父  
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

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

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孔穎達曰得父氣  
為女○郭雍曰六子之變自下為先陽變而得陰畫

陰變而得陽畫卦變之義蓋始於此○項安世曰乾  
坤六子初為陽畫未變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

水大精也○方學漸曰人知此身為父母之身即自  
知此身為天地之身豈容遲私而暴棄邪盡其當然

而太和充兩儀矣○胡煦曰索即二用之用乾坤所  
往來皆止一爻其兩相同者則其體也凡言交言生言

往來皆止一爻其兩相同者則其體也凡言交言生言  
說卦上下皆此索字之義○其昶案楚辭注云合為

柔之八乾坤之氣交合而生六子故書序云八卦之說謂  
言入卦之序也此乾為天為圓姚配中曰說文為君

為父為玉姚配中曰鄭玉府注為金說文云金五色  
西方之行生於土從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以五

配四方曰白虎通云金者堅剛難消○其昶案以五行  
倉頡造字時已然不相殺之義白儒為寒為冰孔穎

陰下為陰所薄而成陽伏為大赤楊慎曰大赤旗名明  
分康叔以陰所薄而成陽伏為大赤楊慎曰大赤旗名明  
朝是也乾象大赤周禮建大赤以馬為老馬為瘠

反亦馬鄭康成曰凡骨為駁反角馬王引之曰駁駁  
皇駁為木果郭雍曰乾為始○以上乾坤為地為母為

易八

七

抱潤軒

易八

八

抱潤軒

布頂安世曰古者泉貨為釜其化生成熟為吝  
孔穎達曰取地生而轉移故為吝○其昶案吝言

太立之疑滯為均孔穎達曰為子母牛九家云土能  
其性之凝滯為均孔穎達曰為子母牛九家云土能

非鄙吝之謂均孔穎達曰為子母牛九家云土能  
養坤○惠棟曰左傳純離為牛為大輿孔穎達曰

離坤○惠棟曰左傳純離為牛為大輿孔穎達曰  
倚相曰楚語左史為眾虞翻曰物三稱羣陰為

虞翻曰萬物之本也○崔其於地也為黑崔極陰之  
慢曰萬物之本也○崔其於地也為黑崔極陰之

坤上震為雷姚配中曰淮南云陰陽相為龍為玄黃  
天地翻震為雷姚配中曰淮南云陰陽相為龍為玄黃

大塗萬物所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下動○王引之曰  
說卦萬物所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下動○王引之曰

廣雅云蹠起疾為蒼筤音竹九家云蒼筤青也○朱  
也起與蹠同為蒼筤音竹九家云蒼筤青也○朱

亦震之色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震之色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則根似之而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則根似之而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隻巽似之而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隻巽似之而為萑九家云葉葭也○李道平曰竹

初萌尚伏陰為作足謂雙舉也足為的歷州蓋陽  
中故尚伏陰為作足謂雙舉也足為的歷州蓋陽

通筋者脈也之流為赤	耳痛為血卦	聽勞則為心	也為加憂為心病	更曲為更直為矯	似曲者為溝瀆	光明為溝瀆	巽坎為水	為躁象坎卦	伯注云坎卦象也	言剛柔之始也	云巽反為震	三倍近利也	吳澄曰利者陰也	說卦	廣頴郭重剛也	宣髮廣頴曰	配中曰決躁者果也	之標者為高	云長木為白	故為白	長女為繩直	配中曰文選注引	風氣盛至	金故特言之	乎西北亦為	震兌之為木	从州下象其根
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	姚配中曰白虎通云水者地之血氣也	橫渠易說云周流而勞血之象也	虞翻曰兩為耳痛卦也	為弓輪	為隱伏	為隱伏	有微陽之氣也	此當從其訓	其案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胡炳文曰震巽獨以其究	為決躁	陰也陰主於內	也陰主於內	易八	鄭注頭髮皓落曰宜易	為臭也	為進退	為進退	為長	為長	如繩之直	志氣也	三月四月	漢志云劉向以巽為風	其案木東方之行		
				為矯	為矯	為矯	也北方之行象眾水竝流其	離乾卦者乾象也	退不果其究也	震巽獨以其究	詩云賈三倍	其究為躁卦	九	其案白眼傲	為近利市	為不果	為不果	為不果	為不果	為不果	志氣也	巽坤之所生	巽為風	其案木東方之行			
													抱潤軒														

也為徑路	云山宣也	以上止者山也	其則亦空而稿也	外其於木也為科上稿	在火日為龍為蟹為贏	日火日為龍為蟹為贏	也其於人也為大腹	自捍其於人也為大腹	為中女為甲冑	磨而火生兩剛之中	陰象日中有黑子	陽象日中有黑子	成日久明似日	說卦	離為火	也凡纖細而銳者皆謂之心	也為堅多心	中象月之望	通也為月	象也為月	至行故皆取馬	日水摩地而行故也	下首流首卑下也	其於馬也為美脊
大塗艮陽小為徑路	虞翻曰震萬物在初為小石	其則亦空而稿也	為科上稿	為科上稿	為龍為蟹為贏	為龍為蟹為贏	為大腹	為大腹	象在實中	柔剛之	朱子言開之	朱子言開之	姚配中曰淮南子云積	易八	說文云煖也	劉熙釋名云心刺之木	劉熙釋名云心刺之木	為盜	為盜	為盜	項安世曰	為薄蹄	為薄蹄	宋衷曰陽在中
													十											
													抱潤軒											

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山合  
石○胡遠濬曰中庸今夫山一卷石之多故良爲小  
爲門闕澄曰上畫連巨下時而虛似門闕○吳爲果  
蘇力火反○宋衷曰木實果草實蘇○項安世曰震  
能終又爲始爲闕寺宋衷曰闕人主門寺人爲指  
於良象爲切爲闕寺主巷皆掌禁止者也  
故爲指爲狗爲鼠其和案良門闕似穴說爲黔其廉  
喙反祝廢之屬鄭康成曰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虞翻曰  
多節松柏之兌爲澤正易心法云一陰上徹於二陽  
屬○以上艮兌爲澤孔穎達曰巫取爲口舌孔穎達  
利澤○爲少女爲巫其穎達曰取秋物成熟稟稗  
於五事爲毀折爲附決之屬則毀折也果蘇之屬則  
爲言說卦

易八

二

抱潤軒

附決也○項安世曰兌其於地也爲剛剛力杜反虞  
爲金爲剛皆決折之氣○姚配中曰說文剛西陽  
在下故剛澤水下潤故剛○姚配中曰說文剛西陽  
生也剛剛澤水下潤故剛○姚配中曰說文剛西陽  
地爲妾孔穎達曰少爲羊而萬物之象備說卦蓋明  
也爲耳見於易者說卦有所不陳陳於說卦者易有  
其不盡此可識其意矣○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  
所不盡此可識其意矣○程迥曰八卦之象八物而  
已充其類則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易以類  
萬物之情大抵有所謂百物不廢者極其說又易以類  
黃震曰此止是古者占卜之雜象

右第三篇許桂林曰言八卦德象說卦後得隋  
志載說卦三篇以今本觀之三篇節次甚明析  
序卦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地之先聖人弗之論也天地盈天

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荀爽曰謂  
造生萬物於冥昧之中○橫渠易曰然屯者物之始生也  
說云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鄭康成曰蒙幼小之蒙者蒙  
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養  
而至於粒食民命立矣○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  
有訟故受之以訟韓伯曰夫有生則有訟必有眾起  
故受之以師姚配中曰淮南子云人有衣食之情而  
澹則爭爭則強強弱而勇侵怯鬻養之人殘賊天師  
地聖人乃討強暴夷險除穢兵之所由來者遠矣師  
者眾也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韓伯曰眾起而不  
比則爭无息必相

序卦

易八

三

抱潤軒

親比而後得盜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蘇軾  
後得盜比者比也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蘇軾  
畜小畜皆取於畜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序物畜然  
卦論易若賦詩斷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物畜然  
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須用○胡一桂曰適時用既畜則  
變陰陽之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姚信曰安上  
氣一周履而泰然後安○其利案履以嚴尊卑於  
分泰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其利案履以嚴尊卑於  
偏主君權者有履無泰偏主民泰者通也物不可以  
權者有泰無履皆致亂之道泰者通也物不可以  
終通故受之以否其和案不可也物不可以終否故  
受之以同人韓伯曰否則思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  
受之以大有張栻曰樂以天下憂有大有者不可以盈

受之以大有張栻曰樂以天下憂有大有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韓詩外傳引孔子云易先同人後大有

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

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有大有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

豫李簡曰謙以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朱震曰隨以

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姚配中曰庶民蠱者

事也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蠱事猶故事也乃命有事

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宋衷曰事立功臨者大也物

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崔憬曰言德業大者可以

者觀示也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韓伯曰可觀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蘇軾曰

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賁者飾也致飾然

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賁者飾也致飾然

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韓伯曰極飾則實喪也

則盡者猶云美先盡也其昶案必極其飾然後亨

是飾之外已無餘矣故孔子筮得賁以謂質有餘者

不受飾也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

以復淮南子云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

大畜其昶案必無所希望於彼乃能畜聚於此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

頤其昶案聚然後能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

之以大過巽原曰不養則不可動雖形體亦然況欲

行大過之事動而本於養也物不可以終過故受

之以坎坎者陷也朱震曰過而不利則失中失中

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邵雍曰坎離天地

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濟未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干寶

施也此詳言人道三綱六紀有自來也○焦循曰伏

義設卦觀象定嫁娶以別男女始有夫婦有父子有

道至伏義始定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之以恆鄭康成曰夫婦之道謂成恆也夫婦當有終

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首而易

於咸恆備論禮義所由生也○韓伯曰人倫之道莫

黃震曰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人倫之道首

正家以及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

遯韓伯曰宜與世升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

之以大壯項安世曰壯遯相反而壯不為進何也雜

止為進○其昶案咸恆之後繼以遯者七十曰老物

而傳也氣力浸強為壯蓋老者遯而少者壯矣

序卦

易八

十三

抱潤軒

序卦

易八

十四

抱潤軒



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

受之以明夷其昶案陽之浸強象日之升故晉之為

矣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曰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呼父母故傷則反於家睽睽者乖也乖必有

云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睽者乖也乖必有

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睽者乖也乖必有

難乃且故受之以蹇張栻曰三軍同心胡越一家六

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李簡曰難極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朱震曰緩則寬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胡一桂曰咸恆十變為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韓伯曰益而巳夬

者決也決必有遇石經无故受之以姤朱震曰夬者

陰出與陽遇姚配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

之以萃項安世曰彼此之情交相遇也以眾言之也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張栻曰天

之則小合而聚之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朱

積小以成其高大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震

曰力窮而不知反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崔愷

極於窮而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昶案井

所謂革也農夫受田歸田亦革也革物者莫若鼎故

序卦

易八

五

抱潤軒

受之以鼎程傳云變腥而為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

之以震程傳云序卦取其義之大者○震者動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程傳云動靜相

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程傳云屈信

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其昶案漸之進

升進之折中曰同人之歸人歸己也此得其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蔡清曰中道

乎○折中曰同人之歸人歸己也此得其而廢其能大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俞珍曰大而能謙則

必失其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韓伯曰旅而无所

所安韓伯曰巽則得所入

也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朱震曰巽者

也天之澤萬物禮義之陰入陽之下

說人心不入則不說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

之以渙韓伯曰渙者發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

受之以節韓伯曰夫事有其節則物節而信之故受

之以中孚朱震曰天地之節不可以不信不有其信

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項安世曰自恃其信者

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韓伯曰過恭過儉可

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乾鑿度載孔子曰陽

篇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

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耦故下篇三十四

序卦

易八

六

抱潤軒



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為  
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為日坎為月日月之道陰陽之  
精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為終成恆者男女之始  
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與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為  
天地之主也故為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為最  
者所以明戒懼而存王道○韓伯曰凡序卦所明蓋  
因卦之次託象以明義○龔原曰變化之相生其無  
端如環其不窮如輪周而復始未嘗有終也此萬物  
所以日新無窮而序卦所以卒於未嘗終爾○語類  
云卦有正對反對正對不變反對皆變上經不變卦  
凡六餘二十四反對之為十二加六則十八也下經不  
變卦二餘三十二反對之為十六加六則十八也其  
多寡之數未嘗不均○蔡清曰序卦之義有相反者  
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  
也者

雜卦  
序卦  
易八  
抱潤軒

乾剛坤柔郭雍曰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比樂師憂  
韓伯曰親比則臨觀之義或與或求韓伯曰以我臨  
樂動眾則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韓伯曰以我臨  
觀我故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故見蒙二陽  
曰求故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故見蒙二陽  
在陰位故雜○其視案見與著皆陽之光明也屯初  
不雜固見蒙二失居亦著以此知物欲不能蒙本覺  
之明震起也艮止也虞翻曰震陽動損益盛衰之始  
也俞珍曰損益蓋未至於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  
泰為盛衰反復之介易大畜時也无妄災也其視案  
所最重者為復之時无妄萃聚而升不來也韓伯曰來  
氣大通乃為得時无妄萃聚而升不來也韓伯曰來  
災由天運乃為得時无妄萃聚而升不來也韓伯曰來  
試曰澤水常瀦木不反生○胡遠潛曰凡謙輕而豫  
物質漲則升不來者散也與聚為對文謙輕而豫

易八  
抱潤軒

忘也其視案謙之道輕而易行豫之噬嗑食也賁无  
色也韓伯曰賁无定色也○其視案飾兌見而巽伏  
也蘇軾曰柔在外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伯曰隨時  
故也飭在內則伏隨无故也蠱則飭也韓伯曰隨時  
云不設智故治也○李道平曰莊子云去智與故淮南  
有執盤則剝爛也復反也震曰剝五陰潰於內也晉  
書也明夷誅也荀爽曰誅滅也○虞翻曰任啟運曰晉  
誅則晉為明夷為夜可知明夷為井通而困相遇也  
世曰遇為相抵而通之象自乾坤至此三十卦正  
當一挂二卦於其中咸速也恆久也本錢大昕曰咸成  
雜卦  
易八  
抱潤軒

久言惟感故速渙離也節止也徐幾曰渙節皆有坎  
惟常故久也渙離也節止也徐幾曰渙節皆有坎  
止之則解緩也蹇難也虞翻曰雷動出物故睽外也家  
人內也韓伯曰相否泰反其類也小人否小人泰則  
君子否○楊增新曰否泰為相反大壯則止遯則退  
之卦否之反為泰泰之反為否也大有眾也同人親也  
也虞翻曰大壯止陽陽故大有眾也同人親也其視  
下之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范仲淹曰天下既革而  
殊也器成而鼎莫先焉鼎者聖人開基立器之時也  
享上帝而天下順養聖賢而天下治○朱震曰功成  
者退方來者進一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其視案過乎  
去一取天之道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其視案過乎  
信為豐多故親寡旅也韓伯曰豐大者多憂故親寡  
故旅寄○其視案以雷乘火

易八  
抱潤軒

陽氣奮鬱萬物亨嘉故豐曰多故澤氣盛於秋澤  
則息火故革曰去故雷藏澤而澤從雷非因非革惟  
時之宜故離上而坎下也韓伯曰火炎小畜寡也伯  
隨曰無故離上而坎下也上水潤下火炎小畜寡也  
以兼濟履不處也李光地曰一陰畜眾剛則危而不敢  
宣處也○其和案不處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其和案需  
者行也履以和行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其和案需  
而不得親大過顛也虞翻曰顛頤也○本義云大  
簡以韻協之又非誤○項安世曰卦不反對或疑其錯  
大過本末俱弱此陰滅陽之時也姤遇也柔遇剛也  
虞翻曰坤遇乾也○其和案大漸女歸待男行也語  
過陰滅陽為死姤柔遇剛為生漸女歸待男行也語  
云女待男而頤養正也其和案飲食男女人之大欲  
行所以為漸頤養正也存焉故漸以重廉恥之防頤  
以崇養既濟定也循曰爾雅濟成也定即成也○焦  
正之義既濟定也循曰爾雅濟成也定即成也○焦

易八

九

抱潤軒

即由乾元變化以成六十四其位有當有不當時義  
而既濟定此承上嫁娶教養歸妹女之終也其和案  
極之義廣雅云窮也故其歸妹多言姤娣所未濟男之  
窮也程傳云謂三陽皆失位○其和案世風遞降女  
焉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虞翻曰  
坤也自大過至此不復兩對說大過死象兩體姤  
夬故次以姤而終夬○韓伯曰雜卦者雜糅眾卦錯  
綜其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也○中說云子讚  
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與存義矣○語類云至雜  
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與存義矣○語類云至雜  
取反對義以乾為首而必終之以夬者蓋夬以五  
陽決一陰決去一陰則復為純乾矣○龍仁夫曰春  
秋傳所謂屯固此入坤安震殺之屬皆以一字斷卦

雜卦

易八

三

抱潤軒

義雜卦此類是也○其和案夬去一陰空諸所有但  
存一故在此矣明復純乾之本體聖人所以扶陽抑陰  
之故復破反矣對之例而仍破以義相次所謂反也  
殞於窮也漸女歸陰陽相正而後明古今所謂死生  
事備矣歸妹女歸未濟男窮陰陽相正而後明古今  
失於窮也終子道長小剛柔之夬有書契之象易書  
而後君子道長小剛柔之夬有書契之象易書  
蓋胡氏總指要謂即夫子贊易之後世之微權也此  
蓋六十四卦互得十六卦以下指坤既未濟剝復姤  
漸歸妹大過頤解蹇睽家人此又於十六卦中舉其  
半可以兼其餘義亦可通說詳折中是知易道廣大固  
端盡云一

易八終

敘錄

周易費氏學卷末

左傳晉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序  
疏云見春秋伏義為之六十四變周室以六爻高  
淮南要略云八變為六十四伏義示其象周室以六  
誘註太史公自序云余聞之先人曰慮戲至純厚作  
也○卦又云西伯拘而演周易又三代世表云文王  
昌益卦又云周本紀云其囚羨里蓋益卦之八爻  
○論衡云揚子雲法言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  
象繫辭三聖重業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子  
重為六十四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孫盛卦即自  
禹題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孫盛以爲夏  
禮周史別餘代○吳德遠易卦重孫盛以爲夏  
者有憂患累數九卦以明德遠易之故是此九卦皆自

敘錄

一

抱潤軒

文王而有矣以理推之六十四變自古而有六十四  
卦之名則自文王始也蓋卜筮之書隨世變代有  
不同其不得而異者唯六十四變爾是故周禮太卜  
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自其別於前而周易之卦乃重於文王之世

右文王重卦

乾鑿度云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文王挺以校易勸  
德也○司馬季主曰伏義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  
四爻○揚子雲法言云文王淵謫也重易六爻不  
淵乎解難云必義之作易也縣絡天地經以八卦  
王附六爻○魏伯陽參同契云文王之宗結體演  
爻辭據此以見天下之動云聖人謂文王動謂六  
注云聖人有書易六爻之辭○管公明曰上追文王六爻之旨  
又云文王增其辭○徐偉長中論云伏義作

下思尼父象象之義○阮嗣宗曰文王係其辭於是  
歸藏氏逝而周興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  
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皇甫士安曰文王在羑里  
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象謂之周易○紀瞻思  
遠曰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  
業三聖相承共一致○劉彥和文心雕龍云昔文  
王絲易剖判爻位既濟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  
五近書箕子之貞○孔仲達曰當文王與紂之事  
是文王所繫辭云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  
諸文也○鄭學之徒並依此說馬融陸績等以爲  
謂此也○鄭學之徒並依此說馬融陸績等以爲  
文王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曰孔子言易之興  
與紂之事又言其衰世之意曰孔子言易之興  
指卦辭吉凶而言其衰世之意曰孔子言易之興  
義山曰班馬止言若周公之時不得為紂之事由是知  
義文王孔子未嘗及周公也馬融陸績始有周公作

敘錄

二

抱潤軒

爻辭之說絕不經見孔穎達始引韓宣子見易象與  
魯春秋而周知周公作爻辭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  
之證審爾謂周公作爻辭而春秋又將屬之周公  
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未嘗及周公也○且一卦之辭  
以合時者須為用象之言象未嘗及周公也○且一卦之辭  
又於設卦觀象之初而非兩時兩手所能為依繫辭  
傳併歸文王較得其實也○其和案後儒徒疑爻辭  
有箕子之明夷及王用亨于岐山數事皆出文王後  
故謂周宣子語亦不足為周公  
之證引韓宣子語亦不足為周公

右文王作卦辭爻辭

乾鑿度云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  
司馬子長曰孔子晚而喜易序象象繫說卦文言讀

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揚子雲曰孔子錯其象而象其辭○漢藝文志云必  
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至於殷  
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  
道之象象繫辭文序卦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  
爲之象象繫辭文序卦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  
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陸德明曰孔子作象辭象辭  
文更三聖世歷三古○陸德明曰孔子作象辭象辭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即十翼也○孔  
仲達曰象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作先儒更無異  
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經本分上下二篇  
則區域各別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六  
翼云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  
文言之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

右孔子作十翼

中說云吾於護易也述而不敢論阮逸注云述謂修  
之論謂別立理又曰讚易以申先師之旨注云申明

象錄

三

抱潤軒

十翼也○高存之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即  
注即經說易者明之曰五經注於後儒易注於夫子即  
天章曰或云易之興當於文王與紂之事傳中累舉文  
王之不及周公則文王之興當於文王與紂之事傳中累舉文  
舍孔子十翼之辭從觀象而玩辭觀象而玩辭之辭微學易者  
傳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  
易其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明而象辭得之  
無桓桓不可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曰可以無大過曰  
庸言庸行可以作巫醫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  
沈敬亭曰學易者自當以十翼爲主王輔嗣以卦  
曰以下爲注釋非勤翼即歧甚非宜也○秦樹澧  
曰義經之經以傳解經合則舍而離則非○錢辛楣  
也○鄭文爲之經以傳解經合則舍而離則非○錢辛楣  
以爲不可易父朱子知此義在說易但當釋傳竊佩其言  
子用此例於本義則必有須改之處何則以釋經則朱

自覺其合以釋傳始知其不合也故但釋傳雖中人  
必將務求傳意雖有狂夫必不敢舍傳而自立說合  
於傳者有不一

右學易當宗十翼

漢書儒林傳云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  
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象繫辭十篇古文尚  
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  
書○漢書藝文志云秦燔書而易爲卜筮之事傳者  
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  
子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  
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後漢書儒林傳與古  
文同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後漢書儒林傳與古  
東萊費直傳授元鄭眾皆傳費氏學本以古字號  
其傳融授鄭玄○荀悅仲豫曰叔父故司徒爽著易  
輿而京氏遂衰○荀悅仲豫曰叔父故司徒爽著易

象錄

四

抱潤軒

傳據父象承應陰陽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  
陸德明曰漢初立易楊氏博士宣帝復立施孟梁丘  
之易元帝又立京氏易費高二家不得立民間傳之  
後漢費氏興而高氏遂微永嘉之亂施氏梁丘之易  
亡孟京費氏之易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輔嗣所注  
於世而王氏爲世所重其繫辭以下相承以韓康伯  
注續之○石守道曰王弼多取康成舊說爲之訓解  
蓋出於費氏學也○呂伯恭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  
諸家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漢  
馬鄭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注  
雖宗莊老其書固費氏書也○費氏學在漢諸家中  
古最見排擠千載後獨存豈非天哉○陳蘭甫  
曰費氏以象象系辭十篇爲經說上之祖費氏以十  
篇解之準的也孔子作十篇爲經說上之祖費氏以十  
荀慈明王輔嗣皆傳費氏學此祖費氏亡章句而鄭成  
經者皆得費氏家法者此爲斷○又曰乾元亨利貞初  
法者也說易者當以此爲斷○又曰乾元亨利貞初

九潛龍勿用王輔嗣注云文言備矣九二見龍在田  
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此真  
費氏家法也元亨利貞之義潛龍勿用之義文言曰  
備而正不復為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言曰  
德而正不復為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言曰  
注而又不復為注至見龍在田象曰德施普言曰  
未見此酒為未見則見為出潛矣故曰出潛離隱據彼  
以解此也繫辭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是五與上故云三與四為人初與二為地初為地  
二者為地上故云三與四為人初與二為地初為地  
此則誠獨冠古今矣

右費氏家法

魏志高貴鄉公問孔子作象象鄭玄作注雖聖賢不  
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  
之何也易博士洵于俊對曰鄭玄合象象於經者欲  
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

敘錄

五

抱潤軒

合○代仲顏曰象與大小象諸卦本同乾例皆於爻  
後列之至鄭康成王弼注時謂象與大易象論卦體  
故列六爻前一象不移者存其本體令後世知○崇  
留乾之一卦不象移者存其本體令後世知○崇  
武郡齋讀書志云凡象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晁  
說則知京荀劉馬鄭皆象言雜入卦中自費氏始○晁  
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為注禮之文不與經連毛詩初  
故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連經之文者十二  
為一象傳也所謂象象不連經之文者十二  
附以象傳也所謂象象不連經之文者十二  
費直之象專如馬融之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  
言直之象專如馬融之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  
翼文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徐天章曰凡以象象文  
無二易千萬世無二易不此之求而以文孔之易合

於一為今分於二為古乾乾終身卒無定論或之甚  
也○方靈臯曰用古易編次其說雖本朱子但孔子  
始作十翼時象辭既附象朱及羣儒語相變之義  
與先聖並列後世既以程朱及羣儒語相變之義  
下則引仲子之辭近附象朱及羣儒語相變之義  
後儒引仲子之辭近附象朱及羣儒語相變之義  
必分之使覽者既畢交辭而後然未嘗非相變之義  
忘義方觀於此而欲檢於彼相承而引則難之意  
緒則方觀於此而欲檢於彼相承而引則難之意  
立異求名非灼知治經之體要而親嘗其甘苦也  
○沈敬亭曰自鄭康成傳易於經而王輔嗣祖之於  
好古者每歎古易之亡思謂易之亡輔嗣祖之於  
耳不在篇次分合也學易者不能舍卦爻辭以求  
卽不能舍傳以解辭合傳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  
云變亂○姚仲虞曰費氏以十篇解說上下經  
解經則必以傳句徒以傳解經之名遂獨歸之注  
注者蓋費氏無章句徒以傳解經之名遂獨歸之注

右費氏合傳於經

費以古字號古文易其經既與中古文同又無章句  
非合傳於經則傳其書者直云傳古文可耳烏得  
其學歸於費氏邪馬鄭皆傳費學馬注周禮尚欲  
言者兩讀其為鄭學據鄭言也至費氏之舊高貴鄉  
孔穎達以爲輔嗣之意然荀虞注易其於爻傳皆有  
象曰之稱疑亦

敘錄

六

抱潤軒

乾鑿度孔子曰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羣物未殊未有  
衣食物器用之利伏義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  
觀萬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而理人倫明王道是  
物之情故易者所以繼天而理人倫明王道是  
畫八卦建五氣以立五常之制行象法乾坤陰陽  
正君臣父子夫婦以立五常之制行象法乾坤陰陽  
生和洽各安其性○禮記經解云潔淨精微易教也



○管子云易者所以守吉凶成敗也○陸賈新語云易以  
道陰陽○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陸賈新語云易以  
聖知有父天親君臣義夫南泰族訓云易之  
董清曰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淮南子云易之  
義明○漢藝文志云六藝之樂以和神詩以正  
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  
道相須而備易為之原孟等傳贊云幽贊神明  
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白虎通云古之時未  
有網六紀民人但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能覆前不  
能覆後臥之誌起於此○伏義仰觀象於天俯察法  
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卦以治天下○王  
仲淹曰易之憂患業焉○奇而法○其畏天懼人思  
時而動乎○韓退之曰易奇而法○其畏天懼人思  
之機存乎易○歐陽永叔曰易奇而法○其畏天懼人思  
則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

敘錄

七

抱潤軒

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周子曰易何止五經之  
原其天地鬼神之大端也○邵子曰天變而人效之故  
元亨利貞易之變也○程子曰君子小人具也○張  
子曰易包天道變化○程子曰象以具也○張  
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二程子曰看易  
且要知時○李伯紀曰象數在其中○二程子曰看易  
揮於剛柔而生卦紀曰聖人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  
而為奇耦自相錯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  
自易卦相耦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  
義易卦相耦而為乾坤自乾坤索而為六子  
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所以陰陽奇耦寫出又曰卦爻之辭是  
於六十四卦止以陰陽奇耦寫出又曰卦爻之辭是  
因依象類  
虛設於此

右易總義

荀九家時乘六龍注云時之元氣以王而行履涉眾  
爻是乘六龍也○虞仲翔坤彖注云坤含光大凝乾  
乾之元○姚仲虞曰乾初子復德之本也注云復初  
乾以乾元藏坤元中非謂坤元太極元也每初  
生兩儀則乾得陽坤得陰始出子因其動目其未動故獨  
可見藏於中宮終亥出子因其動目其未動故獨  
繫之復初復初陽始來復天地之心也○其昶案乾  
元故曰乾元用九明凡九皆乾元之所用凡六皆坤  
元之所用乾元用九明凡九皆乾元之所用凡六皆坤  
物故曰乾元用九明凡九皆乾元之所用凡六皆坤  
常此發明用九用六之指最精稿

右乾元坤元

敘錄

八

抱潤軒

乾鑿度云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為  
象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  
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鄭注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九  
六謂之爻○陸公紀曰卦畫七八經書九六七八為  
象九六為爻四者互明聖人之妙意也○張直言曰  
陰文而從變故為爻之別名○李伯紀曰陽極生陰  
則在陽為變在陰為化陰極生陽則在陰為變在陽  
為化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也陰陽之少虛而未盈  
故靜而不變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也陰陽之盈  
而己極故動而變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易以  
動為占○朱子曰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於九  
變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於六○王船山曰陽極於九  
無可進則下移而八陰極於六無可退則上移而七  
若少陰少陽而八陰極於六無可退則上移而七  
失其故常則變化不生于其昶案乾鑿度所言進退不  
謂畫動而之爻也朱子曰不出本卦山所進退謂爻動而  
之他卦也畫動而之爻也朱子曰不出本卦山所進退謂爻動而  
少氣變之究也是故卦也彖也畫也七八也皆言其



體爻也象也變也  
九六也皆言其用

右分辨爻畫

程子曰乾坤變而為六子入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  
乾坤之變也○蘇子瞻曰凡易之所剛柔往來相  
易者皆本諸乾坤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  
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  
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陽而生三女凡三女  
也則無是言也○顧亭林曰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  
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  
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  
坤無所謂自復姤自臨遯者

右卦變

春秋說題辭云象言變化○管公明日變化者進退  
之爻○朱子發曰古人言易雖不筮必以變言史墨

敘錄

九

抱潤軒

論乾之初九曰在乾之姤九二曰其同人九五曰其  
大有上九曰其在豐之離九二曰其師初六曰其  
大舉凡所謂之某卦者皆變而之他卦也繫辭云剛  
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信斯言也易之為書  
無非變也○李剛主曰繫辭云爻者言乎變道有變  
動故曰爻故爻辭不用七八用九六以變訓爻可據也  
之姤師之乾初九變而非下筮而即姤也初九始氣也  
○其視案之乾初九變而非下筮而即姤也初九始氣也  
史墨曰在乾之姤初九變而非下筮而即姤也初九始氣也  
蓋老陽極而生少陰變而初九變而非下筮而即姤也初九始氣也  
而吉或變而凶聖人於其將變未變之交繫之六也或變  
擬議其變化幾於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三百八  
十四爻之辭皆於其幾言之乎人此數語最中肯綮諸  
爻以解非帶於本象即  
家之解非帶於本象即  
滯於變象似皆未合

右爻變

王輔嗣曰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剛柔相承可立主  
以定一卦之主故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  
則少之也○王弼曰聖人觀象設卦成自乾坤  
而出乾坤二體之變即成卦之主○折中云有成卦  
之主有主卦之體之主成卦之主無論位之高下德之善  
惡若卦義因之而起則皆得為之主也主卦之主必  
皆德之善而得時得位者為之故取於五位者為多  
而德之善亦間取焉其說皆具  
於家傳當逐卦分別觀之

右卦主

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三畫而  
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三畫已  
下為地四畫已上為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  
下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

敘錄

十

抱潤軒

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初以四二以  
五三以上此之謂應其視案以者與也○王輔嗣略  
例云應者同志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觀變動  
者存乎應辯逆順者存乎承乘康伯注云陰承陽  
則順陽承陰則逆○孔仲達曰凡兩爻相比為有應俱  
陰俱陽為無應○蔡伯靜曰凡兩爻相比為有應俱  
在上曰乘○其視案以陽得陰應陰得陽應為吉  
此常例也○有以不應為吉者其宜應而不應者可  
變化以求應不宜應而應者亦可變以不應者  
應故曰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比亦同例

右比應

乾鑿度云陰陽不正皆為失位鄭注初六陰不正九  
二陽則無不正○法言注云二五得中○程傳云正未九  
中則無不正也○沈敬亭曰中○程傳云正未九  
第言虛理至五為中之象以六爻分陰陽之位而以所  
乘之陰陽當位為正之象○焦里堂曰呂覽云凡為





引用諸家書目名氏

左傳 禮記 國語 戰國策 乾鑿度 是類謀

春秋說題辭 莊子 荀子 蔡澤 春申君

呂氏春秋

右周秦

子夏傳 舊傳卜子夏撰劉歆曰漢興韓嬰傳荀助曰  
人張弧別有偽 陸賈新 賈誼新 韓嬰韓詩外  
撰本今不錄 淮南王安 道訓二篇漢志云淮南王  
志載易經 淮南王安 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說  
董仲舒 春秋 司馬遷 東方朔 王褒 孟喜

敘錄

主

抱潤軒

字長卿蘭陵人從田王 焦延壽 字贛梁人從喜  
孫受易有章句二篇 桓寬 鹽鐵 劉向 苑  
京房 字君明 邳人 受易延 桓寬 鹽鐵 劉向 苑  
新五行傳 彭宣 字子佩 淮陽人為大司 王駿  
傳 杜鄴 谷永 揚雄 法言 劉歆 魯恭 以下 班  
固 漢書 白 應劭 風俗 朱穆 袁太伯 臨淮人有  
子雲 不能過也 王充 論衡 王符 潛夫 楊震 許  
慎 說文 五 魏伯陽 參同契 二卷 賈逵 仲長統  
昌 馬融 字季長 茂陵人 桓帝時 鄭康成 名玄 高  
言 農 易 宋衷 卷虞翻曰北海鄭玄南陽宋忠各立  
注九卷

注忠小 鄭炎 字文勝 范陽人 靈帝 荀爽 字慈明  
穎陰人 獻帝時 司空注十一卷 虞翻曰 穎川 荀悅  
荀請號為 知易 馬融 有俊才 解釋 復不及之 趙溫 字子柔 成  
申 薛虞 有記度 亦漢魏閒人 趙溫 字子柔 成  
徒 時司

右漢

徐幹 論 孫炎 字叔然 淄川 長山縣 有孫炎碑  
酒 魏中 蘇林 魏博 管輅 字公明 平原人 魏少府  
王肅 字子邕 蘭陵人 魏 阮籍 字嗣宗 魏步 兵校  
王弼 字輔嗣 山陽人 魏 向 書 阮籍 字嗣宗 魏步 兵校  
宗得之 虞翻 字仲翔 餘姚人 吳 陸績 字公紀 吳  
於心 薛綜 吳少 姚信 字德祐 吳 吳人 吳太  
林太守 注 薛綜 吳少 姚信 字德祐 吳 吳人 吳太  
察曰 臣九世祖 程玄 釋文引荀九家集注 荀爽  
信名高 往代 程玄 釋文引荀九家集注 荀爽  
九家集解 其序不知何人所集 稱荀者 以為主 故也  
績姚信 程子玄 又張 房馬融 鄭玄 宋衷 虞翻 陸  
氏朱氏 不詳 何人 右魏吳

敘錄

主

抱潤軒

杜預 左傳 向秀 字季期 河內懷人 皇甫謐 字士  
定朝 郡人 王廙 字世將 臨沂人 東晉 干寶 字令  
有易 解 韓伯 字康伯 穎川人 太 張璠 字安  
蔡人 散騎常 韓伯 字康伯 穎川人 太 張璠 字安  
侍注 十卷

作郎集 蜀才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注十卷

右晉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南齊徵召 劉瓛字子沛 國南齊徵召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 海太守 褚仲都 錢塘人梁天監中五經博士講疏 注八卷 周宏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陳豫州 當時最 周宏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陳豫州 議字直言清河武城人受謚簡子義疏十六卷 容朱異下當 盧氏注後魏書本傳云涿人所著易 是齊梁間人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北魏 大行於世馬國翰曰 孔疏盧氏即景裕 抱潤軒

易傳一卷 劉畫字孔昭阜城人北

右南北朝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隋國 房玄齡字喬臨淄人 魏徵字元成曲城人封 德明字周易文句義二十四卷釋文一卷 孔穎 達字仲達一作沖遠冀州衡水人唐志云正義十六 博卷國子祭酒孔穎達顏師古司馬志云正義十六 等奉勅與四門博士助教趙弘智覆審 李賢 太子明諭章懷一行昌樂人張公理孫為僧隱嵩山 門一行傳 侯果唐書侯果唐人多以字行 十二卷

崔憬集解有崔 朱仰之 王凱冲三人竝見集解

右隋唐

此 李鼎祚 資州人祕書省著作郎周易集解十七 者賴此猶 史徵 微河南人宋志作史文 陸贄字敬 見一平章事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 韓愈字 郎同平章事 李翱字習之節度 徐鄭和元直講 吏部侍郎 李翱字習之節度 徐鄭和元直講 徐鄭和元直講 新義三卷 陸希聲吳縣人右陽 遞叟易傳十三卷 劉蛻字復 抱潤軒

正易心法 陳振孫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 王昭

素 酸棗人開寶三年為國子博 進士祠部員外郎 劉牧字新注十卷易數鉤隱圖三 卷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祥符八年 易訓三卷 阮逸字天隱皇祐五年遷戶 補注十卷 阮逸字天隱皇祐五年遷戶 伯南陽人皇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天聖八年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嘉祐六年 鮮于侁字子駿 景祐中進士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 侍制周易聖斷七卷 楊繪字元素縣竹人皇祐五年進 易說六卷 楊繪字元素縣竹人皇祐五年進

射易 小傳 六卷	進士 紹興 中左僕	張浚 字德遠 嚴州人	詳說 十卷	政事 讀易	量政 生易	公易 解八卷	直學 士院	耿南 仲字希道	九卷 易解	園易 解	逢監 字會之	郎龜 山易說	進士 工部	大臨 字與叔	卷 易傳	坡禮 部尚書	四禮 部尚書	解十 卷	蘇洵 字明允	進士 宗正寺	河南 人嘉祐	崇文 院校書	字厚 厚郡縣	一易 通卷	皇易 論十卷	
陸震 見漢 上	朱震 門軍 人發	沈該 字守約	李綱 字伯紀	李光 字泰發	李昇 字君儀	王昇 字君儀	李椿 年字仲永	李椿 年字仲永	張根 字知常	張根 字知常	張根 字知常	游酢 字定夫	游酢 字定夫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楊時 字中立

門軍 知荆	士知 荆	道五 年試	士寶 護閣	字敬 仲號慈	古周 史院	李舜 臣字子	張栻 字敬夫	一索 隱卷	易古 占法	進士 為德	紹興 二十四	待發 源人	林栗 字黃中	忌出 知左	都絮 字聖慶	年紹 興十六	侍郎 周易	鄭東 卿字少	解十 卷	授上 卷	和進 士	漢上 易集	郭雍 字子	張弼 字順	和進 士
蘭廷 瑞二	陸九 淵字	趙善 譽字	趙彥 肅字	呂祖 謙字	袁樞 字機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程迥 字可





會通十四卷天  
歷元年自序  
元六年  
自序  
陳應潤  
字澤雲天台人周易爻變  
易緝四卷至正六年自序

右元

薛瑄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人永  
劉定之字主靜號  
呆齋永新  
人正統元年進士禮部尚書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晉江  
侍郎易經圖釋十二卷  
國子監祭酒易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無錫人成化  
經蒙引十二卷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弘治十  
呂柟字仲木號  
人正德二年進士禮部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正德  
侍郎周易說翼三卷  
林希元字茂貞號次崖同安人正德  
十卷

徵錄

三

抱潤軒

陳琛字思獻號紫峰晉江人正德十二年  
劉濂字  
伯南宮人正德十六年進  
陳士元字心叔應城人  
進士監御史易象解四卷  
易象鉤解四卷  
來知德字三十一舉人周易集  
注十卷  
豐寅初字復  
歸有光字熙父崑山人嘉靖  
寺丞易經  
唐鶴徵字元卿號疑菴武進人隆慶五  
淵旨一卷  
章潢字本清南昌人萬曆三十三年薦  
姚舜  
牧字虞佐號承菴烏程人萬曆元年  
蘇濬字君舉  
政周人萬曆五年進士布政司參  
楊啟新字稗紫溪  
萬曆七年舉人左州  
方學漸字達卿號本菴桐  
知州易林疑說二卷

顧憲成字叔時號涇陽無錫人萬  
錢一本字國瑞  
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光祿寺少卿  
潘士漢字去華號雪松  
監察御史像象管見九卷  
焦竑字弱侯號澹漪人萬曆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萬曆  
易筌六卷  
郝敬字仲輿京山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左都御史大易  
易簡說  
方大鎮字君靜號魯嶽桐城人萬曆四卷正解二卷  
進士承太平人萬曆二十七卷  
鄭維嶽字易如晉江  
六年進士福建參政易旨二卷  
鄭維嶽字易如晉江  
十年自序  
陸振奇字肅成仁和人萬曆三  
左光斗

徵錄

三

抱潤軒

字共之號蒼嶼桐城人萬曆  
穆昌期字當時號西  
三十五年進士左僉都御史  
方孔炤字燭人萬曆四十四  
德周易會通十二卷  
吳桂森字叔美號觀華無錫  
易時論二卷  
吳日慎字微仲號敬齋  
歲貢應廷試學易於  
吳日慎字微仲號敬齋  
錢一本作像象述易於  
應祥字孟王宣字紀卿一字虛舟金  
陳仁錫字  
子監祭酒繫辭十卷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  
啟二年進士唐王時禮  
倪元璐字啟元汝上虞人天  
尚書易象正十四卷  
何楷字子晉江人天啟五年進  
外僕兒易六卷  
黎遂球字美周番禺人天啟七年舉人從  
訂話十卷





增新字鼎臣蒙自人光緒十五年進士

宋書升字晉之濰縣人光緒十六年進士

嚴復字幾道侯官人李哲明字星橋漢陽人光緒

黃翼曾字鶴雲高安人光緒十九年舉人

姚文鳳字仲劉文鳳字仲姚永樸字仲實桐城人光緒二十年舉人

姚永樸字仲實桐城人光緒二十年舉人

陳漢章字伯弢象山山人光緒十四年舉人

胡遠濬字叔姚永樸字仲實桐城人光緒二十年舉人

吳翊寅陽湖人象傳二卷

李國松字健父合肥人光緒二十三年舉人

右國朝

敘錄

三

抱潤軒

原序

往其昶束髮就學閒侍先君子問家世以上傳業得

知先五世祖一齋府君佩服儒素邃於易頗有所論

說軼不存因請退而受易既孤再遊京師友人鄭杲

東父為舉番禹陳蘭父先生論十篇解易之悒時子

說易已數卷蓋無一當者及主講潛川書院三年傳

揖此經旁摭精覈往往能洞徹閎指成周易費氏學

八卷洎客合肥諸生多從受易誦數講貫有所益損

寢饋久用思略盡於是乃述稽文明孔本費釋傳徵

敘錄

三

抱潤軒

注五篇麤陳纂輯大凡而復綴以辭曰自孔子親授

易商瞿授橋庇庇授馯臂子弓子弓授周醜醜授

孫虞虞授田何漢興田何最為易大師田何上溯孔

子學業承傳端緒一貫如此而著家乃唯易獨多異

說秦燔經籍自詩禮春秋尙書之屬無慮皆殘滅易

以筮卜書不禁其編獨完諸經釋自後儒人人異端

易有夫子十翼韋編三絕而後成解剝爻彖天人之

故燦焉大明而世學者乃獨謂易為難讀二者予甚

感焉太史公述其父談受易於楊何而其言曰易著

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又曰易以道化漢易師施孟梁丘其傳絕莫能究其指要劉向謂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諸易家皆祖田何然則太史公所述真孔氏微言矣費氏之學不詳所自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與丁寬易說所謂訓故舉大誼者何以異是費學亦出田何可知爾已予治易一本費氏以十篇概平眾家之說而要以變化爲主其自爲義例不詳於繫辭彖象者皆不錄凡所采起周秦漢魏晉迄唐十分而有其三宋賢之說有二元明已

敘錄

三

抱潤軒

來諸儒所遞闢者加二而予所區區辛苦而幸獲者又加一焉蓋易之可通者十而七八矣夫古今遼遠好學深思之士頗賴窮巷爲書不傳與雖傳而限於聞見予不及收者不知凡幾又不知後來之所得者更復何如嗟乎當其澄思孤往入泉出天筆精平風標孔子三聖之文校其離合分判冥冥乎成乎而忘其身之所存而古若今乃邈不相接也此尤予之所掩卷愴慕而不能自止者也

光緒三十年秋七月桐城馬其昶撰

跋後

國松少讀易苦其指要驟不可通曉又異說滋多心憚其難未敢致思年二十六從桐城馬通白先生游則首詔讀經時先生著周易費氏學已脫橐因請傳業先生忻焉相授以國松之駑下聆先生講說退而習其書未嘗不懇乎有所契也先生之言曰易者聖人之書之歸然獨完者也其義至深蹟難明然有十翼可依據則反視他經爲易循聖人之傳求通聖人之經彼聖人之前知而照物者誠未可喻矣然道常

敘錄

三

抱潤軒

懸著於天壤而集於人人之心人人務盡其心以明聖人之心其始不敢自立異沈潛反覆於聖人所已言者一字之詰必有其本一義之立必會其通迨其終也聖人之言既明則自可以應無窮之變而不域於故常是故本十篇以解易合則從違則否雖以程朱之傳義未嘗不有合有違而況眾說之紛紛乎何則不以吾意平決之以其違合於聖言者平決之也此先生之書上採周秦漢魏下逮近人之說一宗費氏家法以十篇折衷眾家之大指也且夫易之辭寓



於象而其用則在於變易言乎寓於象也天地萬事  
萬物之變至無窮矣聖人憂患來世欲預言其事而  
其事不可勝言也則一寓之於象象立而萬事萬物  
之變皆攝乎其中含象以言易非易也漢儒言象每  
失之鑿王弼以後或淪於虛今先生書亦多取漢儒  
言象之說要必有徵於十翼若自爲義例不見於十  
翼者不取也其或聖人所已言而說者昧之近時泰  
西格物製器愈研愈精有可以證明者亦閒取焉以  
謂造化物理自在宇宙閒前古無其器而不必無其

敘錄

三

抱潤軒

理無其象今泰西所能見及者未必吾聖人不能見  
及吾聖人所能見及者未必後來經師皆能見及則  
取新說以輔益之未爲不可也觀大傳十三卦蓋取  
之例亦猶是爾曷言乎用在於變也爻之剛柔前定  
者也剛柔之宜不宜視乎位而尤繫乎時宜者戒其  
變反是則變化之道尙焉陰陽之氣老則變爻至九  
六亦既老矣將變矣聖人於其將變未變之交爲之  
觀象繫辭擬議其變化而示人以所處之宜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故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於其

幾言之非可滯於本象亦非可滯於變象此尤先生  
所獨得發前師之未發者也其爲說也簡而不煩條  
而不蔓其徵注也或要刪其文而不失其指或節取  
其義而不易其辭其於古說辨之嚴而蒐之勤己之  
說有闡與同者必割己以存古其於後代諸家及並  
世之人片言可取必錄焉其有未合者置焉不矜爲  
駁義也一編之內牽引貫穿前說與後說未有相複  
重者此說與彼說未有相違害者讀之如一家之言  
也烏乎先生之於易其可謂深且至矣方今海寓新

敘錄

三

抱潤軒

機大闢波瀾雲興世士爭趨一切唯恐後時先生書  
雖精諱復肯究心於此然而識微者方且謂新學果  
盛則舊學將益昌大況窮變通久之道莫切於易斯  
固可俟百世而不惑耳是書創稟丙申時先生方主  
廬江講席閱三稔乃成及壬寅來合肥復勤勤刪訂  
蒐輯益多蓋先生博揖此經垂十年至是乃始發篋  
寫定國松旣受讀卒業爰付手民殺青斯竟乃謹釋  
誦師說略陳大凡以餉同志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  
門人李國松謹書

初稿閒取泰西新說以證明易象後以科學夙未  
研求懼涉附會遂刊除焉世有博通君子廣續爲  
書而發明之固所望也通白坵記

敘錄

三

抱潤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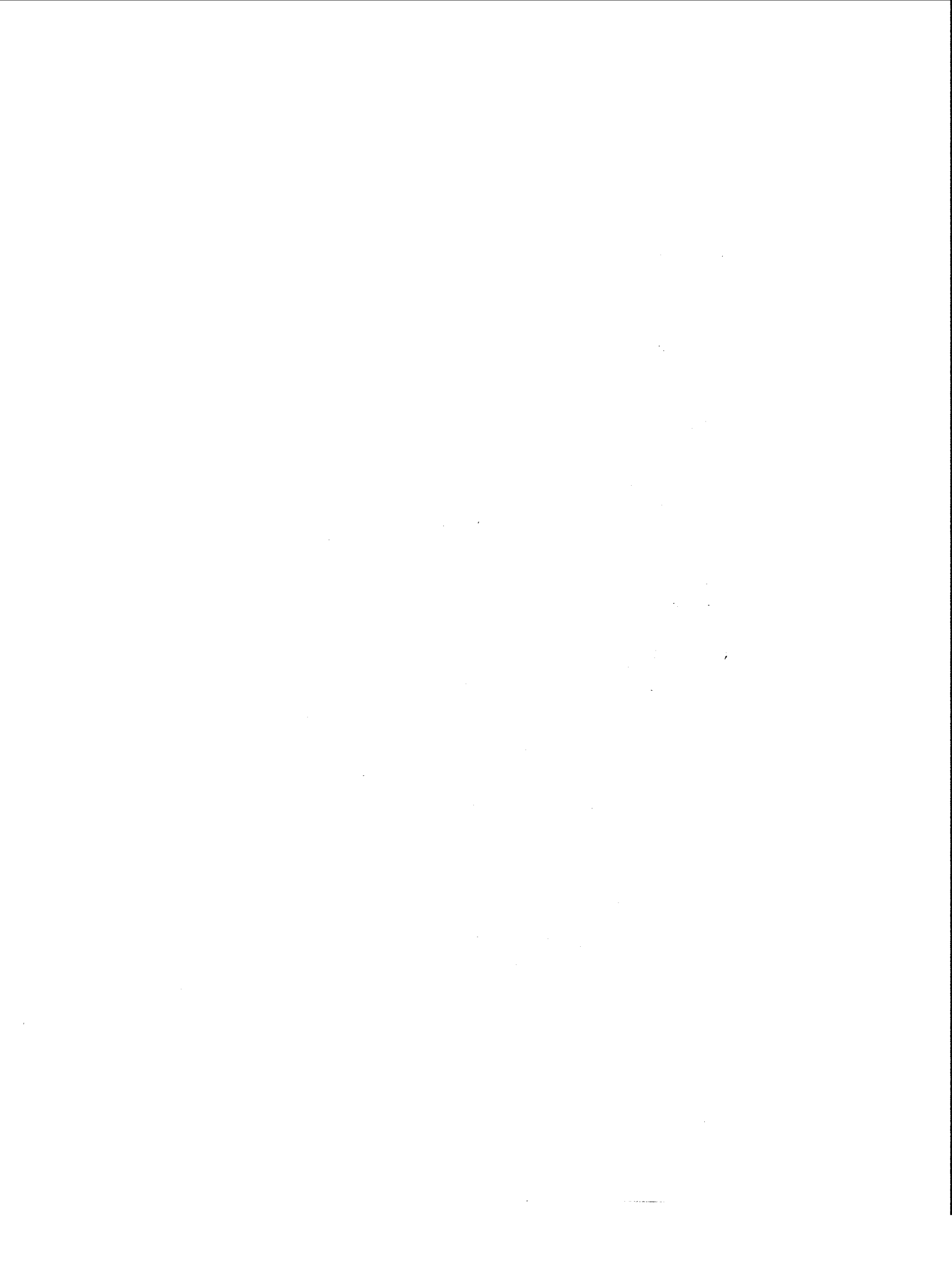
卷末終

庚申夏五馬振彪何汝賢全校訖

邵村學子易

二十卷丙寅六月

東莞張其法





豫泉提學  
世丈照像  
時年六十八  
丙寅五月  
姪蘇寶盃  
敬題

天下雖亂吾心太平柔日剛日  
讀史讀經學孔子學困知勉行  
道老子道抱朴守貞否極則泰  
大有元亨我欲乘桴浮海以待  
天下之清 丙寅豫道人自題

自序

有上古之易有中古之易有下古之易上古之易伏羲神農之所作也中古之易黃帝之所作也下古之易周文王之所作也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黃帝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謂文王也於何徵之亦於孔子之言徵之繫辭言包犧氏之王天下始畫八卦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之興於中古者謂是矣劉牧謂河圖洛書皆出於伏羲之時斯言或然蓋八卦成而易之理已具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嗣是而後神農氏作連山黃帝作歸藏連山歸藏雖不名易而後人稱連山夏易歸藏商易或亦因周易而並稱之也繫辭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無為之旨即黃帝歸藏之要義也黃帝調歷授時作柞臼作舟車弧矢作衣冠宮室作禮樂書契百年功成默契道要乃作歸藏以坤為首以靜為道以柔為用以無為為治蓋無為之道黃帝上述堯舜其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即恭己正南面而已夫何為哉孔子祖述堯舜即祖述黃帝之道也天不變道亦不變而易為言道之書至文王作周易以乾為首猶之連山以艮為首取義不同而為道未嘗不同

邵村學易自序

設使黃帝之言道也與堯舜異孔子繫辭何以於包犧神農之後特合黃帝堯舜取諸乾坤言之若統言諸聖人之作易其淵源授受蓋如是其顯明也故曰易之作興於中古也迨文王囚於羑里之時象大難以衍易專明人事以致其憂患天下後世之意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惟其切於人事故即器以明道即象以明義而天尊地卑燦然具陳其以乾為首也明天道即明人事也黃帝調顛頊之言曰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大戴記曰黃帝顛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繞東面而受于尚父也然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黃帝管言之矣其作歸藏也以坤為首蓋易之道則然邵子言易有先天圖後天圖以文王之易為後天則先天之義亦可識已竊嘗論之黃帝之言道道立於未有天地之先也文王之言道道昭於已有天地之後也天地亦一物耳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乾為首則君臣上下之分明矣周孔繫辭亦沿茲義如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非商事乎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于岐山非周事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非當時之事乎即事以明道猶即器以明道也雖然豈有異道哉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其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道也明矣有老子者出木歸

藏首坤之義以明道卑仁義禮智不言而獨言道德其後莊周列禦寇之徒又放言高論以張之遂爲世儒所病一若黃老之道與堯舜周孔異途析之爲道家者流然孔子與老子同時相從問禮未聞詆譏即顏曾思孟諸賢亦無有毀老子者蓋亦知老子之所謂道即堯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也文王卽象器以明道周公卽人倫制作以明道孔子卽仁義禮智信以明道老子卽用柔致虛守靜以明道其流不同而其源未嘗不同桓譚言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又曰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似漢時猶傳其書今不可得而見矣而得見者老子之五千言於歸藏首坤之義蓋有合焉余僑寓瀋陽閉門思過以易爲寡過之書法孔子之假年願學博稽舊說遠有著述頗探老子之義以補先儒之所未及復以周易之言切於人事又採諸儒之說史事剛備理者附錄於後以發明之先天後天皆可會其通也焉當可謂王輔嗣蔽於虛無而易與人事疏伊川專於治亂而易與天道遠又謂近有伊川然後易與世故通而王氏之說爲可廢余謂此非知言也夫易之爲道廣大悉備諸家之說見仁見智之不同耳伊川之注注周易也輔嗣之注不僅注周易也余之所述亦輔嗣之意也若同人大有一卦發前人之所未發他人見之必有大笑之者矣老子曰不

邵村學易自序

笑不足以爲道而禮運之言大同實與易義相表裏也因不揣謬妄仍著於篇癸亥十月張其浚自序於上海吟芝居

跋

邵村學易二十卷吾師豫泉夫子所著也自辛亥國變師隱居滬上著述自娛其於易也酒心而探其奧並萃諸家之說而會通之茲書命名蓋取孔子假年學易意也攷漢書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其後魯橋臂子庸江東野鴛子弓懷轉傳受至漢興田何本其師說經丁寬齊服生諸子楊何得之傳爲京房梁丘氏之易寬又別授田王孫傳爲施讎之易今其書多不得見矣迨馬鄭荀虞諸儒並於易有所發明而盛行於世者莫如王輔嗣易注首願存著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京口閔康之復申王雱願其時去古未遠門戶紛爭已斷斷若是義文周孔之道以解經者各執其說而其義轉歧矣後儒疑輔嗣者因范甯著論詆譏遂成謂爲旨近黃老蔽於虛無吾觀孔子繫易取象由義農遜述堯舜堯舜適周問禮老聃未嘗於黃老之學有所詆斥也夫易之爲書變動不居探賾索隱而求之自有契於玄學繫辭有言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明乎六十四卦中千變萬化其理幽遠非言語所易形容故善易者恆不輕與人言易誠哉以爲玄也然易言曲而中事肆而隱察以歷代治亂興衰又無有越其範圍者由是而挾經之心推其變易者以驗陽陰消息之殊卽其不

邵村學易跋

易者以斷古今成敗之迹理與數合同而化斯易之微言奧旨可識矣師學宗孔子而於老氏之學並得其深遠以爲道德五千言用柔致虛守靜卽歸藏首坤之旨故於詮釋文義時恆因剛柔相濟取證乎老子之言發前人所未發開參以正人倫端風俗之論以挽末世澆風至同人大有一卦特本禮運大同之說發揮新義視歷一是而泥於古者豈乎遠矣自來言理學者視黃老爲異教多鄙夷之不屑道而師獨暢快言之茲書之作雖非有意申王而其意有同於王者毋亦以老子之言實與易近耶師平日博覽多識於書無所不讀而提要鉤元凡有撰述必能綜其大旨其駢散文及詩皆爲當世所推重其著述已付活印者邵村學易而外有左傳禮說十卷洪範微一卷老子約六卷讀老小言六卷松山房駢體文鈔一卷已付梓者有東莞詩錄六十五卷夢痕仙館詩鈔十卷五代詠史詩鈔六卷讀五代人詩題詞一卷邵村詠史詩鈔十八卷吟芷居詩話四卷已寫定未付刊者有春秋持平十卷春秋教旨二卷兩漢史論二卷莊子旨歸十卷郭子翼莊子釋一卷讀老隨筆十卷讀列子隨筆二卷程子易傳摘鈔一卷萬國文鈔二卷其在撰述中尙未成書者爲孟子學說萬國漫鈔皆未定卷數因附識於此以見師之於學至老彌勤云爾丙寅五月受業祁正謹跋

11.1.5.2011

1p B



邵村學易卷一

東莞張其淪豫泉學

乾元亨利貞

乾卦名三畫名乾重之亦名乾是伏羲畫卦之一夏商之易不以乾為首以乾為首者自周文王始乾以下皆文王卦辭包犧聖人欲明乎道之所在由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八卦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首明三才之義而道遂可得名焉後世聖人重之為六十四卦於是天地三才之外道又彰於人事是故天地物也必有立於天地之先者然後天地生天地生萬物萬物之中有聖人焉其道足以配天地然後三才以名乾為陽物坤為陰物物也而道寓焉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陽兩儀立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朱子語類問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因舉莊子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一段曰他也見得這道理按宋儒言易未嘗廢

邵村學易卷一

老莊也程子曰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離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張子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無形淪按無形即道也故易為言道之書以乾卦為天為陽天有形而乾無形無形而健之理在即天道也天得乾之道而為天有元亨利貞之四德焉孔子文言釋之程子曰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此分而言之也又曰大亨也利於正也此合而言之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張子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按即老子之言邵子曰春夏秋冬仁義禮智配四德朱子以為聖人教人卜筮以斷一卦吉凶之辭又曰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與邵子同又曰元亨繼之者春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淪按元為善長繼善成性分言四德亦有至理謂元亨屬陽利貞屬陰郭白雲之言更詳其言曰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為一利貞二德

為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天地人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淪按元為善長以生物之仁配之似兼智在內亨為嘉會則在禮之先利者義之和是以義為利也貞者事之幹也貞又作正解又曰貞固愚頑貞即忠信即立誠故孔子以為進德修業德業即事之有幹也未有立誠而不忠信者元亨利貞當以仁禮義信配之若夫格物致知為智者事即君子學問思辨之事孔子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故仁可以賅智也老子之書不言智而言明大學則言明明德中庸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乾之象辭曰大明終始蓋謂元者德之始明者學之始能明乎元之統乎終與物之實乎始則始可貫終終可貫始即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說也故曰不言智而言明智非貞固之事也中庸智仁勇三達德智並勇言知行之事也論語孟子仁智並言則智皆格致之事夫四德之元即五常之仁元可包四者故象辭曰大哉乾元則仁已涵智於內而和合太和惟利貞得之此則誠信之為用而大易之要義也

邵村學易卷一

初九潛龍勿用

此為爻辭朱子以為周公所作毛奇齡據史記曰者列傳謂為文王所作初始也卦從下始故下曰初曰內朱震曰易有四象六七八九七八不變者也歸藏連山用七八易用六九而七八在其中變者以不變為基不變者以變為用崔憬曰九者老陽之數動之所占故陽稱焉淪按三才之義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六為天乾體本坤陽以陰為基初在地之下行天莫如龍借龍以喻陽氣設為此象初乃龍伏地下之時也故曰潛歸藏首坤周子太極圖亦先陰故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在地下十一月之時自復來也曰勿用聖戒占者之辭下做此易以中正為義初不及中則當勿用初九潛龍在聖人則備陋未揚在君子則避世無悶  
孔穎達曰第一言初上當言末六言上則初當言下不言一與下者從無而入有不言六與末者欲明位居卦上也 郭雍曰此舜耕陶漁之時必至元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傳說隱於巖野二老避於海濱亦皆是道 陳世宗曰後世惟南陽躬耕可語此耳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中正是龍出潛離隱之時陽氣將施於物故曰利見鄭康成曰二於三才為地道地上即田按五為君位二為臣位五之大人聖人為君也二之大人聖人為臣也初三四上或不及中或過乎中故或隱或亢惟二五中正則龍見毛奇齡曰大人無二非此大人見彼大人亦非天下見大人易通曰見大人只是大人見猶春秋書龍見同按九二之大人即困邪存誠之大人故孔子以為君德也

干寶曰陰陽將施聖人將顯此文王免於羑里之日也故曰利見大人 孔穎達曰先儒云若夫子教於洙泗利益天下有人君之德故曰大人 程子曰以聖人言之舜伯漁時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居三陽位重剛而過乎中危地也鄭康成曰三於三才為人道有乾德而在人道君子之象按夕為日之終三為下卦之終故曰終日下乾終而上乾繼故曰乾乾健而不息也惕敬慎之意惕而若厲即虞書之危微聖賢傳道之心法也淮南子曰終日乾乾以

郭雍曰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 朱子曰九三居下

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 何楷曰未有龍德而不從傷中來者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惕其龍德之極乎

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此義最精九三重剛能濟以柔无咎之道也 郭雍曰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 朱子曰九三居下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 何楷曰未有龍德而不從傷中來者飛而惕者舜也躍而惕者文也見而惕者孔子也惕其龍德之極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四於三才為人位而在三畫之卦為地位淵象淵卑於田而有水龍之得水猶人之得時故孔子以為進也或者疑而未定之辭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躍也初與四皆未及乎中初曰勿用戒其輕進也四曰或躍曰无咎有時而可進也

干寶曰此武王舉兵孟津觀變而退之爻也 孔穎達曰若周西伯內乘于心外率諸侯以事紂也 程子曰以聖人言之則舜之歷試時也 顧炎武曰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註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耳且以九四一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

連比四五之爻為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必无湯武革命之臣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鄭康成曰五於三才為天道天者清明無形而龍在焉飛之象也孔穎達曰言九五陽氣盛至於天此自然之象按九五之大人是聖人而為天子者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聖人作而萬物咸觀龍而曰飛過而不留飛者自然見者亦自然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是也

虞翻曰若庖犧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 張子曰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其致一也

上九亢龍有悔

易以中為貴上九居卦之終不惟過中以陽居陽亢龍之象過於上而不能下動則有悔亢以時位言悔以事言凡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處此時位當求無悔之道知進退存亡者其惟聖人乎

郭雍曰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亢龍絕氣非

命之運服虔註曰易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 郭雍曰亢則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羣龍承六爻而言龍而有首則盛而无首者剛濟以柔也老子以用柔為道曰不敢為天下先得无首之義矣无首者循環以為用六爻不言吉此獨言吉者以其剛而能柔循環而無止息也卦終則變用九用六言變卦之凡例特於乾坤二卦明之

歐陽修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變而七八無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無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 朱子曰用九用六當從歐公說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于此發之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剛而能柔

吉之道也又曰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要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庶人皆須如此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帝

此孔子所作也象斷也斷一卦之材也孔子作上象下象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官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象象原加傳字今已刪去大哉歎辭乾者健也健而不息即至誠無息之道元者生氣生氣亦可訓始乾元爲天德之大萬物資之以爲始物見爲萬而天之道始於一是一者數之始乾之元也故曰乃統天此費元也六爻天地相函坎離錯居坎離者天地之用也雲行雨施氣之亨品物流形形之亨此坎之升降也大明終始此離之往來也大明以晝夜爲終始六位以循環而時乘所以生生不窮天之時即聖人之時也提出時字當看眼雨以潤之日以暄之故萬物之生機以暢日月往來而一日成寒暑推遷而四時成六爻即四時之象也六龍即六爻之象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即天天即聖人也且夫品物之流形全由乾道之變化乾變則有坤此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天賦之

爲命物受之爲性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按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各正性命利之所以爲義也保合太和貞之所以爲誠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帝言聖人法乾之健以治天下而天地無不治耳夫子舉乾之大者故以天道君道明之

陳光庭曰問時乘六龍以御天何如曰試讀鄉黨一章分明畫出 顧懋樊曰首出不是穆然无爲正是主靜立極使物物各得其所伊訓曰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是也 火傳曰

乾用九以无首爲吉此稱首出者蓋乾之有潛見惕躍飛亢猶天之有春夏秋冬也天之四時以時爲政乾之六龍以時爲首雖首猶无首也首出不專是飛躍商周之時無務光伯夷則人倫滅矣春秋之時無孔子則斯文盡矣留此種子維持世教是即潛見之聖人首庶物而甯萬國之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此孔子大象辭也天乾之象也健乾之義也天一而已重乾不能曰兩天天以氣行健莫如天稱健不稱乾尊天之意自強即健也不息乾而又乾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

至誠無息君子法乾道之大以自強不息此至誠無息之道所以爲夫子傳心之法也李兆賢曰湯以日新銘盤文王以緝熙敬止皆自強不息真種子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以下孔子小象辭也於乾坤初爻特揭出陰陽二字初二爲地陽在地下則陽在陰中未可自用當時時也

陳洪冠曰閔子辭費宰顏子在陋巷其潛龍乎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陽氣發於地上則萬物生猶聖人出於世上則教化遠故曰德施普也

梁寅曰德施普正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反復猶往來也三之上下皆純乾乾乾者反復於乾道也

張浚曰反復道謂心念之所起無須臾而離於道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居下卦之上爲躍應初爲在淵孔子加一進字以決其疑或者或躍或不躍疑而未定之時然進則无咎人得時如龍得水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與天合德是與造物同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亢則盈盈則有悔然易之爲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知亢而不知變其能久乎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善用天德者不敢爲天下先而天下莫能先之不善用天德者亢而好先則有悔也

郭雍曰益費於焉曰滿招損讓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以下亦孔子十翼之言劉瓛謂作文而言其理曰文言是也梁武帝謂爲文王所作非也夫太古之初元氣渾淪天地賴之以生既有天地人物以生於是曰天地地之大德曰生然而元也者實與道俱天地人得之則爲德而實萬善之長也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一語自明自尚書言仁孔子以仁字配之仁爲生物之心含仁字無足以配之者也然萬善之長則已包仁義禮智信在內矣以人而言則元者性之始也孟子謂之性善蓋萬善之多成備於一性之微方寸之內有四端於我而善美未發見於外之時也及其沛英發見於外則亨通而爲嘉之會矣克已復禮爲仁亨者動容周旋與禮合也利宜也義亦宜也性之用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爲利爲木大學曰君子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論語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和也者利而不悖於義之謂也夫人於方寸之中曉然於義與利之分能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可謂和矣貞者性之體也以正言又以貞固言得性之體則爲誠爲信而爲事之幹也此節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大約古語所云而孔子取焉此皆言天德之在我者也

程子曰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 呂祖謙曰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爲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

邵村學易卷一

七

乾元亨利貞

道爲萬物之與立乎天地之先故曰乃統天之道則乾之健也地之道則坤之順也乾有四德爲元亨利貞人體天之道而行此四德曰仁義禮信信即誠也誠已包智在內故曰明則誠誠則明也仁爲衆善之長故足以長人亦包義禮智信在內故曰大哉乾元則所謂亨利貞者亦統於元之內也體仁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於春而震爲長子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孔子言復禮歸仁此元之所以爲亨也仁者成已成物之道也以禮成已又以禮成物故曰成已仁也成物智也二而一一而二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孰非嘉會然亦知禮意之所在乎義者宜也有斷制於物似不利又似不和不知事有斷制則事而中而行物物各得其利即事事各得其宜似相反而實相成義中有利利中有義知其爲義之和則謂義即利利即義可也朱子曰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不云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和不和也安得云利斯言得之矣幹即樹之幹猶人身之有骨也貞爲事之幹貞以正言然正而且固乃可以幹事非誠信不能以當之貞固屬體乾兼坤也以智配貞似不合呂

祖謙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錯認揆揆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應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爲能幹事也愚按所謂疏通者世之人以爲智者之流也而不知誠信一流世之人笑爲桀拙反能幹事若疏通之爲智則固滑是也斷不能幹事以其不能貞固也

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避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遠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龍德即天德惟孔子足以當之不易乎世有憫世之心然避世而无悶也不成乎名无好名之心故不見是而无悶也蓋君子之心知守道而已當樂則樂當憂則憂當行則行當遠則遠惟其時而已君子何容心哉確乎其不可拔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潛龍故爲隱者乾無交錯守其初位不與他爻相易其象如此

張子曰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避世不見而不悔與聖者同能張浚曰紆朱懷金不足以移顏氏之樂與以天下不足以改夷齊之操曰不易乎世知我者天夫何悶所樂在道夫何憂

邵村學易卷一

八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二五爲中陰陽當位爲正庸言五句包括中庸一篇乾九二指出誠字坤六二指出敬字惟誠敬所以能得中此聖人傳授心法也

張子曰聖誠而已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 郭雍曰君之德中正而已矣九二所謂成有一德者也 蘇軾曰堯舜之所不能加桀紂之所不能亡是謂誠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爻皆言利貞之事九三剛過乎中故常貞固以守之也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能正而固德自此進矣分而言之曰忠信合而言之曰誠忠信即立誠也修之爲德行發

之爲事業道德即居業也知至至之爲致知幾者動之微所謂誠無爲幾者惡誠之始事也知終終之爲力行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力行之久至於可與存義誠之終事也存義則知和則利物此成已所以成物也忠信立誠則貞固而非敬則無以致之君子乾乾因其時而惕居敬存誠之學也不驕不妄以上位下位言之然九三之位雖不中而至誠之德已合乎中矣故雖危无咎也

程子曰或問王介甫有言乾之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如何予曰使人臣每懷此心大亂之道也且不識湯武之事矣然則謂何子曰知大人之道爲可至則學而至之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 張子曰修辭立誠非繼日待且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朱子答程允夫曰劉安世請於師曰馬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始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者也 顧懋楚曰修辭之修即修業之修修故可居會子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議論其老不教誨可謂无業之人矣

邵村學易 卷一

九

常恆同一義學道貴有恆故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或上或下或進或退似乎無恆然此關乎時命者也孔子言其處不以正非欲爲邪也進就所安非欲離羣也无常无恆何嘗有私意於其間乎蓋德業當合時中之義九四之或躍者欲進德修業及時而自試也聖人之動也无不以時及時而進无咎之道也

郭雍曰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爲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爲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矣 陳世錦曰堯時禪舜亦屢試諸般躍爲自試故躍不一躍上下進退皆謂躍也 余曰夜曰戰國之時邪說橫流甚於洙泗仁義充塞過於饑饉孟子欲正人心隱以再稷自任故正蒙曰顏子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一爻剛健中正位乎天德備元亨利貞之德者也夫子歷舉天地陰陽人物之各從其類者言之以明感應之理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孰非流溼就燥

雲龍風虎之象蓋自天地開闢以來至此爲山澤雷風各相效順五動成離離爲日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中天萬物畢照象示六子包舉五行已有大同景象施及暨猶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則至誠之爲用神也所謂大明終始時乘六龍以御天者此也

楊時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 張浚曰乾五備皇極數水火金木之象具其中 胡翹元曰聖人人類之首也即就日瞻雲意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上爲六龍之首非不貴也非不高也然過乎九五之中則無位無位則無民九四以下同類之賢皆從九五則無輔也上爲亢龍以位言卦終則變當濟以柔宜靜不宜動孔子戒以動而有悔言靜則无悔亦勿用之意也 凌夫惇曰先儒因亢字遂肆醜詆失龍字之義矣擬之古學庸堯似之不動焉得有悔明皇便有悔也 胡翹元曰此文周公似之以叔父之貴當負辰之位吐哺握髮以延天下

邵村學易 卷一

十

士是以反其道而吉也故高以下爲基賈以謙爲柄 酒龍勿用下也 王弼曰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又曰文王明夷乃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郭雍曰下言微也如有錄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龍偶在田時舍於此點出時字 終日乾乾行事也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皆當行之事 或躍在淵自試也 君子謹失時之戒自試非試其所學試其時也

飛龍在天上古也 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陽窮於九陰窮於六窮不知變為災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者元首也元統天而歸於貞則終始無端而不可為首用九之義也君道剛而能柔  
則天下無不治矣

酒龍勿用陽氣酒藏

王弼曰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來知德曰此以下聖人歌詠乾道之意陽在陰中為  
酒藏天地閉則賈人隱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龍德見於地上此爻變離故言文明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乾乾法天時之健而不息故曰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平

去下體入上體為革此道字輕看

邵村學易卷一

十一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有位有德德同於天大同之象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亢為時之極處時者亦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以元首為則乾元用九變而化之之謂神也剛而能柔為天則學易者當知之

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性情也

元以氣行立乎天地人物之先天先得之為乾之健故曰始人知始物者元也而不知亨

物者亦元也故曰始而亨也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養之覆之皆利也萬物

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貞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

情何能久行其正程子曰夫動而生物者乾之情也所謂亭毒化育之利也正而不變者

乾之性也所謂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之貞也利萬物也以貞則是性其情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虞翻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利者大按惟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亦不  
言其所利故所利者大

汪遠曰教人從性分上體認渾然元氣流行無間獨善兼善卓然成位兩間而無愧韓魏  
公喜兩詩有云須臾與點滿三農望教敏神功寂若无有此氣象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總贊乾道之大也剛者陽之體健者陽之用一三五為正二五為中而且正其九五

乎乾以一奇立萬物之本以六畫備一奇之變陽不離陰是純粹也然乾氣流行實包得

全體陰在內故為嘉為美為利貞則又精之至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謂六爻皆發揮剛健之德曲盡其義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惟九五兼統衆爻之德如乘六龍以御天以其中正也其所以成此大同之治者因其得

時也陰陽和則兩言雲行雨施者乾包乎陰剛濟以柔齊澤溥施而天下太平是乾之不

邵村學易卷一

十二

言所利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言君子之德已成有可行之具待可行之時耳初為潛之時當隱不當見即行亦不能成

是以君子知時之未至而勿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二見龍在田未登君位而有君德也仁配乾元之德君子學以聚之聚此仁之心也問

以辯之辯此仁之理也仁者任重而道遠居之安則賈之深寬以居之幽養到仁熟時也

初九勿用行而未成也九二在田成而可行也仁以行之君德備矣

程子曰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游酢曰乾之道不兼於九二故有學

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戒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重剛有二義一以陽居陽一以乾接乾也易以中為貴三過乎中四不及乎中過與不及



皆非中也上不在天不在五位也下不在田不在二位也四處人之表近君之地謂之中不在人又不得為九三也二爻皆疑之卦處進退之地三以乾乾夕惕敬慎不懈離危无咎四以在淵自試慎而或之離疑无咎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辭危於乾之三四已見之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孔子言九五之大合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言陽已統乎陰剛而濟以柔也天地合德者六陽統六陰日月合明者乾起於坎而終於離四時合序者元亨春夏為陽利貞秋冬為陰鬼神合吉凶者人為陽而鬼神為陰虞翻曰乾坤合吉坤神合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天即聖人聖人即天有道存焉也聖人至誠之道天且弗違則日月四時鬼神不待言矣蓋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為而成治世界所以大同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略具此規模耳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何楷曰聖人配乎天地如伏羲畫卦在象數未形之先是先天八卦既則理因象顯是後

天蓋以兩句狀聖人之心與天為一耳非兩事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陽亢而過中其不知者由於不明也聖人用九知天德之不可為首剛也而濟以柔為二五皆變離故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不失其正乃能不失其中也其所以知之者明之也所謂大明終始者此也所謂乾知大始者此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此則山明而誠之道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由於與日月合其明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古者包羲始作八卦八純卦也神農觀日中交易之象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名曰連山

紀黃帝有熊氏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為祥乃重坤以為首所謂歸藏易也劉牧則謂河圖洛書皆出伏羲之時周禮太卜掌三

易之法二曰歸藏按歸藏商人之易以坤為首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曆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文王始繫以詞然考相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觀于闕歸藏藏于太下則夏商非無辭者鄭夾深亦云連山亡矣歸藏有司馬遷註十三卷觀左傳國語每有商易占卜若無辭何以占之淹按歸藏今亦亡矣雖稱商人之易實黃帝之所作也黃帝之言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有所據大抵歸藏首坤以上為祥土旺於四時於人為忠信為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中庸之言道明則誠矣誠則明矣乾之大明終始離也離亦陰卦然則孔子之言道亦何嘗不與坤為近惟虛生明明亦智之類孔孟仁智並重諸儒以智配貞字理亦不悖也文王言易即器以明道於乾示人法天之健於坤示人法地之順也坤亦曰元亨利貞與乾合德也乾之利貞即坤也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乾以龍取象故坤曰利牝馬之貞坤陰乃稱牝也玄牝為天地之根乾坤為易之門坤特稱牝與黃帝之言有合曰君子有攸往者易為君子謀有攸往即示君子以學道之方往而求元亨利貞之德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蓋以時位言之畏陰之剝陽也然陰陽有相濟之義文王於坤象特言君子有深意焉先迷後得主有攸往言坤德至順在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也老子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後其身九家易曰坤為牝為迷主利者利萬物皆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

得朋東北反乎西南故曰喪朋西南得朋同類相助則利東北喪朋絕類忘私則利是以  
牝取其順也馬取其行也行則動而元亨順則靜而利貞然陰之性靜多於動靜而後能  
安安得其常則貞是以吉也

呂祖謙曰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又曰坤君子有攸往人只說坤靜而不動故聖人以君子有攸往明  
之使人知至靜之中其動未嘗息也 胡一桂曰象辭文王所作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後天卦位論按先天後天卦位不同其辭辭必多不同惜歸藏已亡其以坤爲首之要義  
今不可得見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元氣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  
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至極也天下惟至字可以配大字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大則無外至則無間列子  
所謂無盡又無無盡無極又無無極皆大與至之義天得乾元之大而爲天地得坤元之

至而爲地坤元合乾元萬物之所資始而資生也朱子語類云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  
爭得霎時間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乃順承天者  
乾以一唱坤以二應其道爲順其承以貞所謂地道也地道也乾之生物品物流  
形天之先驅也坤之載物品物成亨地之先驅也坤之先驅合天之先驅其道順也其德  
厚也先驅有廣博長久二義其靜也禽故曰含弘其動也剛故曰光大此四者坤之德猶  
乾之剛健中正也是以牝馬地類言其順也行地無疆言其順而健也坤何以能健順承  
天也是之謂柔順利貞程子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  
柔也按文王曰君子有攸往孔子曰君子攸行明柔順皆君子之道所以配剛健坤惟能  
行所以順而健也先迷爲失道坤道不可先後順爲得常坤道故當順明於先後得失之  
故君子之有攸往无不利矣乾惟合坤故得主故東南西北皆利方也得朋喪朋皆  
吉事也乾始而坤生生物之功始終不息故曰乃終有慶蓋德合先驅者地之配天也行  
地無疆者坤之順而健也應地無疆者君子攸行之法地也地體安靜而真正人能法之  
吉之道也王弼曰若天行之不以牝馬利之不以永貞方而又剛柔而又剛柔安難矣按

王注言太剛與太柔皆非安貞之道也大約地之承天者乃用柔濟剛之義而柔順本坤  
元之德乃與道之谷神玄牝有合借未得歸藏之易參其妙耳

游酢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爲盡也天地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地之德  
至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體易而崇德則日新體易而廣業則常有故曰盛德大  
業至矣哉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曰行地以形言曰勢地之力不厚則不能載物君子之德不厚則不能載萬民  
虞翻曰勢力也君子謂乾陽爲德動在坤下君子之德重故厚德載物老子曰勝人者有  
力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卦以陰爲君子言其才德也又以陰爲小人言其時位也初六始婚婚爲五月盛夏一陰  
生於午陰氣始動於盛陽之下井中之泉已寒矣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君子於  
陰之初生即有履霜之懼蓋坤之初六剝乾之初陰始凝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

堅冰馴致也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己陰必剝陽也凡事防微杜漸當在於初消  
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伐將尋斧柯坤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陰長陽消其道如是  
上六曰其道窮要其終也初六象曰馴至其道原其始也

郭雍曰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  
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於其蚤也是以大禹之  
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德之於小宜王慎之於微詩書有取焉 朱子曰聖人作易於其  
不能相無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無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  
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王應麟曰乾初九復  
也潛龍勿用即閉關之意坤初六垢也履霜堅冰即女壯之戒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乾以九五爲主爻坤以六二爲主爻皆以中正備全卦之德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至靜而德方含萬物而化光若專爲此爻發者象傳言六二之動動則承天時行乾之德  
皆坤之德也以其靜柔而其動剛也是故坤之柔順動則爲乾之剛直坤之凝重動則爲

乾之剛方此無他靜則爲至哉之坤元動則合乎大哉之乾元也習即效法之謂程子曰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按程子之言是也言坤之爲道其用以柔不必效法乎乾之剛而乾之所至坤亦至之乾之爲大坤亦爲大也故不習而先不利也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是地道之光以其動而光也毛奇齡曰坤象至此當陰氣成物之候萬類燦著出地有光其時固然以位言之則內爲離位純陰則見所謂離爲火爲光者其位象如此逾按易字彙文從日從月坎離即日月也易以變動爲義乾卦坎離錯居大明終始得離之用雲行雨施得坎之用日月爲陰陽之精月受日光離明之用更大同人離下乾上以六二一爻爲主也大有乾下離上以六五一爻爲主也合大有同人二卦爲大同之世皆以柔爲用弱勝強柔勝剛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大同之世而必驗矣乾九二變離故天下文明九五變離故位乎天德與日月合其明自然而至無爲而成大同之象乾道得之坤六二中正變坎坎爲光合乾二五之離離爲日光火光地道之光莫光於是以前動而合乾猶月之受日光也乾坤爲易之門坎離爲乾坤之用中虛之所以能明無爲之所以能治柔弱之所以

能勝剛強今無歸藏可讀但於此間消息之耳

王安石曰六二之動者六二之德動而後可見也 項安世曰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

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

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無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主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 郭雍曰舜曰重華再曰文命皆地道之光也 易外曰一爲靜二爲動

乾坤皆靜於一而動于外初之潛之凝爲靜也二之見之直以方皆動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先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先知光大也

貞正也勿謂六三過乎中而不正也蓋含章而可正也坤離爲文明三三之成爲章坤見

離伏含章也或者進退未定之辭三四皆可進可退之位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

皆曰或陰爲臣道故曰或從王事先以陰而從陽陽享其成陰終其事是光成而有終也章

者陽之章而爲陰之章先成者含之于始有終者含之于終象傳言三非含而不發也待

時而發也坎離合爲知言其知如日月之明可謂光大也亦根二之地道光來

朱子曰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先陽何由

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柔了所以括養 趙復齋曰以陰合陽

其文炳也二色成章陰陽雜也陽施于陰陰則從之陽倡於始陰則終之

六四括養无咎无譽象曰括養无咎慎不害也

六四重陰居下之上當坤道之平危疑之地閉隔之時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而

亦无譽也夫括養者慎之謂也慎則利且不言何有於害惟知幾之君子能之然亦時使

之然也

干寶曰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豈此蓋甯戚避環與時卷舒之爻也 劉

牧曰坤其動也剛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

可街其才知也 李兆賢曰漢之黨人標榜於桓靈之朝以養殺身方知无譽二字妙用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居中坤爲黃黃爲中也乾爲衣坤爲裳元吉者坤元之吉也衣外而裳內衣使人

見裳不使人見黃而爲衣文在外也黃而爲裳文在中也五本君位與六二皆得中孔子

以中正定爻之德於此爻首言中字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元吉之象於坤元言之黃帝

無爲而治以用柔爲道亦於此爻見之也歸藏首坤義在是乎又中者對外而言也文明

之象謂在中國黃裳元吉其他日大同世界之兆乎先儒泥於卦之爻位干寶比以成昭

之主周霍之臣似屬未當程子以爲莽莽嫡武更失之遠矣

郭雍曰昔堯有九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溫恭九察之德而後能得禹皋陶文王

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因天泰順然則黃裳之德其爲元吉宜矣 朱子語類曰黃

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樣則無不吉

汪燧曰君道則以剛健爲體虛中爲用故易中九居五詞多艱六居五詞多吉去讒遠色

克明峻德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體之剛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用之柔也故尤恭克

讓者堯也溫恭允塞者舜也徽柔懿恭者文王也皆黃裳之謂也元吉之占首於坤五發

之作周恭先我公其有見於柔中之妙用乎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物窮則變上六陰盛之極遂與陽爭故有龍戰于野之象主陽而言戰故稱龍焉主陰而

言傷故言血焉玄黃爲天地之雜色陰陽俱傷也乾曰亢龍有悔窮之災此言龍戰于野

其遺窮二卦之上皆言龍可見陰之動必與陽相連極則必窮陰陽一也

王夫之曰蓋乾坤者本太極固有之質各有其德而不可相無體道以學易者法其所可用而不可極其數二五得中而不過三四人位乃君子調變之大用所自施故以其德言之美者極其盛而大亦可以寡過初則沈處地下上則高翔天際而無所施其調變故以氣運言之而為潛為亢為發為戰乃陽雖無功而過淺君子猶可因時以守約聖人固且逢悔而不憂陰則初慘而不舒上淫而不忘是以冰之堅元黃之血成乎世運之傷此坤之初上所以獨危也然卦體純而不雜則抑天數自然之致非人事之有愆故堅冰龍戰皆屬乎氣運而示占者知命以謹微非他卦凌雜致咎人事所致之孽也是以坤之初上皆不言凶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利永貞者永久不失其正以坤之安貞為乾之利貞也陽為大陰為小然而陽先於陰陽之極而不為首陰小於陽陰之極而以大終終始循環變化無端造化之妙如此夫以乾而言无首者无始也剛必濟以柔則乾之无始為坤之有終故坤

邵村學易卷一

十九

三曰无成有終坤之用六代乾之終則曰以大終柔弱之可化為剛強其道在是乎

荀爽曰陽欲无首坤以大終 朱子曰陽為大陰為小陰皆變為陽所謂以大終也言始

小而終大也 胡炳文曰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剛而必強

文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一節贊坤之全德也坤德至柔而不知柔而能剛也坤體至靜而不知靜而必動也使坤惟柔而無剛則坤元何以配乾元之大乎使坤惟靜而不知靜則乾行而坤止何以成生物之功而以大終乎德方即爻辭直方大之方言其生物之德普備四周無處欠缺也得主即卦辭得主有常即象辭得常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不分釋四德者坤之元亨利貞乾之元亨利貞也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順即馴也與順承之順不同順即小象馴致之義即本文之所謂積所謂漸也初六之爻

以陰為小人積善者君子也積不善者小人也弑父與君又小人之罪大惡極者然柔

小人之害皆以漸積致之履霜堅冰之戒可不辨之於早哉孔子積善四語可抵後來千萬勸善果報書合臣弑其君數語包括一部二十七中為千古善惡興亡之鑑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陽主仁一邊說陰主義一邊說然義兼正直端方而言則柔而能剛者聖人提一敬字為學者行義之訓即為學者求仁之訓亦即乾之九二兩邪存誠之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而修之丹書敬義之訓於此括其全中庸思誠之學於此得其要矣坤之配為乾柔之配為剛敬義立而仁與誠之道得是德不孤也然則直方則大不必學習乎乾而自无不利也君子敬行行以此耳夫何疑其所行哉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以地道言之則天尊地卑坤自屬妻道臣道也故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臣道宜然也坤之終對乾之始而言代者坤代乾也乾无首而先始坤无成而有終

邵村學易卷一

二十

此又剛柔相濟而相成之義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變化泰之時也雖草木之無知者亦蕃天地閉否之時也雖賢人之有心救世者亦隱王良曰鼎勝之有名不如申屠蟠之無譽也甚矣時事之可悲而君子不可不謹也

夫陰至三成否天地之氣不相通正括囊之象賢人與天地萬物同為一氣知之最先忽然而隱有不俟終日之象蓋謹之於早不待履霜而後戒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二五皆居中二為內方外直之君子五為黃中通理之君子君子即乾之大人也坤以黃為中以爻為文章為美中央屬土土旺四季脾主四支四方之色各有所偏猶事有難通理有未常以黃居中則事通而理得故正大君之位居仁義之體不言而治無為而成蓋黃裳之美在其中由中發外至誠孚於天下是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也美之至為善淑樂盡美盡善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之謂也推其義而言之我黃人為黃帝之子孫處中國之土交通萬國而治理之正文明之位居誠信之體德為中央之脾土而暢於

四支治爲大同之世界而發於事業由聖人爲神明之胃美在其中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尊親成以爲美之至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孔子於坤五言之所謂柔勝剛弱勝強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侯果干寶皆以爲陰在上六十月之時也按十月爲剝卦十一月爲復卦上六陰勝剝陽是爲窮陰薄陽之戰血爲陰類疑者似也嫌亦疑之類陰盛似乎無陽然天下不可一日無陽也故特稱龍焉戰則陰陽兩傷而有血陰窮於上當變爲陽而戰之時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又稱血焉俱陰則無戰無血其血玄黃故知爲陰陽之戰玄黃之雜也朱震曰天玄而地黃玄者坎中之陽黃者離中之陰天地之雜也干寶曰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張根曰天玄而地黃各正其分用六所以大而能終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邵村學易 卷一

二十一

屯蒙繼乾坤之後屯作之君蒙作之師也屯者草芽穿土初出故曰屯春也春象作始以草之出爲象陽氣動物發生初出又曰屯盈也盈天地皆物而春之生草最爲易見草始見而味爲春明爲夏也此卦初九一陽生於三陰之下爲震動之主三陰坤體九五出其上有出地之勢故曰作之君也乾之終羣龍无首坤之終龍戰于野无首即无君也龍戰玄黃之後有君出焉天開于子地開于丑人生于寅是爲三才乾屬天坤屬地屯蒙屬人屯者洪荒之世也蒙者混沌之民也天造草昧聖人經綸之經綸即綱紀之謂君爲臣綱推之父子夫婦之綱常定焉故綱紀之定經綸之大者也天下有君則治無君則亂左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也乾坤一索震爲長男帝出乎震萬物隨之以出而經綸見矣其次爲坎又其次爲艮此三男者相繼効力於乾坤既定之後然後性命以正綱紀以立人倫以明後世詭異之徒乃倡爲一切平等之說直欲舉綱常名教皆破壞之而後快是欲以文明已啓之天下變爲草昧未開之天下此致亂之道也元亨利貞乾之四德震爲長子固宜有之震首得陽施爲物資始陽氣震動於物可通此卦下震上坎分而言之以其能動則可於未

亨之難而使之大亨以其在險則當爲守正之動而期於利貞勿用有攸往者非不往也險難在前中爻艮止勿用攸往之象然震動即有攸往曰勿用者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不必求速效也紀綱立而人倫明然後仁義禮智之德有所附以行仰元亨利貞之道暗長潛滋而人不覺豈必高談性命哉可徵之於人事焉當往而往往不在我而在正也侯降於王一等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即帝也即帝出乎震之帝也震一君而二民建侯之象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衆建諸侯資親賢以爲輔助是王者大公無我之心而王道之所以成也

王應麟曰乾坤之次屯曰建侯與天地並立一旅復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 胡炳文曰有天地即有君師乾坤繼以屯蒙屯建侯君道蒙養正師道也皆利貞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甯剛柔始交者震也剛柔即乾坤一交而得震不交則否矣交則屯乃大亨也難生者坎也始交而未通暢萬物初出故艱屯而難生震在坎下故曰動乎險中然動而不已將出於險大亨之道則利於正也乾坤之交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合震坎而爲屯乃乾坤後

邵村學易 卷一

二十二

之第一卦有乾之四德而震以初九一爻爲主震故動也然能動能靜方是經綸草昧之才險難在前互艮當止又初之上三陰坤也坤主靜能靜而能動斯用之而不窮故勿用有攸往孔子不釋此語似有脫文當震之未動也坎氣爲雲及震之已動也雲化爲雨於是萬物滿盈於天地之間蓋其動也以正故天下之物莫不亨也朱子曰草雜亂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之而未可遽謂爲安甯之時按朱子名分未定一語最佳所謂綱紀立而國是定也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帶出震以蒞民先定名分經綸之大孰急於此自易有建侯之言而後世莫不操尊王之義孔子之成春秋固與易相表裏也

見易曰象以勿往爲戒傳以動險爲貞勿往斯能動慎重不發斯能百折不撓也音重耳蜀先主備極險阻不肯受人蒙養自矜其志可謂能動者矣 陳洪冠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故洪水之屯禹亨之夷狄猛獸之屯周公亨之萬世人心之屯孔子亨之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象取雷雨以用言解而亨也象取雲雷以體言雲未成兩氣方鬱結爲屯也君子治世如

治林蘊諸心爲經綸措諸世爲事業故大綱皆正而萬目畢張也

汪烜曰經引其緒如君臣父子而各有以自盡也總合其理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是也凡事皆然而屯難者無不通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離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卦以初九爲主曰利建侯猶蒙以九二爲卦主曰子克家也磐桓之義即卦辭勿用有攸往磐謂磐石桓謂桓柱有正立於下止而不動之象利居貞即卦辭利貞與磐桓意連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易中正二字孔子所發明乾言各正性命此言志行正正已然後能正物上帥以正則下不敢不正也初上之三陰爲坤坤爲民初以陽剛下之故大得民而可建侯夫得民心之道仁義而已矣即所謂正也象傳正字始見於此

楊時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所謂正也文王三分有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 郭雍曰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爲也爲民而已爲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邵村學易卷一

二十三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爲陰陽之始交故二以婚媾言二與五爲正應從初則逆從五則順去逆而就順陰陽之正道亦常道也但二所應者剛而所乘者亦剛謂初也乘剛似乘馬者然當屯難之時適回不前有乘馬班如象班班也坎爲寇爲盜言五雖在坎中實二之應匪寇也乃婚媾也二三四互坤坤十數過坤逢五故曰十年字孕育也說文字乳也說文序篇謂文字之義比之物象孳乳而生亦孕育之義二去初之逆是居貞而不字也就五之順是返乎常道而後字也

易外易造端乎夫婦故屯言婚媾象言納婦亦成恆之象也 張浚曰蓋以二抱節守志於艱難之世而不失其貞也若太公在海濱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陽義不苟合是爲女貞 來知德曰若以人事論光武當屯難之時資融割據志在光武爲陳豨所隔乘馬班如也久之終歸於漢十年乃字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

窮也

初九之建侯有民者也五之屯吝有民者也三以陰居陽無其德而欲有其民遂似即鹿而無虞人以導之陷入轉林之中矣外坎在前坎爲棄棘以從禽者以心從禽即以身殉物之謂夫棄失其鹿天下競逐之然非陰柔不中正之才可得也君子守勿用有攸往之戒故見幾舍之而不從之若往則志吝而身窮矣震爲輿鹿亦爲動互艮爲止故艮有此象

折中曰象傳有單字成文者如此爻窮也下爻明也是即起例處餘卦做此 汪烜曰此如後世項藉公孫述陳友諒之徒之類是也 胡翹元曰聖人於其震之動而懼以艮之止故以不如舍決之以往吝懼之資融錢似其舍之也陳深袁術輩則吝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陰柔居屯坎爲美脊之馬雖非乘剛亦有乘馬班如象然初爲震主四爲正應初以四之賢而求婚媾四以初之求而往則雷雨交動滿盈大亨之道故吉无不利也二以非應而不字四以正應而往吉婚媾之正道宜然象言四必待初之求而後往四之明也坎錯

邵村學易卷一

二十四

離有明象易亦以夫婦比君臣也

郭雍曰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 王宗傳曰求而不往亦不謂智成湯之三聘伊尹也尹乃幡然而改曰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幡然之改尹之明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卦以雷雨滿盈爲亨屯膏則澤不下施非得民之道也五居坎中坎爲血膏象陽德爲二陰所掩澤屯而不施故曰未光陽爲大陰爲小大者忠不廣博小者忠不貞一五專於應二然二之貞臣道也故古五之貞而吝非大亨之道也故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曰小貞爲臣大貞爲君

楊慎曰漢書谷永傳引此爻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屯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賑百姓而君吝則凶臣吝則吉也 汪烜曰東周之衰及明復宗皆類此矣 胡翹元曰九五自二至五互剝坎中滿而不下求此如項羽



印刑弊而不肯予更始初立而奢淫者故曰屯膏 陳世爵曰若紂以鹿臺之財鉅構之粟資周大賚乃大貞凶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上亦乘五之剛有乘馬班如象坎爲馬又爲加憂爲血卦又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故有掩目泣血之象又言班馬凡三二之道邇得居貞之義焉四乘震馬而利震動則屯可出上乘坎馬而泣血坎陷則屯難通象曰何可長也言何可長如此也言外當求所以處屯之道故曰君子以經綸

折中曰卦者時也爻者位也此聖經之明文而歷代諸儒所據以爲說者不可易也然沿襲之久每局於見之拘遂流爲說之誤何則其所目爲時者一時也其所指爲位者一時之位也如屯則定爲多難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處於斯世而有事於屯者也夫是以二爲初所阻五爲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爲一時之用而其說亦多駁雜而不契於理此談經之蔽也蓋易之所謂時者人人有之聖人繫辭可以包天下萬世之無窮豈爲一時一事設哉苟達此意則初自爲初之屯德可以有爲而時未至也二自爲二之屯道可以有合而時宜待也五自爲五之屯澤未可以遠施則爲之宜以漸也其餘三爻義皆做是

中間以承乘比應取義者亦虛象爾故二之承剛但取多難之象初不指初之爲侯也五之屯膏但取未通之象亦不因初之爲侯也今日二爲初阻五爲初逼則初乃卦之大梗而易爲衰世之書豈聖人意哉六十四卦之理皆當以此例觀之庶辭無窒礙而義可得矣

邵村學易卷二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三三以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言師道也蒙者草卉叢生之貌屯者物之始生生而稱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險而動爲屯險而止爲蒙屯主震之一陽曰利建侯作之君也蒙主坎之一陽曰子克家作之師也水草蒙昧是陰陽之交春風至則發達易故蒙有亨道天地之生人既立之君焉以牧之又命之師焉以教之故天地君親之外師道爲尊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者非細也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不明仁義禮智信之道不講則人類等於禽獸蒙以養正君師之責任不兼重哉且夫人之性本善也山下出泉水之源本清也特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於是源清而流易濁塞者險在前往則入險見險而能止塞之所以有功蒙者險在下往斯出險險而止蒙之所以養正知性之爲善則知蒙之爲養也易矣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游酢曰含德之厚比於赤

邵村學易卷二

子抱一不離子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周子曰聖可學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按抱一无欲即作聖之基赤子惟无欲故以聖人之心比之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皆中節之和也孔子於蒙之家辭提出時中二字即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也明時中之義即知蒙養之道我之教童蒙童蒙之求我皆得時中焉此蒙之所以亨歟禮聞來學不問往教匪我求童蒙童蒙謂五也童蒙求我我謂二也自此二句以下皆言處蒙之道而歸功於二焉二有師道脩治蒙之任者也孔子自乾坤傳釋以來於誠之一字蓋諄諄焉曰閑邪存其誠曰修辭立其誠此即中庸思誠之學聖人傳授之心法也然而誠也者文王於蒙之家辭已言其義矣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文王之言誠也非言筮也凡筮必以至誠之心通於神明童蒙之求我有初筮之誠則告之謂初六也再三瀆無求教之誠則不告謂三與四也要之童蒙有抱一之誠者也至誠感應之理應生於感感亦生於應待其誠至而求我則發之也易郭忠孝曰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蒙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爲利貞耳斯言得之矣

象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艮爲山坎爲險山不可登而有險在前作聖難而作狂易幸其見險而止此蒙之象也蒙卦之主皆在九二蒙之所以有亨之義者以其行時中之道也童蒙之求我也以時我之告童蒙也以時得時則得中也師道不過於寬不過於嚴得中則得時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蒙者人之初非性之味赤子之心萬善皆備孟子所謂性善也特蒙而未覺耳爲之師者以先覺覺後覺以我之正養蒙之正而必待童蒙之求我而後告之他卦貴以陽求陰蒙有師道貴以陰求陽蒙辭特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以明與他卦陰陽相求之例不同志應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相應也卜筮世應之說起於京房孔傳於二體本以應否爲要義應字始見於此凡占筮以誠爲本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初筮是蒙有來問之誠則告之告之以吾剛中之德也剛中之德即時中之道也若爲再三之瀆則誠意亡矣以不告告之可也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師嚴則道尊九二剛中善成物者也瀆則不能尊師愈瀆而愈蒙耳蒙既瀆我我敢瀆蒙耶學不至於聖未

邵村學易卷二

足以爲成德蒙以養正養之以至誠之道即中庸之所謂時中也中即正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以直養而無害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皆養正之義也養正不已將成聖功蒙之爲義大矣干寶曰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王八歲此蓋以奇成王之遺周公也按二五以君臣言之如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是也童蒙求我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以有爲也及按蒙卦皆有自然之義童蒙德性未喪情實未開不善導之則來善導之則自然而通匪我求童蒙任其自然也即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之意童蒙求我憤悱則自然求我初筮告者人以誠來我以誠告感應之道歸於自然再三瀆則誠未至而屢瀆失其自然以不告告之即以不教教之欲使我與彼同歸於自然也屯言君道君道則先爲而治也蒙言師道師道則自然而化也孟子所謂如時雨化是也春風等水之中童冠偕遊天機一片何嘗著一毫迹象哉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泉在山始出其源必清既出則行之有漸然泉流不息而後至於海君子必果行育德而後至於聖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此爻言師道不可不嚴也初以陰柔居坎下象泉之始發故曰發蒙利用刑人記謂夏楚二物也孔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來知德曰說者脫也用脫桎梏即不用刑人也按夏楚示威教者之始事使寬而不嚴則學者玩視於始脫去防閑縱其所往必差吝也正法者正其教人之法也

干寶曰初六戊寅平明之時天光始照故曰發蒙此成王始覺周公至誠之象也坎為法律實為貞廉以貞刑刑故利用刑人矣此成王將正四國之象也正四國之罪宜釋周公之黨故曰用說桎梏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之晚故曰以往吝初二失位吝之由也郭雍曰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皋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包養四陰是治蒙之主師道立則善人多吉可知也德包養陰有納婦象雖然五君道也父道也二臣道也子道也故有子克家象苟自矜包蒙不守子道亦為

邵村學易卷二

三

歐冠之臣耳象傳獨釋子克家者所以明臣子之義其意深矣剛柔接者謂二以剛中接柔五以巽順接剛亦指君臣而言

楊萬里曰五求二非二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內事如子之克家耳郭雍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金夫指上九王弼曰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史徵曰謂金剛也上九剛夫而乃往就之是無間阻之德故不可取之而無所利也按見利忘身是婦女至賤之行勿用取者猶不附之教以其持身不慎也順本義作慎

朱子曰金夫蓋以金賂已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張時泰曰抑考趙普周之滁州判官也及事太祖言讞計從他人亦未之及夫何受賊先恥卒至於敗噫士之守節猶女之守身也士之失節者雖廉不足以爲廉况不廉乎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其善之謂乎胡翹元曰義利之分不明本根既撥灌溉無用此管華所以割席也又曰周公形容盡致之詞士大夫溺於權勢不有躬者多矣淪按失節之臣與失節之婦等皆

覽史傳叔季之世爲多而五代尤甚人類直同於禽獸突充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亦無攸利也讀此能勿汗顏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困蒙之象困而不學又無良師以裁成之是可鄙吝矣王弼曰陽稱實也

李兆賢曰四困處雖在遠陽無應然陳良雖楚產而北學楊時致吾道之南來千里尋師何困之有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童蒙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可以爲造聖之基也虛中巽順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之故吉本義純一未發以聽於人

楊萬里曰有童穉之蒙有小民之蒙有學者之蒙有聖人之蒙六五以人君之尊乘巽順之德自居於童穉之蒙以下學於九二剛中之賢此則聖人之蒙也高宗自以其德弗類而學于傳說武王自以不知彝倫而訪于箕子所以聖益聖歟汪遠曰以柔中之德居

邵村學易卷二

四

尊而應二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乎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此言師道之過嚴而不中也以剛居上不知蒙養之義一味剛克孟子所謂賊其君賊其民也養蒙至於擊蒙以戒賊乎蒙之生機不利之道也若以嚴厲自治其身則可顏子之四勿是禦寇之方也嚴以治身不擊蒙而人效之所謂上下順也

李兆賢曰焦先生千之教呂榮公希哲嚴立課程有過失便終日不與言到底底是禦寇法門黃道周曰天地既位君師立矣夫師豈可以一日廢哉莫尊於君而非師弗詔也莫愚於民而非師弗達也然師豈易言哉太寬則縱太嚴則刻故刑人可用也桎梏可脫也蒙可包也擊蒙不可過也此寬嚴並濟之道所以陶鑄而充異術也然其要則過欲盡之矣夫利欲之蔽人也至於亡身聖人之防欲也甚於禦寇故伊成夙愆且陳無逸聖人之慮遠矣

三三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須也有所待而後進也乾剛在下有能進之才坎險在上有難進之勢故為需待之義夫天地生萬物待時而生天地且需而况人乎吾觀於需卦而得誠敬之義焉文王言有孚信也誠也周公言敬之終吉敬也孔子言敬慎不敗敬慎也必如是然後為需道之至善也否則如傳所云需者事之下需者事之賊猶豫不決而無誠敬之心其為事之賊也宜突以乾之才開邪存誠修辭立誠本有其實无妄之象上坎為中實互離為中虛中虛則明中實則誠是又自明誠自誠明之道也况坎離為日月交互之際日月並則光光則亨亨則貞光亨而貞則吉吉則利此又自然之道也蘇軾曰光者物之神也蓋出於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大者皆其見遠知大者也其言未光大者則隘且陋矣按日月之光在天剛柔相孚誠信積中而潛華發外為光也忠信可涉波濤人以坎在前為險也乃徐視之為川也有孚則利涉大川此亦忠信涉波濤之證矣毛奇齡曰以象言之則兩卦相合中有虛契便為有孚仲氏云孚者剛柔相合彼此心信遙應而帶心象者側合之孚隨睽萃升之孚是也一卦而兩心相疊者正合之孚坎離中孚是也按按需者飲食之道也天下之須以養也雲上於天蒸潤之象蒸潤則滋益萬物故大象曰飲食宴樂九

五曰需于酒食貞吉有孚之所以光亨貞吉也未濟之爻曰有孚于飲酒其仰此意乎若夫參藩巖則恩澤垂濤露廢則萬國離君臣之道相待以誠則合不誠則離心廣大而光明則天下信之然則需待之為義必其中有可待之實而後有光亨之象也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須也險坎也以乾之剛遇坎之險能待而後動須之義也夫三陽剛健而易動也又一陽陷于險中剛健之人其動必躁躁而進則必陷矣惟其須待而後進故能剛健而不陷此乃誠敬之存於中故其義不困窮也誠敬者有孚之謂也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皆利於正二五皆得中中即正也五為坎主位在乾上故曰天位與乾合德以正中之道須天下之人才以相濟而成治三陽上進而助之以出險是以誠信著於天下光被四海而亨通可待也朱震曰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也九五正中待物之須而不匿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又曰二者夫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以二五言需之才也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須時而往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往有功也趙善舉曰純陽上進往則有功不忠不能出險但忠不能俟時而失輕重爾此聖人所以於四陽爻皆致戒也按趙氏之說甚合孔傳之義五舉胡氏謂文王遠巡不進退處西伯而封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誠動於殘賊故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按易多言文王與紂之事胡氏之說亦有取義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坎為水雲者水氣之所成上升於天未降為雨故曰需君子知天下事變無窮當待時而發飲食養身宴樂養心素位而行外示整暇焉可也見易曰陳不飲醴於諸呂之世寇準縱博於澶淵之軍皆飲宴為需者也楊萬里曰此顏子箴飄飄巷之日謝安游宴東山之時也雖然飲食燕樂以須其時惟有德之君子而後能也不然含哺之民皆顏酒荒之士皆謝矣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初九去坎險尙遠需于郊之象故為不犯危難以行也然以剛居剛恐其躁急必守其吾行吾素之常乃有利而無咎否則不行而志動失其故常矣

李兆賢曰伯夷北海待清淵明南村終老皆此意陳洪冠曰辛野樂道南陽躬耕何嘗急求仕進哉楊萬里曰无難而犯難以求利不若守常之為利无難而不安於守常若穆公伐鄭夫差伐齊其咎何為哉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荀爽曰二應於五水中之剛故曰沙按沙已近水君子之進小人讒之故小有言然以剛處中可進可退有寬衍優悠之度是需之善者小人之語言豈能中傷君子故以吉終也郭雍曰叔孫武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李兆賢曰陳太邱禮弔張讓溫太真貌合王敦當時亦小有言然後來一則有保全善類之益一則有匡復晉室之功陳洪冠曰或曰小有言如孟子在齊淨於皁景丑張皆交口譏之而孟子進退綽綽有餘裕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崔懷曰泥近乎外者也三逼於坎坎為險盜故致寇至是災在外也按泥近於水九三以剛逼險寇盜之來是自我招之而至其猶有須焉志有所需非以犯難災猶在外能敬慎

以持之可以不敗也孔疏泥納居水之外即災在身外之義朱子本義外謂外卦按下卦為內上卦為外此爻象傳首見外字

李兆賢曰東漢之陳蕃實武不能忍耐直至於殺身可鑒也夫 陳世爵曰自我至寇皆需泥致之韓魏之於秦宋之於金皆是物也 楊萬里曰楚非宋寇也襄公與楚爭霸而敗於泓宋致寇而不敬慎也晉非楚寇也莊王與晉爭鄆而勝於泌楚敬慎而晉否戚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王弼曰凡稱血者陰陽相傷者也穴者陰之路也孔疏即坤之上六其血玄黃是也按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初而當三陽方進陰或需而不去必為所傷日出自穴者言亟出以避之可矣即順聽於初以求陰陽之和也四以柔居陰能順者也坎為耳聽

楊萬里曰血者傷也物傷必避避必順以聽命出自穴者傷於陽而避陽且聽命於陽也君子之於小人不可窮也三陽竄進一陰退避需之險於以濟矣為君子者勿窮小人可也王允既誅董卓而不宥催汜光弼垂定河北而復圖思明皆不開小人順聽之門之禍也 汪德鉞曰需固以遠險為幸然忠難之來有不可逃者君子自有處之之術六四初

入坎體在險中矣故曰需于血然以陰居陰有順以聽之象箕子之晦明以處內難文王之柔順以蒙大難周公之居東孔子之微服過宋皆是義也故終能出險而無傷此最是易之大義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荀爽曰五五離坎水在火上酒食之象需者飲食之道按九正為需之主得位乘時居中履正其飲食非以自養而以養天下之賢故天下之需於五者皆飲和食德爾濡澤卦象所謂有孚光亨貞吉也

趙汝梅曰誦鹿鳴淇露晞露詩足以觀九五之心 楊萬里曰酒食者養天下之謂成康文景得之矣有險樂險則媮周平王晉文帝是也無險行險則穰秦始皇漢武帝是也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沈起元曰雲上于天坎水養物之功必資乾陽之通氣未通而待其通故亦曰需需之而乾陽上通則養道功成上為天位坎雲極于天上騰雲際故曰入于穴客之入也按言乾

之三陽來故曰客三人來也上六於二於初為不當位當位而應者惟三而已然敬三只得一人敬不速之客得三人是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卦以需為義陰當需陽以濟敬之終吉即九三敬慎不敗之義也

桐坡氏曰蓋三人總山剛健純粹之乾體變出道尊望重惟海濱二老商山四皓差足比論非以禮為羅不可故敬之然後來來仍不懈於敬則協助有人是以穴終出而吉也

楊萬里曰三陽雖為客其需我之變久矣我終能因其來乎敬以納之而已主孤而客衆主雖有危之勢敬客以及主主亦有安之理入于穴者主安也桓溫作難於晉晚而疾亟猶幸不殺王謝晉室安而桓氏亦安此其效也

三三坎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言於公也卦與需綜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既有所需必有爭訟所以繼需有訟之象天水逆行是也有訟之才乾健是也有訟之心坎險是也需訟一體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遠而訟則為訟而皆以誠信為本故需訟皆言有孚誠信即有情實之謂也以訟而

言中實為有孚反是則安坎陷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二以一陽居坎中實之象然剛而無應望於二陰之間有不得已而成訟之勢焉惕懼也因窒而訟因訟而惕曲直未明勝負未分不敢不惕也夫以剛健之才有險陷之心每患其過乎中耳易以中為正得中則不極於訟吉之道也過乎中則必終於訟凶之道也有司主庶之訟天子主天下臣民之訟大人謂九五也五居中履正能以中正之道聽訟者也知情偽分曲直惟大人能之故訟者利見大人涉大川即入于坎有終訟之象終則凶故曰不利涉大川郭雍曰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輪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淹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此卦先告之以有孚中敵之以惕中吉後戒之以終凶文王之辭猶孔子之言皆欲使民無訟之意也文王孔子即所謂大人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乾剛而坎險兩者相敵所以成訟此以兩體言也凡訟者有險健之才有險健之心則險

而健必不能懼而得中而有終凶之道矣九二剛來而得中故有孚剛來故索二應在五五亦陽故索也然剛而得中乃有惕中之吉惕中則不至於終訟也訟卦自遯來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以索故訟以惕故不終訟所謂成訟而終凶者惟上九當之耳凡訟之事固視乎訟者之爲曲爲直爲有平爲虛僞亦視乎聽訟者爲何如人使其人爲偏私邪曲一流則訟事之以曲爲直亦意中事也此訟之所以不可不惕也今聽訟者爲九五尚中正之大人可以訟矣故利見之然聖人仍戒之以終凶仍告之以訟不可成者何也險健之風俗成則同舟共濟之誼失矣險健之人心衆則載瀟及溺之事成矣自漢唐朋黨之禍以迄明之東林朝廷水火之爭聚訟不已國因以亡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訟也者其衰世之事乎乃知訟爲陰事淵亦陰地以險涉險必無利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荀爽曰天自西轉水自東流上下違行成訟之象也按聖人於訟則戒其勿終於作事則戒其謀始凡事謹之於始即所以清訟之原也君子之自訟亦然能慎於始則後無悔咎矣

項安世曰天一生水乾坎本屬同氣如相悖而行遂有天淵之隔故曰曹劉共飯地分於七節之間蘇史滅宗忿起於譏笑之頃 楊萬里曰止訟在初聽訟亦在初故仲尼聽父子之訟不咎其訟者而咎上教之不行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所事即訟事也永即長也初六陰柔居下非健而訟者或欲訟而未成或已訟而旋息雖小有言語之抵牾一辨即明所謂終吉者以其不終訟也是能惕於訟之初者訟不可成訟不可長兩言聖人戒人之意至明顯矣

李兆賢曰如伯與辭直而見右於王雖被專門圭竇之刺庸何傷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即訟不勝也九二爲與訟之主與五兩剛相敵下與上訟也馮厚齋曰此卿大夫有位者之訟也其言其合大夫食祿近三百戶然而以臣訟君訟必不勝以下訟上患害可知若能自悟而歸自逋而逋或可無眚且其邑人三百戶尙可安也荀爽曰下與上爭即取患害爲掇拾小物也二者下體之君若不爭則百姓無害按九二以陽居陰雖欲訟

而必不能勝中止或可無罪聖人示此戒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 趙汝楙曰臣不訟君何爲有下訟上之辭曰晉郤至與周爭鄆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未幾三郤俱以爭田之怨基殺身之禍患至擢之明驗 陳洪冠曰如元咥以臣訟君伯與以大夫訟王叔下不避上其能免殃咎之及身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先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卦獨不言訟者以六三賈本陰柔不從九二而上從於乾貞正自危非爲訟者士食舊德農服先時與世無爭故有貞厲之吉即或兼仕於朝與同列爭王事先有似於訟要不敢自居成功以爭尊王之素志程傳所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先無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當從陽也此亦曰或從王事先成而不言有終以此可見訟之不可終矣從上吉即從乾也 汪德誠曰食舊德或從王事先無成何也古人臣之新有大功德者加地進祿食舊德謂不競新功以邀賞賜仍食其舊而已不敢以寵利居成功故也曰從上吉即以先成申食舊德之意漢高封功臣留侯願封留正合此意王渾王濬之爭功而訟於帝前乃欲居其成者也有愧於留侯遠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命安貞吉象曰復即命命安貞不失也 四失位剛而居柔雖欲訟而旋息蓋不安於命故欲與訟復就正理尙何有訟論變也變其險健之志而得安貞之吉也乾陽一惕間皆復於天理之正而安其性命之常所以前雖失而後不失也 李兆賢曰虞芮質成反爭爲讓其此意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正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化爭競之俗爲聽訟之主也元吉有兩層以中正斷獄凡欲訟者皆利見之以中正化民使民無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不克訟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孔子所以於中正之大人有學然高望之思也程傳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夫大吉盡善非使無訟之謂乎 李兆賢曰誅殛放流而天下咸服明德慎罰而黎民協中虞周之聖王均足常之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而必不能勝中止或可無罪聖人示此戒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 趙汝楙曰臣不訟君何爲有下訟上之辭曰晉郤至與周爭鄆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未幾三郤俱以爭田之怨基殺身之禍患至擢之明驗 陳洪冠曰如元咥以臣訟君伯與以大夫訟王叔下不避上其能免殃咎之及身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先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卦獨不言訟者以六三賈本陰柔不從九二而上從於乾貞正自危非爲訟者士食舊德農服先時與世無爭故有貞厲之吉即或兼仕於朝與同列爭王事先有似於訟要不敢自居成功以爭尊王之素志程傳所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先無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當從陽也此亦曰或從王事先成而不言有終以此可見訟之不可終矣從上吉即從乾也 汪德誠曰食舊德或從王事先無成何也古人臣之新有大功德者加地進祿食舊德謂不競新功以邀賞賜仍食其舊而已不敢以寵利居成功故也曰從上吉即以先成申食舊德之意漢高封功臣留侯願封留正合此意王渾王濬之爭功而訟於帝前乃欲居其成者也有愧於留侯遠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命安貞吉象曰復即命命安貞不失也 四失位剛而居柔雖欲訟而旋息蓋不安於命故欲與訟復就正理尙何有訟論變也變其險健之志而得安貞之吉也乾陽一惕間皆復於天理之正而安其性命之常所以前雖失而後不失也 李兆賢曰虞芮質成反爭爲讓其此意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正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化爭競之俗爲聽訟之主也元吉有兩層以中正斷獄凡欲訟者皆利見之以中正化民使民無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不克訟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孔子所以於中正之大人有學然高望之思也程傳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夫大吉盡善非使無訟之謂乎 李兆賢曰誅殛放流而天下咸服明德慎罰而黎民協中虞周之聖王均足常之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而必不能勝中止或可無罪聖人示此戒者所以明君臣之分也 趙汝楙曰臣不訟君何爲有下訟上之辭曰晉郤至與周爭鄆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是亦訟也未幾三郤俱以爭田之怨基殺身之禍患至擢之明驗 陳洪冠曰如元咥以臣訟君伯與以大夫訟王叔下不避上其能免殃咎之及身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先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卦獨不言訟者以六三賈本陰柔不從九二而上從於乾貞正自危非爲訟者士食舊德農服先時與世無爭故有貞厲之吉即或兼仕於朝與同列爭王事先有似於訟要不敢自居成功以爭尊王之素志程傳所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坤之六三曰或從王事先無成有終以其陰居陽位當從陽也此亦曰或從王事先成而不言有終以此可見訟之不可終矣從上吉即從乾也 汪德誠曰食舊德或從王事先無成何也古人臣之新有大功德者加地進祿食舊德謂不競新功以邀賞賜仍食其舊而已不敢以寵利居成功故也曰從上吉即以先成申食舊德之意漢高封功臣留侯願封留正合此意王渾王濬之爭功而訟於帝前乃欲居其成者也有愧於留侯遠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命安貞吉象曰復即命命安貞不失也 四失位剛而居柔雖欲訟而旋息蓋不安於命故欲與訟復就正理尙何有訟論變也變其險健之志而得安貞之吉也乾陽一惕間皆復於天理之正而安其性命之常所以前雖失而後不失也 李兆賢曰虞芮質成反爭爲讓其此意乎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正中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化爭競之俗爲聽訟之主也元吉有兩層以中正斷獄凡欲訟者皆利見之以中正化民使民無訟初不永三不訟二四不克訟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孔子所以於中正之大人有學然高望之思也程傳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夫大吉盡善非使無訟之謂乎 李兆賢曰誅殛放流而天下咸服明德慎罰而黎民協中虞周之聖王均足常之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上九以剛之極處訟之終理當不勝即或訟勝而得實然或來之錫豈能長保故終朝之間擬帶者三其象如是所謂終凶也求榮反辱咎由自取象傳言不足敬以示鄙夷之意健訟者當廢然返矣

蔡虛齋曰以訟得勝古無錫服之禮又辭只是取象象傳則實其辭矣蓋如東漢不義侯之類 諸理齋曰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以此而侯卒以此而誅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卦言行師命將之道而愛民之意即寓其中觀於大象及上六之辭可知也蓋王者之師不得已而後動兵所以審民非以擾民故師之卦無所謂元亨無所謂利祇有貞而已貞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容畜其民者為正暴虐其民者為不正有桀紂之暴虐然後湯武征誅之有秦隋之無道然後漢唐起而代之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可以讓師貞之義矣丈人當從子夏傳作大人謂王者之師也王者之師以義動故吉无咎程傳有吉而有咎者有先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善也然則非大人孰克當之乎非此則案

邵村學易 卷二

十一

此象云師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山是觀之則知夫為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為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為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按象傳剛中而應一語則知行師之道在乎剛中而命將之道在乎柔中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坤為衆亦為順衆行險而貴出於順戰國之時兵連禍結孟子曰定于一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然則柔者出師之本也剛也行師之用也此卦五陰而一陽一陽而為五陰之所擁此大帥之象剛中之吉也然九二曰王三錫命象曰承天寵明言剛中而得應有六五柔中之君也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明言王者之師出有名不得已而用之有此柔中之大人而後剛中之帥可以吉而无咎也卦自剝來上來而二往也亦自復來初往而二來也陽在復為長在剝亦為長今在坎為互震之長故又言長子帥師夫長子則有君有父在焉復其見天地之心人君必自復其仁愛之心悉歸於中而後命將行師悉歸於正是即不嗜殺人王者之師也王夫之曰師貞謂六五柔靜得中而不

就惟九伐之法道在正人之不正則命將專征非過剛而黷武也趙善舉曰六五以柔居尊位決非好大喜功之君帥師之權雖在乎將而與師之權實出乎君帥師固貴乎剛中而與師出於不得已此六五之所以為丈人而吉无咎也淹按詩曰維師尙父時維鷹揚張子以為丈人剛過太公近之不得稱大人張子之言是也然尙父鷹揚而有功以有文王柔中之君用之也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與比綜皆一陽而五陰比五家為鄰之象師五人為伍之象故比為輔而師為衆也孔子釋貞為正者行師之道以正為貴王者有仁愛斯民之心有時不得已而行師所以正天下之不正耳卦言大人即可以王之大人也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是行軍之權在將帥而命將之權在天子也孟子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為能以衆正可以王也剛而不中則暴而無親剛而上無柔中之主以應之則將帥雖賢事多掣肘亦必不能成功岳飛金牌之召千古所為嘆息也行險而順藏至險於至順之

邵村學易 卷二

十二

中則險也而不覺其險下險而上順順不在士衆之多而在大君柔中之一心也老子之言道亨之毒之所以養育萬物也毒之者即安之也鍼砭之藥所以治病王者之師所以安民蓋王者如傷之心視民如毒然以其權鋒鏑之苦供億之煩也然上以為毒下以為恩成湯之東征西怨是已故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而无咎之道也易之言兵必出於中必出於正此所以為王者之師異乎孫吳之術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不能離水水不能離地猶國不能無民民不能無國也君子觀於地而知容民之道觀於水而知畜衆之道本此意以行師則無時不以安民為心也刁包曰水山地下行兵自民間出其道不可易也後世兵農分而為二子師之義何居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行師之始最重紀律如無紀律必擾民而殃民也否失律也賊善也謂戰勝而有功也無律而害民則有功亦凶也初六以陰居陽履失其位行師之初故聖人以失律戒之後世兵法之書每出奇制勝可謂賊矣而聖人不言者出師以有紀律為正道是所謂仁義之

師也

郭雍曰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威凶與 汪璣曰武侯云有制之兵尤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雖桓文之節制不可以常湯武之仁義然未有仁義而無節制者故律為出師第一義於初首發之軍律也 楊萬里曰楚之亂大旨之爭舟齊之轍亂吳之爭舍皆失律之師也初六師之初出也故深戒其出之之初

九二在師中吉先咎主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為師之主專將帥之任陽剛之才不忠不及思其太過幸以剛居柔恩威兼濟而能得中者也圖以外將軍主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必能勝敵而成功故吉而先咎亦如大人仁義之師也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能體其君安民之心成功以安天下其主信之其民懷之宜其為衆陰所歸承天寵而王三錫命也萬邦之懷懷此衆民蓋將帥能懷其民然後民懷其君聖人諄諄推明六五正應之吉者承天寵之一言以見將帥成功皆君寵任所以立萬世臣道之大防俾握兵權而跋扈自恣者知所敬也

邵村學易 卷二

十一

郭雍曰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征也曰薄伐玁狁皆用中為貴也用中故先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恥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觀殺獲首勝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欺史氏既不能暴白于天下徒誇夫匹夫俸卒與夫權謀詭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舉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酒德之光哉 刁包曰程傳云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于事無所敢專唯關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制勝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如此道理凡事君者皆當知之能明其義則韓信當以功名終季光弱不以顯憤死下至李懷光復固懷恩之徒皆免于赤族之禍矣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初為師事之始或失律而得勝三為師事之成乃輿尸而得凶蓋六三以陰居陽中不正外柔備而內剛很之徒敗則輿尸以歸宜也大謂陽也偏裨已敗主帥安得有功六三即五之所謂弟子六六之所謂小人行師而用此輩是殘民以逞徒損國威也

楊時曰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輿尸之凶可知 王夫之曰九二剛中中足以制勝而三乘其上不用命而輕進三敗則二功亦墮若先毅之於荀林父文化貞之於熊廷弼是已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六四雖得位而无應不可以行而可以處故左次則无咎兵事尚右右為前而左為後程傳謂左次退舍是也行師之道當進即進當退即退進退不失其常常即律也異於初六之失律故无咎

楊萬里曰善戰者不必進退亦進也退也禹之班師晉文之退舍是已使高帝不至白登太宗不渡鴨綠答於何有 刁包曰魏司馬懿善于用兵其與武侯對壘乃甘受巾幘而不辭亦庶幾左次无咎矣城濮之役楚衆欲止子玉不可遂致敗績以殺其身使明于六四之義豈至是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邵村學易 卷二

十四

六五君位用師之主此爻言其有愛民之心尤貴有知人之明也蓋六五柔順處中非好開兵端有時不得已而用之所謂王者之師以義動也禽在山林聽之可也在田害稼則田獵以取之猶蠻夷之國暴虐之邦以及盜賊奸宄之害吾民者出師以征討之可也利執言者奉辭以伐罪以乘正天下之不正而无不利也然而命將出師之道必先知人蓋帥師之權在將而與師之權在君長子謂九二弟子謂六三長子帥師而吉君之功也弟子輿尸而凶君之過也君以中行則臣在師中吉君使不當則衆主貞亦凶蓋如失律之威亦凶也六三爻辭先有輿尸之戒而於六五加詳焉亦以五之柔順恐其信任長子不專而或用弟子也為師擇帥不可不慎歟

李鼎祚曰案六五居尊失位在師之時股肱被武王禽於鹿臺之類是也以臣伐君假言田獵 程子曰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又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郭雍曰此論與師之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无罪而後舉也

上六大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干寶曰大君聖人也有命天命也五常為王位至師之家而變其例者上為郊也又曰湯武之事按上六一爻居師之終行師之事舉矣大君之賞類矣大君既受天命而為天子從龍之彥或開國為諸侯或承家為大夫要皆丈人長子之倫而無弟子參列於其間蓋與師之始即以小人勿用為戒也邵二泉曰始無弟子終無小人沈起元曰按小人勿用程朱皆以有功用為疑愚謂此皆三代以後之事三代以上征誅創業豈有販賸屠狗之徒而曰有功用耶說最當以乘正天下之不正而有功所以當賞也必亂邦者民為邦本固邦甯小人則必殃民不論與師之初行賞之後皆當勿用小人孔傳之憲深切著明與大學小人之使為國家災害並至意同皆聖人大聲疾呼之語有國者當知所戒矣

郭雍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為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案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吳澄曰國家用一小人則子不能孝其

邵村學易卷二

十五

父如李國輔之遼上皇是也父不能保其子如明皇聽楊泗之語一日殺其三子是也兄不能友其弟如荀彧執立武帝不哭齊王攸是也夫不能保其妻如敬宗贊立武后致王后之廢且殺是也用君子者反是故師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於既濟再致丁甯聖人之戒深矣

三三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甯方來後夫凶

比與師綜比樂師憂一陽之卦得位者莫師與比若矣比一陽居五得君位也師一陽居二得臣位也師言兵事為凶為憂比言親輔為吉為樂卦自復來一陽為復二為師三為謙四為豫五為比是則聖人既復其誠心以仁愛天下仁用於師成於謙著於豫而至誠乎於天下及陽升至比居九五之位則羣陰輔之是故比者合羣之道亦君子羣而不黨之道要在上與下相與以誠而已坎卦五為有孚四為用比之初曰有孚比之有孚盈缶誠積於中之象也凡人生於天地間孤則散羣則羣羣則羣孤則危羣則安此卦羣陰類聚志同道合以上比於陽而九五一陽在上抱剛中之德廓然而大公以下比

乎羣陰上比下則下有歸下比上則上有與有歸則不渙有與則不獨比反乎睽羣反乎

孤自古以來家庭里黨且然况天下之大不可知合羣之道乎合羣之道元永貞之道也元即大善之謂永即長久之謂貞得正道上之親下下之親上得此三者之道則无咎而其始則必相與以誠子夏傳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也愚謂水必親地地必親水誠之積中而發外相與而不相離也易凡言筮即言誠卜筮之事以誠意通於神明象陽居內卦曰初筮比陽居外卦曰原筮原者再也蒙之九二象曰以剛中感初筮之誠而告之也此之九五象曰以剛中道再筮之誠而親之也坎為不甯故屯之初九曰動乎險中宜建侯而不甯比之九五居坎而下比亦曰不甯方來方來者四方皆來也坤為順互坤更為順夫上爻下而下比下保民以為安也下親上而比上戴君以求甯也至於不甯之方皆來則坤順之義得而五陰比陽之象成矣上有元永貞之德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下亦通元永貞之誠如水之就下而歸之則亦无咎然而有不歸者是後夫也五之陽夫也上之陰婦也婦而比夫夫永貞之道不先而後其凶宜矣

邵村學易卷二

十六

道窮也

朱子謂當云比吉比輔也王昭素謂多一也字按比盡親輔之義比吉者統全卦而言吉也輔如輔車相依之輔下順從者羣陰皆順從於一陽以其有剛中之德有可親比之道也剛中則實實為誠信夫占筮之道以誠通於神明而人之所取信者也書曰若卜筮罔是不孚益卦曰未占而有孚皆以占筮合誠信而言比之為道以誠信為本元亦稱始永亦稱終貞者貞固而不變之謂謂親比之道始終以誠而不變貞固以守之无咎之道也未得所比為不甯今四方皆歸順不甯者甯不來者來矣上下應者以爻言之則二與五應以卦言之上卦與下卦應也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其義亦同後夫指上六凶者言羣陰皆就陽以求安而已獨後是以凶也夫初二與上皆以陰比陽初二言而上凶何也上以陰處高乘剛而抗陽道窮則變而凶也二與五為正應吉固然矣初卑而順上亢而逆初自復來上變則剝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地依水水依地親密無間之象域中之有萬國猶地中之有水也先王所以封建萬國親

撫諸侯以諸侯合一國之民爲一軍天子親諸侯則天下爲一軍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孚信實也初六爲比之初首重信實不誠則無物不誠未有能比者也以誠比人固无咎矣虞翻曰坤器爲缶坎水流坤初動成屯屯者盈也故盈缶按缶者質素之器盈缶誠信之積中而著外也在外曰來非應稱他初近比二而與四爲應雖遠於五而終來比之有他吉者比於五而吉也

李亮實曰孟子初至齊梁便諄諄以仁義相勸程子初侍經筵便殷殷以誠正進講可云有孚盈缶矣 楊萬里曰餘耳之光初險末則如勿光周鄭之信不由衷則如勿信惟謹始故克終惟謹此之誠故來彼之吉 刁包曰應準十七舉進上或動其增年準曰吾始進身其可欺也此比之初六之義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故六四曰外比之六二曰比之自內以六居二正位也以二比五正應也言親比之道自內之中誠發出皆以正而吉也

邵村學易卷二

十七

程子曰易之爲戒嚴密二離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毋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汪遠曰二以中正自守其比之自內非枉道以干人汲汲以求比者比矣如舜發歐伊尹耕於有莘傳說舉於版築孔明居於草廬養高待聘是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本陰柔小人又承乘應皆陰爲比之匪人象匪非也二本中正而亦曰匪人者易隨爻取義變動不居餘可類推于賈曰爻失其位辰體陰賊管蔡之象也按三應上六上六无首而三比之此無父無君之賊而與之爲羣羣而黨也傷字作損傷解

楊萬里曰物以相親而益亦以相親而賊故與離妻同母固不涉與師同轍固不厭仲尼聞鮑術鄉黨皆戒于親非其人也上六以无首而凶矣六三與之相應而相比非其人也無傷已乎 刁包曰布陳之比曹操蔡邕之比董卓柳宗元之比王伍王安石之比呂惠卿皆其象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六二言比之自內六四言外比之皆比五也五是剛中之賢又居君位四以正比賢以臣比君是以吉也干賈曰四爲三公在比之象而得其位上比聖君下御列國方伯之象也 楊萬里曰六二六三皆非已之應也初六已之應也而遠也故六四皆不與之相比既不從而內比則將誰親外比與上而已九五賢而在上故六四比之若六四者特立獨行曠一世而無那事一人而无二者真可謂貞吉矣 崔陳之黨立而晏子獨從乎公牛李之朋分而韓愈獨在其外可謂貞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九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從之者吉逆之者凶故曰顯比夫顯明比道之謂何大公無私而已五剛中正位比道大成名雖爲比其實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行天子三驅之禮而失前禽則顯其仁邑人不誠則顯其信逆者舍之六三上六是也順者取之初六六二六四是也易以正中取義五處中正之位行中正之道上六爲前禽背已之人在師則執之

邵村學易卷二

十八

在比則任失之坤衆爲邑天下之人皆如同邑之人不待告誡而朝夕相比焉王君開誠布公與天下相忘原无心與之比去者不追來者撫之是上能以中正使下下亦能以中正比上也

楊萬里曰上使中者上以中正比其下下以中正比其上非使之使也不使之使也太王去邪而從之者如歸市則驅禽而禽不去成湯征葛而怨後予則不令而捷於令聖人何心哉 陳世倅曰坎五一陽據坤之上萬國瞻仰樂於親附康誥之稱文王顯民肇造區夏者也故曰顯比又舍逆取順毛詩車攻傳曰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成湯祝網曰不用命者入吾網是皆謂來者取之去者舍之也 陳洪冠曰洛邑頑民尙歷三紀越裳獻雉予以指南可得聖人取舍之意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終也 陰以陽爲首上六處卦之終不爲人所比而所應者六三彼此皆匪人而已結黨營私何所不至據九五之上而不比於陽是後夫也是前禽也雖聖主舍之而不誅然爲臣而無君是无元首之象而甘心爲叛逆之徒也未嘗不倡合羣之說以惑人然背公營私翕翕

此誠其黨亦始合而終離勢必失所依附无所容於天下之間故曰无所終也其凶可知矣虞翻曰迷失道故无所終也朱子曰以下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爲无終胡榘元曰乾无首比亦无首乾剛而能柔其德實龍比則才不能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奚敢擬乾如慕容冲非有什伯人之才而欲爲人主其凶必矣

邵村學易卷三

東莞張其浚豫泉學

三三  
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小謂陰也畜止也養也小畜陰畜陽之義也夫柔之能制剛弱之能勝強歸藏易四千三百言必言之詳矣文王當熟誦之及其演易感時事以立言見乎乾下巽上為小畜之卦喟然嘆曰此正今日密雲不雨之時也此正今日自我西郊之象也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其時其位其情其勢使之然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朱子曰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美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是朱子亦以時言之為文王與紂之事也柔弱何以能制剛強六四一柔得位上下五陽應之陽為陰所止此以位言之也蓋柔不得位將受制於剛而不能動豈能制剛陰為臣道妻道四臣也五君也下之三陽剛健而欲進四以巽順之道行乎其上也剛健者不之忌而聽其畜在其上者亦不之疑而聽其畜必其巽入之柔有以得其情也四曰有孚五亦

邵村學易卷三

曰有孚志合情投故畜之也易以柔道止三陽之健進而上之二陽皆為陰用因以成巽入之功此以其情言之也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主卦自姤來姤一柔進而上行至四得位乾下而上進巽上而下入六四適當其際因施其節止之功而收其畜養之效則又勢使之然也是故亨者陰之亨也以柔制剛強而亨也卦有巽離兌備三陰之卦密雲之象密雲者兌澤之氣上行也陰陽和則兩今陽尚往而陰未施醞醞輕微方在畜積不雨之象自我西郊朱子之解甚的總之此卦為陰畜陽為柔制剛之義易義所包甚廣以臣畜君乃其一義文王柔順之德誠敬積中可以格君心而不能沛西郊之澤即卦德以言人事故謂雖有亨道然志行而未行也文王止於教而周公知其誠特於四五之爻者有孚之辭於是誠敬之學傳之孔子而道益明而柔制剛強之理則老子之書闢發之而更顯蓋歸藏易義今已失傳周易只現一鱗片爪未能窺其全也郭雍以畜天德言謂陽道過盛以陰畜之亦有至理而諸儒泥於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之說每有解之未當者不知為劍為否陰乃害陽以陰為小人乃易之一義不可全泥即如天陽地陰日陽月陰則何君子小人之有毛奇論謂此卦仍是陽畜陰一陰居衆陽之中為其所包藏而

樂止之更失之道矣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周易以乾為首尊陽而卑陰自乾坤以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用事至小畜方見陽之一陰用事卦自姤來四來初往也又至夫來四往上來也一巽二離三兌皆陰卦姤之初為巽陰夫之上為兌陰小畜兼互離兌三卦正居巽位兼互離兌之陰以一陰為主而用事自姤初上進至四而得位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此一陰也又進至五則為大有故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矣小畜之得位未得尊位也故為臣畜君之卦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小畜巽在乾上以一陰畜陽巽為陰卦畜之力小能畜而功未成故曰密雲不雨又曰施未行也大畜艮在乾上以二陰畜陽艮為陽卦畜之力大能畜而功遂成故曰利涉大川爻象曰道大行也要之大小雖不同皆陰畜陽之義也乾健上進之陽畜止之不易必如文王柔順文明之德巽而易入乃合大象君子以懿文德之辭然後為柔得位也是以上下應之應其誠也惟二五剛中有誠實之德斯六四以柔中

邵村學易卷三

虛己之誠得以巽而入之志行者君與臣合志而可行也志行故有亨之義尚往指陽之上進而言夫雲行雨施當在陰陽已和之候今乾健上往巽入之陰能畜之耳是密雲不雨之象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然西郊徒望雲霓未霑雨澤是志行而未行故曰施未行也雖然小畜之極成為大畜故上六曰既與既處小畜之六四遂為大有之六五大大有柔得尊位其文明之象勝於泰卦及是時也柔制剛強之道以成先儒謂文王志在明夷道在小畜洵不誣也當美里演易之時王室如燬澤不下述文王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若不責陽而責陰焉是亦天王明聖臣罪當誅之意也然則內文明而外柔順謂為文王之健而巽亦可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喻教化之行行於天上而未於地下是小畜象也懿美也修美其文德以待教化之行所謂則修文德以來之也  
陳洪冠曰條教號令文辭之順也禮樂法度文治之盛也要皆以德宰是故勸

塞文命必曰祗承官禮必本離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四以陰而得位初與爲應先爲所畜然以陽爻而在乾體雖有上行之志知幾不進自復於道何有過乎蓋陽之在初其動甚微小畜之時知其不可輕進而歸於道是不遠之復也故能轉咎而爲吉 顧懋樊曰卦以畜陽爲義爻以自立不畜於陰爲道初雖四應而體乾得正所謂必不由他途進者惟无可咎故吉 李兆賢曰主彌子瑕則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何等嚴正若蔡中郎因董卓而通顯不惟有咎而近不吉 汪烜曰此爻重自道二字我行道於彼何與明薛文清公於金球王振似之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牽勉強之義亦牽連之義九二漸近於陰爲陰所畜然剛而居上又無應初既以剛正而安然自復於道二亦以剛中而牽連勉強以復於道道既在己是亦不自失也故吉 李兆賢曰宋之韓范富歐陽當日雖被朋黨之名而俱能得位行道娶皆牽連而復耳 胡翹元曰如陶侃之於溫嶠許遠之於張巡皆牽復而不失者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九三重剛不中迫近於陰志在躁進爲四所畜而不能進有輿說輻象又以志剛心不能平陰陽相爭有夫妻反目象夫三之重剛自處不正安能正其室乎夫妻反目是夫之過非妻之過也 楊萬里曰九三過中則不正過剛則不和不正而呢于六四愈不正也呢于彼必制于彼愈不和不正則不可行于妻子故夫妻反目之象九三夫道也六四妻道也喪其夫之剛而呢于妻之愛其始相呢其終必受制蓋身之不正則不能正其家也非家罪也漢成帝嬖趙后而制于趙后始於腐柱之價唐高宗嬖武后而制于武后始於飛鷹之汗豈惟夫婦君臣亦然二世之于趙高明皇之于麻山是已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用上合志也

巽體中虛今乃有孚而中實蓋四爲畜主陽從陰化故謂之小畜有孚者中虛之誠爲九五之所信也以一陰而畜衆陽其力甚微其任重然天下惟至誠可以感人其得以傷害去而危懼免者悉此有孚之誠至誠則金石爲開而况人耶上合志者言四與五皆有孚志同道合後小畜之道乃成夫以小畜大以臣畜君其憂傷恐懼之意無時或釋乃

邵村學易

卷三

三

得无咎蓋必惕出而後血去也孟子曰畜君無尤此之謂也

李兆賢曰狄梁公欲去諸武必須得張柬之等其此象乎 陳洪冠曰蓋由化其血氣之私而通以性情之德加以惕若之意而益深敬止之忱此文王所以終能悟主也又曰出美里之厄而膺弓矢之錫脫待罪之苦而邀方伯之榮非實有結契於中胡忽不聽崇侯之譖哉

九五有孚學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學如不獨富也

四以至誠畜君君亦以至誠應之中虛者誠之本中實者誠之質故四五皆有孚學如固結之貌富即實也至誠所積充滿無間謂之富四爲卦主五以君位而稱鄰書云臣哉鄰哉以君而助臣所以稱鄰也此爻小畜道成陰陽和而成雨之象九五爲六四有孚所感亦誠信學如蓋柔弱制剛強之道於以成矣易凡言富以鄰爲廣施之象

郭雍曰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也 汪烜曰此象所謂剛中而志行者也九五居尊與二相求其學如也非呢比之私情以剛中之德相孚耳五君位也君位而僅免爲陰

邵村學易

卷三

四

厄猶天子而幾幾禍亂何吉之有富言其盛也唐之憲宗以之代德之際藩鎮陸梁憲宗初年與裴度杜黃裳韓昌黎協謀專制遂使承宗束手淮西削平非其心之孚學力之富厚何以濟之而朱子乃不取程傳何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得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居畜極畜道已成不雨者既雨矣尚往者既往矣說輻者今爲載矣反目者今爲婦矣小畜之孚亨以此也易窮則變若陰進於上則爲剝月幾望則陰將盛也婦貞厲陰過則危也疑其陰之過於陽則與四五之有孚志合相反不能不以陰爲小人矣坤之上六曰陰疑於陽必戰與乾之亢龍有悔同於卦終卦外言之非此卦之正義也此卦以陰畜陽凡臣畜君婦畜夫之義均在其中而畜道已成則於上而有所戒既和則常止君子征凶所以戒陽也慎乎尚德之戒則無顛覆之虞矣月幾望婦貞厲所以戒陰也以小畜大罔非交孚同德不可四有血去惕出之戒况盈滿則更有所疑疑其不慎也可無戒乎又按下之三陽皆有自反不輕進之意有似於陰之不能畜者爻本各明一義上九之戒是亦

應有之義也

顧炎武曰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嬖之賢二雨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附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欲為不可言也上之既兩猶高宗之武后也 汪彛曰疑即坤文言陰疑於陽之疑敦本澄源辨之安可不早如晉之六卿魯之三冢始以純臣之節而尚之其漸遂至於專而莫制有所疑也之義聖人之忠後世至矣

三三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禮也程傳訓踐調籍以上下言之本義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言之於尾字為切此卦以一柔進退履衆剛亦柔弱可制剛強之義也夫人之步履推行而盡利者莫如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何以言之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而行禮則無往不亨虎不咥人是天下至凶至惡之人惟禮可以服之而乎安上治民移風易俗莫善於禮也卦自始來三來初往也亦自夫來三往上來也始夫兩陰推易之只一柔而上下環

邵村學易

卷三

五

列無非剛也乃初與二之在下者固為我所踐履乾三爻之在上者亦為我所躡履皆有履虎尾之象夫一爻在中上下步履而皆安實有以柔馭剛之道焉上乾而下兌乾剛也而以兌柔化之禮之用和為貴也上天下澤尊卑之分未嘗不嚴而必有和悅之意行乎其間此心之太和直與乾之太和相應故曰履和而至而禮為天理之節文使之無過不及也此卦上下五剛一柔適當其中所以節剛之過而文之也中互離為文明之象文之而後能節之孔子因上天下澤之分特著九五剛中正履帝位之言而又恐剛之過於剛也又著不疚光明之訓光明即離之光明也九五變離離陰卦也此剛濟以柔之義也卦亦自夫來周公於九五爻辭曰夫履貞厲以九五之剛當常存危厲之心若蹈虎尾然能不疚而光明剛濟以柔故孔子曰位正當也不獨此也此卦以六三一柔為主自始之四為陰畜陽自始之三為柔履剛以卦變言之三變為乾周公著武人為于大君之訓孔子以為志剛皆恐其剛而不能柔也又上九卦終則變剛化為柔則曰履虎尾何異於批龍鱗哉周易之與當文王與紂之事文王囚於羑里而演易觀於履以一柔而履衆剛謂言歎

曰此履虎尾之象也是故其辭危然文王有柔順文明之德可以柔制剛者也故又曰不咥人亨周公作爻辭以文王在羑里時正眇視履之時也特於六三言之然九四觀愬終吉上九其旋元吉則皆美里以後事也紂之暴虐何異於虎哉紂以剛文王以柔卒乃命為西伯得專征伐豈非柔制剛強之義哉

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乾為至強之陽卦兌為至弱之陰卦履之成卦在於六三兌以少女柔弱之資而履乾之剛故為柔履剛也乾之剛健在上虎象兌之文柔在下尾象夫履虎尾而能不咥人者果遵何道哉說而應乎乾有以柔制剛之道在也履德之基也所以為禮德貴乎敬禮貴乎和兌而不應乎乾非敬也應而不以說非和也敬而和則推行盡利何往而不亨哉此以下卦言之也九五以剛中正臨下為履帝位之象而不疚也而光明也陽光易過過則為疚剛而不過斯無疚矣乾之剛健不濟以離之文明非光明也五互巽向離巽為命令而離為文明皆光明之義亦皆南面之象斯為剛濟以柔而剛不過者乎此以上卦言之也夫無過不及之謂中人之行禮其始也敬而和其繼也中而和則柔順之道得而禮之

邵村學易

卷三

六

邦可行矣呂祖謙曰所謂履者凡履踐之道皆在是也聖人繫之以辭獨舉最危言之者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驗過得此處方始無往不利此言最精以至弱之人而臨至健者之後最是危機於國亦然有柔弱勝剛強之道焉則弱國常自勉也又孔子之言履帝位即是履虎尾所以古之聖帝明王常有虎尾春冰之懼也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地在下而澤又在地之下君子觀於履而知貴賤尊卑秩然不紊禮在則然所以辨上下也而民志即由此定矣蓋天下之禍莫大於人欲橫流莫知紀極設使今日布衣明日卿相本然盜賊忽然開府人人有覬覦之心則人人有爭奪之事民志不定亂靡有屆也楊萬里曰禮作而後上下分上下分而後民心息民心息而後天下定故辨上下者非私其上也安其上也非安其上也安其下也上下相安于綱常之中而不論于禽獸異類大哉禮乎而或曰起偽又曰忠信之薄彼未見禮亡之禍爾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往獨行順也

王弼曰處履之初為履之始履道惡華故素乃无咎按素履往无咎與白賁无咎之義相

似又君子平生所學皆在於禮禮以質樸為本踐履篤實其所蓄積然也故非禮勿視聽言動持此以往則有何咎獨行願者特立獨行不願乎其外者也呂祖謙曰言人常事守初心不為地步所移此教人出門第一步

郭雍曰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 來知德曰素履即中庸素位而行意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陋巷箪瓢不改其樂是也 胡翹元曰樸草玉食陋巷廟堂皆素履也美里不自求白而繫辭明易乃真素履又曰无此願力則素而不往乃沮溺輩也无此獨行則往而不素磨礪澆縹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大道無不坦坦履之者何人若幽人履之則吉以其守禮而正也世人之趨入歧途者衆矣二居中處說上無應系寬裕得中無世俗之事能亂我心得幽人之正者也

楊萬里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進為而行其道蓋坦然而無難矣然猶守之以山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

邵村學易 卷三

七

策瓢拚茹之氣在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黃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得而亂之哉張良近之矣 汪遠曰先儒謂幽為幽隱竊謂非也雜卦傳曰履不處也則履之主行也明矣言二之幽貞非欲其退處巖穴也率吾坦坦之履道與民由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有所主不自亂也若主幽隱說又何不自亂之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易有卦吉而爻凶者此類是也六三以陰居陽能視履者也然以一柔介五剛之間能視而眇能履而跛故以一卦言之說而應乾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則才柔而志剛失位而欲行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矣聖人著武人為于大君之戒謂其志於用剛不知志於用柔也武人志剛務進越禮犯分竟履天下之大危思據天下之大位自欲為虎咥人而不知其履虎尾而受咥亦愚甚矣凶莫大焉嗟爾武人亦知世有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乎毋謂志剛即可以得志也

朱子曰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方東樹曰易曰眇能視跛

能履傳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即此能字之解言其不能而不自知而自以為能也歷觀古今童情而自趨凶地莫不由於自謂已能蓋自馬稷張溫呂登暨雖輩所不能免而下愚不肖者無論矣推其所以致此者皆為不思忠不心而不慮衷徒以矜才復傲陷於死禍非關命數故曰凡人有三死而不可謂之命 蔡清曰大凡臣事剛君及同僚長上朋友之交際有利害難處者皆是虎尾或仕進及一切事為有危機所伏處即是虎尾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逼近君位以陽承陽履虎尾者也何以能終吉以其愬愬而以禮事君能謹慎恐懼也履道尚行雖履虎尾而不敢不志於行惟行不越禮可以免禍三才柔而志剛四才剛而志柔故咥人之凶六三當之不咥人之亨九四當之愬愬者書所謂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

楊萬里曰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能行其志若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潛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

邵村學易 卷三

八

王方慶之一對柔順之服剛暴速于剛暴服剛暴矣 郭雍曰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美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履從夬卦來夬剛決柔也兌乘權則為履乾乘權則為夬此用剛之過者不知履帝位即是履虎尾不用六三之柔以濟其剛而貞固以守其夬履之剛則真如履虎尾之危矣象言位正當者六三之位不當故至於咥人之凶九五位正當亦受咥人之凶為可惜也無他欲以六三之柔止其剛過耳

朱震曰九五其位正其德當而貞厲者剛天德不可為首也九五履乎正位當用六三之柔濟乎剛健而說決而和斯可以履天下之籍矣人君不忠乎无威忠乎剛過不能以柔濟守此不變危厲之道免為決三五相易成夬故曰夬履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諸爻無應惟上應在三三先觀上上亦觀三故可視履而考其祥善也卦終則變上之剛  
旋而為三之柔大善之吉也夫人之行禮當謹於始尤當慎於終觀其所行之始終以考  
其善惡禍福若其周旋動作始終無不中禮則善且吉也 虞翻曰三上相易故曰其旋  
虞氏曰王者履禮於上則萬方有慶於下 來知德曰觀視而詳審也朱子曰擇地而  
蹈折旋蟻封考祥其旋即履虎尾之法无虎而視之有虎心注於目目顧其步則事實安  
頓處處皆吉 汪德鏡曰古者卜人吉凶多於動作舉止間決之循履而走其後必有達  
人舉趾而高其敗決於先事履之終繫以此辭意深哉 李兆賢曰如觀彗所履之克諧  
蒸又即考驗其有位祿名壽之祥文王所履之止慈止孝即考驗其有燕天昌後之祥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通也極治之天下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或以陽為富為實以陰為不富不實而常以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小往大來即陰往而陽來小人往而君子來也朱子曰泰正月之卦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夫

邵村學易 卷三 九

天本居上地本居下而泰則乾下而坤上此天地之用也亦猶火本炎上水本趨下而既  
濟則離下而坎上此水火之用也蜀才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胡炳文  
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惟泰卦為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  
數適相等然後為三陽三陰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而否泰適居其先  
故卦辭獨以往來言淪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孔子之言道也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周子作太極說以形容陰陽動靜之妙也誠以太極理  
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道之有陰陽天得陽之氣而為乾地得陰之氣而為坤只有動靜  
之異本無先後之分而太極圖以陽先生於陰似與孔子之言太極生兩儀者不同而與  
歸藏首坤之義合其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先言陰而後言陽然亦錯綜其文如乾上九  
羣龍無首即無始之義大約陽不離陰陰不離陽循環而為終始天地得之則天尊而地  
卑四時得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矣然陰陽未動之時亦只為靜當靜之時亦即為動  
皆成於道實無先後之可言也若剛柔則言其才健順則言其德而以陽為大陰為小則  
就天地之形言之也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人則即人事言之也夫乾坤之為陽陰即坎

離之為水火以陰為小人者以其能制陽而言然人身之有水火水盛為病火盛亦為病  
謂火為小人乎水為小人乎又如朝廷水火之爭謂水為小人乎火為小人乎今人咸謂  
陰柔之輩陰險之性為小人不知小人亦有陰陽陽惡二類大亂之世盜賊滿天下則皆  
強悍勇健之小人也若安分之良民則皆柔弱者也總之道之為陰陽猶才之為剛柔德  
之為健順只有陰陽相濟之義不可偏於剛偏於柔無所為陰陽陽害陰無所謂大小  
無所謂君子小人也大小之名起於天地之尊卑君子小人之名起於人類之不齊蓋人  
類雖多君子小人盡之矣有始為小人而後為君子者易開遷善改過之門則君子之可  
也有始為君子而後為小人者一失足而前功盡棄春秋責備賢者則小人之可也惟天  
下之大只有君子小人二類猶天地之道只有陰陽二類不能不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也然九二曰得尚于中行六五曰中以行順泰之為泰實有賴乎柔中之君與剛剛不富  
之陰然後剛柔相濟而泰以成程子曰否初六曰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  
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無常云云此亦學易者所當知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

邵村學易 卷三 十

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聖人以兩言洩天下之秘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又以兩言為萬世之寶  
鑑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蓋泰者通而治也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交則萬物之生  
機達矣此以明天道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交則君臣之德合君民之情達是上  
下之志同矣此以明人事也大抵不交則不通不同則不交大乎交哉其至治之寶籙龍  
宮之秘方歟然天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不知幾千萬年而逢此極治聖人有余生也晚之  
恨徒慨想乎唐虞之世而已內陽而外陰以卦之二體言即小往而大來也內健而外順  
指卦才而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天道以明人事蓋天道內陽而外陰即人事之內君  
子而外小人也陰往而消陽來而長即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長也此蓋陰陽邪正內外  
消長之機亦即古今治亂之大源聖人不惜洩天地之秘以昭示萬世也吉凶利害得失  
存亡其精微之蘊如是然則易也者豈僅為卜筮之書哉  
楊萬里曰乾坤開闢之世乎屯蒙洪荒之世乎需養結繩之世乎訟師阪泉涿之世乎畜  
履書契禮法之世乎泰堯舜雍熙之世乎過此以往一治一亂治少亂多泰豈可復哉

薛瑄曰余讀泰否二卦因是以念諸葛武侯之言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嗚呼豈獨漢室也哉歷觀數千載以來國家之治亂興亡未有不原於此者其言深得大易之旨 王應麟曰君子道盛小人自化故舜湯舉皋伊而不仁者遠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輔相以人事助天地也不言君子而言后是聖人而為天子者朱子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蔡淵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官天地之宜以勢所趨言按聖人參天地贊化育變陰陽而三才之位備其未泰也則經綸於草昧之初其已泰也則思持盈保泰之道焉

楊萬里曰天地之道何道也一言而盡曰交而已君民之情交故鯨寡遠乎旒纒君臣之志交故幽側發乎夢卜天之心交故言行感乎日星大哉交之為道乎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 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天下之治首在用賢一大賢進則同類之賢皆進若拔茅茹而以其彙牽連以得此君子

道長之時也茹根也彙類也志在外者志在外交聯臂而出不容退藏也拔茅連茹三陽同升應三陰翩翩其鄰之義所謂交也劉向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按外卦四曰中心願也五曰中以行願也與初九之志在外有同心焉所以為上下交也

王應麟曰惟進賢可以正君故公仲進牛畜欣越而歌者之田止孔明進收之禱尤而官府之體一惟正己可以格君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變之惑魏相因許伯不能退宏石之惡泰曰拔茅漸曰進以正 朱子語類云以其彙屬上文皆見郭璞洞林亦如此作句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著人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二陽剛中正居大臣之位上有六五為正應君明臣良主治泰者也夫治泰之道不一而四者為先一曰宏其量大臣休休有容君子則登進之小人亦陶鑄之法舜湯之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小人亦將革面洗心而為君子矣故當法乾之大用包荒一曰殺其力泰治之世易即因循有勇於任事之大臣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乃可以保泰持盈耳故

當法乾之健用馮河一曰搜遺伏山澤之賢皆羅致之近者可知天下無遺賢即天下無廢事故當不遐遺也一曰戒朋黨君子與君子為朋小人與小人為朋朋不應亡也然大臣進退天下之人材初九引其類所以期共濟九二亡其類所以示大公合天下之賢不肖治以一嚙則黨綱之禍無因起矣故當朋亡也尚如尚主之尚配合也中行之君謂五也所謂交者九二上應乎五得尚乎中行之君六五下應乎二亦同帝乙歸妹之吉

桐坡氏曰二主持泰運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有時君子所不能為之事小人或優為之如叔魚之頓季孫厥養卒歸趙王是也哲嗣焉能不取對非未嘗无可采故曰包荒 王夫之曰李膺杜密不亡其朋使邪黨得乘之以相傾習尚相沿延及唐宋近逮啓禎之際黨禍烈而國隨以亡大易之垂訓烈矣哉

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

乾道坦而平所以泰也陰道險而陂所以否也泰不可常三已過中無平不陂之象嗚呼泰必變否君子觀於平陂往復之理可不預防之乎必以艱苦自處以貞固自守乃可无咎乾之九三固能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孚信也能艱貞則人皆信之可勿憂恤矣泰之

交以孚為本三言勿恤其孚四言不介以孚三與四近陰陽相交彼此能信泰交之象也于食有福者食泰之福也象傳無平不陂從李氏集解本象傳釋全爻之辭舉上句以賅下句也此爻在泰卦之中正天地相交之際特發明孚信之道以見天地交泰之義如此上下之交可不以信乎又三與上交為泰之終三言無平不陂上言城復于隍泰終則否猶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循環理本如是而保泰之道惟有勉為其難以正自守而已君子於此有不容不戒懼焉

郭雍曰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斯无咎矣又曰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 李兆賢曰幹濟在艱貞二字艱力在勿恤二字武侯佐後主其鞠躬盡瘁處艱貞也至云成敗利鈍有所不計則勿恤矣李綱趙鼎佐南宋亦具此心腸 汪烜曰艱貞如禹謨所謂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也此中有敬戒无虞之意有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多少事業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夫所謂天地際者合三與四言也不富失實皆指陰而言三陰為鄰四為近君之位不富

以其鄰者三陰下交於陽似飛鳥騰而下亦若三陽之拔茅連茹也不煩告戒而上下相信蓋皆出於中心之誠交泰發實在于此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觀象曰交泰之義于四五兩爻發之 沈起元曰按此爻說易者泥于象辭往來二字遂以陰之下交為善正之象夫象主成卦而言爻主時位而言成卦主大小時卦則主上下當泰之時其道貴交故陽本來也而兼征得尚則皆以往為義陰本往也而翩翩歸妹則皆以來為義此六爻之往來正所以為交泰也不然上下不交何以明泰苟于四而惡陰之來亦將于初而慮陽之往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陸公紀曰五以柔在上帝女之象下配于二下嫁之象按乾鑿度以帝乙為成湯毛奇齡以為村父云左傳微子為帝乙元子實有其人易稱高宗箕子同一例也二言尚于中行之君五言帝乙歸妹爻辭特借夫妻言之以明陰陽交字之義耳以祉元吉者受福祉而大吉非一人之吉而天下之吉也二五皆得中故可同其志行其願以成泰治之功也 乾鑿度曰孔子曰泰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

邵村學易 卷三

十四

之宜立教戒之義也至於歸妹八月之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之嫁妹 焦氏曰治泰之事九二主之六五獨享其成故二爻言事而不及福六五言福而不及事尚如舜尚見帝歸如帝女釐降其文如此 刁包曰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于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後世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陰陽之位逆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古者優禮大臣賓之師之坐而論道往往成泰交焉自秦而後君曰尊臣曰卑禮貌益衰情志益隔欲望天下之泰難矣无他不講于帝乙歸妹之義故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上六處泰之終陰盛陽衰紀綱墮矣有城復于隍象雖欲用師為得而用號令不出國門惟有自邑告命而已九三可以舉貞无咎蓋人皆信之六則雖貞正亦可吝蓋人心已去人不信之也不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傳言城復于隍以見天命靡常非告命所能止亂也王夫之曰隍城下之溝無水者城傾則土復歸於隍上六陰處高危其勢必傾楊萬里曰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

三十三

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為城者以有立也城反于隍君道圯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于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 顧炎武曰泰之上六政教凌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視聘之矢遂中王肩唐昭宗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邪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泰者可不預為之計哉又曰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

三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隔塞也與疾痞之痞同義天氣上而不降地氣下而不升於時為否匪與非同否之匪人非人類之天下而禽獸之天下也程子謂非人道也夫非人道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豈非禽獸也哉有以不利斷句者謂天下之人皆不利也君子抱道於身不容於世自然不利而彼小人者邪說暴行惑世誣民墮綱常毀名教無禮義無廉恥爭權奪利擾攘不甯馴至臣弑君弑父視然而目直同披毛戴角之倫卒亦身死名裂遺臭萬

邵村學易 卷三

十四

年為天下笑小人亦有何利哉君子知天地閉賤人隱之時惟有隱而已貞正也君子知丁斯時也正且不利何况不正惟有貞而已有以不利君子貞為句者夫君子之與小人其道不同其心亦異本如冰炭之不相入冰炭之不相容然君子之才德器量民之望也彼小人之欲雄視一世者其初也未嘗不欲牢籠君子以為之用雖以王莽董卓曹操之倫亦同此心也而君子避之若浼者何哉蓋小人之於君子或藉其名望以籠絡人心乃一時權宜之計而其忌君子者君子者乃其素志也且小人非不利君子之身不利君子之正也使君子言非正言行非正則彼固利之矣矣然而君子之正貞固不變彼弑父與君君子豈從之也哉吾讀文王否泰二卦之辭如見君子小人之心焉泰言小往大來吉亨而已而否之辭先以否之匪人繼以不利君子貞然後大往小來蓋天下之泰也雖曰人事有天運焉當夫天心厭亂朝野清明君子內而小人外君子半而小人亦半小人之匿跡者君子包容之小人之改過者君子未嘗不用之也無何王綱不振世道凌夷小人之為國家害者至遂乃三綱淪而九法敗成否之匪人之世界正道否塞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則皆人事致之而不盡關乎天運焉故泰卦先言小大而後言吉亨先天而

144



後人也否卦先言人而後言天其意若曰否之所以否者匪人成之也無父無君之言一  
二人倡之千萬人和之無父無君之事一二人行之千萬人黨之於是天地閉賢人隱大  
往小來君子外而小人內君子不利而小人利卒之懷利相挾朝野上下不奪不厭而小  
人亦不利焉故有人如無人家如無家也有邦如無邦也邦分崩離析君子懼焉用  
夷變夏君子懼焉雖然君子不以不利而或改其正也言吾正言行吾正道留正氣於兩  
間庶有反否爲泰之一日也是故洪水之天下大禹治之夷狄狂悖之天下周公治之亂  
臣賊子春秋之天下孔子治之歸於楊墨仁義充塞戰國之天下孟子治之君子不利君  
子豈敢不正哉抱吾道以守先待後可也黃道周曰致否者小人而生小人者天也否極  
泰來者天而回天命者人也天與人常相因而焉治亂所以異也然天時不能皆治而無亂  
而聖人之心則皆憤憤欲治之心也旨哉斯言其於天人之理能識之矣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  
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之象辭與泰相反不曰其志不同而曰天下无邦者人固非人國亦不國也不曰健順  
而曰剛柔者有健順之德則不否矣故只以陰陽之位剛柔之質言以明君子小人內外  
消長之道而已郭雍曰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  
道絕謂之无邦可也 楊萬里曰易中極亂之辭未有痛於否之象者匪人一用何逮至  
於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乎萬物不通則舉天下而爲墟天下无  
邦則舉國家而爲墟小人之禍何若是烈也蓋秦亡於李斯上書之日漢替於張禹誠經  
之時咸陽之煨燼地皇之塗炭何必見而後悟哉又曰不交之病非一君臣相猜猶不交  
之外也德宗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此耳不交於目也二世笑趙高之鹿馬而信其言以  
關東盜无能爲此目不交於耳也一身之中耳目不交可知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  
天地否則賢人隱易之義也儉不豐也君子之德豐則文彩外發聞望顯著欲避難也難  
矣君子儉損其德如括囊之無咎蓋小人陰險之性無有不害君子者君子所以韜光晦  
迹於山嶽水涯之間不可得而榮不可誘以祿也楊萬里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  
可避天下不可避之難窮之不忍誘之者至矣誘之所投禍之所隨唯不可榮以祿則免

矣  
吳肅公曰高文通辭微辟因與寡嫂爭田以自汙王彥方以太守欲以爲長史爲商賈以  
自穢皆儉德辟難之義 汪遠曰聲光外見人皆得而物色之矣祿之榮難之招也如徐  
孺子之不答國事姜肱之以被覆而夏馥之剪髮變形梅福變姓名於吳市中屠蠅絕跡  
梁錫以之  
初六拔茅茹以其類貞吉亨象曰拔茅茹吉志在君也  
泰初九拔茅茹君子以其類進也否初六拔茅茹君子以其類退也時不可明哲保身  
引類同隱守道以正則吉所以身雖否而道亨也志在君者君子雖隱心常繫念於君也  
卽有時天下無君而江湖魏闕之思無時或釋首陽微蕨栗里壺觴黍離麥秀之歌故無  
日不念故君耳程子曰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  
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  
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朱子  
答陳亮書云就其不過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道義之正而守之

以待上之使令亦是所以報不報之恩豈必進爲而撫世哉  
郭雍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  
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卦象以內爲小人而爻以初爲君子伊川所謂隨時取義變動无  
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難豈忘君者哉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蓀之徒聖人  
无取焉 袁燮曰易之否曰拔茅茹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  
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頑人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以陰居陰又承乘皆陰是極陰柔之小人以包容羣承順其君爲術九五信任之  
居否之世而據大臣之位故小人以爲吉也易不爲小人占小人以爲吉君子以爲否大  
人卽君子也然身否而道亨以其不亂於小人之羣故能不受小人之害也夫君子居亂  
世豈肯枉道以合衆不亂羣者君子之於小人視如鳥獸之不可與同羣也  
楊萬里曰六二以柔詔之實居大臣之位下則並包羣小而爲之宗如林甫得仙客顧忠  
之助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如林甫縱明皇逸欲之樂當是之時羣心相慶可謂小

人吉矣爲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萃愈遠矣萃謂羣小也 郭雍曰不亂羣者如鷹鷂鳥雀必不可同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 胡繩元曰荀彧蔡邕未識六二之義者也小人害君子其禍小至小人欲用君子其禍更烈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柔居陽位不知禮義廉恥凡可羞之事皆冒爲之又以柔包之不露此陰險之小人其中未可測也故稱匪人如胡廣馮道之流是矣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不言其凶者易不爲小人謀也

陳世錦曰由初之專事容悅積而至三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矣包羞所謂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爲之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時離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復泰之始也命兼天命君命言九四以陽剛之體抱濟否之才居上卦之初力持於陰陽交戰之衝非有天命者不可以濟事又逼近君位功高易於取忌若動作皆承君命而

邵村學易 卷三

十七

行則威柄一歸於上而倚類亦附麗其福矣時與時通謂三陽也否之世忠在上下不交非上承下比不能反否爲泰四當否道已革之時四應初三應上五錫二成離離也志行者君子濟否之志至是而可行也

楊萬里曰濟否在君子主濟否不在君子而在君子有濟否之才有濟否之心而其君无濟否之命則爲陳蕃爲曹爽爲建甯王侯其君有濟否之命而君非剛陽之君則爲魯

昭公爲高貴鄉公上无剛陽之君下无剛陽之臣而君有濟否之命則爲文宗爲訓注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休者人依木旁取休息之意九五陽剛中正之大人得位乘時可以休息天下之否者也前爲否乎之君子今爲休否之大人時不同也其亡其亡者警戒恐懼之辭世亂復治由否而泰然民心未定邦本未固如以國家之大繫於苞桑之小未免於磐石之堅固也不曰否休而曰休否歸諸人事而不委諸天運也位正當者有是德居是位休否之功非大人而誰與歸

鄭康成曰猶村因文王於羸里之獄四臣獻珍異之物而終免於難繫於苞桑之謂 程

子曰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曰其亡其亡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 楊慎曰今之解者以苞桑爲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有云邦之枕隄縣縣聯聯若也桑梓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上九居否之終否極則泰天道然也傾者如傾水至盡否去而泰來矣言傾否而不言否傾常以人事濟天道也否道未傾之時是先否已傾之後則人心皆喜也言喜而吉亨可知何惜曰則字要歸到人事謂否極則喜所以傾之何可使長否也正責成於人之意愚按後喜二字正天有傾否之心人成休否之功天下皆喜孔子寫到否終則傾二語必有喜色也蓋若曰安得吾身親見之耶

楊萬里曰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爲先以喜泰爲後剛制其喜而不敢先焉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焉異謂願陛下无亡於河北時小臣不敢亡巾車之恩郭崇韜謂无亡戰於河北之時當使煩暑生清涼得否之九

邵村學易 卷三

十八

五上九之義矣 汪繼曰試稽自古治亂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漢四百年而亂生然漢之爲唐中幾百年唐與宋皆三百年而亂生然唐之爲宋僅五十餘年宋之爲明中亦不滿百年國祚之短長有殊豈非人事之得失有異哉

邵村學易卷四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三三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聖人理想中大同之世也天之所覆皆地也地之上皆此天字四垂之野也同人于野大同之景象也上體乾此人人之天人人得而同之同於人即同於天矣下體離離為文明之象相見乎離是此文明之圖人人皆見之人人欲同之也離居內國在中也乾居外皆外國也離中虛有舟楫能載象上載三陽皆航海而來故曰利涉大川利非富國強兵之謂君子貞者君子所謂正亦有仁義而已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即同人之野之道也地連天際為野聖人之道可配天地同乎人者即同乎人之天地所謂大同也禮運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

邵村學易卷四

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此大同之世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為公之天下是謂大同非小康可比矣自天視地則地為曠野以人同天則野皆同人此同人于野之所以亨而大同之世亦可想像而得之也此卦六爻以國言不以君臣上下言諸註說皆未見及此惟王弼上九註云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忘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為它災按王注其合易旨孔子家語弟子好生篇云孔子聞之曰惜乎其志不大也不曰人亡弓人得之何必楚也是孔子之意無有國之見存所謂其志不大者惟君子之志大故能通天下之志是之謂大同

郭雍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名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于庶民為政處已接物凡有見於外者無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五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于此然天

無事于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于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無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于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 汪瑛曰夫人懷有我之私動至城府則所窒礙如荆棘中左刺右擾於何可通同人于野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也何亨如之 汪瑛曰野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如莊周之齊物墨翟之兼愛佛氏之慈悲普濟皆是也 胡翹元曰凡人於野一望見天如穹廬野盡處即天心胸何等闊大裨臨謀野則獲以此故亨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朱子曰同人曰三字衍文按同人于野亨未釋疑有闕文也同人卦以六二一陰為主固柔陽之所歸也二在內卦明其為中國也柔得位得中故羣剛應之然柔則必弱故一柔亦願同於衆剛而應乎乾不曰應五而曰應乾以其得位得中而有天德應乎全乾之體

邵村學易卷四

同得地球之人是以謂之同人也老子柔弱勝剛強之義即從此出故曰夫為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文明以健是文明而以剛健濟之也中正而應謂九五中正從外而應內也其所以利涉大川者因得乾行之健而同人之功成因得君子之正而同人之願得何也惟君子惟能以其正正天下之不正故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焉其不正者化而通焉九五其志正者也九三九四其志不正者也同人之志通則無不正者矣泰卦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惟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則泰交已成上下無不交而通也即中外無不合而同也是非大同之世乎

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野師震為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謙表微師震為夫巽為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 朱子曰程傳說通天下之志極好云文明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毅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 郭雍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為主故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

同入之道也蓋同入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黃化育參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  
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 楊時曰列子云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  
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爲同者也如是然後爲大同若夫各以其類而同之則所同  
者小矣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王弼曰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也按族種族也物人物也君子之類之辨之者先  
知其所以異然後乃得其所同以不同同之乃所以爲同人

楊萬里曰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與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然有辨矣故  
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  
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王弼曰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無繫吝通夫大同按王注極善門者家室  
之隔門以外皆外人也以家比國居同人之初出門以同乎外人有通乎大同之道誰能

邵村學易 卷四

三

咎之唐經庵曰門者人之限拘于限則不能同人而有咎矣

楊萬里曰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易言不同隔之者門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  
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王說曰時常處家與親鄰相比配與妻孥佃僕相酬酢以習心  
對習事因循際約固有密制其命而不覺者纔出門精神意思便自不同男子以天地四  
方爲志非閉門獨坐可了此生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宗族也同人于宗於同入之道爲狹此中國閉關時代也以其小康而未能大同故曰  
吝而堯舜禹湯文武歷聖相承之道統皆在於此故曰道也今中國已有五族矣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天不變道亦不變既有道在則大同之世尙可望也

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  
大同於人則爲主之德吝矣 火傳曰二爲成卦之主五陽皆欲宗之夫同人而有宗  
者此伏莽乘墟爭端之所由起而大師之所由用也 沈起元曰按六二爲同人之主自  
卦義言之則當同于五陽然二本陰爻豈可泛同若以一陰而同于五陽則爲妬之女壯

今六二中正知同于宗而已故周公謂之吝者從卦義言也孔子謂之道者從爻義言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與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與安行也

三與四爻皆無同人字是皆未知君子之正者也二爲同人之主九五應之而三則據上  
之應自剛強國難比於二而有伏戎于莽之象然五先應二大師攻之其敵剛強乃升其  
高陵望而不敵也也有三歲不與之象雖然何可行也處同人之世而自外於同獨不念  
大師相克世上有文明而剛健者乎崔愷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盜憎主人所以隱兵於  
野一爻爲一年自三至四頻遇剛敵李隆山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同爲義而三則

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相遇故易中必知險箇中必知阻  
胡炳文曰三以剛居剛懼九五之見攻者屈於勢也四以剛居柔乘墉而終不克攻者屈  
於義也文公十年晉人納捷萬於鄆而弗克納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正此書法 王  
夫之曰賈融之在河西既歸心漢室而隗囂中梗欲連合以拒漢光武洞照其姦明以詔

融河西之人謂天子明見萬里卒歸漢而惡計遂窮蓋類於此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川因而反則也

邵村學易 卷四

四

王弼曰處上攻下力能乘墉履非其位以與人爭攻三求二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弗克  
程子曰三以剛居剛故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困而能反長義而能改吉宜矣按四之乘  
墉與三之升高陵其情無異其義弗克者以五之應二也因而反則服於義矣聖人以吉  
與四所以開自反之門然可見文明而不以武健濟之亦未能竟同人之功也

楊萬里曰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與  
深愧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苟中正矣苟中正矣苟不弱何弱之不強哉 郭雍曰

弗克攻者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  
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  
世必無乘墉弗攻之譏觀漢帝驂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  
之人與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侯果曰乾德中直不私於物欲天下大同方始同二矣三四失義而近據之未獲同心故  
先號咷也時須同好寇阻其途以言相克然後始相遇故笑也愚按五與二應至是而大

同之象成矣傳揭其中直之旨以見二五君子之正早乎於同人之先大師遇三四而相克乃相笑於同人之後也

王弼曰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楊萬里曰師莫大於君心而兵革爲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爲易 王夫之曰九五於二以剛之有餘濟柔之不足不特自得所應且以引二於衆陽之中而使合於中正三四既爭二且有于宗之義激所感不能不號咷焉而中正道合三姦既露四飲而退疑釋而相得以喜矣拔孤陰於羣爭之地非大用師不能克五惟剛中故能勝其任而定於一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野于郊不若于野之遠上九居卦之終離二已遠同人于郊自可無悔吝也傳言志未得者大同之志未盡得也尙未能同人于野而三四五皆有用師之象禮運所云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若由小康而

邵村學易

卷四

五

進於大同則文明以健之志得矣

楊釋揭曰同人于野則亨于門則无咎于宗則吝于郊則无悔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于郊不若于野六爻有不能盡卦義者同人是也 見易曰於野者謂其曠遠而尤有限隔大同之象也 來知德曰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同此理億兆之衆志雖不同惟此正理方可通之方可大同人心若私邪不正安能有于野之亨而利涉哉此所以君子貞也

淦按同人卦必合大有卦同看然後大同之象始全乾二變之坤故曰得位得中二爲諸陽所宗也乾五變之坤故曰得尊位大中五爲諸陽所宗也同人曰文明以健以字猶着力中正而應則應乾也大有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則應天矣至是而大同之世真現矣聖人於同人卦冠以同字於大有卦冠以大字非同不大非大同明明示人曰此大同之象也離明之二與五皆自乾卦變來故同人分得利貞大有分得元亨合而言之四德具矣同人之文明以健明則誠也大有之剛健而文明誠則明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禮運曰大道之行是謂大同皆於此兩卦見之

後有識者當不河漢斯言

三三  
上上

大有元亨

秦極治之世也然非大同之世毛奇齡曰大有多也春秋傳豐年多黍多稌爲大有夫以一陰踞五中而諸陽之大皆爲所有不既多乎淦按至大有而大同之世見矣同人爲大同之初事大有爲大同之既事同人之後繼以大有以柔弱勝剛強先同之而後能大聖人之意顯矣大者陽也六五以柔得尊位大中統馭羣陽而爲之主大國皆爲我有也元亨者始而亨也元有大善之義所以能大有者皆自君子通天下之志來君子之心備乾之德同人已見利貞故大有只言元亨也

巨富國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陳洪冠曰君子先慎乎德則人土財用相因而來其能大所有也 華嚴峯曰本是純乾一柔居五天啓文明在元會爲中天之運在日行爲當午之中在天道爲一元資始萬象亨嘉之會在世道爲大明首出衆正畢升之時 史徵曰大有元

邵村學易

卷四

六

亨者柔處尊位不拒于物羣陽並應大爲所有故稱大有故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元亨者能包容萬物則大得亨通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大有皆一柔而五剛應之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爲同人大同之初事文明而以剛健濟之也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曰利貞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爲大有是大有之現象故文明以健應乎天而時行人應乎我我應乎天陽之稱大皆爲我有此萬國一統之象故曰元亨合同人而言之爲元亨利貞其德配天故同乾卦

項安世曰同人離在下以德爲主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位爲主曰應乎天者應其命也履兌在下曰應乎乾大畜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爲火爲日火在天上明无不燭如日之行於天大有所以爲大同之象也夫天下之人善惡盡之矣天心好善而惡惡退之揚之所以順天心也即所以休天命也泰言后而此

言君子即同人之利君子貞以聖人而為天子者

司馬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无所外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以順天命 楊萬里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于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已出故極於過而揚 李兆賢曰帝世之據記侯明王朝之彰善澤惡皆是

初九无交害匪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當大有之時皆言外交而初九去五尚遠故无交而有害也然以陽居初心非不欲交故曰匪咎艱苦以求之則无咎矣此爻與同人之三四爻不同彼偏強而不交此則非不欲交也似同人于門未出門耳出門則有交矣

張子曰一應于五三能自通四匪其彭惟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楊時曰當盛大之時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為然 王夫之曰當大有之世而居疏遠自絕之地則害君臣之義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虞翻曰乾為大車體剛履中可以任重有應于五故所積皆中而不敗按此爻是至富之

邵村學易 卷四

七

國也在同人為九五之爻剛健得中與柔主為正應由強而高大車以載之象有攸往者率聚衆剛以朝五而成此荷載之功也故曰積於中而不敗不言吉而言无咎者九二大臣負任重職所當然耳沈守約曰乾體剛健變為離剛健而能容載大車象中虛故能積剛健故不敗離為文明文明積中發于事業君臣同德以成文明之治也按沈氏之言甚合大有為豐富之象時有大有之君自當有大有之臣以應之也

楊萬里曰為大臣任大事當大安危大治亂而能无往而或咎者有大才如大車也故辭聘受聘事夏事商相成湯相太甲有往必正者初非二伊尹出征入輔作都制禮相王相成王有往必集者亦非兩周公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是至貴之諸侯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天子土地人民不敢以自私也此爻言朝覲庭實及天子饗諸侯之禮小人安足以當此蓋小人多自私其所有如同人之九三所以有伏戎不與之害也

虞翻曰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亨于天子四折鼎足覆

公餗故小人弗克也 胡炳文曰二宰相任重之事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臣分然耳 見易曰大有之時因朝會之期以行黜陟之典其為公者實侯也天子享之麥蕭滿

露昭其寵也不肖者有罰爾者不與宴享故曰小人害也言有罰也 陳世鐸曰小人者大有旁通比比之匪人伏於三下紀侯之謂齊哀公號石父之讒鄭伯何時度有五天子當陽諸侯用命光天化日之下翹翹自无所容故弗克傳乃申言小人之害示萬世帝王建侯作輔當遠棄小人內閉不去即九服離心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明辨哲也

王夫之曰彭許慎說鼓聲也鼓聲所以集衆而進之四陽連類四居其上而與內卦相接疑於衆將歸已乃其引羣陽而升者將與之遇奉九五而使之當非號召衆剛使戴已也故雖不當位而无咎按王說其佳彭即富強之象不自恃其富強而與下三陽連類以戴

五離居疑貳之地實有明哲保身之識故曰明辨哲也楊萬里曰彭者盛之極哲者明之極項安世曰四居離初能明於初淦按明辨哲亦可指五說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資融所以歸漢也六五厥孚交如由誠而明之道也禮運言大同有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

邵村學易 卷四

八

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亦匪其彭意

郭雍曰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離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皆盛多之貌蓋匪其彭者盛多也 林希元曰臣四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烏凡周公之匪彭也出入朝堂小心謹慎鄭侯射會觀視不失尺寸霍光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主不忌子侯之匪彭也 胡翹元曰陽至四為大壯彭即大字

意霍氏之禍萌於驕乘志氣驕驕必乘之 陳洪冠曰鳥盡弓藏韓彭道臨惟其所見洩而積不深也明辨哲之其知幾之君子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大有為大同之世自泰而來泰之三爻曰勿恤其孚四爻曰不戒以孚孚信為泰之本所以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五之信以發志蓋本諸此同人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上下之志通所以厥孚交如也故大有必合同人而大同之象始全卦爻皆言君明臣良之道君臣之志同而後君民之情通也同人以二為主須武健之臣大有六五為大同之元首得尊位大文明以健以柔制剛以弱制強至是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凡同人之伏戎



于奔升陵乘者皆消於無形羣僞服於元首之威如也德威惟良有親可久非誠能動物信以發志而上下之志同乎易而無備者兵氣銷為日月光以德不以力也無山窮而固無甲兵而威易而無備即所謂無為而治也禮運曰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大同之世其景象如此

虞翻曰孚信也發而孚二故交如乾稱威發得位故威如吉 侯果曰其體文明其德中順信發孚志以單於物物懷其德以信應君君物交信厥孚交如也為卦之主有威不用唯行簡易無所防備物感其德翻更長威威如之吉也 蘇軾曰處羣剛之間而獨用柔無備之甚者以其無備而物信之故歸之者交如以其無備知其有餘也夫備生於不足不足之形見于外則威削矣按此皆老子之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元吉自天祐也

大有上吉指大有一卦而言是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觀於繫辭乃明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順思信又以尚賢也是大有之德在履順思信而又尚賢然後天人皆助之言六五之能尚賢所以為大有之美也而大同之義尚不

止此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此則周易尚賢之義也夫六五之厥孚交如可謂履順思信矣又能尚賢而以天下為公而官天下法堯舜焉可也選賢與能知所尚之賢亦天人之所助故上九居卦之終有自天祐助之吉无不利之辭也此所以為大有之上吉此所以為大同之世界

王宗傳曰夫乘不能治乘也故善治乘者不以乘而以寡剛不能制剛也故善制剛者不以剛而以柔大有之五剛有之亦難矣何難乎曰賢者之難乎以勢屈之也材者之難乎以勢驅之也然則孰有之曰非六五之柔不可也故五以言其位則尊位大中以言其應則上下俱應上而上九以吾能尚其賢也而比乎我下而自初至四以吾能用其材也而從乎我其所有豈不大哉昔者嘗因孟軻氏大舜有大焉之言而參以書與莊周之說然後信其有是大也書之稱舜曰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夫帝之位亦尊且大矣而語帝之處此者則溫恭而已非柔得尊位而大中之謂乎然則其在當時朝覲歸之謳歌歸之訟獄歸之無惑乎上下應之多且衆也是以莊周氏得以誦其微言曰天德而出甯日月照而四時行元亨之效可見於此然則語大有之盛大舜有焉淪按王弼上九注云大有豐富

之世也處大有之世而不累於位志尚乎賢者也又曰履豐有之世而不以物累其心高尚其志尚賢者也是以堯舜之禪讓比之以無為之治稱之也 吳尚歌曰楊誠齋曰八卦乾為尊然乾之上九悔於九六十四卦泰為盛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羣賢畢集无一敗亂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嗚呼盛哉

淪按誠齋之論當矣大有之卦為乾與泰之所不及非大同之世未克當之然必合泰與同人卦參其消息乃窺其全其中如通字孚字志字交字皆親繫語讀易者未可忽也諸注惟王輔嗣頗見大旨同人上九注云凡處同人而不泰焉則必用師矣不能大通則各私其黨而求利焉楚人忘弓不能忘楚愛國愈甚益為它災已窺見大意大有六五注云夫不私於物物亦公焉不疑於物物亦誠焉既公且信何難何備不言而教行何為而不威如為大有之主而不以此道吉可得乎按不私於物四語其精此即禮運大道為公之旨也諸注皆所不及程子謂學易先看王弼有以夫又按王應麟曰禮運致堂胡氏云子游作呂成公謂皓賓之歎前輩疑之以為非孔子語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

為小康是老聃墨氏之論朱文公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恐亦微有此意淪按程子之言是也大同小康之分以大道之行不行分之是故大同之世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已未之速也小康之世孔子曰大道既隱也衡之以道故有由皇而帝由帝而王世道升降之感與老子言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其意未嘗不同蓋帝升王降即分等級而言之也余註老子絕仁棄義六句有云絕棄帝者仁義以反乎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乎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乎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亦以帝升王降言之而慨乎大道之隱也若墨子所言尚同之義與老子之義卻未啗合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又曰天下既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為說也尚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而治其家矣墨子之言卻非大同之義若老子之言即大道之行無為之治亦即大同之世也孔子言某未之逮蓋想像而得之耳公羊三世之說亦分等級曰太平世大同之世也曰升平世小康

之世也曰據亂世春秋之時也孔子生據亂之世志在大同乃吾為東周雖欲小康而亦不逮故嘆息而言曰嗚呼哀哉我親周道幽厲傷之然其欲大道之行望大同之世無時或釋於懷也嘗於魯易時一發之繫辭上傳言乾坤動靜大生廣生之理及聖人崇效卑法而後引鳴鶴在陰四語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次則引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二人者千萬人之積也一國者千萬國之積也天下皆地地皆國國皆人天所覆地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則君子言行動天地之實矣非同不能大大同即大道之行此即同人于野之義也又於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下引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孔子之情現乎辭矣其意謂河圖洛書聖人則之其中有大同之治象焉惟大有得天人之助故曰祐者助也履信思順尚賢此即言行動天地之事同人之所以能同也天人皆助之此即二人同心之效大同之所以能大也惟大有合同人其功乃成惟同人合大有其效始著試問六十四卦諸爻有一爻似大有上九之吉占者歟有一爻得天人皆助如是之廣大者歟非大同之世曷克當此乎其序

卦傳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意謂泰極則否否極則泰天道之常然天下之生也一治一亂人事之必然也惟否終則傾而轉泰而否泰之後受以同人大有此即據亂之世轉為升平升平之世轉為太平世之象也由前而觀由皇而帝而王而霸其象為降由後而觀由否而泰而同人而大有其象為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神以知來惟易有焉其雜卦傳曰大有衆也同人親也先大有而後同人大同之義更明顯矣大學曰道得衆則得國中庸曰莫不尊親是其義也親於輔嗣之注應有會心即程子以文明能燭理故能盡大同之義剛健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於同人之注則發精微皆孔傳之功臣也特未明指出為大同之世耳陳際泰曰文王繫卦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厥後文侯得王於艱難王錫之屬四匹策命為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觀王錫之車駟弓矢於是姬姓獨晉霸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說一時之語遂為後世之繇云云然則大有同人以大同二字為首豈非文王之語即為後世之繇哉昭公二十有三年吳敗頓沈蔡陳許之師于鴟父公羊曰此繇也為以詐戰

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易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按孔子作春秋內中國外夷狄大同之道以離之中爻為主其文明之義必指中國而言即文王周公同人于野之旨明示以萬國來同之象也乃今之人著書立說惑世誣民欲使中國變為新夷狄而後已欲使周孔聖教淪亡而後快斯則長夜冥冥萬劫不復之象也否極則泰由泰否而同人而大有果何時乎

淪又案大同之說見於禮運孔子之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此大同之精義也二句為綱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此大同之政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此大同世之人其仁慈禮讓如是也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此大同世之民其勤奮公普如是也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此大同世之國其治安淳穆如是也此之謂大道之行而仁義禮樂政刑皆賅於道之中不待分析言之矣孔子之言小康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也然則著義考信型仁讓讓非禮不行矣禮運之始則言大同禮運之終則言大順大順也者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也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又曰天不愛其地地不愛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廓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聞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禮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淪案天不愛其地地不愛其人不愛其情云云天地如是人心如是微祥瑞應如是非大同之世曷克臻此大同言選賢與能與大有繫辭尚賢之義合大順言禮信達順又與繫辭履順思信之義合然則大同者大順之所致也左氏曰禮無不順是則欲家國天下之肥皆當修禮以明於順而已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由無相而耕也以禮即履順履順則天人助之惟其大順也同人所以能通天下之志而無不順也大有所以順天休命而自天祐之也厥孚交如威如信以發志聖人之自處於大順也久矣易而無備者謀閉而不興盜賊不作外戶不閉中外上下莫敢不順之也老子言道合仁義禮信而不言大同之世不待言也周公孔子以禮教萬世欲使後之治國以禮者由據亂而小康由小康而大同以

臻乎大道之行也

三三三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是謙者有功德而不居况  
富貴乎有而不居朱子以為亨通而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楊時曰謙德之柄也君子執  
之以為禮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淪按即老子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之義為卦  
上坤下艮上下皆陰惟九三一陽止於內此以柔濟剛之道也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  
為剝復象陽之消長在中者為師比象衆之所歸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自上而  
退處於下者為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為豫謙自復來亦自剝來五陰一陽自當以一陽  
為主爻而孔傳之辭不取九三之義但以九三乾也降在下卦為下濟坤地道也卑而升  
在上卦為上行耳乾上自剝居謙之三日下濟而光明光明良之體也坤三自剝居謙之  
上曰上行陽止於外而在坤上為剝陽止於內而在坤下為謙余謂此即剛濟以柔之義  
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良之為乾剛也以下而求濟於坤之柔而後光明也程子謂濟當

邵村學易

卷四

十三

為際天之道以其氣下際亦備一義地道卑而上行者地道本卑以其氣上行而交於天  
正以柔濟剛之義也夫一陽終於艮在上為剝在下為謙何也剝以陰剝陽故終不可用  
也謙以陰濟陽故君子有終也上者外卦之終三者內卦之終故皆以終言大抵謙卦以  
剛濟柔以柔濟剛故內剛止而不流於卑靡外柔順而不失於高亢然後為得中道也是  
故君子之謙也以中道為尚何則謙者傲之反也傲則以無為有以虛為盈言行皆過也  
謙則反是然苟謙之言行皆過則招侮矣五六二爻利用侵伐行師過於謙者之所招也  
君子有終以其良之剛而濟以柔坤之柔而濟以剛得謙之中道而已又按邱富國曰凡  
卦以一陽為主者象傳皆以剛言復曰剛反豫曰剛應師比曰剛中剝曰變剛謙主九三  
而象不言剛者謙无用于剛也用剛則不能謙矣據此則此卦以柔濟剛之義多以剛濟  
柔之義少故鄭康成曰山體高而在地下高能下下之象剝表亦云地中有山以高下下  
於山言高於地言下下則所謂天道下濟者陽剛下而求濟於柔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天道本高而在上也何以下下而求濟於柔也良之象曰其道光明良之剛得柔濟之更

光明矣地道本卑而在下也何以以上上之行乃以柔而濟剛也陽剛也實也陰柔也虛也  
功德之有於己者為實有而不居其名則實也而虛之矣此謙之義也夫以虛濟實非即  
以柔濟剛之義乎是以虧盈而益謙天之道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之類是也變盈而流  
謙地之道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水流必下之類是也鬼神害盈而福謙高明之家鬼瞰  
其室黍稷非馨明德為馨是其義矣夫天地鬼神皆自然而無心者也惟其自然而無心  
而人之道可觀矣滿招損謙受益天地人一道耳幽明一心耳人道惡盈而好謙亦自然  
之理也謙者卑之意然而益尊謙者晦之意然而彌光用之尊則光用之卑則不可險謙  
之為用神矣此即老子以首下之以身後之之義是以處上而人樂推居下而人不厭以  
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其用柔濟剛之道得焉爾且夫天地之道一上一下期得中  
而已謙而得中所以亨也所以處終之也君子之終即君子之中耳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非君子之終歟呂藍田曰謙道雖至於自下然不可以不執中尊者之謙有所止則光夷  
王下堂而見諸侯是太不自尊而無所止招辱而已卑者之謙不可為物之所踰庶人召

邵村學易

卷四

十四

之役則往役可也召之見則往見不可也召而見是在卑而可踰也尊卑之謙不失乎  
中惟君子為能終之據此則不及非謙也過謙亦非謙也體乎天地人神情理之自然然  
後為得中也今之人過於謙而招侮其亦味於君子用中之道也乎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高損之地卑益之謙也君子於多也裒之於寡也益之於寡則君子之稱物求其平  
而已君子之於謙求其中而已  
見易曰謙之為道非有過高已甚之行適得其平而已夫上下之交各有則焉而人上交  
則道下交則實非謙也道亦非謙皆違其則者也裒之益之稱物之宜以平其施而謙  
道光矣汲黯見大將軍而揖張釋之為王生結襪皆不違則之謙也豫與謙反豫二曰君  
子上交不陷下交不瀆其深於謙者乎 郭象山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  
故非謙也裒多益寡德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功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初六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初六居下在下之君子也謙而又謙是過於謙者無所用之用以涉險則吉若遇險而不謙則凶也牧養也君子在下甘處卑以自養留此身以待用是吉道也

荀爽曰初最在下為謙三體坎故用涉大川吉 來知德曰震木在坎水上涉川象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鳴謙是謙之發於言也三為謙主六二承之承友則鳴二居中而守正是謙之得其中者故吉中心得者言出於中心之誠非僞聲言矣貌為也

姚信曰三體震為善鳴二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蘇軾曰雄鳴則雌應故易以陰陽唱和寄之於鳴謙之所以為謙者三也其謙也以勞故聞其風被其澤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鳴於謙而六二又以陰處內卦之中雖微九三其有不謙乎故曰鳴謙又曰貞吉鳴以言其和於三貞以見其出於性也 王應麟曰鳴謙則吉鳴豫則凶未知獲戾於上下鳴謙者與二三子亦姑謀樂鳴豫者與 陳洪冠曰謙德實積諸中謙言自形於外執御乎執射多乎哉不多此何如盛德也此何如

邵村學易卷四

十五

詞氣也豈貌為謙抑者所能勞繁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此有功勞而能謙也九三以一陽主衆陰居下之極一陽獨尊尊而光者也退居三陰之下卑而不可喻也上承下接勞倦於謙然履得其位是謙之得中者卦言君子有終此爻當之矣勞而不伐有終故吉萬民服者服其勞服其謙更服謙之有終也

荀爽曰體坎為勞 王弼曰處下卦之極履得其位上下無陽以分其民衆陰所宗尊莫先焉上承下接勞謙匪懈 郭雍曰卦以一陰為主者難以一陽為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謙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謙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從柔之道于中近矣 見易曰以禹之八年於外冠挂不願簪墮而不振而謨止

載其不自滿假而已是故真勞者未有不謙者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遠則也

撝謙此謙之見於行也撝如人手之撝指揮動作皆謙也四以陰居陰是能謙者乘三之

三三三三

上三有動勞謙當謙巽以讓之切近君位義當謙順以事之即使行過乎恭亦無失中之咎故曰无不利也朱子曰不遠法則言撝謙不是過分事

王弼曰乘三承五指撝謙不遠則也 郭雍曰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線在下曰虞舜若四岳可為撝謙矣 刁包曰余嘗有說云上承六五之柔謙則无猜无嫌近君之利也下乘九三之勞謙則不驕不伐近臣之利也故曰无不利然又恐其謙之過中而流于拘惠曲謹也則謙之義未盡故須發揮散布之曰撝謙上有謙之君則以實難陳善為恭教下有勞謙之臣則以推賢讓能為事功此理亦通姑存之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此爻獨無謙字以其居君位不必言謙也然六五陰虛不富自四以上皆乘陽失實故曰不富以其鄰也恐其過於謙耳過於謙則招侮然六五尊位大中德言盛禮言恭非當侮者況以其鄰則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利用侵伐无不利也胡炳文曰五之謙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征之固宜鄭亨仲曰五爻皆言謙惟六五不言者聖人慮其過

邵村學易卷四

十六

蘇軾曰直者曲之矯也謙者矜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兩直不相容兩謙不相使九三以勞謙而上下皆謙以應之內則鳴謙外則撝謙其甚者則謙謙相迫於无窮相益不已則夫所謂衷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將使誰為之若夫六五則不然以為謙乎則所撝者剛也以爲屬乎則所處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謂之謙不可得而謂之屬故五謙莫不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謙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鄰至於侵伐而不害為謙故曰利用侵伐莫不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朱子曰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孫子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終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步法耳所以利用侵伐 郭雍曰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履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上六鳴謙與六二不同六二出於中心上六居五之上特應九三之勞謙聊為言謙而貌謙耳此爻是謙之未及者不及與過皆未得中故曰志未得也可者僅可之辭夫謙不誠而鳴謙其招侮宜也可用行師征邑國者邑國已之私有謂自治其私能自治以返求中

三三

心之誠則叛者不利而征者利也此卦下三爻皆言吉上三爻皆言利君子之有終固吉能效君子亦當有利謙之六爻皆無悔吝與咎凶也

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之所起與於利者也故飲食必有訟訟必有素起未有居衆人之所惡而爲動者所害處不競之地而爲爭者所奪是以六爻雖有失位無應乘剛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謙爲主也 張根曰雖異乎无不利然亦可用征邑國謙无不通如此 孫奇逢曰上六居一卦之外有鳴謙不由中之象謙不由中其志未得也夫不以中心與人而外爲鳴謙人所不服也其所與一鳴同而所存與中心得者異矣即用師亦僅征邑國已焉故謙欲其自得之也謙豈易言哉其矣聖人之言謙也內三爻以止故著其德外三爻以順故防其過 方東樹曰謙固美德六爻皆吉然近世相尚以此彌謙彌僞遂爲義理之大害奸佞之先符失聖人之本義矣夫有美而不居乃爲謙若身无實美何得冒謙之名但實辭君子一切善美而不居聞然媚世爲鄉原耳而欲然不自滿假之誠未嘗一動於中也不如狂狷猶見志氣發越行已有恥也

豫利建侯行師

熱之訓不一馬氏王氏以豫爲樂關氏以爲豫備孔氏爲逸豫爲悅蘇氏曰豫之言暇也王夫之曰豫大也快也惟鄭康成以爲喜逸悅樂之貌程子以爲安和悅樂之義人多從之毛奇齡曰豫有二義早計也樂也按豫字兼有樂義豫備即早計也凡事豫則立即前定則早計也關子明言豫備因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取諸豫東坡以爲暇左傳好整以暇故取於行師呂東萊言履是易中之禮豫是易中之樂蓋以大象先王作樂言之易通曰樂樂也樂即有和悅義矣按象傳於既濟言思患豫防即前定及以暇之意也序卦傳言以喜隨人即取悅樂之義也是兼數義方備毛奇齡曰公羊傳注孔子欲作春秋卜得陽豫之卦宋氏云夏商之卦名王氏易辨云舊易豫上原有陽字如習坎類而周易刪之然不可考矣按連山歸藏今已失傳然可見卦名前已有之非文王所作但未知習坎等卦名仍是夏商所傳否陽豫何以名陽乾陽自剝來一曰復二曰師三曰謙四曰豫五曰比六曰剝豈以豫之陽出至外卦乃名陽乎夏商卦名陽豫何以文王刪去陽字亦一疑問也夫一陽之生爲復而自復至比皆有兵象復上六曰迷復凶有災雷用行師終有

大敗師九二曰在師中吉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謙六五曰利用侵伐上六曰利用行師

豫曰利建侯行師比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豈以陽之用剛於武功爲近乎豫以四爲卦主一陽而五陰應之利建侯行師者建侯所以爲民興利行師則爲民除害除害即興利也皆民所悅樂之事也震爲長子諸侯之象坤爲衆師役之象夫屯言建侯有震而無坤謙言行師有坤而無震此卦有坤有震所以言建侯行師復以震之一陰動於初人道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卦以震之一陽動於四天道也故曰順以動天地如之誠以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人乎而況人事如建侯行師之大者乎且夫順坤道也天之氣動於上而不能違乎坤之順於下蓋坤之爲德純乎虛靜惟其靜也故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當其陰靜之時而陽動之機已伏焉太極圖說所謂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靜極而動動極復靜也是以陽之奮與震驚百里當其未動之時其理已運於虛其機已涵於靜及其一動而出於地人視爲不測之天威而不知陽之潛於陰也有時故隨所行而無不順也 折中曰象傳中凡稱卦德皆先內而後外其文義又各不同其曰而者兩字並重如訟之險而健既險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險又巽也大有

剛健而文明既剛健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則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此卦順以動重在順字其或以下字爲重者則又變其文法如復卦動而以順行之類按此言是也復爲陽卦以初爲主然動而以順行重在順此卦以四爲主順以動亦重在順又按左傳昭公三十三年有云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諸侯以順王命爲義也又國語晉侯將入秦筮得屯之豫曰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壯母在內居樂也震在外出威也居樂放利建侯出威放利行師夫坤爲老母于未有不順母者中庸曰父母其順矣乎豫爲樂此卦之義當重坤之居樂故 折中謂重在順字言剛之不可無柔也老子言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言子母之不可離也又老子言昔言兵與五陽卦之有兵象者同然老子曰兵強則不勝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又曰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於順以動之義似有發明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卦自復剝來以九四一爻爲主一剛而五陰應之故志行然四之志行非行於動也行於

順而動也使動而不以順則不能行其志而致天下之豫矣順為道之反逆則勉強順則自然天地之運皆自然而順動倘有逆之則日月之度有過差四時之行有愆忒矣今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則知天地之自然以順而動也聖人法天地之自然亦無心而以順動其治天下而用刑罰也由乎天理之當然出於人心之同然故刑罰清而民無不服也是故順以動事也而理高焉順以動豫理得而心安焉順矣豫矣天下亦如之而於建侯行師乎何有呂祖謙曰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無事又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程子曰復贊之云欲人研味其理優游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義用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遊而後言時義坎險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蘇軾曰卦未有非時者也時未有無義亦未有無用者也苟當其時有義有用焉往而不為大故曰時義又曰時用又直曰時者皆過遇其及之而已從而為之說則過矣如必求其說則凡不言此者皆當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勝異說而厭棄之歟且非獨此見天地之情者四利見大人者五其餘同者亦不可勝數也可盡以為異於他卦而曲為之說欺按東坡之說實有見地讀易者全憑活潑天

機不能泥死句下也豫卦吉而又多凶所謂生於憂思死於安樂惟六二有孔顏之樂耳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股肱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之出地奮發以成聲先王師其理以建侯行師師其聲以作樂崇德皆出之以自然而已矣股肱也肅上帝配祖考乃樂之盛者

孫奇逢曰蓋唯履故制禮以和行行即禮之善惟豫故作樂以崇德德即豫之善非先王制禮以履則履式矣作樂以豫則豫縱矣象通全體以所樂樂人公物之道也无不利矣爻止一節以所樂樂身私己之欲也故凶悔咎且疾篤可懼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處坤之初理當潛藏四為豫主初與之應特有與接自鳴得意惟富貴利達是求聲色貨利是耽小人得志可笑可憐滿極則窮凶莫甚焉

虞翻曰應震善鳴失位故凶 蘇軾曰所以為豫者四而初和之故曰鳴已无以自樂而恃其配以為樂志在困人而已所困者窮不得不凶 楊萬里曰曰鳴豫小人有口才者也曰志窮狡志而極其欲者也故暴公以譏鳴伊戾以諷鳴儀秦以說鳴兇行以辯鳴鬼

錯主父假以謀鳴江充息夫躬以訐鳴王叔文以治道鳴李調以大言鳴又曰初六地之初九四雷之初二者交應雷聲初出地也故為鳴豫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初鳴三野皆不正者也四為權臣非世趨之六二猶有介于石之操五不得應四不能奪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名利之場去之不俟終日得豫之正是以吉也測辭可樂術必可歌豈必富貴而後為樂哉或曰初三不正二介于石不終日之問確然如石不可轉也中也故見人之不中正也故見人之不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故吉

見易曰介石內力定也莊子曰泰宇定而天光發故能見幾明決不至後時二與四共成豫治而不附於四如金日彈與雀光並受順命而不受稻侯之封亦不納女於后宮殆其倫也 許鼎曰孔子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耳從容自在不甚著力孟子則比之如蟹斷如妾婦如鑽穴隙如齊人如盜跖穿窬嚴厲如此直是壁立萬仞處之則利欲薰心之世不如此勵志立節終不免矣

六三野豫悔遲有悔象曰野豫有悔位不當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正而近四見富貴而慕之心亂於利欲則目野乎紛華然體柔而位陽猶有能悔之象但猶豫遲疑不決雖悔無益耳其位不當不能比六二之介于石也

蘇軾曰以陽居陽猶人力之馭健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聽其所之若是者神亂於中而目野於外矣據靜以觀物者見物之正六一是也乘動以逐物者見物之似六三足也物之似福者誘之似禍者劫之我且睨而赴之既而非也則後雖有誠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終未嘗不以遲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四為豫主羣陰皆由之以得豫故大有得然一陽能策羣力以圖治安亦賴羣陰之助疑人勿用人勿疑開誠心布公道然後朋皆來而能固也象曰剛應而志行謂此

楊萬里曰朋盍簪五陰合聚而助之也盍合也簪聚也按虞翻說如此 李兆賢曰以阿衡之重任而亦切敷求以姬公之輔理而猶動吐握勿疑盍簪凡相臣不可不存其意

陳洪冠曰堯之時二十二人為一朋周之時三千人為一大朋一德之孚益見和衷之濟矣推而吾人貧賤不以鬱其志富貴不以擾其天理得於心坦然由之而无疑亦善及於



人禽然從之而莫禁學而悅有朋而樂何爲不豫哉

六五貞疾恆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二與五皆不皆豫而言貞貞常也然二之貞爲在下之幽人五之貞爲在上之時君二貞而得吉生於憂患也五貞而得疾死於安樂也况二復乘剛四方得位是威權已去名位猶存之象中以位言夫爲君者常疾而常不死則時事可知矣

虞翻曰恆常也坎爲疾應在坤坤爲死震爲反生位爲震中與坤體絕故貞疾恆不死也

郭雍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于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恆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于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于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 李兆賢曰周之報漢之獻唐之信昭宋之瞻度亦可謂疾入膏肓矣而猶留一線命脈其象乎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邵村學易

卷四

二十一

豫而至於昏冥豫之事極矣豫之性成矣成而不變則必終凶成而能變向可无咎聖人開人改過之門也趙氏曰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

蘇君禹曰爻於三之悔則欲其速圖於始於上之渝則幸其改正於終是故輪臺之詔君子猶有取焉 項安世曰成者極也豫極則昏故曰冥豫成豫反爲謙謙則无豫意之咎上變爲晉晉則无冥暗之咎故曰有渝无咎凡言渝者當以變卦觀之 李兆賢曰紉昏冥於於豫者也祖已奔告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隋煬昏冥於豫也變亂蜂起猶曰這好頭顱誰當砍之皆成而不渝者也所以難免凶咎

邵村學易卷五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三三  
九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者從也此陽隨陰之卦也內震動外兌悅動則人悅而隨之也夫小從大陰從陽臣隨君婦隨夫此理之常也而易變動不居剛來下柔取剛柔相濟之義故有旁求夢卜三顧草廬以君下臣者婦寐求之媒定親迎以男下女者以陽從陰以剛隨柔惟時為然隨時宜而變通之此隨之義也文王以為隨有乾之四德左傳襄九年穆姜筮良之隨有元者善之長也數語可證鄭康成注此卦曰既見隨從德長之以善通其嘉禮和之以義幹之以正則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則有凶咎焉是漢儒仍以四德言孔子象傳作大亨貞无咎則以四德惟乾有之餘卦皆作大亨以正也孫奇逢曰隨元亨利貞无咎諸備謂卦有大小則四德亦不盡同此恐未然六十四卦皆可以言元亨利貞也六十四卦皆易也易豈有大小哉元以始言可也以大言亦可也自心通內明者觀之縱言之可橫言之可

邵村學易卷五

无不通也檢按隨備四德隨時而動不失宜時之義無定隨之義亦無定正則隨不正則不隨惟其時耳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即正也孔子得時中之道所以為聖之時也卦從否來上來而初往也注疏言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此合全卦而言之程子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則以震之一陽而言程子不取卦變之說而朱子則每言卦變故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來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檢按郭雍云王輔嗣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於隨言之也此言是也而王宗傳宗程子之說謂易家以隨自否來自泰來非也乾坤重而為泰否故隨自泰否而來之理余謂此言非也諸卦皆自乾坤來是乾坤為樹之幹乾坤變為否泰是幹上生枝否泰變為諸卦是枝上又生枝謂諸卦皆自乾坤來此言是也謂隨自非自否泰來則不知樹之小枝出於大枝大枝出於老幹也自王弼不言卦變漢儒舊義一掃而空余謂卦變之說不可太泥亦不能不言以其中確有至理也此卦實自否來夫以上六之剛下而為初六之柔如居九天之上降而居九地之下是真能下柔者所

謂百煉剛化為繞指柔也呂祖謙曰凡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自有以先之天下未有无感而應者按此謂是尊陽抑陰之言耳不知剛柔有相濟之義初不從已而從人人之足以濟我也初不從已而從時時之所以為中也易男女相重之卦凡十有八惟咸恆漸歸妹四卦取男女家室之義而隨不取男下女之義長男少女本非匹耦初九之剛與上六之柔為成卦之爻相去太遠非應非比故不以男下女言之而曰剛來下柔也謙卦六爻皆得吉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於吉也謙之得失在人隨之得失在道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然則隨之義可識矣在正與不正之分而已矣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朱子本義王肅本天下隨時時作之隨時字在之字下當從之以二體言震以動其性剛兌以說其性柔震在兌下是剛來而下柔也以六爻言初九之剛下於三四之柔九四九五之剛下於上六之柔三剛皆自乾來備有四德動而合理則人說而隨之此隨之義也人同此心同此理我從於理而隨物物從於理而隨我物我相通大亨之道利

邵村學易卷五

居貞者動而貞即動而說故无咎也此卦不言應惟以近而相比者為隨隨實否之變剛自乾來下坤之柔一變隨再變歸妹三變泰程傳謂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朱子語錄云但言動而說不常言說而動檢按朱子之言是也說以動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以其柔乘剛也動以說為隨隨元亨利貞无咎以其剛下柔也朱子言本自困卦九來居初謂困之九二下為隨之初九困於柔而遂隨柔也又言自噬嗑九來居五謂噬嗑之上九下為隨之九五以合於柔而遂隨柔也又言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未濟故隨柔以求柔也皆有剛來隨柔之意要之天下之理非動則隨之力未足非說則隨之心不堅隨之所以能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隨與蠱綜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故雜卦曰隨无咎也蠱則飭也時者正而當其可之謂也孰能造時天也孰能因時聖也孔子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所以為時中之聖然則時也者即中也中故居於貞而利也可知隨時與隨俗不同衆人隨俗聖人隨時故孔子贊其大天下之人效聖人之隨時可也聖人之時即中也即正也今之人任己以從俗者兼矣馮道之倫王安石以為合於無可無不可之仕廉恥喪盡四維不張同流合汙國將不國咸之九三曰

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是豈隨時之謂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於震之春收聲於兌之秋君子法天以時休息孟子所謂夜氣之存亦隨時之義也  
翟玄曰王者嚮明親事嚮晦宴息時也 九家易曰雷藏於澤八月之卦正天下隨時之象  
孫奇逢曰夫時者天之時也時无不在君子法天亦无定隨嚮晦入宴息取其最明且近者人烏得而違之周宴曰爻取隨時而動大象取隨時而息動息不違乎時此隨時之義所以爲大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主是事之謂官震以剛爻爲主隨之主也故稱官焉渝變也守乾剛之性而不能變失隨之義矣變則動剛而從二二三之柔蓋初從四則不正從二三則正也故曰貞吉初得柔而動二三得剛而動剛柔相濟故曰出門交有功出門與同人于門義同不失者不失相隨之義也當隨之時而取應則失之矣隨之爲義以下隨上故初交二二係三三係四四係五皆主比而不取應

邵村學易 卷五

三

鄭康成曰是臣出君門與四方賢者交有功之象也昔舜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門穆穆是其義也 郭雍曰初雖爲主於內特動之主未爲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爲出門交有功也 俞琰曰隨之六爻專取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爲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舉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舉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隨下從上後從前者也六二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即九五正應亦失之陰爲小子陽爲丈夫不言凶咎者六二中正能知兼與必兩失也然唯於私而昧於公矣

楊萬里曰以六二視三四則六三小子九四丈夫六二居大臣之位偏係於六三則必失九四非九四不我即也隨于嘒則遠者不麾而自去從于邪則正士不問而自疎勢不兼也故遺子馮初變八人而申叔退避以遠罪郭子儀初信張雲而幕僚相率以求去而况不爲遠郭者乎牽于彼而吾隨之曰係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係於九四之丈夫而失六二之小子以陰隨陽求之斯得之蓋從四正也得之則利故曰利居貞舍下者志欲隨乎上也

司馬光曰三无中正之德而不凶所隨得其人也 李兆賢曰係四失初如賈融去陳器而歸光武魏徵舍李密而歸太宗之類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以陽剛之才逼近君位上隨於君下必有獲也使不能以道事君而爲收拾人心之計則所獲愈多其凶愈甚惟積誠以盡道明哲以保身則无咎矣初曰交有功四曰明功蓋上下不交則否交則泰初之有功能交上也四之明功明泰交之道也

程子曰唯乎誠積於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 郭雍曰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商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

九四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邵村學易 卷五

四

四之孚于五隨君也五之孚于上尙賢也隨元亨亨者嘉之會尙賢而致吉故曰孚于嘉也誠能動物君能誠而臣敢不誠乎君能誠而天下有不隨者乎以剛從柔爲隨之道五得位而正中暫隨人而非屈也

郭雍曰美德孚於天下无外內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爲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 王應麟曰信君子者治之原隨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亂之機兌之九五曰孚于剝有厲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居卦終似不隨人者高遷之賢人也九五以誠下柔乃拘係之以禮且從而繫維之以義王用亨于西山者王誠敬以事神也以事神之誠感士士靡不隨矣上窮者上居卦終更无所隨之意五以至誠係屬之窮則通也終言大亨之道

蘇軾曰居上无應而不下隨故拘係之而後從從而又維之明強之而後從也強之而後從則其從也不固故教之曰當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

也待其自服而後從之不強以從也 呂祖謙曰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如有客詩  
言授之禁以禁其馬白駒詩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正合此卦 郭雍曰上六隨道之成雖  
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曠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爲之主者乃  
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  
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

三三上

豐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豐也春秋傳風爲豐言器不用則器壞秦和曰淫溺惑亂之所生言人病豐則人壞  
維卦曰豐則節也言物壞當整飾之也豐亦事也說文曰豐事也虞氏曰不事事也蓋  
非事以天下爲無事而不事事則事必壞而天下遂以多事蘇軾曰器欲常用體欲常勞  
天下常欲事事此之謂也爲卦內巽而外艮剛上而柔下卦自泰來剛柔皆失其位內有  
巽順之性而外復艮以止之天下事所以壞也夫泰之所以泰者上下交也今上下不交  
下卑巽而上高止宜其變矣然治者亂之萌也亂者治之機也泰變爲豐生於憂慮死於

邵村學易 卷五

五

安樂因其不事事而致豐也豐而不治則否治之則大亨之道故不事則豐必有事凡  
治豐曰豐猶治亂曰亂也宋元昇論坤乾合一之圖曰乾坤分太極爲二坤乾合太極爲  
一蓋連山首乾尾坤而分太極歸藏以乾藏坤而合太極分則一而二合則二而一非二  
不足見乾坤之定位非一不足見乾坤之妙理乾以陽索坤而地氣上騰是乾中有坤坤  
以陰索乾而天氣下降是坤中有乾於道曰泰於志曰同於天地曰交資帝發其祕商人  
暢其用夫子明其理實萬世之經也檢按泰交之道即陰陽相濟之道泰乾下坤上爲交  
否坤下乾上爲不交豐剛上柔下而陰陽不交只二五正應是由泰而否中間之際泰極  
則否否極則泰此亦天運使然中間全賴人事補救之事其所則艮也燥以進行巽也  
燥以剛果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故曰往有事也亦曰元亨而天下治也大約  
世之豐也非一日之所致亦非一日之所能亨故有取於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之說然所  
謂事者亦期其上下之能交陰陽之能濟而已巽而止所以豐巽而進則治豐之道也利  
涉大川變艮止而震動所以進也自一至五爲大坎大坎在前故曰利涉大川自三至五  
爲互震震東方之卦東方屬甲爲木子夏傳曰先甲三日者辛壬癸也後甲三日者乙

丁也夫辛爲金壬癸爲水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己土分旺於四季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歷  
七日而十日已周合五行四事悉備也自甲至癸終而復始然後治豐之事成以六爻言之  
九三爲先甲之終六四爲後甲之始始終相續陰陽乃周泰備乾坤知大始坤无成有  
終故孔子釋義則終則有始天行也以人事補天運乃治豐之要義王宗傳曰然則防豐  
之道固人事也而天運實是在是矣何謂天運曰其所以終而有始行而不窮是也夫惟不  
窮是故无弊此豐之卦德所以貴于元亨象易外曰豐元亨者言木雖中尚有元能治  
之則可亨也卦以初上變而不成乾坤是父母之豐也變乾爲巽以柔居剛變坤爲艮以  
剛居柔皆失其位幹者震男之事處乎乾坤之中先甲三日而幹父之豐後甲三日而幹  
母之豐使乾之始者復其始坤之終者復其終以成父母之泰而應天之行檢按幹爲  
幹乾坤父母之豐其義最精故六爻皆以父子言而不言君臣上九治豐道成方以君臣  
言之夫變初爲剛變上爲六使柔上而剛下方爲成父母之泰方爲幹豐長子有幹豐之  
責震爲長子震德在木主木而言甲震爲甲木巽爲乙木先甲後甲欲巽合震之動而去  
艮之止也欲柔上剛下而爲泰也

邵村學易 卷五

六

象曰豐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豐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  
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程子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朱子言或謂卦  
變自巽來者初二下謂從事粉飾而終歸巽備故曰致飾而後亨則巽來自井來者五  
上下下言事功未就乃止而不爲故曰亦未繙井觀其瓶也自既濟來者兼之特爲既濟  
而不思慮預防所謂終止則亂也然則剛上柔下即致豐之由不觀夫否乎剛上而柔下  
也此卦實自泰來須知巽而止乃豐之道非治豐之道也既變矣而又元亨何也蓋天時  
人事窮則必變治必因亂亂亦因治豐即泰終反否之際聖人有治豐之道其道大善而  
亨則不至先豐而後否且使之變而爲泰故元亨而天下治也夫泰者上下交耳初六  
卦主體本柔巽然巽爲木舟可濟川以巽之靜而爲震之動則往濟險難而無不利矣不  
言往有功而言往有事者因不事事而致豐故治豐爲有事又及以父子言之在家言事  
而不言功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曲禮云內事用柔日辛丁皆柔日也巽之王爻初六  
爲東方合震爲甲乙先甲三後甲三幹父母之豐即幹乾坤之豐也乾坤有終始之義

甲爲坤終也先甲爲乾始也此所謂天行也朱震曰此因初上之交言治蠱之道也天道之行无非事者聖人於蠱巽二卦明之蠱東方卦也巽西方卦也甲者事之始庚者事之終始則有終終則更始往來不窮來知德曰利涉大川者中爻震木在兌澤之上也按甲主互震而官當無疑義幹蠱爲旋乾轉坤之事陰陽本無先後更爲終始靜而動動而靜猶幹蠱之終則有始故曰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落山之實而蠱生焉此蠱之時也山下有風可以掃除蕪穢此治蠱之事也君子體之以振起其民養育其德蓋風俗敗壞由於民德之不明故大學曰在新民必先曰在明明德

郭雍曰先人曰女惑男風落山爲蠱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事言則風俗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爲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爲山矣所謂天今弊而爲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爲山風之事矣道弊於事大弊于小君子弊于小人安得不振而起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復于泰是以

邵村學易 卷五 七

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于頽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象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屬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蠱非創業之事而守成之事也國家承平日久宴安鴆毒非一日矣父而致蠱當有悔心子能幹蠱考可无咎然患初六才柔故戒以危厲而後終吉考則父沒言意則志承父有悔心故子改父道而意則承考也毛奇齡仲氏易曰蠱爲事幹亦爲事猶亂曰亂治亦曰亂也

郭雍曰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父考无罪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繼父之志也 李兆賢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有子无咎之意也然恭默思道旁求良弼非危厲自懷何由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初六幹父之蠱以陰承陽也九二幹母之蠱以陽承陰也貞固足以幹事九二陽剛之才防其太過或專斷矯拂以傷恩故戒以不可貞中者在巽之中巽而悅爲得中道即不可貞也

見易曰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於二猶言母則母有時而當父之任矣後世垂簾聽政之事易固已先兆其端而所以立身母后之朝其道固已言之早矣 汪遠曰當委曲調停上无拂矯之愆事治業從下得與家之理陳曲逆委蛇於呂雉之朝狄梁公周旋於武惠之際得中道矣 胡翹元曰父己爲考僅有母在恐難防閑如敵苟之刺凱風之怨得幹母蠱之道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二以剛處柔且戒其不可貞三以剛處剛剛過矣位居坎中涉大川象勇於幹父之蠱或操切以爲之故小有悔然三才勝於二主幹者也利涉大川蠱於以亨周公謂无大咎孔子則斷以終无咎也

楊萬里曰九三以剛處剛剛過也見天下之弊不勝其憤欲一決而去之此其禍不爲昆錯則爲景延廣然龍小有悔而无咎者九三處巽之極以極順行過剛故過而不過小有悔過剛也无大咎極順也子房之安太子仁傑之存唐嗣其蠱之九三乎 李兆賢曰賈長沙陳治安六策直至痛哭流涕小有悔也然何嘗不是好意有何過咎

邵村學易 卷五 八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九三恐其太過六四恐其不及蠱不可裕裕則益其病甚其弊矣六四以柔居柔無幹蠱之才當止之初不能事事者故往而見吝也夫幹蠱事當勇爲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四怠於任事往未得也  
李兆賢曰如宋徽欽北轅高宗猶聽其和議非寬裕而貽羞千古者乎 汪遠曰元祐間劉華老劉器之之徒欲盡去小人卻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裕无事事莫大整頓不知目前卻推掩延過後而憂吝多可見聖人之深戒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得尊位大中有令聞廣譽其才足以幹事其德足以幹蠱以善行掩前代之惡名是用譽也初以意承何如五以德承幹蠱之美度以加矣張子曰雖天子必有父故六五亦曰幹父之蠱

趙汝梅曰五爻父位亦稱幹父者古人七十老而傳此爻殆傳家之子繼體之君 陳洪冠曰郊祭而縣配天神禹可以无恨矣

上九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子曰上九居巽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蘇軾曰君子見巽之漸則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則不事王侯以遠之巽之成也良醫不治君子不事事愚按程蘇二說皆非也幹巽皆往有事不應一卦獨異上九蓋不事王侯之事而獨事高尙之事乎伯夷履潔清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頌廉懦立是謂高尙之事也事王侯之事者救一世之艱事高尙之事者救萬世之艱禹稷顏回同此道伯夷伊尹同有事也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其志為何如哉維世教正人心善風俗皆治巽之大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則矣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離騷經云謇吾法乎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世有志伯夷之所志者乎依伯夷之遺則可也程子曰士之高尙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莘太公釣渭之時是也有知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度其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是守不肩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光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尙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而進退合道者也 吳

邵村學 易

卷五

九

尙默曰一說巽之時不忠少事功而忠少節義有幹巽之人以治其巽亦不可无高尙之士以維其風以子陵當之亦可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姤夫復制泰否臨觀等皆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蓋天下之人君子小人二類盡之聖人論陽陰消長之卦不能不以君子小人言之也姤與夫反言一陰之消長復與制反言一陽之消長泰與否反言三陽之消長臨與觀反言二陽之消長也臨觀為在在來之意不謂大也猶履謂為行不謂禮也序卦傳曰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夫天下人物之大者孰有如天子者乎天子者天之子也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有乾象乾備四德故臨有乾之四德卦體當大震以卦言之為坤臨兌以爻言之則為陽臨陰至于八月有凶以觀對臨有反觀而得之之象同是二陽臨消至三陽孔穎達曰陽長之卦每卦皆應八月有凶但此卦名臨是盛大之義故於此卦特戒之耳趙汝楳曰二陽用剛過則為邪故必行之以正一不正焉小人乘而害我矣卦之象有反有對乾坤之

類對也臨觀之類反也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成制臨言八月有凶與姤言女壯皆要其終郭雍曰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意凶同意身于臨言月于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陸振奇曰日陽象月陰象八少陰之數七少陽之數故言陰來之期曰八月言陽來之期曰七日也按二陽剛長即以八月有凶為戒聖人為君子謀也夫陰陽消長之機本天運之自然而人事當圖其補救地臨水曰臨以坤臨兌也君子曰如臨深淵有戒懼之心吾於臨見聖賢相傳之心法焉維精維一允執厥中此即剛中而應大亨以正之義也又曰人心維危道心維微夫所謂危此即八月有凶消不久之義也復卦一陽生於下聖人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幸其陽之七日來復也臨卦二陽生於下吾則曰臨其見聖天子之心乎懼其陽之八月即消也聖人以敬臨民抱至于八月有凶之心則莫敢不敬聖人以誠臨民存至于八月有凶之念則莫敢不誠能敬而誠可謂正矣孔子象傳以為大亨以正蓋正即中也中即正也安得臨天下之君常執厥中乎剛中正則天下無不治矣

象曰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邵村學 易

卷五

十

浸漸也二陽長于下而漸進有盛大之象也象言以剛臨柔象言以上臨下取義不同自內卦言之二陽之長剛可臨民故曰剛浸而長也合內外卦言之和悅而順臨民而民親之故內悅而外順也復陽始生日動而以順行朋來乃无咎臨剛浸而長有朋矣曰動而順剛中而應夫二五之應得中得中則正而其端由於復之初九剛動於初而正也浸長而之九二剛居中而大亨大亨以正是即乾之四德矣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乃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按臨象曰浸而長遯象亦曰浸而長臨陰陽消長之義臨剛長則柔退遯柔長則剛退也此亦一義也然臨與觀一反掌間事耳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即此二陽之長已知二陰之生論其長則曰浸論其消則曰不久方長而虛消成其速也李隆山曰陽生于子終于巳陰生于午終于亥故一陽復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至六月三陰至七月四陰至八月所謂八月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按李說甚當比朱子夏正周正之言尤為明晰文王曰至于八月有凶孔子曰消不久為君子戒也作易者其有憂患知陽之所為長即知陽之所為消故七日來復者原其



始而書之喜陽之復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要其終而言之慮其陽之消也聖人安不亡危者持八月尚久之心則誠敬之心懈矣此聖人之所戒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澤上有地岸高於水俯而臨之君子之於民亦然如澤之潤物教思無窮也如地之廣大容保民無疆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以感言本虞翻說或作咸有一德之感解謂二陽同進故初與二皆稱咸然不如作感說為優有感斯有應初與四應四近君之大臣也陽正而陰不正咸臨者以感之道臨之即以陽臨陰而消其不正也貞吉者正已可以正人感人之道行即臨人之志行故吉楊萬里曰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說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于果近臣賢且正乎四時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無審如固從意

邵村學易 卷五

十一

融從虞也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惡不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二與五應陽長而漸盛以誠感君而君信之則庶民皆出於臨莅之下可知也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中而吉貞無待言也夫臣之感君亦難言矣二以方長之陽臨乎四陰惟初之一陽助我耳小人乘而君子孤掌陰以其孤而未順命本甚可危而二之得吉者蓋剛中而應有以德感人之道焉所謂天道也天道即天命未順命者皆順命矣故吉无不利也

胡翹元曰一說五君位命自五出而二應之謂之順命茲以剛中而上臨陰柔之主若惟命是從是為容悅失剛中之義矣周勃安劉狄梁滅武何嘗順命續曰李藩批勸陽城壞麻亦此爻位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陰柔不中正居下之上以臨人甜柔於富貴而無為者也以為勞為樂故曰甘臨有位而无德无攸利也若自知其位之不當而憂之改其甘勢利之心而甘於說士以進賢則无

咎聖人固開人運善之門也

徐與喬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甘節所以吉也盜首孔甘亂是用餒甘臨所以无攸利也

李兆賢曰楊再思專以諂媚為事李林甫以口蜜親人皆甘臨伎倆到底有甚利益

毛奇齡曰臨之三即觀之四則此爻雖甘柔為可憂蓋坎為憂兌上為半坎是也但既能憂之反甘為苦反說為憂則觀之四終是臨之三位非正當何咎之有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初剛正君子也四柔正亦非小人四與初應兩正相逢謂之至孟子所謂四海之內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是也六三位不當未能下賢六四位當為能下賢至臨是以无咎也汪彙曰四以柔正應初剛正相臨之至者推忱吐握得為相之道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六五以柔居中處羣陰四面之中而獨能信任九二之賢以臨莅天下故曰知臨陽為大陰為小六五之大取諸九二以為大也稱為大君誰曰不宜如舜曰大舜再曰大禹吉何如之大舜有大知執兩用中大禹好問而拜昌言行之謂而精一

邵村學易 卷五

十二

危敬之道統在是矣臨者大也此卦當之

顧懋樊曰說命曰股肱惟聖不自用而任人就是知臨就是大君之宜 李兆賢曰虞廷之明目達聰夏后之縣躬建錫成湯之數求哲人皆千古知臨之主 朱元曰按知字全在下應九二上見好問察道言舜所以為大知亦在任人而不自用故六五為知臨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居坤之極處臨之終坤厚載物附益六五以接內之二陽故曰敦臨濟精明以渾厚也志在內者志在在下之贊助我以臨民也故吉且无咎敦臨與敦良義同詳觀諸爻二陽方長四陰皆順以應之陰陽相濟以盡臨莅之道故四陰兩吉兩无咎所謂悅而巽也荀爽曰上應於三欲因三升二過應於陽敦厚之意故曰敦臨吉无咎 九家易曰志在升二也陰以陽為主故志在內也 汪彙曰按敦厚之至也坤為土有敦厚之象上賈又為厚之極以厚極臨民而志從乎二陽所謂坤厚載物德合无疆者也臨道之美備矣元亨利貞惟斯之所以所以杜申韓之口而正堯舜之厥也 李兆賢曰周到成康時重熙累洽差足當之

三三三  
觀而有不應有乎順若

臨與觀反臨言至于八月有凶臨長至二陽觀消至二陽也此卦聖人不言陰長陽消之義但取以陽接陰之道而言蓋二陽在上九五居中上之觀民之觀上有陰陽交濟之義焉無民何以保君無君何以治民試味孔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及下觀而化三語則知陰陽之不可離君民之互相感也大觀在上非君子下觀而化非民乎君與民交感之道何如誠而已矣誠故以祭言之也觀宮闕之門樓人所仰觀者也去聲觀有象以示人可瞻而不可玩也此卦四陰浸長二陽將消九五不失其尊嚴於陰之長也抑之而不能避之而不可惟莊敬以蒞之至誠以孚之則羣陰瞻仰而不敢逼且化於吾之至誠而為風草之從也卦德所以順而巽也中庸曰至誠如神誠也者可以格天地感鬼神而况於人乎觀之為觀以陽接陰亦即以明臨幽以人事鬼之道也而皆貴於誠誠有深淺試觀於祭服者將獻而先灑手獻之始也其誠最摯者已奠爵而後薦俎獻之餘也其誠或懈故觀而觀孔子曰諦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亦此意也有孚者誠也

邵村學易 卷五

十三

順者者兩雅順順君德也廣順順順仰也言上之誠意感孚民皆觀仰而化之也  
王宗傳曰夫易中發卦之辭亦有二而已矣如泰如隨如豫之類則於立卦立名之後方舉其義如履虎尾如否之匪人如同人于野之類則就卦名而設義觀而不薦亦此例也所謂觀而觀薦是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而有不應有乎順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大謂陽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上觀下下亦觀上也上曰大觀在上下下曰下觀而化上下之誠通也大觀在上指二陽而言中正以觀天下指九五而言上巽而下順巽為風風以動之坤為衆衆皆從之也觀者上有中正之觀瞻以示下而下莫不觀感而化皆出於自然而然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一即誠而貞亦誠也觀而而不觀薦誠之孚在初誠之初最真初則不憚真則無妄百姓不期化而自化故曰有孚順若下觀而化也夫上之示其觀也無心而自然下之感其上而亦自然而化此即天之神道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地之得一而誠也此天之大觀在上而聖人

即以神道設教故曰誠之不可掩如此夫且夫天下之至誠即天下之中正也誠無不中無不正以我之中正化天下之不中不正不言而化無為而成其教如此是故天道即神道也天之道中正而已中正故四時不忒天無心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聖人無為也天之神寓于四時聖人之神寓于教無他皆一誠之所感動也  
郭雍曰設教者天無教聖人設教難以不教教之亦曰設教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无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 順應樊曰以一人為天下觀曰大觀君牙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為爾之中中正所以為觀之道也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可以觀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矣夫感化之理捷於風草先王所以省方以觀民設教而民觀之也有風教則下成風俗象言神道設教而民服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王觀民設教而天下化亦不知所以然而然

王應麟曰清議廢風俗壞則有變宗澤而譽張邦昌者有駁張浚而變秦怡者觀民風設

邵村學易 卷五

十四

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術之淫風教以禮別尊卑示以儉嗇儉示以禮之類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有陰陽交濟上觀下下觀上之義故四陰爻以去陽之遠近為善否六在觀之初離陽甚遠所觀者淺故曰童觀童子無知亦无咎也夫童蒙未啓固教化所未及小人常道是無足怪者君子則以設教立道為事而觀察之識等於童蒙不亦可羞吝乎

王弼曰觀之為義以所見為美者也故以近尊為尚遠之為吝 順炎武曰其在政教則不能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蓬豆之事其在學術不能知類運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朝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戶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 汪遠曰童觀者見小而不見大也老農老圃似之關觀者見內而不見外也巢由沮溺似之君子有大人之素固恥為小人之末技男子有四方之志亦羞教女子之處深閨

六二觀利女貞象曰觀女貞亦可醜也

關竊勝于重蒙特所見者小耳六二柔順居中女人之象九五正應見應故利女貞亦可醜也與初六君子各義同女人則利貞君子則可醜也

汪烜曰以女子之事而占得此爻則鳩居鵠巢无非無儀圖觀正有所利明讓建觀反非所宜但非丈夫之道也 楊萬里曰御事以東征為艱子路以正名為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大觀在上上觀下也下觀而化下觀上也九五觀我生觀民也六三上九當與九五互文見義以生為民即蒼生芸生之意虞翻之解最當孔疏及宋儒或以動出為生或以道為生或以性為生或以言行為生均未盡切六三居下卦之上領袖羣生雖在下位而仰觀九五漸近光華然必先觀衆民若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嘆則進可也如尸位素餐蒼生無補則退可也進退為衆生不為一己故曰未失道也

虞翻曰生謂坤生民也巽為進退 郭雍曰離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

邵村學易 卷五

十五

過如是而已 淪按毛奇齡謂生者進也即進也六爻皆主祭神靈說亦備一解然於觀義似狹毛氏又云後漢楊宜策災引京房易傳以觀其生謂大臣當觀貴人之性行然後貢之則漢儒亦有以生訓性者且與康成貢士說合總是占驗家各有師承不礙同異至宋後則茫無依據耳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六四近九五上有中正以觀天下之聖王其德光明故曰觀國之光凡士之懷抱道德者上皆尊尚之登進之而賓其人故曰利用賓于王六四以陰居陰與貫魚以宮人寵同意楊萬里曰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尚賓也 時論曰左傳陳敬仲筮得觀之否稱六四為公知賓于天子者元侯也以羣陰逼陽之勢轉為諸侯朝王之象大觀而化正在此爻 黃滄曰小雅稱嘉賓已仕者利於朝觀大比云賓與未仕者利於仕進故曰利用賓於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九五以中正之德居大觀之位以德化民未敢信吾民之下觀而化也然君子德風小人

德草起觀吾民則小人皆化為君子矣堯舜之世比戶可封所謂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又何咎乎

虞翻曰我身也謂我生謂生民實生象反坤為死喪雖非生民故不言民陽為君子在臨二失位之五得道處中故君子无咎矣 顧懋樊曰大觀之主通我生於天下故合萬民生正觀我一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全要反到我上 胡翹元曰反觀化源也王者以萬物為一體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民乃我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其指九五而言上九是有德而無位者抱己飢已溺之懷負天民先覺之任試觀其君之民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則无咎矣蘇軾曰君子而後无咎難乎其无咎也郭雍曰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于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謹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

顧懋樊曰上是以師道觀天下者詩美成王曰君子萬年凡賢德之稱君臣所同任當資師惟恐道德不足以為矜式故志未平 胡翹元曰志未平堯舜猶病之心不薦之乎

邵村學易 卷五

十六

邵村學易卷六

三三三  
上上

東莞張其淦豫象學

噬嗑也噬合也頤中有物而合之故有亨道聖人以噬嗑之象明柔中之亨而利也易之為象有遠取諸物者有近取諸身者良有背象頤有頤象噬嗑為頤中有物象皆近取諸身者也卦自否來否之初六為五爻否之九五為初又初上二陽為頤頤中之剛柔皆物也傳所謂陽物陰物皆是也書說以九四為物義未周而且夫人性皆善而有不善者私欲梗之也不善則惡矣天下善人多則治而不治者惡人梗之也不治則亂矣是故噬嗑者去頤中之梗也刑獄者去天下之梗也去惡如去草克己如克敵去心中之梗也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有以邪阻正以譏阻忠者務除去之梗去則合天下之事莫不皆然用獄乃噬嗑中之一事耳而噬嗑為治吾身之大用即為治天下之大用惟柔中者得之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非柔則中不虛非虛則中不明不明則不誠然

邵村學易 卷六

則柔得中而上行即自明誠自誠明之道也此卦下震而上離動與明並重噬嗑倒轉為真然實上止下開噬嗑上開下動能噬而噬惟此卦為然夫噬嗑欲數否之亂而為泰之治也欲為理之開小人為君子之間欲變亂而為治非去其間不可今柔能上行則上下之交可成得中而上行則天下之梗可去矣何則震動而離明則小人無所逃罪而去之甚易耳是故噬嗑者去梗之象也利用獄者去小人之梗也然則利用獄即噬嗑之義也小人去則天下治而亨矣文王於噬嗑之卦曰利用獄而人不解也自孔子有柔得中而上行一語而柔中之用以明而噬嗑之義可識焉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離不當位利用獄也  
否之剛柔各以類聚此天地閉塞之時也若噬嗑則剛柔分矣以震離二體言則動而明矣動而明則閉塞可通也夫否之閉塞由於陰陽之不交今則震為陽離為陰雷動而電明剛柔相交而成章此天地所以變否而亨也柔得中則六五也夫柔下剛上定體也故凡柔則言上行剛則言來五君位也以六居五為不當位然柔而得中之為利者甚多

而當噬嗑之時則利用獄焉試觀泰否之後為同人大有同人曰柔得位得中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合而成人之治今噬嗑之柔雖不當位而能得中其亦轉否為泰之機乎即以治獄言剛以柔濟明不失之察威不失之酷也舜之刑曰刑罰于無刑民協于中皋陶之刑曰好生之德治于民心曰百姓于刑之中皆言柔中之為用也以此可見人君之用獄莫若柔中之為利矣而聖人不尚申韓之術不取武健之吏其治獄也常有哀矜勿喜之意可於言外得之朱子語類云問易中剛柔分者一是噬嗑一是節此三字何義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何也先生曰偶於此言之其他卦別有義淪按剛柔分非偶然言之也卦從否來否之剛柔不分以明此卦之剛柔分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生以明罰勅法

本義云當作雷電噬嗑石本李鼎昨集解均作雷電或曰泰不言地天交而曰天地交同一例也先王法電之明以明罰法雷之動以勅法所以齊紛亂之風俗懲疑叛之人心而合之也

邵村學易 卷六

汪烜曰王安石曰律是八分書謂其八分古而二分今雖不能盡合於先王要猶有明罰勅法意存焉者也 郭雍曰若周官大司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於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勅法也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王弼程朱均以初九上九為受刑之人校足械也納履於足而受械焉則滅沒其趾矣此乃受刑之輕者改則无咎也繫辭所謂小人之福震為足為陽木亦為動為行而前當良止故不行也

錢志立曰周禮以嘉石平罷民凡民有罪未歷於法而害於鄉里者桎梏而遺諸嘉石役諸司空此爻當之 李兆賢曰周官掌囚下罪桎足其滅趾之刑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二三四五皆言噬是用刑之人也噬嗑取頤中之象故各爻皆以膚脂肉為義六二處中得位所刑者當為噬柔脆之膚而沒其鼻於器中言易噬也其間易去故无咎他卦以

乘剛爲危噬嗑則以乘剛爲利六二中正又乘其剛以聽斷也刑亂國用重典此爻是也孔穎達曰六二處中得位是用刑者庸是柔脆之物以喻服罪受刑之人也乘剛而刑未盡順噬嗑過其分故滅鼻言用刑太深也刑中其理故无咎 楊萬里曰初與四應四於卦爲便二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無與矣故吳濬非楚則反不決燕且非上官則謀不發府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

六三噬嗑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陰柔不中正有治獄之才無治獄之德故刑人而人不服爲噬嗑剛之獄而遇苦惡之毒也然彼有應治之罪故小吝而无咎也刀包曰在周公不欲寬假小人而風朝廷之法故薄責其失而曰无咎在孔子不欲苛繩下民而緩源本之治故推原其失而曰位不當此交相發明者也一存居尊之體一明反求之道也

火傳曰楚椒舉謂無瑕者可以戮人楚靈王之刑慶封而反令之播其惡是遇毒也三無中正之德治人而不治其遇毒宜矣

九四噬嗑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邵村學易 卷六

三

乾肺肉附骨也金矢剛直也四近君位有治獄之大權然下卦爲間尚淺上卦爲間已深有噬乾肺象乾肺難噬所遇者艱而九四陽德終得伸其剛直利於艱貞而吉也以其剛而不正故戒之光離體也四爲離初故未光

來知德曰九四居坎中坎得乾中畫故有金象有矢象若六五變爲乾則止有金象無矢象矣故止曰得黃金且九四剛而不正故戒之以剛直六五柔中故戒之以剛中得者教人必如此非周禮鈞金束矢之謂 顧懋楚曰艱貞得吉猶愧刑措爲未光况以慢易偏私處乎誰其光者再諷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六五君位用獄之主也噬乾肉者難於膺而易於膺膺用刑而人無不服故有此象黃者中也金者剛也六五居用柔戒以當用剛以柔濟剛則中正矣貞厲者正以治人慎於用獄則无咎而得當也九四以剛噬六五以柔噬皆以貞厲戒之是聖人明慎用刑之意也

虞翻曰陰稱肉位當離日中烈故乾肉也乾金黃故得黃金貞正厲危也變而得正故无

咎 王弼曰乾肉堅也黃中也金剛也以陰處陽以柔承剛以噬於物物亦不服故曰噬乾肉也然處得尊位而居於中能行其戮者也履不正而能行其戮剛勝者也噬雖不服得中而勝故曰噬乾肉得黃金也已雖不正而刑戮得當故離厲而无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九居卦終所謂估終不悛小人不小懲大戒之義遂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蓋屢校不懲故至何校滅趾不戒故至滅耳也滅耳則耳不聽然耳不聽由於心不明也鄭康成曰離爲橘木坎爲耳木在耳上何校滅耳之象 見易曰上九居卦之上古所謂獄成命三公參聽之蓋獄至上而始決也何校滅耳則所謂三公以成獄告於王是也其罪自上而定不可復脫豈仁人所得已乎有凶道焉猶馮之見罪人而泣也 李兆賢曰在上故取重罪受重刑之象胤征告於衆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以干先生之誅其何校滅耳之刑乎

三三 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邵村學易 卷六

四

吾讀賁卦而得柔以濟剛剛以濟柔之道焉又知質文升降之理焉賁飾也賁之爲色本白而有黑黃色間之且夫乾爲天坤爲地天地一色白之象也然而天玄而地黃所謂其色不純所謂白不白黑不黑黃不黃賁之色也苟虞諸儒皆謂賁自泰來蓋泰之未變純剛純柔質而已矣既變則坤上六之柔來爲九二以文剛是以亨也乾九二本爲純剛之中分而爲上九以文柔柔本稱小是爲小利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文質彬彬禮樂飾治故利有攸往蘇東坡謂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其最著者賁之象而不取泰變爲賁之說程傳亦然謂乾坤變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滄按卦變之說猶老幹大枝小枝之異曾於隨卦釋之如此卦不云從泰來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二語終不明晰王弼不宗卦變之說謂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其未嘗不中後人之弊然將漢儒之義一掃而空之太過矣此卦下離上艮剛柔相錯天地之文明以止人爲之文明而不止則文必勝質矣家語及呂氏春秋均稱孔子箴得質有愀然之色以爲非吉謂白不白黑不黑非正色之謂也按鄭康成曰賁文飾也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相飾成賁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

德剛柔維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滄案剛柔相錯之天文自然者也文明以止之人文雖非自然文而猶有質存者也項安世曰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因其有差惡辭讓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婚所以飾其情而養其恥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僞晏子不知而以爲勞戰國之君以爲迂關西晉之士以爲鄙各獨伏義文王周公孔子以爲此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一日無也滄案項氏之說即鄭氏剛柔仁義之說也然僞字人爲人爲之文本與天地自然之文不同荀子以爲僞老子以爲忠信之薄皆有慨於周末文勝人皆逐末忘本故有激而言夫爲國以禮有禮文尤貴存禮意林放問禮之本孔子嘉之本即禮意若文則致飾於外而禮之實亡老子曰以爲文不足固令有所屬見素抱樸欲其教文以質也老子之言最爲當世病者曰大道廢有仁義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昌黎以爲小仁義也然此皆老子憤時之言即孔子禮云樂云神自既灌吾不欲觀之意也老子以自然爲宗蓋謂天文與人文之分自然與不自然之分而已張振淵曰柔來文剛是當質勝之餘而以文濟之剛上文柔是當文勝之後而以質救之二者皆以質爲主按以質爲

邵村學易

卷六

五

主即老子見素抱樸之旨也鄭康成言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可見道德樸也仁義文也大道廢有仁義即質樸不存而文彩外著也以禮爲忠信之薄亦此意耳大抵天文皆自然人文則由於人爲人爲即僞字故曰慧智出有大僞也是以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草木剛柔交錯天地之大文也后王君公以飾其躬繪山於上衣繪火於下裳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自時厥後文明日啓我國制度之美備品節之詳明高出於蠻夷四裔之上故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獨惜周末文勝文勝則質樸之意希孔子以中庸爲道以中正教人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準乎中以立言也然孔子用禮樂亦云從先進之野人矣老子以清虛爲教專言道德不如孔子之中庸然抱樸一言實可藥當時文勝之弊故漢初文景宗尚之而治其曰大道廢有仁義禮爲忠信之薄豈欲棄仁義禮樂而不言哉蓋猶孔子從先進之意云爾老子曰知其白守其黑孔子曰繪事後素子夏曰禮後乎曰起余者商其旨同也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王卦辭但言亨小利有攸往耳得孔子釋之方知柔來而文剛爲亨以內卦言之二剛爲質以柔文之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以外卦言之二柔爲質以剛文之也此所謂剛柔相錯天文也在地成文有剛柔交濟之義無一物不相文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舉一以例其餘耳即以察時變之言觀之則剛柔交錯乃指變爻而言書曰若賁草木此亦時變之義春夏數華柔來文剛也秋冬成實剛上文柔也人文化成天下觀於禮而可知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剛柔燦然成文故禮稱節文尊卑懷然而分明貴賤秩然而不亂所謂天理之自然人事之品節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各當其分而止也故曰文明以止後世不知文明良止之義於是有僞文明者出邪說流行薄檢檢閱反自號爲文明而不知恥然則挽末流之人心齊紛亂之風俗當示以禮之節文義之裁制矣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言亦可味也荀爽曰陰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孔穎達曰文明離也以止良也用此文明之道截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

邵村學易

卷六

六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王震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已如雕飾復如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按山下有火文明而未能及遠君子以明庶政文因乎明離也無敢折獄明不矜明良也後世之折獄者曰深文曰舞文皆此取心謀之不知良止之義也陳洪冠曰禮樂制度煥然一新井田桑麻燦然大備文治之光華也至於折獄則務得其情而不取深文以爲鍛鍊務從其實而不敢舞文以肆冤誣實所當貴而不貴所不當貴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剛柔相交以成飾二之柔來飾初之剛初九有剛明之德而在下內飾於己不責外飾於人故舍二之車而不乘甘於徒行而已義在則然初應四爲義比二爲不義無位而在下故曰賁其趾郭雍曰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乘弗視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卑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離屬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



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  
李氏曰顏回自稱安步當車似得此意充之則伊尹一介不取孔子之浮雲富貴皆  
是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與也

賁其須所謂美髯也自三而上有頤之象二主內卦之文明而在頤下故曰賁其須須附  
於頤猶二之上承於三故曰與上與也二以陰陽居中正三以陽剛得正柔來文剛是君  
子附於君子而俱興之象或曰須待也然賁賁與賁須皆近取諸身故當作美髯解  
楊萬里曰須者待也如賁賁者知易之賁不知賁之須也 李兆賢曰曹參隨蕭何而著  
績許遠附張巡以竭忠皆有賁須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賁於自然無須致飾故曰賁如二四皆柔而文剛有坎水以潤之  
故曰濡如然二陰交賁備其陵乘乎陽也故戒以永貞則吉能永貞則不陷溺於陰而陰  
終莫我陵也

邵村學 易 卷六

七

李兆賢曰孔子亦受孟季庸引而終必退以義要嬰亦受崔陳禮重而終不入其羣均得  
賁如永貞之吉者 陳洪冠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偷賁以致飾而濡染日深將遺其本  
而專事其末勢必至以玉帛為禮以鐘鼓為樂而浮華不知戒侈伏不知懲矣永貞吉謂  
必永守其貞而後吉戒之也重耳懷安齊姜醉遠陽得陰助卒創伯圖其賁三之義乎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自此爻以後皆賁之象人白為皤馬白為翰四在離外居艮初由文返質之象故人白  
而馬亦白四與初應相賁者也為九三所隔乘馬而往求之初之舍車守義以待應也四  
之乘馬守正以求應也若非九三之寇讎間隔則早與初為婚媾矣李鼎祚曰坎為盜故  
疑當位乘三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按四能存其本色以求於初志潔行堅素心同證  
雖有憂疑及寇釋而婚合終无尤也

胡翹元曰六四正艮離交界商人尚賁周人尚文商建丑艮也周以火德王離也其當殷  
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交互震坎皆有馬象好賁之詩曰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然皤如也  
記曰商人尚白戎事乘輪白馬翰如也此如白馬賁王賁商之賁為周之文

六五賁如邱園束帛蒞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卦以剛上文柔為義一剛一柔交相為賁者也六五以正位處中之主求上九高隱之賁  
為賁于邱園象夫以蒞賁束帛為物幾何有似於文然束帛者其色白與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意同體雖薄而心誠實始隱而終出於以共成文明之治焉故曰終吉曰有喜  
荀爽曰艮山震林山林之閒賁飾邱園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五體中履和動賁之主尊道  
之君也 虞翻曰艮為山故稱邱木果曰園六五動成巽巽為帛為繩良手持故束帛  
郭雍曰商之賁也及於耕築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邱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  
飾窮士而已束帛蒞賁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箱篋之意也 何楷曰  
象傳謂剛上文柔則六五乃上所賁賁于邱園猶曰受賁飾於邱園也云爾如伊尹樂道  
耕莘傅說首靡版築白賁之光實輝映商邦者非賁於邱園而何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九居賁之終文明已極文已陋矣非教之以質則人為之偽起而文明反為當世詭病  
矣資本雜色今日白賁其還淳返樸之時乎論語言繪事後素是白者賁之始也文明以

邵村學 易 卷六

八

止所以善其終白賁无咎所以復其初得志者成其文明以止之功得其化成天下之志  
也 郭雍曰知白賁之道則教德以忠於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可以復也不  
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佚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哉 毛奇齡曰  
資本雜色而到此已純其無所不白較之四之止白其馬五之第白其帛端有進者天文  
在上合人文而化成焉良為成良之上剛則成之時也此賁終也

三三 上九

剝不利有攸往

剝即消削之謂陰之剝陽如果之將落屋之將傾也陰自下長而至五小人之勢盛矣若  
更上往則為小人滅君子之象文王曰不利有攸往孔子釋之曰小人長也君子當剝之  
時存身遠害以避小人而已豈可有所往乎此卦下坤上艮坤順而艮止當曰順而止象  
傳順而止之此之字當看眼具有旋乾轉坤手段也夫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以陰之剝  
陽也天下不可一息無陽無陽則生機絕續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子無君子則天理滅  
自乾變垢聖人有女壯之戒至剝而小人之勢盛孤陽為碩果之留耳然消息盈虛陰陽

消長關乎天道制反晉晉反大有而乾體復矣天地有陰陽人身亦有陰陽坎離水火以心腎配之然而人心亦有陰陽如善之一念起為陽惡之一念起為陰是也陽之性剛其德健陰之性柔其德順制一陽僅存天下之尚有生機倘有天理者類此一陽也必有術焉以止五陰之上道然後一陽可以留存孔子曰順而止之可也夫良為止陽剛之君子固有之道也而順則坤德也陽在上九於乾為亢使君子審其陽剛之氣以與小人抗如漢黨錮諸賢其為小人之殲滅誅錮也必矣惟濟以坤順之義而後可以良止之太公伯夷避紂以居海濱孔子之諸陽貨應佛辟皆此義也漢之諸賢惟陳實郭泰申屠蟠知順以止之之義耳諸賢皆不識也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危行者良止之義也言遜者坤順之義也陽微不去期以止陰陰盛欲進止之以順惟明於消息盈虛之理然後能之漢之陳平唐之狄仁傑其知坤順之道乎順以止之不可逆以止之保此孤陽終有變制為復之日故曰不利有攸往戒陽也

象曰制剛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易於陰陽消長之卦有扶陽抑陰之意焉扶陽愛君子也抑陰惡小人也自夏至一陰之

邵村學易 卷六

九

姤生進而愈上至於建戌而成制變五剛而為柔小人之心毒小人之術工小人之黨多小人之勢盛矣否之時君子小人之勢均故聖人言小人道長制之時君子小人乘寡懸殊直言小人長者以見小人之勢盛而不可禦也夫陰長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一陽亦消不利有攸往者戒君子也雖然小人豈終不可禦哉君子有處制之道焉觀象是也君子有制剛之道焉順而止之是也制之為象下坤上艮坤順也艮止也小人方盛其能受君子之止者君子順天之學為能順而止之也君子之剛正小人所忌君子之剛直小人所怒今則以順為德以柔濟剛為箕子之奴可也為文王之囚可也然箕子之明夷晦範存焉文王之柔順周易演焉天豈忍使碩果之不存乃使小人張其凶饑鼓其狂瀾永為洪水猛獸之天下耶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盛矣盈極必虛亂極則治否極則泰制剛極而七日來復亦天道也消息盈虛君子尚之所以持天道之行也君子觀象而得天心故以順天者順人者內文明外柔順之德而天德之剛不敢損也君子制剛而行天道故不敢逆以止之而順以止之效化馬之利貞為酒龍之勿用遂有轉制為復之機所謂順天而時行也

象曰山附於地制剛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於地制剛之託於民也為民上者觀制之義必當厚培其下民然後得安其居宅蓋民為邦本本固邦甯不旨后而言上者以在下皆羣陰而一陽猶在上也

象正曰說命曰若既弗親地厥足用傷百姓者君之地也故厚下安宅附地之象也養棟於上植基於上甯人制我毋我制人而已矣

初六制剛以足履貞凶象曰制剛以足以減下也

一陽在上五陰列下有宅象虛象而林在宅內人之所安也制剛以足制剛之足也貞即上九碩果之存虞滅也消也陰之消陽從下而來初離上遠而曰履貞凶即履霜堅冰至戒君子防之於始也

虞翻曰此坤卦變乾也動初成巽巽木為林復震在下為足故制剛以足也 楊萬里曰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林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也害者先壞其林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者制剛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制始於減下其流及上

邵村學易 卷六

十

一柔自下變首一剛故有制足之象

六二制剛以辨履貞凶象曰制剛以辨未有與也

辨者林身之下林足之上孔穎達謂分辨之處也陰陽相應為與初二兩爻互文見義初以減下二自下稍上亦以減下也二未有與初亦未有與至三然後有與也吳澄曰傷其與之不早而僅存一陽

崔愷曰今以林言之則辨當在足足之間是林桂也 楊萬里曰辨林之幹也林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為大臣而退君子之為大臣也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

六三制之无咎象曰制之无咎失上下也

當制之時羣陰以制陽為事皆小人也六三獨應上九碩果之君子而失二四上下之小人是三雖不能為君子而亦不終為小人也故无咎 程子曰志從於正在制之時為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沈起元曰失上下猶否二之不亂眾也 李兆賢曰張永制去劉璋與諸君子謀其此象乎

六四制林以厲凶象曰制林以厲切近災也

六四居下體之上林既制盡及於人膚是為切近之災制道成矣其凶可知

楊萬里曰四陰以下而進黨日乘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萃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陳洪冠曰自來邪正分途曾無兩立然君子治小人猶有懲其惡而寬其死小人害君子斷不容其善而予以生楊忠愍身受五刑岳武穆冤沈三字可悲也夫

六五貫魚以宮人龍无不利象曰以宮人龍无尤也

陰陽近則相比故六五不取制陽之義而言陰之從陽魚在水陰物也六五下比四陰駢頭鱗次有貫魚之象柔得尊位大中有后以宮人進御於君之象言五能率羣陰以順承於陽陽亦龍之而无尤矣三應陽則曰无咎五承陽則曰无不利聖人望小人之改過還善勿害君子也卦言順而止之陽之能用此爻也

程子曰一陽在上乘陰有從順之道故發此義 張子曰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

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逼近方得處制之善下無制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邵雍曰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為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

邵村學易 卷六 十一

宜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制虛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制虛終不可用也

碩果易食之物處制之極小人之害君子也乘不知歷盡幾許艱難勞苦乃不為所食然則碩果者直同松柏之堅貞天地正氣之所留貽也果中有仁天地生機之所醞釀也制

道既終制極思復不觀制上九之一陽即復初九之一陽乎夫無君子即無國也無君子即亡天下也人心不死正氣猶存故曰君子得與為民所載以見陽無可盡之理行見一

陽復生於地之下而萬物皆賴之以生也乃小人之必欲盡殺君子而後快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清流禍亟大廈將傾燕雀處堂戴胄及溺小人亦何利之有亦必自制其

虛而後已耳天地雖大何所容身乎未知德曰今既制矣終何用哉必不能安其身矣國破家亡小人無獨存之理載字從與字上來不可用從制字上來

楊萬里曰上九當五陰並進之日乘陽制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所食耶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與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制虛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

子高之來平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與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制正道以覆邦家如制

林蔭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制其室廬此大廈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

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制虛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敵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與之象一

陽庇五陰虛之象坤為大與 王應麟曰召平四皓魯兩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賤也伏生

浮邱伯之徒經不以秦而亡也萬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壞也制之終碩果不食陽非陰之所能制 王夫之曰無君子則世無與立陰雖盛不能不載君子小人制虛亦何所用乎徒自失其依止而已鄭據翁云天下皆秋兩山中自夕陽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者陽之復也復之初九即制之上九制為陽之窮復為陽之亨純坤之重本合乾體故乾元曰大哉坤元曰至哉乾則萬物資始坤則萬物資生也雖制之極而一陽存故復之初而一陽亨文王於一陽之復歡喜無極卦象不憚言之詳孔子亦欣然曰復其見天地

邵村學易 卷六 十二

之心乎天地之心生物之心也獨陽不生獨陰亦不生一陽之復而曰見天地之心以制

之陽順而止之復以陽動而以順行也不動則不行動而不以順行則三光不明而四時或忒矣惟天地以順動復之一陽法天地之動而以順行是以天地之心為心也王弼曰復者反本之謂也天地以本為心者也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

者也寂然至無是其本矣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也若其以有為心則異類未獲具存矣淪案王氏之言誤矣王氏之言老子之言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

母又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又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其於有無動靜之理言之詳矣王氏之義所從此也後世若周子太極圖說與有合焉故

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通書曰靜無而動有竊謂老子之言道在於未有天地之先故莊周謂天地一物也文王之言陰陽制復在於已有天地之後故

孔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邵子言易有伏羲先天卦圖文王後天卦圖其以此數邵子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又曰夫易根於陰陽而生於姤復蓋

剛交柔而為復柔交剛而為姤至茲而無窮矣淪案易之理本剛柔相易而後陰陽變化而不窮此卦下震上坤初之一陽反具之止而為震之動也邵子曰言剛交柔而為復故復之動為行趨故復必體坤之德而以順行是也動與順並重程子之注言明其義王弼曰疾病也按陰以剝陽為事陽為陰所傷則疾病當剝之時君子之出入多疾也復則出入无疾矣當剝之時君子朋來有咎也如東漢劉黨之類復則朋來无咎矣君子與君子為朋復之時小人化為君子皆吾朋也一陽初復未能勝陰必待衆陽來助之坤變為復與乾初交坤亦曰西南得朋是陰亦為朋而來助之也此無他以復之動體坤之德而以順行故也自外而之內曰來出是剛長入是陽反反復者亦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後復而向上也道與路同言剛反而復之道路也七日來復復之期也七日諸備多以七月言謂姤復之理五月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不言月而言日猶幽詩以日為月也李鼎祚曰剝卦陽氣盡於九月之終至十月末坤卦將盡則復陽來隔坤之一卦六爻為六日復來成震一陽生為七日此說較勝蘇軾曰自坤為復謂之入自復為乾謂之出又曰坤與初九為七毛奇齡曰七日者自剝至復也剝行至坤而六陽已盡乃隔

坤陰之六爻而陽已復生則從剝數起以至於復自剝上一爻連坤六爻為七日凡天行之度以七為限何固儒所謂歷家建破以七日而更醫家傳經亦以七日而變王夫之曰七者少陽之數數極於六不可復減必上生至於七而陽復萌也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坤本乾變剛自剝而反其位為復此乃消息盈虛之理故邵子曰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夫而不姤是也楊時曰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按動與順乃坤震二體孔子加而以前字有力非動不復非以順行雖復不亨也是以動與順皆行也剝曰順以止之復曰而以順行剝則小人長復則剛長剝則不利有攸往復則利有攸往皆對言之故反復即出入也反復其道而消息盈虛之理在是矣夫陰陽之道特恐其不動耳動則行內卦外卦皆行也所謂天之行也即天之道也天函乎地是即天地之心也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也夫天地無心而成化向吾欲見天地之心而不可得今於復一陽之反見之程子以為動之端乃天地之心最為的當在震之初蓋由剝而復之時正由靜而動之機也張子曰復言

天地之心成復大壯言天地之精內也情則見於事也制之與復不可容絲須臾不復則乾坤之消息故道盡則生更無先後之次此義最大朱子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流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為靜極而動極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邵子曰多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事未生時之酒味方澹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犧至後言也胡安定曰凡歷七爻以一爻為一日故謂之七日趙汝楳曰易中凡言往來者皆止以本卦六爻上下論未嘗旁及他卦變月稱日其說尤舛或曰剝之一陽勢必變而成坤何為一陽不盡剝乃得來復邪曰剝復二卦聖人專指一陽反復為言按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語聖人度盡金銀以救後世學者宜致思焉在天下為治亂關頭在人身為生死關頭能參其旨則內聖外王之功用備矣爻象言不遠之復以修身休復之吉以下仁中行獨復以從道救復無悔以自考與論語克己復禮為仁章皆應門金科玉律持木鐸以教人也要而言之有天下者能用君子即剛反也君子道長而內外皆君子即剛長而朋來也是之謂復而陰而泰而乾否則剝而否故曰治亂關頭也人身一善念起若火始燃若泉始達擴而充之使無不善是能克己復禮剛

反面剛長也亦即克念作聖妄念作狂蓋故曰生死關頭也

楊萬里曰陽歸為主陰去為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剛之反喜之之辭也 陳世錦曰剛反喜之也猶春秋之書季子來歸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斷旅不行后不省方

震為雷震主動也雷在地中人以爲伏而不動然雷是動物已有由動而靜之機矣陽之始生甚微必安靜以養之而後能長至日閉關而斷旅不行下能安靜后不省方上能安靜人身亦然齊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蓋善端之萌甚微非莊敬持養不能擴充也

劉說曰雷在地中股股隆隆陽而來復復來而天下昭融乎 楊啓新曰閉關靜以養陽

施命動以制陰王者於姤復用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有失而後有得有亡而後有存有去而後有還復者陽去而復還不遠復者失之未遠亡之未久也初九陽之始生乃動之初吉凶悔吝生乎動動而陽復故曰无祗悔又曰元吉也祗與抵同不至於悔也邪去而正還驅去而善還人欲去而天理還是修身之要大學

致知誠意正心所以修身致知誠正即陽復也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楊萬里曰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即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劉子驥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 顧炎武曰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問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 李兆賢曰心復善則自修如顏子之克復必於觀言動上見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休即美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性充實之謂美休復者即性本善有諸己而充實也何以能有諸己以其能取諸人以爲善也下仁即下於初九之不遠復是仁也論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不遠復之爲仁於此可見試觀隆冬百卉衰瘁之時碩果之核其名曰仁藏於地中寂然不動及一陽生而其仁萌芽破核而出矣六十四卦惟

邵村學易 卷六

十五

乾言體仁此卦下仁初在下爲仁乾之一也六二友於仁人自得休復之吉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孔子初九繫辭獨贊顏氏之子然則孔顏心法之傳盡在此矣蓋仁人心也即天地之心也

文中子曰學莫便於近乎仁六二以之 楊萬里曰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無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無輔仁之益故微會子子夏不聞表明之罪微會子子游不察襲委之過故初九已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必如顏子之見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方謂之復若頻失而頻復是人心之危也故曰厲六三不中不正處震之極其象如此然震無咎者存乎悔危厲而知悔是能改過者故又曰義无咎也此聖人望人悔過之意

郭雍曰孔子曰中庸其已至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無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

子之道而樂蓋類復與夫問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來知德曰頻復者類失而頻復也不遠復顏子也類復則日月一至諸子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四與初應居卦之中不從其類而從陽依乎中庸以行必慎乎獨而復道在是矣不言吉而吉來知德曰初之象曰以修身二曰仁四曰道修身以道修德以仁仁與道皆修身之事二比而近故曰仁四應而遠故曰道小象之精極矣按來說最確可見大學中庸與復卦相表裏也

孔穎達曰上下各有一陰已獨應初居在羣陰之中故曰中行獨自應初故曰獨復從道而歸故曰以從道 郭雍曰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 毛奇齡曰復之四即剝之三也復之四應初即剝之三應上也兩爻相應每倒觀而皆見之故五陰上下各二而四居其中謂之中行獨剝之五陰上下各二而三居其中謂之失上下 見易曰惟獨復然後謂之中行其所獨是者而已所謂舉世非之而不顧也若奉順依傍以求合於中去中愈遠

邵村學易 卷六

十六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以陰居尊位處坤之中敦厚於復者也敦復者其依仁也固其守道也貞比二四之休復獨復皆有賴於初者迥不同矣是故初之不遠復入德之門也五之敦復成德之事也考成也无悔者反身而誠能以中道自成其德也

王安石曰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乎中 丘富國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敦復 梁寅曰中以自考言以其有中德故能自考其善不善也上六迷復凶有災雷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離陽最遠迷於復而不知復者也迷即失道之謂故凶凶則必有災雷矣而災雷之大莫如行師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夫國君而小人能以之大權旁落則行師之中有大敗也宜矣此即坤上六龍戰之爻蓋與初戰也居復之終其象如此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十年不克征與七日來復相反陽復以七七陽數也坤迷以十陰數也君道即乾道也反乎君道即反乎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陰至上六堅冰肅殺生意幾滅所以兩言凶

也

虞翻曰坤其爲迷 荀爽曰坤爲衆故曰行師陽息上升必消羣陰故終有大敗 倪鴻寶曰夫處否則君子其完處泰則君子以轉舉人觀世危泰而微復是故殷道之泰終於帝乙帝乙而後無泰是泰之危也孔門之復幾於顏子顏子而外無復是復之微也 王夫之曰上六非天子之位故稱國君諸侯之負固不服者也至於十年不克征初九 漸平之難也陳靈死而隴右不下陳友諒殲而武昌未平其象也以學者之治身心言之 仁之復也物欲之感皆順乎理而餘習於幾微不易消除非養精仁熟仍留未去故程子 有見履心喜之歎克之難如此特爲初九重戒之

三三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即誠也復之後受以无妄一陽既復其實无妄震爲長子承乾以行聖人之動以天也易只言无妄孔子文言及中庸乃謂之誠老子曰對今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 有信是即誠也朱子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郭忠孝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邵村學易

卷六

十七

法自然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聖人與天合德故常依於 天理無思無爲亦歸之自然而已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又曰无妄者 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陸德明音義云无妄無慮妄也馬鄭王肅皆云妄猶望謂無所 希望也史記妄作望音無所期望淪案妄字兼二解其義始全虛而不實則有妄實而不 虛則无妄是故無其實而望其名者妄也爲過正之行內不足而外是慕者妄也天下 有无妄之福當與實不以其道得之是也君子不處也天下有无妄之禍當與賤不以其 道得之是也君子不去也蓋無道以致禍於是有所望以避禍者是謂貪天之功非道而 致禍於是有所望以免禍者是謂逃天之罰是妄也非无妄也欲救斯病莫如教之以誠 誠則純乎正理而無所期望禍福一付之天是所謂天命也夫以乾元而當首出之震自 應備有乾之四德而孔子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釋之蓋以中正立无妄之本即以至誠 大无妄之用至誠豈有不正者乎恐其或過乎中即嫌其匪正也使事循其實理之自 然豈有過乎中者耶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實實无妄之謂解易之无妄則以爲實理自 然之謂要之自然則得中也得中即正也惟正故利非正則不利而有眚矣正故利有攸

往非正則不利有攸往矣雖禍福無常即不幸而有災咎之來而吾之所守不可不出於 正此無他正即无妄也非正則不誠而妄也正即天也非正則人爲而非天也故象辭曰 天之命即天命之謂性也孟子所謂性善亦從此出孟子言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此 義亦同也要之妄與无妄蓋從天理人欲上分別依乎天理所謂誠也動乎人欲所謂妄 也无妄之至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也妄之至小人行險以徼倖是也象傳兩言天命聖人 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 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剛初九也動而健言卦體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謂九五 與六二也无妄之往以下謂三四及上九也獨才曰此本遯卦來毛奇齡曰以遯艮三剛 在二爻之外者今已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外乾如故而內變爲震是內動而外健也虞翻 曰動震也健大亨謂乾剛中謂五而應二大亨以正變四承五乾爲天巽爲命故曰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又曰三四失位故利貞也非正謂上也四已之正上動成坎故有眚變而

邵村學易

卷六

十八

逆乘天命不祐故不利有攸往矣行矣哉言不可行也按按雷行天動天動不妄故卦曰 无妄初九一陽爲主於內動以天也動以天自无妄矣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之德无妄 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之心无妄於下其動而亨者由於動而正也上下相應皆所 謂動以天也然則正即天矣天即正矣大亨以正豈非天之命吾動乎其有不正者以偽 不以誠是以人而滅天也以人滅天有眚不利宜矣夫止於无妄而不往天之命也不止 於无妄而往非天之命也非天之命天不祐之彼匪正者舍无妄而往欲何之乎言其不 可行也

刁包曰本義曰有其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說只一直說傳則曰所謂匪正蓋由有 往者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如此纒說的无妄 之往意出胡氏附會本義以此句與泰卦包得尙於中行例看誣矣天命只是无妄无 妄而又往則逆天之命矣天尙不祐其何行之哉聖人之言特加婉曲曰行矣說仍 是 何之矣語氣无妄匪正特備耳何以便云天命不祐張南軒云一念纒不是便致震怒正 此意也在常人一念之正則誘而違之如頻復而許以无咎之義是也在至人一念之不



正則危而懼之如匪正而戒以不祐之天是也易之教人至矣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君子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則天下之物皆有生機矣生機之發達皆實理之自然九家易所謂陽氣普徧無物不與朱子所謂一物與他一個无妄是也君子順合天時以茂羣生而育萬物亦人與以无妄物與之以无妄而已所謂動以天不動以人也

俞琰曰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於此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以剛正而爲主於內與四兩剛相遇不牽於繫應之私無所期望得實理之自然者故直稱之曰无妄不着他辭本卦有應不如無應無所繫累反身而誠故初曰无妄往吉四曰可貞无咎也若二與五應三與上應則有災有咎矣无妄之吉即誠能動物之謂

以誠感人人必應之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張子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無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楊萬里曰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成王三年不飛何也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無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種不菑畲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種未當也

不於方耕之時而即望其穫不於方菑之時而即望其畲是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六二柔順中正當无妄之時無期望之心可謂正矣匪正則不利有攸往正則利有攸往也未當者言未有求富之心即君子憂道不憂貧也

虞翻曰震爲耒耜爲禾稼互艮爲手耒耜在手耕象耒稼在手稼象 林希元曰田必耕然後穫必菑然後畲其耕也正以望穫其菑也正以望畲豈有不耕種不菑畲之理爲此語者特以明自始至終絕無營爲計較之心耳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三陰柔不中正居動極而應上當无妄之時而有災也故曰无妄之災牛有順德以比陰柔上爲安行有肯之人是行人也邑者內卦陰爻以三爲邑人也三之應上以安應安在上爲有德在三爲失牛或者疑辭无妄之得不足以爲得无妄之失不足以爲失是无妄之災亦不足以爲災也故不言凶亦不言無攸利

虞翻曰坤爲牛艮爲鼻爲止巽爲繩係牛鼻而止柔下或係之牛也乾爲行人坤爲邑人胡翹元曰此如蕉鹿之夢候得候失故夫子喟嘆之以見事之適然無足怪者 陳洪冠曰自古正人君子無故而遭屈辱者惟在順其命以受之修吾身以俟之不因人之獲福而生憤懣不以我之得禍而生怨尤身罹於災而人不見有災李陵陷匈奴韓信死未央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初居震初行乎其所當行也四有艮象止乎其所當止也四以陽剛之才不應於初無係戀之私是无妄者可以貞固守之則无咎矣固有之者即反身而誠無待外求也復卦言仁言道无妄卦言誠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均從此出

郭雍曰九四爲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皆九四之謂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與二應恐其有私繫之累故以爲疾然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二亦中正以應之是无妄之疾不可以爲疾也勿者禁之詞无妄之疾不當得而得自不當藥而愈也故曰无妄之藥不可試蓋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乃无妄之真也毛奇齡曰是使剛中在上者可使下而與二應也俗解謂无妄無應則象詞非乎一以主內爲正一以應中爲正凡此者所謂正也天之命也李蒙齋曰動以天爲无妄無應即天理之公以人爲有妄有應即人欲之私故六爻即以無應爲得按兩說均可存知有應無應之異於此卦爻思過半矣

虞翻曰五動成坎坎爲心病災爲草木良爲藥石 孔穎達曰此假病以喻人事猶若人主而剛正自修身無虛妄人亦無虛妄而遇逢凶禍若堯湯之厄災非自己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者雖知災未可

息必須順民之心，蘇之不成，以災未息也。禹能治救災，欲盡也是亦自治之災，勿藥有喜之義也。程子曰：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常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

上九无妄行有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當无妄之世，處无妄之時，上以无妄感下，以无妄應六爻，皆可稱无妄也。上處无妄之極，與三爲應，三爲人之災，故九爲窮之災，居震健行之極，无妄當止而不行，其時位與亢龍同也。无妄之行與象傳无妄之往同意，曰有攸利，亦與象傳同，恐其以人，不以天是匪正而不能大亨，以正也，故戒之。

刁包曰：天地間原有恰好道理，在過當反不是。上居无妄之極，不可以有行也，行則過於正，而有咎，何利之有？封所謂匪正有攸不利，有攸利，往正謂此也。張中溪曰：漢武漢北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

邵村學易卷七

東莞張其淦豫學

三三 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小畜大畜皆陰畜陽之卦也小畜巽在乾上以一陰畜陽大畜艮在乾上以二陰畜陽毛奇齡曰陽爲陰畜則小畜大曰大畜夫小而何能畜大也天下之陽孰有大於乾者乃以三乾藏艮山之內乾雖行而艮止之則艮雖有陽而亦總入於艮止之間若以兩陰而可以畜四陽者則大畜矣淪案畜止也聚也大畜明尚賢之義止而畜之乃能養而用之與陰卦其力小故曰小畜艮陽卦其力大故曰大畜小畜爲密雲不雨施未行也大畜爲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要之二卦皆爲陰畜陽可無疑義諸儒所解似多未悞惟馮椅曰小畜之畜乾六四也九居五爲之助也大畜之畜乾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爲之助也甚得剛上尚賢之旨沈起元曰兩爻皆言以柔畜剛之妙用也六四以正爲順靜以止乾剛暴者遇之而馴發揚者遇之而飲六四之所以元吉也六五君位則有畜天下之象居中應天建

極於此萬物會歸據此則陰畜陽之義可識矣余按乾之三陽健上原不易畜上九同類艮而止之而其指揮運用之妙全於二陰爻五爲君位四爲近臣有柔制剛強之道然後乾之三陽皆爲我用故所畜者大也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王者渾含光大豈必與其臣較量才德也哉有其德剛健爲實輝光之賢臣君能畜之則其臣之德皆君之德也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豈虛語哉卦互離坎離爲日然則輝光日新之德君與臣交濟而後得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亦其義也趙汝樸曰乾陽欲升六五以大君畜之故卦名大畜此亦一義按利貞以艮止言非貞固不能止乾非大正不能止健也不家食吉以乾健言五能養賢三陽類升也利涉大川合艮乾言之以柔中之君得剛健之臣足以涉險濟難而無難矣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與共天位也與食天祿也故孔子曰應乎天也言尚賢乃天意之所在也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鄭玄虞翻皆以日新斷句惟王弼以其德斷句宋儒宗之然大有卦其德剛健而文明與其德剛上而尚賢句法合當從鄭虞剛健以乾言篤實以艮言篤實是誠剛健

是誠之不息輝光是誠則形則著則明也日新即明明德日日新其德以新民也中庸大學之義皆本於此言卦材也

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卦之材能止健卦之德能剛上矣剛健之德有進而無退篤實之德有繼而不窮惟乾故健惟艮故止二柔居中剛柔交濟兩相磨而益光兩相礪而益新進而不已而剛上之德成矣上九以陽剛之賢居上能助柔中之君以畜止三陽尚賢之義也君能尚賢是爲賢君臣能尚賢是謂賢臣大畜之義不一而以尚賢爲第一義剛上而尚賢符天德之大得天德之正也何也以其能養賢而上應乎天心也能養賢故曰不家食吉能應乎天故曰利涉大川斯乃畜極而通之義而剛強之陽柔能畜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至小而能畜天氣天之氣無乎不在也人之心方寸耳而能畜天德何以畜之謂古聖賢之言行古聖賢之行而已君子之於財也不欲多畜而學問之事愈多而不厭德潤身異乎富潤屋也孔子曰不如丘之好學也是爲多識前言往行也

邵村學易 卷七

徐文靖曰按人之淺見妙聞者譬之以管窺天坐井觀天又烏知天之廣且大哉試以登泰山觀日之峯則二曜五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都在目前豈不天在山中乎測言云天在山中即納芥子於須彌之意觀在字爲過虛本義云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則又觀在字爲過實矣 蘇軾曰孔子論乾九之德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於不守漢高祖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將以用乾亦先厚其學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內卦三陽受畜於人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人爲義卦言利涉大川爻言利已已止也卦爻取義不同初九爲六四所畜往則有危不如其已乾三所謂惕若厲也君子爲小人所畜一受羈縻則災禍立見故以不犯災戒之

王弼曰四乃畜已未可犯也 朱子曰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九二與說復象曰與說復中无尤也

復說則與不行二有載上之才而守難進之義六五是其正應以君畜臣二知艮止在上

乾健不可以上進是守中而能安其分者也中无尤者心中无怨尤也四時嚴峻似之  
蘇軾曰小畜之說較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說較其心順之故中无尤也 呂祖  
謙曰二以剛而居中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與輟而不行也故曰中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剛與衡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下合志也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志同類合當天衡之亨畜極則通有良馬逐象雖然前有  
山險不可過剛銳進利於艱貞剛習從容待時則利有攸往矣上上九也三與上皆陽爻  
不相畜而俱進故曰上合志也

來知德曰艱者艱難其思慮恐失於太易貞者貞固其作為恐失於助長 刁包曰有馬  
則有與有與則有衛都是相因物事剛習車與範我馳驅也剛習防衛用戒不虞也曰字  
宜如程朱作日月之日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積家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六五以柔畜剛者也牛之剛健在角初九爲重牛未甚健也禁於未發故特之家之

邵村學易 卷七

三

剛健在牙九二居中亦已健矣畜而止之若積家然其牙雖剛未敢躁動夫乾爲龍象四  
五畜之若牛家取靜以止健柔以制剛之義四爲大臣五居君位上尚上九之賢下養三  
陽之賢畜陽之道應如是也大臣能助其君而畜賢功莫大焉故四曰元吉君能聽大臣  
之言而尚賢德厚焉故五亦曰吉夫大畜則賢臣衆多國家喜慶之事孰有過於此乎  
卦以陰畜陽爲義五以柔居中而得尊位止之非難則畜之亦易故但言吉而不言元也  
王輔嗣以老莊注易爲世所譏然老書與易義多融合不可不知即此兩爻以柔畜剛所  
謂柔巽處上剛強處下柔巽之能制剛強道德經言之詳矣  
來知德曰重者未角之稱格者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六四良體居上當畜乾之時與  
初相應畜初者也止惡於未形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而吉之道也又曰六五以柔中居  
尊位畜乎二者也強暴硬化者自屈服矣故吉 沈起元曰按象傳曰六四元吉曰六五  
之吉皆特舉爻位蓋兩爻皆言以柔畜剛之妙用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何同負荷之荷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上九得六五之尚輔養賢之主負天下之重步

天衢之亨養賢而得其道達使天下無家食之賢矣道之大行何以加此畜極而通故有  
天衢亨之象 楊萬里曰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以並進道之所以大行善類之所  
以光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輔其能止之乎  
呂祖謙曰畜極則散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吹欬之中其畜可謂大矣依湯以發其所蘊  
是得時如天之衢也故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口車之名頤養也飲食所以自養亦所以養人推養之義則養心養氣皆養也上下二  
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道以養正則吉也如天地之養萬物聖人養  
賢以養萬民正也養生養心養氣養性正也故曰貞吉觀其所養何人曰觀頤觀其自養  
何道曰自求口實口實即頤中之物也鄭康成曰震動於下艮止於上口車動於上因輔  
嚼物以養人故謂之頤二五離爻皆得中離爲目觀象自二至五有二坤坤載養物淪案  
諸家注解皆謂初上爲上下兩卦之主爻以陽養陰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陰求養於陽

邵村學易 卷七

四

此養所從出也然此卦中爻重坤萬物皆致養焉外二陽而內四陰中虛之象離亦中虛  
老子所謂衣養萬物而不爲主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又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  
臺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又曰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皆言養萬物養萬民之道  
而以虛中爲養歸藏易首坤老子所謂食母也又曰有名萬物之母竊謂此卦有天包地  
象震艮皆陽爻二陽在外天也重坤在中地也非乾則無始非坤則無終故曰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大哉坤元萬物資生老之言實其腹者養人之義也虛其心者自養之義也  
是以養生養心養氣養性皆以虛中爲貴非虛中何以得其正非虛中何以觀我觀人即  
云初上一二陽爲卦主爻然初九云含兩龍龜觀我衆頤謂舍自己比二虛中之靈龜而觀  
上九之衆頤也惠棟曰龜養於內者初舍之而求養於上失自養之意故凶說卦離爲龜  
取外剛內柔損二至上益初至五皆有頤象故損之六五益之六五皆言龜按養生養氣  
莫如龜易之取象於龜以其外剛而內柔然則頤之所以爲養者可識矣孔子象象無動  
而止之語當有取義六爻皆隨時位而斷然靜止則吉動則凶此理亦大可知也朱震曰  
口實者頤中之物四陰爲虛虛則無物故自求口實按噉噉二陽在外一陽在中故曰頤

中有物曰噬嗑頤則中虛無物又大象肖離項安世曰上經終受以頤大過四卦之象皆不反對所以明雷風山澤之正用也四卦之象皆有坎離蓋雷風山澤之氣出於坎離而坎離之氣出於乾坤又曰萬物始乎震成乎艮天地養物之功終始於二卦之內四時八卦之用皆包於頤故卦氣始於中孚而終於頤此頤之時所以爲大也按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即大仁不仁之義也以萬物爲芻狗生之殺之皆無心所以爲造化也使真以萬物爲芻狗也者何以云亨之毒之生之育之又曰衣養萬物而不爲主也就是故天地養萬物天地好生之心也聖人養萬民體天地好生之心也而必先以養賢然後萬民可養大畜之後受之以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而大畜曰尚賢頤曰養賢其矣說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有國而無賢雖欲養萬民也其道無由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頤非訓養也而有養之義孟子曰得其所養無物不長失其所養無物不消振苗者過之不芸苗者不及觀其所養之正不正而吉凶可知矣觀頤謂自內觀外其所養者正歟則

君子也其所養者不正歟則小人也觀其所養之賢不賢即知其人之正不正故曰觀其所養也觀其自養謂自外觀內飲食之悅我口何如義理之悅我心養其大者不養其小者萬鍾於我何加焉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頤從口無養德之義而養正則養德養心之義皆在其中推養正之義天地養萬物養以正也聖人體天地之心養賢以養萬民養以正也天地無心而成化頤者覆之義者培之歸於自然而已乃萬物皆致養焉而天地不勞也聖人法天地養萬物之道以養萬民豈必解衣推食博施濟衆哉急其所先務急親賢者也則膏澤速乎百姓矣聖人養賢以養萬民而聖人不勞也要皆歸於自然而已聖人能自然故上合天地之德中收賢人之用下得百姓之心而百姓皆謂我自然也何謂自然自然即無爲也天地無爲其養萬物也付之六子聖人無爲其養萬民也付之賢臣故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焉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頤之卦所以爲時之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節飲食山止而雷動君子法雷之動以慎其言語之出法山之止以節其飲食之入頤以虛中爲

主言語出於虛慎之而言語皆實飲食入於虛節之而飲食得中亦養德養生之要務也朱子語類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節飲食楊萬里曰慎非默也當其可則諫死不義括囊非慎也當其可則探微不淡肉林真德秀曰曰圭當復金人有銘可不慎乎三爵勿過萬錢買禍可不節乎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頤養之道以靜爲主下三爻皆以震動而得凶上三爻皆以艮止而得吉觀於此而養心養德之義亦可識矣九居震初能動而不能靜如舍己之靈龜觀上九之朵頤故上以靜存初以動失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伏於四陰之下而比之足以自養無待外求有靈龜伏地養氣之象靈龜剛外而柔內者也草木之華繁乎枝葉之上謂之朵上九以一陽在羣陰之上朵頤之象夫舍靜養之靈龜觀垂涎之朵頤是舍義理之養而縱口體之欲其凶可知不足貴者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也爾我皆設辭非上九自謂陰無養陽之義程傳以朵頤爲六四似不如指上九爲合

王應麟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思謂不如孟子之

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也火傳曰其東漢之華故唐之虛藏用一流乎楊萬里曰子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與朵動也

六二頤頤拂經於上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三四五爻頤拂二字盡之凡自養者不可以有求故求養於下爲頤求養於上爲拂二與四皆以求養於下而頤二與三五皆以求養於上而拂蓋上以養下爲義求養於下則顛倒也下以養上爲義求養於上則違拂也特二四頤以自養五拂而養人二三拂而自養動靜不同吉凶分焉夫陰求陽養理之自然二比於初頤頤非凶也乃見上九居高位如邱焉非應妄求拂乎常經故曰拂經如上頤以此而往其凶可必若不往則不凶也然二比於初又頤拂而妄動不能應乎五故曰失其類也  
見易曰二五俱爲拂經然二凶而五猶寄生之君事權有歸不得已也二既屈體於初矣復見大勢在上人皆就養思舍而從之此猶戰國時食客惟利是視觀頤者固如是乎願頤樊曰拂經非正應也然甘心卑賤之象祇遠常理若奔走權門且斥逐而有凶矣李兆賢曰頤而拂如王孫之飯邱而凶如彈缺之歌

六三頤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拂頤亦如六一之拂經於頤也略其辭耳上與三為正應而離正亦凶者以三不中正又居動極已柔而動上剛而止位離居應道實相違當二卦上下之交反卦辭貞吉之義是道大悖也以此求養宜其十年勿用无攸利矣坤為十故曰十年

見易曰十年勿用蓋終不用矣武侯之於李嚴座立是也 楊萬里曰不知自養而驟於求養其依文八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衛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為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于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頤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二與四皆求養於下二之頤頤初九不應也二又拂經逐求養之道故凶四之頤頤初九應之也四得求養之道故吉四近君位為大臣有虎視眈眈威嚴之象眈眈虎下視貌然而虎視眈眈已者順其欲則逐逐居其體之初靜以待養自无咎也上施光者言四之施於下有威而光明也

張氏曰虎視眈眈至首九家良為虎 吳澄曰自養於內者莫如龜求養於外者莫如虎

邵村學易卷七

七

汪濂曰四舍已而從人者也蓋下賈不專則賈者不樂告以善求益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眈眈逐逐吐糧之慮更按虎視眈眈蘇軾王夫之均指初九而言亦備一說

六五拂頤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五居君位下無應而比於上九亦違拂乎經常也然五以柔道自居能止於順有順以從上之象居正而得吉也卦言貞吉此文當之順以從上即向賈之謂不可涉大川者涉大川則動而非靜矣

虞翻曰無應順上故居貞吉良為居也 胡柄文曰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謂欲以自養可也不可涉大川猶洪範用作凶謂欲以養人不可也 見易曰頤道惡動而喜止二曰

征凶以動而凶也五曰居貞吉以止而吉也涉大川則用動矣東周之天子凡有變故類難之事告之伯主已則坐享共主之奉可也 陳洪冠曰居而守之我無事而民自靜我無欲而民自富夫是以悉已無為而天下治也若委任不專紛更喜事則養民適以擾民利未興而害已著矣奚可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邵村學易卷七

七

上九以良陽剛德為五所用天下莫不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象言養賢以養萬民上九誠實矣然為萬民所歸處危疑之地故必知危而後吉五不可涉大川九利涉大川其才德不同以剛柔五必賴上九賢臣之助而後養人之功成也大有慶者民之慶即臣之慶臣之慶即君之慶故曰大 郭雍曰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由已溺之覆思天下有飢由已飢之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思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為能盡之 汪

大過棟樑利有攸往亨

三三

陽大而陰小大過者陽過也故為大者過凡陰陽以交濟為用過則病則亂猶之天下有君子小人無君子莫治小人無小人莫養君子也乾之純陽坤之純陰而乾非大過以十二位之在幽明各司其化莫陽於明莫陰於幽各安其居而效其用故陽可無過若三陽三陰上下之卦天地交則為泰天地不交則為否其陰陽相錯之卦多取剛柔相濟之

邵村學易卷七

八

義即四陽二陰之卦亦多而不名過錯綜各有其義非偏盛而不均今四陽居中獨盛而擴二陰於外故名大過猶之君子獨居域中而擴小人於域外未見其可夫君子聚則天下治小人聚則天下亂夫人而知之然必君子能容小人能用小人然後天下可以長治而不亂况君子道長之時小人革而洗心化為君子未必小人之皆不可用也造化無孤陽獨行之理天下無有君子無小人之時今乃擴二陰於重泉之下九霄之上而不知域外所擴之人亦能飛以謀我也即其域中之陽為君子實非君子者亦未嘗不與域外之人常通消息獨舉而起機我棟樑此卦之九三是也蘇軾曰易之所貴者貴乎陽之能御陰不貴乎陽之能陰而度之也人徒知乎陰之過乎陽之為禍也豈知夫陽之過乎陰之不為禍也哉斯言得之矣然則大過是衰亂之世大廈將傾之日乎故曰棟樑夫大過之時出斯民於水火旋乾轉坤是君子大有為之時也聞邪說拒諫行於聖教治亡之日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亦君子大有為之時也故曰利有攸往亨

汪頤曰過於大者不足以誠之故有棟樑之象如事出非常人所震驚若禹之治水湯武之征誅及釐度遷殷周公大誥東征之類皆是也大過事出非常棟樑原非美亮文



王於難行中指出可行之路以示人謂人大過之材則用以建非常之事而可立非常之功 陳洪冠曰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而患無大有爲之才害不極於洪水中材亦起而濟災弱不極於少康英雄亦起而幹蠱禍不烈於楊墨通儒亦起而正言若夫立非常之業與不世之功成絕俗之德豪傑之士有望而色變者矣而大人優游措置行其所無事焉危者能扶而使安顛者能持而使正所謂以大過之才濟大過之事也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桷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小過以四陰在外言小者過也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大者過也剛柔有相濟之義大過剛盛不濟以柔而濟以剛柔既不足則剛亦無所托如人之身火盛而不濟以水則病陰不能養陽也巽爲木兌即巽之反大過六爻皆可象木猶屋之棟初爲木上爲末四陽居中過重二陰不能載之本末皆弱棟桷宜矣剛過則四陽盛也而二五得中又內巽而外兌有可行之道夫過非常之大事立非常之大功大過之時正君子大有爲之時也二五剛健之質居中可以有爲以是攸往豈非利而亨乎聖人贊其時之大以見衰壞之世棟桷屋傾不可委之時命正當聚天下之君子發奮有爲以扶顛而持危也

邵村學易 卷七

九

見易曰大過爲剛過也剛過非謂四陽之過乎二陰也剛聚而居而積二陰於外以是爲大過也正如正氣方伸之時凡號爲君子者皆居中用事而一二小人付以危疆劇職明知其不勝任也而任之以坐視其敗而不知小人敗而國事已債君子亦與之俱盡是誰之過哉 何楷曰棟說文謂之桷爾雅謂之椽其義皆順中也即屋之脊棟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無悶

澤當潤木而滅木大過之象君子有不懼之質而後能獨立孟子之養氣不動心是也有無悶之質而後能避世孔子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也蘇軾曰初六宜不懼上六宜不避愚謂初六之懼明哲以保身也上六之不避殺身以成仁也

郭雍曰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相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避世無悶者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巽爲陰木在初爲茅藉喻其慎白喻其潔六承四陽剛在上而柔在下故有藉象卑柔自

慎潔白自貞居大過之初可无咎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可用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夫物薄而可用可重言剛之不可無柔也故重大之任有賴乎棟而細微之藉亦取乎茅

楊萬里曰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 陳洪冠曰自古任大事者必以小心爲基諸葛一生謹慎是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大過之陽爻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木生澤下其木多楊而曰枯者大過乎時突然可生稊以比初也稊者根之稚也女妻未嫁之女也老夫得其女妻取老陽少陰之義剛柔相濟可成生育之功故曰无不利二以陽居陰爻以過壯遇過弱其過也所以適乎中也雖曰過以相與何不利之有

楊萬里曰蕭何必蕭韓信鄧禹必蕭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及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 顧楚燮曰二比初高明柔

邵村學易 卷七

十

克者也天下事尚可爲故象發生有機生育有望者然 李兆賢曰漢高木強之人得子房能忍可圖大事便是利處

九三棟桷凶象曰棟桷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各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三陽居陽位剛之過也故棟桷凶九四陽居陰位剛柔相濟也故棟隆吉三四居卦之中有棟之象三居下卦上實而下虛下虛則上傾不可以有輔者言初之虛弱不能爲輔助所以棟桷也四居上卦上虛而下實下實則可載不桡乎下者言四之可以勝任所以棟隆也它指九三而言九三之棟既桷九四之棟能獨隆乎亦各道也蘇軾曰初上非棟也棟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見於此初六不桡於下則九四隆棟上六不足以相隆則九三棟桷以其應也九四專於其應則吉有他則吝矣棟之隆也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桷也上亦不與而三受其名按東坡說甚明徹王輔嗣及程子皆以應在初爲有它吝然子夏傳云非應稱它故不從之

趙汝模曰大小過中爻聯比也惟四陽中比乃見本末之弱魏明帝起凌風臺樓觀隨風

動搖不知其初之梓平棄材乃至扶以木棟即頹壞之者之過耳此合比爻起義如大傳則專指一爻 汪遠曰居一卦之中當棟梁之任三以剛居剛才大心雄人亦無從委其末讓此象之大病四則剛柔相濟任重致遠但恐象龜生好搖是非之柄故爻者有它之戒象費其不機乎下也夫任天下事而可使下機之說合一爻觀之自用不可不自用不可大臣之道思過半矣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九五以陽居陽位上比於六如枯楊之生華花開易謝無益於枯乃時之大過而不能發生者也老婦已嫁之婦指上六言五雖非壯比老婦為壯故曰士夫不言士夫得老婦而曰老婦得士夫臣奪君權化難司展之象也雖非配合之美尙有剛柔之濟故曰无咎无譽然枯楊生華未能久存老婦士夫豈能生育徒見其可醜而已

蘇軾曰虛極將枯而又生華以自耗竭而不能久者矣弱者順而復事反其始也華者盈而畢發速其終也九五以陽居陽位修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祗以速禍故曰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楊萬里曰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為之用而獨

邵村學易 卷七

十一

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為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行公為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夷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調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無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趙善養曰上六離陰柔而處大過之極故有過涉滅頂之凶無非以大過為戒也按上六本欲以柔濟剛但居卦終陽已過而已涉之勇於冒險遂致滅頂之凶然非其咎也不可咎者人亦不得而咎之也朱子以為殺身成仁之事得其義矣說本注疏比程傳為優 王兩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其過至於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可咎 孔穎達曰此猶龜逢比于夏時危亂不懼誅殺道旨深遠以件無道之主遂至滅亡其義則善何咎之有象言不可咎言不害於義也 汪遠曰此卦處大過之時為大過人之事如國家危難之際鞠躬盡瘁以救其傾亡而時窮力竭卒至於死而後已其事雖凶而其所以致死之由實有大過人之節故孔子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若能首殺身成仁而不言救難之苦心此爻過涉之義猶有未盡如宋之文文山百計恢復卒之勢窮力竭而從容就義

史稱其可嘉正以是也 徐文靖曰後漢趙溫傳溫與李儻書曰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二而弗改則滅沒其頂凶注引王弼曰涉難過盛故至於滅頂凶也然則涉過而滅頂與澤過而滅木其義一也

三三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道家言修煉之術曰坎離交媾謂水火濟而後功成其術為儒者所不用道言誦坎卦而知老子之書蓋出於易老子之旨曰上善若水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又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又曰窮今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老子觀於坎卦而有得也然即吾儒之所謂誠蓋坎言誠離言明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從坎離來也坎離二卦其聖人傳心之學乎何以言之道在天地之先乾坤二畫成而道見以乾坤之中畫相易而成坎離而誠明之道見故乾坤為陰陽之祖坎離為天地之中誠明為道之中也堯舜之維精維一允執厥中道在是矣李舜臣曰坎居正北於時為子為夜之中離居正

邵村學易 卷七

十二

南於時為午為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根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貴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為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其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於心而火明於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實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滄桑李氏之說其精其見解高出諸儒之上習易數飛也數飛即重習也坎坎陷也坎陷故險習坎即重險也坎為陽卦離為陰卦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險天下之險莫如人心蓋心有誠有偽萬變而不可測而坎之心則有孚也有孚即誠也外險者坎之形中實者坎之心故形雖險而心則亨也何以能心亨誠之維繫此心而亨也聖人於坎卦特指出一心字學者宜致思焉偽則不亨誠則亨也偽不可行誠可行也至誠則金石為開無不通矣忠信可涉波濤皆可行矣能通乎險之中而行乎重險之外其人至可嘉尚也且夫道人心心之分即誠與偽之

分也維微維危即險也人心變化至速誠偽之間祇爭一念可謂微矣可謂危矣然則誠偽之間是坎險學問第一要緊關隘第一難過關隘也大學最重誠意中庸不外至誠坎字加一習字千聖危微之心法是矣諸卦於卦上加字者惟坎卦爲然孔穎達曰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郭氏舉正徐氏新義皆云習上有坎字楊萬里宗之似未必然蓋習坎者求出險也更試重險言用坎之人也離樂坎憂坎是憂危卦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觀於坎卦憂患之旨明矣嗟乎誠偽者人鬼關頭誠哉其可憂危也

象曰習坎重險也  
上險下險故習坎孔穎達曰重習謂上下俱坎是險之重疊乃成險之用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水可以生人亦可以死人故曰水載舟而履舟坎之所以爲險也流者一陽動於中也不盈者陷於二陰之中而不能出也先儒謂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月者水精月在天滿則虧不盈之義此論最佳行險即習坎也謂用坎之人也不失其信即有孚也就水言水潮沙有準不失其信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坎本坤卦分乾之一陽交其中乾德剛健而中正者也陽居坎險觀其象則形困陽德剛中詳其義則心亨蓋剛則無慾中則無私即有孚也至誠之道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而况行乎中國行乎夷狄乎行有尚往有功謂其有出險之功也剛中者言二五之德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哉矣

天不可升是天險也山川邱陵是地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哉矣防以守其國程子曰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險阻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按程傳推言用險之義愚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國之設險也顏子四勿曾子三省身之設險也蓋人心之高高於天險不如也人心之貪貪於地險不如也口密腹劍城府深密國之設險不如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爲君子行險以微幸者爲小人誠偽之分而已人只一心蔽於私慾則不明納諸習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不知設險以守其心也作偽則心勞日拙而心不亨小人不知用坎之道也誠則有孚而心亨誠意正心而能治天下國家者推此心以及天下國家而無不亨君子知用坎之道也孔

子言險之時用大矣哉蓋謂天地王公之大人方寸之間均不能離乎坎險之用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誠身之道在是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再至也習坎之象所謂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君子法乎川流之不息曰習坎習教事也習教事者學而時習之教學相長孔子學不厭教不倦是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司馬光曰水之洊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 郭雍曰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爲常矣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爲習矣

初六習坎入於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坎爲憂危之卦六爻皆少吉而初上九凶初非習坎而陷入坎中之旁穴故亦云習坎水由地中行失水之道所以凶也沈起元謂坎之偶畫乃坎之坤地而非水道

毛奇齡曰習坎在外而此亦曰習坎者以上下言之則重習又在下也窞者坎又坎也初爲坎之陰坎也然又爲臨兌所易兌爲澤又坎也故先言習坎者以兩坎之重而繼言坎

窞者又以坎兌之復也 鍾志立曰行險而不失其信此是出險之道若小人行險以微倖則爲上六失道之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二以一陽爲二陰所陷故曰坎有險然止於有險而已非凶也以其剛中有孚可以求得焉但前有險而未出險中誠之所及未遠故所得者小耳若出險則所得者大矣

汪燧曰此時而欲大願者非求福也乃求禍也但求小得而已武侯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全得性命則三分之事業可得否則載胥及溺而已此素位而行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惟剛中者能之 李兆賢曰陽陷陰中英雄無用武之地幸其剛中猶

小有濟劉先主後來猶能偏安蜀都成鼎足之勢其險小得之象乎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無功也

之往也坎坎勢貌詩云坎坎伐檀是也故傳曰勞乎坎六三陰柔不中正未能出乎坎而又在坎之下上下來往皆勞以柔居剛未嘗無志於出險而無如險且枕耳險且枕者面臨乎險頭枕乎險也入於坎窞與初六同聖人以勿用戒之幸其有志出險尚未至

凶情其來往徒勞終亦無功也

張根曰水自上下而三以柔當其衝能有濟乎 周聖瑞曰處重險賈願志剛則危可安 災可利整而又鑿者安得不險然固不用於舟九載備用弗成

六四樽酒簋二用納約自爾終无咎象曰樽酒簋二剛柔制也

此爻在行向之時有孚之後也六四柔得其位已出於下坎之上而上比九五之陽當險之時剛柔交際君臣相須之象夫濟險之道以誠不以物故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禮薄而重誠所期約也以臣之誠啓君之明願乃室中受明之處故云納約自爾也與 睽遇主於巷同意剛柔相際則濟險有功故終无咎

來知德曰樽酒簋二用見無煩文之設納約自爾見無價介之候世故多難非但君 擇臣臣亦擇君所以進麥飯者不以爲何雪夜幸其家以燒呼臣妻者不以爲瀆也修邊 幅之公孫述宜乎爲非鹿蛙矣 刁包曰樽酒簋二該全義剛剛五柔剛四君臣交際有 明良氣象故禮薄器朴可以獻勞引曲喻可以通也傳曰君臣之交能因而常者在誠實 而已語雖淺近至理存焉漢高祖唐太宗猶有愧色 孫奇逢曰納約自爾孟子因齊宣

邵村學易 卷七

十五

王不忍牛之心而曰是心足王其義自見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九五以陽居陽位在上坎之中剛實中正用坎之主也坎不盈者即象傳云水流而不盈 也朱子語類祇作抵字解不盈則終祇於平故无咎蓋九五已登上坎無重坎矣如水之 力適與坎平剛中之德似之中未大者含明在中無盈溢自大之咎也

項安世曰水流而不盈謂不止也坎不盈謂不滿也不止故有孚不滿故中未大凡物盈 則止水盈則愈行故坎有時而盈水有時而盈也 陳仁錫曰水流不盈雖盈便橫流泛 溢五爻曰不盈象曰未大以五有中德故不侈然自大未大明其所以不盈 陳洪冠曰 五以剛中之主德而納臣下之約言所謂上善若水處便若谷者不驕而聚矩聖人之 治天下平之而已矣

上六係用徽纆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陰柔居坎之極險險愈深失道彌甚出險難矣縛以徽纆之具囚諸叢棘之中凶何 如也孔穎達曰若能自修三歲可以自新故象曰凶三歲言三歲之後可免也九家易曰

三十一 解 六

坎爲叢棘又爲法律上罪三年合按三年不得未得濟險之道也上之失道與初同失水 之道即失濟險之道耳惟有孚維心以剛中乃得濟險之道聖人以誠教人其意顯顯 趙善書曰天一生水而爲坎一者陽也坎雖以陷爲義而乾陽在坤險之中實萬物胚胎 之始故易始於乾坤而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繼之者皆有坎非偶然也屯蒙以乾之一索 再索三索於坤而爲卦故震下坎上爲屯坎下艮上爲蒙皆以陽之合而成也然後以乾 遇坎而爲需訟以坤遇坎而爲師比莫不有自然之序焉嗚呼此乾之所以居西北而坎 居正北者歟 黃道周曰天下之事處順則易處逆則難孔子論仁而徵之於遠次順沛 中庸論道而極之於夷狄忠難何者艱險之地論德者所必藉也吾觀造化之大忽而風 風忽而雷而雷電晦冥雪雹驟至而大虛之運不爲小變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時事忽 而可憂忽而可愕置之空乏處之疾疾而此心之自得不爲小變者惟其性定也其性定 故視利害順逆之交若風雷雨露之變即坎皆皆坦途也險枕皆順境也微細叢棘皆自 得之地也此之謂有孚心亨也後之人一遭憂患志窮意阻不能自振起者昏夜之哀號 號計較是時未險而心尤險也亦可慨矣

邵村學易 卷七

十六

三三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以坤之一陰附於乾二陽之間其卦名離坎與離皆聖人傳心之學也中實者坎 之象中虛者離之象中實者精所在中虛者神所在精神之運用全在一心聖人於坎卦 指出心字而離之爲心不待再言坎根乾來言心之誠也離根坤來言心之明也先天爲 日月後天爲水火坎離者乾坤之大用聖賢之傳授心法者不外該明之道不即外坎離 之用與乾坤之大用也堯舜之執中孔子之中庸孟子之中也養不中皆是道耳中即正 也人之心未有不正而能亨者明善以復其初其心正矣心正則亨矣故曰利貞亨坎誠 在內當行於外離明在外當養於中畜也者聖人養心之學也離非畜不大大心非畜不明 養此心以柔順中正則由明而誠山誠而明成已成物可以已心之正而正人之不正此 亦中也養不中之義也故曰畜牝牛吉乾爲馬則坤爲牝馬坤爲牛則離爲牝牛牛之性 順則則順之至人心無常不能無所屬所屬皆正則明而亨所養皆順則正而吉也此聖 人傳心之要異乎他教者以其一歸之於中正而已老子之言曰無名天地之始即謂道

15A

在天地之先無極而太極也有名萬物之母即謂乾坤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即離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即坎也中實則有中虛則無其所謂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致虛極守靜篤皆本於離中虛之用又曰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坭注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擊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亦皆從坎離得來蓋言虛則生明明則有用之理擊戶牖為室一層意尤明顯莊子廣其義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但以虛無為宗與吾儒主敬存誠之道異矣要之大易不言有無而有無之義即在坎離二卦之中故道教之言道如儒教之傳心聖人於坎卦將心字指出坎之象象指出剛中離之象象指出中正離之爻卦初九指出敬字初六指出中字上九指出正字皆聖人心傳之要義也

王弼曰離之為卦以柔為正故必貞而後乃亨柔處於內而履正中牝之善也外強而內順牛之善也離之為體以柔順為主故不可以畜剛猛之物而吉于畜牝牛 易外坎一剛為牝馬離一柔為牝牛牝馬牝牛皆心也畜牝牛者畜其心也離乎中者畜之道也日月屬乎天之正心畜乎身之中屬亦畜也 吳曰慎曰坎性就下下不已則入坎者難性

炎上炎之盛則突如焚如坎陷欲之類也離炎忿之類也坎維心亨以剛中則不陷離畜牝牛以中順則不突 陳洪冠曰坎實性之誠離虛心之明明必麗正以心復性也所謂明明德也又必養順以中致和也所謂止於至善也坎水患弱故行有尚沈潛剛克也然坎之功逆而離則惟困勉者能之離火患強故畜牝牛高明柔克也然離之功順而易則惟學利者能之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李氏集解麗乎土作麗乎地當從之麗形氣相依而生文明也上離以氣麗氣有日月麗乎天之象下形以形麗形有百穀草木麗乎地之象麗乎天而明成麗乎地而文成故離為文為明也夫萬物各以其類麗可以人之心而無所麗乎離德重明以柔中而麗乎剛之正則明不息明不息然後誠不息是明明德以新民也是正心修身而可以治國乎天下也指二五而言惟其中正故利貞而能亨惟柔居中正故當畜牝牛以養其柔順之德而吉也

蘇軾曰六麗二五是柔麗中正也物之相麗者不正則易合而離久正則難合而終必固

故曰利貞亨欲知其所畜視其主有是主然後可以畜是人也有其人而無其主雖畜之不為用故以柔為主則所畜者惟牝牛為吉 汪幾曰世固有索隱行怪高談虛無兀然不應絕理以為致離物以為知者聖人因離之象博推之以著其義 汪德鉞曰人心之明不能孤行必有所麗而後明佛氏空虛之所以害道也惟必有所麗而後明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即大明終始之義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者也繼明如云聖繼聖也日繼日猶君繼君亦火傳薪之義照于四方猶光被四表也

郭雍曰先人曰堯曰放助舜曰重華君臣也而繼文王武王宣重光矣麗父子也而繼願繼樊曰明明德於天下故稱大人日新之湯緝熙之文是已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在下六二麗乎上履之象即履卦陰履陽之義也履亦訓禮處萬物相見之初禮文交錯不可剛躁先當主敬不敬則妄動而獲咎敬則謹慎而无咎也此聖人教人以敬持

心當謹之於初也中虛而主以敬異乎佛教之談空矣

來知德曰本卦離火性炎上皆有行之之象敬者醫錯之藥也无咎者剛非躁明非察也 易外履者禮也錯然者離之文章也 觀象敬者人心之朝氣也能常敬則不昏矣 胡一桂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義能敬則心有主宰剛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以六居二以柔麗中陰居正而明在內六五所不如也坤六五黃裳元吉孔子以為文在中離六二黃離元吉孔子以為得中道黃為地之正色故曰天玄而地黃離本乾體而坤來文之履文明之盛而得其中德之至美者也順以存心即中以立心堯舜傳心之法不外一耳孔子言其得中道蓋不偏之謂中道在是矣

侯行果曰此本坤爻故名黃離 劉牧曰離為火之象焰猛而易熾九四是也過盛則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離之元吉也 俞琰曰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九三日辰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樂之嗟凶象曰日辰之離何可久也

二爲日中三爲日辰矣初是朝氣三足暮氣朝氣則心能敬暮氣則心已昏有汲汲願景且以喜樂且以永日之象楊傳言仰天擊缶而歌鳥鳥人生行樂耳是也不鼓缶而歌仰詩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之意則大樂之嗟即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之意蓋心昏則志倫好樂而荒懼死期之將至也其義凶矣孔子言日辰之離何可久也仰疾末世而名不稱之意夫以一日言之日不久也以千秋言之日甚久也人有日辰之時而立德立言立功人人當爲不朽之事業毋徒爲大樂之嗟可也而暇歌乎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有大樂之嗟乎聖人亦人耳人所當取法也

程子曰離之義在人事爲最大九三居下卦之終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平易日辰則將沒矣 張子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聲音晝留連光景觀桑榆之暮景不足則食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樂之嗟凶悲暮故爲樂不爲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 趙庸齋曰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逸少所謂年

邵村學易 卷七

十九

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樂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帥遺朝不謀夕是也火傳曰日辰者將盡之年也鼓缶而歌所以消遣餘年大樂之嗟嗟其將死也聖人所謂朝聞夕死當日辰之時大有事在奈何不爲此而爲彼也是則凶矣不字則字義自分明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三處下卦終如日之辰四居上卦始如火之炎突如其來如言心之忽然而起變幻莫測也九四陽失其位以剛承柔失位則剛承柔則偏心如火烈不戢自焚心之敬不存心之明亦失矣夫明之於人猶火之於木火寄於木而能焚木明本於身而能害身焚如者喪其良心之謂也良心喪盡則心死矣心死而身存人皆棄之故曰死如棄如若而人者心爲枯木死灰自倚於莊列之徒則已矣於聖賢之道無所容也非人之不能容實已之無以自容也

來知德曰突者雷突也離中虛雷突之象突如其來如者下體之火如雷突而炎上也火性炎上三之舊火既上於四而不能回於其三四之新火又發五得中居尊四之火又不致犯乎其五上下兩無所容則火止於四而已故必至於焚如死如成灰棄如而後已也

如者助語辭 胡翹元曰不中不正剛燥異常下體之火未滅上體之火方張無所容之象也始皇雷火也二世新火也大火相繼成陽焦土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以六居五柔之屬乎中也然五陽位而陰居之則非正矣出涕沱若心之憂懼現於色也戚嗟若心之憂懼發於聲也離樂坎憂六五得君位處於上而文明乃心之憂懼若此由明而誠矣是以吉也二得中道以其中正爲離之主五居不正未能如二之元吉然體守文之君股憂啓聖象傳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謂六五亦是離之主如文武之後有成康也三四之明以樂而死六五之明以憂而生是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

吳澄曰六五爲重離之主離明而嗣位者也 沈起元曰按易例凡有戒懼之處大抵以

厲字或惕字繼之未有如此爻憂戚之甚者兩剛之間乃離之本體非逼也不足爲懼且履非坎比即四陽之逼亦在四言之耳五有柔中之德苟以四之逼而涕泣沱若嗟直魯哀高貴鄉公之流何以爲文明之主无咎足矣安得言吉諸儒每喜泛言君道致失爻義玩象傳離王公三字乃春秋書即位之意不然五爲君位六十四卦所同何於此獨揭而示

邵村學易 卷七

二十

耶 蔡清曰味離王公也之詞則知諸卦之五所謂尊位者不必皆謂天王凡諸侯之各君其國者亦足當五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指五言王用上九出征也有嘉嘉上九也亦行有尙之意折首獲匪其醜者即殲厥渠魁協從罔治也此无咎之道也聖人於象傳指出正邦蓋征之爲言正也以已之正而正人之不正也在國家爲除亂而殲惡之首虜唐虞之誅四凶是也在人心爲克己而拔惡之根株孔頴之言四勿是也

張子曰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 程子曰夫明極則無微不照斷極則無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 項安世曰六五舜讓德不嗣禹稽首固辭之時上九誅四凶征有苗之時 李舜時論曰坎之中實而爲誠離之中虛而爲明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於中者易之妙用聖人之心學也夫明豈易言說明之本在身而其用在國家古之聖人懷之於聲色貨利之防而顯常新謙之於在官在廟之間而緝熙

常貴彼豈徒爲是竭情耶若以日新其德得其資草木光四方昭昭乎其無所不照也故



一曲之學飛螢之明也文學之士火燭之明也賢人之學列星之明也聖人之學日月之明也聖人之明其存也無瑕其運也無間經之於倫物散之乎紀綱而無所不在者也故有時得於明者明此而爲君則吝嗟於未亂非過計也明灼其幾也有揚於爭伐非窮蹟也明察其隱也明此而爲臣則敦憤於始進非畏嫌也明不可過也得中於對越非過則也明不可偏也此君子相與以成久明之治者也無得於明則未治而釀突如之禍不可長也既亂而爲無益之嗟不可救也奈之何而不慎哉

邵村學易卷八

東莞張其淦豫舉學

三三三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象曰咸感也以咸則感咸無心字感有心字然則感之為道在有無心之間乎象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卦無心象有心咸無心感有心不止以心言也又象三言志象辭一言情心之所為志心能感斯志能通也性之所發為情感以心實感以情也故象曰觀其所感而天下萬物之情可見矣何謂心之所為志咸恆是子母卦恆自泰來以泰乾之初剛易為四剛故曰剛止以泰坤之四柔易為初柔故曰柔下咸自否來以否坤六三之柔升而為上故曰柔上以否乾上九之剛下之為三故曰剛下泰則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則上下不交然否極則泰易而為咸則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而其志通矣咸體大坎坎為心為和平即志通也禮記曰反情以和其志今乃知心和即志和志之和皆情之正矣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性也已發者情

邵村學易卷八

也禮記又曰聖人之治七情以禮又曰情深而文明夫情之深者莫深於男女相感之情而治以禮者莫要於男女相交之際使男女感應之心皆出於正男女感應以相與之情皆出於正非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歟咸下艮而上兌兌悅發乎情也艮止止乎禮義也艮為少男兌為少女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易上經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經首咸恆山澤通氣也山澤以氣通男女以情感觀於男女之情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然後知天地皆有情之物也故泰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離為文明之卦以柔麗剛然必麗乎中正而後亨故離曰利貞亨咸曰亨利貞蓋感則亨通通則利於正亨通而利於正方為文明是即情深而文明也與今人之所謂文明者異矣乾曰元亨利貞咸曰亨利貞天地一大夫婦也全有四德夫婦一小天地也亦有四德之三分乾坤之中一畫而來乃成坎離故男女者坎離也夫婦者咸恆也男女然後有夫婦咸恆之次坎離者以此有感則有應至是而夫婦之心通矣男止而女悅至是而夫婦之情貞矣所以云取女吉也魏晉以後清談成俗情之一字儒者所諱言王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於是其有誤用其情者遂以情為男女淫媾之媒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然男女以心相感以

情相與聖賢不諱言也孔子言誠意曰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又曰好德如好好色孟子曰知好色則寡少艾好色二字何嘗諱言特男女相感之道貴乎用心之正用情之事而已程明道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然則天地亦在有無心之間聖人亦在有情無情之間也要之無心者不能感故咸有皆義咸加心則為感感者以心應者亦以心是皆感也於此不用吾情烏乎用吾情此有心有情之說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故感去心而為成蓋無心者感於無形無形則感以神不以迹自辨辨以至類舌四體百體無不相感無情者感於無欲無欲則感以正不以邪或艮止而不動或情深而文明蓋無心者心能一無情者情獨真此無心無情之說也是故無心者如孔子之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是也無情者如東坡足忘履腰忘帶之說是也蘇軾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於身乎身忘而後神存心不遺則身不忘身不忘則神忘故神與身非兩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履則履之為累也其於桎梏要不忘帶則帶之為虐也其於繯繩人所以終日矚履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別者皆其處也 朱子語類云咸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如

邵村學易卷八

日往則感得那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亦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慈慈其理亦只一般象曰咸感也柔下而剛上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兌說居上艮止居下男下女之象兌陰卦艮陽卦咸恆同體文王綜為一卦故曰咸速也恆久也柔上者恆下卦之巽上而為咸之兌也剛下者恆上卦之震下而為咸之艮也然皆自乾坤泰否來上文已詳二氣者山澤之氣也本卦二體皆陰陽相應被感則此應此感則彼應故咸亦訓皆是皆感也陰陽相交為男女之交感惟男能艮止於下斯女能兌悅於上凡婚姻之道無女先男也孔穎達曰親迎之禮御輪三周皆是男先下於女然後女應於男所以取女得吉也陳洪冠曰詩始關雎禮費奠雁皆是道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推言感應之道也天地之感物感以氣也故天地交泰而萬物化生聖人之感人心感以心也心大公而無我天下皆得和平豈寂然不動者性感而遂通者情言心更言情所謂

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也觀其所感可見天地萬物之情而不言聖人之情者聖人之情即天地之情也

鄒玄曰咸感也艮爲兌爲澤山氣下澤氣上二氣通而相應以生萬物故曰咸也其於人也嘉會禮通和順於義幹事能正三十之男有此三德以下二十之女正而相親說取之則吉 虞翻曰坤三之上成女乾上之三成男乾坤氣交以相與 王應麟曰咸之感無心感以虛也兌之說無言悅以誠也堯之於舜時雍孔子之綏來動和其感至矣文王靈臺之樂宣王雲漢之憂則悅深矣 見易曰感應之妙以無心而神天地之感天地不知也而自然化生聖人感人心聖人不知也人心亦不知也而自然和平不者忘帝力而順帝則皆無心也一涉有心即窮者驩虞之治有應者即有不應者何以爲咸男女之生育亦由是道也男以無心感女以無心應不期其生而生焉故有百計求嗣而不得者有以多子爲其苦者則有心無心之別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澤之氣通故能感人君子之心虛故能受人象爻象各有取義吳文柄曰以虛受人無

心之感也

藍鼎元曰謙虛二字君子貴之易曰謙尊而光澤山之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是知從古無不謙虛之聖賢非如今之學者一善一長自以爲莫已若也守之以謙虛則泰山以土壤益大江河海以細流益深賢可以希聖聖可以希天莫能量其所至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六爻皆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靜是無心也動則有心而有情矣拇非全指足動非拇然拇爲動之屬初爲動之機其志已在外矣外謂外卦九四也感于最下感之尚淺形未動而志已動故君子必謹其初慎其獨也高忠憲曰動于形皆欲也四不以形而以意意亦欲也聖人感人心者一貞而已淹案老子曰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

趙善舉曰易之爻象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發明一卦之義惟上艮下巽與此下艮上兌之卦則專取一身以爲况艮自趾腓限胛身以至于輔咸自拇腓股心膈以至輔頰舌

其爻皆有自然之序而皆以艮止爲主則聖人所以曉天下後世者亦切矣 朱子語類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說動卦體雖說動然才動便不吉 蔡清曰咸其拇辭意若曰咸以其拇也諸爻皆同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腓在拇之上股之下是足趾也足行則腓動二五相應五爲腓于人無感二不待五之感先自動而求之動由躁妄所以凶也若靜而不動則吉居者非寂然不動在有心無心之間也順者順乎天理以爲感乃不至爲躁動害也 楊萬里曰鐘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物無不感而動者乎故以居爲吉 李兆賢曰喻人心應酬之際浮躁不能自持周彥倫應召即焚芟裳裂荷衣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居吉又是因其中正而開以善處法門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居艮極止極而動如股之隨足而行不能自由故曰咸其股執其隨二居止之中腓爲動之主故股言隨也艮卦以三爲心位六二曰不拯其隨九三如是以往可羞吝也亦不

處者志動則心動言亦如腓之躁動也三以陽剛之才不能自主志在隨人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不能慎所執也夫處卑濁之世不能獨立不懼避世無悶而志在隨人則亦同流合汙而已其卑下之志甚於執鞭之士不亦可羞吝哉 虞翻曰巽爲股爲隨艮爲手故稱執 張子曰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無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郭雍曰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無九三執隨之吝而有六二居中之吉也 胡翹元曰方感於上六之正應又係於所隨之六二士也固極二三其德如是以往尚得爲刑于之道乎而詎不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下卦言足此爻言心四當卦之中心在身之中也心之官則思君子思不出其位故必貞則吉而悔亡九四以陽處陰心動而思難有憧憧往來象往來亦感應所常有憧憧則私矣如正其誼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是也朋者中爻三陽來連之謂泰三陽來連亦曰朋言四與三五皆從乎心之所思心感則精思則粗未能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矣未感害者不正之感便是心害故以正心於未感之先乃爲吉而悔亡悔亡即心不害也若往來于心者皆陰私狹小之見豈能光明正大乎  
王弼曰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凡物此感而不以正則至于害故必貞然後吉吉然後亡其悔 張子曰體說之初應止之始已發於上朋止于已故  
憧憧得朋未爲光大 楊時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欲鏡  
隨物以索照其照幾何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背脊肉也四言其心五言其背此無心無情之象上不爲上之類舌下不爲四之類  
無思無爲而守乎中正中正則無私無私則光大無心之感者卦辭所謂利貞此爻當之  
凡他之有志于感者抑末耳悔生于動四言悔亡謂有悔而亡之五無心而爲感人之善  
故直曰无悔

王宗傳曰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咸之使背其心之所向則無親狎之侮矣 吳尚默  
曰居其所而通天下心之本至樞性滅心而失順應之本所志亦未矣末云者失其心之

邵村學易 卷八

五

本也告子病正在此 陳世銘曰今按脢爲背脊肉心在前背在後不動之處良之象曰  
良其背不獲其身良之止在背咸其脢乃孟子所謂君子所性根於心益於背施於四體  
四體不言而喻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說也

上居兌終有啓口之象口傍有輔口外有頰口中有舌中誠不足而以言感人該所謂透  
口舌者也虞氏易云膝透也蘇軾曰夫有以爲成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爲成則不可  
來知德曰上六以陰居悅之終處成之極感人以言而無其實故其象如此蓋女子小人  
之態蘇秦張儀之流是也 程前村曰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  
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三三  
上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朱子語類云恆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古字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徹頭徹  
尾按恆有常義久義常即中庸之道不易之恆也久則久於道不已之恆也恆字從心故

邵村學易 卷八

六

聖人以之爲道君子以之爲心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恆自泰來以泰之初剛易爲四  
剛故曰剛上以泰之四柔易爲初柔故曰柔下而泰自乾坤來故咸與恆爲子母卦乾曰  
咸亨坤曰咸亨咸亨皆義乾坤之中有成也乾曰恆易坤曰恆而恆與常同乾坤之中有  
恆也咸有乾之三德曰亨利貞恆亦曰亨利貞而恆三德之中有兩利焉一利乎守一利  
乎行利乎守者曰利貞不易之恆也利乎行者曰利有攸往不已之恆也咸恆六爻剛柔  
皆應而其義不同者咸以少男下少女男女交感之義也恆以長女下長男夫婦偕老之  
義也自新說盛行道德墮落有所謂自山平等者人多誤解於是男女交際不能以禮自  
防夫婦居室不能以義相繫人欲肆而天理絕人類不幾同於禽獸乎淪於咸言有心無  
心有情無情既已非矣而男女之感既成夫妻則於恆卦當致意焉恆男尊女卑乃夫婦  
居室之常則能久否則不恆其德如詩所云二三其德則節墮名裂或承之羞矣恆字  
從亘從心所謂亘古今而不易者此心也貞也是即婦人從一而終之義也故曰亨利貞  
斯義也天下萬世所當行者乃天下之常理即天下之正理也凡一時所向一人所行必  
不能久恆則行之萬世而尤變者也故曰利有攸往大象曰君子立不易方不貞則毀方

以爲圓矣爻象曰能久中也中則不能久乃知中也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中道  
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虞廷之執中孔門之時中亦不外是嗚呼恆也者  
豈獨爲夫婦言哉商周之道老兩漢之逸民常策之矣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  
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張浚曰乾坤動靜震巽先索得之乾坤无爲付生物之功於震巽雷動風散終始不易以  
常久之德發生萬物於天地間剛柔迭應不違其序有常道以亨也滄按亨无咎利貞久  
于其道者利在守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者利在行也利在守故其道能久以剛上柔下  
定尊卑雖以夫婦言而天地如之利在行故攸往咸宜有始有終震巽陰陽之始兌艮陰  
陽之終咸恆相反而始終見以天地言亘古今不知其所始終以日月四時言則終始相  
循如環無端所以謂之恆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推言恆久之道也日月四時以得天而久聖人以得道而久得道者得天之道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也故久照久成者天之功用也化成者聖人之功用也皆所謂恆也萬古此天地萬古此萬物即萬古此恆是以成可以見其情之真恆可以見其情之正矣正故得中中故可久此何道乎非即中庸博厚高明柔久無疆之道乎非即夫婦可與知可與能之道乎

鄭玄曰雷風相須而養物猶長女承長男夫婦同心而成家久長之道也 蘇軾曰恆非一日之故也惟久於其道而無意於速成者能之又曰非其至情者久則厭矣 朱子語類曰物各有簡情有簡人在此決定是有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情性只是簡物事情卻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卻是一般長長地這便是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之義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雖變而有不變者存天道恆存也人事易變而有不變者在君子體道之心恆在也立不易方即久於其道也故雖天地垢雷而雷而君子之行不能毀方以為圓確乎

邵村學 易 卷八

七

有不可易之操所謂獨立不懼也

宋衷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二者常相薄而為萬物用故君子象之以立身守節而不易道也 刁包曰方與圓對確不可易之理也立不易方樹起兩脊站定兩脚不因人推移所謂岳峙中天八風不動者與 胡翹元曰凡物理之所不可易者為方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是也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浚深也六居巽初故曰始巽性入在下故曰深有欲速不達之患亦有交淺言深之象此爻是未學而干祿而耕而望穫者與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相反離有九四之應陰居陽位進銳退速而不能恆也爻不正故戒以離貞亦凶况不貞乎以夫婦言夫婦初交而即深以夫婦之常道求之也來知德曰求者中饋之酒漿器皿衣服首飾之類也又曰賈誼少年痛哭流涕望漢文改制度卒傳長沙浚恆之深也按來注意的當

焦循曰孔子謂之仁謂之恕大學以為絜矩此伏羲以來聖賢相傳之大經大法故曰不可貞曰貞凶為但知是已不能孚人者戒也 火傳曰從來交道之境皆壞於求之太深

張陳凶終亦何望之深也深求者多於其始歷久則知人情世變矣而以爲恆可乎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中即庸常之理可久之道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本常有悔而與五相應能恆久於中者九二無他辭祇曰悔亡能守乎中而已矣能守乎恆而已矣無餘事也 孔穎達曰失位故稱悔居中故悔亡能久中者處恆故能久 郭雍曰可久之道無他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 李兆賢曰人之悔在居險二之悔亡處在居中中乃恆性恆性之明不息則有不善便可知之而不復行此其三月不違之顏氏子乎程迥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此爻皆不著其所以然蓋以爻明之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不恆其德即改節也與恆正相反九三雖有上六之應而重剛不能退巽柔不能進進退失據是為二三其德詩以言士此爻言女當恆不恆其德非德以安而動者辱承之承羞之後縱貞固以自守亦各道也况不貞乎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豫讓之倫非久中者王漁洋國士橋詩如聞枉厲叔死報萬教公此頑廉立懦維持風化之言

邵村學 易 卷八

八

也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醫賤者之事若改節之人則更賤矣在國為改節之臣猶在家為改節之婦无所容者非人不容之已心无所容也

來知德曰陽德居正故得稱德不恆其德者改節也居巽之極為進退為不果改節之象 蔡清曰本義謂位雖得正是本有德者志從於上慕富貴利達不能久於其所蓋初志可觀晚節頓改如漢之華歆唐之張文蔚蘇循薛貽矩輩皆以名行重於當時一朝墮壞千古貽羞此之謂也 汪璣曰前美盡喪後悔莫贖如漢華歆與管幼安邵原齊名初志僅可觀其後為操應犬破壁賦后遺臭萬年可慨也夫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中正乃常久之道不中不正無恆之人也九四在震之下為動之主位不正而於初為應如田獵而無禽徒勞而無功也言久者卦時言非其位者爻義無恆之人非所久而久猶之失節之臣久居上位胡瑗云為治則教化不行撫民則膏澤不下是猶田獵而無禽可獲也

來知德曰應爻為地道又震為大塗故曰田與師卦田有禽之田同木卦大象與師卦大

象皆與小過同故皆曰禽師卦之應剛實故有禽本卦之應陰虛故無禽 李兆賢曰老莊終守清虛放達之談楊墨堅持為我兼愛之說恐不徒無益而有害矣 陳世錦曰久非其位當審其位以善其恆利有攸往終則有始即從此始矣不然有苟息之忠尾生之信是田而無食者也恆則恆矣利則未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在震之中動不道中其德正矣與二相應以柔中而應剛中是卑從尊陰從陽之道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在夫子則凶婦人有從一而終之義是謂恆也丈夫以義制事而以婦人順從之道為恆所以凶也二以剛中為常五以柔中為常故聖人戒之以六應九為陰從陽以震肩災為夫從婦以一家言之丈夫惟婦人之言是聽必於父母不孝兄弟不和是凶道也

司馬光曰恆九五象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丈夫生而有四方之志威令所施大者天下小者一官而近不行乎家室為一婦人所制不亦可羞哉昔晉惠帝為賈后所制廢武悼楊太后於金墉絕膳而囚感懷太子於許昌尋殺之唐肅宗為張后所制避上皇於西內

以憂崩建甯王棟以忠孝受誅自古及今以悍妻而乖離六親敗亂其家者可勝數哉 汪璣曰晉元以庸劣之質來臨江左故王業未濟而難以興宋構以頑懦之性偷安臨安故播遼窮島坐失事機從一制義吉凶之幾如此聖人示人深矣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上居震極恆過乎中恆終則變震動無常振恆之象夫立天下之大功必沈潛悠久而後能成振恆在上以動為恆好大喜功必無功也徒見其凶而已三不恆而上振恆其位所處皆過乎恆之中也

王弼曰夫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恆無施而得也 王中子曰此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好功生事之過乎 蘇軾曰良兌合為成震巽合為恆故卦莫吉於成恆者以其合也及離而觀之見已而不見彼則所以為成恆者亡矣成恆無完爻其美者不過悔亡 吳尚默曰大抵吾人學問起初不可著意著意則倫於穿鑿垂成亦不可著意著意亦恐陷於助長初曰浚恆成其鑿於始也上曰振恆成其助於終也常說振者動之速也如王安石新法紛更

諛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流禍其矣冷按振恆皆有為之與成之有心者同有心則凶多吉少孔子所以無我無意也

三三 上

避亨小利貞

避其見聖人之心乎一見其見機之獨早也一見其濟世之深衷也避者退避之意以陽避陰以君子避小人也避為六月之卦午月一陰生未月二陰生未月二陰生未月一進為不避進為觀三進為剝避卦四陽二陰似陽衆而陰寡然陰在內而陽在外在內日長之機在外日消之勢避而能亨是陽之能見幾於早也剛當位而應屬可避之時避則為避尾之厲矣小利貞者可小事也避之時事尚可為至否則則世真亂矣自一陰而二陰如水浸長君子於此而小正之陰猶以漸而進未至滔天之象以此見聖人宛轉防維救世之苦心與明哲保身之義兩行不悖也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可以止則止避之義也魯司寇小試其道小利貞也祭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見幾獨早是避而亨也 汪矩曰小貞而不大貞則未免委蛇從衆此調停所以生禍也試觀周公孔子方其制禮

作樂墮三都出私甲蘇烈做個事及一聞流言則委身東避一受女樂便不脫冕而行豈非常避而避若乃狄仁傑周旋於武后之朝李東陽彌縫於劉瑾之日事有成功要亦必聖人之所不為至程傳所引王允謝安事則亦殊不切當朱子亦已辨之矣

避亨避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避之時義大矣哉

君子之於世也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心無不亨之時而身之亨不亨不必計也陰長陽消君子見幾而作避而得亨身退而道亨也避何以能亨以九五有剛中之德六二應之君子與時偕行尚可補救萬一小事利貞也何以能小利貞以二陰雖浸而長未至不剝之盛大也君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斷不欲隱避以鳴高曰亨曰小利貞有大義存焉覆樽澄澗有非吾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嘆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故曰避之時義大矣哉胡炳文曰二陽長日臨為君子幸也二陰長日避為君子詳也或曰易不為小人謀未嘗不為小人戒小指陰戒其利貞未可害君子也 孔穎達曰陰道初始浸長正道亦未全滅故曰小利貞 張子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避以陰長故避 宋衷曰太公避股四皓避秦之時也 楊萬里曰孔子去魯而行之避孟子



三宿出書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避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不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顧戀樊曰鴻飛冥冥使小人不知我之所以避乃亨也 胡翹元曰避非徒避世之謂乃善藏幹濟於不露者幾先而密智固而神必且能以天下亨世固有逃而而避人莫之知如子見南子孟子於王驩此真避者也其次若漢陳仲弓不忤中人能脫穎川於黨禍亦所謂避而亨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

人在地望天高山亦高及登山望天而天更遠此避之象即君子遠小人之象不惡而嚴不示憎惡之貌而自有莊嚴之度凜然其不可犯也

崔憬曰小人浸長如山之浸天君子避避若天之遠也 侯果曰羸小浸盛君子避之但於嚴於外不憎惡於內 張子曰惡諂如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示以惡也 來知德曰不惡者待彼之禮嚴者守己之節天下有山天雖無意於絕山而山自不能及乎天避之象也故君子以遠小人而惡而嚴則君子無心於遠小人而小人自遠與天之無心於遠

山而山曰絕於天者同矣遠小人其止象不惡而嚴乾剛象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爻皆指避者言避如龍潛乃露其尾危之道也故以勿用有攸往戒之往則危矣不往則无災也負有名譽文彩風流皆尾也蔡邕尚爽之輩是已中屠蟠猶龍就危而危之哉蘇軾曰避者皆外向故六為尾 程子曰避者往避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微者易於晦藏 楊啓新曰卦中以二陰為小人至爻中則均退避之君子蓋皆避爻則發避義也 陳世鏞曰尾見則人得而蹤跡之故厲將強之出而其避不終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此爻不言避而言避者之志也六二柔順中正柔順牛之象中正黃之象能執用黃牛之革而不可脫避之志固矣二上應九五是可小利貞者而隱避之志已固不可移也一說說如字亦備一解言外見天下滔滔汨沒於富貴利達之場而不知返皆無志之人莫之勝說惟執用黃牛以固志之人方可與言也

侯果曰股之父師當此爻矣 呂祖謙曰人情當屯難避之際最易相親以六二之才與九五應其附麗固結如黃牛之革正以避之時其情易親衛之北風曰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序言術固並為威虐相攜持而去焉亦避之時矣 楊簡曰二與初並在內卦如柳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堅貞之志不以三公易其介所謂莫之勝說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者心有所繫也九三下比二陰如有所係有所係則避之志不堅矣避之為義宜遠小人既係於陰即是有疾憊而致危厲也然九三有陽剛之才若知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之義而以畜臣妾之道待之則吉當避之時二陰浸長畜之則吉即小利貞之義也然可小事不可大事傳明言之至於畜之之法君子惟有不惡而嚴耳

馮厚齋曰乾三陽所以得避而避二陰之長者以有九三以止之也今九三為二陰所係將為陰氣所薄而元氣危矣能如人主之畜臣妾柔而服之使二陰止於內而不往則吉道也作易者以陰陽消長之道寄之九三為君子虛者周 沈起元曰按九三變即成否此一爻所關匪細陰陽相比者其常也聖人以向衰之陽而溺於方盛之陰故設此象以

危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好猶情好之好九四應初之陰式相好也位皆不正似有情好能合應而避又是避之好者呂祖謙曰此君子小人之分以四剛柔相半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為小人故兼言之按呂說得之在此心為天人之分在處世為賢奸之判君子不可不慎也好字作上聲為合然程朱二字皆作去聲否當如字或作泰否之否讀

班固曰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避之好 周聖瑞曰疑好字讀作上聲美好其所避之迹實聲名於當世者如山中驛遞之謾若君子之道處之則吉以小人之心竊之則否塞不通而已 胡翹元曰好避者從容以退不為矯激之行亦無悻悻之怒秋風思尊顯此爻似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以情合者謂之好四與初皆不正故以好言以禮合者謂之嘉五與二皆中正故以嘉言剛當位而應此爻之避是去得恰好時節也貞吉即象傳遯而亨身退而道亨吉何如之

二之戒以固志者以其陰柔五以陽剛得中早正其志所謂貞也聖人於遯二五兩爻指  
出志字志伯夷之所志乃能為嘉遯之貞吉也

程子曰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 張子曰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周  
聖瑞曰五與二處則同志出則共濟是挽回世運人所謂當位與時行者遯時無此同志  
世道惡乎賴焉 毛奇齡曰四陽惟四五與二陰應而上下相遯一如夫婦之違背然者  
故曰好日嘉其象如此俗以好嘉為贊美之詞則何以恰在四五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九三之遯以有所係而疾憊疾憊則不肥矣肥遯自無不利初為尾則上為首是遯之最  
先者超然遠引心無所疑心廣體胖忘世久矣焉得而不肥觀於此爻覺仁義之膏腴道  
德之潤澤百世後頑廉懦立令人起學然高望之思也毛奇齡引淮南子張平子思玄賦  
曹植七啓作飛遯是亦鴻飛冥冥高舉遠引之意

王弼曰最處外極無應於內超然絕志心無疑慮憂患不能累增繳不能及 郭雍曰肥  
者道之充實也以是道而處遯世進退有餘裕矣夫何疑 趙汝梅曰四陽之中三係於

陰四五應於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虛盡亡蓋無不利者矣

三三上

大壯利貞

大壯即遯之反遯二陰在內曰小浸長大壯陽在內由初而四陽盛矣曰大者壯夫易之  
消息期於得中者正之準也聖人於陰之漸長恐其為陽危每寓扶陽抑陰之意遯之  
小利貞戒小者之利貞勿傷乎陽也大壯之卦陽壯可以消陰聖人不為陰謀惟戒陽之  
不可安進而預養乎陰蓋剛柔相濟乃為得中故正故大壯亦曰利貞象曰大者正  
也小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大凡柔弱而剛壯四陽同進可以消陰  
而聖人戒以利於正者正乃道德之剛壯而非形勢之剛壯是故大者壯言其氣也大者  
正言其理也理直則氣壯直則正矣正則中矣然後知大者壯浩然之氣集義所生也大  
者正安然之理直義無害也孟子養氣之學皆出於易孔子時中之道亦不外是其為氣  
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中立而不倚強說矯是之謂至大而至正也易以當位為正  
但陽稱大壯陽既過矣若再當位則過於剛而反失正故大壯之正以得中為正耳四剛

之內初與三當位而得凶厲過乎剛而不中也二與四以剛居柔雖不當位而吉悔亡剛  
不過而得柔以濟之也四猶言悔二則純吉剛中不中異也要之血氣之壯人欲也道德  
之壯天理也大壯為陽勝陰君子勝小人之卦然必陽能養陰君子能容小人然後貞吉  
其理甚微而陰陽消息之道在是焉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陽長而盛為大者壯也雖剛不動亦無以見其壯今乾剛震動陽從下升故壯然剛壯而  
不出於正則剛過而暴遠理失中故以得中為正明大者壯即要大者正也天不壯無以  
覆物地不壯無以載物君子不壯無以成已而成物惟天地至大亦惟天地至正君子法  
天地之正大而執其中故天地之情見而君子之道得也震動在下坤柔在上雷在地中  
為復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物之機露矣乾剛在後震動在前雷在天上為大壯大壯以見  
天地之情成物之功彰矣

蘇軾曰以大者正天地之至情也 朱子語類問如何見天地之情天地之情曰正大便  
見得天地之情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 楊萬里曰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

大面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  
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所以發揚乾剛震動之精神也大壯之象君子法乾以自強法震以自惕故非  
禮弗履以存其剛正之天無密則剛壯莫焉焉

孔穎達曰壯而遠禮則凶凶則失壯 程子曰自勝之謂強 朱子語類雷在天上是甚  
生威嚴人之克已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也 陸子靜曰非禮勿履人孰不欲  
然正氣之弱未能也今四陽方長以是優為之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 郭雍曰孔子告  
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既勝己之私則無適而非天矣是為壯之大也 顧懋  
曰老子曰絕利一原用師百倍真壯哉

初九壯子趾征凶有孚象曰壯子趾其窮也

卦名大壯而諸爻以用柔為吉初九以剛居剛在下而用壯壯大於足有尾大不掉之象  
始事而妄行其凶必矣然陽壯之時朝多君子初九乃有信之君子窮而在下者也周公

戒其征凶爲君子危也

孔穎達曰初在體下趾象 呂祖謙曰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不能自制其壯反爲壯之所使此弱也非壯也 楊萬里曰在下而用壯此賈誼欲去絳灌南朋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 火傳曰漢宋以來大學生亦是天地之正氣所鍾其壯趾而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有所勉強而爲之也其凶可護其字亦可嚜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剛居柔剛柔得中卦辭言利貞九二之貞是也象辭言大者正也此爻盡之以者用也言九二之君子不用剛而用中也孔子特於九二點出中字學者宜注意

蘇軾曰初九以觸陽凶九三以觸陰厲皆失中者也九二之於五也進不觸之退不助之安貞而已中也 郭雍曰天之德以剛中爲正九二以剛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蓋非禮弗履之士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以剛居剛處乾之終有角之象強之極也三當三五互兌之初兌爲羊而以乾震之

邵村學 易 卷八

十五

剛成之則爲羝羊震爲竹爲萑蕭之象過剛用壯如羝羊之觸藩羸角也三往求上觸藩而出上來應三觸藩而入四爲陰陽之限故曰藩罔不直也三過乎乾之中陽壯不可過用小人而用君子之壯罔屬其危君子同於小人之罔而用壯雖貞亦厲以三之貞爲過剛之貞也羸角宜矣羸敗也

項安世曰大壯之時以過剛爲戒位愈正則愈危矣剛而又剛其剛不能自制必至觸藩而羸角 高忠憲曰用罔之君子無以異於用壯之小人貞厲同觸藩羸角同人品異而慎事一也愚按小人無所爲貞當屬君子言 沈起元曰按用罔句或作不用其壯爲解細玩爻辭用罔之下緊接貞厲又以羝羊二句並承之故傳即以君子罔釋小人用壯明其同病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四乘剛本當有悔然以剛居柔故貞吉同乎九二而悔亡且居震初大壯至是而可動矣以正而往無往不遂自此以上無陽爻陽壯陰易壞故藩可決而角不羸也震爲大塗兌爲附決藩決之象四變坤大輿之象乾三陽在下輔之以行似輿大輓之象壯於大輿之

輓尙往而可進也蓋貞吉則不中之悔可亡乾非震不能運四引羸陽上進而羸陰之藩無不決此爻見君子之盛任重而道遠無所弗載無不可行也

楊萬里曰三十幅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呂之初耶程子云輓與輻同 李兆賢曰朱虛侯賜呂氏而成反正之功唐狄梁公陰結五王而奏回天之績皆以不壯爲壯者

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指九二而言六五以柔居中與二爲應得柔弱勝剛強之道以不壯而壯喪羊於平易之中善處而无悔也二曰貞吉五曰无悔皆取剛柔相濟之義老子柔勝剛強之義近之位不當者大壯之時四陽已過五所處者非當壯之謂也諸儒有以易爲疆場之場毛奇齡曰易與場同音亦同義然於象無疆場之證仲氏嘗言解經不宜改字良然

蘇軾曰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壯之地也以陰居陽則不純乎陰有志於助陽矣是以釋九二之陽而縱之故曰喪羊於易位不當也人皆爲藩以禦羊而已獨無有豈非易之至也歟有藩者羸其角无攸利則喪之者无悔豈不明哉 王安石曰剛柔所以立本變

邵村學 易 卷八

十六

通所以趨時則位正當而有凶咎位不當無悔者有矣大壯之時得中則處之以柔能喪其很者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六五以一爻言上六以一卦言羝羊取在上用角之象上居大壯之終震動之極有羝羊觸藩之象居柔爻之上故不能退處一卦之窮故不能遂進退失據无攸利矣幸其柔而不剛知其艱難而善處之則吉蓋其進退無據者由其初以爲易而不能詳審也以爲艱難則詳詳則咎不長也

楊萬里曰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脊脊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胡炳文曰臨六三壯上六皆無攸利皆曰咎不長蓋六三之憂上六之艱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也

邵村學易卷九

東莞張其淪豫泉學

三三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

晉進也書也下坤上離日出於地進而愈上至巽而大明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六五為大有主天子之象故三之承五不曰告公從而曰公用亨于天子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六五為晉主諸侯之象故二之遇五不曰王明受福而曰受介福于王母也晉言卦之得明全藉乎進下之觀上為升進之義上之臨下又兼晉接之義焉周易之為教扶陽抑陰每以君子小人言之若君臣晉接之間則尚柔而不尚剛故大有與晉皆以六五之柔為至貴也康安也侯謂諸侯也天子之恩禮有加所以安諸侯也坤為衆故曰蕃庶三陰分於下胙土分茅之象坤錯乾馬之象錫馬蕃庶見其恩之隆書日三接見其禮之類諸侯有安民之功故天子進而勞之安諸侯所以安天下之民以人臣之進備一卦之義晉卦所以為臣道之至大也象辭類有四德而晉卦則無然天

子接諸侯以禮進盛之時天下安矣不言吉亨而吉亨可知臣以順而應乎大明不言利貞而利貞可知

陳際泰曰文王繫晉卦之時未有唐叔虞也然其繇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厥後文侯捍王於艱難王錫之馬四匹策命為伯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朝王出入三親王錫之車格弓矢於是姬姓獨晉霸者數世周室賴之所謂康侯者哉一時之語遂為後世之讖無一不合豈有冥識也歟 姚舜曰康蓋殷畿內之國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易之繫詞有此猶王用亨於岐山高宗伐鬼方例也 陳世錦曰康侯毛西河云猶考工之記稱甯侯也惠氏謂如祭統康周公之康是也

象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應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書日三接也晉訓為進實以明而進故亦訓為畫明在天上則為乾之大明不可以進言明出地上進而益上故以進言也順而應乎大明以坤順之柔為德即以離明之明為應應即象附之意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 程子曰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嘒嘒睽睽是也 王申

子曰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以為成卦之主者二晉大有也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柔進而上行是專以康侯之晉者當此一卦之義矣 郭雍曰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應於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來知德曰柔進而上行者晉綜明夷因二卦同體文王綜為一卦故雜卦曰晉書也明夷誅也言明夷下卦之離進而為晉上卦之離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是朝日也朝日方升未已君子觀晉之象自昭明德如日之升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又曰皆自明也與自昭二字相合昭即明也朱子所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虛靈不昧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是也程子曰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曰自昭 孫奇逢曰王龍谿曰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之明本無加損也蔽與不蔽之間耳君子視明出地上之象悟性體之本明故自昭其明德君子之學欺曰自欺謙曰自謙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皆非有待於外也 王夫之曰明德者無私

無欲可大白於天下之德也日出地而物皆照非欲人之見之明盛則自不可掩耳君子之明德曉然使天下共喻而無所隱取象於此自明對蒞衆而言卦與明夷相綜也待重以周待人輕以恕明晦異用之道如此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困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主之離明在五晉如者志在五也摧如者阻於四也初六處順之初應明之始進退皆以正則吉我能以正則勝人未之信然寬以待之進退皆有餘裕矣亦何咎乎四五艮在上艮山為摧小人而扼君子之進其勢若山獨行正者獨立而不懼守正之謂也君子之進退裕如无咎彼摧我而不我信者何損於我哉我蓋未受官守之命也初為始進故曰未受命與六二受字同解

楊萬里曰晉如進也推如退也四乎未見信也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顧炎武曰君子信而後謙未信則以為誇已也而况初六居下位未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矣 李兆賢曰孟子見沮郈倉有推之象據天自

解有貞而裕之象 陳洪冠曰孔子待價而沽裕於進也孟子久於齊裕於退也

六二首如慈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將進而之五亦首如也而為四所阻四為近君之臣讒諂害明所以慈如也中爻坎為加憂為心病慈如之象然六二中正貞所本有不同初六之貞勉勵而後得之吉者因中正而得也受介福于王母者六五亦柔故稱王母

九家易曰介福謂馬與蕃庶之物是也 郭雍曰柔順中正臣道莫美於斯小人以進為喜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偃俯茲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貞吉受福

六三乘尤悔亡象曰乘尤之志上行也

尤者信也三不中正本富有悔然居順之極初二亦順而信之是以初曰固守三曰乘尤也二曰慈如三曰悔亡也中庸曰弗信乎友弗獲於上矣三已言而在上而乘信之則上行之志可遂也

來知德曰坤為榮榮之象 刁包曰焦氏云初極下二猶在地皆欲進而未能至三始出

邵村學易 卷九

三

地上率乘柔與之俱進故莫不率從也欲獲上而不能信友則動輒離今二陰曉然其信詢謀僉同是以有進而無悔也

九四首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性貪畏人晝伏夜動九四體陽而位陰不中不正據近君之位如鼫鼠之貪也首離書曰九四在離之下如鼫鼠之晝伏也位不當者謂以剛進失首之義也雖貞亦厲而况不貞乎

楊萬里曰處遜惡後處言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躐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主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言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况不正乎貪者將上僭乎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也下忌則其進有率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 陸希聲曰履非其位固其寵祿歸鼠之志竊食黍稷而已 趙復齋曰首之時陰為君子陽為小人大哉時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三與五皆言悔亡陽位而以陰居之本富有悔得首之道而悔亡也五仰象辭所謂柔進而上行康侯是也明出地上未至於天是一國之君也自昭明德而得失不以介意是正諒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恤一己之私而能明德以治民者也故往吉而无不利矣有慶即錫馬蕃庶書曰三接之謂亦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是故思得患失之鄙夫九四是也失得勿恤之君子六五是也當首之時易有患失患得之心故聖人戒之

見易曰五之左右四貪而上亢於五宜有悔也以文明之為下所順從二者皆以不足為害故勿恤也勿恤所以見其明也書曰能哲而愚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不哲不惠雖四目四聰益滋其旁落矣 李兆賢曰此王霸關頭也慎則為假仁仗義之桓文勿恤則為恭己垂裳之堯舜又曰此失得勿恤之心以往便是天下之福慶漢武征南伐北致使中州虛耗為失得之念所中耳

上六首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離為牛而以剛居上角之象知進而不知退首其角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進而不可已危之道也惟用剛克之道自治已私則危可以安吉且无咎夫言告自邑言用

邵村學易 卷九

四

伐邑皆自治其私之意若以剛躁之進為常是吝道也首以柔順為善四之剛如鼫鼠既以位不當戒之上之剛如牛角復以貞吝戒之惟柔道者得之初二吉而三悔亡五為卦主往吉无不利而首之道成首之義從可識矣

汪燧曰卦以柔進而得名四處卦內以剛橫踞三陰之上為竊弄威權之貴臣上處卦終以剛輔大明之主於外為掌握兵權之重臣夫以大明之君下皆順從受大賜而被親禮者惟康侯是接居闕寄者惟當世其桓矯之氣共贊文明之治乃為得宜上則首其角矣當誕敷文德之日無所施其捷伐首角之威維用伐其私邑而已 朱子語類看伯豐與廬陵問答內首卦伐邑說曰首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各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三三上明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首明出地上書也明夷日入地中夜也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之時艱者象辭所謂大難也當艱苦患難之時君子利於守

正自晦其明也

王弼曰日入地中明夷之象開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顯其明智亦明夷之義時雖至開不可隨世傾邪宜艱難堅固守其真正之德 李舜臣曰易卦講爻噬嗑之九四大帝之九三曰利艱貞未有一卦全備以利艱貞為義者此蓋觀君子之明傷為可懼而危辭以戒之其時可知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象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日入地中明夷之象如此豈真日之明有所傷哉暫晦其明而已孔子即象以推德言大明為所暫掩然內蘊其文明之德外著其柔順之德以象大難而無損於明也大難雖在天下也臣罪當誅今天王明聖此文王之貞也文王之義以全卦言利艱貞即晦其明之謂內難雖在家也正其志即貞之謂不失其文明柔順之德也自堯人自獻於先王箕子之貞也箕子之義以六五一爻言蓋以艱為貞則能藏其明而不露以貞處艱則能養其明而不息周公爻辭祇言箕子利貞一義孔子象辭則以文王當一卦之義故曰易之興

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楊萬里曰象辭象辭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四字為衍

呂祖謙曰人皆視明入於地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滅暫入於地而已如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本不曾滅 項安世曰象難者有濟世之功內難者止於正志而已 胡炳文曰明夷五爻言箕子釋象兼言文王蓋美里演易處之甚從容文王之德狂受辱處之甚艱難箕子之志然文王因之演義易箕子之行焉時聖賢患難關係斯文也 俞玉吾曰文王美里見囚天下之民命攸寄故曰大難箕子伴狂受辱一家之宗社攸關故曰內難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坤為衆莅衆以坤言也用晦而明以離言也明夷非毀其明不以察察為明用其晦而反得明也豈惟莅衆為然哉君子之立身行已交友事君皆是道也

呂祖謙曰此君子養明之道不有虛淵之入焉有明谷之明 黃元公曰明入地中天之養晦也若陽明無伏候則萬物之生意息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是以聖人位北居陰以治陽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在初夷在翼耳君子猶能安步徐行以避之也即迷陽迷陽毋傷吾足之意離為雉鳥之象離居三三之象離為日三日之象離中虛為大腹空腹不食之象明夷于飛者鴻飛冥冥君子之見幾而作也初為離剛本君子也垂翼以避禍夷在翼而心無損天容海闊豈為稻稗謀乎許由一瓢伯夷薇蕨皆是也故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矣君子之行即君子之往也君子之忍飢即君子之守義也然養鳥之主人豈無言乎夫子意曰明未損也君子之行而不食義在則然也豈主人之微祿可嗚乎

荀九家易曰有明德者恥食其祿 荀爽曰火性炎上離為朱鳥故曰于飛為坤所抑故垂其翼陽為君子不食者不食君祿也 毛奇齡曰主人指四以四為初應也荀爽以象陰在上為主人朱升以二為主人俱無理四互震為行又為厲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居初之上猶股居足之上明夷之時夷在股而心無傷也離變中爻為震震錯巽股之象互體坎坎主左左方左股象三四互坎為美符之馬美符者馬壯之象六二以柔居中是

在位之君子蘊文明之德抱拯離之誠雖股夷而欲救之救之如何其用馬乎其用馬之壯乎承乘皆陽猶馭馬而行拯之則晦可以復明是以吉也孔子曰六二之吉能順其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則也舊說謂此文王當之然文王當全卦之義孔子之言也箕子當一爻之義周公之言也周公爻時豈有以文王當此爻之意乎或以伊尹當此爻更不合

項安世曰六二當位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合於為臣之則故曰順以則 毛奇齡曰朱氏會通謂舊說易者以六二為文王明夷六四為武王明夷皆無理之言不特武王不明夷即文王明夷亦夫子贊易之言周易舊詞豈宜有此近儒巧拙文王事實以合諸爻且有分配股臣以初爻為夷齊四爻為微子皆雅劣之甚者世有通人不可不察也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以二卦言之三上皆首也以一卦言之三為離之首即大明之首也明夷至三傷其首矣離為火居南方之象離為戈兵田獵之象日繼於冬三之出行有似於狩所謂多狩也明夷於南狩非所謂獵乎然三與上應上則由明而晦三則由晦而明離夷及首而得其



大明之首則夷也可以不夷矣惟當柔順以養其明而不可剛躁以誤其事所謂正也故曰不可疾貞蓋離至南而益明志因狩而大得其文明之首仰得其柔順之志也初言翼言足行二言股三言首四言心腹皆以明夷之傷於身者言之舊解以大首為紂然豈有首懸太白之事周公乃津津樂道著之於經歟此爻或以文王當之或以武王當之皆屬穿鑿

趙善舉曰大抵明夷之卦最為難說故古今解者往往有大礙理處如九三爻曰王氏以至近時程氏楊氏漢上朱氏諸家皆以為去閻主湯武之事且以南狩為前進而除害得其大首謂獲其昏闇之魁首嗚呼聖人忍言之哉易更三聖將以為天下萬世大訓安得有此言哉夫離在坤下有日入地中之象故謂之明夷九三居下卦之極在離之上其明有復出之漸焉故曰于南狩言當往於離方也得其大首言復向於明方則將得其端緒之大者也然猶在坤之下而未能遽出惟當守正俟時而不可以欲速故曰不可疾貞凡去昏而復明者皆若此非必專為人主言也而直謂之湯武之事何哉接趙說識解其高惟得其頭緒一語不知首字與股腹一例皆近取諸身也

邵村學易

卷九

七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離為腹坤亦為腹離與坎皆為心為意此爻變中爻為巽巽為入入之象坤又為黑腹乃黑暗幽隱之處以內外言之則坤右而離左以上下言之則坤五右而坤四左也四居卦之中猶腹與心在身之中入于左腹及腹矣山離至坤明入地中故夷及腹然六四以陰居正三曰貞五曰利貞四不言貞而貞可知四之獲如三之得三所得者文明之首四所獲者柔順之心也入其腹則心在闇是入於門庭之內獲其心則心在明是出於門庭之外以四之貞用晦而明故可獲明夷之心意也夫天下之最傷心者若如長夜冥冥何時且上無明君下皆昏闇貪庸之臣斯民之受害如腹心之病矣君子處明夷之世惟知守正守正則正已而物正仰山晦而明之機大學所謂明明德以新民易所謂利艱貞用晦而明同此宗旨也

周聖瑞曰入腹幾傷五內聖賢心境萬不受外來之損神游八表豈局曲於門庭跬步間有迹傷而神完轉有獲心之妙 錢啓新曰坎為明夷之心心絡於腹左四以坎陷象左腹之入旋以震動象門庭之出 楊時曰于出門庭我不願行避此微子之明夷淪按程

子以此爻為陰邪小人之居高位者朱子非之誠是也龜山以此爻為微子明夷後人多宗之然周公爻辭祇言六五箕子明夷合於利艱貞之義何以於四不明著微子之明乎 毛奇齡曰夫明夷有心吾山巽而股而首而及於心若惟恐以傷吾明者傷吾心而吾之正其志而反得之者亦在是焉夫此心非他明夷之心也而我乃得之而於以出行則良為門闕離向之為行者必先庭後門而今以倒良之故而先於門而後於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夷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居柔順之中下應文明之中位不應而志應是明夷之主也周公作爻詞慨言曰箕子之明夷是也卦言利艱貞爻但曰利貞言箕子而艱可見矣不為微子之去不效比干之死艱難正志伴狂受辱可謂晦矣人但知其晦而豈知其藏明於晦乎易以箕子當五位書以洪範繫道統不以君道尊之而以師道尊之也箕子志在明道非志在全身是為明夷之正身愈晦而道愈明故孔子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莊子傳薪之義即從此來 郭雍曰五為君位以君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 見易曰五君位也箕子為其君之至親大聖而明夷於君其君可知矣商

邵村學易

卷九

八

書微子篇凡君之惡不稱君皆以我為辭亦此意稱其臣之艱貞而不稱其君之昏昧隱諱之也 余曰汝曰五為君位而以箕子當之何也殷之末也獨夫已不自安於位而微子去比于洹獨箕子尚留而乃心王室存箕子所以存殷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六居明夷之終明夷之象成矣曰不明晦是真晦也初登于天明出地上也後入于地明入地中也初登于天則照四國非治之時乎後入于地而失則非亂之時乎一治一亂由於君心之明與晦而已舊說以此爻指紂而言其義亦狹書曰時日亟喪予及汝倍亡紂固當亡然此爻為千古興亡之鑒固非僅指一人一事也失則與順則相反則即內文明而外柔順之德順則吉失則凶矣故以君言之自夷其明固天命靡常以臣言之則明夷于君亦四國交亂矣幾人能似箕子之利貞乎

蘇軾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實晦非有託也強明而實晦 郭雍曰不明晦其明息矣 胡炳文曰上六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其所夷也 毛奇齡曰

晉則出地明夷則入地晉爲晝明夷爲夜然晝必入夜夜亦必入晝晉與明夷一反視間耳然則處此者何得何失何真何吝亦惟守其則正其志以俟明之自復焉可矣此爻無吉凶悔吝以此體論引易曰小人處位雖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恆其德而能以善終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此數語連易引入似轉製傳詩何玄子疑此必易緯文字良然愚按此爻不言凶而凶可知體論所引以小人處高位者言則是臣而非君也又按箕子獨才本其子惠棟曰其古音亥故讀爲亥亦作其對向云今易其子作箕茲荷爽據以爲說蓋讀其子爲箕茲古文作其子其與亥字異而音同毛奇齡曰獨才以箕子爲其子者謂不敢顯稱箕子之名但稱其子而孔子逆知文意始於象傳明指之則穿鑿矣高宗帝乙尙可斥言何况箕子且夫子明明實指箕子與文王並而後備尙從而紛紜何也焦循曰物相雜爲文彙雜而著即貴之文柔文剛訟上乾爲王訟而比例於象是文是王是象是訟也傳之言文王猶經之稱帝乙易之曲而中肆而隱者如此執於周王而實以姜里之事失之矣按文王箕子之名顯明如此後人尙持異說則伯夷微子之明夷安怪其紛如訟乎其矣解經之難也

三三 家人利女貞

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欲治國平天下而不先齊其家其道無由然齊其家則必先修其身身者一家之型也孔子於上六爻作傳曰反身之謂道謂威如之吉刑于之化也必誠意正心然後能修其身然後能齊家家人之卦言齊家之道也卦外巽內離離巽皆女也故曰利女貞夫一家之人男女盡之矣巽離二卦四陽二陰陽強陰弱見夫唱婦隨之象焉陽爲陰主夫爲妻綱欲女之正男必先正故齊家必自修身始修身必自正心始且治家之道與治國治天下無殊殊觀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得家人利女貞之義矣試觀往史自商周以後女戎之禍無代無之然後知利女貞之一言聖人爲有國家有天下者萬世戒也赫赫宗周喪如滅之彼詩人傷心之語何堪卒讀設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齊家自夫婦始夫婦者男女合而成家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

子然後有兄弟此理之常也卦之巽離只有二女文王曰利於女之正孔子曰此其中有男焉爻之二陰而四陽是也試觀乎二女之正位乎內也試觀乎五男之正位乎外也柔中剛中各當其位是之謂正也男女正何以爲天下之大義蓋男女即陰陽也即乾坤也乾坤陰陽即天地也人第知一家之人父子兄弟夫婦皆陽奇陰耦之謂而不知家必有主稱爲君焉父稱君母亦稱君如坤曰父稱嚴母亦稱嚴蓋不嚴則家不能治也子產治鄭諸葛治蜀於國亦然惟正乃嚴未有不正而能嚴者也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是故治家者莫易於一家父子兄弟而莫難於婦人女而能正則其男之正可知矣曰利貞曰正位曰男女正曰家道正乃知家人之義一於正而無不正此固天地之大義而天下之所由定也人人觀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要而言之女之正也以男男之正也以身身之正也以言行言行之正也以誠苟爽曰離巽中有乾坤母不嚴家之蠹也酒上下之分庶弟子之過亂內外之別場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故並稱嚴君 朱彝尊曰周南一十一篇言女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者九惟易亦然恆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家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

正家之道必自內始明乎內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 見易曰漢唐以來代有女禍家法不嚴也趙宋頗有家法故以女主臨朝而天下又安家法易可忽乎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猶齊家必自修身出也言有物則忠信行有常則篤敬忠信篤敬誠矣反身而誠於齊家乎何有蘇軾曰火之所以盛者風也火盛而風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與焉 來知德曰知風自火出之象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也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閑從門從木防閑之謂閑之於初方爲有家有家者使一家之人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出於正也志未變者始初之志未變以閑家者言九離體而有先見之明能閑於始也也以爲所閑者言如童牛之牯所謂教兒嬰孩教媳初來是也王弼曰教在初而法在始家道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悔矣處家人之初爲家人之

始故必閑有家而後悔亡 司馬光曰初九閑有家悔亡正家之道不在初初而驕之至於狼狽不可制非一朝一夕之所致昔舜爲匹夫耕漁於田澤之中妻天子之二女使行婦道於翁姑非身率以禮義能如是乎 蘇軾曰初九用剛於家之始九三用剛於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於閑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閑者則志變矣及其未變而閑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利女貞之言此爻當之矣无攸遂者無攸遂婦人之志也不敢專政者近是婦人不敢專一家之政惟主中饋之事詩所謂唯酒食是議是婦人之正也六二以柔居柔順巽而已正位乎內是以貞吉夫無攸遂婦人之志則在家無執錫之司晨在國無垂簾聽政之事楊震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惡實爲難養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降上下俱美 何楷曰制外之事予之於夫无攸遂也中饋之事責之於己在中饋也牝雞之晨身與夫並曠日熾之木國與家俱喪乃知大易之垂訓嚴也 李兆賢曰後世女后預政如漢之呂唐之武正與

邵村學易 卷九

十一

此象相反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九三以陽居陽過於用剛以嚴治家者也說文云嗃嗃嚴酷貌侯果曰嗃嗃笑也離火聲不常或哂或笑或嗟或歌三居離之終故有此象夫治家以嚴則家人嗃嗃人以爲厲而有悔也而不知其吉也治家以寬則婦子嘻嘻人以爲無悔厲也而不知其終吝也孔子言其未失即曾過於嚴毋過於寬未可以爲失中道也復戒之以失家節寬而無節則致亂之道勢必不止於吝矣此爻獨稱家人者三當一卦之中又介乎二陰之間故於可嚴可寬之界限不可不明也

胡炳文曰嗃嗃以義勝情雖悔厲而吉嗃嗃以情勝義終吝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於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呢於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非常富人之謂嘗見大富之家驕奢淫

佚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家必凶矣何吉之有四居巽初以順當位而應剛又介於二剛之間以柔得剛以虛受實富家之象大者陽也男之功成於女猶天之功成於地故大吉之辭不於五而於四言之二曰順以巽四曰順在位婦人以順爲正家人之義明矣

虞翻曰得位應初順五乘三比據三陽故富家大吉 楊萬里曰善富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順爲粟帛四之富父子兄弟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象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此爻是也家人有嚴君君即王也假格也以一身之正感格一家之人皆出於正則無憂天下之不定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婦能正則夫愛子能正則父愛推之兄弟莫不皆然故曰交相愛九五剛而中正齊家之本四以下皆正齊家之效以卦義言之父母之治家人如治天下故義主於嚴以爻義言之人君之視天下如視家人故義主於愛愛之上九即曰威如乃知嚴寬並用爲得中也

邵村學易 卷九

十二

楊萬里曰以周論之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不其交相愛乎 何楷曰九五雖王君位言然齊家之理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不同者不然孔子何以二南訓伯魚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以陽居卦終家道大成入信之矣故曰有孚人何以信之以其言有物而行有恆所謂誠也誠於中形在外尊嚴莫敢犯故曰威如五曰交相愛九則威克厥愛終則吉也九以嚴則終吉三以寬則終吝治家者當知所從事矣雖然威如之象非可矯飾爲也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家人親之猶切一行之不謹一言之或僞則尊嚴失而家人必反唇以相稽矣孔子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惟誠可以服人惟修身乃能齊家也世有嚴於治家而不知修身者夫子以反身明之大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與易義相發明也 王弼曰家道可終惟信與威 司馬光曰以陽居上家之至尊者家人望以爲儀表是以內盡至誠爲下所信然後有尊可畏而獲終吉 蘇軾曰凡言終者其始未必然也婦子嗃嗃其始可樂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呂祖謙曰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威而不先有

乎誠則不服反身者謂乎自我出不當任威當反觀吾之誠否也 吳曰慎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為正女以柔順為正初曰閉三日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剛而中非不嚴也嚴而泰也

三三三  
上

睽小事吉

睽字從目說文目不相視也目主見故爻辭多言見亦言遇睽乖異也睽卦綜家人家人卦巽以長女而位四離以中女而位二文王曰利女貞睽卦離以中女而位五兌以少女而位三文王曰小事吉小者陰也與小過可小事不可大事其意略同而皆以柔道處之則吉蓋下兌上離火澤同動而上下不同方中少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則乖乖則離離則不合然天下未有睽而不終於合者亦未有合而不始於睽者革卦云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睽亦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而聖人有處睽之道必以柔道行之則離者可使之合故人知睽之為離而不知睽之為合蓋睽者其形合者其理睽者其靜合者其動不為已甚徐徐轉移此合睽之善術小事吉者言以柔為事則吉也

邵村學易 卷九

十三

楊萬里曰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無為貴易矣 朱子曰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郭雍曰火澤無相得之性方之天水運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為睽也然澤火之革火自上而下澤自上而下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遠而不遇也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離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澤之睽因乎動二女之睽山乎行凡事當謹於行動之初其義明矣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誠誠是言也蓋倫常之間同居一處然有同而後有睽一有間之則其情必離而婦女尤甚二女同居其志不能行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二至五陰陽皆失位睽異之象王夫之曰中四皆失其位初九以陽剛束合之而固不親故成乎睽此卦與噬嗑相似而九二以剛居中尤為難合故離應而應不以理下交而上疑是以其

爻多險異之辭焉夫人居不安之位而欲相與交其志之不固所必然也柔靜以俟其定則自釋剛動以制其爭則愈離此睽與解之所繇異道在初上也睽之於吉難矣小事者陰事也用禮所謂陰禮宮中婦人之治也前朝後市後市為陰近利之事亦陰事也按王說其當合睽之道當用柔而不用剛其義明矣兌說而離乎離明此卦德也六五以柔而居尊位進而上行此卦變也又得中而下應九二應乎剛也此卦體也是以天尊地卑睽也而生成長養之事同男女異質睽也而夫唱婦隨之志通萬物散殊亦睽也然物雖異而理本同得天地之和負陰陽之氣其事相類大凡亂極必治睽則必合天道有然人事亦然惟聖人因物理之本同順而導之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文王言其常孔子極其用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

九家易曰乖離之卦於義不大而天地事同共生萬物故曰用大 虞氏曰不言義而言用者明用睽之義至大矣 王夫之曰事類謂相聚以成一類之用如水土合而成坯筋漆合而成弓之類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邵村學易 卷九

十四

離兌同出於坤火澤同出於地其本同也火性炎上水性澤下其用異也君子之善用睽也而不同羣而不黨 郭雍曰大舜善與人同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爾為爾我為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為用睽之道也 楊萬里曰禹稷顏回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術未足為同之異也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畢邈速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以剛居剛宜有悔也居睽而說道存故悔亡喪馬惡人指四初四敵應水火性異而情悖悖則舍我而去然四實睽我非我睽四善處睽者不迎人以求合亦不拒人以求睽故去者不逐而聽其自復來者不拒而惡人可見也豈可有好奇惡異之心哉如是則悔亡而咎可避也 朱子曰見惡人无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李兆賢曰清流每為濁流所忌即惡人亦當見之范滂不謝宦譜而取禍陳實禮讓而弔喪无咎之占信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者不期而遇也二五處睽而皆失位各求其應有君臣之分焉陽喜上陰喜下二者不相遇于堂陛之間而相遇於巷蓋當天下睽隔之時以致委曲艱難如此所謂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時也未失道者言當睽之時君臣之相遇未失道也

郭雍曰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于巷若其易然疑其類於不山其道者故象特言其未失道也 王宗傳曰孟子於齊好色好貨好勇之對此委曲宛轉以觀其遇合者也然以太王公劉文武言則雖遇主于巷何失道之有 胡翹元曰如鄧禹諸臣之遇光武塵埃中天子宰相是也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三以柔居剛處睽之時而躁進以求合者也下二陽似所乘之與急于行而應上為四所阻故自見其與曳而不進牛掣而不前矣上九以其乖蹇張弧射之薄有損傷故其人天為乾首且劓為截鼻也六三承乘皆不正之陽故其象如此雖然三與九為正應九終脫孤納之際終必合是以遇四之剛則无初遇上之剛則有終也三以陰居陽故曰位不當

邵村學易 卷九

十五

胡安定曰天當作而字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而謂有罪乾其髮也 焦竑曰不正之陰而承乘應皆不正之陽是以邪見萃起人心懷疑意見橫生皆非實事 顧懋樊曰大凡剛的人稍稍疑心便不惜情面若心迹一明也便渙然冰釋所以天下最難事者莫如英主最易事者莫如英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凡合則睽睽則孤上居睽極稱孤四亦稱睽孤者初目四為惡人德敵而致孤也然四目初為善士元夫即善士也位應而終遇不疑而交孚則不孤矣相疑則睽交孚則合以誠相與雖危无咎蓋合睽之道莫如交孚初與四皆剛實之才有交孚之象志行者得行其救睽之志也

楊萬里曰狄仁傑以一身徇唐非孤立于睽離之世乎乃薦一張柬之而五侯之合周復為唐仁傑之志行矣 俞石澗曰初不言孤者在下獨立窮居無援乃士之常在上獨立失其補助非處上之道 李兆賢曰如平仲之久敬以全交鮑叔之推心稱知已皆以厲而成其交孚者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以五為主尊之也五以二為宗親之也諸爻皆言睽獨二五二爻不言睽而言合六五互坎而兌為口如家膚之柔而易噬言其合之易而交之親也往而有慶何咎之有程子曰五雖陰柔之才輔以陽剛之道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以周成之幼稚而具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之勢蓋由任賢聖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深也 李兆賢曰太甲歸亳而違伊訓成王啓金縢而迎周公正此爻之象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萃疑亡也

處睽之極居明之終睽極則心多疑明終則目易眩見三以為家也恐其汙我又以為鬼也恐其祟我蓋離居兌澤之上中爻為互坎兌澤之氣蒸為坎雲以蔽離明心疑目眩呈此怪象然六三本為上九之正應特恐其疑心起而不親之耳是以先張弧以射之則上九為睽孤後說弧以親之則六三本婚媾也何則上九至陽六三至陰疑則睽不疑則合合則如陰陽和而時雨降矣故曰往遇雨吉孔子復釋之曰萃疑亡也疑心起則婚媾亦

邵村學易 卷九

十六

寇讎至誠感則寇讎皆婚媾惟大信可以釋疑交孚所以无咎也 郭雍曰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無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無角無之疑也 楊萬里曰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 胡翹元曰此條竊疑周公自言其情故於六三上九二爻多隱語險辭如管蔡不利孺子而成王疑之其象豈堪言乎及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公可以見斯爻矣

邵村學易卷十

三三其上下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東莞張其淪豫泉學

塞也說文跋足也坎在上艮在下險難在前且止而不進吾親於塞卦而知聖人有處塞之道四焉曰智曰忠曰才曰德君子之心未嘗一日忘天下也然時不可為陷危無益不能不留吾身以有待見險而能止非終於止也智也初三四爻是已若夫君臣之分既定艱鉅之任曾膺鞠窮盡瘁死而後已陷危履險甘如飴焉忠也六二是已不有濟塞之才無以靖大難有大人出而豪傑從之拯斯民於陷溺往有功矣才也九五也是也然有濟塞之才而無當位之德才足以靖亂而德不足以正邦難未已也今乃二與五同功而上六有來碩之吉是濟難而得中正之道可以正天下之不正矣聖人勉之以反身修德有旨哉文王圖嗣其坎皆在東北位是險之所在也若西南則無難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大人惟九五足以當之有是才復有是德故曰貞吉

邵村學易卷十

象曰塞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塞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塞之時用大矣哉

塞者有難之時見險非明不能能止則相時而動是以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之事諸爻除二與五皆以往為失來為得聖人贊以智矣哉欲其留此身以有用也塞利西南則當往濟險以動得中正之道也不利東南則當來避險以靜謂道窮之時不可妄動也此皆為初六九三六四上六言之耳若九五之大人則不然有大才以濟大難當往而往為得中矣夫大人者豈惡東北而樂西南者哉當九五之位修己以正而吉立於險中以正萬邦而無不吉也利見而往從之其功大矣故塞之時不可行也而塞之用有可往也困於時則道窮得其用則道不窮何謂時用曰正而已矣曰修德而已矣見易曰或曰西南陰方東北陽方聖人專以陰道乎曰為處塞也文王身當塞難而以坤道終身其繫坤之詞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是即文王處塞之道也淪案老子言道德從黃帝歸藏易來以柔為用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皆與處塞之義合文王身當塞難其以坤道終身也亦歸藏之義也

象曰山上有水塞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險也山上有水重險之象行者塞也君子之遇塞難不怨人而求諸己焉反身者反身而誠也修德者欲明明德於天下也其心未嘗忘天下故以反身修德為濟塞之用也朱子語類云潘謙之書曰塞與困相似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塞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來譽象曰往來譽宜待也

往來即進退也則往入於坎不進則良而止也往則權塞之機來則有智之聖明哲保身此其倫歟初六在下面而無位進退可以裕如宜待者留此身以有待也鄭本作宜待時

楊萬里曰獲譽於亂世不若無譽之安也然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此中磨礱管窺之徒歟 李兆賢曰假使伯夷太公當權棄老之秋而欲往建功名不幾為龍比之類乎

惟海濱自適斯二老留名千古矣 汪繼曰為申其來之故曰宜待也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孔明臥南陽皆待也

邵村學易卷十

二

六二王臣塞匪躬之故象曰王臣塞終无尤也

二與五應曰王臣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義深矣初上三四皆有往來之辭六二無之當塞之世君臣以濟難為志宜進而不宜退也身為王臣犯天下之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塞塞者塞而又塞獨為其難也匪躬者不有其躬公爾爾忘私爾爾忘家鞠窮盡瘁死而後已也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此言最合

楊萬里曰六二陰柔短於才也聖人不尤之者嘉其志而恕其才也程子以李固周顛當之得之矣 來知德曰不有其身張巡許遠此及近之 見易曰二之鞠窮盡瘁亦在為五得人而已故於三之來反傳曰內喜之內謂二也凡所謂來反來與來連來碩皆匪躬為之招也武侯盡瘁於先主而雄才輔元輪竭忠於太宗而羣策畢進天下之賢不萃於主而萃於君主之人六二之謂也

九三往來反象曰往來反內辱之也

九三以陽剛之才志欲濟塞與坎為鄰進則入險聖人成之曰往則塞矣蓋三與五不應與上為正應上陰柔不足以為援惟反而就二二本忠貞之臣但才柔不足以濟塞思得



剛陽之才以爲助所以喜其反也三獨往則塞來反則可以濟塞以其才可用也程子曰  
內在下之陰也反猶春秋之言歸

楊萬里曰三與上爲應而上六陰柔不能主三以共濟也此劉瑜陳蕃勸賈武速斷大計  
而武不從之事也 李兆賢曰三有濟塞之才但英雄無用武之地不如反就二陰共圖  
恢復光武反就更始於平林劉備反就劉琦於江夏皆來反之象 毛奇齡曰坎以一剛  
居三而互離見焉坎離者坎之反也反乎坎則塞濟

六四往塞來連象曰往塞來連當位實也

實陽也以九居三爲當位之實六四陰柔無應獨往則犯難故往塞下來連於三然後接  
引同類亦可連於五蓋濟塞之功陰必藉陽柔者不能獨濟也然而九五之朋來亦賴有  
六四之來連王弼曰六四往則無應來則乘剛往來皆難郭雍曰往來皆塞何取當位惟  
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

歸有光曰四處近君之位才弱不足以濟介於三五二陽之間非四其誰連之夫連桓公  
仲父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 來知德曰許遠當祿山之亂乃對張

邵村學易 卷十

三

巡曰君才十倍於遠由是帷帳之謀一斷於巡此六四之來連也 汪璣曰連三於五也  
大君以人事君故連舜之交於堯者四岳也連管仲之交於齊桓者鮑叔也連淮陰之交  
於漢高者蕭相國也

九五夫塞朋來象曰夫塞朋來以中節也

居九五之位當險難之中故曰夫塞夫君道居塞則天下之難大矣朋來者凡來譽來反  
來連來頌者無不來也三與五同德之陽同功而異位上六來頌應乎三六四來連比乎  
三而三來反以合乎二二與五應乃君臣同其忠難者曰朋來則二之朋皆五之助也以  
之濟塞不難矣中節即無過不及之中德夫人臣有濟塞之才而皆作朋來者豈不以人  
君有濟塞之德乎象言往得中以正邪皆止五而言

程子曰自古聖王濟天下之塞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之佐是也中  
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  
是也雖賢明之君苟無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 來知德曰象之所歸者三也而三之得  
來於五者二也二應而三來三來而衆來矣是一乃蕭何而三爲韓信也 林希元曰中

節只是中德但以在塞異其名耳如劉先生當猖獗之時信義愈著於四海是中節也故  
士從之如雲

上六往塞來頌吉利見大人象曰往塞來頌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頌亦大也陽有厚實之象大人指五別大而言頌指三上六體猶在坎往則窮險故曰往  
塞若志在內來就九三之頌以從九五之貴則君臣之分定矣故曰利見大人諸爻皆無  
凶咎以其無濟塞之才而皆有濟塞之心往來得中也此爻獨言吉者塞極則變而爲解  
言高尚之士未有祿位在塞之時不可不因剛直之臣以利見九五之大人共同濟塞不  
可以在外自棄而不見也而聖人救世之苦心亦如見矣

項安世曰上六本無所往特以不來爲往耳初六本無所來特以不往爲來耳 沈起元  
曰按上處卦終在塞之外似爲高世之士而有來頌利見之象者惟以正應在三而三又  
爲乘時幹濟之人誼所當赴故吉商山四皓從留侯之招而見漢高是此象矣 胡翹元  
曰往塞謂他有所屬如陳豨從公孫述益其塞耳來頌者謂來從九三如資融之歸河西  
身名俱泰則吉也

邵村學易 卷十

四

三三坎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者難之解也下坎上震陽動而出乎險之外則難解也動乎險中爲屯動乎險外爲解  
解與屯爲內外亦與塞爲反復塞以艮位東北而利西南今坎位正北震位正東而亦云  
利西南者非謂東北之不利也西南坤方萬物皆致養焉大難方平當藉長養之地以休  
息之是塞之利西南者以其行而解之利西南者以其養然解之西南可往東北亦可來  
也塞不利於往而利於來以險在前耳解則不然來吉往亦吉浸假無所往而必來也耶  
則其來也復也復則吉也浸假有所往而不來也耶則其往也夙也夙則又吉也四上四下  
皆聖人語占者之詞夙猶夙駕之義朝也先言無所往而後言有所往者安不忘危之義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  
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坎險在下震動在上動而免乎險斯爲患難解散之義乎言利西南而不言不利東北者  
解與塞不同無所不利也西南坤方長養之地利在往而得衆也其來復吉爲下卦之坎

言之方其在險而無所往故來復於中而吉以其陽剛之中也有攸往風吉爲上卦之震言之出險之震則有攸往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之初爻而可以動也蓋解與泰綜變下卦之艮往而爲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坤爲衆故曰得衆泰上卦之坎來而爲解下卦之坎也九二來復而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是已得衆則有功泰之朋來與九四之朋至斯字無異震之爲義在於恐懼修省九四居動而免乎險之地故又有攸往風吉之戒焉斯亦贊成無虞之義也而要之皆吉也人謀既至則險難無不解而天地之解亦如之震爲雷坎爲雨天地交泰則氣和雷雨交作則氣暢形隨氣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矣此天地之解也雖其時爲然豈止人獲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弼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無有幽隱故不曰義楊萬里曰害已除而無所往故宜來復而不可以過於爲高帝已定天下而復伐匈奴過於爲也利未與而有攸往故宜速爲而不可以不及高帝幸於苟安安於泰陋而不求復二帝三王之法度不及爲也趙汝樸曰夙者朝而不暮謂其敏斷不移時而定亦不一往也易言夙吉而猶豫者凶此漢之何賢庸之五王所以蒙害也

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作天地與物爲新之象赦宥之行君子與民爲新之意也王夫之曰疾雷間作而不恆君子非常之恩間一用之而已

汪烜曰赦過宥罪即彝典之流宥五刑皆與肆赦蓋與其戮不辜宥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亦君子之雷雨所以舒其氣而被之澤使手足得以自寬也胡翹元曰威中有澤刑獄赦宥之象大難初平宜有曠蕩殊恩若王允不赦涼西將士激成大變是未知易之道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解以動而出險爲義故坎之三爻以有應爲吉無應爲有咎無應則不能出乎險也六當解初與四爲應以陰應陽六之柔四之剛交相爲用而不過剛不過柔是剛柔相交際也得象辭无所往其來復吉之義矣故无咎也

楊萬里曰六當患難解散之初以柔道處剛位適剛柔之宜得來復之義矣何咎之有此光武謝西域禮匈奴郅支官馬武之請之事也汪烜曰曹參代蕭何守而勿失百姓所

以有清淨帶一之歌也其此爻之義乎李兆賢曰如石守信等當太祖乾剛獨斷之時各乞龍興兵就鎮安享太平正解初无咎之象

九二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夫天下之難所以能解者豈不以退小人進君子哉狐邪媚之獸小人之象黃矢中直之物君子之象即六五爻所言君子小人也九二當解之時以陽剛之才上佐六五陰柔之主固羣陰之所歸附也如田獵之獲三狐謂初六六三上六三陰爻也其所以能獲者以其剛直居中得黃矢中直之道耳退小人而進君子乃貞正而得吉也二爲坎主所謂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者此爻當之

楊萬里曰當解之時九二欲其獲狐六三戒其致寇九四欲其解得六五欲其退小入上六欲其射準一卦六爻而去小人者居其五然則召天下之多難而何樂於近小人以疎君子哉狐者小人之妖恭顯是也得者小人之賤通姦是也準者小人之懲憲翼是也負乘者小人之僭莽卓是也一卦之中聖人五致意焉去小人而不力雖去必來去小人而不直雖去必格去小人而不中離其必亂三者盡矣又能貞固以守之則吉矣不然鄰朋

得以入望之封倫得以入太宗矣

黃道周曰漢唐之祚不移於曹朱而起於閹宦之擅權宋之鼎不移於夷狄而起於王呂之新法誰謂去小人非解之第一義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六三當解之時而上無應柔陰小人媚四而凌二媚則負之凌則乘之蓋小人而竊高位自一言之爲狐之媚人自上言之爲準之凌人自本爻言之爲負且乘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未有不致寇至者也寇小爲盜大爲戎解緩之世小人勢張則正氣衰小人任重則治功墮變解而塞天下起戎矣彼竊位致亂之小人孰不羞惡而醜之而小人惟吝而固守其位反以正道爲可羞是則咎由自取也

楊萬里曰致寇者六三也寇至而受其難者不惟六三也趙高僭秦以致勝廣勝廣至而高與秦偕亡趙忠張讓擅漢以致董卓至而二賢與漢俱滅盜斯奪之六三誰咎也時論曰寇指上六敵應相猜時勢非而交情變鄙况之結諸呂呂布之刺董卓是也然幸而有此火傳曰爻以三爲致寇警傳直以爲盜小人之圖小人非見義也有所利而爲

之也曰盜可也元載之圖魚朝恩史彌遠之圖韓侂胄皆以小人而圖小人其上六之於六三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拇謂三朋謂二解去三之小人然後得二之君子也九四以陽處陰其位未當故六三邪媚之身得而附之如拇之附於足然而者汝也二與四為同德之朋初與四應亦剛柔之際惟間於負乘之小人則君子之朋因以不至故為告四之辭曰必解去汝之拇則小人遠而君子至矣君子與君子為朋兩相助而兩相合焉非以信孚之不可夫四居大臣之任設使下比小人亦無以搜羅賢俊豈能以誠相與為五得君子乎故拇不解則小人進小人進則君子去而難作解復為塞矣

王弼曰失位不正而比于三故三得附之為其拇也 蘇軾曰拇六三朋九二 張子曰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解之則朋信 陳世銘曰凡自度其才力不足以集事則當擇賢者而任之如鮑叔之舉管夷吾子皮之用子產皆同心共濟相與有成故塞五之用朋來解五之孚亦須朋至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爻點出君子小人為千古治亂興亡之鑑也卦惟二陽四陰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而九二大臣九四近臣皆君子也六五信二四剛德之臣既有孚於君子矣君臣固結相與以誠於是三陰之小人亦皆信上之所用者必君子所解者必小人遂相率以退而改心易慮不敢與君子為敵矣故曰君子維有解吉言一解而無不解也此所以為解之時歟夫天下之小人退則君子之道行吉莫大焉

楊萬里曰天下無多難有一難小人者多難之宗解難不多術有一術君子者解難之源故洪水非堯之難而四凶過於洪水四裔非四凶之威而一舜烈於四裔曰君子維有解吉言解之吉者維用君子一事而已程子云字驗也用君子之驗驗之於小人退而已見易曰君子維有解言一解之外無餘事也此意為小人所信則小人退而天下險阻不突否則解而猶有不解事端復起宋之紹述之禍不可鑑耶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稱公以君子而居三公之位坐而論道者也隼指六三初二皆有應獨三不應上負

乘竊位故為高墉之隼上以震動之極居一卦之上病惡如隼於器則利於時則宜以君子而治小人以正而去不正射而獲之无不利也夫六三之負乘悖也射之所以解其悖若小人孚則不射可也此解卦之終曰无不利則天下之悖亂皆可解散矣 張根曰險難大平可以行其道矣得位而在一卦之上故謂之公周召之事 楊萬里曰此解之終也其周公歸自東山之時乎

三三 隼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

凡卦皆本乾坤乾第三爻變而為兌坤第三爻變而為艮損卦下兌上艮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聖人曰損上益下其道上行也下乾上坤為泰損自泰來漢儒如荀爽蜀才虞翻諸家皆言泰卦三畫移為上畫為損卦益卦亦然宋儒不主卦變之說惟朱子言之然泰否即乾坤合體六子皆生於乾坤則兌之本乾艮之本坤自屬本然而損從泰來亦有至理且三爻明示之曰所謂損者損此三畫之一也又於上爻明示之曰得臣謂此一畫為上下之交也三爻上曰得友上交三曰得臣孔子為傳又明示上下於損曰其道上行

言乾之一畫移於上也於益曰自上下言乾之一畫移於下也損為泰之衰微益為否之轉機故孔子曰損益盛衰之始也趙善舉曰莫吉於泰而益上則損莫凶於否而損上則益是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也明矣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則損下有時而不能免按損益之言上下自當指君民而言然損抑人欲以就天理亦損之道楊誠齋更推廣言之曰損之道有損者有損者有損不善以從善者有損已以益人者有損已而取人之益者有損之損者有損之損者其損七其所以損者一也二益可享損者以從儉也大象之懲忿窒慾六四之損其病此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九之益六四九二之益六五六三之益上九此損已以益人也六五虛已以從諸爻之益此損已而取人之益也初九以已益人而又酌損之此損之損也六三以一人之損而得友六五為損之主而得益此損之損也九二上九之弗損此不損之損也故曰其損七愚按損之道以損上益下為義必上與下相孚以誠信然後合乾元之吉可以无咎又慎守其固常然後協君德之貞利有攸往夫能將以誠敬而固守之是務其本不務其末也務其實不務其文也試以享祀例之蓋享祀之禮以誠敬為本儀物為末雖二簋之薄

亦可用享曰易之用者言何取乎文之繁也

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即剛益柔也其道上行言其道應上行不僅指利歸於上言也人臣之致身百姓之奉公皆損下之義然必損而有孚君與民孚以至誠然後上下交而志同斯合乾之元吉无咎合坤之可貞利有攸往矣上知止則無過取下說順則非強從以三陽三陰之相應而交孚耳易之用二簋可用享即言誠至而物可簡也雖然其道上行之道其義精微下損則上亦損損而不損之道惟其時而已時當末勝而本失文勝而實衰則二簋亦可用享也所謂損也若非其時則太簡矣時中之謂陽實而陰虛陽用常有餘陰用常不足理數之固然也損陽之體益陰之用是損剛益柔也然亦惟其時而已時則無過不及也天下之理不過損益盈虛當損而損當益而益則盈損則虛皆因時而為之豈有容心於其間哉夫惟與時偕行所以損也益也無過無不及然則易之為易時焉而已矣聖人之學易時中而已矣

淮南子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不察按此即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義也 蘇軾曰損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知所以損我者凡以益我也則信之矣 謝惠卿曰損益二卦專為三陰設也損乾之九四曰損上損乾之九三曰損下 胡翹元曰損益之義至微而至大請解從陸忠宣剝民奉君說於理止見一邊而不合象傳損剛益柔之旨 耿希道曰益下則下與上皆益損下則下與上俱損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山澤為損山摧則澤澤動則損山愈莫甚於少男欲莫甚於少女君子鑒之和悅則可以懲忿矣知止則可以窒欲矣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損德之修也此之謂歟 郭雍曰顏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淵請事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後修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 王守仁曰懲窒禁於未發之先顏子不遷怒是從懲忿工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造來

初九已事適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適往尙合志也

卦以三與上相易而三為損下上為益上初不近三而與上九連亦在所損之列耳初陽居陽位而與四應急公好義當損之初視奉上之事為已事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適往使適有喜焉上之合志何如也是无咎矣適速也雖然初為微益損下益上當斟酌得中不可太過故又戒之曰酌損之所謂時也象傳三時字即酌損之義毋使太過與不及而已

陸公紀曰已事者以其事為已任者也 來知德曰已者我也本卦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乃我之事也 汪幾曰告之曰已事言非人之事乃已事也適往則无咎一次不獲時予之享聖人視天下後世莫非已事禹稷過門不入只為已溺已飢故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此爻以不損為損即以不損為益也二近三三損則二及然柔不可全益剛不可全削初九已損剛以順柔九二復益柔則剝道成矣初以剛居剛且欲酌損二以剛居柔弗損可也是以不損為損也夫不損何以為益之蓋二與六五為正應正則貴中中則能正守以

中為志利正以為行為以剛濟柔即所以為益之道也否則以陽居陰剛德不足而為震處說而動是不正而動於下征則凶也象傳損益有時時即中也中則無過不及九二利貞守中是以不損為益也

蘇軾曰損有可貞之道九二是也 吳尚猷曰此爻舊主隱逸者辯者謂二五正應則所謂剛中自守正在正色立朝見之但二以剛居柔虛其媚說以徇乎五故利乎貞以自守而不得以征取之戒詞也弗損益之正明所以利貞之故蓋不自損而剛貞乃能益其上也如漢汲黯魏高允二人在朝為益不少足知弗損益之義 林希元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清風高節披拂士習可當此爻之義

六三三人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此成卦之主故爻辭總一卦之象而言之此爻為損下益上之實也三人行乾之三陽進也損一人三變剛而為柔也一人行三獨升也得其友六三上九之變三上與應為得友上以三應為得臣也初二四五爻雖皆應而非良兌成卦之主不可以得友得臣言之也天下事疑則不孚孚則不疑得友者象辭之有孚也一人行而得一人則交孚若三人行

則疑而不孚必當損其一也毛奇齡曰三陽並行疑於無陰三陰並峙又疑於無陽自一陽既動而偶形成焉象曰一則得傳曰三則疑非合觀焉能知之

程子曰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除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男女構精則化生萬物唯精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三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李兆賢曰異類者雖兩亦三其驩同朝終是比周為黨同類者雖千百亦兩人彼八愷五臣十亂總一大朋耳

六四損其疾使遇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四與五皆受益之爻益何以言損蓋以初言之損初而益四亦初之所疾也是故過者初九也初既困而損所損無多四苟求益無服勢必疾心痛首六四以陰居陰在艮之初知足而不妄求故能損初之疾我使夫過者喜我也如是則无咎矣亦可喜者亦字指初而言蘇軾曰自初言之已事過往則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損之自四言之損其疾則初之

從我也易故過有喜

楊萬里曰六四以柔居柔得九二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初言過往四言使過蓋初之過實四有以使之也胡炳文曰下損已以益上當使下亦速有所喜乃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當損之時以柔居尊位虛中謙挹以應九二受下之益者也而上九與之比又從而益之故曰或益之或之為言非一人可指之謂也或上或下一二人益之十人皆從而朋之得友得臣之象交孚如此則龜策亦從而弗違之矣十衆辭周有亂臣十人受益如是可謂大善之吉矣益上之爻以上九為主交上亦益五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古人曰謀從衆合天心上天之祐宜矣郭雍曰六五之辭與益之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義同也

楊時曰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范堯夫曰朋龜獻兆庶積成熙堯舜三代之治可不勞而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居損之終在損之上當損之時人以爲必損下者也而仰知弗損而反益之蓋上九本爲九三得乾之施上行而爲陽陽實而有餘艮止而有節故能弗損乎下且以其有餘者而益之是則居損之終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止之以不損象傳所云无咎可貞利有攸往者此爻當之矣得臣即得友之義無家之臣國爾忘家謂三也損之道五得其元吉上得其无咎利貞而損之義盡矣故曰大得志也

王肅曰處損之極損極則益故曰不損益之得臣則萬方一軌故無家也王應麟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益之也或擊之自外來也人皆得以擊之也孔子讀易至損與益喟然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損吾是以嘆也胡雲峯曰弗損益之上與二辭同而意異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上受益既至則又當推以益下毛奇齡曰象言有孚即爻言志也皆大離中合之象但初九合志九二中志上九大得志皆以志歸陽其重泰三陽如此

邵村學易卷十一

東莞張其豫豫泉學

三三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君民損益之事哉益卦言民說無疆則損卦亦當指君民而言此天下治亂之機也故損從泰來益從否來損泰之三畫以益之上畫之損否之四畫以益之下即謂之益同有損益而一名損一名益者以見下不可損損民以益君則雖益而亦名損上不可益益民而損君則雖損而亦名益也損卦大象言懲忿窒欲益卦大

象言遷善改過則損益之道切於一身楊誠齋推而論之謂損之道有七吾謂益之道推而言之亦甚多故象辭言日進無疆其益無方又曰與時偕行也趙善舉曰損之卦辭曰有孚元吉无咎又曰可貞利有攸往又曰易之用二畫可用享諄諄於訓誡之際蓋如此至益之卦辭乃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兩語而已是知當益之時上以順而益下下以動而應上上損而下益自然無所往而不利所以其辭寡也

邵村學易卷十一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卦損上之三益下之初君以益下為德則民說无疆也下益而上損卦何以名益蓋下益上亦益也知下益即為上益則知自上下下之道與乾坤同其廣大與日月同其光明矣四剛從外至曰來初柔從內出曰往今益從外來而曰利有攸往者則以往而利來而亦利上下皆得益也九五以中正位六二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行而上下皆有慶也巽為木木道行即益道行以益下為行利涉大川言涉險如夷塗其益上巽而下動陽則行益者也陰則得益者也其日進无疆者豈惟民哉天地且然天施氣於地地受氣而化生皆損上益下之義其施化之益無有方所究之地見其益而天亦不見其損也試觀乾下而初天施之道也坤上而四地生之道也天施地生萬物皆益無時不然而則損上益下之道亦法天之時行而已當其可之謂時聖人以己益人與時偕行所以日進无疆也

孔穎達曰損益得名皆就下而不據上者向秀云明王之道志在惡下故取謂之損與

下謂之益益動而巽巽則被損無已動而卑巽則進益無疆 蘇軾曰天施乾為巽也地生坤為震也 楊萬里曰乾之四在上乃損陽而為陰坤之初在下乃益陰而為陽此卦之損上益下也乾之初九在上乃遷坤之初六於已上而已下之此卦之自上而下也蔡清曰損下益上民貧而君不能獨富損道也故為損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不能獨貧益道也故為益損則上下通一損益則上下通一益要知關於上者為多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按益卦原兼損而言有所損乃有所益見善則遷斯善日益矣有過則改斯惡日損矣雷動以發陽氣風散以消陰氣乃天地維新之象君子日新其德故遷善以為益欲其無不善改過以為損欲其無一過也

郭雍曰顏淵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違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懲忿窒欲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 刁包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子路殆庶幾乎

邵村學易卷十一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損為益之始益為損之終損之上九曰利有攸往益卦辭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初九為受益之主爻言利用為大作於本卦言利亦接損之上九而言利也震自坤來初受乾為益而有利天下大利必歸於農當盡坤土而耕治之所謂大興農功是也且大作所包其廣以養以教禮樂兵刑皆是必體乾之元吉開天下無窮之利然後各可免矣下不厚事者下民柔弱本不能厚集所事惟得乾健之德以助益之然後大有作為協乎元吉而无咎是可知羣生之利賴繫乎一人矣

隋公紀曰此後稷公劉之功 侯行果曰震為稼穡又為大作益之大者莫不耕植 朱漢上曰陽為大震為作初九得乾之始元吉也坤厚也 郭雍曰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無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乎終于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 蘇軾曰益之下損之上也故知損則知益矣逆而觀之益之初九則損之上九也自初以下無不然者惟其上下內外



不同故其迹不能無少異若所以益初之情慮事之宜則損益一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遠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或者不一其人之辭初九之利用即與上九之利有攸往同而六二比於初九其爻辭亦與損之六五同蓋損之六五既受九二之益又受上九之益故曰或益之此爻中正虛已既受九五之益又受初九之益故亦曰或益之亦有十朋之龜弗克遠之吉象所謂自外來者九五固屬外來初九之陽亦自外卦來而為益也故曰或也或自上祐或自外來以陽益陰其義同耳損之六五得乾之益謂之元吉此爻居坤之二坤利永貞故曰永貞吉也夫龜且弗遠鬼神享之矣王用享帝者王用六二以享帝猶言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意

郭雍曰損益相須以成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故損上益下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 薛賦曰益之六二則損之六五也六五所獲之龜則九二弗損之益也六二所獲之龜則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則以永貞於五為吉王也則以享帝為吉皆受益而不忘報者也 蘭廷瑞曰六二柔順受益之臣王用之可享帝獲吉如成湯

邵村學易 卷十一

三

用伊尹而享天心太戊用伊陟而格上帝

六二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以陰居陽震動不安有凶象然居益之下卦當受上之益者也故曰益之凶事謂水旱兵戎死喪之事三四皆公位用凶事而无咎是因凶得益所謂吉人凶其吉也然必信以出之中以行之乃得无咎何以有孚告公用圭是矣用圭所以用信告於公而用之敢不信乎以卦之全體言之三四非居中此卦三四皆曰中行猶中字以三四為中又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是也固有之者言本有之也三居震極三位多凶

朱子語錄益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 王夫之曰益之事實益以為用也凶事如水旱有分災之禮兵戎有救患之典死喪有贈襚之儀則與者非濫求者非貪可无咎也 毛奇齡曰夫民饑為凶孟子曰河內凶周官凶事即荒政也但凶事用圭凡王愛凶之禮出鎮圭以致王命使恤凶之地或去其征或弛其政此即益下之最變而最厚者 陳洪冠曰告公用圭如為備儲告者用珍圭則鄰國借糧無粟而有粟為師旅告者用牙璋則方伯與師無兵而有兵是皆用凶而得益也 來知德曰三之爻位多凶則

內事乃三之本有也孔子三多凶之句本原於周公之爻辭六十四卦惟謙三爻有吉字餘皆無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益之六四即損之六三皆損已而益人者也六四損已益初而初曰利用四亦曰利用可見損上益下上亦有益以義為利無不利也初九本陰六四本陽推易之間遷國之象三四皆中行其志同也皆告公其言同也告公而公從之詢謀僉同固九五之所樂從耳四與初應遷則九四下則初九四以益下為志初九之遷六四資之故初九利用依我而遷也沈起元曰益以益下為志國之依在民民之依在稼穡四之益下乃依民之所利而利之也

張子曰本為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為依遷之國人所容信必中行不私然後告必見從 項安世曰六四自損以益下與初互遷而成益此公劉古公之事也述在損民而志實益下觀盤庚三篇可見損益之實矣 見易曰四與初上下交易有遷國之象惟四以益下為志故不憚於遷太王遷岐曰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殷曰視民利

邵村學易 卷十一

四

用遷凡遷者皆為益下計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益之九五即損之九二二益之以弗損之益而九五惠之以不費之惠是惠心也心有孚而誠亦以有孚而信是以有孚之惠在我只為心而受此有孚之惠者則名之為德然而可見者大作享帝用圭遷國之事而不可見者有孚惠下之心蓋亦如天施地生其益無方也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當益之時為益之君其象如此損六五受益而獲元吉益九五以益民為心不問而元吉可知矣蓋惠民之心誠斯益下之志得損之上九言大得志以自損得益為得志也九五以至誠之心上下相孚其大得志也不亦宜乎

王弼曰得位履尊為益之主者也為益之大莫大於信為惠之大莫大於心因民所利而利之焉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信以惠心盡物之願固不待問而元吉以誠惠物亦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 程子曰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曰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楊萬里曰上下交孚而九五之志得矣二帝三王至矣以仁率天下而民從之成康文景其庶乎損之六五言益而

不言損損之至也益之九五言惠而不言益益之盛也程子云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損極必益益極必損理之恆也猶之否極則泰泰極則否上九以陽剛居益之極而求益不已衆怨所歸不惟人莫益之或有起而擊之者矣夫以善益己已益而人不損且可以善益人以利益己已益而人必損損人以利己小人之心也君子之心有恆小人之心無恆立心無恆惟利是觀勢必不奪不契其凶宜矣是以莫益之者仍以損益言乃一偏之辭也衆人所共惡必有或擊之者也上居卦終何以云自外來不敢直言下也孟子曰千乘之國就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此或擊之義也

孔穎達曰上九處益之極益之過甚者也求益不已是立心無恆也無恆之人必凶咎之所集 張浚曰君子於益必先求諸在我而恆其心心恆則動中節語中倫實者樂輔民知萬利之將加於身孰不與之應之哉又曰雷風爲恆風雷爲益上九處風雷極處故有勿恆之失 楊萬里曰惟其心之偏利而不知均利之當理此其所以凶自外來也中不偏外敢來乎鹿臺耶是已 王應麟曰廉恥國之脈也廉恥喪則國從之是以楚瓦好

邵村學易 卷十一

五

賄鄂城危皆求貨積業衰秦路離收邊爲府漢金開增城敗羽利之覆邦可畏哉在益之上曰莫益之或擊之

三三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陽決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以五陽而去一陰其勢甚易而象有危厲之言爻多凶咎警戒之辭何哉當注意柔乘五剛一語謂上六之柔乘九五之剛也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上六以柔乘剛而五比之以女子言則呂后武章之流以小人言則漢唐之宦官明客魏之流也城狐社鼠赤手遮天君子雖衆不難一網而盡之蓋九五之陽一陰已乘其上而睥睨之且弄之於股掌之上也雖然君子之決小人也豈有遺焉決之以至公之理聲其罪以討之則揚于王庭也決之以誠敬之心密其謀以圖之則孚號有厲也決之以同類之明協力以除之則告自邑也決之以兌說之色譏笑而去之不利即戎也決之以乾健之力勇果以行之利有攸往也

象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歷觀史冊君子之去小人其勢未有能勝者是未識剛決柔之道也其道維何健而說決而和是已君子能健則不至於容縱小人君子能說而和則必無怒小人之心與必殺小人之念夫天壤間有君子必有小人疾之已甚則亂五陽當長祇剩一陰而必決去之者以上六之柔乘九五之剛也五爲王位故曰王庭揚告於王庭慎密以陳之垂涕泣而道之其所以呼號於君上之前者聲小人之罪其所以常存危厲之心者以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斯困危道也迨至誠能悟主孚號有功人主知其爲小人而誅之屏之則君子之道始憂危而終光大矣故曰其危乃光也一君子之決小人也其勢孤衆君子之決小人也其勢盛自四以下皆君子也九五之君亦君子也不過爲小人所乘偶爲所惑蔽耳君子以至誠憂危之語告諸其君復告諸同類之朋故曰告自邑周召同志管蔡可誅平勃交歡諸呂可去然不可徒尙武功也尙則必窮漢之去宦官以何進袁紹而漢亡矣唐之去宦官以崔昌遐朱溫而唐亡矣所以有不利即戎之戒也凡此皆警懼之辭危厲之志也夫君子可合而不可分有一君子之不合不可謂之孚衆君子告於君而君

邵村學易 卷十一

六

信之是之謂孚是之謂吉也小人可消而不可長有一小人之未去不可謂之剛長體乾健而利有攸往和說以決之一陰消而夫變爲乾矣是之謂剛長乃終也

王安石曰柔乘五剛上六乘九五之剛業陽比五親決五爲王位故曰揚于王庭 蘇軾曰五陽而一陰陰至寡弱而皆重於決者以其得所附也上六之所乘者九五之剛所謂王也欲決上六必暴揚於王之庭此其勢有不便者故五陽雖相信而不忘警以爲有危道焉號者所以警也 火傳曰人主之信君子未有如信小人者因其爲舉朝所共惡故益信之唐德宗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陸贄曰此其所以爲奸邪也 汪澂曰決之不勝也如陳寶之十常侍決之而勝也如崔昌遐之與何進決道之難如此有必去之志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善道也明烈王之去魏璠也以之

象曰澤上于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水在下氣騰而上天化爲雨露決而復下君子之德澤下流也似之然君子以天祿其天下之士非可居之以爲德也有居德之心則忌而戒之居如奇貨可居之居忌如道家禁忌之忌

蘇軾曰澤上于天其勢不居故君子以施祿不以居德 來知德曰夫三月之卦正天子行惠布澤之時德者澤之善居者施之反自註云趙汝愚不遷韓侂官秩此居德則忌也國家有大故必用殊恩故夫忌居德王尤不救涼西軍士亦然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壯即大壯之卦大壯四陽爲壯夫則五陽是初九壯於前大壯之趾也九居乾健之初爲決之始既曰前又曰往躁進之象然君子欲決小人位卑而躁進未有能勝者也爲咎者有撓敗之凶也孔子曰不勝而往惜其明知不勝而竟往也

蘇軾曰前者通大壯之辭也必通大壯而爲辭者明其所壯同而其所遇異也 朱子語類曰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 楊萬里曰倚一陽之壯而不恃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先者勝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此陽處父抑趙盾宋義排項羽所以皆爲咎也 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恭顯宦官此往不勝之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一 七

蘇氏楊氏以惕號莫夜爲句宜從之此爻即呼號有厲之意二與五應居柔得中可以決小人而無疑者也乃能惕以警懼號以戒備莫夜不懈如臨大敵小人罪彰利在爲亂故有有戎之象九二深不利即戎之戒雖有戎而不恤也孔子以得中道許之謂其剛而能柔健而能說也大壯之九二在乾之中剛而不過故曰貞吉夫之九二當決之時尤戒陽剛之過能惕號而勿恤誠爲得中道之君子矣五所倚之以決小人者也 楊萬里曰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不然無仁傑之志而竊仁傑之跡則爲張禹孔光胡廣趙成遼養時賊矣 汪燧曰惕號無事而若有事也勿恤有事而若無事也帶夫堅臥之事似之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頄者頰間骨也九三居乾之極用陽剛之道以決於頄象怒之而見於而小人用壯之道也是以凶若君子行決之道則不然三與五同功任夫之責皆曰夫夫三與上應若陰陽之和而遇雨也業陽同行而三似獨行疑其叛正而附邪也然君子有決小人之心盡決小人之責因其遇雨而若濡焉若濡而非濡跡似汗我矣因其獨行而有愠焉然愠

於心不見於面也是故壯于頄者小人之壯也愠於心者君子之壯也故孔子釋之曰終无咎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詳言用壯不用壯之得失以成其剛之過此爻亦言君子小人用壯之不同爲君子戒也 朱子曰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俞琰曰夫之五陽皆君子今獨稱九三爲君子則其不與小人爲黨也夫夫者決而又決也 吳肅公曰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徐文貞之於嚴氏是也 張夢瀛曰王文正之於丁謂亦然

九四暫无府其行次且率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陽居陰位不中不正位不當也故爲不明之象不明故不能敏於決苟安因循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能止猶臂無膚而居不安之象欲行則體兌居柔又不能進有其行次且之象兌爲羊大壯亦以羊喻剛使能牽引下卦之三陽以助九五之決自勉以從公則不中不正之悔可亡矣惜其居陰而未得中道耳之不聰由於心之不明雖聞告自邑之言而不信耳聖人於占戒之外設爲反辭恐其坐失事機而同類之君子亦爲所累 則將不勝其悔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一 八

蘇軾曰孰與大壯既悔亡而得壯較說夫君子惟能釋怨而收士故爲之聰明者衆大壯之九四是也 來知德曰凡易中言暫者皆坎也坎爲溝洫暫之象乾爲言乃前告自邑之言變坎爲耳痛故云聞言不信按坎在上也 毛奇齡曰彼以兌口出我以坎耳入耳不能使不言而能使不聞且不能使不聞而能使聞而不信雖耳曰聰目曰明各有所司然耳苟失聰亦等之不明 九五克陸夫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莫陸程朱皆云馬齒齒王弼曰草之柔脆決之至易按莫陸猶言包瓜以細草比陰柔之人當包則包當決則決九五以陽居陽又得衆陽之助往決一柔其事甚易故有克陸夫夫象夫夫者重決也然以剛長之極互體重乾恐有剛過之失而無和悅之善故又戒之曰惟中行乃可无咎也中行者乾兌並用之謂也九五君位決小人乃臣下之事未能聖主當陽羣邪屏絕乃於衆君子乎號之後方許小人雖得中道而未光大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與象辭其危乃光相應

胡雲舉曰初陽位在下不能決三五陽位當決者也故皆曰夫夫五當可決之位勢易於  
三三唯夫夫可以无咎五之夫夫或失之過暴則猶爲有咎也 焦斌曰五比於上而能  
自決以保其中備可免咎而已未光大也谷永所云公志未專私好頗存五蓋迫於公論  
不得不去耳 李兆賢曰合觀象所云中未光即神宗以人言而能安石高宗以衆論而  
能泰桢乎 沈起元曰夫卦六爻善者止於无咎未有言吉亨者聖人於窮極之陰不敢  
忽如此蓋物窮則變窮則變則故六爻皆以過剛爲戒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此君子最快心之爻也雖謂上六乘剛之小人而不可去乎決至此君子無庸號矣小人  
之凶君子之吉也易不爲小人謀而未嘗不爲小人示其戒陰消盡則變而爲乾君子之  
剛長乃終也君子之終而吉即小人之終而凶故曰終不可長也

周聖端曰疑至夫之終自以爲必勝之勢在我必盡之形在彼無所用吾號矣此張東之  
輩所以終斃於小人之手 余銘岳曰一陽之剝曰終不可用慮其變爲純坤也一陰之  
夫曰終不可長恐其不得爲純乾也 李兆賢曰黨類已盡有亡而已賈似道過洛獨行

暴日中至漳鄭虎臣暗而殺之略似此象

三三 三三

姤女壯勿用取女

夫與姤皆五陽一陰之卦而夫爲剛終姤爲柔始剛終以剛爲主柔始以柔爲主惟其  
以柔爲主故姤一陰曰女壯也以形言之則一陰五陽謂之壯以義言之則一陰漸長剛  
至於坤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即姤之初六也陰爲小人以女言之壯字包淫惡在內人  
盡夫也謂之不貞以臣言之壯字指才能而言一身數主猶之一女數夫謂之失節王安  
石言馮道能救衆生大性周孔之義勿用取女勿字有力凡陰不能害陽陽自引人之耳  
取女者男下女也以如此淫壯之女而可取之乎戒男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  
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陽消爲剝剝極爲復而一陽生矣陰消爲夫夫極爲姤而一陰生矣一陰之生其微聖人  
遠曰女壯蓋以陽之初復尙待得朋而陰之初長已儼堅冰獨以一柔而遇五陽故曰女

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柔則不然以君子小人之情狀不同聖人申勿用取女之戒以  
女之爲體貞順方可借老淫壯若此不可與之久長也姤以柔爲主而剛爲客聖人扶陽  
抑陰履霜堅冰之漸不可以不戒懼焉然遇之爲道有正有不正孔子即遇字而推廣言  
之夫以一女而遇五男不正者也若夫天地相遇陰陽而已矣一天一地一陰一陽正執  
如之陰陽和則萬物生故品物章章於天地間矣二五之君臣剛遇中正則大行其道於  
天下而天下莫敢不正也設使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大道不行以此  
見陰陽之遇不可無惟能以中正之剛爲主則陰足爲輔耳然則姤之時義之大於遇之  
正者見之而遇之不正者聖人謹於其微所以爲君子戒也

蘇軾曰剛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陰之長自九二之亡而後爲遯始無臣也自九五之亡而  
後爲剝始無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欲有爲無所不可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  
行也 王應麟曰五陽之盛而一陰生是以聖人謹於微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元  
奔齊亡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唐太宗以武德  
丙戌即位而武氏已生於前二年我藝祖二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乃作於女真 來

知德曰幽王之得褒姒高宗之立武昭儀養鸞鸞皆出於一時一念之差而豈知後有  
莫大之禍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巽爲命自上而下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姤之象也君后法之施命誥四方此君與民相遇  
之道也

熊煥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曰施命誥四方在觀曰省方觀民設教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王弼曰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主謂九四也初六處遇之始以一柔而乘五剛體夫  
躁質得遇而通散而無主自縱者也按近世之女所稱自由解放者近是而聖人比以羸  
豕孚蹢躅羸豕者小牝豕也孚者壯實而躁也蹢躅者跳躅自由也王弼曰言以不貞之  
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按言不貞之女喪其廉恥如禽獸也貞吉  
者言陰承乎陽繫以堅剛之物前無所往從一而終則得其正而吉也有攸往見凶者言  
以一女而往接五夫淫醜如是立見凶也夫聖人欲初六之不往以廉恥氣節教世人也

而今日之女子小人則未有能受聖人之教者也

楊萬里曰若不有以繫而止之或聽其往而進則凶矣高祖之封潯明皇之不殺祿山是矣 汪璣曰初六繫自繫也自繫止於五陽之下是之謂靜而止則吉也 李兆賢曰丁謂告人曰王子明運我十年作宰相其踰闕也久矣 陳世宗曰有攸往則不安其室文姜之魯道翔翔南子之招搖過市皆從其所往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初六陰柔小人固不可使之往而為君子者亦當盡其包容之道以制止之故於九二九四九五皆言所以包制陰柔之理包即包裹也魚陰物而美初之象九二近初不以小人為異類而包容之夫內能包而有之則其邪不能及於外矣故其占為无咎賓自外來者也 姤之卦言不遇言應自三而上皆賓也爻之陰陽固欲其相配惟姤之時則惟恐一陰之長二為主而包之則當防其見賓客而往之也故曰不利賓又曰義不及賓

蘇軾曰姤者主求民之時非民求主之時也故近而先者得之遠而後者不得也不論其應與否也 易意曰小人害國家必先比一君子階之進丁謂於寇準蔡京於溫公秦檜

於張魏公並為所牽而使之及賓遂受其禍 任啓運曰初與四應今以始至二遂包而有之有私意焉然不及賓則義之可也夫姤相綜夾五決陰子曰未光窺其心也姤二包陰子曰義許其事也楚巫臣諫莊王勿娶夏姬而身取之共王曰其為謀則過為先君謀則忠亦二之包有魚者歟

九三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姤之九三即夫之九四卦綜而詞同九三重剛不中羨初六之魚為二所隔故有此象然九已為二所包三與之爭爭則必傷是危道也故夫之四惜其行遲而姤之三喜其行緩惟其行次且故不與柔牽為不遇然不遇故无大咎

項安世曰益六二即損六五姤九三即夫九四以反對觀之一也无大咎者三與初非比非應本不相及也 楊萬里曰孔明說先主謂中原已為操所得而江東已為吳所得吳不可圖而可以為援此次且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乾之上九曰高而无民繫辭言一君而二民民謂陰也故初六為魚亦為民四以陽處陰

德非中正又非君主之位雖與初為正應本非無民然初已為二所包一有道而近民也四以不中正而失民四無道而遠民也嗚呼道失而民散凶自此起矣

郭雍曰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凶之起自无魚始矣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 吳慎曰九三以不遇陰而无大咎上九以不遇陰而无咎四則包无魚起凶何也蓋初六本其正應當遇而不遇故也 沈起元曰家辭勿用取女初爻有攸往見凶則四之包无魚宜為四幸而曰起凶何也孔子慮後世不得其謂故以遠民釋之隱易道之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乃如是夫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限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附自天志不舍命也 象傳剛遇中正天下大行此爻當之杞是木本根固葉多瓜絲絲相繼附之而生以杞包瓜之象言九二之得民也九五剛健居尊乘陽為輔九二之民皆其民也含章是九五之德陰陽相遇乃天道之常惟遇以中正乃成物品成章之美也姤自乾來天道不能無陽而無陰初之一陰猶自天而降也故曰有附自天志不捨命者扶陽抑陰聖人之志而有陽有陰不能舍天命之常但聖人以中正之道包容而制服之使陰柔小人不能為害耳

蘇軾曰金棍包杞皆九二也家魚瓜皆初六也姤者陰長之卦而九五以至陽而勝之故曰含章凡陰中之陽為章陰長而陽消天之命也有以勝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廢志 顧炎武曰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木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絮笑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不備何有外戚宦官之禍乎 胡翹元曰一陰午中反生重淵姤從乾來有限自天亦倚伏循環之理也善制之使不為害斯可矣必欲絕其類則為害滋大如李淳風之對太宗曰察視乾象此人已在宮中不可因讒而妄殺之是也

上九姤其角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居乾之首角象上而無位高而無民不得其遇因以致然然上九有陽剛君子之德於初六之陰無所遇耳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咎也孔子曰上窮吝謂五陽至上而窮止於各耳惟窮則吝避世之士宜然而於義則无咎也

楊萬里曰既曰无咎聖人慰之之辭也又曰上窮聖人歎之之辭也仲尼之道大天下莫

能容是也。孟老於行荷廣闊陵亦然而况賈誼董仲舒之徒歟。沈起元曰按周公於此四五兩爻自發陰陽不可偏無之義非復女壯之辭也。孔子玩辭故於象傳先發天地相遇品物成章以為婚之時義而說易者猶泥於勿用取女之辭以釋上三爻之義宜其格矣。吳尚默曰與其荷而遇毋毋窮而吝備者云吾人當學子路之尤符亦以是也。

三三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澤地萃草叢生為萃萃之義為聚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叢生之草各以其類故人之聚必有黨有黨必有爭強爭之道定以君民之分教以孝享之誠而已矣此卦三陰聚於下坤為民也二陽聚於上君與臣也君與民之分定君與臣之分亦定故萃有亨道。上亨字非義文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下之三陰皆保陽也上似孤處而無與萃然上亦逸民避世之流未嘗不願當陽之有聖主也且夫天地聚則品物成亨矣萬物聚則國家富矣君臣之聚以保民也萬民之聚以保君也凡為國者既庶既富之後則當教之教民之道莫先於孝蓋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天地人物之所以聯屬而不散者皆孝心所維繫焉以

邵村學易卷十一

十三

震動恪恭之誠盡追遠報本之思盡志以致其孝盡物以致其享故王假有廟為萃之一義也。孝經一篇其治天下之大本歟三陰聚以從六二而上應九五則君民各安其分而志無不通矣九四聚其下之三陰而贊助九五則君臣皆同其德而其道大行矣故利見大人亨為萃之第二義也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而必有柔在人則有君子以治小人有小人以養君子應以正合義而永貞故曰利貞試即第一義而申言之。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王者合萬國之歡心而神可格祖可享此萃之盛也故曰用大牲吉更即第二義而申言之六二應九五致利見大人之誠九四比九五應利見大人之願此萃之美也故曰利有攸往。趙汝騰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睹之時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周禮曰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

象曰萃聚也順而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為聚言內順乎外悅乎內君臣上下皆相聚會也使在上者非本剛正之才行中正之道以臨乎下而下應之亦豈能合天下之臣民而聚之也哉萃天下之人心首在明人倫明倫之義首在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是以孝敬天下而本身以作則也人聚則必爭爭則非正以聚者陽聚於上陰聚於下君臣聚於上民聚於下秩然而不紊誠然而相親也惟大人之德有以致之大人所以為時利見為萃之主而亨之道也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用大牲而致吉此孝享之事王者因祭受福而天下皆受福也利有攸往未見大人則不正者爭往見大人則爭息而莫敢不正大人以孝治天下所以保天之命百姓悅順而歸附之所以順天之命也情根於性性根於命山是可見天地萬物之情焉陽倡陰和乾始坤生天地此聚也萬品流形物與无妄萬物亦此聚也。

楊萬里曰昔者天下之散也何從而聚也形錯不試之治生於反商政之日煙火萬里之

邵村學易卷十一

十四

富生於除秦網之時是可忘哉。來知德曰聚以正者如蕭何張良諸臣一時聚會以從高祖聚也除暴秦正也能成一統之功亨也天命考天理之自然也以人事言則當其可之時也。陳世倅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朝覲訟獄讞歌而啓繼遷岐者如歸市而周與人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歸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澤水上聚於地無堤岸以防之則洩人衆聚於國非除戎器以戒不虞則亂。虞翻曰坎為寇坤為亂故戒不虞。王弼曰聚而無防則衆心生。陳際泰曰擊柝取諸豫孤矢取諸賸而萃言除戎器戒不虞者萃時尙文事然文事必有武備萃時言外甯然外甯必有內憂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者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坤為民初是民之遠者陰必萃於陽上有二陽初六之志亂矣故始附而終欲離之始信而終又疑之乃亂汝所萃之事也當萃之時衆民有號咷以求附者亦有譁笑握手以明信者六與四為正應聖人告之曰汝勿憂恤也但往萃於四則无咎四與五君臣同德汝



與四握手始終有孚自可因四以萃於五也

楊萬里曰此聖人開初六自新之塗也不開人以自新之塗是驅天下之人而皆為小人也魏舒初欲從樂盛之亂既而乃歸范宣子召伯盈初已從王子朝之僭既而乃從劉文公君子與之是聖人開萃之初六之義也 錢立志曰萃與比同所異者九四一陽耳比初無應曰有孚者一於五也萃初與四應曰有孚不終者有二陽焉不終於四也及此時而號以求萃可以破涕為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是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輪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六二與九五為正應民也而為臣矣君臣皆以中正之道相與萃之善也引初三之同類以萃於五其占為吉而无咎輪祭之簡薄者初有孚不終二之孚始終如一故能以至誠交於上猶之祭神雖溪毛行潦而能以誠意通於神明也中未變者初之亂三之嗟因其不中也二之引者孚者唯其中也

虞仲翔曰應巽為繩良為手故引吉得正應五故无咎 王宗傳曰象以用大牲為吉而六二以用輪為利何也備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 沈起元曰

邵村學易

卷十一

十五

引吉即象征之意唯其得中不以上有二陽變惑其事君之志而能使初三之不中不正者皆獲所萃聚以正之功二居多焉 趙善譽曰升之九二亦應六五亦有孚乃利用輪之辭其義一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下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無附萃如而非萃也是以嗟如三應在上六欲往從之而上六方齋咨涕洟故无攸利也聖人告之曰汝雖無應而近比二陽成巽體巽以入之但往求九四因之以萃於五則无咎矣傳言上巽明以互體示人也三以陰柔不中正之人巽入以求萃雖當萃之時而能萃亦可小吝吝矣

楊萬里曰此商鞅出走而諸侯不納之時也兌之上六反之為巽 來知德曰巽者三之中爻本巽也兌綜巽亦巽也上往以巽而從之我順而彼悅可以相聚者也故无咎 朱元曰自古草莽之士先委身大臣之門而後得君以展其才者即初六六三之往无咎毛奇齡曰巽為互卦陋儒謂易不及互則夫子曰上巽非耶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九四以陽居陰故為位不當不同九五之萃有位也然位不同而德同皆為下之所歸有

權臣功高震主之象若所為或未盡善非大吉則有咎矣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必元吉而後无咎此爻亦同聖人欲為臣者以此敬為至善也

程子曰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恆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 趙汝楳曰九居四為位不當聖人戒之戒之如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是故知戒懼則為伊周不然霍子孟以之族滅 朱元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大吉无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君位諸卦不言有位此爻稱之別乎九四而言五有君位自无咎也然有匪孚之戒何也五之所孚唯六二而已初則應四三則比四似皆未信於我焉夫有位而無德天下之人未能信之將有悔也能修其元永貞之德則悔亡矣志未光者萃天下之志未光大也卦有利貞之辭象有聚以正之戒惟元善而永貞為萃道之至善聖人欲為君者修德以保民永聚而不散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一

十六

顧懋楚曰未光所謂堯舜猶病此聖人無窮之心也 汪瑩曰已溺已飢禹稷之志未光也一夫不獲成湯之志未光也視民如傷文王之志未光也志未光也此夫子善道古帝王意中之事 李兆賢曰此唐虞三代之治也匪孚以下為漢祖唐宗等說法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當萃之時而有不能萃者上六是也同類萃於下而上獨遠二陽萃於朝而上居外逸民之象沈起元曰此一陽統五陰特嚴君臣之分有率土皆臣之義故無首而凶萃二陽萃四陰專明羣類之聚而名分未定有擇君擇臣之象即或上下無交雖不得萃而无咎象辭之有廟利見大人其聖人受命初開國之時乎按齋咨兌口之聲涕洟兌口之澤人聚而我散人內而我外人笑而我嗟逸民之齋咨涕洟有黍離麥秀之悲焉於義為无咎也或枯餓於山中或行吟於澤畔苟全性命豈得安乎故曰未安上也若荀氏之言未安其義亦差似

荀爽曰此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以喻夏桀殷紂以上六陰爻代之若夏之後封東婁公於杞殷之後封微子於宋受人封土未安居位故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毛奇齡

曰所謂悲莫悲兮生別離者此非散之時有難言者哉此夫子贊萃所爲不言時與義而言情也 李兆賢曰宜曰不得於父而怨痛屈平不得於君而哀吟豈爲過哉按以上六指孤臣孽子言方應詳黃淳耀皆同此說

邵村學易卷十二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三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歸藏易首坤老子柔弱勝剛強之義所從出也其言曰柔弱處上強壯處下此卦巽下坤上地中生木鄭康成曰木生地中曰升於上故謂之升按木之升山下而上幹之剛強者居下枝葉之柔弱者居上故曰柔以時升此卦自巽而離而坤柔道正位乎離而成物乎坤元亨者即坤道元亨利牝馬之貞也至離則萬物皆相見故曰用見大人離在南方故曰勿恤南征吉虞翻曰離南方卦故南征吉按大有離居上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此卦柔以時升亦明柔道正位乎離之義初六巽之主也曰允升大吉六五升之主也曰貞吉升階初曰上合志五曰大得志彖曰志行惟此二爻言志明初之允升大吉即五之貞吉升階故一曰上合志一曰大得志也他卦多言利見大人此卦獨言用見大人大人惟六五當之九二臣位言六五用九二之賢而來見大人也又此卦與晉卦略同

邵村學 易 卷十二

晉卦曰柔皆而上行上行即升也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六五用九四之康侯也故此卦亦曰用見大人

孔穎達曰升之為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義 徐幾曰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 巽煥曰象傳柔以時升似指六五而言非謂卦變故下文言剛中而應亦謂二應五也 來知德曰不曰利見而曰用見者九二雖大人乃臣位六五之君欲用九二則見之 孫奇逢曰著升道之大亨蓋離明以照四方大人在焉而用巽順剛中之德以見之勿憂知遇之艱矣南在天地為大夏嘉亨之會在人亦主亨通

象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升巽萃二卦同體文王綜為一卦曰萃聚而升不來也荀爽謂萃本否卦上九陽爻見滅遷移然則升本泰卦初九陽爻遷移為陰陰在下升而上故程朱皆謂為進而上也凡離卦在上者多云柔進而上行指六五一爻而言升之初六為升之始升之六五得升之位故曰柔以時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巽乃陰生之始陰自下生以極於上如木之有根有枝葉是謂時也中庸言果能此道雖柔必強即柔以時升之義柔弱可以勝剛強

於時升之義見之矣或謂柔勝主上體之坤而言然坤在上體之卦其多不皆云柔以時升也惟六五柔升為主九二剛中而應為升之臣剛柔相濟是以元亨大有與鼎有元亨而無他辭皆以六五之柔而得之升雖有他辭而無戒辭柔上進而得時之卦以此三卦為最五居尊位曰大人惟柔升之大人能用陽剛之賢惟陽剛之賢能見大人以趨亨嘉之會則木道行矣有慶者慶其道之能行也勿恤者勿憂此道之不行也志行者治天下之志行也聖人着一用字言柔之能用剛者一征字言柔弱之能勝剛強也巽至離萬物皆相見此南征之所以吉歟 張根曰南征與南狩同義 李光地曰訟蹇萃巽之象皆曰利見大人此曰用見大人者四卦之大人皆以九五當之故曰利者有大人於此而利見之也升則卦無九五其六五之升階與晉之六五同階謂升進之人故不曰利而曰用 周聖瑞曰請爻時升之義惟文王足以當之

邵村學 易 卷十二

二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非坤地不能生木也上坤下巽不曰地中有木而曰生木生木乃自下而上為升之象亦積小以高大之象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君子順行其德先能誠意正心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是積其小善以成大名也劉玄德言勿以善小而不為得易之意 易外不言地下有風而曰地中生木風從天而降木自地而升 胡翹元曰郭寔駢之種樹也順乎木之性勿動勿虛則碩大以蕃孟子之養氣也直養無害勿忘勿助則剛大充塞皆順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誠也信也初六為巽之主而居下木之根也猶人之誠信而有本也地道啟樹初六一陰與上之三陰合志巽木有根則誠信充實而能升矣吉孰大焉學問有根柢而道始高賢才必誠實而功業始峻升之義也

趙善舉曰初六以柔居一卦之下又巽之主合于上卦之坤柔宜升者也 何楷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也而得地氣以滋之其升也允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象言剛中而應此爻是也升與萃萃之六二亦曰孚利用禴孚誠也萃六二以中虛為孚升九二以中實為孚虛實雖殊其誠一也誠則无咎不誠則有咎矣九二以陽剛事上

見大人而有利故以用輪喻之事君如事神事天非至誠不能格也至誠發於中心喜亦出於中心君與臣相感以心相孚以信故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干寶曰剛中而應故孚也 李兆賢曰汲長孺之於武帝魏忠獻之於太宗雖體道何咎之有 吳尚默曰有喜只就孚字內看出所謂都俞吁咈會晤於一堂之上是也何不喜之有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坤為國邑陰為虛三居巽上過於陽剛與上六為應為升虛邑之象然與柔以時升之義反矣无所疑者三以陽剛之才如入無人之邑勇於進而無所疑畏也此爻不言吉凶東坡之言得之 蘇軾曰九三以陽用陽其升也果矣故曰升虛邑無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強克至弱其為禍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朱震曰九三上六相應以正下巽而上順如升無人之邑執象說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享于岐山順事也

此爻明柔順可以得天下之理也四侯伯之位以王用享于岐山之象明之文王三分天

邵村學易卷十二

三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順之事也吉而无咎者不求升而必升其後遂得天下也二四不言升皆臣而非君也

王宗傳曰謂文王嘗用此至順之道而享于岐山矣以是為享則吉于享矣其誰咎之乎乃若後世之權臣強諸侯不知王者有至順之事而包藏禍心至於讓奪僭竊難免萬世之咎矣李博士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故明夷取於箕子升取文王岐山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陰自初升至五而極五為升之主正位而得吉也柔以時升此爻當之以順而升升之有升如歷階級故曰升階九五應之以柔用剛凡天下之賢才亦無不自階而升是以大得志即象所謂志行也

張子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由已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 胡翹元曰五為君位即幸之有位階者殿陸堯之士階是也巽本為王宮而外僮見其階中有知臨之君在焉恭己無為而聽諸賢之象升階四門之象虛之至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柔以時升至於五而位正矣升而更上是為冥升與冥豫同然冥豫在上不可長而冥升在上而有利何也利于不息之貞也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即不息之貞也消不富者坤之虛也泰坤上三爻為關關不富消而不富則能保其中虛之德即利于不息之貞也升卦以柔升為義初曰允升二曰孚利以至誠為本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此聖人言外之義諸儒以卦窮則變解之戒其冥升然升卦元亨六爻無凶咎之辭似不合也

趙復齋曰不息之貞終而復始无止也 高忠憲曰冥者不識不知而升正不息之貞也伎倆不存濟濟盡去日進于不可知之神其消不富之謂歟 胡翹元曰富貴有盡而學問无窮聖希天豈可階而升是聖人之冥升也亦不息而已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无知順之至也虛之至也 孫奇逢曰他卦極則必反升獨不然一爻升一爻无不利者玩爻辭自見凡學未有不始勤而終惰者此順息之說所自起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若衛武焉其庶幾矣

邵村學易卷十二

四

三三坎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聖人教人處困之法也困即貧賤也有身之窮有時之窮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身之窮也然克己復禮不改其樂困於身者亨於心孔子道大莫容終老於行時之困也然德過百王廟定六經困於時者亨於道困於君子言故有亨義亨即能守其正而不失不至為小人所困也大人即君子之稱大人吉反言之即小人凶君子困窮小人窮斯濫矣大人德性堅定不以身之窮時之困而易其所守是以吉而无咎也須知困窮之遇乃天之玉成君子孟子言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為是也有言不信亦為君子言此文王現身說法之辭文王嘗進言於紂矣紂不信之而卒困於羑里之囚遂無言而演易焉是文王之言不信於當時而信於後世也孔孟亦然歷說時君所如輒阻守先待後獨抱遺經孔子曰余欲無言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君子之有言也所以載道故曰困德之辨也豈計人之信與不信哉 鄭康成曰坎為月五體離離為日兌為暗昧日所入也今上奔日月之明猶君子處亂代

爲小人所不容故謂之困也 歐陽修曰易童子問曰故問困亨貞大人吉无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姜里箕子之明夷 張子曰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見易曰孔子在陳蔡語弟子曰三折肱成良醫湯困夏章文王困姜里困之爲道猶寒之及煖燠之及寒也惟賢者獨知而不言也 象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之六爻以陰陽之多寡爲君子小人之盛衰如姤復等是至泰否二卦則陰陽勢均以往來屈伸爲君子小人之盛衰困卦陰陽亦均然非消長之卦不以往來屈伸論陰陽爲陰爻所揜即喻君子爲小人所困也九二九四九五皆剛也二爲初與三之所揜四五爲三與上之所揜故曰剛揜也下坎險而上兌說不曰險而說以說以字有力以說爲處險之道有義理之悅我心無境遇之困我身也故雖困而亨困而不失其所者所如良止其所之所文王緝熙敬止止於仁敬孝慈信所也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求仁

邵村學易 卷十二

五

得仁孟子舍生而取義所也所即正之謂不失其所故亨不失其所故正君子能之豈小人所能哉故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大人即君子也正即中也惟二五之剛能守正能處中也夫守此中正之道仰不愧俯不作雖險阻艱難投此身於亂世據此身以危機而天君泰然素履不易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素貧賤行乎貧賤固無往而不亨無時而不吉也尚待言无咎也哉來知德曰兌爲口有言之象坎爲耳痛耳不能聽有言不信之象按孔子因卦有此象釋以尚口乃窮爲屈原賈誼輩言之非爲小人成也夫小人有言而人不信之固其常也

王應麟曰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黃霸之受尚書趙岐之註孟子皆在患難艱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來知德曰上之揜四五者小人在上位如絳灌之揜賈誼公孫之揜董仲舒是也二陰之揜九二者前後左右皆小人也如曹節侯覽輩之揜黨錮諸賢王安石呂惠卿之揜元祐諸賢是也 顧懋樊曰柳子厚讀易至困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自以稱道坳壟甚耳 胡翹元曰昌黎三上宰相書後儒護之東坡詩案禍幾不測可不戒乎陸宣公諫所止輯醫方庶幾處困之道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可有也淹案君子之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知義與命之爲一故必安命安命則樂天致也者致之生地而不苟生致之死地而不苟死也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是謂遂志 郭雍曰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而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 來知德曰忠難之來論是非不論利害論輕重不論死生幸而此身存則名固存不幸而身死則名亦不朽身存者張良之椎蘇武之節是也身死者比干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是也 王畿曰致命猶委命於人不復爲我所有遂志是遂其爲善之志不以禍患動心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邵村學易 卷十二

六

爲堅多心株木之象入于幽谷即坎初入于坎窞也初六以陰居下而不正困而益困似命當貧賤者然入于幽谷而不明乃陰柔之心自不明也心自不明自取之爾於人何尤四爲正應初欲求四拯之四爲二所開欲來而困於金車乃三歲不得覿也初至四歷三爻故曰三歲

汪遠曰君子者小人所藉以爲安者也君子困則小人失所安矣困九二者初與三兩陰也故取失安之義爲小人告如扶蘇蒙恬困而李斯趙高旋夷三族陳蕃竇武困而王甫曹節旋就誅滅自古及今未有君子云亡而小人獨存者困人適以自困聖人之告小人者至矣 陳世錦曰幽不明者禍福之來數難前定擇地而蹈亦可獲全初在最下才柔識暗身自不明故動履危機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困不明而入幽山自取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是命之當富貴者富貴何以言困困于酒食之豐朱紱之來也夫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如桎梏耳幸九二履中守正若能本其剛實之質盡其誠敬之道則富貴可長保也

故曰利用享祀則無不誠敬者王弼曰盛而又進傾之道也以此而征凶誰咎乎故曰征凶无咎按滿而不溢所以長保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保貴也聖人成以征凶欲人不為富貴所困也傳言困于酒食舉一以賅二中有慶者守中正之道而不妄進然後富貴為有慶也

觀象三陽卦之所謂困也而皆取飲食車服之象者貧賤患難不足以困君子進退乘係道閉行塞乃君子之困也二居下體困之初也故其象為困于酒食而朱統且方來當此之時辭避不能既受爵祿唯竭其精誠感格於上 朱子曰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困于好事 姚鼐曰楊涉以唐末為宰相與家人相對涕泣既知自危而以朱統之來為困矣使處梁篡奪之日執節而死豈非征凶无咎者乎涉惟不受而凶也而為咎不亦大乎傳曰中有慶言得其中道則有慶卷而懷之不與禍亂者也 胡翹元曰君子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獨行其道何困之有惟高爵厚祿而不得伸其志酒食來素餐之恥朱統起羅網之詐自願生平自命何如求為貧賤而不可得困之極矣為之奈何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邵村學易 卷十二 七

不祥也

此爻言小人之不安命而自困也三處進退之間使能安命進退當有餘裕然三以陰柔小人而居險極常欲害君子而拚之上欲害四四如石之堅而不可入也下欲害二二如蒺藜之英銳而不可據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九家易曰此本否卦二四同功為良為官而入官無妻非常之困按三欲求助於上六之應然上亦陰柔小人以邪而濟邪求偶而喪偶矣程子曰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又繫辭言之詳矣不祥即不善之徵三居陽而用剛欲困人而適以自困其凶也宜矣

楊萬里曰其管蔡陷周公燕上官陷霍光之事耶妻謂上六與已親也三陽上陰故三以上為妻 項安世曰六三坎體為夫上六兌體為妻坎為宮 汪繼曰小人之困君子本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乃困者究不能困而據者竟不得據而已之滅亡先人困人者其知所變計哉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九四有陽剛之德處困而亨又近君位所謂君相能造命者可以拯人之困者也初與四

應初困而四欲救之宜矣自外而內曰來救入宜速四之來徐徐而行困于九二之金車也金為堅剛之象九二當之二足以濟而四无濟亦可羞吝矣雖然困之六爻剛柔相應者惟四與初四既志在濟下雖不當位終遂濟人之志故爻言有終傳言有與也 程子曰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善而從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陳世第曰車甚澤人必碎困於金車者也故吝 劉長民曰以澤載水則有功今澤无水有德无用故曰困于金車吝也有終者以下能濟已下又應已則困有所濟故能保終

九五剛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剛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剛則當從王肅本作鞶馱崇高莫大乎富貴九五之位高矣然當困之時困于赤紱之權臣乃呈鞶馱不安之象故馱馱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赤紱與鞶馱同傳言鞶馱志未得者謂以君而受困於臣未能行其志也然九五剛中而說體守中直之道以說濟險象所謂險以說困而不失所者此爻當之矣徐久則君臣相得轉危為安蓋二五本剛中

邵村學易 卷十二 八

正直之德合不過一時為小人所蔽耳二曰利用車祀五曰利用祭祀君與臣濟困之道無德誠敬而已矣誠敬之至上可格天天下可通民隱如是則小人去而君子仲始于困而終于亨矣大人之吉大人之受福也孔子云我祭則受福其義亦同

王應麟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李公晦謂明雖困於人而幽可感於鬼神豈不以人不能知而鬼神獨知之乎愚謂孔子云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乘於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處困之道也 火傳曰困二者即五之內外左右之臣所謂赤紱也困二即以因五程元據魚朝恩相比以因郭子儀宏泰石顯相比以因蕭望之德宗與元帝坐視不能解豈非困乎而五與二終不困者以五之中直與二之剛中相信已深故卒能出於險而徐有說也二出困而五用祭祀君臣相與之誠神其鑿之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此爻言小人之知命亦可轉危而為安也上六陰柔處困之極雖欲害君子乃困於葛藟纏繞之物亦呈臲臲不安之象焉蓋君子之剛不可終拚物極則反其終也君子吉而小人凶故見小人之臲臲而非君子之臲臲也設使小人知天命之不可干有悔禍之言曰



君子終不可害欲折其剛動則有害不惟有悔禍之言且有悔禍之心曰動悔有悔如是則聖人亦許其吉也故爻曰征吉傳曰吉行前之動也動於惡今之征與行也動於善也此聖人開小人以自新之路也

朱震曰葛藟巽象曰兌口象 梁孟敬曰葛藟柔而居高者以六在上象 來知德曰欲掩剛故未當有悔不掩剛故從吉而行 王夫之曰以其柔當位而未有傷陽之志故僅言未當吉行則吉也上六行將何往哉退處於卦外無用之地而已楊惲惟不知此是以與息夫躬同禍

三三  
上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汽至亦未繡非瓶其瓶凶

先儒謂易有性命二卦旨哉言乎澤無水困言命也井中有泉言性也余觀於井卦知大學中庸皆從此出而孟子之言性善者尤有合蓋致命以盡性聖人之功也井中有泉性之靜也汽至未繡瓶瓶則凶未能盡非之用猶未能盡性之用非非我有則凶性非我有則吉相遠大學曰明明德曰顯謨天之明命曰是謂拂人之性則存心養性之學也中庸

邵村學易

卷十二

九

曰天命之謂性本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自誠明謂之性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要在成已成物要在能盡其性由知仁勇三達德以幾之即明德修身止於至善之謂也非有體有用天下之邑不同而非無不同故曰改邑不改井猶言天下之人萬有不同而性無不同也即孔子言性相近之意取之不竭則无喪注之不盈則无得性即理也理无增減朱子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邵子曰心者性之邪郭按心有得喪而性无得喪也故曰无喪无得往來者皆井其井而非無不治矣而井之養不窮矣天下之人往來盡之人人皆性其性而性無不盡矣而人無不善矣蓋性本善也猶水本清也非冽寒泉夏寒而冬温坎之一陽在中也孟子之道性善仁義禮智皆其性中其要在擴而充之而已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則擴充之功不可少而存養省察之力不可或間也三爻非深內致其潔四爻非竟外禦其汙上爻非收勿幕即大學誠正修齊中庸之擇善固執孟子之凡有四端擴而充之也汽至未繡井則存養之功未至擴充之力未宏也瓶其瓶凶則習相遠而苟予以爲性惡而揚予以爲性善惡混矣程朱則以爲氣質之性要之井泥不食非泉之源

也井之泉冽也冽則中正中正則有孚而大成惟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性則成已以成物然則性也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君子觀於井冽寒泉而知坎之真性在焉觀於中庸孟子之言而知人之真性存焉

鄭東谷曰君子謂易有性命二卦余讀井困二卦始悟 郭雍曰中庸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于用盡非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 汪燧曰瓶其瓶凶周書所謂勦一質也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黃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離悔之弗可及矣柳子所以長棄遐方也可不鑒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非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汽至亦未繡井未有功也瓶其瓶是以凶也

井上用輓轆以繩桶下汲而水上故曰巽乎水而上水是謂之井巽字有木字入字二意井以得水爲功水以養人爲功然而水本靜也以靜爲體以動爲用動而水上水則養而不窮猶性之動靜交相養而聖功成也孫奇逢曰古者立邑必相水泉所在不得泉難以立邑則當改邑以就之邑可人爲非根地脈在人則境常遷而性不改之象也此句已說盡

邵村學易

卷十二

十

矣故翼辭只單釋改邑不改井句井道以得養而不窮以失養而自窮蘇軾曰井未嘗有得喪繡井之爲功瓶瓶之爲凶在汲者耳凡大象必推廣卦辭言性學此言王政淪案聖學之成即王政之成也非以養人而功成而井無患也聖人以養民而功成而聖人無爲也非有剛中之德有孚然後元吉大成聖人有中庸之德至誠然後成已成物非何心哉聖人何心哉繡繩也汽至者綆至泉而未出也瓶毀敗也毀敗其瓶而水失猶失性者也失性者人非人失水者非非欲復性者當於非養之義加之意焉慎無繡井未至瓶瓶至凶有放心而不知求有真性而不知養也

晁說之曰或謂象主三陽言五寒泉食是陽剛居中邑可改而非不可改也三井深不食是未有功也二獲飲補是瓶其瓶凶也 郭雍曰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足以盡人盡物而至于參天地贊化育非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曰天命之性至修道之教而後其道終非自其德以至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下有水井未有功也木上有水井之功成矣君子觀於井養之道因勞其民以耕鑿之事並勸其民以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故井田之法行如井養之功成也

陸振奇曰飲食皆以養民也君子取象於井而制之恆產故勞以馴之農使相為養是井田之而食者亦取象於擊井之義也 吳華齋曰伏羲時未有井文王時則有井矣鼎用烹井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井象以為井田之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水本清也變為井泥而不可食初六濁陰在下之象也荀卿謂之性惡豈其然乎井養以陽剛為泉初陰柔居下上亦無慮沈滯液穢宜其為時所捨矣舊井者即孟子所稱棄井禽所不觸而况人乎大學荀日新日日新言去其舊染之汙也清潔之性為物欲所汙蔽初六之爻是已

朱震曰初在下互兌口在上不食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 楊萬里曰居下流者歸衆惡安習習者絕新功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也宜其泥之不潔也 郭雍曰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為時舍也亦猶人之性不能自修偽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

邵村學易 卷十二

十一

有及物之功乎 徐幾曰古來人品汙下見葉明時者皆此象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谷井旁之穴鮒謂初也子夏傳井中蝦蟇呼為鮒魚九二兩中有泉者也有泉不能濟人止能射鮒何也以汲水之人其甃敝漏也因其上無應與以喻汲引之無人非井泉之恥也非性之不善也

虞翻曰甃為谷為甃鮒小鮮也離為甃 郭雍曰許氏云甃汲瓶也 李洪冠曰德足濟物而上無應與孔子能陶淑弟子而季桓子魯定公忌之甚可惜也 李兆賢曰如以宣聖而委更乘山以汲長繩而屈於百里豈足展經濟乎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以陽居陽无初之泥无二之射井經渫治清潔可食然不食何也正應陰柔不能汲引而上出也於是行路之人惜之而為我心恻矣惜之之言曰此井水潔可用汲也若王明而汲引之則養人之功成而天下並受其福矣自三至五為離求王明者求九五之王願其為離不願其為坎也夫有清潔之井而非有人汲之如無井耳有濟時之實而非有

明王用之如無賢耳有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不知擴充之如無性耳

司馬遷屈原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 干寶曰此託言殷之公侯時有賢者獨守成湯之法度而不見任謂敬箕之倫也 來知德曰管仲舍子糾而事桓公韓信舍項羽而事高祖馬援舍隗囂而事光武皆舍正應而求王明者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子夏傳以培壘井修井之壞為甃四居坎初下有九三之助上為九五之捍有井甃象不說則內不能致潔外不能禦汙也德莫善乎修養修之所以大其養四雖陰柔不泉然近君位能修治其非以滿九五之寒泉自无咎也修非者貴無泥而護泉養性者貴閑邪而存誠 朱震曰坎水坤土合而火之說也有異工焉自下學而上至井口甃也 楊萬里曰大觀井之有功於斯人乎大觀修之有功於斯井乎六四則泉溢而將上出之時也不忠人之莫已汲而舉已之莫已修井之不修井之咎也修矣或汲焉或舍焉或食焉或否焉井何咎哉故德之不修足以憂孔子學不能行足以病子貢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邵村學易 卷十二

十二

冽清潔也天下之泉無不寒井中之泉無不冽其自然之性然也人之性無不善亦如是而已或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清也有時而濁潔也有時而汙然非其本然之性也九五有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為一井之主於以厭厭天下之人不言吉而吉可知矣朱子言氣質之性即有過有不及然則本然之性無過無不及是即所謂中正也語類又云易言繼善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按此言與井之言泉有合王宗傳曰潔與冽性也食不食命也

楊萬里曰一井主乎泉天下主乎君泉有德一邑汲之君有德天下汲之泉而不冽不寒君而不中不正人有吐井泥濘汙君而去之耳故傳說非其後不食伯夷非其君不事郭雍曰寒泉能不失其性又修潔之猶人能自修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修使不失其性者无他焉中正而已 來知德曰以人事論冽者天德之純也食者王道之溥也黃帝堯舜禹稷周孔立養立教萬世利賴井冽寒泉食之者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居井上泉已出井不同陰爻之无泉也人皆收水而井功成矣幕仰蓋也孚誠信也勿  
幕則无倦博施而不窮有孚則有常誠信而不爽井以上出爲功上六能履坎半之孚而  
乘乾元之吉也夫修井者山澤而兌而洌者而底於大成養育萬物而不爲主涵濡天下  
而不名惠以此見有孚之足貴也猶修性者自七情之發皆得其正四勿之後復禮歸仁  
至於成已成物希聖達天而後爲大成以此見至誠之無息也

虞翻曰幕蓋也收謂以輶輜收縮也坎爲車應巽繩爲縶 胡雲峯曰其出有源井之體  
其應不窮井之用必如此然後爲盡性之極功 來知德曰周公曰收孔子曰成一意也  
李兆賢曰此堯舜猶病事業乎

邵村學易卷十三

東莞張其淪豫泉學

三三  
上上  
革已日乃元亨利貞悔亡

非之後繼以革非常道也非言其常革言其變革也者聖人不得已之事也卦離下兌上夫革暗亂而文明革怨慰而和悅夫誰不願然革者變易之事之至大者也權衡乎輕重得失利害始終之數至詳至盡而後可以言革革之為卦文王周公只言其理而孔子則以事實之蓋謂托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猶是作春秋之志也象傳云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而不當者有之矣革而不當則有不勝其悔者矣譬諸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非有棟折榱崩之象遽自毀之而又不知造屋之法一任風雨之飄搖焉悔何如也後世奇妄之士賦險之徒曰政教宜革也禮樂宜革也兵刑宜革也一切典章宜革也甚至語言文字亦曰革最後則倡言革命然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彼言革命者能順天乎能應人乎試思湯武而後為湯武者有幾而王莽董卓曹操朱溫之

流頤相接也口仁義而心盜賊豈有孚也哉孚信也乃孚者言有仁德可信於人而後可言革也已十干之名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乃孚即三四五所謂有孚也來知德曰已者信也五性仁義禮智信惟信屬土故以已言之不言戊而言已者離兌皆陰卦故以陰土言且文王四圖離兌中間乃坤土故言已也毛奇齡曰將欲革之必先孚之天下無不信於人可言革者夫庚者更也更革之義也以十幹言之則先于庚者已也庚欲革必先之已日乃可以革庚欲孚必先之已日乃可以孚所謂事必豫而後有立者况已位在中於禮為信革而信之其藉于已者正多也淪案張浚朱震吳澄皆以已日為十干之已實有至理蓋土德信也先庚豫也信而且豫則合乾卦元亨利貞之德而悔亡也成湯伐夏猶有悔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則湯似有悔况况下此者乎此聖人所以其難其慎以革為懼也

楊萬里曰易之道至于革聖人其喜于革乎抑懼于革乎曰懼于革也何以知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于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又曰秦之變法趙之胡服莽之革漢靈寶之

革言豈曰革而信革而當乎 汪矩曰人情安於故常而駭於更變故有所變革而欲人之速相信從雖聖人難言之武王克商而股頑之徒風乃得於成康之世子產之治鄭其始固且有誰殺之歌焉故已日乃言革之匪難而既革之後致人無不孚之難也 王夫之曰王莽篡而亂舊章棄叛親離離悔何及乎先言悔而後言亡固有所悔而能亡之亦所謂有悔德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兌之陰潤在上是為澤澤凝於秋是為金金為水母水在澤而火克之金日以消水日以潤火日以衰其勢必息此生剋之理也王弼曰火欲上澤欲下相戰而後生變蘇軾曰兌欲下而遇離離欲上而遇兌離欲相遠而不能也則不能不相攻或必有一勝勝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離革兌者也故曰革來知德曰少女志在艮中女志在坎有不相得之情水火以滅息為革二女以不能同居各出嫁為革按革而信所以革而當文明以說卦之才也大亨以正卦之德也爻自三至五皆言有孚乃知不信不可以言革革而不當革而

有悔則如勿革以此見聖人其難其慎之意焉君有大人之虎變臣有君子之豹變必可革而信之矣否則盜攘爭奪惟利是視無信而狡猶欺人曰吾愛國愛民也然而國愈亂民愈困他人視之盡豺狼耳且夫天下無不亡之國革命亦聖人所不諱言也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故天地不革而四時之功不成湯武不革命而桀紂之暴不息是故湯武之革命猶天地之相革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寒暑迭更而歲功成也順乎天而天弗違應乎人而人皆悅要之有湯武之德則信無湯武之德則偽為湯武之革則治非湯武之革則亂可斷言也先時者遠天後時者亦遠天先時者民不信後時者民曰後我后是故時未當革天地聖人不能先時也時若當革天地聖人不能後時也此革之時所以大而革之道不可不慎也

俞琰曰離長女兌少女合為一卦二女同居象若一男一女如成則上感下應以相與今也二女同居則其志彼此不相得不相得則變生焉變則二女之情革矣卦名所以謂之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二女中者在上下少順序不過其志各有所向而已革之二女中者在上下素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不

同行不同居之別也 何楷曰已日即六二所謂已日也乃字即九三九四九五所謂有孚也悔亡即九四所謂悔亡也所以云已日者變革天下之事不當輕遽乃能孚信於人乃難辭也下三爻方欲革故而為新故有慎重不輕革之意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為新矣九四當上下卦之交正改命之時故悔亡獨於九四見之即象傳所云革而當其悔乃亡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歷象日月星辰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歷象以明時來知德曰晝夜者一日之革也晦望者一月之革也分至者一季之革也元會運世者萬古之革也

郭雍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力為之則曰篡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象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欲受之此革之所以為大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未當革時當自檢束束以黃牛之革則鞏固以自守矣離為牛中爻乾錯坤黃之象革堅韌之物也初在下無位上無正應雖陽剛之才似可有為聖人直斷之曰不可以有為

邵村學易 卷十三

三

戒其妄動也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是也

干寶曰離為牝牛離爻本坤黃牛象 張浚曰以中順自固此周文王心 楊萬里曰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成革之早六二成革之專九三成革之躁九四成革之疑上六成革之過又曰不日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以有為成之之嚴也以此成之猶有過錯削七國之事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二未革而居離中離中之陰已也陰土也即卦辭所謂已日已先於庚所謂豫也六二以中正文明之人應剛陽九五之君有可革之勢而尚非可革之時乃者緩辭也緩則後而不先六二中正而陰柔事必稟命於君而後行先庚而有孚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今日雖未革而他日革之之謀謀已定矣六二內卦之主王革之任有是君乃有是臣革事之吉且嘉也

張子曰候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 郭雍曰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 張浚曰桀紂之惡著伊尹太公不得已而

與商周商周之革二臣之力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又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將革矣三居離極過於明也以九居三過於剛也革事宜審詳聖人有征凶貞厲之戒恐三之明剛過中也革言如漢高約法三章之類自初及三為三就命未革而先言就人皆信之者信其有孚也有孚之言三就革之事成矣尚何待哉往即征也言人心所歸不待往而征之也

子夏傳曰自初至三今已行矣民已信矣又何之乎 張浚曰湯武之師弔民而止革道既成過中則殘武不可濟也自三以往有互乾體曰有孚如天在上孰不信也 汪煥曰三就如武王之泰誓三篇是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已革矣革而當是以悔亡四當改卦之初居互乾中乾九四言乾道乃革此爻亦同改命即革命也如湯改夏命為商武改商命為周然皆有孚於未改命之先是以吉也二為大臣任革之事四為近臣任革之謀信即孚也惟孚乃可行其志象傳所言革而信之

邵村學易 卷十三

四

此爻是已

虞翻曰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以比桀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故改命吉也 火傳曰改命者九五之事而係於四爻何也從來撥亂之主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急於改命者皆一時元勳之所為也漢世祖既立大功諸將議上尊號世祖大驚固請不已乃曰吾徐思之其謙讓如此由是觀之湯武放伐而即順天應人以改命者非湯武之志而伊尹太公之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九五革道成矣龍虎皆大人之象革命以威武言故曰虎變變即改也改而為大君也九五陽剛之才中正之德不待占決人皆知其革而信之已日積誠之所至也象與三四皆有孚至五言未占有孚是不言而信有過化存神景象其文炳者言王者之德昭明上下禮樂將興世道文明之時也

馬融曰大人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羽而有苗自格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孚 朱震曰京房謂虎文疎而著是也二離為龜兌乾為決兌乾變

離決龜也決謂之占非天下之至誠不言而信能如是乎文王之不長夏以革而處商賈厥成是已 闕廷瑞曰乾飛曰龍革變曰虎堯舜之揖讓天下惟德之見也故曰龍湯武之征誅則有威存焉故曰虎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而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而順以從君也 革至於上革事畢矣君子謂逸民也如豹之隱鬚潘其毛變而文蔚而謂向也小民當已革之後皆信服歸向以從君也鼎革既定征行則凶居貞則吉所以戒天下之君子小人也王夫之曰武庚所以終殄微子所以存商又曰君子小人以位言然此僅為商周之際言也韓亡而張良必報莽篡而覆漢致死豈以居貞為吉哉

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辭 項安世曰上六革之效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也而向也古者而皆謂向 儀煥曰三當革而未革故守貞則厲上已革而當守故居貞則吉 毛奇齡曰至于上六鼎革既定創制復新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天下孰敢或外其化理故以避之上九而變為此爻則肥遯之賢誠君子也君子而豹變被虎餘文作國華焉淪案武王以伯夷為義扶去而不殺足見周室之興規模宏遠矣商末有清聖亦

為有周生色也

三三鼎上

鼎元吉亨

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惟賢才是賴易於尚賢之卦最重此卦專以養賢為義而大烹三字當注意堯舜之明目達聰伊周之任重致遠皆於鼎養得之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夫天下取新之物何僅一鼎然而茹毛飲血之天下自有鼎養以來得聖賢以為治下焉者變為繁井耕田之天下上焉者變為鐘鳴鼎食之天下則鼎之所關甚重也易取諸物以名卦者非與鼎而已非以養人為義則以養賢為義非惟養人故多在鄉邑中也鼎惟養賢故為朝廟中貴器也昔者伏羲與神鼎一象一統黃帝作寶鼎三象三才禹鑄九鼎象九州武王命南宮适史佚遷九鼎於洛邑鼎之寶也可知已是故道器一也可即道以明器亦可即器以明道鼎可亨上帝人所知也而大烹以養賢聖時君或味之孔子特明其義使知天下之所以長治而不亂者皆鼎之功焉由斯道也是以元亨是以吉也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任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異而耳目聰明柔進而

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非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井不言象而鼎言象者井猶在地中而鼎則陳於庭也烹煮也任熟食也鼎有木火之用為烹任之器一陰象足三三四陽象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鼎之象也五為卦主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五居尊位柔進而上行也居五之中應二之剛得中而應乎剛也自古有聖人而為君者烹以享上帝歷代之君法之皆然而大烹以養聖賢則惟聖君能之非聖君不能也此而字有力享上帝已成為例故只曰烹享聖賢則曰大烹聖賢非隆禮不致聖君非聰明不能大有廣義多義有堯舜之耳目聰明斯有朱虎變龍之佐有湯武之柔進上行得中應剛斯有伊呂周召之臣易大有與鼎直言元亨無餘辭大有同人是即大同之世鼎養聖賢可臻大同之治也 程子曰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 郭雍曰易以器物名卦者非鼎二卦而已 張浚曰或曰鼎自遷來二陰卦也何以為鼎曰避二陰位窮于上是謂大壯鼎為卦大壯之上來居鼎初大壯之初往居鼎上剛賢用事君道得中鼎大壯之效也至賢並用而位乎上下鼎治其昌矣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與革綜革命之後正大君之位凝已改之命也故革命命鼎亦言命命受於天而保之於人者也所以成王定鼎於郊鄆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語法鼎之端正故曰正位法鼎之凝重故曰凝命

王宗傳曰李博士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猶之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意也又曰中庸云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予亦曰苟不木火鼎之用不凝焉然則鼎之用不凝則鼎也者無用之器也君子之位不凝則位也者亦豈非無用之器乎 楊萬里曰古之傳國以鼎猶後世之璽也然必曰君子者不惟其器惟其人故鼎以紉輕以武重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此爻言去小人而用君子也初六居下趾象趾以承鼎顛而覆之悖也否惡也鼎取新烹任之初宿穢為新物之害顛覆之則去惡以從善猶去賤以從貴去小人而用君子是則利也而非悖也譬妻主中饋今烹任之事不得妻而獲妾悖也亦顛倒之類然獲妾而有



子則母以子貴可无咎也是去賤以從貴也初四相應初為類趾四為折足初以賤從貴為出否四以貴從賤為覆鍊非鼎二卦取義相近非初六為泥鼎初六為趾皆以在下言也

來知德曰巽綜震震為足趾之象也巽為長女位卑居下妾之象也震為長子子之象也鼎為寶器主器者莫若長子則子之意亦山鼎而來也 毛奇齡曰夫鼎趾原有可類之理以為鼎之未實則必先顛之以去其汗故以新舊之跡言之則因新卻舊謂之出否以卑高之位言之則由卑居高謂之從貴出否從貴雖顛而未咎且夫鼎也者烹任之器也有其器必有主其事者欲得一主任之人今第得其妾求主得妾顛倒得妾而并以其子有如母以子貴者是得一主事者而主器之人并得之又何咎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此爻言用賢宜專勿為小人所間也陰為小人陽為君子陽即實也夫人所以重鼎者重夫鼎中之實也既出鼎中之否實物于中故曰有實喻國有賢者九二以陽剛之賢居大臣之位又能汲引天下之賢才是鼎有實也鼎實常上出為用不當下洩仇不善之匹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三

七

怨耦曰仇二比於初陰陽相匹而非正是為我仇然初自類趾而有陰柔之疾不能即我也即就也君子而不為小人所汚吉莫大焉慎所之者當如鼎之陽實處中而不動也倘不慎其所之則小人乘其隙而離間之矣君子舉而小人遠故終无悔尤非之九二无應故谷射餉而遷敵漏鼎之九二有應故鼎有實而仇不即六五明則小人不能間君子可見用賢之權大君操之而小人之仇君子者亦衆也

胡炳文曰鼎諸爻與非相似非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非二無應故其功終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則吉 郭雍曰仇雖有害我之理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能即我楊萬里曰故流言不能動周公刺客不能動裴度而周唐遂安 汪燧曰仇謂初也初我字見剛中之妙用是以聖人不絕物以立異不合汗以為通下謂不能浼寇公之忠李陵衛律不能奪子卿之節龜山不入蔡京之黨者似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不食方兩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此爻言不養賢則失養賢則吉也九三常風火之交以風煽火鼎沸而耳熱改革而不可舉鼎耳失其義是耳目聰明之反也耳指六五賢者用之則行若君非聰明不用之則其

行塞雉不食也九三言有美才而不見用以六五言有美味而不見食然六五柔居尊位九三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陰陽和則為兩始有不遇之悔終有相遇之吉也亦如非三有清潔之象而不見食求王明然後並受其福也

虞翻曰鼎不以趾行而以耳行耳革行塞故失其義 蘇軾曰上九離極火之所炎耳受炎足以廢塞其行 楊萬里曰上之意改則下之行塞矣魯平公見孟子樂克啓之也不見孟子職介改之也雖然君用賢之意可改而明君用賢之意不可改也一旦而悟如兩之沛然而下矣始若虧損而可悔終則潤澤而成吉豈終不食九三之雉否也 說破非九三之詩是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九四以不實而在高位不用賢而凶也四與初應初類趾故四折足公餗即鼎實也四為鼎腹量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四滿溢而覆當時必有君子告戒之四不信陽剛同志之賢而信初六陰柔之小人其凶必矣故曰信何如也渥沾濡之貌四處近君之位當求賢以自助乃不為吐哺握髮之形而成羞報汗流之狀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

邵村學易 卷十三

八

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蓋餗名曰公當以養賢覆而顏報不勝其任非之六四不應初故為非貌無咎鼎之九四與初為應故為折足覆餗則以其剛柔應否而不同也 朱震曰其形渥羞報之象澤流被而沾濡其體也 林黃中曰初未有實故出否四實已盈故覆餗 蔡清曰鼎折足是無力也九四以初六為足故云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唐肅宗任房瑄而房瑄任劉秩安得不敗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六五鼎位已成惟在舉而用之而已象辭耳目聰明柔進上行得中應剛此爻當之六五居大君之位大烹養賢在離之中目明也鼎以耳為用耳聰也黃坤土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在上卦之中曰黃耳金鉉指上九也主鼎者在乎耳舉鼎者在乎鉉鉉雖在鼎上而實乎耳中以虛中之德納上九陽剛之助故有黃耳金鉉象五以陰居陽聖人有利貞之成欲其耳之常聰也夫鼎黃耳豈徒貴其耳哉貴其中有雉齊公餗之實可以養聖賢也曰金鉉者鉉猶近耳火可熱也非九五非冽寒泉以養人而井之用行鼎六五鼎黃耳金鉉以養賢而鼎之用舉其義一也

王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也楊萬里曰舉一鼎者聽乎耳擊天下者聽乎君耳者一鼎之主聽君者天下之主也主鼎有二道鼎實中則正過中必溢鼎鉉剛則舉不剛則墜王天下有二道持盈以中正則為天下之利不中不正則驕心生明皇之季是也用臣以剛直則為天下之利不剛不直則缺臣過元帝之貢薛京匡是也

上九鼎玉鉉無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鼎之功已成矣鼎玉鉉陳於廟廷設而不用無為而治者也五以柔中受上之剛故鉉取金上剛而位柔以剛節柔以柔節剛故鉉取玉金鉉實耳而火炎玉鉉在鼎上而不受炎也養賢之功成即養人之利普是以大吉无不利矣非與鼎皆以上出為用治功之成在五而无為之效在上故非以勿泰而元吉鼎以玉鉉而大吉也

項安世曰金鉉實用之物玉鉉為文而已上九居離之極當文治之時如治定功成但當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所以大吉无不利 熊良輔曰井鼎皆以上爻為吉蓋水以汲而出井為用食以烹而出鼎為用也 李兆賢曰此皆伊周學業詩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敷

邵村學易卷十三

九

政優優百祿是道此之謂也 毛奇齡曰玉不任為鉉必金為之而飾之以玉曰玉鉉

三三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百里不喪匕噎

震雷聲也以雷言謂之震以聞者言謂之驚二陽震也四陰見震而驚也自乾坤而來變之始者莫先乎震故為動之始亦為長子復卦上坤下震一陽在內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復於仁也仁是種子一陽復然後萬物生震卦上震下震二陽動而四陰震震所以有亨道者聖賢之心主乎敬也敬則有則恐懼而後修省蓋震為陽德震陰而連陽當春氣方萌之際陽欲起而陰固於上陰愈聚則陽愈孤陽愈孤則出愈奮雷聲一震是造物之以威為恩人心一驚則重陰之積滯以去凡人心之囿於欲蔽於利者皆重陰也可以錮人之心而至於心死者也震而動之惕惕交乘而恪恭之念起敬可勝怠理可勝欲然後惴惴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油然而生是以震則動動則懼懼則敬敬則此心為有主猶宗廟社稷之有祭主也饒饒恐懼之貌恐懼即是震來天之雷也在一時而吾心之雷也無已時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孔子曰執事敬君子敬而無失是以心存敬畏然

後言笑和適而無意外之驚也故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也震百里不喪匕噎只是足笑言啞啞一句百里雷聲之所及亦諸侯之土地震驚不失匕噎其平日之敬畏可知朱子語錄曰言人常似震來時驚駭然後能笑言啞啞到得震百里亦不喪匕噎相連一串下來

孔穎達曰七以載鼎實也聖之酒特言匕噎者鄭玄曰人君子祭祀之禮尚性既噎而已 郭雍曰然則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 黃滄曰尸居離見濁嘔雷聲君子饒饒之象也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君子啞啞之象也此之謂震而亨也 毛奇齡曰仲氏費與震南士坐聞雷南士曰雷霆何以喪匕噎曰不過如當飲噴杯當食失箸等廣譬及之耳

家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百里驚遠而懼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來虩虩以心言恐懼可以致福是以亨也震百里以事言震者變於外懼者惕於中致懼而後出處語默皆有規則不以震來之驚遠懼而改其笑言啞啞之常也鼎正位

邵村學易卷十三

十

凝命之事震長子主祭之事震所以繼鼎程子言也下脫不喪匕噎四字當從之帝出乎震故曰出非必言長子繼世而主祭也不喪匕噎即不懼也君子先能恐懼而後能不懼誠敬積中安詳有則不以外來之驚恐而動於心也况主祭之時至誠至敬豈有聞雷震而失匕噎乎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主祭者言如舜之雷雨弗迷可以荷天下之重任也

楊萬里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噎於主祭之子矣里能離文王而不能傷文明於柔順之聖蓋執匕噎以祭者一敬之外無餘念一噎之外無餘知 孫奇逢曰蓋聖人設此卦象以示不動心之道如此與艮卦互義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再也洊雷則上下皆震一雷既震一雷繼之猶水洊至一坎既復復至一坎也君子法之恐懼即修省有復恐懼心中之雷無已時故恐懼修省無已時也

李兆賢曰敬乎有嗟堯之恐懼修省也六事自責湯之恐懼修省也迅雷必變宣聖之恐懼修省也 陳世錦曰若孔子之迅雷風烈必變蓋聖人心即是天喜怒哀樂皆與天準

常者自有闕失致召天變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既重而卦無二主初為卦主爻辭與卦同但加一後字耳別乎九四之震也後之有則初定之矣變亨而言吉者亨之道待卦成而得之初之得吉異乎四之遂泥也

千寶曰得震之正首震之象者震來虩虩美里之既也笑言啞啞受方國也 汪熾曰加一後字而意尤顯必後效可永始見福山幾先不是俛作可致堯舜纘蕩之類自就業來正其義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陰柔乘初九而受震與初最近故震來極猛身危厲而喪失也二與五應五曰億无喪象曰大无喪乃知億大數也十萬曰億貝者人之所寶居則為位用則為財五君而二臣臣當依君二至四互艮艮山陵也避初之五險山陵而往躋于九陵之象夫陽震則陰懼不知修省而徒避無益也二雖乘剛而中正勿逐而遠引地位立得已高雷無竟日之怒及七日為一卦之復復其位並復其財矣故曰七日得

邵村學易 卷十三

十一

張浚曰剛陽浸長必喪其責惟應五斯不失臣道之常七日爻之一氣周也居震動時為臣當一心誠意上應於君忠嘉乃著不然名實俱喪為天下後世人矣 楊而曰躋于九陵其避難曲折有如此者昔太王既不可避狄不可安處去而邑於岐山之下而他日與周有此象也 吳澄曰有墮不顧之達必有去珠復還之理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息之意安緩也蘇而又蘇與虩虩相反三陰柔不中正是位不當去初已遠震少緩而勢少蘇乃少蘇而遂以為蘇則恐懼而不知修省矣戒之曰震行无眚蓋震而不行徒懼無益行即修省之謂也修省故无過眚

虞翻曰互坎為眚三變得正坎象不見為无眚 李兆賢曰唐莊宗困於伶人直至晉天斷髮泣下沾襟其為蘇蘇何如者 王夫之曰三代以還能此者惟韓魏公而已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九四互艮下牽二柔止而不進雷欲震而未發遂且以一陽陷於四陰之中震變為坎震而遂陷於泥也泥即拖泥帶水之象如人之陷溺於物欲雖有剛德而不能發達遂泥

而未光以其不知恐懼而修省也

虞翻曰坤土得水為泥位在坎中故遂泥在坎陰中與屯五同義故未光 胡炳文曰震之用在下四弱於陰柔之中故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 來知德曰泥者沈溺於險陷而不能奮發也晉元帝國于五湖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其泥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洵雷故初震而往四震而來身世間皆危途也然而處震有道以恐懼修省為事而已億无喪即无失也五往來皆厲宜其有喪今无喪一喪何哉以柔居剛而在中有恐懼修省之事故也中則必正雖有危不至於凶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矣震之主雖在初而无喪有事乃歸之五五乃震之君也所謂危行者即有事也

吳尚默曰往來二字在重震上看只是無時不危意有事正在往來厲中得力前震已往後震方來則困於世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世有因多難而興邦其道固如此也

李光地曰以周家之事觀之喪貝而躋於九陵太王之避狄居岐也无喪有事者周公當四國之難是也為太王則寶貨可棄土地可遷為周公則先王之緒不可墮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三

十二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索索消索也上六處重震之極雷聲漸遠而消索故曰震索索矍矍者自動而心肆忘恐懼而不知戒動而得凶宜矣五上之鄰也五有往來之厲可以无咎上若能不以其躬之遠於震者為安而以其鄰之迫於震者為法則恐懼修省雖凶而无咎矣婚媾所親也有言者動上之以鄰為戒也五之震厲无喪而得中聖人謂上之中未得者亦欲其以五為法也

楊萬里曰虞受音實以滅號不知乃所以自滅楚聽秦路以伐齊不知乃所以自伐玩故也江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无咎而畏鄰戒者歟 王應麟曰周人乘黎祖伊恐商辛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无咎矣 來知德曰孔斌曰燕雀處堂子母相哺窻突炎上棟宇將焚言魏不知鄰禍之將及也此鄰之義也自註云築薛之恐震也居鄰之侵坎也一未然一已然

邵村學易卷十四

東莞張其淪講學

三三三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三國志淳于俊對魏少帝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連天地也按連山首良夏人守之為夏易乾屬天坤屬地艮屬人夏正建寅為人正毛奇齡曰良形為人古人字作門即良形人身皆動惟背不動有如山然故以卦觀良艮山也而以人觀良其背也淹按楊萬里云良其背之上疑脫一良字愚謂似不只脫一良字觀孔子象辭有時止則止四句可知良其背一句文王演良止之義也人身惟背不動故良為止不見其身為無我靜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為無物動而止也卦有重艮靜而止屬內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明德之事也動而止屬外老子曰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新民之事也連山易以良為首必聖功王道皆全故孔子有其道光明之贊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如獲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秦字定而

邵村學易卷十四

一

天光發是也按朱子亦引莊子說易矣後人乃詆王弼以老莊說易何也觀時止時行其道光明之訓卦義不徹无咎必有脫句蓋兼山為艮似山之止而連山似山出納氣連天地則有時止時行二義故曰行其庭汪煊曰震者生物之始震來巽德學者之誠意正心為學之始事也艮者生物之成良其背則意誠心正為學之大成按良與震綜倒震為良倒良為震震以下二剛為主動之義也艮以上二剛為主靜之義也此聖學之成始而成終即王道之可大而可久也

願炎武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良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汪煊曰周子曰无欲則靜虛而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臨矣乎正此卦象之意 胡翹元曰凡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而惟背無欲內欲不動則外境不入亦外物不接則內欲不前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良其背之謂乎又曰如老僧入定昏聲擊起而背脊骨森然可數此全體大極圖也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止之義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之止也二陰欲上隔於陽而不能上陰之止也人之身心有善惡兩端陽為善而陰為惡良與震綜震為行行其善也良為止止其惡也良以一陽居上為卦主義雖為止而事兼乎行蓋陰之止能止其惡而已非陽之止於上則不能進乎善也孔子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言謂去其不善而止於至善之謂亦君子而時中之謂大學中庸之精義皆從此出時乎當止非禮勿視聽言動靜之不失其時也止也道也時乎當行君止於仁臣止於教父止於慈子止於孝非力行不能知止動之不失其時也止也亦行也道也此即大學明德之事中庸明則誠誠則明之道也故曰其道光明良與震綜故有此義楊時曰良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于此復出于震不終止也愚按止其所者如仁敬孝慈信皆止於其所不見是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也項安世謂自王弼以前无良其止說見以道曰象亦當為良其背按古文背字為北有說為止字之理當從之上下敵應不相與所以為可止之時故无咎若施之他卦无應與為有咎矣良其背一語為良之正義行其庭一句帶過說對人而言耳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工夫全在良其背

上良其背為止其所自然不見身不見人內則無我外則無物也此即孔子定而後能靜之理亦即老子守靜篤之說周子主靜立人極之說也陳琛曰背者北也人之一心靜之所養有淺深則發之所中有多寡而於靜全無得者一步不可行也按此言亦有至理蓋靜即無欲無欲然後能去惡去惡然後能從善進而行之然後能止於至善於靜全無得者思之出其位也不能止也由此而行為惡而已是以一步不可行也 蘇試曰良其止止其所也此所以不獲其身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程子曰止之道唯其時仲尼止仕久遠是也良體篤實有光明之義 郭雍曰孔子用行舍藏孟子獨善兼善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甯其死為留骨而貴乎甯其生而曳尾於泥中乎是為廢時也欲執甚焉孔子所以毋必者止於欲也莊子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行時止之義 象曰艮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邵村學易卷十四

二

上下皆山為象山不出其位即止其所也心之官則思君子身止而心亦止法象山之象也大學言正心又曰知止而後能慮慮思不出其位乃能止於至善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其義亦從此出

張子曰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也 朱震曰位者所處之分君子據理循分亦各止其所而已周公之忠大舜之孝皆分當然也 郭雍曰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然則良之爲止其在茲時乎 汪燧曰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可爲思不出位註脚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卦言不獲其身止其身而忘之也故爻以身取象六居艮初曰艮其趾止之於始也止之於始爲力尙易患其不能持久耳戒以利永貞欲其特久而貞固也能如山之足而不可移乎可以无咎而正矣初六不正恐其牽於私欲而有咎聖人以此戒之

楊萬里曰顏子之不遠復止一己之不善於初也 郭雍曰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貞者也 李兆賢曰周彥倫不終北山正坐不永病痛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在股之下股動則腓隨之六二居中得正本得止之道惜其體柔弱係乎所主而不能

邵村學易 卷十四

三

自由故有腓象三五乎坎陷而待拯二不能往而拯之三動乎震動而欲行二乃往而隨之夫六二大臣之位當良之時忘我忘人乃不能匡君以安所止竟隨人以成其過其心之不快也宜矣二下而三上未退聽者三之不聽二言也心不快主坎之心病而言未退聽主坎之耳病而言

李兆賢曰如周公不能救管蔡之過叔向不能救羊舌虎之過冉求不能救季氏之過豈稱快哉 汪燧曰有退聽之明而後有拯隨之忠多欲之對非不切而不能開武帝之心佛骨之表非不正而不能回憲宗之惑故進諫在臣納諫在君子於良之六二察其迹而哀其心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九三處上下卦之交如門限然在人則身之中當腰帶處良爲背坎爲腰亦爲脊背背脊肉也三在四陰之中互坎互震互坎則心危互震則身動良一陽居上得止靜之道者今乃下體欲靜上體欲動當身之中裂而爲二其脊在背與心相向欲止不可欲動不能坎險在中遂薰灼而爲心病矣三過乎剛其象如此以坎心當良之堅木震動生火有薰心

象

王弼曰限身之中也三當兩象之中 虞翻曰震起艮止故裂其夤 火傳曰三非心位而取心象互坎體也坎爲心病三位在腰腰腎之間有坎水滯心猶火也水不上行則火不下降於是乎有心病三之艮限列夤強制不動其火愈熾愈然本以制心而實以危心告子之學也齊曰人心惟危強制之心皆人心非道心也 顧炎武曰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爲其弊必將如騖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良其限列其夤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薰心之厲矣 俞石澗曰重震重艮皆以兩剛爻取義震初重而四則止艮上止而三則動震之四互艮止於震動之時故有震遂泥之失良之三互震而動于艮止之時故有列其夤之患蓋與卦義相反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九三止于下體有艮限列夤之象六四入于上體則不分而身全矣二三爻皆有心字聖人欲人之先正其心也若心能快而不危則正心之學至矣正心者修身之本也心不可

邵村學易 卷十四

四

見而身可見其身能止則其心之得其所止也可知故无咎也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是故視聽言動身之用也非禮勿視聽言動良其身也良其身即良其背孔子恐人誤以身爲正而故以止諸躬釋之偃背爲躬非禮則絕之是止諸躬也然克己復禮爲仁其身正矣大學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六四良身之謂也

王應麟曰良六四良其身象以躬解之偃背爲躬見背而不見而朱文公詩云反躬良其背 陳世鏞曰良其身即象之良其背不獲其身止諸躬即象傳之思不出其位也故其止爲文王仁敬孝慈信之止而非佛氏明心見性寂滅之止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下卦言趾腓腰背五言輔而身全矣言有物而行有恆君子謹其言而慎其行皆以言先行惟良以身取象輔在上而位居五五君位也止諸躬能慎行言有序能謹言也六五主天下之止王言如絲王言如輪非有序乎言之易則有悔出言有序則悔亡五以中正之道良身即以中正之道出言言君子之樞機至於五而良其背之義全矣非中正之德曷足以當之咸言輔頰舌見其面也良言其背只見其輔耳口言則輔動輔止則言寡故

有序

虞翻曰三至上願體艮止之艮其輔也 蘇軾曰口欲止言欲算 程子曰序中節有次序也 郭雍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言有序者固如此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言故天下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蓋有開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李兆賢曰言有序閔子之言必有中足以當之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艮為山動而成坤乃坤土積而隆其上者敦厚之至也故敦臨敦復皆取坤土上九成艮之主亦艮之終是能止於至善矣艮止之道其道光安土敦乎仁慎終始始吉孰大焉 一卦之主不復言艮諸爻之艮皆上之敦故曰以厚終也

程子曰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上能厚於終止道之至善 楊萬里曰其高風勁節剛健篤實如泰山喬嶽之巖其厚豈可移哉此伊尹將告歸仲尼不踰矩之事乎 易外曰艮者物之終始內艮所以成始外艮所以成終上九重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五

艮之極終始皆成故曰敦曰厚 李兆賢曰文王之緝熙孔聖之不厭倦乃足當之

三三

三三

漸女歸吉利貞

漸為否之變坤三上行乾四下承男下女而女歸之漸進而而不速也漸則為歸速則為奔故女歸以漸為吉利貞者女歸之道以漸為正由之則利也虞翻曰否三之四為漸女謂四也歸嫁也坤三之四承五進得位往有功反成歸妹剛得中者與家人道正同義三在外體之中故釋得中乾文言曰中不在人謂三也毛奇齡曰巽女不遽下而艮男不遽上各以漸也漸之三四皆有所自來進而得位進而與五同功是三乾既正而可以正三坤之邪又曰程傳云乾坤之變為巽艮巽艮之重而為漸以漸體言在中二爻爻由中二爻爻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夫以巽女交艮男男女儼然而其釋女歸反不曰巽女歸艮男艮男取巽女而曰男女之交在中二爻則在宋儒不講推易程氏不道變卦者尙確見及此淪按虞義自不可易自王弼以下宋儒以理言易而程子明云乾坤變為巽艮宋震張浚亦皆主卦變而言若必舍卦變而言義理亦未見其合也此卦乾為夫家女歸嫁曰歸自

內而之外坤三之四女往歸也乾四之三男下女也內不止非漸外不巽非漸女歸非奔必有媒約之言卜筮之從以及納采問名請期親迎之禮莫非行之以漸程子更廣其義曰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于朝人之進于事皆當有序廉恥之道女之從人為大故以女歸為義淪淪義廉恥國之四維今世之人昧於漸進之義因之道德墮落廉恥盡喪不知臣之事君猶女之歸夫孟子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相窺之類也聖人借女歸以明漸進之義其義所包甚廣而臣道尤近以漸則吉而皆利於貞臣之貞猶女之貞也

孔穎達曰漸者不速之名婦人之嫁備禮乃動故漸之所施在女歸 關朗曰萬物無不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無為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使然乎 胡炳文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良為主艮止也止而說則感也以正是其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

家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九四之剛下柔六三之柔上進漸為柔之進也故曰漸之進也漸之進其事甚多而女歸之吉其義猶顯世人不知漸進之義是以躁進多失卑汗苟且之事亦遂為之竟論乎禮義廉恥之大防矣聖人教之以漸謂女歸有漸之義存焉而利於正正則可以漸而進進而得位是往而有功也由內之外曰往謂三之四也若進之銳則退必速安得有功乎虞翻曰三進四得位陰陽體正故吉也四進承五故有功夫進既以正則可以正人之不正三進而得位進而與五同功五多功而三助之是三乾正而可以正三坤之邪矣其位剛得中者謂三剛推進而得其中也男女既正則家道正治國平天下推之而無不正此即矩之道也今夫天下之所以動而輒窮者由進之心愈急而進之機愈阻也惟止而巽內則廉靜而無求外則謙恭以待下以正而動故其動不窮也動亦指三四言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六

蘇軾曰此文轉以次相釋也漸之中有進者則女歸之吉也而利於正正者執謂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剛中者也 朱震曰歸自內之外也坤之四成巽女往也乾之三成艮男下女也 訂詁曰得位指三與四三四雖非偶然艮以少男止於內有浩浩乎水之歌巽以長女待於外有其質七兮之嘆若拘當守故則廢人之大倫因



其比而相合此女歸之權故曰往有功也 李兆賢曰蔡虛齋云或謂既如女歸之漸矣又胡不正曰古來固有漸而不正者如朱穆守羔羊之節乃從梁冀之辟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之木其長以漸非雨露不生居積也君子之賢非積德不成修德然後能化民善俗皆漸之意不能驟等而幾也 孔移風易俗亦有期月三年之殊豈旦夕所能奏效乎 楊萬里曰或以女或以木或以鴻其象亦非一端而已 巽為長女又為高鴻象也 王應麟曰家聲之墮離西以為愧城角之缺新平以為恥清議所以維持風俗也觀民風設教居賢德善俗可不謹哉

初六鴻漸于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昏禮用雁取不再偶之義大夫執贄亦用雁離騷以婦比臣亦利貞義也鴻雁至有時而羣有序于水涯也初處最下如鴻在後而至小俗稱雁奴鴻進有弓繳之危雁奴常鳴以警衆故曰厲有言初進小臣自稱小子見時事之危而進諫言似有越職言事之咎然於義則无咎也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七

郭雍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內天地萬物無不具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能舉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震為龍而乾稱龍乾為馬而坤稱馬坤為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無鴻而漸稱鴻故知易之取象貴乎觸類而長之 見易曰小子之厲所以戒其躁進也後世如秦之甘羅漢之終童唐之劉安以有言早達者自易視之皆厲事 胡繩元曰鴻初離水不敢躁進人之少年初出才弱無應者似之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初無應而二有應山干而至磐石其位安矣衎衎和樂也君臣和樂祿養下逮詠嘉賓式燕以衎之句安且吉矣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惟身安而道行然後可樂平生志願不在溫飽敢忘素餐之誦哉

虞翻曰承三應五故不素飽 楊萬里曰傳說之志在中與商高而非后則不食其祿孟子之志在平治天下而食前方丈則得志不為 陳洪冠曰二以柔中之德應剛中之君子進以漸其位既得其邦可正者以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如鴻漸于磐焉歌鹿鳴形弓諸詩想見龍光燕喜之盛焉豈第伐檀食力烹飽言附已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自否來初二與四鴻之漸而往也三則漸而來也四變三為坤坤為平地故曰鴻漸于陸卦言女婦今三男下女四女外適陰陽相比而易合防其不正故聖人戒之夫征不復離羣醜者醜類也三離五上同類之陽獨行而不復返於剛也去剛居柔自甘為婦矣婦孕不育失其道者得孕於非交所以不育婦之失其道也坎在中則為寇自甘為婦而變坤則可順相保耳行險而順故曰利禦寇毛奇齡曰夫以女歸之吉剛中得正而象以為吉爻以為凶也演卦例類爻剛柔相交者爻之吉也演爻例類卦巽艮相配者卦之凶也 王弼曰與四相得不能復反者也非夫而孕故不育也 張浚曰易以夫婦象君臣三舍乾陽趨坤陰於道為遠且三四以相比而私親非以應相求也安能成生育功耶利禦寇謂何四順比三緩急有相比勢 來知德曰以變爻論三變則陽死成坤離絕夫位故有夫征不復之象既成坤則並坎中之滿不通矣故有婦孕不育之象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八

四之視三其位高矣漸于木初入巽體巽為木也鴻趾連不能握枝木非所安或者得木之似桷者而棲之則无咎四與三得九三之奇畫衡於下似桷者也四位近君為巽之主以六居四柔順而正體巽順之德則无乘剛之咎漸而不失其正亦無冒進之咎也 張浚曰位高危道也履高位而至安其惟順乎謂順於道而君安之吾身亦以之安或者得之難也公孫碩腐赤鳥凡几詩人詠周公四其是哉 見易曰或得其桷亦暫得所安而已夫木豈鴻久棲之所哉正如王仲宣之依劉表管幼安之依公孫度以免難而已

九五鴻漸于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得所願也

艮上為陵陵高阜象君位二五正應君臣同德本當吉也乃有婦不孕之象何也以三四為之間也然三四邪匹終必凶五二正匹終必吉勝字象九三禦寇來二不輕進五不輕任君臣相須之久相信之深終得其所願而三四為間終莫能勝之也不過自一至五歷三位而顯其不孕者只三歲而已此卦爻與歸妹同不論陰陽爻皆有婦象然夫婦亦比君臣皆利於中正而吉也象言進以正可以正邪惟九五之君足以當之豈僅言夫婦哉 楊萬里曰得所願豈惟位高如邱陵功業亦如邱陵矣然豈一日之致哉亦三歲之漸而

至也 錢湖之曰秦孟明視三敗於晉秦伯猶用之其亦以不卒之婦爲莫之勝者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胡安定云陸當作遠程朱從之上居漸極鴻飛冥冥之象鴻之飛也有序雖遇疾風而行  
不亂君子之行也以正雖處汙世而心不亂是以吉也然鴻之翔翔雲路進退可觀有時  
羽毛遺落人間亦可爲萬物之儀表也王弼曰進處高潔不累于位尤物可以屈其心而  
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按逸民清高之士可以當之志潔行芳其言足貴吉光片羽  
皆可寶也

何楷曰漸上之羽可儀巖上之志可則蓋百世師也鷹揚之烈不偉於二儀夫狙擊之功  
不加於四老人雲臺之動不宏於一客星

顧炎武曰漸至於陵不可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  
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可也此所居九五之上而與  
九三同爲陸象淪按亭林云安定胡氏改陸謂合韻非也儀牛何反不得與遠爲叶仍當  
作陸又按 折中云遠儀古韻實非叶也意者陸乃阿字之誤儀古韻俄正與阿叶均有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九

所見而亭林之言則自寫其胸襟也

李兆賢曰清風高節師表百世尼山而下夷惠當之

三三 說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從泰來泰三之四下兌上巽兌少女從震長男其情以說而動是情勝而匹配非宜  
征凶者動而凶也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故无攸利也成恆漸歸妹四卦皆以震  
艮巽兌作男女匹之像而成爲得正恆爲得常若漸則吉而歸妹凶者漸長女少男風  
山漸爲山風蠱之對義近蠱惑然艮止巽順以漸而進有吉道也歸妹以說而動長男少  
女已非匹偶而女又先下乎男二四以陽居陰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也三五以陰居陽女  
以不正從男之象也女先於男則與成之男下女相反以少女歸長男則與成兩少之交  
相反程子曰不惟位不當也三五皆乘剛徇情肆欲惟說動男承欲而失其剛婦狂說  
而忘其順不由義理則邪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說淪淪漸取女之家也故曰女  
歸歸妹嫁女之家也故曰歸妹女謂嫁曰歸從妹字看此女有兄而無父也若有父何必

稱妹干賈曰歸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沒矣兄主其禮徐仲山曰震兄歸妹似桓王下姬  
孫權嫁妹者楊萬里曰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爲  
征凶无攸利也不待兄以已歸于而自往焉是淫奔也物則妻奔則妾淫惡之大非凶  
乎又何利之有愚按今日之士女所自稱爲文明爲自由者皆此類也從歸字看曰妹  
歸而曰歸妹與女歸之言不同又似以男而歸女家者王夫之曰女歸者女外適而以夫  
家爲歸也歸妹者男舍其家出而就女以爲歸也上古之世男女無別黃帝始制婚姻而  
匹耦定然或女出適男家或男就女室初無定制迨乎夏殷雖天子諸侯且有就女而婚  
者易兩言帝乙歸妹是已周之興懲南國之淫亂始爲畫一之婚禮自納采以至親迎略  
放古者陽求陰之意而必女歸而無歸妹之事故施及秦漢等實婿於罪人有誣戍之法  
焉淪案至今贅婿隨處有之恬然不以爲恥然多剛屈於柔而尙主尤甚自漢迄唐公主  
之淫亂者甚多至於山陰而首貽笑千古聖人於婚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於歸妹曰征  
凶无攸利蓋以人欲放縱足爲天理之害不可不謹於其始也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十

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兌少女震長男本非匹配象背歸妹天地之大義何也卦山泰變泰則天地交震爲長男  
天交於地之始也兌爲少女地交於天之終也中五坎離是乾坤交於上下坎離交於南  
北巽兌交於東西天地之交此卦最著虞翻曰六十四卦中此象最備四時正卦天地之  
大義也夫子於釋象之先補出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蓋易最重交易非交易則不生故  
曰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離震兌不交而乾始得震坤終成兌陰陽交索離非夫婦俱隨  
之義要亦男女相說之情因借以明歸妹婚姻之義曰此亦生人之終始也歸妹者人之  
終生生育人之始始象傳補天地相遇於釋象之後此則補於釋象之前耳朱子語類云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累他按男女之情由於說而好動未有不失其正者婚姻之  
正男下乎女今女先於男是所欲歸者妹也有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之象所以征凶  
也漸四爻得正故女歸吉歸妹四爻失正故征凶况諸爻皆不當而三五皆乘剛又有夫  
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殊乖男女尊卑之序夫唱婦隨之義矣是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蘇軾曰說少者人之情也故說以動其所歸者妹也歸妹者女少而男長女用事而男下

之謂也

何楷曰家辭惟臨與井言凶否與剝言不利而凶與不利歸妹兼之何也其義則象傳備矣

葛懋誠曰說以動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柔乘剛所謂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不曰雷澤歸妹而曰澤上有雷明雷之動因澤之說也此女從男之象夫男女之合莫正乎禮莫不正乎情因說而動失身敗德不永所終君子觀於其合之始而知其終之有敝矣

王弼曰歸妹相終始之道也故以永終知敝 楊萬里曰昏姻者禍福之始故姜任與周文哀禍魯叔姬辱身董都愬夫夏姬滅國君子于婦妹之始必慮永久之所終必知其歸之所敝也 吳慎曰言永慮其終而知有敝也氓之詩不思其反所以終見棄於人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履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六爻皆女象以六五為女君餘皆娣妾也女弟為娣初在下无應娣象因人之歸而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十一

為娣股也跛者足之偏也非正配故跛剛陽為婦人賢貞之德跛而能履地以行者也孔穎達曰為妻而行則凶為娣而行則吉是也女必待聘男親迎而後行若妾股則不然從娣而行是常理也歸妹非恆以娣則恆所以征吉者承女君之尊而行韓侯之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已

張子曰爻為陽故能履非匹故跛 張浚曰兌下為娣兌毀足為跛 王虛舟曰娣姪之從娣皆妾也商人親親而重娣周人尊尊而重姪易仍尚法故含姪言娣於五有帝乙歸妹之繫見之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初九六三九四六五皆言歸妹而九二獨不言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中爻互離二居離側為半目眇象與初之跛同為娣而非正配也然能視亦與能履同二有剛賢之德而居中所謂幽人之貞者有幽閑貞靜之德杜詩所云空谷有佳人也未變常者娣道猶婦道利在貞也

蘇軾曰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辭也且跛眇者一人而為之視履者二人

是二人者豈可以廢一歟故其象曰吉相承也是以知其皆娣也已有不能而不自用使

無能者享其名非幽人而何哉 楊萬里曰九二以孤幼味弱之身而有視遠之聰明以女子無父之訓而有幽閑中貞之賢德其女夷齊乎其宋伯姬陳孝婦之儔乎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六三本泰之乾三降為兌三是剛夫而降少女之末此賤女也須待也以賤女而求為室主進未值時不如反歸父母之家待時而以娣行也未當者言未當其時則當有待也 虞翻曰須需也初至五體需象故歸妹以須 沈起元曰以待訓須本之註疏待年之說王氏最允蓋象言征凶者合二卦兌而動而言也至爻之本位祇有兌之說而無震之動不得坐以動而失行之罪所以爻與象不同也至此爻之須而反歸者三上无應未有所歸三體互坎動則下體成乾合水天需之象見險而止故曰須以少女而變為乾父乃待

年於父母之家故曰反歸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四居下體之上位年過乎少女已為盛年矣故曰愆期中互坎離坎為月離為日合日與

邵村學 易 卷十四

十二

月而為期四以剛陽之賢德居陰柔之位不為躁進其愆期在我而不在人待佳配而後行非為人所棄也

汪瑄曰陽剛女德之賢者也過時未歸故愆期後得佳配孟光似之又曰孔子之待價孟之不見諸侯也以之 李兆賢曰孟光之三十而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以仕進言其三

聘而後就者乎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自泰變泰六五曰帝乙歸妹其爻辭同而貴女陰尊能謙降以從禮也婚姻之道皆男女為合義獨帝女下嫁以女求男為合禮故此爻无凶而反吉且通卦皆言妹而不及兄弟於此爻見之帝出乎震中乙皆木或殷王真有嫁妹一事周公借言之如箕子之明夷一例也五為女君自四以下皆娣妾以色而妻以德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不在色也月幾望者陰幾於盈則與陽敵聖人戒之後世尚主之人皆剛為柔屈早慮及矣象曰上二句述爻辭下二句乃釋之言帝乙之妹以至貴之女而行其謙儉

之道是有尊位而能用中者也

郭雍曰詩序言王姬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則詩人所美者係於肅雍之德不獨取其車服也 胡翹元曰凡陽多文采五陰而二陽不如其婦也

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帝乙歸妹也衣錦裝衣其君之袂也庶羞孽孽婦袂之良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居卦之終大象永終知敵卦象无攸利此爻當之娶妻所以立家室承祭祀故詩詠

采蘋盛之筐筐尸之者有齊季女也六承筐則无實於是士刲羊亦无血不成爲夫婦故

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不能永終凶而无攸利矣先言女而後言士罪女也歸妹

之義其實在女故象只言无實虛筐以女子不才而重責之也

楊萬里曰震有虛筐象兌羊象 熊梅邊曰二五得歸妹之正偶初三以非應故皆爲婦

而上六則不婚之男不嫁之女 張浚曰不誠何以相與君臣上下夫婦率以此敗又曰

譬出天下既泰而其氣不復交也生生之理不幾於息而重違天地之心乎

邵村學易卷十五

東莞張其浚豫泉學

三三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豐盈之謂治之盛也豐有大義治之盛大故亨道也假亦大也詩烈假不暇言烈之大而不暇王假之者豐之所以大王自大之卦離明在下震動在上誠意正心以明明德震動恪恭以保之而復至誠無息憂危明故曰王自大之也吾讀易至豐而知文王孔子之心矣中庸曰无憂者其惟文王乎論語曰樂以忘憂以爲聖人之心无憂也而不知聖人憂其德之未大憂其治之未盛蓋無時而不憂也故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勿憂宜日中者聖人之言勿憂而其心則憂也離爲日故以日言聖人以中立極故以日中言日中即治之盛也言聖人勿憂之時惟宜於日中而已矣未及乎中則憂文王之心是也故曰續熙敬止望道未見視民如傷欲其止於至善而及乎中也過乎中則憂孔子之心是也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惟中故大惟大故豐離明主之震

邵村學易卷十五

動將之機幾乎堯舜禹之治不外允執厥中文字王之有憂患孔子之時中均可於勿憂宜日中一言窺其隱矣

千寶曰離爲書股水德坎象書敗而離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聖人德大而心小既居天位而戒懼不忘勿憂者勸勉之言也 項安世曰豐卦皆以明爲主故下三爻皆明而無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爲吉不能求爲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胡炳文曰豐之大亨亨道焉大則必通也亦有憂道焉大則可憂也不必過於憂如日之中斯可矣 楊萬里曰豐者豐盈盛大之時此庸君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也昔武知襄必無身後之亂明皇知憂必無末年之變知憂者其爲堯舜之戒戒禹湯之罪已三宗文王之無逸乎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尙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虞翻曰此卦三陰三陽之例當從泰二之四陰象泰極治之世豐亦治之盛也豐從泰來乾變離明坤變震動明以動故亨亨故大泰之九三上六皆有戒之之詞泰極則否也豐之九三上六亦以明動之極而有戒之之辭盈滿則虧也大抵豐爲盛大以明爲體以動

爲用明則見微動則成務故大也王假之尙大者又辭吉行爲尙往有尙則大此明德新

民之事聖功王道之大惟王自大之也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此之謂也四海之廣萬民之衆無一物不得其所大道之行自非聖王不能離爲日明照天下之象也王不尙明而尙中日未中則爲不及日既中則爲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而王者之勿憂亦只宜此日中之時而已日中固宜照天下然豈能長此日中乎宜日中則勿憂然豈能長此勿憂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天地之理也是以天地有時而盈有時而虛皆與時消息天地不能違之而況人與鬼神而能違之乎人之有生有猶鬼神之有聚散此亦天地盈虛之理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也由此言之則知豐之不能常豐而保泰持盈之道不敢不兢兢業業以保之明德而更求其明新民而更求其新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如日之方中焉然後聖王可勿憂也已此所道理文王之言引而未發孔子乃足之以見盛大之治惟人君好自爲之保大固難持中更難使知中也者人之所當勉而辰亦非人之所能爲作易者所以有憂患也 朱子語類云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邵村學易卷十五

二

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假什傾壞了 毛璞曰豐大也盈也惟有道者明德若不足未嘗中故不辰未嘗盈故不食日新則爲大反是則爲盈知日中之宜則知日辰之可戒 蔡清曰尙大也非是王者要尙大王者至此時志欲自廣其勢自是尙大耳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所謂不期修而自侈也尙大正所謂王假之也 陳世倅曰康誥述文王曰克明德周頌美文王於乎不顯皆所謂日中也傳曰宜照天下謂豐之大大於其明既自明明德於天下不獨一州一國被其化九垓八埏皆宜蒙其照也 沈起元曰按王假之程傳與傳文義合宜日中句家詞意因未中而日宜孔傳虛其辰以常保其中爲宜各有攸取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電皆至明至而動亦至有雷之明可以折獄情偽無不得也有雷之威可以致刑震懾無不服也獄者刑之未成刑者獄之已斷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卦辭宜日中故爻以日言九與四以剛遇剛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言同類也蓋

明動相資德同志合然後共事可以有為故往而有向十日為旬初之豐以一月論為上一句初豐之時也文王以一日言故曰勿憂宜日中周公以一月言故曰雖旬无咎然而旬盈數也過盈則溢過中則偏所以雖旬无咎而過乎旬則有災也

蘇賦曰凡人知生于憂患而愚生于安佚豐之患常在于開故爻皆以明開為吉凶初二三皆離而有明德者三四上則豐而開者離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發開其德也故三離皆上適於震初九適四其配也 胡炳文曰初不言豐初未至豐也五亦不言豐陰虛歎然方類在下之助不知有豐也 汪遠曰下並上為配上並下為夷故四釋夷而初釋配丙魏之寬嚴相濟房杜之謀斷相資姚婁之才德相成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邵章名明動相資乃能成豐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也而所應者五陰柔不正有草莽蒙蔽之象如日中而見斗焉夫當日之中而能見斗亦載鬼一車之類心開而生疑也往者進而上也二以陰居陰而所應亦陰以此而往必因疑而成疾蓋無應而不動有明而無用故為疾也然臣之於君惟有積誠以悟之而已誠與信乃六十四卦之樞紐若

謂五也有一心之真誠以感發其君之志則始疑而終信之是以二之往以有孚發若而吉五亦以為來章有慶譽而吉也下之上曰往上應下曰來 朱震曰震巽為草二在草中有周匝掩蔽之意 張浚曰離中虛為孚為信 王申子曰二虛中故有孚五亦虛中故可發言以誠相感也 來知德曰伊尹之於太甲孔明之於後主郭子儀之於肅宗用此道也 李兆賢曰微箕比干豈不是聖賢當紂之時為其所蔽纖毫不能自見而舉世皆昏墨是豐蔀見斗之象比干諫紂而剖其心此疑疾之大者九三豐其蔀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蔀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三亦在坎巽之間坎為叢棘公羊傳草棘曰沛九三與上六應上六震極而不能動故三之豐其蔀較二之豐其蔀更甚焉沫鄭馬本作味味斗後小屋也卦言宜日中以下體言之則二為中以一卦言之則三四為中故三四皆言日中九三以陽居陽其明宜廣乃於日中而見斗後小屋剛為上柔所掩暗之甚也三失其動故折其右股然皆上所為於九三為无咎也明與動相資乃成豐大之事今三已折其右股而不可用凡事不可成况豐大之事乎

潘士藻曰六二雖當豐蔀之時然五得位得中猶可以大事故六二發若之孚可施也九三所應上六无可發之明矣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陳際泰曰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夷左股入左股然猶寬於明夷之世也不料當豐之時又其焉九三右肱一折致大臣以不用終必有任其替者矣 李兆賢曰風平被放自沈汨羅至今猶覺恨恨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四以陽居陰開同六二二應五而四承五故爻辭同夷等夷也謂初初恭則曰配主四謙則曰夷主明以動為主動以明為主迭為賓主之意四為動主然遇六五陰暗之主豈能致豐乎四與初同是陽剛之賢兩剛非應故皆曰遇遇初而同德相輔斯吉矣以九居四不能比二之當位故曰位不當也九四自蔽其明不能比六二之自明故曰幽不明也行

者動也震性動動而應乎初則吉故曰吉行也 張子曰近比於五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夷主 鄭汝諧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

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見易曰四與二同志保豐以二之謙為其蔀二之見其為見故爻辭與二同也明動相資房謀杜斷天下之事尚可為豈非吉乎 胡一桂曰大臣以小臣為夷主有折節下交同升諸公意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為君位象辭于假之此爻當之來章者二之文明來而章著也五陰暗則往而疑二文明則來而章二以五為蔽故在上而暗五以二為章故在下而明明動相資豐之治成矣福慶集於已聲譽聞於人吉孰如之蓋明良相得豐亨常保朝廷以為慶薄海以為吉 二三四爻釋日中皆有所蔽六五不釋日中正宜日中之時無所蔽也有慶則勿憂矣 郭雍曰豐以無所豐為大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無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為可尚 馮當可曰六二言往六五言來往來交合章明之象 沈起元曰此爻柔順居中與二同德爻辭故自言其象之德不復泥於見斗之辭而以爲暗君也 陳洪冠曰有阿衡之匡救則嗣王可以克終令德有家宰之明保則冲人可以丕揚前烈來章之益可見矣 上六豐其蔀其家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象曰豐其蔀天際翔也闕其戶闕其無

三十二 卯下版

224



人自藏也

上以陰柔居豐之極自恃其豐驕盈昏蔽豐大其屋如天際翔也秦之阿房古今一轍其治國則哀微以自盈其治家則曖昧以自蔽其戶則其無人者在國則君不君臣不臣親離衆畔國無人也在家則父不父子不兄弟不弟家無人也三自四歷三爻而欲觀之欲忠告之上安然自以爲如日中天掩惡飾非以自藏不悟其開故三歲不得觀折其右肱而莫之救也嗟乎朝無人焉國無人焉其凶必矣

石介曰始顯大終自藏皆聖人戒其過盛子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正合此爻 郭雍曰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謂許史三王丁傳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豈關其無人之謂乎 來知德曰泰之後而城復于隍豐之後而闕寂其戶處承平豈易哉 沈起元曰上交爲卦終卦外日光之照沈於下雷聲之震息于上但見陰雲晦蔽而已故象不言日而祇以豐極自高取象

三三

邵村學

易

卷十五

六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卦與豐綜豐之上六闕其戶闕其無人序卦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孔穎達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是也旅自否變坤之三柔升爲五而得居外之中是爲客於外也乾之五剛降爲三而順爲互巽之剛是順乎剛也此卦貴用柔而得中陰爲小小亨者用柔而亨也旅貞吉者下艮止上離明知止則所處者正應乎明則所依者正正則亨亨故吉也旅之爲義所包甚廣非指尋常之旅客商賈之往來而言男子生而孤矢四方行旅是丈夫之事上焉者天子之旅爲巡狩諸侯之旅爲連職大夫之旅爲聘問是也然作易者其有憂患旅者是失位之時故窮大失居繼之以旅如天子蒙塵在外則書河陽之狩諸侯瑱尾流離則詠鹿邱之葛勢臣多不遑啓處逃臣或盡室偕行孫奇逢曰劉用相謂文王旅於憂患獨親切而有餘味故曰旅瑱斯其所取災又曰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傷哉旅乎非文王其孰當之夫子旅于東南西北故曰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上與下無一可矣淪按王弼注曰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國可知矣指孔子厄於陳蔡時也夫孔子一車兩馬周流列國誠爲旅人然孔子

轍環天下孟子歷聘諸侯欲行其道也孔子知道之不行欲乘桴浮海言從者其出歎又曰山也好勇無所取裁言子路之能剛而不能柔也是以子路窮於問津困於汨溺以視孔子之至是邦必聞其政似有不同蓋孔子溫良恭儉讓之德用柔者也不主彌子是旅道之正皆與旅卦義合老子之言道德以用柔爲道其出函谷關入西域流沙能化導諸胡亦得旅用柔之義者歟 張浚曰離一變爲旅旅明德之失也德失然後有旅又曰互巽爲順 楊萬里曰山止而不動猶館舍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 毛奇齡曰漢儒釋此卦並主推易之說如姚信云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荀爽曰陰升居五與陽通謂之小亨荀子曰九五降三降不失正爲旅貞吉 王夫之曰先儒謂仲尼爲旅人小亨小者陰也陰得二中故亨旅貞吉者旅之貞旅之吉也上不當位故當其止道不足以行而文明不息以明道爲己任隨所寓而安焉爲旅之正 陳洪冠曰貞吉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又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已

家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綜豐故雜卦曰豐多故親寡旅豐大而旅小也小亨以陰得二中而言旅自否來以六

邵村學

易

卷十五

六

五一爻爲成卦之主自否三而爲旅五柔得中乎外也以柔德居中虛心以順乎乾之三陽是順乎剛也柔得中則不取辱順乎剛則不招禍能止于至正之域以麗乎至明之德此處旅之正道而用柔之所以享居貞之所以吉也要之難處者旅之時難盡者旅之義謂爲小亨者以常人得旅之道者而言若以聖人爲旅人觀之則時義爲極大也蓋大在中與貞而用柔爲要義也孔子嘗去父母之邦歷聘他國欲居九夷誠旅人也人以爲喪家之狗而不爲辱見南子諸陽貨衛靈公問陳曰未學用柔也然孔子爲時中之聖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得中乎外而能止者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應乎剛而麗乎明也孟子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又曰若孔子主難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此旅貞之所以吉也以此知用剛非旅道所貴用柔過於柔非旅道所貴得中曰中曰正旅之時義不誠大乎 郭雍曰是以詩人於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 王宗傳曰入而麗乎內者處家之象也故合巽離而爲家人止而麗乎外者旅人之象也故合艮離而爲旅旅也者聖賢失位之時也 趙善舉曰豐震在上陽用事也故曰豐大旅離居上陰用事也故

曰小亨 陳洪冠曰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是故少康以旅王重耳以旅霸文周之  
柔以旅定孔孟之德以旅崇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山上有火明无不明而止則慎用刑之道明慎相資明象火慎象山也野燒過山而火  
不留旅之象旅為憂患之卦憂患之境莫甚於囚之在獄明照如火慎重如山君子得明  
慎用刑之道故囚不留獄也

蘇軾曰易至於雷屯相遇則必及刑獄取其明以動也至於離艮相遇曰无折獄无留獄  
取其明以止也 林希元曰惟明克允明之謂也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慎之  
謂也 郭雍曰旅之明義見于卦象而不見于卦詞故孔子于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 勿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旅以用柔而得中為善得中則正初六在下不及乎中故不正也瑣瑣細碎之事斯分析  
也詩云斧以斯之所即旅舍也初六陰不正未及乎中本以窮大而失其居故旅而旅之  
時惟窮志畢力於細碎之務不能應剛麗明乃猥鄙而斯其所以初之無才旅舍分析取

邵村學易

卷十五

七

災必矣爻賤其行象鄙其志欲窮災終有焚巢之害無怪其窮大而失居矣

郭雍曰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無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  
小人旅之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 毛奇齡曰考易例其字不下百十俱有實  
指並無憑虛作轉詞者况豐旅二卦合十六其字如其家其屋其戶其所其次其果類此  
云斯其所正與鄰其家焚其次同蓋云析其所在也所者旅寓也又曰行居之名如爻舍  
之所行在所是也在豐上則為旅屋在旅下則為斯所其反對確切如是又所字易文會  
用之即艮止其所之所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重僕貞象曰得重僕貞終无尤也

六二用柔而得中旅之正也次旅之居資旅之用重僕旅之使良為門二得入良門之中  
即次而得安也中爻互巽為近市利三倍懷其資也良為少男初卑陰賤重僕也旅道忠  
不正正則有得而無喪象言人之旅行貴得重僕之助得重僕則次可即資可懷是旅之  
得正道而終無可尤者也

歸有光曰重僕貞如首文公之所從皆卿才也不稱從者自旅言之所謂羈旅之僕也

李兆賢曰此如吾夫子溫良恭儉讓所至必聞之象 胡翹元曰唐人詩云漸與骨肉遠  
轉於重僕親得其貞終无尤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重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九居三剛而過乎良之中旅貴柔中九三反之故其爻辭與六二相反焚其次喪其重  
僕則實不能懷可知矣夫九居三非不正也然旅不用柔而用剛剛正亦厲以其无避禍  
全身之哲亦以困傷矣以旅與下者觀重僕如旅人刻薄寡恩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六爻惟二三得位故皆言次一之即次能用柔而得中也三之焚次徒用剛而過中也  
張子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其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朱震曰巽未離火兌為毀傷焚其次也 王宗傳曰旅親寡之時也朝夕所與者重僕而  
已豈可以旅觀之也九三以旅觀乎下則彼重僕也亦以旅觀乎上矣其能久留乎 潘  
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不快也  
以九居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而未得乎中旅之行而暫處不能如六二之即次也得資

邵村學易

卷十五

八

離同六二然又得斧以防暴客之至蓋未得重僕有成懼之心焉是以其心不快也四以  
柔濟剛未嘗無所得而其志不行以于處于大坎之中而未得離明之正位也

張浚曰言文在秦剛不過柔不風賢士從之得資斧之義志未及行心其快耶離戈兵災  
木為斧離南方為心四離剛德位不得中曰心不快 蔣佛生曰凡卦爻陽剛皆勝陰柔  
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順得吉三上皆以陽剛致凶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  
三次之九四雖得其處姑足以安其身而已豈得盡遂其志 見易曰凡人久於旅必有  
其志也書社七百中國授室豈孔孟之心乎 來知德曰二之即次良土之止也四之于  
處離火之燥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速也

象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此爻當之雉離象也此爻自乾變離如射而得雉失乾健  
而得文明乾剛象矢是乾之三矢而亡其一也譽命者天之休命始旅而終  
得位故有譽命五為君位王者無外故爻不言旅上速者上及君位與九四之未得位者  
異也得位即是柔得中也

楊萬里曰少康逃虞思之國宣王匿召公之家亦旅也 張浚曰離為雉戈兵為射雉  
馮翊書曰卦六爻無理不備厲于居處平王之遠黎侯寓衛衛侯處曹不幸至此若能中  
正之道自處所依得人能反其國邑復其世祚于此見易為後世作聖人之憂至矣  
上九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號喪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于易終莫之  
聞也

上九居旅之中聖人垂喪于易之成以見旅之不可不用柔也牛至順之物喪于牛顯  
場必反乎旅貞之吉而凶矣旅人之節其次猶鳥之棲于巢高亢在上居離之極為火所  
焚先笑者居上位而順也後號號者失所安而戚也上用剛而過中比三為甚故其凶比  
三之厲尤甚蓋以旅之道在上視所居之位如寄寓然失其敬慎而義當焚也於亢忤物  
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張浚曰互兌兌為笑為號號離又為牛 沈守約曰離為鳥變而為震震為木而居卦  
之上鳥巢象 顧炎武曰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傳於天者矣居心以  
矜而不聞諫爭之論而必速於身者也 項安世曰笑者喜其高離之鼓而而歌也號號

邵村學 易 卷十五

九

悲其焚離之大書之嗟也旅上即離三也失其柔故所喪者牛

三三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以陰為卦主說卦云巽入也大抵巽之為義以柔巽為體以巽人為用故曰巽順也順  
字不足以賅巽而柔字賅之柔順所以巽入程子曰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  
按性柔故巽而易入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謂陰之足以害陽也姤一陰生於下遯二  
陰生於下陰欲逼陽陰將長而陽將消聖人有扶陽抑陰之意不能不兢兢焉然天地之  
理萬物之體陰陽燦陳有互為屈伸交易相濟而得亨通之道若夫陰不干陽而逼之柔  
順恭敬欲依陽以求入則陽亦樂而從之及效陰之柔巽而成其陽之過以免格格不相  
入而有逆拂之情蓋逆之非順也兩相順則巽入之道成而兩相濟之理得矣易之道  
貴得中巽以柔為主一陰潛伏於二陽之下防其陰之逼陽為姤之女壯柔順之不及而  
欲其皆順乎剛焉陽居二五之位與陰為近亦防其剛之過柔巽之不及而欲其皆乎中  
正焉中正則無過與不及也蓋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者巽之體也在巽之時剛柔相濟

不惟柔巽而剛亦巽然後剛無過剛巽之用也巽以一陰為主陰為小故曰小亨柔巽  
則能入陽陽巽則能入陰皆得柔巽之道則無往而不入故曰利有攸往大人指二五巽  
卦本乾陰生而陽巽之剛道盡而柔道服以其為巽乎中正之大人所以利見之也剛得  
中正柔利見之則柔者併化乎柔之過巽而就乎中正豈非小者之亨小者之利乎  
王宗傳曰八卦之德與其剛柔之履位者無如巽巽以剛履巽上履位止於上而  
為二陰之主巽以一柔定位乎下故上順二剛而甘處乎下 胡仲虎曰旅者小亨離之  
一陰也此小亨巽之一陰也 汪烜曰卦固有大小人亦自有大小小亦不必為惡之小  
人也凡臣妾之類職存乎事人而以順為正者皆陰小之象

象曰重巽以申命剛順乎中正而志行柔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巽乎下而下巽乎上而上巽如風之善入也天下之柔象為  
風風之動物披之拂之鼓之舞之先有動物之誠而後萬物淪肌浹髓莫不惟風之從故  
曰草上之風必偃又曰撓萬物者莫善乎風蓋風者天之號令而王者法之以申命也巽  
以柔順為義曰剛巽者不惟柔巽而剛亦巽也無過不及謂之中剛巽則剛不過乎剛而

邵村學 易 卷十五

十

得中矣得中故正中正則下皆誠服而順從之而上之志行矣剛巽乎中正指二五二爻  
而言惟其重巽故曰皆順順乎剛故小者亨也志行則利有攸往小亨則利見大人大人  
亦合二五言之須知過剛非御下之道高明柔克上以柔道下施而民樂從之是以利往  
也過柔非事上之道沈潛剛克上以柔道施則下以柔道應就乎中正而無所不入是以  
利見也

陸績曰巽為命令重命令者欲丁宿也 孔穎達曰上巽能接乎下下巽能奉乎上上下  
皆巽命乃得行 張浚曰巽乾道之變也剛以立本柔以出命因時制宜其亨在下巽次  
旅聖人將以順天下之情而感悅之以大其事業聖人之權也 趙汝楙曰卦本乾體一  
陰下生剛有巽之象剛巽柔居二五中正之位柔既已生皆在二五之下有順乎剛之  
象 王宗傳曰巽雖以一陰為主然在巽之時二五以陽剛而居中正之位是剛亦巽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一風先之一風隨之重巽為隨風君子有風之德而下無不從所以申命而事無不行也  
申命者叮嚀於未事之先行事者踐行於申命之後

苟爽曰巽爲號令兩巽相從故申命也 徐文靖曰虞書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申重也 書序曰民皆咨怨作盤庚三篇亦申重之謂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居重巽之下巽而又巽過於柔而不中有進退猶豫之象夫巽爲申命行事之卦令 出必行豈容猶豫志疑於進退若武人則剛決以從陽貞固以幹事巽爲不果亦爲謀卦 始雖不果終則其謀利武人之貞即柔濟以剛也志治則心不亂心不亂即志不疑

黃淳耀曰兩可不决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 李兆賢曰求也退故進之其此意乎 汪烜曰利武人之貞正告多疑者以自決如季文子三思而行子開之曰再斯可矣之意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陽居陰巽之不過乎剛而得中也初下爲民而二爲牀初偶二奇有牀之象巽在 牀下二居柔而巽初也二爲大臣承六五之命以長民其中命民而皆順之者以誠而已 矣夫史巫之通於神者誠也二以誠上通乎九五之君又以誠下通乎初六之民故曰紛 若也如九二之得中是吉而无咎之道也

吳澄曰初偶二奇有牀之象巽謂卑伏而入於下指初六而言牀二也卦之名巽本取二 柔之卑伏者然當巽時陽亦當巽蓋陽爲陰所信從亦必以卑巽待之若剛強自處非所 以懷柔順服之人也二得中居柔故亦能巽二之位與五應卑巽以事上如卑巽以事神 既能巽乎上則亦能巽乎下不當位宜有咎得中固无咎也 沈起元曰巽成卦之義非 祇卑巽之謂也巽者德之制巽以行權本卦象傳以申命大象傳以行事爲全卦之旨命 與事皆聖王化民成俗之要象風之行毛氏以初陰爲民象極爲得旨爲申命之主者則 九五之君承申命之責者自在九二之臣九二剛中下巽乎初以恤民隱上巽乎五以輔 君德傳言得中亦謂二之居中通上下之志也

九三頻巽各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而不中當下巽之終接上巽之始所出命令朝更而夕變頻巽之象三乃用剛 而使人從之然頻數之令人所不順則亦不能行其志也周公謂之吝孔子謂之志窮三 與上皆過剛或失之剛或失之柔其巽之窮則一也 沈起元曰巽有實象風也木也有 虛象伏也入也體其伏入于人事爲巽順爲卑順體其實象于人事爲命令爲事權此卦

家傳特言申命以風之實象也巽乎中正之巽順乎剛之巽以伏入之虛象也九三 之頻巽巽命也以下巽之終究而爲躁過剛不中又當重巽之際有一命乍行一命復 頻之象朝更夕改號令紛繁濟以急躁周公以其勢之不行而謂之吝孔子謀其志之躁 動而謂之窮蓋過剛不中進退无常以致命令反覆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六四承應皆剛似宜有悔然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上以巽臨下也在上卦之下 以巽事上也田者講武之事也在初利武人之貞在四慶武功之盛獲三品者四能率下 之三爻以順乎剛也初與四皆言尚武恐其過卑巽而不及故當濟柔以剛也

程子曰田獲三品下三爻也謂初巽爲雞二兌爲羊三離爲雉也 程子曰田獵之獲三 品一爲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 來知德曰八卦正位巽在四所以有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象辭剛巽乎中正此爻當之剛而得中是以正而吉也九五以陽居陽似過剛而有悔然 剛而能巽所以悔亡而无不利也无初者言其用剛有終者言其剛巽乎中正先庚後庚

二句即明无初有終之義也蓋甲乙爲木巽方所屬八卦兌西爲庚金巽以行權凡出號 施令制巽者在兌金之斷然庚金之用過乎剛矣先庚三日爲丁戊己離去甲乙則无初 後庚三日爲辛壬癸又至甲乙則有終也申命行權雖取庚金然先庚三日爲丁則叮嚀 於申命之先也後庚三日爲癸則揆度於三日之後也上曰貞吉九五剛巽之吉也下曰 吉者申命以是爲吉也夫九五剛巽之吉豈非以其剛無太過而位正中歟

張渡曰巽孰爲貞先庚後庚巽之貞也先三日蓋慎始而圖其幾後三日蓋思中而考其 成 象瑛曰卦互兌爲口所以出命也兌居西方故言庚初在互兌三畫之先先庚三日 也五在互兌三畫之後後庚三日也 郭雍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 則無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爲巽之主固守 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爲象以柔而用剛也 胡炳文曰巽者事之壞先 甲後甲者飾之使復與起巽者事之權先庚後庚者行之使適變通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 乎凶凶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之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 乎凶凶也

巽之爲義不可過剛不可過柔方爲得中上居巽極處外無位本有剛德而過於巽失其剛而上窮者也以陽居陰與九二同故皆曰巽在牀下然九二得中能初六上九失中惟媚六四而已六四近君之臣上巽極而媚之失其陽剛斷制之權豈得爲正乎貞固守之宜其凶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兌金之斷制而吉猶齊斧以斷制也上不中正而亢非過剛則過柔故曰失其齊斧

王弼曰斧所以斷者也處巽之極過巽失正喪所以斷故貞凶 朱子曰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 華嚴峯曰巽德之制以剛中爲制巽以行權以剛中爲權上九居巽之極失剛中之德无其制无其權貞凶矣 李兆賢曰如王坦之迎桓溫而倒手板楊苻思媚昌宗而戲舞高麗皆卑巽之過而喪厥資斧者 胡勉元曰中互離兌爲斧漢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楊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

邵村學易卷十六

東莞張其洽豫泉學

三三  
兌亨利貞

兌為陰卦與巽同皆本乾體其一柔皆自坤來兌則剛居內而柔居外也巽柔在下可以濟剛之中命行事兌柔在上可以濟剛之動民忘勞兌為無言之說猶成爲無心之感也兌有亨利貞三德而無元者乾元萬物資始兌則剛德隱於中而柔德發於外萬物皆說之而從之具此三德上與下無不亨君與民無不利既以剛中之貞爲本而柔之濟剛亦莫敢不出於正焉聖功王道之成皆此剛中柔外之德成之也說卦傳曰兌以悅之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悅也兌秋能成物故爲萬物之所悅而要之非誠則無以致之故二五皆言孚孚則上之悅民也有其實而非違道以干譽民之悅上也中心悅而誠服之從公忘勞犯難至死而不懼要之悅以柔爲主以柔濟剛則亨說而利貞則又以悅之得正者爲主蓋剛則有節柔則無度此卦陽爻皆吉四上二陰爻皆凶與巽不同巽初與四

邵村學易卷十六

以柔承剛得巽之道柔可爲剛助兌三與上乘剛不得兌之道柔且爲剛病爻義與卦德不同故曰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趙善舉曰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外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離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爲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爻以卦言之則上下皆悅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成也  
焦贛曰人有喜悅必見而在外蓋陽假陰之和柔以爲用喜悅非由於陰也故二陰一陽則陰非爲主但爲陽之用耳  
象曰兌悅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之爲說其象爲澤取其說萬物大凡剛有嚴義柔有寬義寬則得衆兌之爲卦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說之見於外也重兌之義天人皆說剛中則上以承天意柔外則下不拂人情說乃致亨之道象辭不待言而獨言說以利貞者恐人之以說爲道而失正也如臣

之事君知容說不知正直夫婦惟知愛戀朋友惟知狎暱皆失其正道者也惟我之剛存於中而以剛制柔柔見於外而以柔濟剛此說之所以爲正也卦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兌之象亦云革言天人之說乎湯武者也兌言天人之說乎剛中而柔外者也剛中則天順之柔外則人應之剛中指二五得中而言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二五事夫二五之剛中二五之至誠足以及物也惟至誠能格天亦惟至誠能感人故二五皆言孚誠積於中而說見於外是豈有意於虛虛要結乎哉上亦不知何者爲說而恰合乎說之道則是天下之公說非一人之私說所謂說以先民者也民之大說亦皆以其君爲湯武焉蓋無言之兌與無心之感同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故說以先民非欲民之勞也而民忘其勞說以犯難非欲民之難也而民忘其死夫勞苦死喪人情之所難而忘之者以說說之道何以得此以其感人也以誠而皆出於正其順天也揆之天理而順其應人也即之人心而安故民皆決腦淪肌乎兌澤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亦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邵村學易卷十六

王弼曰說而達剛則詭剛而達說則舉剛中而柔外剛中利貞柔外故說亨 程子曰陽剛居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而柔之象 項安世曰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 朱震曰陰說乎陽而見乎外者也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爲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易之道 陳洪冠曰說以先民必如周宣之城朔方若阿房突怨長城突怒能忘勞乎說以犯難必如周公之徂東山若漢征匈奴唐征高麗能忘死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附麗之意兩澤相附麗有內外皆說象朋友講習說之至正者也學而時習則說有朋友來則樂義本諸此  
虞翻曰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 邵子曰它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凡人先和而後能說初以陽爻居兌體在下能巽應比無陰得說之正和而不流故吉中

庸所謂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說也得人心最初之真率性而行無雜無妄雖位非中正而人未有疑其僞者也

楊萬里曰安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 吳澄曰六畫唯初不比陰柔說道之善故曰和 李兆賢曰如柳下惠汕油與偕而不自失唯其中論中慮也故稱和聖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孚誠實而可信也說之道惟誠則真實无妄二與五皆剛中同德合志相說以誠說之最正者故曰孚兌吉豈以比於陰柔而有悔乎心之所之謂之志二曰孚五亦曰孚皆以誠信為志君臣上下之心相印也

毛奇齡曰悅道甚大而善處悅者則必中外孚合有若符節故二從上來以无妄上九易為九二是无妄之上乾而易為兌也五從三來以大壯九三易為九五是以大壯之下乾而易為兌也二五兩爻天然一偶二居離位純乾則見五居坎位亦純乾則見是以離坎之相印孚合若信有準量之義焉

邵村學易 卷十六

三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為內卦之主而失其中正處四剛之中來則說之是以柔媚為事而喪其誠信之德者其何與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其凶必矣象言位不當言居二兌之間說而又說以順為正失說之道與象之利貞相反也

李鼎祚曰以陰居陽為位不當詭邪求悅所以必凶 訂詁曰六三下兌之主爻也春秋書鄭僂來曰佞人來矣來兌之謂也處不中正居上下之交以求說於人人小人之以容說為事者也 李安溪曰來兌者我感而物來引兌者物引而我記曰物至而人化物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此之謂也

九四商兌未甯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商度也四介乎三五之間三為陰柔小人五為同類君子商兌未甯者正天人公私交戰於胸中之時也夫小人之說每為君子之疾而君子之說則在隔小人而遠之四有剛德介然有守始雖商度所說而未甯終則疾愈而有喜也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適有喜皆指疾愈而言四為近君之臣以剛輔上有慶者言隔絕陰柔不惟己之一喜抑亦

吾君之慶也

蘇軾曰九五兌之主也上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疾不如藥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讓二陰者也故曰商兌未甯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 李光地曰論語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商兌之謂乎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者陰能剝陽之小人也夫君子之說誠信孚於天下何分乎君子小人所以為天下之公說然君子之說君子則有喜君子之說小人則有厲喜仰心所謂說厲仰心所謂危然危於心未危於事以九五得中得位其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之也故曰位正當也位當故有危無凶 程子曰五得尊位而處中盡說道之善猶曰有厲者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而革而亦聖人之所說也剝者消陽之名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也 張浚曰有厲戒也欲使之視安若危也 吳澄曰有厲者今未厲也言其有則不可不知戒 沈起元曰玩爻德象傳則所謂孚于剝者仰解之有孚于小人也其有厲者正以極盛而戒之也

邵村學易 卷十六

四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引即牽引之謂澤水與坎水不同坎水流而不盈澤水不引之則為止水引之則為池為沼為溝洿六為重兌之主其性陰柔故以引兌言全兌之性情柔見於外牽引之而說未能誠實在中是私說而非公說也然陰居陰位猶近于正是說道之未光其無關乎吉凶悔吝也六三亦兌主而不中不在下卦之內失柔外之義則凶矣

劉牧曰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兌 郭雍曰說有引之而說者徒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不能光大于道固無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無得而言焉

三三坎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散也有散必有聚渙卦有二義常人心之散則以聚為義合所當合也當險難之聚則以散為義散所當散也夫人心不散天下安有險難之聚渙所以有亨道者濟險難以至誠至誠可以格天地通神明乃可收天下已散之人心而使之聚也萃之亨曰王假有廟



渙之亨亦曰王假有廟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心是豈空文以徵福哉聚一人之氣即祀天祖以合其氣致一人之誠即合天下以通其誠此撥亂反治之機亦即濟險夷艱之先務也此卦坎下巽上坎水也險難也其難已聚於內非散之不為功且夫濟大難者在乎才散大難者在乎德而當天翻地覆分崩離析之時合其散者使之聚則尤在乎王者之一心其心維何在而巳矣在中之至誠而已矣治乎散必本乎中貞固以守之即攝其心之謂即攝天下之人心而不復散之謂此渙之道所為亨亦渙之道所謂利也

俞琰曰渙有巽風解凍而渙然冰釋之象坎為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憂患渙散而亨通故亨 來知德曰假有廟者至誠以感之聚天下之心之象也涉大川者冒險以圖之濟天下之艱之象也 陳洪冠曰幽明協應吳越一身貞以行之而天下永渙矣是故

武王之克商也大告必詳祀廟之典周公之留爽也共濟必矢游川之辭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自否來否為極亂之世人心之離散已極故為險難巽順之柔不能散之聖人取乘木

涉險之象蓋解難釋險之後當以正道而柔集之象不釋利貞者有脫簡也渙所以有亨道者由乾坤剛柔之變九二之剛自四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乾陽下來其道不窮也六四之柔自二往五正位乎外而得中道四以巽柔而上同乎五君臣協比皆能守中也夫否之為否上下不交也今也剛下而得中柔升以順上剛柔之道得上下之情乎二為大臣以身入險四為近臣輔君任事內剛無險困之難外順無違逆之乖渙之散豈有不濟者哉是故濟難才也散難德也以才言之固類有二四之臣以德言之則類乎王之一心王謂九五渙之君也王者託天地祖宗之神靈以收拾已散之人心王假有廟則必以至誠維繫之以至誠通神明即以至誠孚黎庶所以濟渙之德在乎王者中心之至誠也上巽木也下坎水大川也木在水上乘木則有功忠信可涉波濤況至誠之心為乘木之象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風動水散而險難以消大川利涉而渙之功成矣蓋王者中正之德以至誠奔走天下之羣才其效固如是也 郭雍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自二升而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內升位乎外而上同 毛奇齡曰乾四之剛散來坎二而坎則通而不窮 坤二之柔

散升外四而一坤與兩乾則比而上同是王之在坎中者雖初四皆中而乘巽木則有功不必二祇有巽五始有功也荀爽謂陽來居二為在中度氏謂二上應五為有功皆推易法 見易曰成渙之功者巽之四坎之二也柔得位者四得巽之正位也五位亦中且正故曰上同剛來而不窮者二也非四之得位得君二何以能不窮也漢淮陰不遇鄒傑唐馬燧李晟不遇李泌高崇文不遇杜黃裳李愬不遇裴度而能有功者鮮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風行水上渙之象先王以享于帝者一天下之心使知天無二主也以立廟者教天下之孝使知人本乎祖也此繫人心分合離散至要之道 張浚曰盤庚安羣臣百姓必以天以先王蓋以先天下而合其心 朱震曰觀此則知魯

用郊皆祀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楊雄曰魯莫信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維其知渙之說矣 汪遠曰漢高方立國因兵敗彭城人無固志乃立宗廟社稷於關中光武即位之初立宗廟社稷於洛陽皆是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也

在渙之初時未至於渙也故爻不言渙然人心已初離矣必當拯之初陰柔之質不如二陽剛之才坎為美脊之馬二爻互震為作足是馬之壯者初比而求之可以拯險難而得吉也象言順者謂時之順拯渙於初為力易也 來知德曰坎為馬心之馬馬壯之象也陳平交歡太尉而易呂為劉仁傑濟授五龍而反周為唐皆拯急難而得馬壯者也 李兆賢曰如劉表當日假能實心倚仗劉先主荊州何至為曹操併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二從乾四來離其類而他奔橫一陽於缺陰之上如机然家所謂剛來而不窮此爻是也以九居二失位似宜有悔然坐視時變得時則忽初謂為馬自謂為机得所憑依而安復能動二互震有動而出險之象故能得其志願也 王宗傳曰王輔嗣胡安定程河南蘇東坡以初六為机隄深甫耿希道洪成李以九五為机朱子發又以四為机此皆未深究乎剛來而不窮之義而知机即二也其則不遠又何遠之求 顧懋樊曰九二失陽位悔也然能急奔險要全勝在我可以漸圖恢復雖悔亦

終能亡肅何計取關中鄧禹計取南陽諸葛計定巴蜀皆近之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三與上應三之渙其躬如上之渙其血謂不有其躬也詩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孔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已六三陰柔之才何以得此蓋三四為人位在外體著人也在內體者已也三身在內而能忘已志在外而能拯人居坎之上坎水得風而險散接巽之下巽木得水而川通其无悔也宜矣

楊萬里曰君子當平時為霧中豹淵中龍酣寢不聞非楊也當亂世為治川之禹為救火之僑焚溺不避非墨也吉凶同患惟其時也 胡翹元曰言徒從於上而渙其躬捐軀赴難如張巡許遠之徒身雖死而无悔謂心理相得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象言柔得位而上同此爻是也六四以坤三上進陰爻皆其羣也四自拔於羣陰之中上承九五下無私應始則渙小人之私羣而上同君德終則合天下之大羣而聚若邱山當散則散當聚則聚無私而大公渙道元大之吉也夷等夷也陰爻皆四之等夷四獨得位

邵村學易 卷十六 七

而上同其德元善而大吉其道光明而正大所以功業之成非同類之陰思慮所能及也四為近臣以柔道上同九五四之元吉光大即五之元吉光大剛柔相濟所以成拯渙之功也 朱子語類常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唯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所以元吉 李蒙齋曰陰道以喪朋為正近不比三遠不應初 王宗傳曰四與三均是柔然三渙躬而已四則渙其羣而能合天下之渙而聚之此豈六三思慮之所及也朱子發云宜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召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夫王者收天下已散之人心而使之聚以至誠動之而已至誠乃心之所發九五之汗九五之誠也凡人有恐懼羞愧之心則汗出誠而無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為渙之主坎水汗象陽稱大出其號令宣其德澤若汗之出於身而不復反是能以至誠動物以王道自居矣當渙之時天下紛紛不知孰臣孰主及大號已正至于廟天下方知主之所在故曰渙王居无咎王已正位也王已正位則渙散者皆知所歸而渙之功成矣二居坎中坎

為心五曰汗二五通為一心之象三渙曰躬上渙曰血皆以四體言耳惟五以心言其至誠發於中心即象辭王乃在中之義也

朱子曰聖人說一字字為象不為无意義人君之號令當出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无不被而及之猶人身之汗出于中而決于四體也 林希元曰漢高入關與民約法三章唐高祖伐隋與民約十二條是能渙汗其大號者 來知德曰大號如武王武成諸篇及唐德宗罪己之詔皆是 汪璣曰王居无咎乃汗之根本汗者汗號者號王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大號王居之謂也又曰大位既正則眾志成城夏少康立於有虞漢光武即位鄗南唐肅宗即位靈武似之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渙卦有以聚為義者至於上則言散而不言聚矣血謂傷害也坎為血卦渙諸爻惟三與上應三居坎極以柔乘剛而受傷三可應上求出險也上不可應三成入險也渙其血則坎氣消而害可遠矣去逖出者去坎不復來遠坎不復近出坎不復入也上九以陽剛之才當渙散之終超然遠引功成而身退善處渙者也小象以渙其血作句血出亦叶韻

邵村學易 卷十六 八

張漢曰蓋大臣才德足以濟治而又能明哲遠害者周公其人矣周公凡直而不撓小人終莫之開血去逖出也 王宗傳曰此張子房從赤松子遊大夫蘇去越之時也 胡翹元曰上九在九五上得巽體而飄揚物外者也下坎為血卦去坎曰遠害先渙而出漢之四皓在渙而去唐之鄭侯是也

三三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竹節也有度以限之也中庸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節即已發之中和即已中之節中為大本和為達道天下之人可以通行而不窮者也凡事物之理無過不及方謂之中節也者節其太過而懸一中以為的亦使不及者仰而幾焉及其為中節之和則其節甘矣是故中和之謂甘則亨反之謂苦若則窮天下人之常情以甘為真非以苦為真聖人言苦節不可貞者正謂節之亨而非苦也且夫中無形也聖人於是有禮焉示之制度以明中之所在使人裁然而不可喻三綱五常燦然明備禮義廉恥視為大防過之則非中喻之則非節是故禮過於儉不及乎中也禮過於奢已喻乎中則人欲無窮而勞民傷

財之禍亟矣要之及乎中則節甘則亨爲處常者言也過乎中則節苦則窮爲處變者言也處常者爲天下之人言之處變者爲高節之士言之不可貞者不可以爲常未嘗不以爲高絕而不可及也伯夷爲聖之清孔子贊其仁彼女之未嫁夫死而守節者高明之過何常合乎禮而未嘗不以爲義但以爲節之苦而非節之甘耳嗚呼禮順人情中和爲節觀於君臣夫婦之倫凡過於中而以爲節者聖人謂爲苦亦未嘗不嘉其節焉乃知苦節不可貞之旨爲天下庸常之人言之也

胡雲峯曰天地之數六十故卦六十而爲節月中氣有節氣節以抑其過而歸之中也節則適中可以通行於天下 郭雍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節无他道焉中而已 薛溫其曰節以禮其道乃亨 見易曰孔子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節者禮樂之事也當位以節有其位者也中正以通有其德者也坎爲通五爲成卦之主中正者九五之甘節是也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邵村學易 卷十六

九

節本泰卦分乾九三之陽上居坤五分坤六五之陰下處乾三而三陰三陽之分始均泰則非節可知節所以保泰節與渙綜渙散當節而止之也易三陰三陽之卦凡二十而音剛柔分者則噉噬與此卦陰陽各半之說本無關於卦義然此卦剛柔之均剛以濟柔柔以濟剛上下內外各得其配蓋剛柔分男女別節之大義也賁卦曰柔而文剛剛而上而文柔此卦則柔來而節剛剛而上而節柔蓋以陰陽過盛不可以無節二五剛爻得中剛柔分而不至於偏剛得中而不使其過此節之所以亨也夫中節則甘以其和也過節則苦以其極也九五節甘上六節苦得中者爲通行之道失中者爲其道窮也內兌外險是爲說以行險內卦陽盛則陰爲之節外卦陰盛則陽爲之節也當位者言其權中正者言其德九五陽剛居尊以篤實之剛爲陰虛之節無過不及居中而得正焉中正則可以通天下之志矣試觀天地之有節故陰陽行於四時國家之有節故財用示以制度陽復於子長於巳而陰節之陰過於五極於亥而陽節之凡以歸於中正而已愛人必先節用謹守制度則不傷財不勞民王者之節法天地之節也凡以歸於中正而已泰之象曰后以財成天下之道節從泰來所以終其義也 朱震曰凡物過則苦味之過正形之過勞心之

過思皆曰苦若則遠性情之正人情易則行險則止以說行險雖止不失其和 楊萬里曰厥初生民尤窮民也民奚而窮也民之欲無窮而財之生有窮以有窮奉無窮民於是始窮聖人憂焉故受之以節 毛奇齡曰誠以卦自泰來既分陽分陰而震離兌坎之四序無不備焉是天地節而四時成也坎爲法律可裁以制度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謹德行

澤無水爲不足澤上有水爲有餘有餘則當節之數度所以爲節也君子制之制數度莫先於定禮無禮則不成風俗矣德行欲其中節也君子謹之謹德行莫先於明倫無倫則皆非人類矣

毛奇齡曰數者備數如千百千萬類度者審度如分寸尺丈類德行如中庸喜怒哀樂中節皆是何氏毅庵說易謂數度如名族品目禮樂制度德行如忠靖廉清貞亮高介其下皆著得一節字推類言之而其說巧合如此又趙氏晉山易說謂歷節儀節樂節旌節臣節婦節于財曰摶節于學曰不凌節皆限制之義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來也

邵村學易 卷十六

十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節取節止之義坎變下一畫爲兌以此畫寒乎兌底所以節坎之流猶門戶所以節人之出入在兌之初不當通而當塞者也二剛中之水與坎五合爲流通而不當塞者也不出戶庭與不出門庭一也一則曰无咎一則曰凶初之知通來即是識時變也時不當出而不出未爲失時時當出而不出失時極矣節而止者易節而通者難无咎者處而在下謹身節用可也警以凶者在大臣之位而不任大臣之事不能節君之欲至於勞民傷財充其容說罔位之心勢必至於失節凶何如也兩爻象緊相呼應 項安世曰二互震爲門開戶之時當其可動不可不出張禹李勣謹密不言而覆漢唐之祚凶孰大焉 張賦曰處顏子之世不可爲禹稷之事當禹稷之位不可守顏子之節 來知德曰所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孔子爲聖之時而禹稷顏回同道皆此意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自成卦論之三之柔所以節剛以爻言之六三陰柔不中正不知節者也說極則悲樂極則憂居兌之極不節若則嗟若理之常也財失節則困窮身失節則名陷互爻震動而知

懼其止而能止知悔而改之亦善補過也故无咎孔子推文王言外之意謂之曰取其咎於人尤所以警人之不節耳

張子曰但能嘆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如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說 注熒曰易無定占人苟吝嗔自悔則如張子之說可也若徒嘆其節而非自悔如項籍之身死東城尚不覺惜而不自責則无咎固當如王注所云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安節無勉強之意四以陰居陰安於正者也三當缺口而水溢所以不節四當水澤之交水于此自然受節故曰安也九五以當位而節六四以當位而承九五之道此節道之所以為亨歟

項安世曰六四順受九五之節而得其亨亨自上為之故曰承上道也此所謂制數度也 來知德曰承上道即遵王之道 見易曰五之節既甘矣四承而行之無所增損是為安節曹參為相固守高祖已定之法張釋之為廷尉成文帝長者之名皆安節也 汪澧曰吾夫子從周以之

邵 村 學 易 卷十六

十一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鹹酸苦辛皆味之偏惟甘為味之中節以甘為尚猶禮以和為貴也九五剛中正而居君位節一身而一身甘之所謂當位以節也節天下而天下甘之所謂中正以通也已則安行天下則說從非甘而何往有尚者猶坎云行有尚也九五為節之主通二之寒而為甘併四之安而為節吉莫大焉 虞翻曰艮為居五為中故居位中 郭雍曰安節自安而已入未必安甘節則人已皆不以為苦又曰詩所謂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歟蓋言其日進而無已也 李兆賢曰如夏王以豐儉適宜先天下故夏道獨稱忠厚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君子處險之極不能為甘節而為苦節則時為之也是故甘節良臣也苦節忠臣也君子豈不願為良臣乃不得已而為忠臣以節自顯可謂苦矣可謂正矣然亦可謂凶矣蓋時值其窮不得不苦道值其窮不能不凶雖然君子雖苦而實節雖凶而悔亡而正道終垂於天壤而不可沒君子之窮君子之通也 楊萬里曰上六在一卦之外此世外之士也世外之士過於節而行亦何惡於人然厲其

節極其苦以為貞正之操而不卍一世此世之所疾故有凶之道焉伯夷隘是也然人苦其苦而已甘其苦不怨不惑又何悔焉聖人哀之曰其道窮也豈不曰斯人也而有斯窮也不以非道而窮蓋以道而窮者與又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然則上六之凶何知非吉而其窮何知非通與 注熒曰苦節有兩項一項過高而矯為苦節者苦節非正也陳仲子之三日不食齊餽夫之不食嗟來是也象所以言不可貞也一項不得已而守苦節者亡國之孤臣貧家之嫗婦時窮節立凶所不悔此所謂貞凶而悔亡也極而言之則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也

邵 村 學 易 卷十六

十一

邵村學易卷十七

東莞張其淪豫泉學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字從爪從子鳥抱子象鳥卵也鳥卵之有殼實柔在內而剛包之猶人之有誠實孚在內而人信之今夫中庸之爲道至誠而已矣誠故存於中者爲孚而著於外者爲信離卦曰中孚信也然信不足以賅孚信者孚之一孚不足以賅誠字者誠之一耳卦名不取孚而取中孚者中即誠也不誠則無物猶鳥卵之中無實矣然而鳥之孚柔渾於內而剛殼於外雌伏抱之如期必有感化而出者焉信之最可必者也全卦皆離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中庸之義也三四爻中虛中虛者存誠之學中無私欲則虛孔子之無我中虛之謂也即閑邪以存誠也二五爻中實中實者積誠之學事皆不妄則實孔子之主忠信中實之謂也即明善以誠身也要之誠爲信實山中而發其先必由於中虛老子言致虛極守靜篤爲道德經要義亦由此出也豚魚即江豚澤將有風則出南風則口向南北風則口向

邵村學易卷十七

北舟人稱爲風信豚魚吉者言信如豚魚則吉也夫忠信可以蹈水火况涉川乎彼乎苟息之忠尾生之信非不孚也謂之貞則未也故又戒之曰利貞

折中云柔在內而剛得中其義甚精非柔在內則中不虛矣非剛得中則中又不實矣地至虛也然惟陰中有陽故受天氣而生物月至虛也然惟水陰根陽故受日光而發照物之雌牡受陽精而胎化者亦然此卦之名所以取於孔卵者此也老子亦曰勢兮勢兮其有中物焉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蓋見及此也滄案老子之義多山易來故每以中虛爲訓 郭雍曰中孚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別蓋信者孚之一也字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字爲道之信信爲人之德是其別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信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字詩人亦言儀彤文王萬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文王若也至武王而後復言信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字之爲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無惑故爲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哭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

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左傳言信不出衷雖實無益中孚者信之由衷者也下卦爲內上卦爲外中孚卦則以三四二爻爲內全卦象離取其中虛故曰柔在內也二五爲中三四二爻有時稱中者惟益卦與此卦爲然陽剛爲實剛得中者如鳥卵之有子人心之有誠實也中虛爲誠之本中實爲孚之根上巽下說上至誠以順巽乎下下有孚以說從於是化一國之民皆由於一心之孚也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中孚之所以能化邦者誠能動物如風之無不入如澤之無不潤也豚魚澤處而知風其爲信也不爽人能誠積於中信著於外其孚也亦如豚魚之不爽其信焉則山明而誠成已成物天下無難化之人宇宙無不爽之難吉莫大焉巽木也兌金也以金剝木乃成虛舟忠信可涉波濤涉大川而無不利矣莊子虛舟之說蓋出於此且夫誠與信實理也而實理必由中虛發出來所謂心普萬物而無心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信即中虛也天之蒼穹空虛無物而化育之妙如有機械亦此至誠無息之道而已無息即利貞也中孚利貞之道所以應乎天也

周省貞曰天地之道誠而已矣文王序卦二十有五至无妄以應河圖之數三十有二至

邵村學易卷十七

恆以居六十四卦之中六十至中孚以居干支會合之全數物與无妄天命也恆久於其道人事也中孚豚魚物理也此立言之序天地人物合一誠也 楊萬里曰海客之機心海客未知而鷗鳥先知之中孚之至信所以及豚魚也燕客之伎心秦人未覺而白虹先覺之中孚之利貞所以應乎天也 江煊曰程子嘗渡河中流風暴衆皆失色程子獨神色不變既渡人問何以能不愧程子曰只是心存恭敬有老人聞之曰心存恭敬善矣未若无心之適也此亦可爲中孚涉川之一說若程子者得中實之義矣如老人者其中虛之謂夫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風水皆以虛而善人以喻至誠無所不入也議獄緩死亦君子盡吾誠之一事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况獄爲吾民生死出入之大者乎議獄以虛中爲先法離之明使民無冤也緩死即歐陽修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 徐幾曰象言刑獄五卦噉噬豎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責次噉噬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爲良矣蓋明貴無時不然則刑有時常止至於中孚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良而又兌

以謙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則忠孝惻怛之意見於誅刑如此 陳世鑄曰後漢魯恭議曰易十二月君子以謙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可知卦氣之起中孚其傳古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卦以鳥卵取象爻故多言羽族虞即鸚鵡澤鳥也燕支鳥也虞終日守澤飲啄不去以主守之不易為信也燕春去秋來其候不爽以來之時為信也中孚於初貴乎志之純一而不雜且震動在上志一變則志誠淪矣初陽在下故戒之以似虞則吉若有他而變其志固不能象虞之守靜篤且不似燕之往來有信矣

錢啓新曰虞澤虞一名固澤鳥時常在澤象主守之官 孫奇逢曰聖人許其為虞難其為燕他者未離于守而妄託于通嘗試非其所安尚與四機有間是薄虞而非虞學燕而非燕兩失之也虞燕二義只一豚魚可兼 沈起元曰卦以孚名取羽族孚子為象又卦似大離離為飛鳥故曰鶴曰翰音多言羽族則虞為澤鳥適從其類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邵村學 易 卷十七

九二剛得中孚之至者也鶴陽明之物處於兌陰地又居重陰之下變而為震震為善鳴鶴之鳴由心中而出猶至誠之出於中心也三四二陰其子也柔如鳥卵二上孚之如抱卵象故鶴鳴而其子和之也夫柔之在內必二五二剛孚之而卵子方出則二五相為維繫者也孟子曰為叢蔽廢者鵠也爵與雀通靡子夏傳作糜五為君二為臣二五同德剛居中而合以孚柔彼我不分故五二為好雀而糜繫之曰我有曰吾與爾如一家之父母妻子也其鳴也自然而鳴其和也自然而和其靡也自然而糜感應之理純以天而不以人誠之發於中心者有如是也故曰中心願也

王安石曰君子之言行至誠而善則雖在幽遠為已類者亦以至誠從而應之中孚之至也 蘇軾曰鶴鳴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 龍麟洲曰二以中實之孚感三四中虛之孚出于自然孚之至也陰陽相感則鳴 毛奇齡曰兌震相向兩口互對不惟鳴之有和之者張杉曰兌陰地故曰在陰

六三得敵或鼓或能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能位不當也 合六爻觀之三四中虛為孚之象以二體言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四亡匹而有

孚故鼓而歌三得敵而不孚故能而泣也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進退无恆半動半靜其象如此蓋人而有孚則此鳴彼和千里之外皆吾親也人而不孚則鼓罷歌泣一室之內皆吾敵也敵指六四同類而成敵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子夏傳曰三與四為敵 荀爽曰三四俱陰故曰得敵也四得位有位故鼓而歌三失位無實故能而泣也 楊萬里曰人必自信而後人信之六三已且不自信又何能孚於人無他柔說躁動而在人上其位不當故也儀秦綽綽左右反覆之人是已物我相遇曰敵風水相遭亦曰敵 俞琰曰中孚之道近乎誠誠則一今六三本與上九相應又近附六四是其心之二而不一也故其象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四中虛五中實四為巽之主五為卦之主四陰而五陽月之受日光而明也既望則缺至望則盛陰道忌盈四以誠孚於下幾望而未盈故日月幾望也孚道貴一四以誠孚於上不三之比而為五之承故曰馬匹亡也兩驂為匹二至四互震馬象三稱敵四稱匹皆類也四乘其同類而上輔九五之君誠信孚於上下與三之得敵正相反矣又何咎哉

邵村學 易 卷十七

楊萬里曰張良早師黄石師從赤松月幾望也韓愈前不汗任文後不汗李馬匹亡也 李兆賢曰望位之隆雖如月幾望而不植私門桃李又如馬匹亡然何咎之有宋韓琦在政府未嘗私薦一人約略似之 九五有孚學如无咎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中孚之主也學即拘繫固結而不可解之意至誠之纏結而相孚也故曰學如與四應五二固結如一心也一則孚孚則化孚乃化邦至是中孚之道成矣位正當者美其有天德而居天位不言吉而僅言无咎者至誠之用本乎虛心功滿天下而不言功也

胡炳文曰五孚主合九二共為一體者也明良相得萬邦作孚其一德所致乎 李兆賢曰成湯與伊尹成有一德其此意乎 毛奇齡曰孚而如學孚之至也夫孚貴乎固膠結不解化邦應天冥然無跡一如豚魚之所為則兩絲交纏胥手如一亦孰有如學如象者 哭為繩五良為手變象如是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鳥羽也音鳥音也鳥非登天之物而欲音登于天猶人之真誠內衷而欲虛聲遠颺也夫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上九居中學之極與字相反信不山衷長欲以偽而不以誠貞固守此其凶必矣故孔子曰何可長也中學與小過綜小過飛鳥之音宜上而不宜下卦終亦曰飛鳥權之凶

楊萬里曰夫一舉千里者鴻鵠也翔于萬仞者鳳凰也怒而九萬者鵬也何也彼誠有其才德也曾謂一鷄而能登天乎晉之王衍唐之訓注是也上九巽之極故曰登天巽為鷄故曰翰音淪案翰音諸儒多以鷄音注疏則作鳥音然鷄鳴於旦似有信與虛燕一類仍以遵注疏為合 王應麟曰翰音登于天無實之名也股浩房瑄以之 顧炎武曰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絃誦編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而毀元元者有以致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學之反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邵村學易 卷十七

五

孚卯鳥出小過坎中孚故為飛鳥二陽在內象鳥腹上下四陰象鳥翼陽少而陰多是小者過也以兌重巽四陽聚於中爻卦曰大過謂陽過也有棟樑之象焉以震重艮四陰分於上下卦曰小過陰過也有飛鳥之象焉然陰雖過而非惡與不剝之消陽者異陽雖失中而三四聚於內未嘗如剝之削而孤否之損於外也二五者中位而陰據之上覆而下承不剝陽而護陽故有亨道然必利於正陰而不正則害陽矣夫陰以順為正者也陽在於內四陰環列而順之則柔道行而時生焉然二五雖得中正而柔順之才終不可以當大任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蓋大事非陽剛之才得位得中則不能濟也大抵小過之義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故曰飛鳥遺之音宜下不宜上能守下而不上之義則轉凶為吉之道也小過綜中學中孚有離離有飛鳥象小過中孚亦為飛鳥象今但見坎而不見離則飛鳥已過而遺其音也

關朗曰小過一時之用大過一世之用也 來知德曰上經終之以坎離坎離之上頤與大過頤有離象大過有坎象方繼之坎離下經終之以既濟未濟既濟未濟之上中學與小過中學有離象小過有坎象方繼之既濟未濟文王之序卦精矣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

柔有濟剛之義四陰上下環列小者之過非小者之惡也使知柔之德為順而合力以濟陽乃所謂正也正則小過之道亨矣聖人成以貞欲其雖過而守正也蓋小過者時為之宜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熱則冬裘夏葛無非正也又以小事言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類亦矯時之失而為過而不能謂之非正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二五之柔皆得中位含陽於內載之以行惟其中故能正而小事吉也大事非剛不能任三四失位而不中剛乃賴柔之助以成事是以不可大事也夫柔以順為正若施過於不順凶莫大焉鳥之飛上為逆而下為順陰本在下之物居上則僭為卦震上艮止雷可過於止不可過於動故曰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飛鳥愈上則愈窮遺音亦不可得聞失順之道也下附物則身安音遺於下人所共聞得順之道也以順逆類飛鳥之上下所以戒陰也欲柔道之居中而守正有益於陽也

邵村學易 卷十七

六

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當小過而為大過之事者妄也皆非知時者也夫時者景人之所為哉亦天之所設也順時則吉逆時則凶象傳曰與時偕行此之謂也時乎時乎其易之大綱乎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艮宜靜有雷震焉過也然震動一山不能震動天下此小者過也當時小人之過多在慢易奢侈君子矯之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矯枉而過正正之而後中所謂與時行也此亦事之小者故謂小過之象

晁說之曰時有舉趾高之莫敢放正考父矯之以循牆時有短喪之宰予故高柴矯之以泣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晏子矯之以敵裘雖非中行亦足以矯時風俗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以六居初當安良止乃應在四而為四所以不艮止而震動故為飛鳥之象初上二爻動則成離為飛鳥也左傳能左右之曰以初六陰柔過而不中為人所用當止反飛以飛致凶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蘇軾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皆以爲一卦之象而其於爻也皆寄之於初上者本末之地也 李兆賢曰小人倚勢自豪立致禍敗如賈尤都虛等輩者可勝數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中正乃以過不及言之當過而過當不及而不及亦小過之得中者也故曰時也不期而會曰遇祖妣以陰陽言六二婦也六五切也三四爲祖父二與五雖非相應然不期而遇是過乎三四兩剛之祖而遇之也五以柔中而居君位三四則近君之大臣二之遇五雖同類之相求然小臣必因大臣而進方免躁進之譏故不及其君之時當先遇三四剛直之臣以通之然後无咎也六二柔順中正知臣不可過之義以陰遇陰不亢乎陽且自安於臣之位而不敢及乎君也

來知德曰以陰論四陰二陽若孫過其祖矣然所遇者乃妣也非遇而抗乎祖也以陽論二陽四陰若不及在君過在臣矣然所遇者乃臣也非遇而抗乎君也若初之于四上之于三則祖孫君臣相爲應與對敵而抗矣所以初與上皆凶 余曰我曰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即臣不可過之義

邵村學 易 卷十七

七

九三弗過 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者不能過乎人也本卦陰過乎陽三四二陽皆稱弗過也防之者當以山之艮止爲隄防則陰不能害陽矣若不防之或應而從上六或比而從初二則必爲陰所戕害而凶矣三凶其從四戒其往小過之時爲君子謀也

蔡清曰唐五王惟失此義中武三思之害故爲人君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亦不可不知易 江聲曰防之道正己爲先三以剛居剛故也若不能防而從之或恃剛而戕之從則爲所沈而身名失子厚禹錫是也戕則爲反噬而元運消陳蕃資武是也故以凶戒之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爻辭皆以兩字爲句三四皆象所謂剛失位而不中者九三純剛故凶九四居柔故无咎遇之者下應於初不失乎順上承乎五不犯乎逆此遇之道也蓋危行言遜君子之遇小人可遇而不可往也若往而從之則危必當戒之勿用者即聖人戒君子之辭也夫可遇不可往必戒而勿用是能保其永久之貞以待天時之復者也小人終不可長君子永貞則終有以過之矣

王安石曰居陰而應下雖於卦爲震不志於動以進者故无咎遇若孔子之遇陽貨可遇不可往也

朱震曰盛衰相循無小人常過君子之理陸震曰小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 余曰我曰往厲必戒如蓋子之有成心勿用永貞如孔子之微服過宋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畜以小畜大小過以小過大故周公以小過之爻辭同文王小畜之卦辭也小過宜下不宜上陰至於五過而已上矣如密雲之在天而不雨自我西郊徒望澤耳然陰陽和則成九五之尊君公之位也三四陽剛失位巖穴之賢也因爲五告曰公其弋取彼在穴者乎以陽自輔陰陽和則雨矣大象坎三四穴狀坎爲弓弋象巽爲繩亦弋象卦爲飛鳥之象故以弋言之 火傳曰以五而稱公此小過之事所謂行過乎恭也密雲不雨西伯之陰行善也取彼在穴載呂尙以後車也尙之在渭濱猶在穴耳 錢志立曰小過所遇者飛鳥也鳥在穴而不飛所謂不宜上宜下者也故公弋取以爲助 上六弗遇 勿過之飛鳥離之是謂災告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邵村學 易 卷十七

八

上居小過之極其辭與九四相反言隔乎五而不能遇陽與四之比五異故四曰遇之此曰弗遇也二陽不能過陰故三四皆曰弗過上之陰又超乎六爻之上故曰過之也離與詩鴻則離之之離同卦爲飛鳥之象終爲網罟之凶猶旅上之鳥焚其巢也凡陰多於陽者聖人皆曰有災告復卦上六亦言之此爻居卦之極爲過甚故曰已亢比之六五之已過又加亢焉所以得災而凶也

孔穎達曰鳥飛而無託必離網罟 張子曰不宜上而上自取之災 楊萬里曰上六以陰柔之質挾震動之才豈惟不與諸爻相遇而已直超而過之必出其上極其高飛如鳥焉充滿如此豈不罹災告之凶乎上自其驕下得斯高其禍敗一徹也而後之小人好進者爭趨之而未已哀哉

三三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乾上坤下爲泰泰是大地之交坎上離下爲既濟既濟是水火之交夫天地不交則爲否水火不交則爲未濟然則既濟未濟亦斯世治亂之機人身生死之所係是以既濟從泰

來未濟從否來也要之皆自乾坤來陰陽渾聚始於乾坤陰陽等分極於既未濟故易以乾坤始以既未濟終也侯果曰此本泰卦六五降二九二升五是剛柔正當位也楊廷秀曰泰者既濟之純既濟者泰之雜泰分三乾之中於三陰之中遂為既濟旋翻曰泰五之二小謂二也柔得中故亨小六爻得位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利貞淪按亨小之義稍矣陽為大陰為小泰卦曰小往大來吉亨言天地交也否卦曰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言天地不交也既濟之亨全在泰五之二小謂二也亨小然後知水火交也易中諸卦六爻皆應者凡八泰否咸恆損益既濟未濟然三剛三柔皆正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中惟既濟一卦耳亨小者得柔之用而通也人知剛之可以治世而不知用柔之道則察察而通人身亦然坎離交則身治坎離何以交交在泰五之二也醫家朱丹溪發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論重在補陰蓋知用柔之道者歟同人卦離下乾上二為柔得位得中大有卦乾下離上二之五為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合大有同人二卦言之則為大同之世矣既濟曰亨小曰初吉柔得中謂五之二也未濟曰亨柔得中謂二之五也皆用柔之義也既濟之二得中正故曰利貞曰初吉夫既濟之為治世也盛於泰卦之時故剛柔之應皆

過於泰卦泰極則否理人有城復于隍之戒而濟卦亦有初吉終亂之辭理人之道濟世問欲斯世之長治而不亂也初吉而成其終亂作易者憂患之心安有已時乎程子曰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 項安世曰既濟以六二為主爻未濟以六五為主爻故二象皆曰柔得中以柔為主柔為小故稱小焉謂大小皆亨者誤 周聖瑞曰此卦之辭若認作已然實象竊恐於聖意無干何則事之已成如堯舜已成揖讓湯武已成征誅字內大務正是亨通如何云亨小正是全昌之會何以云初吉而已終亂在於百年之後於此早提亦無影響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先儒以為既濟亨下脫一小字不曰小亨而曰亨小者聖人之治功成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也坤為民孟子曰民為貴是亨小者即治功大矣坎離者天地之用既濟未濟者坎離之用水火相交而生養之功成子夏傳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是也張浚曰精神交感而君臣之德俱明是為既濟卦自坎變離位在下互體又重離易險為明何事不濟也案卦山泰來泰治之後世界文明離火之性炎上故三陰皆出三陽之上陽皆下陰猶是泰

交之象也三陰在上而亨交濟之用皆由於離也孔子言小者亨明用柔之道也夫三陰得位三陽下之則交濟之功成剛柔之位無不正六爻之位無不當則天下定矣所謂利貞者此也聖人恐人不明用柔之義更曰初吉柔得中也指六二而言知柔得中之為用則知亨小之道矣終止則亂其道窮者指上六而言柔失厥中有終止之虞柔道以窮明乎此而用柔之道更可識矣 折中云水火交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以治亂之運推之既濟當在泰之後而否之先未濟當在泰之先而否之後皆說言乎然則既濟者治亂之機也水火交則治水火爭則亂正當而文明斯用柔之義得而天下無不治矣易之終於既未濟也有深義焉其要義則以六二一爻為主 折中云凡易義以剛中為善而既未濟皆善柔中者既濟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未濟矣未濟亦以內卦為主至外卦則向乎既濟矣亦猶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乾鑿度曰既濟未濟者所以明戒慎全王道也 見易曰既濟之終未濟之始也馮異曰願陛下毋忘河北之難小臣毋忘中車之恩羊祜曰平吳後方勞聖慮耳既濟皆如方濟之時何至遽憂亂哉惟終止則亂耳 王夫之曰既濟者陰之濟也未濟者陰之未濟也

象與爻皆上陰而言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水火既交則濟然水火之性相剋君子觀坎之險則思患焉觀離之明則豫防焉欲防則非豫不可欲豫則非思不可能豫能思則不至於初吉終亂也 楊萬里曰泰天地之明交也既濟水火之明交而天地之互交也初與三五皆乾也分而下於三陰二四與上皆坤也分而上於三陽此天地之互交也天地通氣水火濟任此其為既濟與當是之時固衆人所喜而君子所懼也見其吉思其亂先其患豫其防可以保初吉而無終亂矣此堯舜戒成無虞之道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濡其尾義无咎也 既未二濟皆取象於濟水上爻為濡首初爻為濡尾二卦皆然二四為互坎坎為輪輪在下車下初象尾亦初象以上爻為首也卦以用柔為義初陽剛在下曳輪不使進濡尾不欲濟於既濟之義為无咎也 朱子曰曳輪濡尾是欲濟而不輕濟老子曰與兮若冬涉川 楊萬里曰此周公東征之

事乎

六二婦喪其弗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離為中女二又居離之陰位故稱婦焉弗通婦人之髮也是婦本秦乾之陽移入坤五為坎中方在秦時乾為首互震為髮今易為坎坎為盜婦喪其弗坎盜之也二承應乘皆剛故有此象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乘稱初吉柔得中者此爻是也二五皆中合二五為七日以中合中故勿逐之而七日得弗矣得以中道此柔中之用也明柔中之為用離欲不濟其可得乎

虞翻曰離為婦秦坤為喪弗髮坎為玄雲故稱髮詩曰鬢髮如雲乾為首坎為美五取乾二之坤為坎坎為盜故婦喪其弗秦震為七故勿逐七日得 胡炳文曰喪特失其在外者逐則失其在我者矣 朱元曰文王之囚羑里喪弗也紂後命為西伯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小人愾也

既濟以柔為用九三以剛居剛如賢君伐遠夷用力衆而成功難不知用柔之道也高宗商之賢君鬼方遠方之夷離為戈兵故稱伐坎當北方故稱鬼離坎之間水火戰爭之象

邵村學易 卷十七

十一

自上至三已經三年三當坎間坎為勞則亦憊突然此猶賢君之事憊而克之若小人則好大喜功直當戒以勿用耳

竹書紀年曰高宗二十二年伐鬼方次於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鬼方者北方國也 楊萬里曰以賢君伐遠夷宜易而難宜速而久宜福而禍而况其餘乎武帝承文景之後而伐匈奴太宗當正觀之隆而征高麗皆此類也 桐坡氏曰三多凶三近險難際接之位猶復作邊功動遠略財殫力瘁誰實為之懣乃至此五變五師小人勿用與師上六同 王宗傳曰衛霍連年出伐而漢業已虧此用小人之明驗也

六四繻有衣御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卦以濟為事舟所以濟也王弼曰繻宜曰濡衣御所以來漏舟按初上皆言濡四入坎初而近坎水自宜言濡離為日三爻皆離離將日昃為終六四以陰居陰知用柔之道然險而乘剛行有所疑幸其終日戒懼先有衣御之備得思患豫防之道舟可濟矣

蘇軾曰四居二陽之間而不相得故備且戒如是也卦以濟為事故取於舟 張清子曰四坎體也故取漏衣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敵舟而水驟至焉斯可

免覆溺之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此爻明時當用柔不宜用剛九五不如六二也程子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朱子曰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淪案程朱之言是也胡安定亦以紂居東都文王居岐山言之夫既濟之時當求長治而不亂思患豫防之道在乎誠敬而已誠敬故以祭言紂以富則殺牛文以誠則禴祭然西鄰之實受其福者誠敬而用柔也東鄰之不如者恃富而用剛也孔子提出時字以明既濟乃用柔之時非用剛之時紂亡而文王興文王柔順文明是柔弱勝剛強之證六二初吉故受福而吉大來自外至曰來當屬六二

李易傳曰按尚書克殷歲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則明西鄰之禴得其時而受福也此說甚確 顧炎武曰漢書郊祀志註曰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文

邵村學易 卷十七

十二

王也 徐文靖曰按東鄰漢書幽通賦作東公應邵曰東公紂也竹書紀年殷帝辛六年文王初禴於畢是紂惡多矣在上之時文王景命維新之日也王注謂如在於合時不知其所指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初為尾故上為首濟而濡首則身溺危矣上六居既濟之終陰之亨至此而極濟之亂自此而始矣卦象所謂終亂是也爻變為巽巽入也故上極而入於險既未濟六爻象皆橫觀也皆有坎水故首尾皆濡既濟倒轉為未濟則首反向下象言何可久者言危之甚也然既濟卦以柔為吉故上六雖危而不至凶

朱震曰以畫卦言初為始為本上為終為末以成卦言之上為首為前初為尾為後 來知德曰大過上六澤水之深故減頂既濟上六坎水之深故濡首 顧懋樊曰上當濟極矣乃濡首乎晉武之平吳明皇之復國其何能久

三三 坎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既濟之反爲未濟未濟陰未濟也卦從否來天地不交則爲否水火不交則爲未濟三陽三陰皆失位雜卦傳曰未濟男之窮也言三陽之失位也何以陰有亨道以六五之柔得中也曰亨小者既濟已言之也既濟未濟皆以陰道之濟而言而陽不與焉小狐以下以象言猶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也坎爲狐否良爲小狐沔幾也合三陰謂之小狐陽位極於五陰位極於上上爲陰之尊位小狐之濟正丁坎剛之外離剛之內自初而三而五而所謂一柔得中者迄未能出蓋幾濟而仍未濟焉故曰沔也既濟言初吉終亂成其有初而無終欲其續終也既未濟皆以柔中爲主未出中所以不能續終即狐之濡其尾无攸利也雖然陰不可終陰終則道窮故既濟言終止則亂其道窮也亦猶陽不可終陽終爲男之窮序卦曰物不可窮物該陰陽言窮而續之則未濟者可以終濟續之道何如在乎誠與敬而已誠爲易之樞紐出於中者也既濟六二之中道本乎誠論祭本乎誠既濟之六五即未濟之六二曰有孚吉誠也上九之剛有孚於飲酒有孚失是不敬慎故不誠也聖人於易之終教人以誠教人以敬慎既未濟均以柔得中以敬慎而得之也既濟之亂以終止未濟之无攸利不續終以不敬慎而失之也狐性疑履冰而聽水聲似能

敬慎乃小狐沔濡其尾非不敬慎之象乎聖人之戒人主敬以存誠也意深切矣史記春申君說秦昭王引易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韓嬰曰官怠於事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始始易曰小狐沔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朱子語類云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以爲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篋桶以此問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已有伊川不曾親雜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沔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離陰卦五陰爻未濟之所以亨者以六五柔得中也陽大陰小小狐是陰既濟之陰自六二以達上六而濟之事乃終未濟之陰自初六而至六五幾於濟矣以其未能出乎中以違乎上而濟之事未終以象而言狐之陰者濡其尾而未濟也凡事當有始有終方爲全善敬勝忘者吉水火交而柔得中既濟之所以初吉也忘勝敬者凶水火不交而未出中未濟之所以无攸利也既濟憂其終亂能續終則不亂所以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也未濟三陽三陰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且當五之位已涉二坎今雖未濟續終則必濟君子慎

辨物居方者能慎則敬能敬則誠出中之道莫不由乎此續終之道亦莫善於此此易之所以終於未濟而至誠無息之道不可忽也

朱子語錄云未濟取狐爲象上象首下象尾狐尾大濡則不能濟來知德曰既濟之初吉者已然之亨也柔中之善於成者也未濟之亨者未然之亨也柔中之善於撥亂者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二物其性不同君子觀象而加慎焉當辨其物而使各居其方以待用若辨之不早辨居之不得所則必亂而難生矣忠奸邪正之辨君子在位小人在野之殊皆治亂之所關不使如水火之爭使如水火之交相爲用則未濟而成既濟也

任啓運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堯舜之事業也仲尼大象傳終此其有平地成天之思乎老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仲尼之志堯舜之事也皆以天下爲量也

初六濡其尾各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卦辭所謂小狐陰爻皆是也初六以陰居下求濟而不能故有此象既濟之初有濡其尾象輪語此卦初二分見之既濟之初濡尾則无咎以其剛而不應進也未濟之初濡尾則吝

以其柔而不能進也極者中也象言不知極者言柔之未得中也李鼎祚集解極中也又廣謝曰屋極曰中按朱子以爲極字未詳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亦備一解小狐濡尾是不敬慎之過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既濟之初九即未濟之九二既濟之曳其輪以坎在外欲其止也未濟之曳其輪以坎在內欲其出險也誰曳之五曳之也二與五應五得中二亦居中二得柔之濟而貞吉者以其居中故能行正也

干寶曰坎爲輪離爲牛牛曳輪上行以承五命猶東藩諸侯共攻三監以康周道故曰貞吉也程子曰剛過則好犯上而順不足唐郭子儀李晟常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終吉也沈起元曰既濟初九之輪在前未濟九二適當輪位坎險非可安之所不進何待孔謂其行正非謂其守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六三居險之極當未濟之時以征則凶然過此則近於濟矣故諸爻不言卦名惟此爻言

之自三至五又互坎大川象利涉大川以義爲利也卦以柔爲主柔以得中爲義諸爻皆位不當此爻特言之情三之未得中也

胡翹元曰大川下卦坎象也三已出中而遊其上征凶謂往而前則凶退而在本位則利涉也如光武當更始時飄泊無所依耿命示以所向光武曰此我北道主人也此凶而利涉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四伐鬼方克之其德三伐鬼方吉而有賞何哉四以剛居柔而能震用也震動故敬慎敬慎故貞吉而悔亡四動成震有賞者開國承家之賞六五賞之也

五亦貞吉无悔四曰志行承上之志行也歷坎三爻至四亦爲三年

張浚曰三年克之而後行賞緩而圖之欲全其生也周公東征用此矣 高士奇曰易曰

震用伐鬼方郭琛謂震乃魯伯之名王季妃大任之父也程傳以震揚武威釋之則三年

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淹按既濟有高宗名則以震爲名亦有理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邵 村 學 易 卷十七

十五

六五象辭所謂柔得中也有孚者中虛而誠也治天下之道不外一誠聖人於九二九四

六五爻皆曰貞吉蓋不貞則君臣之誠不孚貞固以孚之剛柔相濟治天下之道吉而无

悔者也六五以柔居中謙光下逮至誠孚於天下君子之光君子之吉也離坎皆有孚象

離爲日光離中與坎中交相孚是得中而濟者也虛中而誠得中而濟皆柔中之爲用是

以吉也象言暉者暉光之本也未濟之五乃日中天之時暉謂日旁之光氣四射也上言

貞吉以无悔而吉始下言吉者以有孚而吉終若常能如五之柔得中豈有不續終者乎

郭雍曰昔文王之爲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先於四方顯於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

於得賢而用之則若執叔囑天散宜生南宮适之徒以爲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

詩則文王獨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獨爲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此爻爲易經之終聖人以誠敬教人也既濟之終防其終亂成之曰濡其首未濟之終憂

其不續終亦成之曰濡其首濡首者不敬慎之象也不敬必不能誠也上與三應三之坎

水化爲酒是化險爲夷易危爲安之象於治平之時有孚于飲酒自无咎也若濡其首而

失是有孚則不敬因以不誠是飲酒之不知節酒亦溺人矣亦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易所以爲聖人之有憂患也

虞翻曰謂若殷紂沈湎以失天命也 王應麟曰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在險之時

用禮之薄卦爻之言酒者三需九五需子酒食九二困於酒食既濟上九有孚于飲酒皆

有坎文王周公以酒誥戒其象見於易其言詳於書三爻皆陽剛制之事也 見易曰乾

初九曰潛龍未濟上九曰濡首安知首非潛龍非即用上九之无首哉 胡翹元曰乾知進

退存亡未濟不知節知進退存亡便知節知節是知進退存亡學易之所以無大過者知

節而不失是也夫伏羲文王六十卦下一節字周公於未濟之終曰失是而孔子曰時曰

中曰節夫易只一中而節正隨時以處中者千聖之統緒盡是矣時中中節子思本厥祖

以作中庸大易之嫡胄而性命之傳也

邵 村 學 易 卷十七

十六

邵村學易卷十八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繫辭上傳

繫辭者孔子繫周易之辭也夏連山易而歸藏各有數千言皆繫辭也今不可得見矣然皆自伏羲畫卦神農重六十四卦來連山以艮為首歸藏以坤為首各自取義不同文王則以乾為首繫之以卦辭周公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此則孔子所繫之辭即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也分上下傳乃後來諸儒所定分章不一亦以章為之此二篇入十翼之內皆泛論大道及易義為象象文序卦說卦之所未能盡者朱子曰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淪案易為伏羲神農黃帝傳道之書非僅為卜筮之書也道立於未有天地之先而見於既有天地之後不外陰陽動靜之分剛柔健順之異千變萬化而不窮而皆不離乎道易所以洩造化之秘衍前聖後聖之心傳也周禮太卜筮人並掌三易之法是周人筮法三易並重不惟周易蔡季通曰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歸藏雖不傳意

邵村學易卷十八

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一太極也朱漢上曰歸藏先坤後乾首萬物之母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至於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見於卦則上體乾也下體坤也道雖屢遷上下不易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婦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淪案首艮首坤首乾即孔子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之義耳當天地未生之時渾淪一太極即是坤象即陽潛於陰之中而不可見也及其大道運行太極生兩儀於是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自有天地陰陽之象呈尊卑之位定剛柔之性分矣老子言有名萬物之母即天地之道也坤言無名天地之始則立於天地之先者道也斯道也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因八卦而衍其傳因連山歸藏而明其旨大約以道立言而不專明乎人事因所言多性與天道以坤為首必以柔弱為用故老子言黃帝之道即卑仁義而不言也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文王即器以明道即象以明義則切於人事以立言故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又曰其文王與紂之事耶邵子言易有先天圖後天圖則以文王之易為後天余謂易圖雖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三易之為言道一也以其皆自卦來

文王周公孔子之道即伏羲神農黃帝之道也淳于俊謂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於其中

朱元昇謂歸藏易黃帝演伏羲連山易而作也以自然之數合自然之音以自然之音合自然之象凡原性命制禮樂定度量均權石齊民紀驅軍聲頌正朔觀氣候莫一不本於此真造化之至神易道之至精生民不可一日無者也因作歸藏坤乾圖今歸藏不傳莫可考證若夫文王周公之易切於人事語其精則至德要道之所歸語其粗則日用飲食之所寓凡誠敬之道仁義禮智信之德人人可以為入德之門者皆備於卦爻之辭故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孔子中庸之書所從出也孔子歎之於乾卦即言存誠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然則天地非誠不立聖人非誠不成文王周公孔子皆以誠為傳道之要義可知矣淪謂孔子之言立誠即老子之言抱一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聖人得一以為天下貞其所言聖道之理皆從易來也學者更於周子通書太極圖說參之以探其奧無餘蘊矣天無異道伏羲之畫卦洩其神奇後聖之所傳皆言道德特有見仁見智之不同故立言或未能一致學易者舍而觀之會而通之則知其源一耳

邵村學易卷十八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孔子贊周易先言未有易之先使人知道之所在也陰陽本一氣也未有天地之先渾然太極老子以為無周子以為太極邵子以為先天而動靜剛柔之理已具矣惟靜極而動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於是天得陽之體地得陰之體而身名之為乾坤蓋道自然也陰陽動靜自然也天地之生自然也乾坤之名自然也聖人本天地以作易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易不可見而乾坤幾乎息矣一畫為奇為陽二畫為耦為陰因彼之天地定吾易之乾坤因天地之高卑定吾位之貴賤因天地之動靜分爻畫之剛柔是故不言易不知乾坤不言乾坤不知天地也天位乎上故尊地位乎下故卑尊則貴卑則賤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然陰未嘗不動靜極而動則陽生陽未嘗不靜動極而靜則陰生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陰陽者乾坤之體剛柔者乾坤之用也六十四卦皆自乾坤來方即八卦之四方也以一重八遂盈八八之數是八卦之方各以類而聚也物即乾陽物坤陰物之謂天地一物耳凡屬乎陰陽者無非物其在二氣為剛與柔其在二爻為九與

六於是陰陽之物以萃而分或相親或相離或相濟或相剋情偽不同而吉凶生焉道爲無象之象故老子曰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然在天則有象日月是也道爲無形之形故孔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在地則有形山澤是也蘇軾曰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爲象或爲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于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直以爲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來知德曰聖人之易不過模寫其象數而已非有心安排也孔子因伏羲圓圖陰陽一對一待陰錯乎陽陽錯乎陰所以發此條淪案東坡之言甚精知陰陽之出於一乃知天地之所以分天地既分即是變化及剛柔相推千變萬化而不能離乎道是之謂自然也黃帝接羲農之傳人呼有熊氏爲自然氏其以此夫又按邵氏伏羲先天圖說曰太極無象非方非圓不可得而形容強名之曰極而已陽窮於南之中而陰生焉陰窮於北之中而陽生焉太極則寂焉不動而會歸於一又曰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肅肅陰也而出乎天陽中有陰故也赫赫陽也而

發乎地陰中有陽故也天陽物而有陰地陰物而有陽案此言陰陽之未嘗不一也卑高以陳者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按高以下爲基老子之義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節言天地水火山澤雷風乃天地間現成之八卦前段但言乾坤舉父母以包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總之以乾坤前言陰陽對待之體此言陰陽變易之用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然陰陽剛柔相摩相滋分成八卦則變化彰焉鼓動之以震雷離電滋潤之以巽風坎雨離日坎月運行不息艮山在西北巖凝之方爲寒兌澤在東南溫熱之方爲暑一暑一寒而歲功成焉莫之運而運莫之行而行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要之皆乾坤之道也得乾之剛者爲長男爲中男爲少男震坎艮皆本諸乾也故曰乾道成男得坤之柔者爲長女爲中女爲少女巽離兌皆本諸坤也故曰坤道成女此段極言變化之理而皆原於乾坤之變化來故周子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之知無知也無知者爲大始焉是謂自然之知坤之作無作也無作者能成物焉是謂自然之作使天地有心而知之作之則萬物不能資始而資生矣故曰天地無心而成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之始始於一萬物之成成於一乾所以無心於知之者惟一故易也坤所以無心於成之者惟一故簡也易則爲物不二簡則無爲而成抱一之道易知易從此皆自然而無待勉強者也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即易簡之義張子曰乾以不求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故其成也廣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以下言人法乾坤之道易即造化之良知簡即造化之良能人有良知良能與天地同其易簡是以吾心之自然合於天地之自然也愛親敬長後童知之仁義禮智非山外鍊行其尤事則易一以貫之則簡有親則與天地同其悠久有功則與天地同其廣大是非參天地贊化育之聖人乎而孔子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何也中庸言智

者愚之反賢者不肖之反聖人生知安行賢人則人人可希孔子言乾坤之德業人人可希而及耳自此以下乃言聖人君子莊周之書每言至人神人聖人異乎孔子中庸之爲道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理不外誠一孔子言存誠老子言抱一此易簡之道即聖門一貫之傳也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無私者也易知即知此無私之理易從即從此無私之理天地之理得即理得心安思不出其位而成位乎其中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非以其無私耶即此義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伏羲神農設卦文王周公繫辭皆聖人也卦以象而立象因辭而明卦象爻象吉凶之理已具聖人繫之辭而吉凶之斷始明也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剛爻化柔柔爻化剛是謂卦變此句指揲著求卦而言得則吉失則凶吝在未失之先悔在已失之後然悔自凶而



趨吉者自吉而向凶作易者其有憂患聖人無時不欲人改過遷善故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變化者言動爻也變化之於剛柔猶進退之於晝夜晝為陽為剛夜為陰為柔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晝夜之進退不息即剛柔之變化不窮陰極陽生陽極陰生進極必退退極必進故剛柔變化即天地之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是故六爻之象一動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剛則曰三數之極也極而不變其道乃窮來知德曰三者三才天地人也三才即六爻分之則六爻總之則三才極至也爻不極則不變動陽極則陰陰極則陽言六爻之變動者乃三才至極之道理如此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節言聖人作易之事此節教人學易之方也易有自然之次第焉非井有條故謂之序君子安於定分居處有常孔穎達曰如居在乾之初九而安在勿用居在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斯言是也爻辭有當然之次序焉樂而玩之樂其道之所在也君子玩之以探道

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更可知矣居對動而言居有靜意觀象玩辭學易於靜時也觀變玩占用易於動時也夫君子之學易即君子之法天也靜與天俱動與天遊葆自然之精神受自然之福社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胡炳文曰天地間剛柔變化無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者作易之事此獨吉而無凶悔吝者學易之功也 右第二章

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前章言卦之象此章言爻卦辭之通例也卦象是文王所作爻辭是周公所作象傳是孔子所作或據司馬遷曰孔子晚喜易序象繫象說卦文言遂謂象象說卦文言古有之而孔子述之故序之繫之說之文之也未知孰是象言八卦之象爻言六畫之變象指全體言變指一節言言夫象與變而吉凶悔吝无咎之辭皆備矣吉凶者失得之象前章已言之失得者事之已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失得未分向於得而未得向於失而小疵則悔向於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則吝前章未及无咎之辭此章方及之夫人非聖人孰能无過有過而

善補之能易者而悔易凶而吉則无咎矣此節皆解繫辭之文下節則言讀繫辭之法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位謂六爻之位上者貴下者賤也根上文爻者言乎變來卦謂陰陽之爻陽為大陰為小也根上文爻者言乎象來辭即卦象爻象之辭卦有吉凶爻有吉凶根上文吉凶者言乎失得來爻者憂動惕厲之意卦爻有悔吝者則憂之在辨別乎纖介之微也根上文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來震者震動戒懼之意卦爻有无咎者則震之斯舉動无疇豫之悔也根上文无咎善補過來要之易載道之書也學易者无過之道也卦與爻雖有小大之不同其辭或險或易然皆其所往之地使之凶可避而吉可趨即使之遷善以改過之道也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也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章贊易之妙以見易為載道之書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二句為綱以下

數節皆申言之易之為書即天地之道故與天地準準符合也彌即彌縫之謂綸經緯也張子曰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按彌綸者即莊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之意易之為道在天地則為幽明言始終則為生死言物變則為鬼神莊子曰易以道陰陽夫陰陽之道不外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天有文地有理在文為明在理為幽聖人仰觀俯察而幽明之故無乎不知始出為生終入為死老子曰出生入死不獨人物有生死天地亦有生死也聖人原始反終而後死之說無乎不知鬼神造化之良能也物之為物精與氣相聚而成精氣一散則為遊魂故謂之變中庸曰鬼神之神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非見聽之而非聞體物而不可途傳曰心之精爽魂魄記曰魂氣歸於天皆言陰陽聚散之理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即知聚散之理故鬼神之情狀無乎不知項安世曰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昔時伏羲氏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為奇耦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物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物之所由始二分四探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劫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生死之說可得

而知矣氣聚而爲物奇耦之畫所以爲有象魂遊而爲變九六之化所以爲無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按項語其切實必如此解方爲易與天地準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與天地相似故與天地準不言易者蒙上文也上節言易之知與天地準此節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似即竹也老子曰人謂我道大似不肖若竹久矣其細也此乃高一層言道惟易與天地準所以不遠王宗傳曰楊子雲法言之作所以準語也然而非語太玄之作所以準易也然而非易无他求其似而卒不似也淪案易以中爲義不過即中也旁行而不流亦中也有過人之知故知周萬物無過人之道故道濟天下中庸所謂致中和也豈曰知者過之乎大氣磅礴而元氣渾渾淪淪旁行而不流即中立而不倚也朱子以知周萬物爲天道濟天下爲地似稍泥又謂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仁仍以天地分言愚謂樂天知命爲天安土敦仁爲地則可以天地分言之王宗傳曰天者制命之君也土者宅生之地也而易則性命之學也愚按樂天知命故不憂成己之道也安土敦仁故能

愛成物之道也盡性致命成己成物不離乎誠易之所以與天下準者孔子所謂誠老子所謂一也合乎天地性命之正故樂以忘憂合乎天地好生之心故安而能愛仁知之事一而二二而一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節總結全章以見易彌綸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化陰陽二氣之推移必有道以範圍之斯不過乎中然後天地自然而成化萬物亦自然而曲成蓋萬物皆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也皆不離乎中也晝夜者陰陽之運行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所謂時也惟樂天知命者故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然則易之爲書其時中一準乎天地而聖人无與焉聖人之爲道其時中亦準乎天地而聖人无爲焉聖人无爲一天地之化機而已故曰神无方也神以易爲方易以神爲體故易无體即无思而无爲也以易爲方者无方之方以神爲體者无體之體即所謂時中之道即所謂无爲而无不爲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愚謂如孔子之无意必固我亦无心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道無可見也無可名也及其有陰陽而道見焉所謂一也夫子直指道體之所在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夫道无形无聲人強名之曰道乃假道路之道以爲名耳陰陽未分只有太極太極既分謂之陰陽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朱子言道其於陰而行乎陽皆與老子之旨合程明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卻是性各正性命者也程子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是道是形而上者按按此章是孔子言道之書最精最確後儒分理分氣愈說愈晦不妨合老子書參看乃知其妙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自太極動而生陽又靜而生陰生物之理具即生物之氣全自陰陽之爲天地爲萬物人乃知天地之大德曰生蓋以生爲道有理即有此氣生物之氣凝聚而成形生物之理凝聚而成性須知生物之氣無不從生物之理出所謂道也即所謂性也繼之者指天之所授人之所受中間繼續處說道無不善即生機也易之所謂元也孔子謂之誠包仁智在内老子謂之一包虛靜在内成之者就人心稟受處說道之所出爲善善之所宅爲性孟

子所以云性善也易之所謂貞也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蘇軾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交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爲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爲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爲性以爲至矣讀易而後知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已及見性又見其性之效因以其所見者爲性性之於善猶火之能熟物也吾見其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爲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故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爲人者也是無以成道矣淪案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幾於道又有上德上仁等名皆直指道之體言同此旨也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淪案繼之善而成之性則性真善矣孟子無可說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易道渾然人性本善然不可見及其發見為惻隱之心則謂之仁發見為是非之心則謂之知仁陽知陰各得其道之一隅隨所見而以爲道之全體是仁者以道爲仁而滯於仁知者以道爲知而滯於知賢者存意必之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能知道者鮮矣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道以生物爲德故顯諸仁周子所謂元亨誠之通也道以成物爲業故藏諸用周子所謂利貞誠之復也仁謂造化之心用謂造化之妙夫天地無心而造化歸諸自然所謂業妙之門也易之鼓萬物也豈外是哉若作易之聖人其有憂患故不與聖人同憂也顯諸仁所謂盛德藏諸用所謂大業盛德大業皆以自然得之故曰至矣哉或曰在聖人則曰仁與知在造化則曰仁與用仍以陰陽分言之也案富有者即老子所謂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莊子所謂其大無外故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者即湯盤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故曰日新之謂盛德此節承上文君子之道鮮句來言體道者雖鮮而道之盛大自在也以見易之功用天地與聖人之德業不外此一陰一陽之道皆言無心之妙用也朱子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受成化便是鼓萬物

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道以生爲德易以生爲用陰生陽陽生陰生而又生變易而不窮道法自然易何莫不然太極生兩儀兩儀成象陰陽无先後之殊故易謂之乾謂之坤也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制而用之謂之法陽道制命陰道致用故制而用之效法謂之坤故謂之法朱子曰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徐天章曰極一陰一陽生生之數而知來是謂之占通一陰一陽生生之變是之謂事淩案舉乾坤見天地之陰陽也舉占事見易之陰陽也夫陰陽已神矣一陰一陽而變化不測則更神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无方无體是以不測張子曰一物兩體一故神兩故化此章言易道與乾坤之體以及陰陽不測之神皆體也語極精要自此以下乃言易與乾坤之用 右第五章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繫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凡卦皆由乾坤來此章費易道之廣大知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坤之廣生是以廣矣乾之大生是以大矣惟其廣大故以言乎遠而莫之能禦也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是也乾坤生物之機無時不動而其體則靜而正此以言乎其邇也以正處靜斯靜也不離乎中以靜出動斯動也不離乎道靜本坤體而乾陽蘊於其中故寂然不動无思无爲而以言乎天地間之理皆備於是矣朱子語類曰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地包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卻包著天之氣卻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卻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剛是以廣生焉

此節言天地乾之靜專所以一也動直所以正也其靜也專而一故无爲而制命有爲而順理其動也直而正故日月運行而四時不忒坤之翕即合也而氣之專者藏乎此剛即開也而氣之直者出乎此故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乾坤一也皆以生物爲心是以大生而廣生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節言易夫易之廣大生於乾坤故天地廣大而易配之也春夏往則秋冬來日往則月來天地之有四時日月能變通也有陰陽之義也易之乾變坤坤變乾而六十四卦皆自乾坤來其變通也亦皆陰陽之義焉四時日月即天地猶易之六子即乾坤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善易之至道也中庸者聖人之至德至誠無息一以貫之老子之所謂抱一者亦如是矣故以易之至道配聖人之至德此章之旨與第一章略同而此章分天道下章分言人道以申明之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文王以人事言易故孔子以人道明易此章言體易於心也德業即首章之言德業崇之廣之法乾坤之廣大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窮理即智也理無窮智亦無窮智極其高故效天循理而行即禮也理所在即禮所在禮著實處故法地聖人無適而不用易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效天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於聖人

之心中矣故曰易行其中也大學之格物致知中庸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聖門傳道之要何非由易來乎成對虧而言體道之至於成性則此性完全無欠缺猶中庸之言至誠成已以成物也存之又存不已之意猶至誠之無息道義之門謂易以道為門戶也按存之又存猶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孔子以性明道故以仁義禮智為人德之門老子言道高於天地故不言仁義禮智謂其包括於道德之內也以爲道德崇仁義禮智卑其亦孔子知崇禮卑之意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謂幽深難見者老子所謂希微恍惚窈冥也幽深之理人所難見而聖人見之見幽深之理爲剛則擬諸乾之形容見幽深之理爲柔則擬諸坤之形容則幽深者雖難見而人皆見之矣蓋自有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形而道之奧賾見焉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而道之奧賾更見焉是故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皆物也如雷電爲屯山水爲蒙水地爲比地水爲師之類皆物宜也推之爲龍爲馬爲牛爲鶴之類亦各以其所取之象而物宜之是以謂之象也此章言聖人作易及君子學易之事此節指文王卦名及卦象而言

邵村學易 卷十八

十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節言周公之爻辭聖人見天下不一之動而觀其至善之理而行之會通其適於時爲通典常也禮者理之當行者也會通即時中之謂典禮即中和之節觀其會通使民知其易行其典禮使民能其節而變動不居相推相易其大中正之理又恐人昧而不明也因繫之辭焉曰如是則吉如是則凶皆斷之以理而釋其疑然則易之用貴因時時之義斷之以中正則吉凶可得而見矣是故謂之爻也

言天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卦爻之理雖至賾而有精一者存物宜所象人所易知故其自然之體不可厭惡也卦爻之變雖至動而有至靜者存典禮所在人所易從故其秩然之序不可紊亂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此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法以下七節舉其例以明之擬之是象而後言則言必中矣議之是爻而後言則動以時矣口無妄言身無妄動能會通以行典禮然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也擬議本乎易變化生乎心即心即易則語默動靜皆中於

道矣老子曰善言無瑕譎善行無敵述夫言行至於無瑕譎無敵述非神而不可名哉然而所謂變化者豈能出乎擬議之外哉或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始也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終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節中孚九二爻辭即在陰子和之義以明慎獨之道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感應在心惟至誠能動物如樞機而戶開機動而矢發至誠可以動天地而况民乎君子慎獨以修言行以求成已成物之道皆止於至善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節即同人九五爻辭以明君子之交蓋君子出處或異語默不同然而其道同其心同斷金則相契之堅物不能間如蘭則氣味之一物不能雜先號咷而後笑聖人恐人不知

邵村學易 卷十八

十二

爻象之用故擬議之以見道同心同其義如此項安世曰其利斷金雖金之堅不能間也此言君子之行其臭如蘭雖林之深不能隱也此言君子之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節即大過初六爻辭以明敬慎之道上文言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此節南言慎字惟慎之至乃無所失故茅雖物薄而重用之可以不藉而必藉之凡以言其慎之至也孔子之於爻象擬議之如此王宗傳曰大過初六則過於謹故曰謹之至也謙九三則過於厚故亦曰厚之至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節即謙卦九三爻辭以明恭敬之道大德不德何其盛也有其實不居其名德言盛者猶知欲崇而效天也禮以恭敬爲義有功而下人禮言恭者即禮欲卑而法地也致恭以存其位者君子無固位之心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節見文言朱子云重出聖人既言謙之為德復言亢之有悔老子言必以身後之必以言下之亦此義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節釋節初九爻辭以明言語之當慎不出戶庭見身之節聖人乃說口之節凡慎行者必先謹言君子一慎而無不慎故曰慎之至君不密則失臣三語後來十七史有如龜鑑沈起元曰言不慎密禍在一身猶小禍在天下者大千古禍亂聖人一一道盡論語所言慎言皆以修德言此處獨以處世言所感深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節釋解六三爻辭以明有國家者之用小人即用盜也作易者之知盜明于盜之源作

邵村學易 卷十八 十三

春秋者之書盜正乎盜之本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以盜招盜也上有盜君無不慢下有盜臣無不暴大盜當國盜思伐之遂成爲盜賊之世界君子生此世界中其傷心也爲何如哉孔子擬誨誨盜者不歸罪於盜而歸罪於招盜之人猶是作春秋之志也嗚呼魏晉六朝五代以來以盜招盜者多矣滔滔斯世可勝慨耶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地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二十字即指天地陰陽奇偶之數而言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也此節言天地陰陽奇偶之數即所謂河圖者也人知河圖之數而不知天地之數人知天地之數而不知何者屬天何者屬地孔子指點之乃明一三五七九屬天奇數陽也二四六八十屬地偶數陰也郭雍曰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說於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子歷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淪案河圖之數爲數學之源流後儒言易圖非伏羲之書乃邵子之學似屬臆說即五行之說相沿已久卜筮之法今不能廢漢書五行志以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說本劉歆說洪範之後曰河圖洛書相爲

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朱子命蔡季通草易學啓蒙以五合爲河圖九宮爲洛書又用劉歆經緯表裏之說謂易可通於範範可通於易範之數四十有五合乎洛書其子目五十有五合乎河圖按此則河圖洛書確有可信而五行之說雖與乾坤生六子之道不涉要不可廢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三五七九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五也五位者即五數也河圖上下左右中央天地五處之位相得者一對二三對四六對七八對九五與十如主賓之相得也有合者一與六居北二與七居南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央如夫婦之配合也一三五七九五其五焉爲天數二十有五奇之所積也二四六八十六其五焉爲地數三十耦之所積也合天地之數爲五十有五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爲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所以爲數五也又曰變化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滄

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滄

邵村學易 卷十八 十四

案陰陽之數惟成就其變化然後鬼神之用得以宣行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本以陰陽言而五行之變化四時之變化萬物之變化在其中皆天地之數爲之也即鬼神之一屈一伸爲聚爲散亦天地之數所以行其大用而妙於不測也張栻曰鬼神雖幽而數有以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嵒收其神辛冥各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者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自此以下皆言揲策之數衍寬廣之意廣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陽奇陰耦以中五乘十而大衍之則其數五十聖人以揲著求卦著五十莖故曰五十也演數之法先取一策反諸指中而只用四十有九虛其一者所以象太極也山是以四十九策中分其策數之全分置左右各半所以象兩儀也掛者取右邊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所以象三才也左爲天右爲地所掛之策象人參爲三才故曰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者問數之也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四數右

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四數右

手之策所以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零也所劫四數之餘也劫物也四四而數之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而劫之以象一問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劫之以象再問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掛一當一歲揲左當二歲劫左則三歲一問又揲右當四歲劫右則五歲再問再劫而後掛者再劫之後復以所餘之善合而爲一爲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獨言掛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矣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王夫之曰揲善法詳朱子筮儀歸奇歸之无用地反諸靜存也劫猶禮記祭用數之仍也舊說以爲左手中三指之兩間非是古者善長三尺非指間所可持也策禮就地爲席掛掛皆委之席前掛橫而劫直五歲再問大略言耳以實則十九歲而七問有奇凡言象兩象三象四時象問象期象萬物皆彷彿其大略耳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策仰善之策數乾坤老陽老陰過揲之策數合十有八變計之也乾之老陽即四九三十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者常一年三百六十日也二篇謂易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零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曰當萬物之數者取其盈數約略言之耳朱震曰此變爻也老陽老陰之數也變者以不變爲基不變者以變爲用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舊說以四度經營分二卦一揲四歸奇爲四營項安世曰此一節以是故二字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言之以總括一章之事也易之策數萬物備焉而經營之者不出於四其初左右手數之以四其次得三多及一少一多亦止於四其終仰三小三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九與六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一少一多之餘以四除之得七與八亦積萬一千五百二十策二篇之策皆四之所成也是故八卦爲四者二六十四卦爲四者四故曰四營而成易此言揲善之法也三揲之餘然後畫卦以小變言之每一揲具五小變以三

揲合十五小變爲十有八變而畫一爻以大變言之每一揲爲一大變合十八揲爲十八大變而畫一卦八卦與六十四卦皆十八變之所成也是故上經三十卦反對爲十八卦下經三十四卦反對亦爲十八卦故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言求卦之法也自八卦小成而後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孔穎達曰八卦而小成者象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象略盡是易道小成引而伸之謂引長八卦而伸盡之謂引之爲六十四卦也朱子曰引伸觸類謂已成六爻而觀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九十六卦天下之能事畢矣蘇軾曰此生之極也鄭氏曰大爲天地幽爲鬼神散爲萬物騷天下而同吉凶之患周世變而際古今之運无不該也无不備也故曰天下之能事畢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各有能有不能是豈天下之能事哉惟无能也无能也然後天下之能事畢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按朱子云道因辭顯行以數神二語最的當蓋易之道至簡而善顯之用示人吉凶則道甚顯也易之德至中正行道而有得於心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曰神德行也無道非

邵村學易卷十八 十六  
德無德非行則易之體顯易之用神矣卜筮者人與神酬酢之事也顯道以幽幽神德行以微顯神人合德是能助神而非求助於神也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變化之間神無不在此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下筮者尙其占此章聖人贊易之綱領此節全舉辭占象變四者而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聖人之道與易之道二而一而二者也易乃無形之聖人聖人即有形之易四以字皆指易言聖人繫辭焉以盡言故以言者尙其辭也吉凶悔吝各生乎動動則變故以動者尙其變也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不獨網罟耒耜爲器也仁義禮樂亦器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曰以制器者尙其象下是龜之見兆策是筮之所用聖人每以下筮善龜並言故曰以下筮者尙其占也以之云者惟聖人能用易也尙之云者明易道以垂法立教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言占者之尙辭也修之身心則有爲措諸事業則有行以言占問吉凶龜受命如響之應聲也無問於遠邇莫測乎幽深物來順應莫不知之我與物一也精之又精故曰至精莊子所謂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是也老子曰鈞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其真其中有信亦與易之道相出入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節言占者之尙變尙象也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即參以變又伍以變乃分揲掛扚之形成陰陽老少之畫也錯者陰陽相對錯如伏羲圖乾坤坎離八卦相錯是也綜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類本是一卦在下則爲屯在上則爲蒙載之文王序卦者是也張軾曰人能參伍天地之數以通其變則水火金木經緯於天地之間以成天地之文者能成之使無虧矣人能錯綜天地之數以極其數則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見天地之隨以定天地之象者能定之而無疑矣自非盡易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易无思也無爲也寂焉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邵村學易卷十八

十七

此節言尙占之理朱子曰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項安世曰善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有爲皆純乎天者也淪案无思无爲易之幾於道也寂焉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无思而无不思无爲而不爲也老子言道周子之无極而太極若合符節邵子曰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尤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節言易之深奧微妙以結全章之意唯深故奧而難見唯幾故微而未著極深者聖人以易之至精察天下深奧之理而无不知以易之至變察天下幾微之事而无不燭其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皆神之所爲也不病而速不行而至皆莫知其然而然精莫精於此矣變莫變於此矣亦神莫神於此矣神之又神謂之至神皆无思无爲之所致也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

化之道也張子曰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卜筮之事先以何爲一語亦猶論語夫何爲哉躬己南面之贊也開物者開之於始知其未然陽之始物也成務者成之於終定其當然陰之終物也通天下之志即以開物言定天下之業即以成務言天下之道莫不本於自然而易爲道之覆冒惟其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受命如響也然則易何爲哉蓋无爲而无不爲也朱子曰此只是說善龜若不是說善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

是故善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原也善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四圓者運而不窮可謂神矣卦之數

邵村學易卷十八

十八

八八六十四象陰方者止而有分可謂智矣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獻於前故曰易以貢項安世曰善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善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爲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爲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爲貢淪案聖人以此洗心心本明也洗之而益明心本清也洗之而更清所謂江漢以濯之易以无思无爲爲體洗其有心之累臻於无心之境然後能退藏於密其心洪然而衆理畢具即所謂寂然不動也然其體則寂然不動其用則感而遂通故聖人之心無憂患也而作易者則有憂患蓋憂患在民聖人與同之此即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之意而示之以吉凶者亦即感而遂通之道也凡吉凶之幾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而可知者曰往圓而神所以知來爻之於未然也方以知所以藏往畜之於已然也要之非藏往不能知來藏之有素理無不備能靜然後能動歸藏之以坤爲首者其以此矣古之聖人能備聰明睿知之德藏往以知來者伏犧神農黃帝其人也其斷吉凶則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則不殺之仁也而要皆自洗心來洗心則虛虛則明明則通洗心則一一則正正則公周子所謂明道公溥庶矣乎此神知之所由出也此言聖人心中之易乃作易之本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此節言聖人作易之用也自此節以下乃言畫爻布卦之事天之道陰陽剛柔消息虛實是也聖人明之民之故愛惡相攻情偽相感是也聖人察之神物者著龜也聖人興起而用之齋戒者誠敬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可事上帝莊子心齋亦本於此前民用者仰通志成務斷疑也卜筮在前民生在後故曰前張子曰民患除憂疑亡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淹案齋戒者即洗心之謂洗心者即神明其德之謂蘇軾曰明天之道察民之用而作善龜著龜之於民用也其實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虛器前之而實用者得完是禮義廉恥以前賞罰則賞罰設而不用矣淹案以道德前仁義禮智則仁義禮智皆後起之名也聖人之齋戒洗心以神明其德者即神明其道也如曰道與德為虛位也則善與龜亦虛器耳聖人神明不測如是言道德者可深長思矣

是故閔戶之謂坤開戶之謂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刁包曰戶闢則靜靜屬陰故曰坤戶闢則動動屬陽故曰乾先坤而後乾者陰陽之義也

歸藏首坤正如此時而閔時而闢有動而不居之義故曰變朝往暮來此往彼來有遠而無礙之義故曰通以其可見也故曰象以其有形也故曰器制而用之則有截然不易之格式故曰法天下用之古今用之而不知誰之為故曰神一耳耳正人所行不著習不察者而乾坤之大道陰陽之妙理具焉淹案朱震曰无闢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之所以先坤歟刁包恪守程朱之義亦知歸藏首坤之理此固黃帝相傳之道孔子之末而見坤乾者也一戶之闢闢而易之道在是一人之呼吸而陰陽之道亦在是矣分而言之闢闢變通是天之道乾坤見象形器是易之道制利用成用是民之故謂之神者神而明之亦歸乎天道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節言聖人作易皆本自然之大道故畫卦擇著皆有天然之次序焉是易是道邵子所謂无為之本朱子所謂自然之理是也周子太極圖說言之詳矣蓋太極即道也无極而太極老子所以言有生於無也李克恭曰易變也然必有不變者而變者以生有太極之一乃生兩儀儀匹也一陰一陽相匹也天地兩儀也故曰分而為二以象兩无太極則五

十策兩分之或皆奇或皆偶无奇耦兩儀也兩儀生乃可掛一而四揲之以得七八九六

之四象是兩儀生四象也四象生則九變而成內卦十有八變而成外卦是四象生八卦也八卦則六十四卦具矣有八卦而吉凶可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矣沈起元曰太極句曰韓孔以老氏无字一字解之邵子以為无為之本宋儒以為極至之理而太極生兩儀則以為有理而後有氣無故為異語者然體玩數十年觀太極二字說來終覺玄渺且於懸空太極之下著一生字尤未儘于心焉氏以不動之一為太極崔氏薛氏宗之蓋其時太極圖說未出也而生字之義克恭李氏沈發切實此章專言著策不應于著策之外無端又添一義况夫子言易有太極明明主易而言非謂天地萬物之先有此太極也兩儀亦主易卦之陰陽非泛指天地間之陰陽也故周子圖說可別作一書讀不必以此牽及淹案克恭李氏專以擇善成卦之義明此節未言太極非道也若沈氏言不應于著外又添一義則易只為卜筮之書孔子所作十翼以明聖人之道謂易即道即易豈非多事乎鳴鶴在陰七節舉爻辭以明觀象觀變玩辭玩占之法皆引仲言之不更多事乎然而易之為道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道雖或有

見仁見知之不同然道無二道也沈氏謂夫子言易有太極明明主易而言非謂天地萬物之先有此太極意謂天地以前無道則天地萬物何以能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人只言天道然則天地萬物之先其道非無聲無臭乎邵子以為无為之本宋人以為極至之理皆有卓識易之擬議變化不外此道須知易乃言道之書非僅為卜筮之書也故曰吉凶生大業夫子曰盛德大業至矣說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以見德業皆由道來也夫子言假年學易無大過亦望道未見之意也沈氏又言兩儀亦主易卦之陰陽言非泛指天地間之陰陽是則易經另有一天地陰陽可謂強辭奪理意謂林穀老子邵子方為儒孔道耳按朱子曰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兩先生為能知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

洛書四寶四虛之數也以卦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三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四而謂之太陰也以下論八卦呂祖謙曰太極圖義曰无聲无臭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系焉稱謂太極即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多系焉兩字淹按宋儒曰言關老莊而究其精要之處議論未嘗不同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

此節根上文吉凶生大業來而極言其大也富貴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老子言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是也易之道曰曠曰隱曰深曰遠探討之索尋之鉤者曲而取之致者推而極之亶亶者勉勉不已猶乾乾因時而惕之意蓋吉凶昭然示天下人以從違之路使之勉勉以求道以幾乎盛德大業也蘇軾曰天地四時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

富貴者制之富貴者所不制聖人通之聖人所不通善德決之胡炳文曰此六者之功用皆大聖人欲借彼之大以形容蓍龜功用之大故以是終焉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聖人作易出於自然聖人無容心也天生神物謂蓍龜之隨隱深遠聖人則之以占兆天地變化謂陰陽之消息盈虛往來進退聖人效之而為六十四卦天垂象謂日月星辰經緯錯雜縱橫昭著聖人象之為三百八十四爻聖人之德配天而降其祥有龍馬負圖而出所謂河圖也配地而地呈其瑞有神龜載書而出所謂洛書也聖人則之以畫卦著龜圖書皆言則者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洛圖書而信蓍龜之象數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刀包曰河圖洛書之說其來舊矣自朱子極力表彰章人始尊而信之後儒又紛紛焉觀孔子之言河圖與洛書並列是伏羲時具有之矣又何以云洛書錫禹耶蘇軾曰河圖洛書其詳不可得聞矣然著於易見於論語不可誣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者天生神物之象天地變化之象垂象吉凶之象河圖洛書之象也聖人又從而繫辭焉以告之是吉凶與民同患也夫定之以吉凶以斷其疑亦因此四象而已聖人何容心哉 右第十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張子言此篇當在立心勿恆凶下朱子言宜在第八章之末淹案此篇孔子概想大同之世當另為一節所以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篇之上也同人合大有卦見大同之治而大有上九治乃大成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子以天與人歸明之以六五柔中之君能尚賢也易以尚賢為要義天之所助者順乎天理也人之所助者信以相與也履信思順天與人歸天人一理孔子皆發明言外之意使知大同之象如此而柔弱勝剛強之理亦可於言外得之也人之心以誠相感中外所同大有上九盛治之極勝於泰卦聖人作易所以經綸世變垂法將來而天人之理成備於大有一爻故非大

同之象不足以當之列於此章之首欲人於言意之外求之也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者道之無形無聲易之無思無為是以不能盡也聖人之作易也仰觀俯察立八卦之象固欲以盡其意耳人有情必有偽猶有陽必有陰聖人設為六十四卦而情偽盡在其中特是情不易知也猶道之不易明也聖人作卦爻之辭以繫伏羲之象象有未盡其意者而繫辭則以言盡之此三畫者皆聖人作易之事也以下指用易者言變而通之者觀其變而玩其占以盡乎變通之利也得於意言之中復超於言象之外如鼓之動如舞之赴自然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以盡其陰陽不測之神也此二畫者用易者之事也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即含蓄之謂易含蓄於乾坤乾坤亦含蓄於易也蓋陽陰陰一易而成四象再易而

成八卦凡卦不離乎乾坤故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凡易中之所繙者皆九六也九六散布於易二篇之書爲三百八十四爻乾坤有體而易無體有體則有成毀然乾坤未嘗毀亦未嘗息也獨以卦爻九六言之以有體之乾坤繼無體之易即以無體之易用有體之乾坤設使乾坤不成列而毀則九六不隨爻而變是易不可見也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孔子之設爲此言者欲人即陰陽變化之理以求易也張子曰乾坤既列則其開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苟乾坤不列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無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何以知天道不知道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形謂有形也以道言之天地爲有形天地以上之道則無形故道不可見不可聞也以易言之奇偶爲有形奇偶以上陰陽之道則無形故易無思也無爲也天地亦形而下之器則人與萬物不待言而一切仁義禮智政刑禮樂皆謂之器亦不待言矣孔子言無聲

无臭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體物而不可遺老子直言無字曰無名天地之始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周子曰无極而太極程明道曰有形皆器也无形爲道又曰氣形而下者張子曰形而上是無形體者也滄案无體不能謂之有朱子說大易不言有無思謂有無之意孔子此章最明特是道也者无方无體寓於器而後可見器也者有方有體體乎道而不可離程子云器亦道道亦器是也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示人以化而裁之道也故謂之變張子曰變則化由器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掩按谷神不死是老子引黃帝語推行者已裁定而推行之也通即達之謂因此以達彼謀始而善終也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以至於爲網罟爲耒耜作舟車作書契以及一朝之禮樂政刑賞罰一心之仁義禮智信可以垂教將來而爲萬世所不可易者皆世之人所指爲事業者也項安世曰此五謂者以演說變通盡利之意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此節重出孔穎達曰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爲此故更引其文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存乎卦存乎辭存乎變存乎通皆結上文之辭也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裁推行用易之人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其人也文周孔子皆即器以明道故曰存乎德行默而成之者无思无爲感而遂通成已以成物也易以誠爲教誠者物之終始不言而信其誠至矣老子言道亦言德然曰上德不德大仁不仁其持論太高孔子之言德行教之以仁義禮智信所以教黃老虛無之說故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夫婦之思可以知可以行欲教天下之賢者不使之過教天下之不肖者不使之不及也蘇軾曰有其具而無其人則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誠無素則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項安世曰分而言之默與不言爲神成之與信爲明德爲神行爲明故曰神而明之合而言之陰陽不測皆謂之神可也然神在於德行而不在於虛無則皆謂之明

亦可也此六存者以演說鼓舞盡神之意也 右第十一章

邵村學易卷十九

繫辭下傳

東莞張其浚豫舉

朱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項安世曰上繫之文多言聖人作易之事下繫之文多言聖人用易之事毛奇齡曰此皆就上傳而復贊之其分上下以是也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章釋上繫第二章象爻剛柔吉凶悔吝之事合天道人道言之以後數章皆申釋此章之意也此節言爻象之變天道之所以流行也夫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者易之義也八卦成列而象在其中者易之象也朱子云成列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語錄又云舉橫以該四圖也故云之類按象者八卦形體之象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所有之象如說卦所列者皆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者謂因純乾而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加重卦于其上如純乾重乾為乾純乾重坤為泰之類方其象三才以立卦聖人之作也出於自然及其象三才而兩之三才變動則重之為六十四卦爻在其中者更出於自然而非復有所作也因而之而已陰陽之義乃分剛柔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聖人明言推易之法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前所謂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者聖人示而命之也前所謂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故繫辭命之而動在其中也變主易言動主人言聖人恐人不明變與動之義也繼之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蓋吉凶悔吝者爻辭也是主於卦之動也爻動靜當則吉當靜而動當動而靜則凶悔吝者矣以人言之則天下之理動不若靜靜藏首坤當緣茲義太極圖主靜立人極言之兼詳世人味守靜篤之義於是吉者常少而凶悔吝者常多周子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謹乎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者也

此節言人之處變動者人極之所以立也易之本也本於乾坤之剛柔無一卦不自乾坤來是剛柔立易之本也然而一剛一柔即變也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為六十四剛

柔相推無非趣時所謂變通以盡利者各就其所宜之時而趣之乃知趣時者即時中之義也夫立天下之大木而出之以時中天道如是人極即由此立焉矣元亨屬陽利貞屬陰貞者正也亦貞固之義貞即坤之不動靜而一者也吉凶者貞勝何也此言吉凶之生乎動而以不動者勝之也勝之以正則吉凶不能累吾心張子言有義命當吉當凶當亨當否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是也浚按易為君子謀蓋言得其義矣天地日月之動變化無窮往來不息然天地惟貞故能觀上下之位不變動也日月惟貞故能明晝夜之常不變動也蓋所以一天下之動者惟貞而已老子曰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與貞觀之義有合朱子亦謂貞為常也明白四達能無為乎與貞明之義有合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與貞乎一之義有合來知德曰一者无欲也後儒皆不知一字之義獨周濂溪一人知之朱高因曰禍福之來與是非相因固有不然而未定之天終歸於有定變不勝常也按老子云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即抱一也與貞一之義若合符節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節又言天道雖然健健然順順然剛剛之德順即柔之德乾之示人易者示人以貞一耳坤之示人簡者示人以貞一耳下繫之貞乎一即上繫之太極也兩儀則剛柔生焉一之始動為乾易之奇實示人易也一之復靜為坤易之偶實示人簡也何非貞一之道乎是故爻也者效此貞一而已象也者像此貞一而已鄭玄仲曰道之在事者爻效之其在理者象像之辭而已則吉凶凶而後未見動然後吉凶見浚按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是謂變也此即變以趨時中之事也中則正正則一聖人以貞一之道成廣大之事業即所以法乾坤易簡之理也孔子曰余一以貫之老子曰抱一為天下式然則聖人之辭者亦明此貞一之道而已學易者明乎貞一之道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節言人道之大莫如仁義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節仁義兩字盡之乾大生也生物之始坤廣生也生物之成生生之謂易見天地之大德焉德曰大德幾於道矣天

地生物之德於人爲仁卽元者善之長也然必聖人居天位然後可以行仁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仁也幾於聖矣故曰大寶又曰何以守位曰仁所謂仁人宜在高位湯武之得天下也以仁桀紂之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聚人曰財以下皆言義義所以輔仁非二不也孟子言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財不可勝用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卽聚人曰財之注脚也理財之訓大學詳矣正辭者正名也教之以明人倫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是則理財者富之也正辭者教之也禁民爲非卽五刑五罰之類刑期於無刑殺制之以義也凡此莫非義也莫非義以成仁也真德秀曰易之並言仁義者此章及說卦立天之道章而已在天地曰生在聖人曰仁項安世曰大寶曰位卽崇高莫大乎富貴故自此以下以包養神農黃帝堯舜氏實之皆聖人之富貴者也養之教之而後齊之其德意之所發主於仁民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以及制器尙象之事道之在天地也易洩之然易之

邵村學易 卷十九 三

理其易之名未彰自包養氏畫之而名始立蓋卦之未畫也易在聖人之心中之既畫也則天地人物器具莫非易也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陸聚繆曰此義皇畫卦之由若見龍馬負圖而畫卦不過觀鳥獸之文一端而已淪案上言仰觀俯察天地並舉下復言與地之宜義者宜也成物之終坤道歸藏之義也歸藏首坤孔子言伏羲之卦蓋致意焉夫天地人身萬物一對一往一來不過此陰陽也故朱子曰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按通神明之德言其精者也類萬物之情言其粗者也作結繩以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上古之世茹毛飲血禽獸多而人民少網以佃罟以漁使民知鮮食之利亦除其害禽獸之逼人者消也離卦中爻爲巽繩之象離爲日網罟之兩目相承者似之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王弼曰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出之而不能知之故因以卦示之耳來知德曰自此至結繩而治有取諸卦象者有取諸卦義者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耒耨者今之犁也益卦上下入下動耒耨之象郭雍以爲粒食自神農始吳澄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耨之在地下而動耒耨耨木作耨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離日在上爲日中坤衆在下爲市爲民蓋取諸噬嗑者噬合也凡合之道皆本於於噬嗑張子曰聚而交通相有無次之倫按中國近日百國交通通商口岸其多聚百國之貨致百國之民他日成大同之世界有取於噬嗑有取於大有六五離中虛之一爻毋以我國柔弱而遂自暴自棄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黃帝受犧農之道傳之堯舜者也犧農言道之書不傳而易卦傳黃帝能通其變復神而化之歸藏易是也能通其變始爲探著求卦之法變通盡利使民用之而不倦神而化之教之以開物成務之大化裁盡善使民由之而不知此皆出於自然之易黃帝無心也乾

之陽數窮於九坤之陰數窮於六乾坤變爲六十四卦是通其變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乃自然之道黃帝作之所以有熊氏號自然氏也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孔子已引之明天人之所助預料大同世之景象如是今言黃帝而復引之者蓋歸藏首坤柔弱勝剛強是黃帝之道大同之治成後世必有徵驗之日故孔子屢言之以爲左券也今世之人競言變法突然變而能通久而能久者必有道在老子之言所以與孔子之言而並傳也孔子繫易至於黃帝特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明言黃帝無爲而治上承犧農之道下授堯舜之法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猶是農農黃帝之道也宋儒乃於黃老之言視爲異教詆爲異道是豈孔子之旨哉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論語只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又曰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繫易則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意堯舜之無爲得黃帝無爲之道者也垂衣裳而天下治皆無爲而治也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蓋取諸乾坤易簡之道耳凡卦之變不離乾坤是知窮則變變則通之道者朱子曰乾坤變化則無爲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四

剝木爲舟剝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巽爲木坎爲水木在水上舟楫之象故其象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外說內動牛馬奔於前車動於後之象郭雍曰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  
馬之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卦象有豫防之義重其門擊其柝聖人豫防暴客之道也坤爲闔戶重門之象震爲木  
又爲雷木而有聲擊柝之象  
斷木爲柝掘地爲臼白柝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既知未耜之利即知柝白之利矣上震爲木下艮爲土上動下止柝白之象郭雍曰小過  
有實中之象而柝白致實中之利

弦木爲弧剝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可以待暴客不足以威天下也故聖人教以弧矢之利今世不

言弧矢而言鎗炮矣殺人之器日出日精聖人若預知之故取諸睽者不言弧矢之象而  
言有睽垂者則威而服之刁包曰大同之世利用禮樂垂睽之人利用征伐猶天有春夏  
不可無秋多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以二陰覆四陽陰爲棟陽爲宇也上下四方爲宇乾爲天主覆物宇象震爲雷雷動

則風雨將至故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也大壯取宮室壯固之義後世峻宇雕牆失其義矣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於此而過之見其厚而  
非過也大過以二陰包四陽初上坤爻上下皆土木在土內陽藏於中棺槨之象又棺槨

木皆四片故四陽居中也下巽上兌死者以入土爲安故入而後說之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結繩而書契中國已趨於文明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文字之功也故孔子贊堯舜之  
治曰煥乎其有文章夫者君子決小人之卦也書契之造所以決去小人之僞而防其欺

也項安世曰夫以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得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爲書契之  
象吳澄曰十三卦之制作自畫卦而始至書契而終萬世文字之祖肇於畫卦而備於書  
契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者道也然道之深陋不可道不可名聖人以象明之自奇耦畫成不過陰陽之象而人  
身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是故易者象也是故二字承上文取象制器而言象也者所以像

天下之有象者也莊子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未免爲過高之論而非聖人作易前民  
用之意也聖人畫卦之後又有一聖人焉爲彖辭以繫之象即言其下兩卦之材也如元  
亨利貞文王所繫卦下之辭是也材者聚衆材而成室象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有卦則

有爻有象則有動動生於變爻也者效制像象之動也周公於此一爻之下而繫之辭亦  
所謂效也有一卦之吉凶悔吝各文王象辭明之有一爻之吉凶悔吝周公象辭明之悔吝  
在心吉凶在事吉凶生而悔吝著卦爻之義皆顯矣要之皆據象而言象不可以言易

也朱子曰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又曰以爲易之取象  
邵村學 易 卷十九

固必有所自來其爲說必已具於天下之官願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  
以求象中之意使足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意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  
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右第二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  
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設爲問答先論陰陽之理不能偏其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者以君民之尊卑上下  
言之而非有善惡之分也孟子之言君子小人亦以位言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

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陽卦奇陰卦耦者言陽卦以奇爲主陰卦以耦爲主也韓康伯  
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按陰

陽之道不能偏重且有交濟之義二耦一奇以奇爲主故陽卦多陰也二奇一耦以耦爲  
主故陰卦多陽也又問陰陽二卦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臨二民則君爲主而民事

之正合君子之道陰卦一民而載二君則民爲主而君爭之正合小人之道按 折中云  
古今言易者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蓋以爲善惡淑慝之稱焉豈知陰陽不可相無如有

君不可以無民烏有善惡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統則民之衆寡然從令豈非君子之道乎若君之道二而多門則民之卑各行其私豈非小人之道乎善惡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亂由此而起蓋自三畫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畫之卦則如復師謙比剝一陽爲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陰爲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爲小人者以其居中能乎陽有乎陽也小畜之四亦不爲小人者以其得位能乎陽也浚按陽以得陰爲主而柔勝剛強之理觀於同人大有小畜之卦而益明而同人大有合而成大同之治則知柔中之爲用大矣周易多言扶陽抑陰之義當與黃帝歸藏不同而同人大有小畜仍同此義則知陰陽交濟之道持論斷不能偏也 右

第三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曰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意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章皆釋爻者效天下之動之義而原其理於貞一也十卦以咸九四爲主以下十爻皆承此節而言以發貞一之理也蓋貞一之理即坤之道也天下之動必本于靜靜則一一則貞故老子曰得中以為天下貞孔子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無二動歸於一前文言陽卦奇陰爻耦皆以一爲君以二爲君則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是以論感應之二心屈信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莫不貫於貞乎一也程子曰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者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而已浚按日月往來寒暑往來皆言動靜之理故往爲屈來爲信信即動也屈即靜也恐人不明更言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以明之以見靜而後能動也惟貞乎一所以精義入神義者宜也上文云與地之宜義亦地道也惟由地道以精其義乃可以入神而致用惟致用所以能利用然致用則動存身安身則靜以此見動靜之相因而安身即所以崇德總而言之致用利用在外信也皆動也存身安身精義崇德在內屈也皆靜也此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而无思無爲即何思何慮必根於太極之靜也精義入

神是體坤之靜而入於神窮神知化則坤陰之順兩乾陽之健於其中窮神不止於入神知化不止於利用神而明之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事與造化爲徒矣故曰德之盛也此窮理盡理之至歸於无心而自然乃能如是盛德也而幾於至道矣何也百慮而一致合乎貞一之道孔子言一以貫之老子言抱一能無離皆此道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也石非可動之物已不能靜而妄動之失其所據而困于石名辱身危其凶必矣朱子曰石是接動不得之物自是不應去動他若只是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此釋解上六爻義也括結礙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是靜而不動之時也然君子非不動也必審其時無結礙之處然後本成器而動是以動則有獲矣朱子曰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仁義善也不仁不義而見利惡也仁義不足以勸小人勸之以利而已懲之以威而已蓋小人皆妄動而好利也君子豈肯勸以利只有懲以威屢校滅趾懲於小人妄動之初小人之福也故引噬嗑初九以證之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小人乘小善而不爲積成大惡以滅身是妄動而不知止者也何校滅耳凶其罪大矣故引噬嗑上九爻辭以證之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此否之九五爻詞能安身者也安身則靜靜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安身以利用猶繫社稷於苞桑之上其根深固而不可拔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此鼎九四爻辭鼎器也折足覆餗鼎不能利用因其動而不靜也台鼎之任義取疑重不動乃德知力三者不足不能正位凝命以利用安身折足宜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甯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小人詭濟本以求福不知反以致禍惟君子能知幾耳謹於動之微如石之耿介守志不移能靜而後能動故知微乃知彰知柔乃知剛剛則動也柔則靜也此釋豫六二爻辭言知幾之神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承上節知幾來顏子庶幾真知幾者也有絲毫之不善萌於方寸之間可謂微矣吾已瞭然見之可謂柔矣知不善而不復行可謂知彰知剛矣顏子不遲怒不貳過靜者也去不

邵村學易卷十九

九

善而善生焉如當陰靜之時一陽來復於地下故引復初九爻辭以明之蘇軾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未嘗不知知之不善復行也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世之所以不食鳥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鳥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損六三爻辭三人行則損一人兩也一人行則得其友亦兩也兩相與則專一若三則雜亂矣天地以氣交男女離離離以形交絪縕言氣交綿密之象項安世曰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成其類故曰化生按此節言陰陽動靜大生廣生之義而歸於致一即貞乎一之道也朱震曰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或擊之立心勿復凶

安其身即上文之安身安其心皆靜也定其交亦靜之義而後動而後語而後求靜而後能動也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皆妄動者妄動而躁以有求物之所不與惟君子修此三者故全則天下為一家中則為一人致一之道也離而為二物我成敵則莫之與而傷之者至矣傷則或擊之勿復者即不一之謂此釋益上九爻義 右第四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文王卦象之義此節先本伏羲畫卦言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易之為道不外陰陽之動靜剛柔之消長而已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天地亦一物也天陽物地陰物天地得陰陽之道以為德故曰陰陽合德大生廣生皆以生物為心陽以濟陰陰以濟陽惟其合陰陽之德所以有剛柔之體蓋乾坤者六子之所從出故曰門以奇象陽以耦象陰故曰物乾坤之德交互以生六子而震坎艮有一剛二柔之體巽離兌有一柔二剛之體其為體也無非體天地之撰以為體是以體萬物而不遺也撰即

邵村學易卷十九

十

所以造物也神明之德以卦德言即陰陽之合德也陰陽健順之性合而通之神而明之於是陰陽相滋剛柔相推自乾坤而變八卦自八卦而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矣體天地之撰承剛柔有體言通神明之德承陰陽合德言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以下言文王之象辭也卦之稱名皆乾坤六子之變或言物象或言事變參伍錯綜可謂雜矣然不出陰陽之變剛柔之理各有次序而不相踰越也試稽考其體之通之之類千變萬狀皆有衰世之意行乎其間蓋世衰道微人之情偽百出而不窮聖人之辭亦稱名雜而取類也朱子曰衰世指文王與紂之時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幽闡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朱子曰而微顯當作微顯而按彰往者驗於已然也察來者料於未然也以人事之顯而本之於天道是微其顯也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是闡其幽也此皆易之道也自乾坤之門一開而為八八而為六十四其卦則各當其名其象則各辨其物正以得失之言斷以吉凶之辭則人可玩其占而知其事觀其象而明其意也此皆象之功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如同人之卦二人同心而成大同之治頤頤嗑卦皆近取於諸身而養賢以養萬民除去天下之閒隔而亦成大同之治是其稱名小而取類大也張軾曰名卦曰隱而已而天下之事同男女之事類在焉名卦以恆而已而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在焉按此之謂言近而旨遠也事實而辭文也故離其言旁通曲喻而於事无不中也其辭宏肆顯露而於義理則幽隱也是非原於性命之與而切於人事之用乎致一則專貳則分致一而得貳則失因民行之貳而欲濟之濟之以貞夫一之理而已孔子以易為衰世之意而與於中古者以民之多貳而不能曉然於道之一也以明失得之報者正言斷辭吉凶見焉出斯民於陷溺之危而措之安全之地也 右第五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作易者上古也上古乃伏羲神農之時與易者中古也中古乃黃帝堯舜之時當是時易道衰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皆本易无思无為之道而發揮其精神故曰易之興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十一

與於中古也作易者其有憂患則指文王而言孔子繫辭是贊周易也文王當紂之時因於美里繫象辭而作易內文明而外柔順望道而未之見專明人事以濟民行所謂吉凶與民同患者是以身家大難而憂患天下後世之心則悉寓於卦辭之中以斯文未喪為己任而昭示乎來茲此易道所以不亡而黃帝堯舜无為之真蘊所以至今猶見也孔子道不行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猶文王之志也皆憂患天下後世之深者也以下三節獨取九卦者擇其切於己身之憂患而言與民同患即所以詔示天下後世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六十四卦中獨取九卦歸藏先坤之義猶有存焉履德之基為先步步踏實地然後可履上天下澤高以下為基也柄所以執物謙所以持己地中有山地道卑而上行卑而不可踰有而不居虛而不盈者也基以行言本以心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太極初動之時也故太極圖說曰動而生陽即動而以順行也恆亦巽順而動故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有地方可立乃能止而不遷固也者守不變而常且久也損從泰來

益從否來損為泰之衰微益為否之轉機上可損而不可益下可益而不可損坤為眾民在下損乾之一畫以益之為益卦義可識矣以德言之損抑人欲以就天理為德之修也遷善改過以增益其善為德之裕也文王因於美里可謂困矣然內文明而外柔順如金經鍛鍊可為饒錫木經椎鑿可為宮室必困而德始辨焉困外當柔順坤永貞之用也內當文明離離中之用也王弼所謂困而益明是也地體本靜而其生不窮非道似之非者靜深本有本源居之而安資之而深故為德之地也此處明點地字是坤之道也履為德之基是初步脚根井為德之地是凝成全體更以巽順之德以入乎易之門而制事變其功全矣然則聖人之憂患惟自修其德而已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復費九卦之德如象辭險而健之類也無過不及謂之中中者可至之地履和而至致中和之道也謙尊而光自卑也而人尊之後其身而身先也乾陽物稱大坤陰物稱小復一陽居羣陰之下陽反見小然以乾居坤故稱別物也如顏子之不遠復是小而辨於物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十二

也恆常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日月往來四時變化萬物並育而不厭所謂常道也方損之初浚澤於下畜土於上故先難既損之後如良山之靜止而受土以成高故後易天下之益物者多有心為之所以為設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所以長裕而不設也通者不窮之謂豈必富貴利達而後為通哉身窮而道通雖困而不失其所享矣改邑不改井居其所而位不移遷其施而養彌普是不動而及物也巽行權故能稱其性入故能隱凡有心而為之至於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復推九卦之用以見聖人用九卦以處憂患之道也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禮所以為仁仁者之事也有不善末不知智者之事也恆以一德致一之道常德不離乃為常道也損益以利言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无往而不利故曰利有攸往先難後易可以遠害矣此遷善改過之道也夷齊西山槁餓顏子陋巷簞瓢可謂困矣夫子以為求仁得仁又何怨回也不改其樂此知命樂天之道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事之宜也於卦德屬陰有

斷制肅殺之意故非為德之地亦所以辨義今人云作事非井有條亦此義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權非易至也巽順之德可以行權權之稱物隨輕重而皆準巽之德合乎時中矣孔子於九卦之德三致意焉體文王憂患之心以憂患後世也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右第六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此章論易之爻辭也易之為書不可遠為道也屢遷二句是綱是易是道易不可遠即道之不可離也遷即推也此言推易之法陰陽六爻更互變動不復居一體故易无體也六虛猶六位也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來知德曰虛對實言卦離六位然剛柔往來如寄非實有也乃包曰所謂體該本无也上爻倏然而在下下爻倏然而在上上下无常也剛爻易而為柔柔爻易而為剛剛柔相易也淹按六位為六虛不得謂之有不得謂之無所謂變也典要者拘於成迹也惟其變動而其體不居故不可為典要而惟其變之所適

而已此節言屢遷也邵子曰易无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恐遂以為有體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此節言不可遠也卦有內外出者自內之外即往也入者自外之內即來也爻雖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而出入往來皆有法度法者理之當然循理則吉違理則凶使人皆知有法而不致妄動是使之謹其度而知懼也憂患者已身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事故也天下之事變充動而已身之憂患因之使之知懼者又使之明憂患與夫憂患之所因无有師保之教訓而如有師保不敢不嚴慎也无有父母之親臨而如臨父母不敢不恭敬也初始也終則有常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視其率辭揆方何如耳道不虛行者道山虛而入易山虛而慎而行之不能以虛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道當實踐而躬行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章言重卦六爻之義一爻言初卦之始也六爻言上卦之終也質體也易无體而卦有體爻合為卦舉其始終以為體也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六爻之陰陽相雜而交錯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八卦木象也時物別象也初為事之始故曰本上為事之終故曰末周公見其時位之不同因其義而繫以辭初則事未顯其辭微故難擬之故初難知也終則事已明其辭无隱已卒成之故易知也王宗傳曰有是時則有是物時在卦也物在爻也如復之時則有初九姤之時則有初六是也初爻在下時物之未著也故曰難知上爻在終時物之已著也故曰易知如乾之初有潛龍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為亢龍矣豈不易知乎成之初有成其拇之象此難知也至上則成其輔頰舌矣豈不易知乎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也爻有內外陰陽二物雜而互之又自成二卦之德故謂之撰德有是非卦有吉凶不曰辨吉與凶而曰辨是與非則或中或不中或正或不正觀其所撰之德而存亡之故吉凶之事可以知矣觀其存亡吉凶而所居之位可以知矣苟於此而明其要則是非得失了然胸中故曰非中爻不備也彖者材也聖人之於卦必有彖辭以明之卦之大川雖散見於六爻卦之全體則皆備於卦象而周公又以彖辭明一卦之義焉有一卦之時用有六爻之時物智者要於存亡吉凶則六爻舉可知也豈必以中爻為限哉智者觀於彖辭則互爻亦思過半也豈必以六爻為限哉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節言二四兩爻之用也卦以五爻為主二與四皆陰故其功同而於五則遠近之位異遠於五則多譽近於五則多懼多譽則善多懼則不善故曰其善不同也二之善宜著以其位遠於君可以有為而致譽四之善宜隱以其位近於君每以專擅而自懼然二之為善豈僅以其遠耶遠則情有不得力有不伸似乎不利然柔之為道不利遠而二之用柔

則利遠蓋得其要而多弊无咎者以其能用中故也然則柔中之爲用大矣觀象云以此推之四雖多懼柔亦无咎以不利遠則利近故以六四承九五則吉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此節言三五兩爻之用也三五皆陽其功同而位則異以有貴賤之等差也五爲君位故也同功者同以剛居陽異位者賤者剛居剛爲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爲適宜而多功三既多凶則非善故不復言其善之不同矣貴者得中賤者不得中此多凶多功之異也然則易貴得中而已矣豈謂其柔則危而剛則勝耶夫六五之柔得位得中吉而有功者多矣聖人若一耶字亦言柔中之爲用大也觀於大有而知之餘可類推 右第八章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句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統論六爻此節三分爻畫之序亦易書之一義也易之爲書廣大之義无所不備蓋有三才之道焉三才者天地人也自三畫言之上一畫爲天中一畫爲人下一畫爲地自六畫言之上二畫爲天中二畫爲人下一畫爲地是天道人道地道已備於三畫之中聖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十五

人兼三才而兩之故爲六畫非以私意傳會六爻也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所以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程子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一物地亦天也只爲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陰陽晝夜天道之變也剛柔燥濕地道之變也仁與不仁義與不義動靜善惡人道之變也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故曰爻等即類也如大小遠近貴賤之類凡乾之類皆陽物凡坤之類皆陰物爻不可謂之物有等則謂之物矣故曰爻有等故曰物一不獨立兩則成文陰陽兩物相雜而成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皆曰文文不當者非以陽居陰位陰居陽位言也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得則吉失則凶故曰吉凶生焉前章始以質言質即體也易以陰陽爲體此章末以文言文即用也易以剛柔爲用夫一道也爲爻爲物爲文爲吉凶而皆出於易所以爲廣大悉備也 右第九章

易之與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其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專論辭以危懼二字爲心傳之法惟聖人能知聖人惟孔子能知文王也堯舜之心法曰惟危惟微孔子繫辭曰內外使知懼此曰懼以終始中庸曰恐懼乎其所不聞是則危懼二字爲聖人當務之急即易不可遠之義也象辭爻辭皆成於周此章論辭亦合文王周公言之文王之辭危周公之辭更危也前言作易者其有憂患憂患則危文王曾經憂患而又有憂患後世之心故危心要道悉寓於易非殷之末世不足以見周之盛德非周之盛德不可以處殷之末世易之剛柔錯雜美惡混淆多言君子小人之事文王與紂當之矣觀於文王與紂則憂危與慢易當之矣憂危者使之平安所以長君子也慢易者使之傾覆所以消小人也易之道誠大矣上而日月之明晦寒暑之往來下而草木之榮謝蟲魚之生死皆莫能逃此本末盛衰之理則國家之治亂與廢人身之富貴貧賤更可知故曰百物不廢即所謂廣大悉備也君子觀於易乃知小善之積可以成名小惡之積可以滅身於始思終於終思始而不敢不懼焉凶固懼吉亦懼凡易中所說有喜有慶吉

邵村學易 卷十九

十六

元吉君子不以爲喜而以爲懼其要只欲无咎而已无咎者善補過也孔子言假年學易可无大過亦此意也惟其懼之也深故此言之也危而朝乾夕惕以求无咎之心乃不敢或懈於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亦即學易者傳授心法之辭也 右第十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

此節言乾坤之知能也知險知阻承上文危懼來夫健者常不知險而乾爲天下之至健其德行常易則所行无難而能不爲陰所陷故知險而不險也順者常不知阻而坤爲天下之至順其德行常簡則所行不煩而能不爲陽所拒故知阻而无阻也此二者言奇耦之所知也以及我心之易簡乾坤之易簡能無說乎以人事之險阻虛乾坤之險阻能勿研乎能說諸心故能定天下吉凶凶藏諸無形而可斷也能研諸虛故能成天下亶亶之事功業垂諸久遠而成也此二者言人法乾坤之所能也 是故變法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此節言聖人之知能也云者言也爲者動也以天道之變化爲人事之言動則其事必吉

而有祥矣此亦天人相感之理也象事者尙其象也占事者尙其占也精於觀象則知成器以爲天下利矣精於占卜則知來物而言動審矣此則聖人之知也天地設尊卑之位聖人成天地之能至誠可以與天地參焉雖然聖人不以天地之能爲能而以人之能爲能所也說心研虛明以盡人謀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幽以盡鬼謀而人謀之經畫莫非天理之流行乃知聖人以人之能爲能即以天地之能爲能也是以天地之能聖人成之百姓之能聖人與之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易之所以無思聖人所以無爲也此則聖人之能也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自此以下以象變占辭推演聖人之知能也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告後人所謂剛柔雜居也卦下有象爻下有象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謂卦象也道有變動變則通通則其用不窮所以爲利也吉凶以情遷謂爻象也情卽下言相攻相

取相感之情其辭吉則辭遷而吉其辭凶則辭遷而凶是吉凶无定皆以情遷也以下皆言以情遷之事夫爻象之以情言變動者何哉以情偽之不同也情偽不同吉凶悔各利害之所由生也有情偽乃有愛惡而遠近因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則攻而凶以偽相感而害不以近相取而悔各皆相因而至也反之則以愛相親而吉以情相感而利以遠相取而無悔吝亦相因而至也近而不相得亦根遠近相取來言近則遠者可以三隅反也遠謂應與不應近謂比與不比或取近比而而舍遠應此易之情也若近而不相得則凶而悔吝不待言矣彼惡相攻而凶生偽相感而害生亦可以遠近類推之也凡此者皆舉六爻之情辭以明之而聖人之知能亦可見矣

將叛者其辭歎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此節卽聖人之情見乎辭而反言衆人之辭以明之也聖人之心公公則以易言易而聖人無容心亦無贅辭也衆人之心私私則情偽百出而其辭不同矣叛謂背道棄信有愧於心故其辭歎信道篤則言有根據若疑而猶豫則言多枝蔓故其辭枝吉人見道真而

要言不煩故其辭寡躁人離道遠而欺妄要釋故其辭多誣善之人或陽舉人長而陰摘人短或託言於彼而寓言在此故其辭游失其守者無操持之堅雅不能直己以見道故其辭屈項安世曰以類推之良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爲失守人情大約不出六者 右第十一章

邵村學易卷二十

說卦傳

東莞張其淦豫泉學

漢史秦火後漢初易亡說卦三篇至晉帝時河內女子伐老屋得之隨經籍志所載亦然今祇一篇其一篇亦亡矣孔穎達曰此備說重卦之山及八卦所為之象謂之說卦焉沈起元曰此乃約言卦畫象辭之所由來為學易觀玩之資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作易者自伏羲以至文王周公皆聖人也介紹以傳命謂之贊人與神明相接以善龜為介紹生蓍謂生用蓍作策之法猶繫辭所云生吉凶生變化也倚依也倚數在生蓍之後立卦之前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為卦也以畫卦言三陽畫參天也中分而為兩兩地也以重卦言純卦三畫參天也重地兩其三兩地也以爻數言三其三畫而為九故陽稱九參天也兩其三畫而為六故陰稱六兩地也推之二篇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總

邵村學易卷二十

不出參之兩之外此皆自然之妙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之也蓋自善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事備矣分陰陽而立卦發剛柔而成爻與生蓍倚數皆一時事無次第先後也道者命於天德者得於己自然而理於義以坤之道涵乾之道也易成而後道德義理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己之性而復於天道故曰以至於命蓋易之於道德無為也和順之而已於義無作也明辨之而已天地萬物皆自然之理仁義禮智皆自然之性能窮理盡性自然以至於命此亦天人合一之道也

昔者聖人之所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論易之爻也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分而言之性者人之理命者天之理也天人合一則謂之性命之理又合而言之仁義之性即陰陽之命陰陽之命即剛柔之理天地人三才也而陰陽剛柔仁義則兩之陰陽以氣言天道所以立天之性命之理也剛柔以質言地道所以立地之性命之理也仁義以德言人道所以立人之性命之理也仁主生屬陽義主成屬陰朱子言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愚謂仁法天之道也義法地之道

也來知德曰天無陰陽則氣機息地無剛柔則地維墜人無仁義則禽獸矣故曰立天立地立人兼三才而兩之者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也分陰分陽以爻位言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也既分陰分陽乃迭用剛柔之爻以居之或以柔居陰以剛居陽為當位以柔居陽以剛居陰為不當位亦有以剛柔之爻互居陰陽之位為剛柔得中者故六位雜而成文章也淪案中庸論語仁智並言而仁義合言者少獨說卦傳有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語孟子則仁義對言者多其辨告子仁內義外之說但舉孔子此言告之便可折服蓋人道之有仁義即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耳不必辭費也老子不言仁義則以道德賅之周易多言人事孔子特言仁義之道詔人以入德之門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章就卦象明重卦之意易以乾坤象天地艮兌象山澤震巽象雷風坎離象水火天高地卑天上地下以定位也通氣者山象天之高而地氣行焉澤體地之下而天氣行焉相薄者激薄而助其雲雨也雷者陽之動人皆震驚風者陰之動物皆鼓舞交相馳逐故曰相薄不相射者不相逼而相濟也水寒火熱若相息滅而下燃上沸以成既濟之功故曰

邵村學易卷二十

不相薄八卦相錯者乾坤一與八錯兌艮二與七錯離坎三與六錯震巽四與五錯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蒙引云如乾之未交止于乾也交于坤兌則成泰成夫矣交于離震則為大有大壯矣交于巽艮則為大畜小畜也云云坤之未交止于坤也交于乾兌為否也為萃也交于坎艮則比也剝也云云析而觀之一卦各與八卦相交合而觀之但見乾坤坎離相為上下震兌巽艮互為錯綜而成六十四卦之相交耳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八卦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前四卦為往從左順而數之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後四卦為來從右逆而數之也啓蒙云邵子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曰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按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次而生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圖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于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

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朱子語類曰先天圖曲折細詳圖意若自乾一橫排至坤八此則全是自然故說卦云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附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村學易卷二十

三

象上章以天地居首言尊卑也終以坎離以明既濟之功此章以震居首已露後天始震之義以坤居終以明黃帝歸藏之道又上章說乾坤而至六子此章說六子而歸乾坤終始循環老子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也動者陽起而動陰之凝散者陰入而散陽之亢潤者陽資於陰以濡其燥陰者陰麗於陽而得其和止以遏陰之競進說以解陽之競往此六子陰陽交濟之道也然非乾以君之執主宰是非坤以藏之執根柢是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歸根而復命者其在斯乎朱子語類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折中云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下章所云萬物皆相見向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下章所云萬物之所歸是藏之也按折中所言即歸藏之旨此章以坤終歸藏以坤始皆易道也

三十一節下版

仰无爲之義帝者卽莊周所謂執主宰是震之一陽動於陰下天地生物之心於是乎見是帝出乎震也蓋萬物无體以帝之用爲其體帝无用以萬物之體爲其用雷既發聲以生出生物復搖動以整齊萬物巽之一陰伏於陽下而生意敷布焉故曰齊乎巽也由是而生理條達陰陽中陽麗陰外萬物皆相見矣故曰相見乎離也土之於物无時不養而於西南夏秋之交物將成就之時土氣正旺致養之功莫甚於此是以天道无爲地道有終天之道資地道以用之而功乃就役即用也故曰致役乎坤也地氣内充物皆潤澤欣欣向榮而說故曰說言乎兌也乾西北之卦陰疑于陽必戰坤之上六有龍戰于野之辭故曰戰乎乾也於是而陰氣外盛天陽安固於内生靈獻藏坎之陽陷於陰中陰挾陽外巽安保合无所復事是勞乎坎也天地生物之事於是乎止惟其有所止是以能復生而一動一靜循環終始此天地造化之機莫非此天地生物之心爲之主宰艮之一陽止於上故曰成言乎艮也朱震曰此以下言文王之八卦連山首艮歸藏首坤艮震離坤兌乾坎巽連山之序也而易兼用之此太玄所以作歌

邵村學易卷二十

四

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節釋上節之辭也首以萬物易帝字震位於東方生物之地萬物之出帝出之也巽位於東南生物之地萬物之鮮潔而齊整帝齊之也先天離居正東日出之地後天離居正南日中之地萬物大小高卑莫不相見焉聖人臨照四方如日中天南面而聽天下之政蓋取諸此坤者地也地爲母萬物爲子所以含宏光大品物咸亨萬物皆致養焉坤之用也先天坤居正北以純陰至靜言後天坤居西南以長養萬物言兌位於西正秋之地萬物皆澤飽足和說外見矣坤居西南爲母道母道首物故西南爲萬物長養之方乾居西北爲父道父道尊嚴故西北爲萬物成就之方然西北盛陰用事陰疑於陽故曰陰陽相薄戰乎乾也若先天乾居正南則以純陽至動言矣坎者陰外挾而陽實其中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水性勞而不倦萬物之所歸而休息之地也故曰勞乎坎勞字亦兼慰勞之義



艮位東北爲東北之卦冬春之交也前之生意於是乎終後之生意於是乎始萬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止於艮復出於震成而非終止即貞以起元之義徐幾曰坎離天下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旺於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火生土故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水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皆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按此節以五行四時言釋後天之卦圖最爲明晰且切八卦之用項安世亦主此說

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伏義神農黃帝之易即文王周公之易也觀於孔子此言而知之孔子之言道亦即老子之言道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即老子衆妙之門也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豈非神乎鄭康

邵村學易卷二十

五

成曰乾坤共成一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謂之神張子曰合一不測之謂神程子曰以妙用言謂之神淦案神即自然之謂也道惟自然所以能妙萬物蘇軾曰萬物之盛衰于四時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謂之帝者萬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謂之帝云爾淦又按惟變化所以能神或以乾主變言坤主化言非是乾坤皆能變化六十四卦不離乾坤故曰易窮則變又曰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節言乾坤下節乃言乾坤之六子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連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乾坤變化六子六子變化萬物六子之功即乾坤之功也乾坤無爲而無不爲所以成六子有爲之妙用張子所謂一則神兩則化妙萬物者一則神也動撓潤燥終始萬物者六子也淦案前言水火不相射今言相連相連即交濟之意凡陰陽二物皆取相濟不獨水火爲然也此節動萬物者數語不過覆述前雷以動之一節爲下文故水火不相連數語發端凡水火雷風山澤皆取交濟之義即是變化之妙也既盡也能變化而盡成萬物即

是乾坤之神也以終始萬物言故不言山而言艮坤爲土艮亦爲土知終萬物始萬物之說則歸藏首坤之義亦可識矣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言八卦之性情性情即德也乾健故能始物坤順故能成物震莫如雷一陽起於二陰之下故震爲動也巽如風一陰入於二陽之下故巽爲入也一陽陷於二陰之中陷弱而不出曰坎一陰麗於二陽之中附麗而成文曰離止莫如山說莫如澤故曰艮止曰兌說善學易者體乾健之德當終日乾乾至誠而不息體坤順之德則循萬物之理無往而不自得有一毫懈怠之心非震矣有一毫退縮之心非巽矣坎之陷宜思憂患之預防知離之麗當虛文明之多爲知艮之止則當明德新民在止於至善也知兌之說當求義理之說我心也項安世曰健者始於動而終於止順者始於入而終於說郭雍曰八卦之名出于伏羲氏止此八字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邵村學易卷二十

六

此言八卦遠取諸物也周公爻辭以乾爲龍文王卦辭以坤爲牝馬而孔子則以乾爲馬坤爲牛取象不同大約乾至健而行不息馬之健似之坤至順而能任重牛之順似之或引造化權輿云乾陽物馬故蹄圓坤陰物牛故蹄折似乎穿鑿震動而得乾之一體故亦爲龍風應時而變鶴應時而鳴故巽爲雞坎內剛而外柔豕剛而好塗泥似之離內柔而外剛雉少力而外文明似之艮爲狗言其能止人而又止於人也兌爲羊言其外柔而內狠也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此言八卦近取諸身也乾統諸陽尊而在上故爲首坤統諸陰大而能容故爲腹震陽動於下人之足亦動於下故震爲足也巽陰歧於下人之股亦歧於下故巽爲股也坎中實陽陷於陰而耳居陰而能聽故坎爲耳也離中虛陰麗於陽而目資陽而能視故離爲目也朱震曰足動股隨雷風相與耳目通氣水火相連是也艮剛在上而止手之善於止物故艮爲手也兌柔居上而說口之善於說人故兌爲口也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

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發明乾坤生六子之義而以人類比之也乾知大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作成物有母道焉故稱母天地為萬物之父母父母男女即一家之乾坤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得初畫為震則長男也得中畫為坎則中男也得終畫為艮則少男也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得初畫為巽則長女也得中畫為離則中女也得終畫為兌則少女也六子之變自上而下陰陽交而後六子生卦變之義蓋始於此故首章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三女配男夫婦之義聖人之道所以明人倫蓋始於此項安世曰乾坤六子初為氣末為形中為精雷風氣也山澤形也水火精也

乾為天為剛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疴馬為駁馬為木果此章廣八卦之象所謂其道其大百物不廢以資占者之決也乾以純陽至健其體為天之體剛則曰為剛統萬物則為君始萬物則為父玉言其純粹精也金言其剛而能變也乾居西北之位故為寒極則為冰大赤盛陽之色也寒冰在子以陽之始言之大赤

在午以陽之終言之乾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為良馬老陽為老馬純剛為疴馬疴馬健之身變者也駁馬健之色變者也乾道變化故又以變言之果繫於木剛之在上者也果亦真陽一點凝結而成如剝之碩果不食是也苟九家易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乾為天則坤為地乾為父則坤為母陰陽有交濟之道而不相離也布取廣義南北經東西緯也虛而容物熟物以養人為釜靜倉不流為吝嗇老子曰莫如商賈藏百坤之義也動則地道平均不擇美惡萬物皆生故為均其性順而生物生生不已則繼續故為子母牛無不持載故為大輿乾質則坤文乾一則坤衆亦言稱畫多也柄者生物之木似可執持黑者極陰之色是為玄冬布九家易有為牝為迷為方為養為囊為黃為帛為漿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身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類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氣由下而上為雷物由下而上為龍皆動也為玄黃者乾坤始交而生震故兼有天地之色坤為布言其體震為身言其用大塗者萬物之所出一奇動于內

而二偶開張四通八達故為大塗乾坤一索而得男故為長子陽決陰而上其性燥烈為決躁為蒼竹竹為萑葦為反生為蕃鮮此植物也震東方木前虛而色青故為蒼竹竹葉即荻蘆與竹皆下木實而上幹虛陽下陰上之象當春之時禾稼布種於下而向前上達為反生皆達於上則為蕃鮮矣草木亦然其於馬也上偶開口為善鳴一陽下動為馵足一陽動則騰躍為作足之類者白額之馬也白額似上虛之形皆取其動而見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健者即此一陽之性也苟九家易有為玉為帛為鼓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一陰入於下二陽散於上其象為木為風矣一交得巽為長女制木而直之為繩直然執繩直以制木之曲者人也故為工震居東北為青巽居西南為白蓋木方青而金方白取其潔也風與木皆有高長之意故為長為高巽務深入則多遲疑故為進退為不果巽者氣也風至知氣故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髮者血之餘巽陰在下血不上行也二陽在上為廣顙離目中虛則黑白分明巽遲離中爻於下不成中虛之眼為多白眼巽屬陽而利

邵村學易卷二十

八

屬陰巽陰卦也又陰在內而善入為近利市三倍如市人之交易有三倍之利也陰卦多陽且物極則反故巽順之至其究為躁卦震巽皆以究言者剛柔之始也苟九家易有為楊為鶴

坎為水為溝洫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坎陽在內其象為水陽為水二陰夾之故為溝洫陽隱陰中為柔所掩故為隱伏坎勞卦也矯輮者曲能使直直能使曲水流有曲直似之弓輪亦有剛柔曲直之象者也皆勞象也夫人之加憂心病耳痛是勞象也陽陷陰中故為加憂心耳以虛為體坎中實則為病為疝氣為陽運動常顯血為陰流行常幽血之在人身山水之在天地故為血卦血亦赤也得乾中畫之陽故為赤純乾則大赤矣震坎皆有馬象得乾德之餘也陽在中火馬脊之象亟急也剛在內而躁故為亟心似水流之向下故為下首前畫柔也水流貼地而下故蹄薄而不厚下畫柔也薄蹄則磨地而行為曳水之搖蕩亦為曳也此則馬之

勞也坤為輿而陽載其中又坎險也其於輿也為多告此則車之勞也水之流无不通也故為通月水之精也故為月隱伏而險陷為盜水能生木其於木也為堅多心以其陽剛在中也苟九家易有為官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疾為桎梏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電為蠱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稿

離麗也一陰麗乎二陽火日電皆麗物而明也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常明者火大明者日哲明者電皆離明之象再索得女故為中女甲冑外剛離之形也戈兵上銳離之性也坤為腹離得坤在中故於人為大腹中虛之效也乾音干水流濕故稱血卦火就燥故稱乾卦為電為蠱為蚌為龜皆內柔而外剛者也火剋木而稿故為科上稿科如鳥巢木既中空上必枯槁正與坎之為木堅多心相反苟九家易有為牝牛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閤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二陰上也一陽靜止於地上故為山山勢險阻不能為大途而為徑路陽剛石也一陽則

邵村學易 卷二十

九

為小石一陽連互二陰雙峙是為門闕之象守門闕而止人之出入者為閤寺果木實藪草質一剛在上象木果二柔在下象草藪艮為手而所用以止人者又在指也二陰下垂亦指之象其剛在前而善守門以止物之入者為狗也鼠前剛與狗同故詩曰誰謂鼠无角黔喙謂山居猛獸豺狼之屬陽剛在前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坎陽在中為堅多心艮陽在上為堅多節苟九家易有為鼻為虎為狐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坎水寒其下流其象為澤三索得女故為少女以言語說神者為巫也以言語說人者為口舌也兌正秋金枝條枯落故為毀折一陰不能自決而附陽以決故為附決震陽動則決躁兌陰說則附決坤為地兌得坤之上爻亦為地也兩者西方鹹地二陽在下則剛澤水潤下則鹹故為剛鹵女少而善說者妾之道也故為妾外柔而內剛很故為羊苟九家易有為常為輔頰

序卦傳

六十四卦之義象傳分言之序卦復合為一或相因或相反皆有妙義也韓康伯謂序卦

之所明非易之繼後備亦有疑二篇非聖人之書者然六十四卦有對待無聯屬孔子序卦以聯屬言之亦易中應有之義也朱子曰大率上經乾坤坎離為終始下經用艮兌震巽為終始邵子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易始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既未濟而否泰為上經之中咸復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項安世曰上經言天地生萬物以氣而流形故始乎乾坤中于坎離言氣化之本下經言萬物之相生以形而傳氣故始乎咸復終于既未濟言夫婦之道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夏易連山首艮商易歸藏首坤惟周易首乾次坤序卦不言乾坤而言天地天地即乾坤也天地為萬物父母故天覆乎上地載乎下而萬物生乎天地之間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也易即道即道即易苟无道何以有天地苟無天地何以有萬物孔子下一有字及一後字已有次序有即无之對也後即先之對也自无而有自先而後也盈天地之間皆萬物即盈天地之間皆道即盈天地間之萬物皆易也屯者盈也屯非訓盈剛柔始交而難生謂之盈者其氣謂之始生者其時謂之難者其事屯則衆來則盈故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

以雲雷言之在乾坤則賁始賁生之義在屯則紛紜盤錯之義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屯者萬物團聚包絡盈其中未散其外故始生必蒙味其所以蒙味者因其物之穉也蒙只還他蒙字如比如剝皆然蘇東坡所謂義盡於名者也物穉而不養則天闕不遂故次之以需飲之食之所以養也萬物之於天地以雨露為需人之於君父以飲食為需熊梅邊曰屯物之始生蒙民之始生至是方有人物之分而不可无以養之茹毛飲血而至于粒食民命立矣按飲食必有訟蓋以上古之風俗言之初變粒食故飲食有訟若後世之訟其事繁矣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訟爭起則黨類衆故次之以師師即衆也比即親附也衆以情合則心同若不相親附則雖衆如无衆耳

此者比也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

以秦

物相比附則為聚聚即帝也蘇軾曰大畜小畜皆取于畜而已小過大過皆取于過而已不復論其大小也若賦詩斷章然按物畜則常有上下等威之辨斯能聚而不亂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受之以履又受之以泰也

秦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秦者上下相交之治世也然治亂循環有天道焉有人事焉天下無長治而不亂之理故物不能以終通受之以否邵子曰自秦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秦其間則有隨矣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人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天地交為泰天地不交為否泰否者天地之卦也同人者人卦也三才之道三卦相連與人同者人亦同之此轉否為泰之機亦化異為同之道也三才之道得故聖人可以配天地而薄海內外莫不歸心焉其所有者大矣同人大有相次所以為大同之世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有地球萬國之大者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一

也其有既大不可自盈滿而貴自謙損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不盈為盈即以不有為有無為而治聖人何容心哉故大有而受之以謙則暇豫而無事矣此真所謂無為也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豫大豐亨之境人所願隨能說以動天下之人如蟻蟻如蟻赴火老子所謂樂與何過客止也故受之以隨然以喜隨人而忘憂患則死於安樂矣聖人曰必有事即老子所謂

無為而無不為也蠱不訓事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受之以蠱則以蠱為事矣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隨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親故受之以親

幹蠱之事大事也反亂為治之事也韓康伯曰可大之業由事而生張子曰禍患之作天

所以開英雄是也隨者三陽進而遇四陰駁駁乎向于大矣隨不訓大隨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隨者皆大者之事也故受之以隨山之可親者莫如五嶽水之可親者莫如大海此物大然後可親之說也故受之以親

可親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觀在合之先合在觀之後未有所見而能合者噬嗑所以次觀也然而合也者豈可以苟乎蘇軾曰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際所謂合也直情而行謂之苟禮以飾情謂之賁

布則易合易合則相濟濟則易離賁則離合離合則相敬敬則能久飾極則文勝而賁衰故剝郭雍曰自同人大有謙豫蠱臨觀噬嗑賁聖人所以履泰傾否之美道備盡於斯其道極則有剝矣按股尚賁而周尚文文勝則賁孔子為周易言深慨乎周末文勝滅其

賁而有所不通如賁之致飾而亨有所盡則受之以剝斯固小人道長之時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豈不知履而泰然後安哉蓋謂世之行禮者文勝而賁衰

亨盡而致剝故以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耳賁即忠信之薄剝即亂之首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安矣故受之以无妄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有

物无剝盡之理寒極則暑生陰極則陽生剝極則復天之道也陰窮於上陽復于下故受之以復凡小人之剝皆安也惟君子復而反本則无妄故曰君子誠之為貴有无妄者不能必之皆无妄之辭然可見必无妄者然後可畜不誠則无物也夫大畜者畜无妄之道

而已所畜為天德故曰大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履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必畜止然後可養離虎亦然况所畜者為天德乎頤者親人之養亦求口實以自養也所畜既大當從容涵養以待其自化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養者君子所以成己也動者君子所以成物也養之有素即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能靜而後能動豈有失所養而妄動者哉故曰不養則不可動惟其有大畜然後有大設施以大過之才當大過之時行大過之事動而大過乎物者也大過亦有動則有過之義蘇軾曰養而不用其極必動動而不已其極必過程子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夫頤大過之後而次以坎離者何也大過似坎頤似離也易以中為貴大過則過乎中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物過乎中則必陷而入於險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陷溺而不能出猶附麗而不能去不獨物也於性亦然唯能解脫者无所麗也王昭素本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二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

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咸恆天地萬物之本也夫婦人倫之始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即根上篇首句來上篇不言乾坤而言天地者欲人即乾坤以求天地之道也下篇言夫婦而不言咸恆者欲人即夫婦以求无心之感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出于自然也夫婦之道咸以无心恆乃可久亦自然也咸為下經之首言夫婦即是言成卦少男女之交咸以无心法天地也先言天地萬物男女者明夫婦之所由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明夫婦之所致詩首關雎亦同此義聖經賢傳皆教人明人倫耳人倫之始不可以不謹也有人倫然後禮義有所錯聖人以禮義為治天下之用即以明人倫為治天下之本矣是故男女者言其自然之別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睽而其志通及其咸以无心自然配合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本以義合然必備納采問名親迎諸禮而後夫婦以成所謂物不可

以苟合也男女夫婦即乾坤也乾坤以大生廣生為德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故有夫婦則生育之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則尊卑之分起而有君臣有君臣則貴賤以殊等威以辨而有上下是以夫婦者自然之配合也父子者自然之繼續也君臣者自然之上下也未有夫婦以前其生萬物也天地之事既有夫婦以後其措禮義也聖人之事故曰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錯即措也所謂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蓋自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人知自別於萬物之中不同於禽獸有禮焉以經綸之有義焉以維繫之天秩天敘有質有文是以有所措也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曰有是自然之定分也禮義皆曰有所錯蓋禮未嘗非出於人為即本天經地義而設為禮是亦由於天地自然之理而無待勉強也惟其自然然後可久咸夫婦之道其始感以无心其終終身不變故咸之後受以恆恆者久也干寶曰此詳言三綱六紀有自來也天不地不生夫不婦不成相須之至王教之端故詩以關雎為國風之始而易于咸備論禮義所由生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非以夫婦言以凡物言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若久居其所則腐敗即如人臣久居寵位大賈久擁利權皆是也遯即退也或退而逃名或退而辭位或退而謝事進退升降當與時消息故受之以遯夫遯而退則弱矣然柔弱可致剛強乃消息盈虛之理遯以陰侵而避大壯以剛長而壯故遯之後受以大壯也雖然物不可以終壯物壯則老其能久乎故受之以晉晉柔進而上行也人能知柔弱之為道則不至於恃壯而用剛矣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晉日出而進於晝也日中則昃月滿則虧進而不已傷之者至故受之以明夷明夷者明入地中而有所傷也以利合者害相乘以天屬者害相收人疾痛則呼父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傷于外者必反其家理自然也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大學以修身齊家為樞紐誠意正心修身事也治國平天下齊家事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窮於道者必乖於家此家人所以繼之以睽也睽者水火乖也夫使一家之人如水火之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難之生也无足怪也故次之以蹇屯為難而蹇亦稱難蹇由家人睽來是為內難故屯之難當以經綸濟之蹇之難惟舒緩而後可解故次之以解解即緩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緩之為義可以解難而不可以治身故故浸縱弛則必有所失失即有所損也故次之以損大約盛衰損益天道如循環然損極則必虧虧則利用益益者長而裕之也益極則必盈盈則利用決決者開而通之也損之後繼以益深谷為陵之意益之後繼以夬高岸為谷之意故益次損夬次益也咸恆十變為損益猶乾坤十變為泰否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善惡不並立邪正不並行決去小人則遇君子理必然也夬與姤綜夬柔在上剛決柔也

婚柔在下柔遇剛也故夫之後繼之以婚夫君子相遇則志同道合星聚矣故婚之後繼之以萃萃者聚也君子拔茅茹以其彙征既相遇而彈冠相慶則類聚而同升升所以次萃也凡物之積聚而益高者皆為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升者自下而上必用其力冥升不已則力竭而困故受之以困在上則危在下則安故困乎上者必反乎下山剝是已在下者莫如非故受之以井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井居其所其體不可不革也然井之用不可不革夫治井之道當革去其害井者而已故受之以革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宗廟之重器震為長子當繼體之重任主器者也故受之以震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五

動與靜常相因惟能靜者乃能動一陽在下震之動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物何可以終動故常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一陽止於上也老子曰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物亦何可以終止靜極則動止極則進風伸消息之理也但動之徐生其進也當以漸耳故受之以漸夫進以漸而不驟者孰有如女子之歸乎六禮備而後行漸而進即漸而歸也此歸妹所以次漸也項安世曰晉之義不止於進乃進而明也明之極必至於无徒故其進也必有所傷漸之義不急于進其進以漸故得其所歸也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得其所歸必大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又曰域中有四大然則萬民歸於帝王則帝王大至善歸於聖賢則聖賢大故受之以豐物歸於我而我之舜禹是也窮大者必失其居秦附是也旅者親寡之時衆咻親離天下无所容也然旅亦為君子之窮旅卦以柔順謙下為吉苟能巽順雖在羈旅之中何往而不能入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入者巽之陰入於陽之下也凡人之情入而後感感然後說不入則說何從生耶此兌之所以次巽也凡人之情怒則迫促而不裕憂則鬱結而不開說者憂怒之反有發舒流暢之情憂怒所以離散也此渙之所以次兌也

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物不可以終離者以其散漫遠去而不知止也聚者離之節合者散之節能節制之則無離散此節所以次渙也孚者信也立為節制於此上以為信而守之下以為信而行之若符節然是出於忠心之誠而不待勉強也此中孚所以次節也夫人之言无節行无節皆不可信然使自信太過則言必信行必果而或過乎中過乎中不可謂非過也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既濟

有過人之議有過人之才則道濟天下而事無不濟矣故受之以既濟夫有為而能濟者以己窮物者也然物不可窮猶道之不可名不可道豈能皆以有為而濟之故受之以未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六

濟終焉未濟所以為无窮也來知德曰物不可窮乃一部易經之本旨故曰物不可以終通以至終離言物不可者十一皆此意也項安世曰坎離之交謂之既濟此生生不窮之所從出也而聖人猶以為有窮也又分之以為未濟此即咸感之後繼之以恆久之義也蓋情之交感不可以久而无散故必以分之正者終之入之心腎其氣何嘗不交而心必在上腎必在下不可易也以此觀之可以知既濟未濟之象矣

雜卦傳

雜者雜亂文王之序卦也一彼一此一往一復陰陽互見不拘卦序但分類而言之其中有錯有綜或後卦居前或前卦居後或雜上經之卦於下經或雜下經之卦於上經朱子曰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來知德曰使非有以雜卦象必失其傳矣毛奇齡曰文王三易一曰轉易反對卦也反對之說發於漢晉儒者後儒朱升來知德輩遂承漢易以反對立說世爭以為創義可笑極矣夫子於兩繫說卦切指推易之法而以序卦釋對易雜卦釋轉易三易之贊至此始全第序卦並不及對易一字祇聯絡而對在其中雜卦亦不及轉易一字祇對待而反對在其中所謂書不盡言也默而成之存乎其人也淪案序卦者

以周易之卦序而言之也雜卦者聖人取卦義相類者錯雜而言之有序也則謂序卦爲  
文王易卦之序雜卦爲孔子易卦之序亦可也曰乾坤至困三十卦合上經之數自成恆  
至夬三十四卦合下經之數而下經十二卦雜於上經三十卦之中上經十二卦雜於下  
經三十四卦之中惟上經之首乾坤下經之首咸恆爲天地萬物之始夫婦人倫之始者  
不可易餘卦則操縱由心以意而雜之而莫非時中之爲用於雜之中而不雜者存所  
謂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或謂上經終於困言孔子身困而道亨也下經終於夬言孔子  
思撥亂而反治也不其然乎龍仁夫曰按春秋傳釋繫辭所謂屯固比入坤安震殺之屬  
以一字斷卦義往往古策書多有之雜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爲經羽翼非創作也然則  
是孔子竊比老彭之事矣

乾剛坤柔

此以錯言剛柔者乾坤之用也一畫奇爲乾爲陽其用剛其少陽老陽皆剛也二畫耦爲  
坤爲陰其用柔其少陰老陰皆柔也乾健而實不出乎剛之用坤順而虛不出乎柔之用  
是以乾剛坤柔一語而易之全體在焉何則易無體也乾坤無形也自有天地而乾坤以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七

名天地一物也天爲陽物而剛地爲陰物而柔凡人物之生於天地間者其剛柔可見矣  
凡卦不離乎乾坤凡易之剛爻皆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不外剛柔二義分之則純以成德合之則雜以成章郭雍曰六子之剛柔素於乾坤六十  
四卦之剛柔重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也是以獨乾坤爲剛柔淪案趙  
善譽乾坤卦說云易雖生於陰陽奇耦之畫然奇耦不相錯則乾坤判然二物何以見陰  
陽剛柔之用哉是以純乎陽則偏乎陽純乎陰則偏乎陰其純也固其所以爲偏也又曰  
乾坤雖以陰陽而成卦然純則乾坤不交而失之偏偏則過矣故乾坤二卦惟二五二爻  
爲善而他爻皆有戒之之辭淪案易雖取剛柔相濟之義而趨於純乾純坤之卦謂其偏  
且過未嘗不心焉疑之及觀朱子之說而後明朱子答虞大中書曰剛柔雖若各有所偏  
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  
全矣其爻位之无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爲中矣陰陽變化而  
太極之妙无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來知德曰此以錯言言乾坤之性情也文王序卦六  
十四卦止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相錯蓋伏義圓圖乾坤坎離四正之卦本相

錯四隅之卦兌錯艮震錯巽故大過頤小過中孚所以相錯也  
比樂師爻

陰陽之義至廣而剛柔盡之故乾坤剛柔言天地也天下之人至不齊而憂樂盡之凡富  
貴貧賤壽夭窮通一樂一憂耳人非聖人誰能無憂樂惟孔子不怨天不尤人樂以忘憂  
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人不堪其憂同也不改其樂而已故比樂師憂言人也聖人配三  
才而立極德備剛柔親比萬民而與天下同其樂設爲師旅而與天下同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也張軾曰此一陽居五而民樂而從之師一陽居二而民憂而畏之朱震曰比  
得位而衆比之故樂師犯難而衆從之故憂來知德曰此以綜言因二卦同體文王相綜  
爲一卦後言綜者做此順在內故樂險在內故憂凡綜卦有四正綜四正者比樂師憂大  
有衆同人親之類也四隅之卦艮與震綜皆一陽二陰之卦艮可以言震震可以言艮兌  
與巽綜皆二陽一陰之卦兌可以言巽巽可以言兌如隨蠱咸恆之類是也有以正綜隅  
隅綜正者臨觀屯蒙之類是也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邵村學易

卷二十

十八

此以綜言古注云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蘇氏朱子因之荀爽曰臨者教思无窮  
故爲與觀者觀民設教故爲求也淪案或之爲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以陽臨陰其道爲  
與與教與養發政施仁與也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亦其求也以下觀上仰止觀光是則是  
做求也本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亦其與也張括蒼曰以上臨下以下臨上以已觀物  
以物觀已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此以綜言見對居言見謂出也居謂止也陰出初震故見據九五之位剛健中正故見而  
不失其所居著對雜言著謂見也雜謂隱也蒙之九二藏於二陰之中是雜而隱然不求  
於蒙而蒙自求之剛中而志應外著而光明二卦皆以坎之上下言之也  
震起也艮止也  
此以綜言震一陽起於下動也艮一陽止於上靜也動靜之理皆以一陽言之震爲一索  
之始艮爲三索之終也朱震曰陽起於坤而出震則靜者動陽止於艮而入坤則動者靜  
損益盛衰之始也



此以綜言除去乾坤成恆四卦損益否泰皆在第十卦損從泰來益從否來易之綱紐也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是以天道言之損者必益益者必損所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也夫損者自以爲不足而不知乃益之始益者自以爲有餘而不知乃衰之始苟明乎損益盈虛之理盛衰倚伏之數則損者自居於柔弱可以勉矣益者自恃其剛強可以弊矣項安世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義最爲親切泰之變爲損損未遽衰也然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之變爲益益未遽盛也然益而不已自是盛矣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

此以綜言剛健離畜而能畜之適當剛止之時也大畜天在山中而能止健謂之時有適然可矣有妄而得災固其宜也無妄天下雷行非有妄而災自外至若無妄之災可以言災矣二卦相綜不期止而能止不犯災而有災也來知德曰止其不能止者非理之常乃適然之時得其不當得者非理之常乃偶然之禍

萃聚而升不來也

邵村學 易 卷二十

十九

此以綜言天下之事有聚有散惟萃澤上於地水常積聚於下而不復上往也天下之理有往有來惟升地中生木既升於上而不復下來也

謙輕而豫怠也

此以綜言謙者自卑而尊人自以爲少其敬也不持重而失於輕豫者和說而間暇自以爲多其敬也侈豐大而失於怠輕即不重也忘即不敬也來知德曰謙之上六卽豫之初六故二爻皆言鳴謙心虛故自輕豫志滿故自怠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

此以綜言孟子曰食色性也然世之人於食與色也有貪心而遂失其性噬嗑所以除去間隔若能除其胸中私欲之間隔而得天理之流行此飽德馨心得飲食之正者賁自泰來本無色也然世之人雖琢失樸文采自炫賁者施而真色滅謂之無色可也賁終以白賁無咎則以無色爲色得色之正者也

兌見而巽伏也

此以綜言兌見巽伏皆指陰言兌一陰在上和說之外見也巽一陰在下遜順以內伏也

朱震曰陰隨陽升施說之道小者亦伸陽隨陰降處巽之時大者亦屈無非天也隨無故也繼則節也

此以綜言隨此動而被說人心樂從安於无故然人每以无故而偷安繼上止而下巽萬事敗壞遂以有故然人則因其有故而整飭亦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此相綜以无事有事爲對也

剝爛也復反也

此以綜言剝者五陰剝一陽陽窮於上如果之爛而將墜故曰碩果不食復者一陽來反生意萌芽仁卽天地之心也項安世曰剝爛盡復反生也凡果爛而仁生物爛而蠱生木葉爛而根生糞壤爛而苗生皆剝復之理也來知德曰剝則生意漸盡而歸于无復則生意復萌而反于有

言責也明夷誅也

此以綜言誅傷也言明出地上爲晝而著明夷明入地中爲昧而傷此二卦以晝夜爲對也蘇軾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顧炎武曰言當文明之世卒后四朝而車

邵村學 易 卷二十

二十

服以庸并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淪案作誅戮征誅解似牽強孫奕言反對之義當作明夷味也似爲得之

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以綜言通與遇對此之相遇謂遇之窮也非者往來非井故其道通困者剛柔相遇而剛見揜是遇其困我者其能通乎乾坤至此三十卦與上經之數相當雜下經十二卦巽艮損益萃升兌巽晉明夷井困

右上篇

咸速也恆久也

此以綜言咸以二少相求男女交感之義也恆以二長相與夫婦偕老之義也咸无心故感之神神則速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恆立心故守之固固則久所謂日月久照四時久成也此爲下篇之首當以男女言爲切項安世曰天下之運莫速於咸咸速也此語最有味

渙離也節止也

此以綜言渙風水相遭離散之象節澤盛水滿節止之意俞琰曰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滿之則止

解緩也蹇難也

此以綜言當難之時莫不憂動傷厲欲免其難解動而出險難解而緩則又安於伏樂復致難矣蹇見險而止遭難而未敢有行也輿括者曰蹇則急解則易互文見意也

睽外也家人內也

以此綜言外者猶言外之也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內也而外之矣家人利女貞女正位乎內內也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故治國平天下在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項安世曰外內皆以離言也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內則神凝治身治國一也

否泰反其類也

此以綜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人皆謂陽與陽類陰與陰類否泰各以其類反也吾謂惟君子有朋小人無朋否泰之反亦以內外言之否則陽在外泰則陽在內反即往來之義也

邵村學 易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此以綜言大壯而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惟有止耳君子之遯君子之退也蓋君子雖進而易退也小人反是此二卦相綜以止不止對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此以綜言文王卦序先同人後大有孔子雜卦先言大有而後同人二卦皆取首一字合而為大同之世也大亂之世衆皆親離大同之世衆皆歸之人皆親之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柔弱勝剛強之道也在上則人歸乎我萬邦之衆皆吾衆民也在下則我同乎人人同乎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以綜言革故鼎新之義甚廣以一身言革去舊染之汙鼎取日新之德以天下言凡弊之當除者除之如革之去故利之當興者興之如鼎之取新皆是也朱震曰功成者退方來者進一去一取天之道也按今人以革為革命之革歷數所由告終故曰去故鼎為定鼎之鼎基業所由創始故曰取新因孔傳有湯武革命之言也然孔子家傳亦推明此義

耳徐文靖曰按革之義莫大乎治歷明時夏故建寅為人正商則去夏之故建丑為地正周則去商之故建子為天正是也鼎之用莫大乎烹任亨帝夏尚黃而性取元牡為新殷尚白而性取白牡為新周尚赤而性取騂剛為新洽按夏易以艮為首商易以坤為首而周易以乾為首非革命乎文王後天之圖不同伏羲先天之圖非鼎新乎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此以錯言小過者四陰在外而過乎中小亦過也勿以為小而忽之則當救其不中矣中孚者一陰在內而守其中中乃孚也三四爻中虛二五爻中實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其信信及豚魚信由中也此二卦者改過守誠之學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此以綜言豐盛則故舊多羈旅則親戚寡人之情也項安世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韻之叶也或曰作旅寡親則與上新信謂叶或以故為事故之故亦本古註又楊氏云昔華封祝堯而堯辭以豐則多故耳

離上而坎下也

邵村學 易 卷二十一

二十一

此以錯言火曰炎上水曰潤下乃天地自然之性而有相濟之義焉項安世曰乾陽在上坤陰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升而為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為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為陰月為陽乎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識之淪案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交則泰猶水火交則濟離上坎下交則身治後來修鍊之書以此語為鼻祖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此以綜言二卦皆以柔為主小畜以一陰而畜衆陽人以爲寡故名其卦曰小畜履以一柔而履衆剛推行盡利義為不處故履亦訓禮與原曰柔為君故大有則衆柔為臣故小畜則寡胡翹元曰小畜一陰當陽之衝力難獨制寡也文王以之履一柔居乾之後順而從之不處也周公以之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此以綜言需天水相上下有所待而不行故曰不進訟天水遠行險而健人誰親之故曰不親也關則曰履而不處者其周公乎需而不進者其仲尼乎郭雍曰訟遠行相親之道絕矣

大過顛也頤養正也

此以錯言大過剛過乎中木末弱故頤頤柔虛其中其體上止下動所養得其正也頤安曰頤與正皆主陽言之陰陷陽為頤陽養陰為正大過十月卦陽始絕也頤十一月卦陽復生也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水火之氣相交陰陽各當其位故定未濟三陽失位故為男之窮項安世曰既濟未濟皆主男而言水能留火故定水不能留火故窮陰陽不交而陽獨受窮者生道屬陽死道屬陰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此以綜言歸妹者女子有所歸婦道之始即女道之終也漸者有所待而進如女子有家

邵村學易 卷二十

二十三

之漸其歸待男而行也待男行與女之終對項安世曰終與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此以綜言姤之為言遇也一陰始生於下為柔遇剛出其不意小人以道遇為喜然小人之道遇君子之所憂也夬之為言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君子之道長小人之所憂也何世無君子何世無小人易於君子小人之道反覆言之吉凶消長進退存亡至詳至盡聖人之憂患後世情見乎辭矣孔子之雜卦序以夬終決去一柔為乾卦六十四卦如循環然無始終也 右下篇

淪案王弼注本曰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蘇軾改正之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按蔡節齋所改最善八卦既以類相從而反對叶韻亦與東坡所改無大異也

男景乾校 丙印 庚七

邵村學易勘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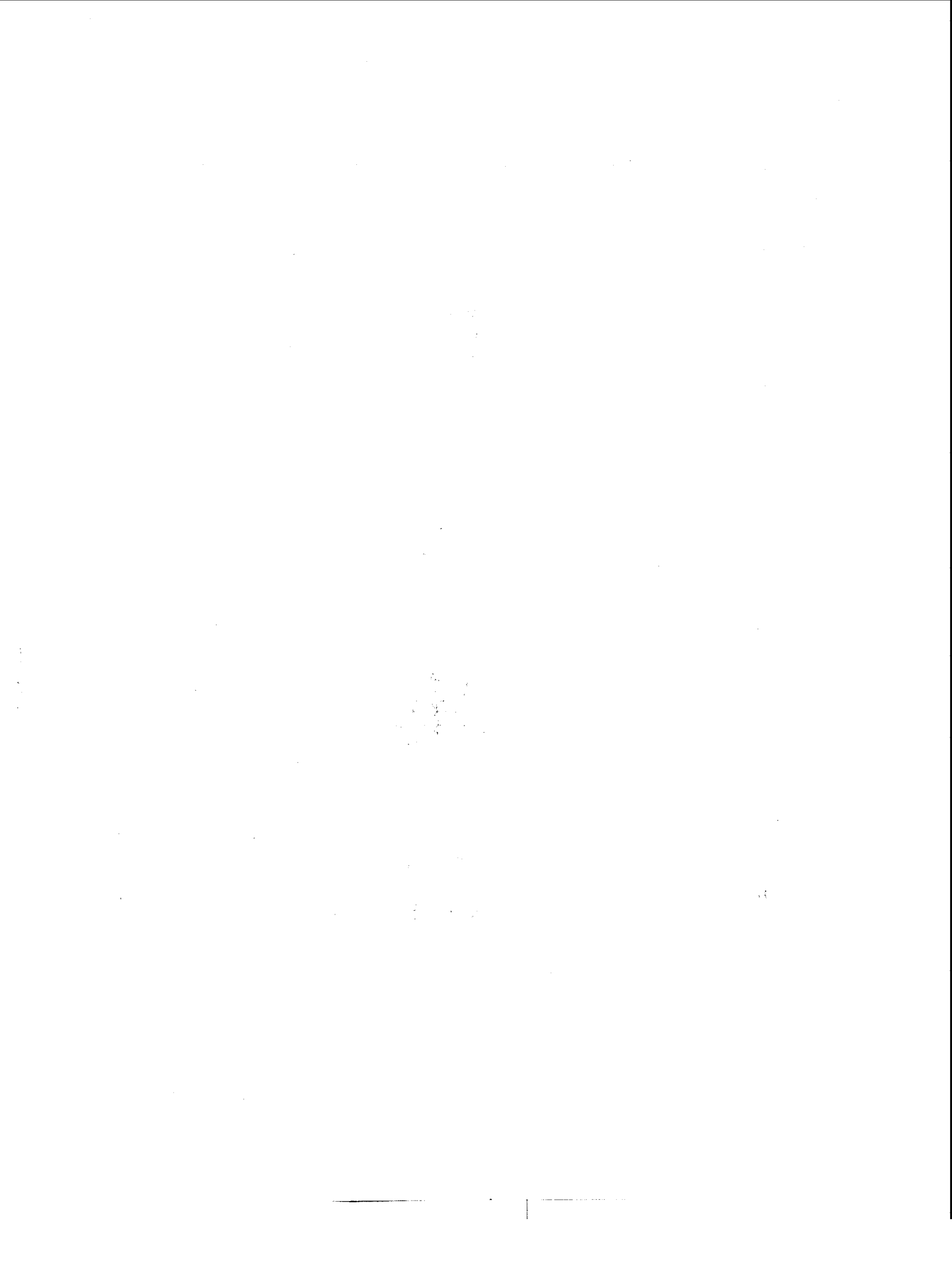
卷一 二葉七行學問思辨辨誤 六葉二十五行天地之大德脫天字 十二葉十八行二十行辨皆誤 十三葉三行子曰誤經曰 十五葉六行卦辭文王所作卦誤 十六葉十六行上六象曰脫象字 二十一葉十四行春象誤 卷二 一葉二十行 閏邪存其誠閏誤 二葉一行首脫象曰二字 四葉二十三行伊成風怒風誤 六葉二十行叔孫武叔脫叔字 七葉十八行按九五五誤正 卷三 二葉又自其來自誤 至 五葉二十六行喟然歎然誤言 八葉五行朋友之交際朋誤明 十葉十三行首脫象曰二字 二十五行阪泉涿鹿脫鹿 卷四 二十一葉四行五復乘剛五誤二 卷五 一葉十一行下於三三之柔三三誤三四 十葉十三行臨剛浸而長脫臨字 卷六 一葉二十一行象曰誤象曰 四葉十行先王誤先生 十一葉二十一行楊萬里脫里字 十五葉十行有諧己之謂信信誤性 二十一行中庸其至矣乎至矣誤已至 卷七 四葉二行賢之所以並進脫所字 八葉二十行胡炳文柄誤柄 十三葉十行覆舟誤履舟 十六葉十九行即不外坎離誤不即 卷八 一葉九行故曰剛上誤剛止 二葉十

邵村學易 卷二十

二十三

一行腰不忘帶誤要 三葉三行良為山脫山字 十葉十九行吾非誤非吾 卷九 八葉二行微子之明夷脫夷字 卷十 四葉二十二行皆指五而言指誤止 十葉二十二行三人行脫行字 卷十一 十一葉二十行初已為二所包初誤九 卷十二 十一葉十九行陳洪冠陳誤李 卷十三 二十葉二行諸侯誤侯 卷十五 十葉九行剛與乎中正誤順 十一葉十一行而民皆順之誤民而 卷十六 三葉二十六行已之有喜有誤一 九葉二十四行陰過於午午誤五 卷十七 十五葉七行三伐鬼方克之三誤四伐鬼方吉四誤三 二十行光於四方光誤先 卷十八 十一葉二十行曾天下之至順脫下字 十五葉二十一行分二掛一掛誤卦 十九葉十一行閏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謂之誤之謂 二十二葉四行右第十一章脫一字 二十四葉十四行右第十二章二誤一 卷十九 七葉十七行陰卦綱卦誤爻 八葉三行窮理盡性性誤理 十一葉三行皆近取諸身多於字 十二葉十三行有不善未嘗不知脫嘗字 十七葉十九行而舍遠應多一而字 卷二十 一葉二十行昔者聖人之作易作誤所 五葉十一行神也者脫也字 十六葉十八行漏右下篇三字

四書集編



# 夏禮集編

留香室刊

## 大學章句原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彞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

圖書集編 一 章句原序

留香室刊

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摹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恭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而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

四書集編

章句原序

二

編序

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庫全書提要

四書集編二十九卷朱真德秀撰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中詞科紹定中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卒謚文忠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此書惟大學一卷中庸一卷為德秀所手定大學章句序後有題記一行稱寶慶三年八月丁卯後學真德秀編于學易齋者其成書年月也其子志道序亦惟稱大學中庸而云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集編則未成咸淳九年案原本作咸寧九年宋無此年號今改正劉才序始稱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惟論語二書闕焉扣之庭問則云已經點校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一旦論諸堂上學

四書集編

提要

一

編序

正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是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皆劉成以德秀遺書補輯成之者也朱子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其章句多出新意其集註雖多參取舊文而亦與諸儒異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見或問語類文集中不能一一載也而或問語類文集又有一時未定之說與門人記錄失真之處故先後異同重複頗外讀者往往病焉是編博采朱子之說以相發明復問附已見以折衷訛異志道序述德秀之言自稱有銓擇刊潤之功殆非虛語趙



順孫四書纂疏備列德秀所著諸書而不載其目蓋至宋末始刊其出最晚順孫未之見也自是以後踵而作者汗牛充棟然其學皆不及德秀故其書亦終不及焉

學庸集編後序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中炷香開卷必照按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盡明至予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畧語錄中出然銓擇刊潤之功亦多附或附以已見學者儻能潛心焉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子用功深采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閒以語同志而邵博士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

其說於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蒞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志道謹識

四書集編後序

合學庸語孟爲四書自朱子始朱子旣作章句集註又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成四書或問三十餘卷惟其書非一時所著故先後異同往往不免而與語類文集尤多牴牾馬貴與通考載朱子之言曰集註後來改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云云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黃勉齋撰論語通輯十卷兼載或問蔡明婦翁未盡之意是當時牴牾之故不但朱子自知之卽朱子之徒亦不爲之諱今通輯書旣不傳則真文忠公集編之撰功誠不在朱子下也據劉才之序惟學府爲文忠公所自編論語

四書集編

後序

一

留春室開雕

二書則劉樸溪彙輯而成然在宋末已有刊本而吾邑真公祠中備存遺書各板獨闕此書殊爲憾事比歲搜刻吾邑遺書若干種因從四庫借鈔付梓以爲各書之冠將使聖賢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又豈但爲朱子之功臣已哉嘉慶辛未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大抵大學一篇之旨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綱領  
 而無疑也然孟子沒而道學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  
 之意所以便於學者於是乃身獨善明其德而徒以政教  
 度乎新以新及者又有所謂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而近  
 肩乎新以新及者又有所謂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而近  
 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皆不考乎此篇之命而  
 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天賦之於人者謂之命而  
 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命與  
 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而  
 嘆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而無以具衆理而應  
 廣之事也禪家則以虛靈不昧而無以具衆理而應  
 應萬事者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爲性而無以具衆  
 毫髮不差此明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爲性而無以具衆  
 此立心則如爲己也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以  
 起其心實若知爲己也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以  
 君子存之有之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疎然自覺其  
 非便是明之有之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疎然自覺其  
 此便物有進步處蓋其原自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  
 於事物方有脈絡貫通處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此心  
 猶磨而後明若人在目前始得或只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此心  
 善端之發則終不可絕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德之磨鏡日  
 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德之磨鏡日  
 欲明之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德之磨鏡日  
 將去無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德之磨鏡日  
 事初無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德之磨鏡日  
 著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昏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照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昧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隱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禮如鏡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緣爲物欲所蔽故其明  
 非者未分能辨別耳問在明明德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是  
 是如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德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是

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者皆明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便是明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  
 德未明則身不修德未明則身不修德未明則身不修  
 誠未明則心不修誠未明則心不修誠未明則心不修  
 然亦不明或曰所謂明德者上之理也夫身之理也夫  
 會也亦不明或曰所謂明德者上之理也夫身之理也夫  
 而今之所有不當理會者極多端如孝於親友於弟如  
 之是之如何人固不謂他無不知但須去致極其親友  
 底推之必熱不可謂他無不知但須去致極其親友  
 本有之於理會者極多端如孝於親友於弟如  
 敬其長也求其能自之也譬如鏡然後鏡明是著問明德而  
 所推昏却故不能照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然後鏡明是著問明德而  
 不能推昏却故不能照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然後鏡明是著問明德而  
 不是一種人可專獨之物既是釋老之學這箇道理是人人使各  
 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至善只是  
 十分是處至善極好處必到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清無一毫  
 是故曰至善極好處必到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清無一毫  
 盡得所謂孝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盡得所謂孝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問曰至其地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說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慈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得其所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也先生云則安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無不知敬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明德也明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有德也明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明德也明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否口至善是明德也明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止於至善是明德也明其止於至善而求其善者先至云事則必至於極而後已













方不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其嘗謂物格知至後雖  
 有不自善亦已而地上黑點未有所格知未至後雖  
 一節若打透尋常讀大學未有所格知未至後雖  
 致知節如後節已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日源頭只在  
 又分知若後節已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日源頭只在  
 三知若後節已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日源頭只在  
 善知若後節已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日源頭只在  
 知窮且極處謂之致知便為惡也分不盡須十分知  
 發念到極處謂之致知便為惡也分不盡須十分知  
 道如蒸餅外固誠意如蒸餅外固誠意如蒸餅外固誠意  
 乃如蒸餅外固誠意如蒸餅外固誠意如蒸餅外固誠意  
 然則夢與透得誠意之關則善與不若則非願亦強不誠  
 此則夢與透得誠意之關則善與不若則非願亦強不誠  
 雖欲一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中央若著不若誠之入

亦不肯盡去亦要留些子在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似不  
 聯屬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去人欲全無事天理  
 日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去人欲全無事天理  
 實然有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去人欲全無事天理  
 至而後意誠云云曰必待知之而行又不知如何問必  
 只是說而今說與公是行之皆至公不信且就窮物窮  
 如此工夫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彼是惡  
 上做工夫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彼是惡  
 是知未至意未誠夫積累後依舊去意誠若猶有一毫  
 須且致其知工夫積累後依舊去意誠若猶有一毫  
 其胸中不誠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  
 然明洞達無不誠心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一條  
 著他固不見若知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一條  
 及者固不見若知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一條  
 事安頓在後固不見若知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一條  
 非無所長處他只得而不知其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

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 事通透致知始得誠行之始... 亂便是與舜舜能好使替... 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 則病節痛却無進步處... 未盡處病痛却無進步處... 於至善此刀切物取其一... 服藥下面說驗如此上面是...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

大學集編 卷上 七 留香室開雕

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其本亂而末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夫豈不為思出焉... 然大明命有其所無... 吾職之所當為... 元子之不... 安得天下... 其源不... 於日... 為主... 為之... 可以求...

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 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 庶幾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 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他地便是為... 一人心欲為國報仇只欲為韓地便是... 人不是要人知非有所為者是為人... 事實是已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 人之弊耳且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 亡者平日與吾善原真箇可哭哭之... 便是為人又如一般人欲亡者家人... 自家做方勉做此便不為善事是... 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 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大學集編 卷二 六 留香室開雕

會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理不盡釋也... 其傳則會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 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之言也... 於傳文或引會子之言而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其... 所謂明善即格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也... 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 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 說義則先書學而後論孟孟論孟孟論孟... 程子之遺書是書而後論孟孟論孟孟論孟... 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不及乎中庸何也... 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摹... 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

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  
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一  
論孟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為善而後  
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  
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遠及之豈不以提綱綱領而盡  
孟之精微以及此乎論孟無先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然不啻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  
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又何以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  
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  
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誥作泰

大甲商書顧諟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  
命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  
時不帝典曰克明峻德 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  
明矣

大學集編

卷上

克

留香室開

自明已德之意 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之於前物  
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常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  
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不能明也然猶云兩者亦見其  
而他人不能克之也夫以命也曰人受天地之不可不致其克  
德非他德也即天之明命也曰人受天地之不可不致其克之  
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  
術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  
能明其大德也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  
有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之事也然其言之大焉  
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  
其言之淺深亦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  
喚彼明命今人多鶴鶴矣矣一自無這箇明德自天言之  
前則明命今人多鶴鶴矣矣一自無這箇明德自天言之  
非天而何問命則明德曰德之明與不與明命則明德自天  
只是真箇會問其明德曰德之明與不與明命則明德自天  
得子細問願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曰天之明命是詳審願是見

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  
至善苟不能常提擲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  
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先生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  
無事時又却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物逐物而去都無  
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  
濁了他則無事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非謂又  
云古法注說目前可見也這說得好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  
不味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  
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擲省察存此心不忘存  
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者存此心便是存養既  
久自然信善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若存此心便是  
如何能必行又曰于一處則觸處皆通矣是問常謂常謂常  
要處皆一苟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是問常謂常謂常謂常  
命至微恐不可目在之先生曰只是見得常常地在面前樣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左是問常謂常謂常謂常  
信存之而不忘 問或問云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

大學集編

卷上

辛

留香室開

林揚則隱之心舉此用如喜怒要用所得體與用不相離如這  
是體起來運行便是用如喜怒要用所得體與用不相離如這  
即是珠如泥珠然光明之性微初豈有形體之可見今乃天  
之所以命我而於一之心之微初豈有形體之可見今乃天  
豈有物可見其是也今所謂所謂者只是見得常常存若此  
亦不自知其是也今所謂所謂者只是見得常常存若此  
理在不自知其是也今所謂所謂者只是見得常常存若此  
有當然之則不可言也今所謂所謂者只是見得常常存若此  
見其形像也則不可言也今所謂所謂者只是見得常常存若此  
如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德一條引成性存存之道義出矣何  
一曰自天之所命謂之明德一條引成性存存之道義出矣何  
若必會此理親心便要存得這心在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  
處便自然會融透心便要存得這心在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  
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心在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  
一句或問復以爲見天之性本無不善而日用之問莫不有常  
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日用之問莫不有常



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事是則便合天理天大  
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小也問天未  
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日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  
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  
常要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  
者而日日新之又有以漸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  
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振起其自新之謂作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於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舊邦  
受天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命也者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  
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詞也古之聖賢放牧業業固無  
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于其

大學集編 卷上 留香室開雕

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彼其常接乎目每警  
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詞如  
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昏而身之也一  
太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  
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汗也然既新矣而  
猶其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塵垢復有於前日之舊矣  
汗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則塵垢復有於前日之舊矣  
之功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則塵垢復有於前日之舊矣  
一曰沐浴而日新則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  
功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則塵垢復有於前日之舊矣  
以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  
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不求備檢身事以禮制其德也其德  
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事以禮制其德也其德  
之實至矣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  
湯咸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推一自謂與  
為丁寧之戒云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時乃日新  
叔也以前之餘民染紉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

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  
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  
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  
言周之變故天命之有餘年於文王聖德新也新而  
民亦不愛故天命之有餘年於文王聖德新也新而  
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也  
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  
須日有進益若不能接續則斷了新與舊非是去外面  
成湯工夫全是在做字上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也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緝蠻詩作緝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  
止也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大學集編 卷上 留香室開雕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  
音鳥詩女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詞緝緝緝也照  
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言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日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旨  
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  
疑詩云瞻彼淇澳菜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詭兮如切如磋者道  
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威儀也如斐君子終不可詭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  
也澳於六反漿詩作綠猗猗韻音阿個下版反喧詩作喧  
水名復眼也猗猗美盛貌猗猗也斐文貌切以刀錫琢以  
皆拔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  
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





至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至于善既格物以求知所  
正矣又曰川力以求得其所止焉 道學是起頭處修身是  
成就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  
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于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

辭盡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不敢盡其虛誕之

而自無也觀于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曰然則聽訟

無訟于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

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

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于衆人而自

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

或不能然而欲區區于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

未矣 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云云曰聖人固不

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善于聽訟在于

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自然無訟之可聽

大學集編

卷上

三

留香室開

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者聞子臯將至遂為衰  
子臯又何常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  
在止于信下

大學集編卷上終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

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

下之問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

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

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

留香室開

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問此經之序自

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

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

自謂取程子之言又似不盡出程子之言何哉或問于程子

曰學何為而可以久也程子曰學莫先于致知能致其

知則思日益明至于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居唐作

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而致知則曰居唐作

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或問而致知則曰居唐作

後誠意其有不能勉以行之者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

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勉之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也哉惟其行善之明力能無待勉強而自樂循理

而但依以力為之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

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不至

問共所以乃皆傷于虎者也夫虎能傷人而人不知然則

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必知道必如

此人之知也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

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皆言格物致知所

子口莫先于正誠之意也誠意必先致知而後致知

在格物致知也格至也凡欲誠意必先致知而後致知

論古今人物而格物者必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

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物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

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處耳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

豁然有箇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非謂窮至一處便到但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

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窮至一處便到

以類推至于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窮至一處便到

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先其難者各隨人淺

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

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

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而顯而已矣則

所以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

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不可得也

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此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然也

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求所以然之情同切于身然一

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理則務出於此而無

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

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于孝之類若不出於此而無

也又曰格物致知者格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皆

留香室開

如此其於格致知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  
 辨力所明善擇善以他書論之則文義所謂學問  
 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義所謂學問  
 守力所明善擇善以他書論之則文義所謂學問  
 文之闕不然而又安敢犯不避其罪為無取之義以自  
 於聖賢傳之問也天道乎自然則吾子之意亦得而  
 乎日吾問之也天道乎自然則吾子之意亦得而  
 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人各有其體也今且自不容已而為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實主於身也則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皆得而  
 恭敬是於身之情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也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必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其理不異於已也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  
 微則息之所謂天地之遺也今夫上帝所賦之性與天  
 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禮智之性與天賦之性與天  
 子所謂萬物之性與天賦之性與天賦之性與天賦之  
 清濁偏正之殊而欲求其理無不耳其所以異於人  
 之與天賦之性與天賦之性與天賦之性與天賦之  
 或有所不能窮也理窮則窮矣窮則窮矣窮則窮矣  
 其心之所發必誠心誠意則誠心誠意則誠心誠意  
 所以治也昔者聖人蓋有不安於其身者矣夫君子之  
 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不安於其身者矣夫君子之  
 用其習於誠則人蓋有不安於其身者矣夫君子之  
 所知之理推而究之則人蓋有不安於其身者矣夫君子之  
 所通精切而無不究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蓋有不安  
 著或察之念慮無不究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蓋有不安  
 使於身心性情之微或求之用力之極則夫君子之習於  
 鳥獸草木之性自其一物之中莫不以其精而窮之  
 不而己矣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物之中莫不以其精而  
 盡而己矣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物之中莫不以其精而  
 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之精而窮之至於一物之中  
 智亦皆有以究其義理之精而窮之至於一物之中

乎木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要歸  
 則不合者請心而求之亦深矣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為學不如此則其心之淺而求之亦深矣夫君子之習  
 之學不如此則其心之淺而求之亦深矣夫君子之習  
 而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理則可以內而精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不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以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須蓋亦有必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存而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妙而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貫通焉則亦必有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言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深恍然則亦必有窮則味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語之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曰人生而靜其性本善亦曰性善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所謂格物致知者其所以為物者非  
 自明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是安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父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推其子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問其有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欲理之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乃正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無君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得以此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之見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耶交也夫君子之習於誠則人  
 者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其亦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扞也矣矣哉在萬物而論之則其所以為物者非

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  
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而實見其如日之無所不照也  
行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實見其如日之無所不照也  
中庸之言明明善即物格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之有功故不可明乎善即物格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有以不記今日格矣今為物格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日格矣今為物格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而學問思辨弗得措之類非一日格矣今為物格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以疑之也豈其習於弗敬之事無所不問而夫夫觀理者不知何所  
廢已所固聞而信於他約而夫夫觀理者不知何所  
今之安得遠以物之速朽之未聞而夫夫觀理者不知何所  
地勢以有德者物亦致矣然其死歸已矣則是不察程子  
所謂不盡德者物亦致矣然其死歸已矣則是不察程子  
于所謂不盡德者物亦致矣然其死歸已矣則是不察程子  
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明彼物也又曰物歸已矣則是不察程子

非於狂妄既不合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然貫通者又  
謂以覆考之則無俟於明矣若此則死生幽明如合  
然以愚道則一人為格物知至而誠意工夫位正固  
之內則樂好山川草木禽獸之類皆為窮理之資  
一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禽獸之類皆為窮理之資  
類則天地山川草木禽獸之類皆為窮理之資  
矣則天地山川草木禽獸之類皆為窮理之資  
原之則天地山川草木禽獸之類皆為窮理之資  
本而何則哉又有以窮理之資  
是而何則哉又有以窮理之資  
之通也又曰則其大者以窮理之資  
處而何則哉又有以窮理之資  
非若類推則窮理之資  
反身而誠則窮理之資

三十一

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理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愈多而心愈虛此正為博而理愈明不覈其實是以  
問須是到聖賢地位如到何處則何處是  
莫問是到聖賢地位如到何處則何處是  
規如人放這少問則何處是  
雜如人放這少問則何處是  
用今學行無一不備則何處是  
貫通處自一而身之尤明則何處是  
有自覺處自一而身之尤明則何處是  
曰自覺處自一而身之尤明則何處是  
然有自覺處自一而身之尤明則何處是  
謂止而窮理也又曰窮理之資  
皆所當窮也又曰窮理之資  
何而能窮也又曰窮理之資  
而能窮也又曰窮理之資

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格之物  
也獨有所謂窮理之資  
者為敬以持其志立乎事物之間而求其所以然與其所格之物  
本居其精者又有志於此而志於彼者  
知乃其語意頗急迫乎事物之間而求其所以然與其所格之物  
指但見其從容玩物之資  
以見其從容玩物之資  
此則或復有詳而大之資  
不待後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礙  
助且於常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礙  
初反復推尋以究其理之資  
進而別字窮理之資  
非文若所及於此則其資  
密若所及於此則其資  
他若所及於此則其資  
以口舌爭也又曰窮理之資  
是物之極致以異於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衷其未  
非物之極致以異於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衷其未



此非時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非時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此所以推不始理到可事正事說這量能道正一事

去是理之此既則期發之一禮備工因之便上  
 去是理之此既則期發之一禮備工因之便上  
 去是理之此既則期發之一禮備工因之便上  
 去是理之此既則期發之一禮備工因之便上  
 去是理之此既則期發之一禮備工因之便上

有病欲程理夫此而何草不遊知別說只是知  
 有病欲程理夫此而何草不遊知別說只是知  
 有病欲程理夫此而何草不遊知別說只是知  
 有病欲程理夫此而何草不遊知別說只是知  
 有病欲程理夫此而何草不遊知別說只是知



而徒欲泚然以觀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大  
 遠而無所歸若其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  
 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裏面理會三外事皆去  
 自內合當理會方可若底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外事皆去  
 外內合當理會方可若底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外事皆去  
 多木在內或問少程子尤不可也誠敬涵養為格致工夫  
 之就其人而問之今須是合就格致涵養為格致工夫  
 為佳先須存此心而後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欲致其  
 知者於身又推之於心此心既存却有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  
 推之於身又推之於心此心既存却有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  
 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容恭容端容止容靜容容  
 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欲而不得不然者非是  
 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束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  
 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  
 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衷此  
 字義如何曰左氏曰始者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此  
 衷字義本是不衷甲以見此義為在裏面當中也然中  
 大藥因過不及而立名後人云衷善也却說得未親切

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  
 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那  
 降字處物所受處則謂之性而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  
 他與物所受處而言若有常性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  
 所與物所受處而言若有常性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  
 賦與物所受處而言若有常性上帝降衷於下民此據天  
 得道性率性之道修德合人之心粗細如何看得出古人說  
 之謂性率性之道修德合人之心粗細如何看得出古人說  
 自乃有合言處又有析而論之謂性率性之道修德合人之心  
 合乃有合言處又有析而論之謂性率性之道修德合人之心  
 曰盡其性如此能何不分曉固其心則不可謂性率性之道  
 別何嘗如此能何不分曉固其心則不可謂性率性之道  
 自不同心性之別如曰碗盛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  
 是水則不可後此來橫說得極精云心統性者也如降  
 是求則不可後此來橫說得極精云心統性者也如降  
 可施於人極否曰只此一也但名不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  
 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受天地之中以好極極不是中極之為物  
 只是在中

中還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問或問  
 云天地鬼神之意此處所謂不吝已者是何日春生了便秋殺他  
 而不吝已此處所謂不吝已者是何日春生了便秋殺他  
 住不得問或問極了便陽生如在背後只管來相趨者然  
 當求其所以然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  
 以然而言曰下句只是指理而言先生問每常而不容已者然  
 人心而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  
 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  
 此固不可易也求其所以然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  
 道事之不可易也求其所以然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  
 會得箇皮肉便休都不得會得那微心微體處以至於天  
 地間造化固是陽事則生陰消得死微心微體處以至於天  
 何又如天下萬事一理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萬物事  
 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地吾知其深而地吾知其深而地  
 吾知其高而地吾知其深而地吾知其深而地吾知其深而地  
 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册子之已  
 者所謂太極則大至陰陽造化皆至之理非册子之已



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到深處又易得似禪  
 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  
 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  
 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致如此說須是內外未  
 顯精粗一一周過方始是備者之學或問理之不容  
 者如何曰理之無不當為者自不容也孟子最發明此  
 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自是有住不得處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  
 窮理自是我不曉道理所以窮理如何說得窮字窮  
 窮蓋是合下工夫怨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  
 怨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謝子尋箇是處  
 之說甚好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得天地萬物之理在  
 出泉如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  
 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  
 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問物物致察與物而格何別曰  
 察地勢以厚德祇因其物之如是外如所謂察物而格何  
 何而健地如厚德祇因其物之如是外如所謂察物而格何  
 似失之巧曰若死轉之說則夫曰所謂求轉歸已此等言語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懽快足辭  
 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如為善  
 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則如惡  
 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  
 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  
 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  
 但為善而實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  
 君子所以重以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  
 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  
 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  
 謂之善與惡而已矣然揜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  
 所賦之善與惡而已矣然揜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  
 而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  
 者不得而無其拘於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者亦不得而無其拘於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  
 善之真不可好則其粗而善之真不可好則其粗而善之真  
 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誠則非惟不足以自欺而意之  
 有誠者夫好善而中是以不誠則非惟不足以自欺而意之  
 乎共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自欺而意之  
 憂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日以開明其

心術使既自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  
 至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凡其心之所發如曰  
 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  
 而外無一毫之真欲其快乎已而中非為人所好則其好也  
 如好好色之真欲其快乎已而中非為人所好則其好也  
 而中無不惡則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其快乎已而  
 非初非為人所惡則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其快乎已而  
 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少有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  
 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  
 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於善也  
 止其苟且欺之明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能不自知耳此章  
 之說其詳如此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自知耳此章  
 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致其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  
 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  
 學工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而自欺焉則亦可  
 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儉之為字有作儉者而字書  
 少又以為儉與此不同何也曰儉之為字有作儉者而字書

却是自然乃自欺也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  
 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  
 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  
 金了或黃便是不是十分精金則自慊先生云人之為善須是  
 十分真實善在裏面相牽便是不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  
 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是不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  
 方是真實善在裏面相牽便是不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  
 不同孟子自慊詞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橫渠云自慊不足  
 以合天心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  
 彼之富貴而懷之不足也行有餘也何慊乎哉彼心中不  
 然則餒也如恐之一字自容恐而為善者言之則為恐去愈  
 愈之氣自殘恐而為惡者言之則為懷藏何物於內耳如街字或  
 一從口如胡孫兩味皆木處著懷藏何物於內耳如街字或  
 底意思潛發以聞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  
 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便  
 德之有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是好意便是好意  
 前而好意都成虛子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是一陰生  
 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不自慊者外面如此心中也  
 之問耳又曰自慊則不自欺則不自欺則不自欺則不自欺則  
 是如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  
 願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知至者見得實是非非  
 語會子戰戰兢兢以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  
 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理固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  
 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微上徹下不出敬字也蓋知  
 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  
 實又必提撥而知至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微之間有所  
 而自慊也誠意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  
 曰謹獨防其自欺也云云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慎獨者誠意之  
 助也致知則意已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處尚  
 些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講獨大學看來雖已微地酒酒尚  
 實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非誠意也凡惡惡之  
 只是表裏若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也凡惡惡之不  
 實為善之不勇外然而中實不然或有為之或始勤

而終息或九分爲善內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之  
 惡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  
 且爲人之弊如饑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欺欺人於  
 己而已非爲他人而食飲也又如一盃水飲底皆清盃無一  
 毫砂石之雜勉強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惡也必誠  
 無於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如此雖至微  
 至隱人所不知之處亦常謹之小精粗顯無不謹如此顯明  
 之處誠其意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多小大表裏都一致方  
 能欺人止自欺而已這那箇形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快不  
 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爲善而中實未能  
 免於不善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爲善而中實未能  
 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知得又容著在這裏  
 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曰公合下認錯了又管說箇容  
 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何所以容在這裏苟  
 子曰心則夢偷則自欺又引中庸論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  
 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

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則偽  
 只是箇心便是誠纔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  
 惡惡如惡臭臭它微只是這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  
 些子在裏面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  
 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虛空  
 此九句實底被這一句虛空壞了如十句實一句虛空  
 謂之黃金若有一分銀便和那九分底壞了又曰佛家看  
 此亦甚精微又有一分銀便和那九分底壞了又曰佛家看  
 他最怕這箇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幾年有所謂流注  
 得這流注想他即荷子所謂偷來參禪幾年有所謂流注  
 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說得早又曰昨  
 欺之根自欺即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早又曰昨  
 不善之雜而及蓋底以爲之此方是自欺看來如好好色  
 如惡臭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得好母自欺時  
 要如好好色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得好母自欺時  
 便如好好色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得好母自欺時  
 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開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

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  
 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  
 多曲折心廣體胖本是濶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  
 致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舒泰問誠意  
 章會子曰十日所視止心廣體胖處先生曰十日所視十手  
 所指不見怕人見蓋人雖不見而我已知自是甚可皇恐  
 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在人欲裏知至意誠是萬善之  
 根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  
 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  
 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  
 故此章之旨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教值反好樂非去聲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不能無者然一有  
 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乎此而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  
 不修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或問人之有善心本以應物而此章  
 也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稿木之有善心本以應物而此章  
 乃爲得身正邪曰固其心之體然虛明如鑑之復然  
 以爲俯仰因物賦形者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愛惡懼  
 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愛惡懼  
 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難鬼神有不得窺其際  
 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  
 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  
 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  
 既道不能無失且其用始不能與其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  
 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不能與其俱往則其喜怒憂懼必  
 正也推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至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



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或問八章之辟舊說為避而今讀為  
 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曰舊音舊說以避而章句之意求  
 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竊以類例之意求  
 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  
 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沮焉而不知其善  
 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而況於  
 齊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雖比之私而能有以  
 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倚而身不能無而亦既有然  
 之際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倚倚而身不能無而亦既有然  
 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親疎之等尊卑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  
 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不修今有猶若是之偏何哉  
 為身與物接而後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  
 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一  
 之所宜有若夫放情則凶德也會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  
 爾若因人之可放而放以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故  
 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

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矜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  
 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觀之泛然如塗之人而  
 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瑟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  
 德哉又況此章之指乃為慮其放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因  
 其言難曰有所放情而不敢肆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難  
 曰所當放情而猶不致肆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難  
 正心章說忿懣惡懼好樂憂慮與夫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放情如如何曰不是心卓然立乎自出者之外則平正  
 於彼或問自外來者如何曰不能以動其心焉吾之所當至於  
 也然當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焉吾之所當至於  
 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若於有常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  
 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處最切當  
 類是如正心章說忿懣惡懼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  
 偏如人饑而食食饒而過敬心與物接時專親愛等是身與物接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限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而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  
 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則子有不肖亦不知其為父  
 雖不可止於其所惡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不得  
 至於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他然說大人則藐  
 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他然說大人則藐  
 善閉邪責難於君也管子曰君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  
 善閉邪責難於君也管子曰君之於民猶水之於魚也水涸則  
 親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生曰此可將來  
 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見其用心之厚  
 故可知其仁然過則終亦未是也相似虛心認他字分  
 本文是說簡甚然須全做不曾識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分  
 明復更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問齊家段辟作辟曰  
 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所當直言正諫  
 豈可專持敬而忘正敬所敬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所當直言正諫  
 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問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竊謂則  
 哀矜放情而辟焉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竊謂則  
 之為言法也性之所固有事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也然故

之與情則氣質之所為實為惡德非性之所有若比之四者  
 而言則是性有善惡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  
 不失為仁厚之德又何以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確言哀矜  
 先生曰教情謂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確言哀矜  
 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家鳴怨告却便怨之  
 道夫曰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於人者乎曰  
 正者問之其言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家鳴怨告却便怨之  
 人自有荷賤可棄厭者而辟焉君子亦有情放於人者乎曰  
 何也答曰好則不棄其惡問大學君子亦有情放於人者乎曰  
 章推何也云修身不誠則無正心修身不誠則無正心修身不誠則無正心  
 欲能誠復何所待於用力無正心修身不誠則無正心修身不誠則無正心  
 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不修者故於好惡  
 節之問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不修者故於好惡  
 自正也而功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不修者故於好惡  
 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



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  
修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  
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修則家可教矣孝  
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弟去聲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  
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引書而釋之  
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  
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大學集編 卷下  
三 韶香室開

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  
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  
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  
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  
喻曉 故治國在齊其家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  
之篇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  
此指女子之教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  
見宜弟宜見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蕭蕭篇詩云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鴈鳩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  
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孝者所

以事君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此道理皆是我家裏  
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心誠求  
其慈幼之心以所得也問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從頭讀來便見得或問這箇問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惡無夫人之惡或問這箇問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  
諸人先生云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溫故知新而欲人非  
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溫故知新而欲人非  
也然此言正為治國者言必先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非  
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己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  
也或問范忠宣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先生曰上有好下句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先生曰上有好下句  
自不盡人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先生曰上有好下句  
則盡人以責人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先生曰上有好下句  
字語不同凡知君子之心責已則連下句亦未嘗先生曰上有好下句  
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  
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先生說  
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

大學集編 卷下  
三 韶香室開

性命也便是實理及物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箇忠恕豈有二樣聖人與常人  
之恕也因其相達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與  
讓自家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教化中一段說得也  
民問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教化中一段說得也  
出便是如今官司不置官制民之產民自買去田又取他  
錢古者率飲者殺今置官制民之產民自買去田又取他  
與於善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其兄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見疑於君下而後  
吏部說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說尋常人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之惡自於大學之說是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  
又須自於大學之說是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  
人之惡自於大學之說是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求  
說心愛人則是見他善我亦當無是善我亦當無是善我亦  
之心愛人則是見他善我亦當無是善我亦當無是善我亦

要他人有是善推之計度之心  
此乃怨也於已不當下怨字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孝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  
第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與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  
絜者切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知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平願則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

大學集編

卷下

壹

榴香室開離

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儻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儻與魏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其供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于一己之偏則身軀國亡為天下之大儻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東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

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者自不能已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則得粟有土謂得國有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外本內末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欲專之則民亦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財聚爭民施有德而有人矣是則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與不能者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言之其丁寧反復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大學集編

卷下

壹

榴香室開離

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誥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勇犯晉文公勇狐偃字子犯亡人女公時為公子出內未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貌反媚音美士也聖通明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媚忌也遣拂戾也殆危也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通用以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見賢而不能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命

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好

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蓄必逮夫身

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于拂人之性則不仁

之甚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

文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

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已自盡

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

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國無游民則生者眾矣朝無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

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此外有土有財而言

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仁者以財發

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未有上好仁

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

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孟獻子

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

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

以義為利也仲孫獲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

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

大學集編 卷下 留香室開

人導之意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

效理之必然而又見人心之所得以自盡其善心而起之善

徒然也則雖躬行於上使彼上行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以道也則雖躬行於上使彼上行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能與起其善心專利於上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而民與起其善心專利於上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何日這箇便是相續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其老各得其長其教必以心之所長而教之若此類者亦不

便與起其善心專利於上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說所以與起其善心專利於上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若與起其善心專利於上若此類者亦不得其善心而起之

心須是推已之心以賦重不有以使之養其父母足以及畜

得使下也須教他外無怨始得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

財用所相後而只管說財問前後左右何指先生曰譬如

交代官相後而只管說財問前後左右何指先生曰譬如

而何句此中所謂矩之道是將心比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

孤而民不倍須是留那老道而使人與孝上長其心而無不

使其各得自盡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各得自盡其心而無不

我使不得行其孝悌且如亦當有一子弟難散之類

大夫一丈地左家五尺地右家五尺地左家五尺地右家五尺

天下而財利者何也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此乃求仁工夫此

大學集編 卷下 留香室開

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絮矩而自無不平。者矣。問盡得。絮矩是仁。道恕之道。未可說。到無裏且。諸人。意。曰。此。是。何。人。之。道。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亦。不。欲。我。之。加。諸。人。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欲。子。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叫。長。一。叫。短。不。是。親。慈。於。我。而。我。却。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斷。斷。者。是。明。德。之。德。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大。能。絮。矩。底。人。見。賢。而。絮。矩。疾。者。是。不。能。先。是。稍。能。絮。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絮。矩。疾。者。是。不。能。先。是。稍。能。絮。矩。好。地。散。財。以。取。名。買。散。財。之。效。如。此。是。不。私。有。上。好。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共。散。財。之。效。如。此。是。不。私。有。上。好。人。自。歸。之。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在。上。好。人。自。歸。之。如。孝。慈。則。忠。曰。然。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在。上。好。人。自。歸。之。爭。利。便。是。不。絮。矩。疾。所。以。道。以。義。為。利。者。豈。雞。豚。牛。羊。也。是。與。民。財。以。好。惡。財。用。如。疾。彥。聖。為。言。何。也。思。許。多。財。物。必。是。侵。過。

大學集編 卷下 未 留香室開

著。氏。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若。他。底。便。是。不。絮。矩。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各。得。其。所。令。則。不。絮。矩。疾。彥。聖。者。蓋。矩。事。亦。當。絮。矩。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至。詳。且。悉。而。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曰。此。章。大。則。民。有。不。得。絮。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是。從。這。裏。來。道。夫。云。古。注。絮。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荀。子。莊。子。注。云。注。絮。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正。所。言。如。此。他。甚。白。喜。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 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 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越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

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集編 卷下 三 留香室開

# 中庸集編

留香室刊

中庸集編卷上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中庸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曰今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

為說二篇之義程子曰今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

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蓋不及

程子所謂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蓋不及

不倚不偏而後道也諸事之中也故於中無過不及

而先不後理之當事也中則取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有當也然方其未發而有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過不及之體實在於中亦未嘗有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能為而不於一事然其在於中亦未嘗有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和則中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

其木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

中庸集編卷上

中庸朱子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曰今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

為說二篇之義程子曰今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

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蓋不及

程子所謂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蓋不及

不倚不偏而後道也諸事之中也故於中無過不及

而先不後理之當事也中則取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有當也然方其未發而有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過不及之體實在於中亦未嘗有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能為而不於一事然其在於中亦未嘗有過不及之名而所以

和則中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

其木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





中庸集編 卷上

六 留音字開

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  
 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  
 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性而巳揚雄謂學  
 以修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道思曰修乎曰道者日用  
 子不知也先王為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  
 之修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  
 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天曰性命道三者一  
 言之異耳又曰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使  
 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使  
 立得功業只見人欲之私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  
 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道者日用  
 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其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前  
 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  
 之心常存畏敬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莫見乎隱莫顯乎  
 存天理之木然而不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

率循也若言道不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  
 著心又曰人須是白為善然曰不可都天德也降而  
 修之謂教豈可是不修呂氏曰不都天德也降而  
 在人人稟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謂性也惟上帝降衷於下民傳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性之所謂性也惟上帝降衷於下民傳  
 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相於最  
 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  
 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中節如使所得於天地者不喪則何患  
 非皆道也彼我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道也  
 物之分則有彼我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道也  
 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同有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  
 必有差等敬必有節喪服等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  
 應也亦輕白斬至經喪服等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  
 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  
 乾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性則非道矣夫私焉則道  
 在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性則非道矣夫私焉則道  
 之謂性則孟子性之謂道也若出於性則非道矣夫私焉則道  
 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

中庸集編 卷上

七 留音字開

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  
 守工夫一有不離者則所謂不可離者是則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  
 違禽之則亦不遠哉是物而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及見禽獸之  
 乎其耳之有所聞及聞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  
 不致有須臾之問不見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  
 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有以聽於禽獸之域若書  
 如此矣則又以其微於色發於聲然有以聽於禽獸之域若書  
 不見而巳所獨見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  
 必聞者而巳所獨見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  
 久則其見於聲容之問於人矣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而不可掩者又其容之問於人矣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致其謹焉之不及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致  
 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之美無一毫之缺而於此尤不致  
 反躬為己道之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  
 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

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  
 則隱而於此尤無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於隱微之中以道非道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  
 也曰此因論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言者當無須臾  
 事也其先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言者當無須臾  
 聞者所以言防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言者當無須臾  
 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防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  
 獨知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防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而  
 謂道者率性而巳性無不為而道無不在於其善惡之幾也蓋  
 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為而充塞天地貫古今之理所  
 諸至道是乃不外乎吾心之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  
 益則之頃可得而私智之所為者非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  
 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  
 守工夫一有不離者則所謂不可離者是則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  
 違禽之則亦不遠哉是物而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及見禽獸之  
 乎其耳之有所聞及聞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  
 不致有須臾之問不見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  
 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有以聽於禽獸之域若書  
 如此矣則又以其微於色發於聲然有以聽於禽獸之域若書  
 不見而巳所獨見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  
 必聞者而巳所獨見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  
 久則其見於聲容之問於人矣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而不可掩者又其容之問於人矣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  
 致其謹焉之不及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致  
 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之美無一毫之缺而於此尤不致  
 反躬為己道之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  
 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之學



必由此而人... 慎獨之意... 必由此而人... 慎獨之意... 必由此而人... 慎獨之意...

也殊不知... 物則如云... 也殊不知... 物則如云... 也殊不知... 物則如云...





然治下變之者其後者安物天論有此日思亦學  
此而雖又豈乃不學可盡翻之然二為觀之學問  
不亂豈所不乃不位之非誣地育則物彼其言者  
可身窮而能位之疑哉已覆豈自也體一亦立之  
不吾窮而止有育不為今為而古日彼體一必志  
知地者下彼救其豈以事矣不為而亂地此用之  
耳萬天者達其豈以事矣不為而亂地此用之  
日物地所而一無事固凡若矣不為而亂地此用  
二不萬能上何聖言徒有為此兵邪以病諸子能  
者害物救也者邪曰善其也但中其言不備有以  
為不害也者既曰善其也但中其言不備有以  
實錯為安能致中病通之理以致乎然則當  
事問一其不於則夫及異力  
可也一家能於則夫及異力  
而分國者身下天  
和莫不皆

萬不故極道於之而則以體故之之皆有極此結  
物陰其無隱常所人存用之日和體得放至推上  
於則陽至行無微不戒肆則天全下者也其當皆本  
此吾動於日毫幽失焉謹而達理皆如蓋天以所無其  
乎心靜靜以益差之則為懼道有而此蓋天以所無其  
育順各而無廣中而所以愈嚴愈故惟不有動也然  
矣而止無矣而所以愈嚴愈故惟不有動也然  
此天地所息致行以每謹其而大至子矣自其不  
萬地之而之者力不違焉則幾之者立一毫以不  
化之氣天中則推致而極矣而動也然  
之本亦於則此乎心而極矣而動也然  
原順於此乎心而極矣而動也然  
一故此乎心而極矣而動也然  
心充乎心而極矣而動也然  
之妙無矣而動也然  
用聖歡欣無一事  
之能通而

機矣為使其之如知之前也過祭之全雖精也純中  
不又已其來水經前也過祭之全雖精也純中  
假何少此之求也將有蔽口當陰有當至  
人中之待此心交求也將有蔽口當陰有當至  
力已不待此心交求也將有蔽口當陰有當至  
方可固著發則夫曰致為飲使廣祭視無所  
其得而推求已喜當敬以存之而執之是  
未乎而求已喜當敬以存之而執之是  
發且見然有樂如之說也求未發之心  
本夫然有樂如之說也求未發之心  
自未發之心  
寂欲是之說也求未發之心  
然已發之心  
固發之心  
無所發之心  
於其發之心  
執固發之心  
及其發之心

有而喜事明非邪云見別莫焉於之舉如本不者焉  
知不怒時後獨曰固若也不可篇所中此其有亦將  
覺可哀須章獨曰固若也不可篇所中此其有亦將  
豈亂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言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靜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而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引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復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以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動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見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天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地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之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心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為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說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亦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可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曉豈樂見記錄多而心未發則子發之問發學以

中庸集編 卷上

則又當印事即物隨感而應亦安得現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而有差則無所不疑矣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而有差則無所不疑矣此未發之中邪此為義理之根本於此而有差則無所不疑矣

留香室開闢

中庸集編 卷上

德也至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事天之道也此致中和之謂也存心者存其心也養性者養其性也事天者事其天也

留香室開闢

二十二册三版



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外哉亦盡焉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至萬物育焉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樂之謂也非由中而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則與物反非由中而出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故謂之無物不該也故曰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曰喜怒哀樂之性也又曰怒者天之反哀者  
其喜也中固自若也怒樂則天物而於下之達論其在中矣  
於天論其有無也怒樂則天物而於下之達論其在中矣  
發才發便謂之中和顏子之未發之中也怒樂則天物而於下之達論其在中矣  
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

中庸集編 卷上 留香室開闢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  
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  
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  
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克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  
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之能居之而已矣中庸之君子而時中  
為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  
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  
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  
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大小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

無所忌憚矣或問曰君子所以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文以語中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自亦其所謂中庸也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則亦其所謂中庸也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恐未嘗然矣論曰中庸之謂道也道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微也若論一以分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下且當平解之語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必肅然非增解之語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鄭而足也警乎鄉原之亂也故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其心與中矣是無異所以反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感懼者與中矣是無異所以反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中庸集編 卷上 充 留香室開闢

無所忌憚矣或問曰君子所以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文以語中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自亦其所謂中庸也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則亦其所謂中庸也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恐未嘗然矣論曰中庸之謂道也道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微也若論一以分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下且當平解之語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必肅然非增解之語則謂之居而中矣居而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鄭而足也警乎鄉原之亂也故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其心與中矣是無異所以反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感懼者與中矣是無異所以反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何也曰君子之中者





也此賢者過之也白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中庸集編 卷上





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係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畧通又以逃世不見知之歸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明此而以素為素諫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爭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軒畧程子曰索隱行怪思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也者

右第十一章

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人道之門也故於篇首即以舜顏淵子路之非明之舜知也顏淵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節

章二十

中庸集編卷上終

中庸集編卷上

美 而音室問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未反 費用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

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

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

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

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

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

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

之不得詩云焉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大雅

早麓之篇焉鴟類民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

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

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

思與察為人所處活潑潑地讀之宜致思焉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結上文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

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則微密而不可見

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

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覆至於氣化流

行則陰陽寒暑不能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

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白晝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

道也其大至於天地之所不能盡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

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不能盡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

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君子之

所引也體則不離乎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道也故君子之

語哉謝氏既言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父曰非指焉魚而言

之至矣是安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是君臣父父子孫各止其

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是君臣父父子孫各止其

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於焉

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然則所謂必有事焉而後學之

此念以爲正心而力之過耳非謂必有事焉而後學之

聖賢特學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其意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

其體則必非發耳至於程子之意以爲言則又發明學者洞見

道義然則必非發耳至於程子之意以爲言則又發明學者洞見

顯行無所礙云爾非必亦曰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全體呈露妙用









無是行也不欲苟言以自欺故言願行有是言也不欲不行... 右第十三章 道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其... 人行險以徵幸 易去聲 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

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侯氏所辨常... 曰然謙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得之是

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非素貧賤而道行乎... 曰然謙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得之是



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然而識  
之是然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  
也豈可名其所識所得之事乎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詩曰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脫詩作淮亦音脫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 子曰父母

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思和於妻及此語以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軒畧曰 子曰莫大乎孝孝之

莫大乎順父母故仁孝之子欲順乎親必先順道成然後

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孝樂乎親莫大乎孝孝之

義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樂莫大於順道成

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

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以二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性情功效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形與聲

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

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

物而不可遺也此百物之精也神氣發揚於上昭著如此乃其體

明焄蒿淥淪此百物之精也神氣發揚於上昭著如此乃其體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言願念而不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

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亦已明矣其告於人者陰陽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死後其章今謂神說神是乎說見般親是夫牛鹵  
 之愴意氣有又之起廟他如嗷者鬼切就皆今葬  
 復是合揚皆從陽如歸泥亦其聽之看見陽理以體  
 來人何於主其亦何向望是上明欲將者上也為物  
 伸之也上二能可是親底卒是之人廟言說體而  
 否死日為氣功也長切又未如鬼會中之祭也後中遺  
 日氣死昭屈用能明是曉何神之祭也後中遺  
 這也便明伸上必功著一得日未如鬼會中之祭也後中遺  
 裏此是蒸往求謂用處般他惟後一者不却十其句  
 便氣屈蒿來見之鬼日庶神道齊歸也又如此祭初論  
 難會感棧而鬼鬼日庶神道齊歸也又如此祭初論  
 恁清召捨言神神論幾只風戒向問一說祀言說微鬼  
 地了得此而之者來人道雷祭齊鬼般則言說微鬼  
 說日來乃中德以只知有山祀明神鬼人之神顯之  
 這便人問始其是得兩澤之時服德看將如體誠德  
 仲問是物洋得良陰不樣之鬼鬼以其故風何物之  
 底仲仲之洋能陽是鬼鬼神神承是之祭矣其山此不  
 又底日死如問功屈二神神事所是之祭矣其山此不  
 是只昭氣在中用伸事也以一理祀乎親洋此切做就遺如體  
 在道君與上鬼言氣問如般著洋止著一其只此  
 新阮蒿前引神也只鬼此鬼若洋止著一其只此

故已者只精之宜其謂惡口用之雷也又只謂了故  
 天鬼二恣氣說為雖之則日安神之以謂子樹一考人此  
 神之之與物知不謂上須是神形以體以鬼即極神神久  
 地實良賢游共可之天兼往而性謂風神是便極神神久  
 派越也會為然如故載濁不情之雨只那誠是古消  
 人二得變不此說無虛反謂天是是夫敬白家神蓋  
 日端又亦與能夫神聲實之之以也一樹自家神蓋  
 鬼而日信源無從如無乃義乾主箇也然精仙精  
 來矣道過要如徹其其言又又謂日化問感如何見合  
 歸又窮是之不可如則道言鬼帝天尊則這日便  
 之口寒自得便曉如其之物虛者功言卑禮樹句說人  
 始鬼暑得便曉如其之物虛者功言卑禮樹句說人  
 往神已也知其問大理不為之之道定則子說神魂  
 來來動張也理問小則應萬迹鬼也矣有下地好曰變  
 之屈窮日神理言鬼而之方之以而之神生祖謝便  
 又義伸神道得神只道所源又妙言以何出孫氏無

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時向道有來但去尋討看謝  
曰此便是各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  
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帶  
魄影響底事如何日須是自家看破始得張元節君化去  
外來附誌元所知事皆能言之一日方知數便道不得又  
如紫姑神一封一祀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又  
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其信底把著寫不得又  
日戒求諸陰陽四方祭享鬼神則其信底把著寫不得又  
必於草與瀆言之雖然如此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  
這裏有妙用於若無之問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  
是鶴突也謝氏曰有若無之問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  
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日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盡  
其妙萬物使是自家精神揚氏曰鬼神之體物而不可遺盡  
無不在故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  
章以費隱包小而言一章兼

中庸集編 卷中

五

留香室開闢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  
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  
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滋息爲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而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白  
天中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  
天命爲天子也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  
備矣楊氏所辨孔子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謂非常者尤明  
盡之而於顏淵而天而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志  
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天而不  
子者何物哉若曰行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  
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非

不化之意猶有帶於冥漠之間者非所以語孔子也侯氏所  
謂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然又非以爲孔子所以語孔子  
不化之意猶有帶於冥漠之間者非所以語孔子也侯氏所  
謂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然又非以爲孔子所以語孔子也  
氣數之衰是以復中其說則天之所當以爲孔子所以語  
其常者何假復中其說則天之所當以爲孔子所以語孔  
一理此非已中其說則天之所當以爲孔子所以語孔子  
是推倒他物扶持如他物也然則物之生時自節節去矣  
物之推倒他物扶持如他物也然則物之生時自節節去矣  
命者常是也天行而理之與如命者非常也天行而理之  
命者常是也天行而理之與如命者非常也天行而理之  
應者但人理也天行而理之與如命者非常也天行而理之  
易者但人理也天行而理之與如命者非常也天行而理之  
則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  
則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  
之則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  
則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氣性於德能之修養引年世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  
意  
右第十七章也此由庸行之常推之命必言其可必也  
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  
自也天子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  
也天子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天而爲四侯之也

中庸集編 卷中

五

留香室開闢

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專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步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績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交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

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

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細細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

中庸集編 卷中

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

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

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天子

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

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

於太廟則子姓兄弟聚昭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

卿大夫也事宗祀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尊飲也旅酬之

禮賓弟子弟之各舉解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

以有事弟之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中其敬也燕毛祭畢而

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

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郊

王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

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也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

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中庸集編 卷中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有

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蕪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蘆洗括以

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蕪又易生之物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

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

得以生者所謂元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心而取

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

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在下位不獲

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

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以不事親欲盡親  
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天下之達道五所  
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親親  
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  
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  
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  
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  
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  
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  
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

中庸集編 卷中

九

留香室開

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行之者之所行之  
行也安者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  
性離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開道有蚤莫行也道有難易  
然能自強不勉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行之資雖異而所至  
幾反輕困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為不行也子  
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行字行也  
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而不知  
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曰愚者文是而不知  
自私者欲而忘返焉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  
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  
平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  
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  
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  
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  
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  
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  
也視羣臣猶吾國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感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  
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  
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言九經之  
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  
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  
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  
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

中庸集編 卷中

十

留香室開

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  
也夫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  
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  
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  
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則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敏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歸力歸  
齊則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敏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歸力歸  
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  
稟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損平  
上者如此也既讀口廉餼稟和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  
考其功以進之朝謂諸侯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  
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



厚而解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則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 矣此九經之實也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踰躑也疾病也此 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 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 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 於人心天命之木然而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 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 中庸集編 卷中 留香室開

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木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 於聖則必擇善無妄無妄之謂天理之木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 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 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

也 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 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

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其成 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功強

也勇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者固執之效呂氏

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 進於明柔不能立而己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於學亦愚不能 明柔不能立而己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於學亦愚不能

強弱之與不齊也或作或輟或變或遷或化或易或成或敗或生或死 今異也夫天賦之性非學不能成也或作或輟或變或遷或化或易或成或敗或生或死

或問謂蓋之說非學所能變也或作或輟或變或遷或化或易或成或敗或生或死 他無所放且於上以廢舊說而從沈氏口達道說乃與道

敏樹之云者相與而致明不待教而得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行之不同而致明不待教而得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天理不待教而得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雖非生而知之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後能勉力心術也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

而哉臣主為倘以疑小國失先修以成所可謂王周  
 不而之害者共則臣顧之猶則其為此私偏或不信室公  
 蹟日移成愈密正任察置亦所本正而聽不任而五免於  
 矣所勝於左夫幸其為明之聖君夫勞使易者必而得  
 有前右夫幸其為明之聖君夫勞使易者必而得  
 實定其所謂臣也獨下之禍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而向也困家聽獨下之禍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不也困家聽獨下之禍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矣先立禍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行立禍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有乎尤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常誠有上禍敗之可下之  
 而先可下之禍敗之可下之  
 疾立勝之不蒙上孚得書其必人矣能義而彼蔽則賢  
 矣乎言者將勝之不蒙上孚得書其必人矣能義而彼蔽則賢  
 道誠則矣不蒙上孚得書其必人矣能義而彼蔽則賢  
 有言鳴在幸而防而疑又以為賢能其所以  
 而物危大其畏有而特取或為以所以

之事傷親日惟而乎王力其下其容試逸而為細  
 位是恩之任修之推而子貢亂之來崎以亦樂勸事  
 而乃不之身也之也身而賜使旅固者程莫趣大則  
 之治以則不事至於庶親之不安願以者稟故忠也  
 敬親廢賢何後以民親之心實持出嘉勸稱時使重  
 矣而是不否也尊來三心矣其於其善為之償斂所  
 豈保以而日以賢百者凡財危使不強授其所以  
 但全富輕此各而工而巳此則大矣無其節勞以  
 富也貴任親其親遠敬九大臣諸侯皆竭職以  
 之若之尊理則又懷諸體事同然忠節不積則  
 而親之幸無所恃耳而親之賢實以蕃勞其治  
 已賢厚或不恃耳而親之賢實以蕃勞其治  
 哉賢則之或曰道親之苟而臣以則以  
 於自當不勝之任治也苟而臣以則以  
 察置日焉道親之苟而臣以則以  
 商大之之苟而臣以則以

之雜二不者而非常之亦百是兼妄人有實所有天蓋  
 是之致實有私天所莫千以該此之不亦謂生理以  
 以故其矣不欲理以萬無無常所同誠也勉類然之  
 仁也甚實矣焉實得各年聲所物以然其一而中聖  
 則惟至人當是但以不性無然其情也實者歸亦得  
 表聖人許為心羞其慚隱偏若以夫生元而己為則  
 裏大氣欲之而發之口夫生元而己為則  
 皆仁質散悶勉於而發之口夫生元而己為則  
 而無一卒墮於善味而雜支性一纖巨冬物無純然  
 毫然天小內外則顯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之理初無則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仁無則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則人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表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裏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皆欲則常為所以固亦大動皆也  
 而病者有仁之

此難亦親知物之理惡真可事可親乎蓋治夫是第  
 難言一信至格蓋也惡知以親以則友不熱在則第  
 則也友則而擇故臭至奠取之強所為內無也而便志  
 亦始貫獲反知善大雖善取之強所為內無也而便志  
 隨以之上諸至以言勉所為內無也而便志  
 其所名無遺將之善而固執則所文身必明善親而  
 指義矣無無之固執則所文身必明善親而  
 大之施而大以即而善而好已見悅然欲而己見悅  
 小則日施而大以即而善而好已見悅然欲而己見悅  
 而真誠之不學誠以天不如此好已見悅然欲而己見悅  
 皆實之利實謂擇道而明擇誠而心則善矣此必不致  
 取妄義而意謂擇道而明擇誠而心則善矣此必不致  
 手云許道正而明擇誠而心則善矣此必不致  
 實也若得德而九身修所者然能如以不  
 之理之乎凡則修謂也





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於廣庭之中三人  
所見昏明各異豈日有不知乎隨其下及其知之一也安得  
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貴而於學乎誠誠一於道而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然而有故從人誠誠一於道而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勉之有故從人誠誠一於道而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復之有故從人誠誠一於道而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千之有故從人誠誠一於道而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也而天之化氣所至也擇誠之至以非致一而已固學問  
無二而天之化氣所至也擇誠之至以非致一而已固學問  
此之謂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而之於天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性之於天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也而天之化氣所至也擇誠之至以非致一而已固學問  
乎性而於天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不而於天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問思辨而於天誠誠即天聖人無勉思仁義行而思  
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行所以至是實則如惡惡臭如實  
好色不是安排來問中府只論誠而論語會不一及誠何  
也楊氏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  
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道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府子  
之亦由是矣

中庸集編

卷中

七

留香室開離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  
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  
實此之樞紐也又曰孔子之言美矣此章而實回不足  
以成功之也故其下復以子之答辭今無此問而猶有  
子日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籍而所剛有不盡者  
或子思所補也

中庸集編卷中終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由也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不無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善而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或問誠明之理此說曰自誠而明者則自明誠曰先明諸教明此性誠實然之理此說曰自明而誠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所養而後實然之理此說曰自明而誠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所養而後實然之理此說曰自明而誠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所養而後實然之理此說曰自明而誠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

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性也至誠則天不能欺之矣至誠則地不能陷之矣至誠則鬼神不能惑之矣至誠則百物皆與之歸矣至誠則天地之化育無不贊成矣至誠則天地之化育無不贊成矣至誠則天地之化育無不贊成矣

既命有不自以聽只贊物起天如已理者  
 盡亦不違贊明是贊必而人而而鳥無盡流用  
 得是後化止至天地之用耕所謀與下化一己行鞭  
 己失子天育謂誠地之人種為之青草之發策  
 之於口而者只更之化裁必各洪有木不盡如處  
 性太二奉可是不化育成人有天地濫好此之若  
 則快程天以須自輔人相水分地濫好此之若  
 推此解時回理而所而須能潤物得而而而而而  
 類義窮之造天謂與天之人從非灌有天地濫好  
 又盡性非又所者地參矣其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之序以謂贊贊者地矣其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性須至於贊贊者地矣其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既窮於助者自心盡物之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盡理命只參分及天性物之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人能窮一之天性物之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之盡理命只參分及天性物之性助必天得都安好  
 性得便誠先口明造器物而能理然我後子曰  
 是之助而誠我後子曰





終終顏斷之始他物半誠窮人自誠誠之物理不則  
始三子處心無終是故誠與道成兩物也  
至月不印荷有說始終之皆流物以猶是實事此  
焉以違非誠實無如自語物版誠實物是無而於  
外便矣無如自語物版誠實物是無而於  
即不聖則開脈是以無理也物且者如物之  
斷不三至頭以蓋實後物方如如若而之育則  
而無斷之誠微來誠有是讀此草木脫今終者  
誠矣初尾無非人之而焉半如空對始者便  
無誠月誠自始此物終後如以此芽誕說若誠  
即至焉始生一盡却是物讀安在得至枯死有  
無焉則三有月身斷則此在實且則物死有  
矣就月有身斷則此在實且則物死有  
不誠焉則三有月身斷則此在實且則物死有  
誠則心便為之誠

苟意誠而不又而欲則則以也矣俗則謂是置又義  
不乃無時可曰誠為是則則以也矣俗則謂是置又義  
如能物以性之君喪其自善無道敬人下口開如  
是竭也之內之耳者乎而無不忠信在徹至成子  
離不故外德者又乎而無不忠信在徹至成子  
博倦君言者又乎而無不忠信在徹至成子  
聞之必曰又性成曰學之則君子乎則有成人  
多力明誠日所須者怨是學又物也誠入無時  
舉竭善實措有是仁可卦推以誠端自誠則不  
於倦知而之如仁可卦推以誠端自誠則不  
虛之矣言成不異而自誠則不  
而力意所隨德已誠端自誠則不  
已誠矣誠之卦道然必其學可莫聖者如乎  
誠之有既者義之成誠而後人得不知以誠  
所以見惻終淵曰知性未況誠無  
貴成之始淵曰知性未況誠無

誠成句曰生意者一心不誠地矣愛為說能於  
誠之物只亦之相了物向言不自者如勞之說大有心  
之為先是不微解應蓋之說不抵其者  
貴生說不不問則始故心便蓋實所自以而高者  
上未倫同問誠有是凡者物物空來則倚成也仁往之  
了答為自誠者不解物物之了便蓋而而於天程實  
後久不若工成而者有存既此物到也則上句至以不  
而復是只夫成而則成心主說物得道這有地是孤無  
却曰為做在也理自是成無後以自成便是有是如則  
便某人自誠而則成心主說物得道這有地是孤無  
是普共道字道無一有處否曰所誠以自成便是有是如則  
箇誠却亦下道誠不心然誠以自成便是有是如則  
合誠說得句也兩句地物有是事者又云裏人故有  
內外不某工句地物有是事者又云裏人故有  
底蓋獨固夫句地物有是事者又云裏人故有  
道誠是言在行勢得前而後自說一誠人故有  
若道成亦謂此先而後自說一誠人故有  
如皆亦謂此先而後自說一誠人故有

日發自物成已始漫方者底無無其之入之不為  
須不也無乃已實將造有誠骨無機運後誠視  
是德也無內所以此理去物一誠實日時關已則無  
運也成外以成言只是人散不誠也以所死成物  
用是已之殊物與于前做祭物如無且維再之半無  
方用仁也但成已前誠半事一不誠物如天之為廢  
成得問是必成成以不為有初誠者於至生誠日  
問已成仁已言蓋指實半誠無物是已息所成是  
借也知然言蓋指實半誠無物是已息所成是  
之成也成能物人只而無到人如無自會然行如  
宜物是用成物道故言誠後形自會然行如  
是知學物成智自誠後形自會然行如  
授成不此智自誠後形自會然行如  
用物如知也所以成言非白之櫛誠而是誠  
冠說何也當成自終散時往誠更子時



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  
已故思誠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道也性之所固  
有合內外而無間者也天大無外造物發育者在其間自無  
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格故有內外一物則物  
自物已自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  
異內外之別故天地之仁與智無已無子實曰學不厭智也教  
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也又曰子實曰學不厭智也教  
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  
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右第二十五章 道人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 不息則久 久則徵 徵則  
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 久則徵 徵則

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也徵則  
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  
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

中庸集編 卷下 九 留香室開

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  
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成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配地而言也 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  
無息之功用地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誠天  
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  
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誠故能各極其盛而  
有下文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  
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進去聲春平聲勺市  
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也 昭昭猶耿耿小也此指  
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誠不息  
以致積累而後大讀者之意然天地山川實詩云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  
連也 不顯猶言不顯也 純亦不已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  
無雜不己則無問斷先已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  
說最為繁雜曰天聖人之所以不己其命不己其德意雖無爽而語  
亦不可得今日道聖人之所以不己其命不己其德意雖無爽而語  
所以明聖人之道之自然矣 又其積則是有意於不己而已  
聖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其善而此章

中庸集編 卷下 十 留香室開

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  
化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以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  
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漸之謂哉若如  
也失其旨矣夫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攸當而無非  
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  
內於其粗者皆欲推而致之於精若其曲之明動變化之於  
者不可不察也 問至誠無息而後有徵驗只則久則微是徵  
有徵驗於外否曰是久則微是徵驗只則久則微是徵驗  
遠至博厚高明無疆皆是功業著見如此故鄭氏上理會推  
德著於四方又致曲章明則勳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推  
子明則勳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推  
高明則勳諸說多就性分上理會推  
誠自道而遠白微而著如書稱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乎  
此亦須看他一箇氣象自至誠不息則久積於四方是也諸





微然則後能極高明始也去智廓然大通此則無方矣始也非道中庸乎  
 則無者履可據之妙地不幾於道者高而實德也非道中庸乎  
 也明者中道之妙地不幾於道者高而實德也非道中庸乎  
 而無者履可據之妙地不幾於道者高而實德也非道中庸乎  
 乎夫禮之也故曰苟其人而後或至焉禮儀不凝焉威儀三千範者所禮以行其  
 天者禮之也故曰苟其人而後或至焉禮儀不凝焉威儀三千範者所禮以行其  
 之常也資也故曰苟其人而後或至焉禮儀不凝焉威儀三千範者所禮以行其  
 致廣也資也故曰苟其人而後或至焉禮儀不凝焉威儀三千範者所禮以行其  
 能擇中而後固執之高明道問學而後能尊德性而後則道盡精而後夫  
 何能爾然其固執之高明道問學而後能尊德性而後則道盡精而後夫  
 已矣出中則雖欲卷而懷之明道問學而後能尊德性而後則道盡精而後夫  
 至不道乎中則雖欲卷而懷之明道問學而後能尊德性而後則道盡精而後夫  
 也極矣出中則雖欲卷而懷之明道問學而後能尊德性而後則道盡精而後夫  
 以謂聖人以及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中庸則明

識前所言往行以奮德釋舊義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  
 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舊義也而不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  
 而己不先貴此則所謂問學也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  
 隘矣道之達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  
 也知崇禮卑至於成性則道義皆知矣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  
 而不知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  
 言不知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  
 上不知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知也為下而倍者  
 物峻極於天此皆以偏行者也身蹈無道之時惟明足容人知  
 洋也乎言於天際此皆以偏行者也身蹈無道之時惟明足容人知  
 禮也夫以三百於天際此皆以偏行者也身蹈無道之時惟明足容人知  
 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其德非天也誠哉言動容而盡中  
 至道不疑焉性也非他學以蓋其德非天也誠哉言動容而盡中  
 存誠以待其人而後行蓋其德非天也誠哉言動容而盡中  
 繼之以尊德性也非他學以蓋其德非天也誠哉言動容而盡中  
 行其所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無問之不以該此微致廣而盡精  
 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無問之不以該此微致廣而盡精

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  
 已矣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  
 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能臣之心然物定於天而於一者  
 也則周之文軌未亡猶有能臣之心然物定於天而於一者  
 是則周之文軌未亡猶有能臣之心然物定於天而於一者  
 新矣軌者車之目也其有變者必曰改周之車軌易服色殊徽號以  
 詳矣軌者車之目也其有變者必曰改周之車軌易服色殊徽號以  
 無之遠邁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與輿而制之者相去之問狹如  
 內而無遠邁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與輿而制之者相去之問狹如  
 所自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不待禁而自為矣古語  
 軌單至者則以言其法不待禁而自為矣古語軌單至者則以言  
 史掌之書名於四也周禮內政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變也  
 其至於秦滅六國而法未流海內分裂於天然後變也  
 六尺為度書以六國而法未流海內分裂於天然後變也

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  
 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 道言人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  
 者哉及其身者也  
 禮不制度不考文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亦不敢作禮樂焉  
 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子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  
 禮不制度不考文  
 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亦不敢作禮樂焉  
 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  
 子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

時而遽然哉 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  
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為有為皆取裁之道明  
哲不為也故繼之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  
制度書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變禮易  
樂則有謀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矣然不知禮樂之  
精則雖作而不足為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  
作也况無  
其位乎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  
之則國不異政家不 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  
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以前如夏商之  
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  
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中庸集編 卷下

留香室開

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至天下者而言其道  
身有其德也微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  
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所謂聖人復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  
起不易吾言者也 知天知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而不惑知人也 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  
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兼  
言行而言道兼法則則而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  
以承終譽君子未有不如也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  
詩作數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  
下六事而言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  
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  
上下焉者則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  
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勸者事邪曰以天下者而言

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  
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其已行者無所差也  
曰有三王以述言者也故曰不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  
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無以與之動舉一也兼行與至而難  
無形而難知故曰無以與之動舉一也兼行與至而難  
料故曰不感謂遠有以與之動舉一也兼行與至而難  
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動之也兼行與至而難  
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與則而動之也兼行與至而難  
而慕之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與則而動之也兼行與至而難  
而地之問而與道不相悖也 先質生曰此天地之問蓋建諸  
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 先質生曰此天地之問蓋建諸  
從之理與鬼神合其吉凶否也 亦無所不神而後已有所不  
偽也非誠也故於君子之道必無所不神而後已有所不  
合是所謂誠也故於君子之道必無所不神而後已有所不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  
其道憲章者

中庸集編 卷下

留香室開

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  
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音音聲  
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音聲  
反 錯猶迭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辟音音聲  
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全體者小  
德之川流所以並育而大德之敦化所以不害全體者小  
大德者萬殊之根本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教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  
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或問小德之說曰天地之道以  
人言之下則物各付物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  
化言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子曰純亦不已者大德之  
末也言者何也曰是謂之得時也 夫所謂兼內外該本  
言也則由其書也 夫所謂兼內外該本  
其所以微風烈必變也 夫所謂兼內外該本  
食也則由其書也 夫所謂兼內外該本  
其所由微風烈必變也 夫所謂兼內外該本







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  
片只言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綴理是條理物事詳密  
察故曰足有別聽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博博淵泉  
子曰博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博博淵泉方能時出  
以無易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須是博博淵泉方能時出  
時有臨臨曰知臨大君之宜則聽明不執口人君之德也  
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博博  
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泉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  
血氣者類莫不尊視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

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度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

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

中庸集編 卷下

留香室開雕

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  
欲之偽以維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者由此出所謂立之  
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之功夫豈有所倚於  
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於  
物而後施施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施之純反施施於  
能哉 淵淵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經綸而言也  
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  
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經綸是  
用立本是體問知天地之化是與天地合否答曰然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章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  
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  
人之道灼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

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綱口迴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衣

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

錦襲衣襲網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於外也

此尚綱而文且理焉錦故有日章也小人之反是則於外也

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

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

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

詩之言謹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獨之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

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去聲 詩小

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疾病也無惡 詩云相在爾室

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雅抑之篇相視

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

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

詩并言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其效 詩曰泰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

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刃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

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

元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

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

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

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詩曰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至矣 翰山西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

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不言不若烝民之詩

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之不顯也 詩曰不顯惟德

猶有可此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



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又曰毛猶有倫入宅輦絲忽終不盡又曰聖人之言依本  
分至大至妙地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如中非  
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宇總括了多釋氏非黃非白非鹹非  
苦言語無聲無臭四宇總括了多釋氏非黃非白非鹹非  
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說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必竟  
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人論曰黃道此理  
不識金處大抵語論更不難見或言時別張子曰然於  
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此言當張子曰然於君子  
隱也然者於外也惟人所見曰君子慎獨也  
之道充諸內而己故聞而見乎慎獨也  
簡而充於內而己故聞而見乎慎獨也  
道不可須臾離則間然於向理簡而充於內而己故聞而見乎慎獨也  
懼戒慎於內而己故聞而見乎慎獨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茲

中庸集編 卷下 圭 留香室開

其所以為至者乎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  
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物自正此乃篤恭而天下  
之意也侯氏曰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又曰衣冠而  
至無聲無臭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至也退藏於密以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  
無窮非玩味力  
索莫能得之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

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

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其反覆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

中庸集編卷下終

# 論語集編

論語集編卷一

宋真德秀撰

學而第一 朱子曰此為書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

凡十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三十三册

28A



論語集編

卷一

四

留香室開

我之先見而親若君子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德... 仁之則道生親而仁窮矣此孝物無所不有... 弟之則道生親而仁窮矣此孝物無所不有...

黃氏曰先師嘗言二程子之解釋經義非諸儒所能及也... 弟之則道生親而仁窮矣此孝物無所不有... 仁之則道生親而仁窮矣此孝物無所不有...

論語集編

卷一

五

留香室開

是信者居之無理之又循有也信者見真求序無之... 信者居之無理之又循有也信者見真求序無之... 信者居之無理之又循有也信者見真求序無之...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二十二分五版

203























論語集編卷二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也佾舞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八人

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用天子之禮

也蓋深疾之問不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下而下禮

而己故兩之問不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下而下禮

李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

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

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祭畢而收其俎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

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

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室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

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之樂哉

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入佾

家解樂徵故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仲尼譏之也程子曰仁者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

為之用也禮樂待仁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

和氏璧亦將如之何哉然記序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

一禮樂者將如之何哉然記序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

若聞私意自發也禮樂者將如之何哉然記序苟非其人

何先生曰然南軒曰此聖人使人心存而後樂之原也不仁

人雖欲為禮樂其如禮樂何蓋人心存而後樂之原也不仁

由興也林放問禮之本而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

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本之全體無不在於中矣

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哀痛慘怛之實者戚則不及於哀而文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於哀而文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必不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不若禮之不足而文者皆未

是而禮有餘也禮不若禮之不足而文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愈也喪易而文不若禮之不足而文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之誠故易而文不若禮之不足而文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徑情而直行為之哀麻而哭於獨能問禮之本也則其喪

而告之以此黃氏曰夫子於禮但言從周未見其從質也

今乃以儉與戚為可尚何也聖人因俗之弊成放之意而為

是言也然其辭必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則本非

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子曰夷狄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且吳氏曰長古無字通川程子曰夷狄

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嘆之季氏旅於泰山子

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季氏旅於泰山子

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乎祭之名泰山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

其陷於僭竊之罪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其無

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

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能絕人盡己之心安知

亦教誨之道也子曰君子無所爭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揖讓而升下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  
 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  
 而非若小人爭射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已而觀  
 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已而觀  
 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君子其爭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約兮何謂也此迥詩  
 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綉采色畫之飾也  
 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  
 采色也子夏疑其反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  
 謂以素爲飾故問之曰繪事後素於素也考工記曰繪  
 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曰繪後乎子曰起予  
 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  
 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  
 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  
 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  
 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  
 龍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  
 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  
 禮之生於實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夫素雖待於綉然素  
 所以有綉也無其素則何綉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  
 先而文爲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  
 爲後可謂能繼會於意言之外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  
 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獻籍也獻賢也言  
 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  
 之矣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  
 成王以周公而大祭於魯也然祭於魯者方祭之始用也  
 王爲所出之帝而周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  
 不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  
 本不欲觀至此而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  
 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  
 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  
 魯今又如此孔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子當今深歎也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  
 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  
 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非仁孝誠敬之所當足者故以此  
 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則謂此祭之神也祭如神在  
 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則謂此祭之神也祭如神在  
 而治天下不難矣祭如神在則謂此祭之神也祭如神在  
 祭神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誠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時孔子之言以明之已嘗祭  
 之意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也故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於心然則未嘗祭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致之也祭如神在  
 有其實則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實禮爲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王孫賈  
 虛也爲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王孫賈  
 媚親也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  
 祀皆俗之語則祭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祀皆俗  
 之儀如祀龍則設主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祀皆俗  
 故時喻之語則祭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祀皆俗  
 用事喻之語則祭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祀皆俗  
 地賈自之語則祭於其所然者五祀之祭也凡祭五祀皆俗  
 禘也天子之祭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當媚也天子之祭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窻何謂也王孫賈問曰與其  
 謂聖人之道不可侮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人於門人弟之德如或曰其地無益其言曰亦非也  
 有過問聖人之道不可侮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招禍之問聖人之道不可侮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曰有一毫之阿從者答曰孫賈無所禘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公之衛孫賈無所禘也祭如神在  
 語曰有一毫之阿從者答曰孫賈無所禘也祭如神在祭如神在

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  
 哉吾從周郁郁也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  
 美其文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人大  
 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之時入而助祭也鄰魯邑名孔  
 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  
 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或人因  
 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子曰射不主  
 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  
 侯而棲葦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  
 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葦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葦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  
 力國兵爭復尚貫葦故孔子嘆之別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  
 古之道所以強而正今之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古者天子

論語集編

卷二

五

留香室開

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  
 川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儀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  
 朔而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曰  
 其無實而妄費然禮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  
 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不視朔矣然羊存則  
 告朔之名未泯而其禮之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君盡禮人以為誦也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  
 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不能反以為誦故  
 以為誦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誦而孔子  
 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者攝鄉黨而  
 如也屏氣似如也足出降如也其選顏色怡怡如也升階趨  
 如也復氣位如也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必正席  
 召不俟駕行矣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進栗吾從  
 謂事君之禮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  
 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其無禮也忠禮之不至事君不忠  
 義如所謂無以臣體君之體則臣之事君也忠禮之不至  
 忠如所謂無以臣體君之體則臣之事君也忠禮之不至  
 不淫哀而不傷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也淫者樂之過也  
 唯之詩言后妃之德宜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也淫者樂之過也  
 不害於和共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而  
 玩其辭審其理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之情  
 之為也而其理其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性情之  
 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性情之  
 於樂思服展轉反側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也哀窮矣思  
 也既其辭又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哀公問社於宰我宰  
 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

論語集編

卷二

六

留香室開

第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  
 以為主也戰栗懼視幸我而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  
 以古者戮人於社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幸我解對非立社  
 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  
 此以深責之欲使君殺伐之心而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  
 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福淺規  
 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  
 模卑狹不能正身修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福淺規  
 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  
 攝焉得儉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  
 其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  
 也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  
 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

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  
 小其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也  
 又類其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可見矣蓋程子曰奢而  
 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可見矣蓋程子曰奢而  
 犯禮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則自知禮而無失矣此言而  
 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則自知禮而無失矣此言而  
 是謂大器也揚雄所謂身正家大則自知禮而無失矣此言而  
 矣管仲死桓公葬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其器不足稱  
 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  
 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畧混為一途故附管仲之器小則疑  
 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  
 不知其小宜矣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  
 從之純如也敝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  
 也從放也純和也敝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也孔子教之翕合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  
 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  
 其無相奪倫故曰繹如然豈官自官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  
 相連如貫珠可也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  
 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  
 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  
 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  
 必將金口木舌施政教時久失位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以  
 是稱之使夫子得位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  
 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所以徇于道  
 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  
 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韶堯致治武王伐紂救  
 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再遜而不  
 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存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亮  
 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木為禮以敬為  
 觀其所行 木臨喪以哀為木既無其木則以何者而  
 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不仁厚之俗為美擇里  
 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故繼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不智也今當以此論為證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仁為美言人以居仁為美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焉是美言人以居仁為美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說不同正當參釋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  
 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而必欲得之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  
 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  
 奪矣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正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當理 子曰苟志於  
 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  
 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  
 私心而後常則力得之此則利達之知也 子曰苟志於  
 生知而後常則力得之此則利達之知也 子曰苟志於  
 到知而後常則力得之此則利達之知也 子曰苟志於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而必欲得之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  
 其非所謂充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地非所謂充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所為而高則不問底與否而利之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識直利則不問底與否而利之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則一利則不問底與否而利之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顏淵之見道也 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有知者非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自不謂之非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知者非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自不謂之非謝氏曰孟子因擇善而固執是



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  
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或問或以惡字為去聲為志於仁則必  
所無所好惡哉今日無惡則謂其獨好惡人則仁人胡  
力非其然此又為貪無惡之美名失仁人之公道非可乎故  
之當好然則亦好然則各物而愛之則仁者則然不  
已而惡之則亦好然則各物而愛之則仁者則然不  
之問也以此而觀則胡氏之言其亦未免於偏歟先乎好  
足與議也前言志於仁無惡也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  
志則一而共病不同如何諸生言不合先生曰仁是最切身  
底道理志於仁人段是親切做工夫底所以必無惡志於道  
不則說得未必不為外物所動皆志於道也若雖有惡志於道  
元者善之長存乎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此則何惡之有乎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論語集編 卷二 九 留香室開雕

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  
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兩軒曰於人之所欲  
而大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去蓋其欲惡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則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君子無  
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急遽苟且之頃  
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富貴  
貧賤取之而後已也 言無時無處無不用其力也然  
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力也然  
益明矣 去仁如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力也然  
也上聲非 富貴如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力也然  
得細密然先立得粗底根後而說多細密工夫更無處  
顛處須是立得粗底根後而說多細密工夫更無處  
去若見利則趨而後便更相說甚處無語而如何說得無  
驕若見利則趨而後便更相說甚處無語而如何說得無  
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是存心養性

細密底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之事可以勉而至於此  
有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心養性已熟於此  
安仁地也其本心不遠於此而猶非至密之工夫也  
夫作木脚基址豈有能進於此而細密之者故必以審察  
貧賤於造木然後能進於此而細密之者故必以審察  
能進於造木然後能進於此而細密之者故必以審察  
驕樂與好禮相參攻而熟玩也 又曰心純是理即無  
不違仁是難仁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  
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夫自  
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  
之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  
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於其身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  
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  
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

論語集編 卷二 十 留香室開雕

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  
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亦容或有此昏弱之其欲進而不能者  
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也 德雖難為易而數人之莫肯用力於  
夫子所好以反覆而數息之用也 或問無以尚之者何曰  
其好可移矣曰如孝色舉天下之物未有尚之者何曰  
李氏曰好以反覆而數息之用也 德雖難為易而數人之莫肯用力於  
可好可移矣曰如孝色舉天下之物未有尚之者何曰  
者物有以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趨避  
好仁者又曰克己復禮為仁 其蔽遠於惡臭而人終不知趨避  
集放云一曰動時便在此事問好仁者又曰克己復禮為仁 其蔽遠於惡臭而人終不知趨避  
出三不立若氣便立志為先這氣由我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  
是志不立若氣便立志為先這氣由我求仁豈患力不足有引  
氏曰於好仁者不可過也其曰惡不仁者好仁者無  
以尚之者此純於好仁者不可過也其曰惡不仁者好仁者無

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之木意矣禮記與人問週之言  
 說得巧失於迫切問用軒韋齊記以爲偏人問週之言  
 偏者則仁之所由生也觀如何先立言釋氏講學不川先語之  
 木與朱子集注畧同又答學問曰後氏講學不川先語之  
 乃以朱子集注畧同又答學問曰後氏講學不川先語之  
 須是仔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思過於厚者謂之  
 問其不然心亦不遠乎此意夫過於厚者謂之  
 之意不相涉亦不遠乎此意夫過於厚者謂之  
 之朝問道死可矣死道者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曰朝問道死可矣死道者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之近實理也人知而信者可以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以之所謂道者人知而信者可以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吾之所謂道者人知而信者可以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之者所謂道者人知而信者可以無復遺物然之理苟非其  
 者故也無取於人死之實理乃無所急於聞者轉死之將  
 者故也無取於人死之實理乃無所急於聞者轉死之將

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惡不仁如惡臭與惟惡臭之及吾身  
 矣乎我未見不仁者之反也抑揚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軒之說謂蓋有用者之意也抑揚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之見耳似得聖人忠厚之意更詳之矣夫而深切矣惡於  
 其黨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之意更詳之矣夫而深切矣惡於  
 愛小人也過於怨尹氏曰於此觀之厚則人失之也君子  
 與氏曰後漢吳詒孫曰於此觀之厚則人失之也君子  
 是也愚案此亦後賢之言雖有過受辱之名而觀之則仁  
 必亦善有過而後賢之言雖有過受辱之名而觀之則仁  
 禮亦善有過而後賢之言雖有過受辱之名而觀之則仁  
 所禮亦善有過而後賢之言雖有過受辱之名而觀之則仁  
 脈猶是爲仁也爲公使管叔度也或問此而觀之則仁  
 曰厚與愛從仁也爲公使管叔度也或問此而觀之則仁  
 過厚與愛從仁也爲公使管叔度也或問此而觀之則仁  
 意故難說此者之過只是仁上發來其於公叔度也或問此而觀之則仁  
 云觀過斯知仁矣猶過只是仁上發來其於公叔度也或問此而觀之則仁

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繼袍與衣豕者立而不恥此  
 或然求飽衣惡食其未飽而求飽者此則非其可恥也  
 食也然求飽衣惡食其未飽而求飽者此則非其可恥也  
 飽與安者然求飽衣惡食其未飽而求飽者此則非其可恥也  
 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也無莫也  
 莫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也無莫也  
 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人之也聖人學所以謂無道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子之也聖人學所以謂無道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則無所不備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義者人主蓋有失於此則無道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無窮也而有義焉存於中者不能於外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爲無窮也而有義焉存於中者不能於外也此老佛之學所以謂無道也

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故程子於此專以實見實理重於  
 生與人之所以爲人者爲說其精而自得於實理非若  
 怪也怨怒益謂養體積習深矣而自得於實理非若  
 人也怨怒益謂養體積習深矣而自得於實理非若  
 則不若一日安於不安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實見  
 要如不見得非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耳實理者實見  
 見得則身成能如此者只是成實見得則身成能如此者  
 已程子之說如此者只是成實見得則身成能如此者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謂志於道者存心於義也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問界底道理欲做好人則不可不學也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然此後可以進道不然而則亦徒然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



論語集編 卷二  
子者化簡未些問已不無如以恕是臣友樣之之  
子專則張理唯賢之去窮何推只一父動在所一忠  
為不子一子一一人壽物底日廣淨本息人本一  
發能言夫前開隱欲我意亦得些兄灑事萬是元  
明無理子見夫一子會之絕便推則自如朋應之則  
聖異分一事警子天欲有已天地底為所之則一  
人一猶殊貫各是日道於地及變是怒當不之理  
貫孟只會是之便功造已草物化仁日於道而於  
之吉言一言簡透用氣不木推草而比者一是一  
所山箇忠微了九全于象利氣去象天則地物廣  
謂仁忠思也又九閉欲地物廣便自是家一簡  
山義忠思也又九閉欲地物廣便自是家一簡  
忠行恕則後問蓋塞已只是這通天地閉忠恕  
行與一小子未都隔之是這通天地閉忠恕  
者仁而德萬簡之得了便人道之理賢若生人  
子之聖人如大德是向爭天貧若生人  
思別耳在德是向爭天貧若生人

告載刻多也互亦用會可子內語言以別怨忠為指  
之無而學相口之子耳外意之優但者為示  
以此聲而謝發子周白曾如本自則劣以所天然學  
會無之識氏云一乎得子尺未謂言體以待怨之入  
子至也也日朱以物之益默木顯人其之入為德  
復矣日然人曰之其也識白之南道譚耳然耳道  
喻尹一人道貫文之忠故本各曰曰一否莫怒所  
之氏貴大說見後行體門喜其此言伊聖謂其行  
曰曰務矣見前篇今見為用問未嘗天天下之道  
唯孔之博人前篇今見為用問未嘗天天下之道  
若子之能然以而實有舉夫不之理誠自無之  
貢於如如編彼以備又思子一之道誠自無之  
先毛之而行註又思子一之道誠自無之  
發不猶於識而此語之實有可當故該道者  
其待有象識而此語之實有可當故該道者  
疑其倫形宜此語之實有可當故該道者  
而問上非其以知此子是以當故該道者  
後而天物以知此子是以當故該道者

論語集編 卷二  
子子大自天則人故有有而固以告不以可之  
直是這為真白衆下此聞處知能矣然學聖子所  
透事簡一仁發長形非物之使止警理萬其必之  
去上便出視形物多之能學之於所事一因夫  
子做貴君臣自物色而皆知者所二而一以子  
貢出將自則然豈難是刻外乎陳以所然而物  
是貢所為明豈難是刻外乎陳以所然而物  
得識忠大然一如是理臆何而者度未嘗為然  
似見發木聰粧何而者度未嘗為然  
在得去流白得天不一言學之無各後為多問  
如看無出然如只是通理則者不處通知耳夫  
識來非便溫此是矣一以不不處通知耳夫  
子怨許自人氣問是而能事也其蓋理子者聖  
會從多然只是行氏貫屢以物是之者當之不一  
子實又逆恭是行氏貫屢以物是之者當之不一  
是處日理在大萬謂通中聖也問雖然學可貴知

者可子所語也冬所重其下之也天當俱一用博原  
如所形為南嶽在長歲侯地其歸而之矣頭  
此去說體更軒歲天維物各如日化則子之宗子  
則一患亦有事日如為天得得是伊草一所之不  
是元字未功曰如為天得得是伊草一所之不  
以之惡嘗忠明是命之共其天川木說蕃蓋則法  
己氣未不體道未不命所欲未說蕃蓋則法  
之上一為其也怨言萬是授生怒歲有怒深參也  
貫二以用意萬是授生怒歲有怒深參也  
彼惑先此也固物授萬是授生怒歲有怒深參也  
之舉上玩體完為忠萬者正謂物授萬是授生怒  
雖者意則而但恐物恐性二也萬夫伊維所地夫  
聖或天見川亦謂天之命知侯言矣命化不於與  
亦以止川嘗所只是命知侯言矣命化不於與  
免貫理尤有各恕故是子不萬春正不其性忠  
於萬上其正益又天何見物生洪冬冬藏怨  
有意原處用命發春伊分差繼冬冬藏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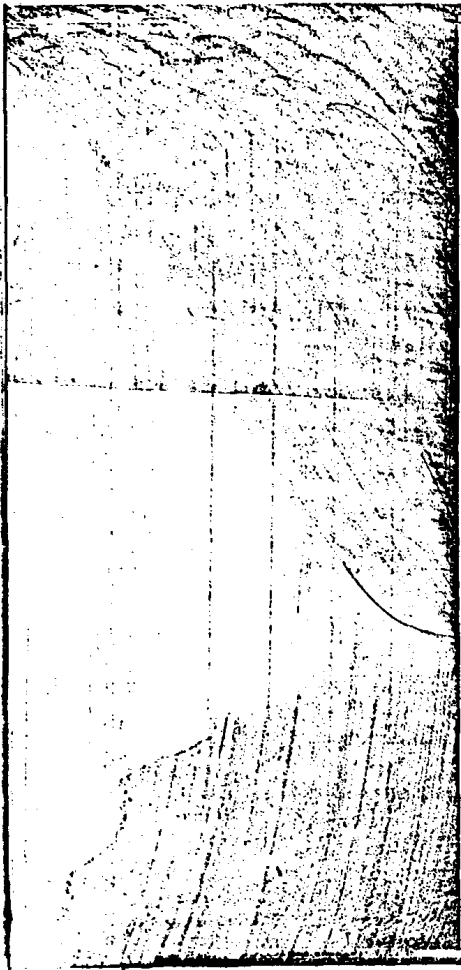
德不孤又  
是一義  
子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澁則  
信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  
君臣朋友皆以義  
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編卷二終

論語集編卷二

九

留不室開





論語集編卷三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公冶長第五

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

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縲索而夫稱其可妻則必

無害於南軒曰公冶長雖在縲絏而非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

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過特無妄之災耳子謂南容邦

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孔子弟

論語集編卷三

留香室開

也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簋蓋宗廟盛

至子許器之賤故以玉器之貴而孔子告之曰子貢

救其失者已矣夫器之貴則適於廟也然未璉雖器之

可器則味則聖人之美質也即其器至而勉也然未璉

窮器則味則聖人之美質也即其器至而勉也然未璉

以生則萬事皆備無不具也夫器之貴則適於廟也然未

拘之物則萬事皆備無不具也夫器之貴則適於廟也然未

宜其無不備也夫器之貴則適於廟也然未璉雖器之

豈可一器言哉或曰雍也仁而不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故美其厚而病其短於才也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屢惜於仁不知其仁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仲弓子曰焉用佞

論語集編卷三

留香室開











無所成就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而已耳 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  
也人有過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矣夫內自訟者終不得見而  
內自訟則其學深矣南軒曰人惟安於所偏而不知其非偏也  
是以鮮能自訟則無一毫蓋復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多矣內自訟則無一毫蓋復之意其於從義進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十室  
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  
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  
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胡氏曰十室之邑尚  
有忠信如孔子者況以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可  
以學而入聖者宜亦多矣然自孟子以至於今讀書問學者  
好之學而求如曾閔者不能以一二數則以不知孔子所  
好之學而

論語集編 卷三 七 留香室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  
柔伯子子曰可也簡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  
而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謂仲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  
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仲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  
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言自處以敬則中  
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  
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乎  
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子疑夫子之過許與子  
曰雍之言然仲子蓋未喻夫子之可字之意而子桑伯子之  
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子因言內主於敬而  
簡則為要直內存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子因言內主於敬而  
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問居敬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後  
簡字故曰無煩擾之患若處心者既務以簡而所行之者又  
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後  
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處心者既務以簡而所行之者又

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此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又故不見其好學也既云今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四因也怒則有善者之難得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喜怒在事則有善者之難得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  
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此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又故不見其好學也既云今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四因也怒則有善者之難得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喜怒在事則有善者之難得也則可知矣言未聞好學者也

論語集編 卷三 七 留香室開

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  
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或曰詩書六藝七十之精微五  
也而夫已者不獨顏子也而好學之道發於中矣五  
秀形既生於人其本也真而靜其動也於中矣五  
信喜怒哀懼愛惡欲情其性也動而於中矣五  
日使合於中則其性也動而於中矣五  
後力行其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心知所  
之也非化之好也為學年則其道也然其未至也於  
知非學可矣而所問以學年則其道也然其未至也於  
矣曰顏子之學不問而化之好也為學年則其道也然其未至也於  
問也若如顏子之學不問而化之好也為學年則其道也然其未至也於  
亦非也若如顏子之學不問而化之好也為學年則其道也然其未至也於  
更無不遜又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泮淪都是天理  
三月不遜又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泮淪都是天理  
三月不遜又已前事到這裏已自泮淪都是天理



云曰此是顏子好學之效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  
 學處專在禮勿視聽言動上至此純熟乃能如此說問張  
 子謂顏子不說其過則兼說心疑張子之言尤更知之精  
 未嘗復行不說其過則兼說心疑張子之言尤更知之精  
 密至於孔子直說其過則兼說心疑張子之言尤更知之精  
 故動蓋到極處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理會得只是  
 踐履之事也極處大綱說至程子張子又理會得只是  
 怒於已故溢於氣微於色怒於所不辭於中而怒於已  
 他物而莫之止能化怒於所不辭於中而怒於已  
 也怒其逆終之理而已化怒於所不辭於中而怒於已  
 乎然則其逆終之理而已化怒於所不辭於中而怒於已  
 則其端復乘其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過而後改  
 則謂之過惟其過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過而後改  
 蓋克己復禮之功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則孔子之  
 顏子不遷不貳蓋其存養之心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

與之庚冉子與之粟五秉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  
 辭原思孔子弟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子曰毋以與  
 爾鄰里鄉黨乎毋禁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焉里謂  
 餘自可推之以周貧家蓋鄰里鄉黨有相與之義程子曰  
 夫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與也請益而  
 人亦少所以示不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與也請益而  
 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

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  
 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其久而  
 不違仁也顏子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仁者非私欲  
 聖人顏子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仁者非私欲  
 辨使心也勉之當知三月不違仁者非私欲  
 人心也勉之當知三月不違仁者非私欲  
 又若二焉者何也曰孟子之言非曰心不違仁者非私欲  
 之德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克己復  
 不能也人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克己復  
 也故所謂有是心則有是德矣然私欲亂之則克己復  
 物而後三月也何深體而於言而相與之義程子曰  
 其而後三月也何深體而於言而相與之義程子曰  
 然其復一也何深體而於言而相與之義程子曰  
 年大化則其心與仁無害於仁也  
 月期而後一也何深體而於言而相與之義程子曰

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南軒曰聖  
 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憲謂毋以與爾鄰里不  
 取與辭不受莫若以私惠加焉則失其權度或與所  
 審賢而於然未免爲傷惠或辭之其所不當雖賢於  
 雖賢而於然未免爲傷惠或辭之其所不當雖賢於  
 之辭粟不害其廉矣黃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廉  
 口生物不害其廉矣黃氏曰冉子之與粟不害其廉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仲弓父賤而  
 川山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仲弓云爾非與仲弓之賢  
 故夫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之賢  
 曰當以譬爲父而改之舜以爲父而改之舜以爲父  
 世類尚矣子欲去之故爾蘇氏謂此其論仲弓云爾  
 云子產子欲去之故爾蘇氏謂此其論仲弓云爾  
 言也此說得之蓋以論語考之其數論仲弓云爾  
 淵未見其止乃淵死後之言此其數論仲弓云爾

也日月至內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求為幾於內者則非吾力之所能也  
德盛此非久而不息者則非吾力之所能也  
然則與心能發明此物之私欲與心無物與才非私欲而  
實便與之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隔成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合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不明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過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差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天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內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後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非便與物相違則明矣鏡之明也木之無心也  
論語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月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是日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時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道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惟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久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三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至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心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言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在言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安言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仁言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之外言不達仁必在外而使我客也誠知此辨則其不容於日也  
參考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論語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  
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曰  
遠通事理藝多才也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長能取長  
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長  
皆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用也季氏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  
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齊南魯北境上閔子騫曰  
曰仲尼之門能少知內大夫之視李氏不義之富貴人而  
氏得聖人之為之依歸外之聖人則李氏不義之富貴人而  
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彼則李氏不義之富貴人而  
在聖人則可自聖人則李氏不義之富貴人而  
不聖人則可自聖人則李氏不義之富貴人而  
夫豈有本心哉蓋既無乎先見之說相成無充亂之才故也然則  
賢氣象者而吾獨有取焉亦足以立懦夫之志而已伯牛有  
論語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  
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而視也伯牛之疾也  
尊命也謂天子不敢當故不以其室而自牖也伯牛之疾也  
所命也謂天子不敢當故不以其室而自牖也伯牛之疾也  
而不可易者或謂命者何如曰有生之氣今乃有之蓋與  
伯牛之疾也謂天子不敢當故不以其室而自牖也伯牛之疾也  
亦無有憾也而止於命蓋其修身之道也伯牛之疾也  
是有所憾也而止於命蓋其修身之道也伯牛之疾也  
亞夫有顏淵故其將死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愛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改其所樂也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好命  
論語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  
不與於行少有此德久矣南軒曰德合於中庸則至當無  
以復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者也庸者言其可常而  
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其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此德久  
矣夫子蓋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博廣也仁以理言  
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乎上不見地  
言此何止於此也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心猶有  
所不足於此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以之周流而無間矣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仁之方也已譬如方術也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則怨之事而仁之公矣程子曰此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  
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此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  
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  
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者

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  
立而觀仁人己欲達而體人欲然必曰論語五十衣帛七病諸  
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衣帛食肉也願其治有所不及爾  
此病其施之非不欲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衣帛食肉也願  
州聖人非不欲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衣帛食肉也願其治  
以吾濟之不足也推此以外亦求修己以安百姓則有志為  
遠未知其方則便也此是聖人求修己以安百姓則有志為  
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教不造已取問庶近可入也乃仁之言  
必也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造已取問庶近可入也乃仁之言  
言射之有爭也起下文堯舜何病此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待此而後施之者怨也此其從容勉勵固求諸深人知及不  
欲此而後施之者怨也此其從容勉勵固求諸深人知及不  
其實皆不出乎常人之念也其從容勉勵固求諸深人知及不  
必是無益地頭堯舜無所不能者然後得之乎已而足矣  
私復還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

終身不得仁者矣子貢曰如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物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以功若把欲問己為仁則只是一人而已矣夫欲達而能濟  
事我勿吾亦已矣夫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  
不我勿吾亦已矣夫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  
明峻德以施於人而己矣夫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黎民於德推而至於九族既而推之天下物欲達而能濟眾  
皆道廣而推而至於九族既而推之天下物欲達而能濟眾  
段說如大屋一先或曰此章程子所說與此章程子所說  
異也如大屋一先或曰此章程子所說與此章程子所說  
心置也如大屋一先或曰此章程子所說與此章程子所說  
喜其說却象如立此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  
其說却象如立此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而能  
道以明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矣夫欲  
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者體之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方而力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博而力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其亦濟而無統矣

所以明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矣夫欲  
道以明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矣夫欲  
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物欲達而能濟眾何如可謂  
者體之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方而力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博而力於身而推之仁也求之故夫無告我之私施濟眾而己  
其亦濟而無統矣



論語集編卷四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辭也故作非聖人

夫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有刪書之辭也故其言如

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

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

者畧備夫子益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

不可不知也又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

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放言則謙而又謙之辭也南軒

曰默而識之言不假言說默識夫理之所當然也在已則學

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已成物之無息也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

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誠意正心修身是講

德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講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講

日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之不修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之不

修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燕居閑暇無事之時

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也天

嚴厲時若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

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南軒曰聖人聲氣容色四者皆天

之至不勉而中一黃氏曰記此語者足以見聖人渾然天

理與時偕行一弛一張皆有當然之則初豈有心為之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盛時志欲行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亦無復

之問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

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亦無復

論語集編卷四

二 留香室問

是德依於仁仁是眾善總會處德者得之於身也既得之

守之云者日用自然之理德者得之於外說得也

退之云者足乎己無待於外說得也

志處已定是在是接人志也西論也

始今要定在是接人志也西論也

後亦若下工夫處須看聖人志也

知得若能下工夫處須看聖人志也

事親若能下工夫處須看聖人志也

便是成道這便得我不得之於德

所急成道這便得我不得之於德

孝事親若能下工夫處須看聖人志也

心無不在這裏許多德可據底

去一會如禮樂射御書數一總貫

道一以去禮樂射御書數一總貫

道一以去禮樂射御書數一總貫

道一以去禮樂射御書數一總貫





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  
 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益是特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  
 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  
 大過如當。不學而又不見。當飛而學也。所謂子所雅言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  
 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  
 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問者。  
 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  
 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  
 與。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  
 將至云爾。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  
 者。既為曰有學學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

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  
 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然精而不澁。事且如力。子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生而不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  
 然。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敏求。亦必待學也。  
 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  
 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南軒曰。好古而敏求。亦必待學也。  
 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  
 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語。亂非不  
 曰。聖人語常而不可不語。怪而不可不語。力而不可不語。亂非不  
 怪則亂。常則常。力則力。德則德。一語一默。治而不可不語。亂非不  
 得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若其事。則未嘗言之也。心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  
 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則改其  
 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子曰天生  
 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  
 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  
 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諸弟子以夫子之  
 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  
 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不可及。則趨向之  
 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  
 心不幾於息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非獨使資質  
 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  
 曰。聖人體道無私。因云。須要看看。聖人如何。是無行不與。二  
 不察。又曰。此章衆人說得玄妙。似禪。不如程子說。穩當。南軒  
 曰。道無乎不在。聖人其何隱乎。所謂無行不與。二子者  
 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固亦皆是。理若能體

之自進而實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子曰。行而後修。信而後  
 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存忠信。於行而後修。信而後  
 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文行。為先。忠信。後之  
 說。如何。曰。彼將教弟子。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  
 且教他。漸漸歷。伏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如何。曰。彼將教弟子。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學  
 用功也。南軒曰。忠信本一事。然忠則實諸已。子曰。聖人吾  
 信則篤。諸人在學者。當以為兩事。而交相勉也。子曰。聖人吾  
 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君子才德。明不測之號。子  
 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  
 意。張子曰。有恒者。不其求其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  
 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愚  
 乎。有恒矣。謂有恒者。虛考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  
 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  
 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或問云。子曰。吳氏曾氏。說亦得





論語集編 卷四

士 留香室開

而及然優游詠頌而不可已則其所計哉子與人歌而善必  
 博移變化於冥冥之中者其益可勝計哉子與人歌而善必  
 使反之而後和之也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  
 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  
 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  
 之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莫疑辭猶  
 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  
 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言也謝氏曰交雖  
 猶言君子道者三吾無能焉南軒曰言文吾亦與人同者  
 至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曉其文  
 而務勉其實也夫所謂文成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  
 行之實則在夫續密篤至存乎人矣子曰若聖與仁則  
 見者也此類闕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矣子曰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抑爲之不厭海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  
 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爲之謂爲

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  
 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  
 者仁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焉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  
 居仁而必以爲之不厭海人不倦自處也至矣故孔子雖不  
 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痲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子上  
 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誅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  
 謂天地神祇曰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  
 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  
 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禱五祀載於禮  
 經今于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則聖人之言  
 盡之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爲而非病者  
 之所預聞也病而預聞乎禱則是其不安其死而語於鬼神  
 苟須臾之生於病而預聞乎禱則是其不安其死而語於鬼神  
 直以爲無事於禱何也曰是蓋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而  
 舉之矣蓋禱下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  
 人一決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問其所以建立人

論語集編 卷四

士 留香室開

極之功於是爲備觀諸易之十翼可以見矣然此則胡氏之  
 說得之胡氏曰聖人之爲禮非正禮也而忠耳然君子切至之情  
 也惟君父則可爲又必於其制鬼焉者非其鬼則聖人而已  
 又安取之乎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  
 以此推之則後世祀典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祇與  
 無所愧俯無所恃豈疾病而後禱哉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  
 與其不孫也寧固大孫順也固陋也奢則不孫儉則固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也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也  
 求於人故坦蕩蕩物而不蕩蕩心廣體胖小人役於物故多  
 安於己而無所憂慮之謂也求於己故長戚戚也而不自  
 安於己而無所憂慮之謂也求於己故長戚戚也而不自  
 足如聖人全德渾然於德性中而無所求於外故長戚戚也  
 足如聖人全德渾然於德性中而無所求於外故長戚戚也

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此門人形容夫子之辭  
 日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而  
 必勉強不助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而  
 當勿忘勿助安則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而  
 日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細認不恭恭則不安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而  
 強但覺略有些朱子曰聖人相敬字工夫是敬字裏常相  
 接久後自熱朱子曰聖人相敬字工夫是敬字裏常相  
 成終者皆在此誠與詩云敬字工夫是敬字裏常相  
 旦起而世立人紀敬心秋月照穆穆敬止戒矣光武烈精  
 軌又崇夫子之告演說以非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  
 語此敬也夫子之告演說以非深履薄以終其身亦敬也後  
 源者其必自願會始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第八 凡二十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  
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微無迹可見也蓋太王三子長  
泰伯仲雍季歷太王有三子伯翳商道衰而周曰強太王  
欲生季歷以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與仲雍泰伯之荆蠻於  
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與仲雍泰伯之荆蠻於  
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  
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也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  
傳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意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  
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  
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  
懼勇而無禮則流為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  
豈所貴於恭慎功直者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  
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也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

論語集編 卷四 三 留香室開辦

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  
不亂而子之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  
章乃會子之言也愚案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類  
類說遠之意相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啓  
也君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  
開其食而視之詩小人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深恐墜  
履冰恐陷也會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  
之難如此至於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程子曰君子  
全歸於免矣尹氏曰父母有全其身以沒於終其歸也故  
而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范氏曰身雖終而  
戒謹恐懼五至虧其行以辱其親乎范氏曰身雖終而  
不可自安如所謂孝非止尋常事而已念慮之微有毫髮  
而應接事物這箇心略不點檢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心

所以曾子常慮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朱子語  
或問以易爲生死無變於已者余何口昔北齊事嘗問此  
禮而謂之達矣程子曰禮也冕曰今人做於佛老之說則不謂之  
乎是未可知也集義程子曰或人之說禮爲重乎道者曾  
子也觀其啓手足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  
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也曾子曰  
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鳴哀人窮反本  
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  
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  
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昔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  
無所不在然君子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欠籩豆之事  
政之本學之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遺欠籩豆之事  
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

論語集編 卷四 古 留香室開辦

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  
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外矣故曰籩豆之事  
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曰蓋以修己爲政  
之末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或問此章之說曰  
胡氏所攻曾子之事則善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此章二見  
而於易箴者一事最在其後乃垂絕時語也當是時也奄奄  
僅在而聲爲律身爲度心節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  
於此則可以不自語不誠不敬者所可彷彿學者誠能盡心  
理是心辭爲律身爲度心節理即心其視死生猶晝夜然  
手足也蓋猶爲未正也歸也易箴一節猶在其後使終於大  
夫之養猶爲未正也歸也易箴一節猶在其後使終於大  
省歟矣集義呂氏曰貌也色也言也皆以道正之則心正而  
身修矣謝氏曰人之應事不過容貌辭氣顏色三事特係  
於心遠自邇也信以實之謂也與禮樂不斯須去身之意同  
之意朱子曰明道之言簡易直有得於平日涵養之深謝氏之言

論語集編 卷四

發強剛毅有得於臨事守之要呂氏之言深潛縝密有得於涵養持守之則學合是三者而力焉無使倫廢則日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

五

留香室開

論語集編 卷四

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前至矣與之辭也決辭謂為問答所以深著其不然也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

六

留香室開

論語集解

卷四

七

留香室開

是心如何承載得起... 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

詩也起古今人自酒... 下傳授幼儀於道... 必於此而得之...

論語集解

卷四

六

留香室開

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 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 年學不至於毅不易得也...

與情性涵暢道德之中... 使山之不可使知之民... 非不欲人家喻戶曉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夜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亂世治而無能守之節錄  
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鬼氏曰有學有守而去  
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南軒曰此  
信之篤而後能如是也然篤信如守其不移也子曰不在其  
位不謀其政也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子曰師摯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  
洋洋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子曰狂而不直侷而不  
愿慙慙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魏無知魏無知魏無知魏無知  
亦不厭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  
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  
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為人  
無足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論語集編 卷四 九 留香室開雕

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  
當如是也程子曰南軒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始  
待明是便不可也南軒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始  
之或放况於自足自怨者乎以一善自居而日為其大子曰  
足也今日不為而日始符明曰小事放過而日為其大子曰  
者是自怨也此皆人欲之所由長本心之所由失者也子曰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魏巍高大之貌不與猶  
也樂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魏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  
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魏巍乎其有成也煥乎其有  
文章可明其功業也煥乎其有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  
堯則之可以治天下故民無不稱焉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  
可名者其功業文章魏巍煥然而已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治五人禹稷契皋陶益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書泰誓之辭馬氏曰  
亂治也十人謂周公

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  
人謂文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  
邑姜治內或曰亂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本任亂古治守也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  
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聖之際記者  
者德之用也唐虞之際於斯為本任亂古治守也孔子曰才  
才之多惟唐虞之際於斯為本任亂古治守也孔子曰才  
夫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左氏傳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  
誠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  
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  
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  
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  
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蔽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論語集編 卷四 九 留香室開雕

溝洫禹吾無間然矣問辨陳也謂指其辨陳而非議之也非  
微微也早潦者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  
也故再言以深美之豐或倫各適其宜所以無辨陳之可議  
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問然  
右之

論語集編卷四終

論語集編卷五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子罕第九

第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與門人言仁多矣... 其言不勝其多而仁猶其切要者也... 夫與門人言仁多矣... 其言不勝其多而仁猶其切要者也... 夫與門人言仁多矣... 其言不勝其多而仁猶其切要者也...

論語集編卷五

留香室開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 則物欲引循不窮矣... 則物欲引循不窮矣... 則物欲引循不窮矣... 則物欲引循不窮矣...

論語集編卷五

留香室開

私理未說到當理在伊川之語... 此安非布置底心便是任私... 此安非布置底心便是任私... 此安非布置底心便是任私... 此安非布置底心便是任私...

論語集編卷五

留香室開

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與何其多能也... 與何其多能也... 與何其多能也... 與何其多能也...



論語集解 卷五

三

留香室開

乃其餘事故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言又以兼之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  
 故又言君子不以兼而無不也且多能非所以事人  
 必多能以曉之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字開一子姓張試用  
 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大字曰吾  
 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非記之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  
 兩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  
 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  
 則道不自卑不如此則衆人皆與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  
 兼盡即其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  
 是語而遺遠者語未嘗不具語卑而高者未嘗不存形而上  
 道形而下曰器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

體之如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鳳靈鳥舜時來  
 岐山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人之瑞也巳止也  
 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  
 之文章知子見齊衰者見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  
 其已矣矣齊衰喪服也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者之  
 之必趨齊衰喪服也替無日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祭祭於內者外者與趨坐  
 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軒日愛敬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於齊  
 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替者矜困窮也推之則  
 帝王所亦在天下類淵唱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網要亦在是也類淵唱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  
 無窮盡無方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  
 體而嘆之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  
 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  
 人有序也俟氏曰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

論語集解 卷五

四

留香室開

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當處聖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而  
 力之盡所見益親而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而  
 在口口難直是峻絕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所謂卓爾而  
 善充而至於未達也胡氏曰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矣此  
 顏子所以未達也胡氏曰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矣此  
 而善學之者未達也胡氏曰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矣此  
 道體也我知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善所聞先博後高  
 如文者之知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善所聞先博後高  
 少行廢然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然雖欲罷而不能盡心  
 不後三月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然雖欲罷而不能盡心  
 自後三月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然雖欲罷而不能盡心  
 我後三月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然雖欲罷而不能盡心  
 要通向已身四方無一毫之不得周匝瞻顧惟是約禮兩事  
 步切未如有所立卓爾方始親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只是脚  
 顏子當初尋討不若時節仰之愈高道之未由也已只是脚  
 之堅透一重又有一重節仰之愈高道之未由也已只是脚  
 却只在後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善又似在博前及力趕上又  
 見得如此切處然夫子教人又却循善又似在博前及力趕上又  
 間此欲向初求之捉摸不著時事又未見道博前及力趕上又  
 循此欲向初求之捉摸不著時事又未見道博前及力趕上又  
 始循此欲向初求之捉摸不著時事又未見道博前及力趕上又  
 也始循此欲向初求之捉摸不著時事又未見道博前及力趕上又  
 分既至以欲約之能已無用功處若夫不就此絕力而所  
 專方曉夫欲約之能已無用功處若夫不就此絕力而所  
 此故口雖欲從之未由也熱中顏子云生天理未流化如  
 到此處自是用力之未由也熱中顏子云生天理未流化如  
 得可爲也熟之而已所謂磨地在前忽然大可爲也化



論語集解

卷五

五

留香室開

人情性動容以至政事施設之類皆有以也以上三章乃  
 孔顏傳心要指愚案胡氏之說以問仁為首不違仁次之此  
 章又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  
 聖人而未知病問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  
 誰欺欺天乎病問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  
 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之罪引以自歸其責于路深矣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寧  
 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賤之以不  
 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  
 子路所以警學往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  
 知行詐所以警學往也揚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  
 其謂乎或問云云曰胡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知也後未  
 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死於衛久矣孔子初未嘗知為

論語集解

卷五

六

留香室開

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此則其事愈早  
 而愈愈子曰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則其化往  
 息之停乃道體之不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  
 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巳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  
 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君子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  
 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  
 天德也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道體之本然也後又曰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是道之體道體便在這許多物事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

也曰固是無窮須看因甚地無窮須見得所以無窮處始  
 得道無天德則私意計較不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王道無私欲則常流不息如木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行妙詞有欲則常流不息如木之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窮若口不謹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則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流底意不謹便有人欲來參入裏面則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了孔孟邦猶是佛老子欲來參入裏面則無窮又曰天理流行  
 如何教他不做大言為佛老從心起事是合學雖不如此  
 有木焉者只從言語文字上說却與他事無涉此是合學雖不如此  
 做一場說語過了所以與他事無涉此是合學雖不如此  
 不是一然却勝物生水流非道矣此說却與他事無涉此是合學雖不如此  
 四字甚精蓋物生水流非道矣此說却與他事無涉此是合學雖不如此  
 體無乎而不自天地日月以至於草木之微也生道莫不如此  
 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不息其所以與之非二體矣川流不息其所以與之非二體矣  
 之明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子曰譬  
 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輒之故有是言子曰譬  
 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篋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  
 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積少成多中道子曰語之  
 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夫聲與平聲而心懈息也范氏曰顏  
 木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夫潤發榮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  
 滋長何有於情此羣弟子所不及也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  
 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死而孔子惜之其方進而未  
 也曰顏淵曰非不說子也予何人也云云惟胡氏為盡善胡  
 皆非他人此君子之辭蓋其自強不息也吾止者若此其進  
 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已之歎  
 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白  
 勉也南軒曰養而後不失其稔成或舍而弗雨或雨而  
 日夜之養有始而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  
 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  
 於是其質而不實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  
 有諸已秀而不實者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  
 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精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  
 無聞則不足畏矣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子曰五  
 而不知其將來不如此也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  
 無聞則亦已矣矣少而進者安知共不至於極乎是則無足  
 上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進之不可量也雖然苟至於四  
 十於矣辭氣抑揚之間學所宜深味也雖然苟至於四  
 五十而無聞則其不能激進之不可量也雖然苟至於四  
 後生雖有美質而德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者將轉盼  
 而至可  
 不懼哉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  
 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  
 釋則又不足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  
 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  
 而未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  
 釋矣從且悅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離聖人其  
 如之  
 何哉子曰至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不可奪如可奪則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亦不足謂之志矣矣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者其由也與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狐貉者立而不恥  
 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而  
 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貪也臧善

論語集編 卷五

九 留香室開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夫道者不可不察也...

論語集編 卷五

十 留香室開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故致潔變養人瞻瞻則能害人不厭言食不厭精食飯也精擊也牛羊與魚之不厭細腥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飴不食不時不食餽飯傷熱濕也餽味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餽熟也餽爛口餽肉腐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不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正也淡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以穀為主故苟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淡洽而已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不撤葷食神明去穢不多食適可而止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惡故不撤無食心也

**出三日不食之矣**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須賜不俟經宿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襄鬼神之餘也但比若所賜非可少緩耳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室而不通語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陸氏曰魯論瓜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木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勝之節也此然聖人之所不食也其心志外夷其威儀則所謂淫亂也胡氏曰酒是也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儀蓋從心所欲而不踰矩是以如此聖者未定然則如晉元帝可也帝初鎮江東以酒廢事王遵以為言帝命酌飲觴覆之於此遂絕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逆禮縱欲敗德無莫非天學聖人一念之微席不正不坐於正故於位之不安

正者雖小不處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必朝服而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拜送使者如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人交之腕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非不愛馬然恐傷人誠意貴人賤畜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理當如此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嘗先生必畜之嘗則餘當以饋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祭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夫授祭品嘗食工惠無故不敢殺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夫授祭品嘗食工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嘗客禮也

**抱紳**束帶又不可以裝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入太廟每事問重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以義合死無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已親也此一節記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假臥似死人也居孔子交朋友之義寢不尸居不容居於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凶服者式之式頁版者有所敬則俯而惡之頁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職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非以其饌也迅雷風烈必致不敬乎

變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  
 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  
 容貌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蓋  
 之變升車必正立執綏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  
 君子莊敬無所不在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也禮曰顧  
 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也禮曰顧  
 不過教三節者皆失客且戒人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言鳥見人  
 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  
 常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愚案賈誼賦云鳳皇翔於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顧細德之險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微兮遂憎而去之其語蓋本諸此也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時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  
 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受謂雉鳴也劉聘君  
 云嗅當作臭古聞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思案如後兩說則共  
 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  
 可引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集編卷六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稱閔子疑閔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面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猶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未文如用之則吾從其質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文如用之則吾從其質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論語集編卷六

留香室開闢

論語集編卷六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

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孔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過魯嘗停柩於椁而脫屨以贈之矣今乃不可徒行命請何邪非可以與人而留諸市也且而復求大夫之不可徒行命無而已矣君子之心與直道哉或曰爲所識窮大夫者得我而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傳若天喪已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矣曰有慟乎哀傷之至非夫人之

論語集編卷六

留香室開闢



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與曾子並稱也... 丘之門徒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利... 夫君子之言遂不微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夫君子之言遂不微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夫君子之言遂不微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論語集編 卷六 留春室開

守而規模狹曰然則師愈與愈猶... 子曰過猶不及...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 子曰過猶不及... 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

功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功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功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功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功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

論語集編 卷六 留春室開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

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也言其近道也... 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德則屢中... 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也... 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則也... 貧富在天而子貢不與天爭也... 而多中者德而已非窮理樂天也... 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 曰空為匪今其說也胡氏亦論之曰... 說非聖人之意也胡氏亦論之曰... 之時與庸人亦矣遠哉此得之矣且... 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易也...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 欲仁而末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迹亦不踰於惡有

論語集編 卷六 七 留音室開闢

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蓋亦有淺深善人謂其不能者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 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子曰論篤是與君... 子者乎色莊者乎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 也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或敢... 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 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 其不能為矣特恐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 若再求之矣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退其所當為者... 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後謂相失在... 不赴闕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其所生則死也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其生也則死也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 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後謂相失在...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行義曰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者不可則止... 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 或謂不合則去非乃非事君之意乎曰此所以為愛君也... 臣之交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則去則有苟為利之志

論語集編 卷六 八 留音室開闢

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籠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 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為去就則足以起其君畏敬之心畏... 敬之心存而後能適道也故謂今由與求也可謂其臣矣其... 不合而去乃所以為愛君也... 謂備臣曰然則從之者與從季氏之非大臣則子曰弑父與... 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許二子以死... 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 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 也可謂從臣矣是時季氏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矣季氏之臣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為季氏之臣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臣然則從之者與從季氏之非大臣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所長抑之臣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加罪從之臣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故自多其得人意... 其始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遠欲弑父與君哉如荀彧劉穆之徒

而勢卒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為宰民至也耳言子羔質美而未

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

讀書然後為學言治民事神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治民事神

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

仕也但理屈辭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

本特惡其佞也先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

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

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

其佞也南軒曰子羔學未充而遠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

於事物酬酢之地將反其間然學必貴於學夫人社稷固無非學

而言往行古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而後可

以言無過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實莫待乎讀書矣

而夫子每以好古為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

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為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

論語集編 卷六

九

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子責之

之深也案范氏引學而後入政云出左氏傳子路曰

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可知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子

產曰不可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子

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弊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子

禽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改績壓覆是懼何暇思子路曾冉

有公西華侍坐哲曾參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言

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蓋居則曰不

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居則曰不

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

于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

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

之率爾輕遽之貌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求爾何如對曰方義則能觀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六七十如五六十年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

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

之禮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

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

吾與點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

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之意而其言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三子者出曾

未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三子者出曾

哲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曾

口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夫子

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

此所謂狂也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者皆欲得國而治是以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為聖人之事而能知

聖人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無不

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義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為他日曾點漆

只將點也把箇日用底便當承做大事在意縱橫將來便便是差處便是私處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

是假兩股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是假兩股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

論語集編 卷六

十一

口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

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夫子

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飲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

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爾

此所謂狂也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者皆欲得國而治是以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為聖人之事而能知

聖人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無不

遂其性會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義謝氏論佛學之失曰為他日曾點漆

只將點也把箇日用底便當承做大事在意縱橫將來便便是差處便是私處問作用何故是私曰把來作用做弄便

是假兩股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是假兩股看當了是將此事橫在肚裏一如子路冉有相似



論語集編 卷六

之則亦何以息而停也若但曰然無所倚者而不察乎此則亦何以息而停也若但曰然無所倚者而不察乎

論語集編 卷六

便被他會點將冷眼看他只管對春風吟詠此裏洵沒些能解他事不快活又問堯舜如大舜作事無不盡心

論語集編 卷六

不單風雨聖欲於自者可矣得然治也為所所能所不能也

論語集編 卷六

萬物之志各符其志是使夫之盡言一且進用何自以自見及三子也







論語集編

卷六

七

留春室問辨

而人之所得以前四德其焉也唯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  
 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其焉也唯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  
 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  
 此仁之體也然人有是身則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或不能無害  
 善之而不仁者非禮也蓋非禮則求仁而不得也夫仁之害  
 君子之學所以非禮而動焉求仁而不得也夫仁之害  
 仁者而己蓋非禮而動焉求仁而不得也夫仁之害  
 者在是於禮而言且動焉求仁而不得也夫仁之害  
 至地生一物而無不盡其理則其害仁也知禮而欲之害  
 天地之物不無其理則其害仁也知禮而欲之害  
 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天理之欲相消長故曰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別有禮之不可也南軒曰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禮者天則之不可也南軒曰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目皆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下之人皆與其仁學者蓋多疑之若克齋記所云歸仁爲天  
 固無一理之無不具無一物之不該感而通焉則無事之不  
 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又曰克己復禮則天爵自降而  
 句亦不若一旦豁然之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爲得聖人之本指更詳之云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敬以持已忽以及外物則私意無所  
 效言之使以自致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於禮  
 唯謹獨便守之何法或問出使民之時如此可見也非因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何法或問出使民之時如此可見也非因  
 出使民之時何法或問出使民之時如此可見也非因  
 坤道也然後有此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被可知也非因  
 於敬也然後有此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被可知也非因  
 大祭是也然後有此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被可知也非因  
 如見大賓則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  
 朱子敬之無時而不敬使民如承大祭則無事而不敬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爲春胡世之人悠已

論語集編

卷六

六

留春室問辨

物惟已所便謂彼矣郵孰能反是敏焉厥躬于美于精仲尼  
 子其極敬哉怒其出使民之效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云  
 此其極敬哉怒其出使民之效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云  
 則已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云  
 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亦何所怨於已哉故曰云  
 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不意仁道至大  
 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待事不待事  
 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也楊氏曰觀此及下  
 弟之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曰其言也  
 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曰其言也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不意仁道至大  
 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待事不待事  
 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也楊氏曰觀此及下  
 章再問之語牛之言亦止此爲是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  
 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  
 告之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泛以爲仁之大樂語之則如  
 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泛以爲仁之大樂語之則如  
 皆爲入德之言雖有初下大小之不同然其致思焉只身而  
 容易底人便是心放了不仁者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  
 寐中語謹言語以操持此心求仁之端曰人之言其言也  
 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此心求仁之端曰人之言其言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不伐夫何憂何懼之  
 不憂不懼不伐夫何憂何懼之  
 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政病也言由其平日所  
 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  
 之也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  
 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  
 不懼者以其內自省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懼也  
 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

從事則勉之於已不然徒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膠擾於憂懼之域何益哉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  
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  
貴在天命然必當順受而已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  
富貴之主宰然南軒曰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  
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而已  
集義張子曰論死生則曰  
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  
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矣於命又當修  
苟能持已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  
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  
之辭讀之不司辭害意可也  
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  
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已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  
不能踐其言爾  
程子曰敬是持已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  
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無主角  
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

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字則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  
生而無食必死然死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  
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子弟子  
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  
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  
德而言則信木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  
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  
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  
及舌  
古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  
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  
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猶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  
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或問棘

論語集編 卷六  
九  
主也 案朱子曰敬者恭之主乎中者也恭者敬之發於外  
者也自學者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言則敬不若恭之  
安 敬字硬恭字軟柔思謂敬字有堅強意恭字有柔巽意  
因言恭敬二字加忠信或云敬主於中恭發於外先生曰凡  
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也  
子張問明子  
曰浸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潛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  
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也謂毀人之行也膚  
愬愬已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  
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及不蔽於近矣此亦  
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謂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  
者能之也故浸潤之潛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子貢問政  
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化行而民信於我  
不離叛也  
子貢

論語集編 卷六  
子成之言與夫子答林放之問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邪曰  
夫子之言權衡審密而辭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為盡非也若  
子成則辭氣矯激而所舍過中矣其流之弊將至於棄禮喪  
德如西晉君子之為者故子貢惜其言而正之也口何以言  
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子貢矯子成之失而  
過中者也立言之難如此非聖人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  
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  
微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  
合作計畝均收大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  
公稅畝又逐畝付率其得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曰二吾猶不足  
故有若請但專行徵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如之何其微也  
論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對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  
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

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微而百度舉矣上下而憂不足  
 乎以二猶不足而後之微疑若廷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則策寡則無細而上下困矣又惡知蓋微之當務而不為廷  
 乎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立徒義則木  
 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其愛惡誠不  
 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誠不  
 以富亦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不能使之生也如此詩所  
 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  
 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  
 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  
 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或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  
 張樊遲皆以為問曰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或當世有是名  
 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名  
 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徙義所以為崇德何  
 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本而可據能徙義則其主忠信

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  
 高也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所以  
 為惑也何也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為可以  
 隨已之所欲又不能自定而一死交戰於中虛用其  
 力於所不能為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  
 南軒曰崇德辨惑修身之切務也忠信為主而見義則  
 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有所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思之  
 實不能從義則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相思之  
 愚案欲生欲死必有所為齊景公問政於孔子齊景公名杅  
 而言所以箴子張之失也

年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  
 適齊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公曰善  
 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公曰善  
 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獄  
 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  
 父子之所以子是以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以  
 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子曰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  
 辭之子路無宿諾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  
 畢也子路無宿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  
 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邪射以句  
 緝奔魯曰使李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路之言前入自信之故也程子曰聽訟所以全其信也子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聚其流也  
 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無訟矣楊氏  
 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能使民無  
 為貴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居則謂存諸心無  
 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子曰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  
 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  
 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南軒曰君子充其忠愛之  
 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相之  
 惟冀其美之成也人之有過則哀矜之惟恐其惡之成也若  
 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攻之勝已非徒坐視  
 其人於惡又從而撻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季康子問政  
 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范氏曰未  
 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廉邑  
 背畔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收三  
 家之政權乎康子之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  
 奪竊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盡亦反其木邪孔子曰季康子問政於  
 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倘加也  
假也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殺者從  
以言殺者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而行之無不得之  
而況於殺乎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而行之無不得之  
謂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病而藥之  
也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皆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  
也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夫達也者  
也聞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夫達也者  
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內  
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肯自修於內不夫  
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顏色  
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  
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闕矣程子曰學者  
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  
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

論語集編 卷六

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  
告之昔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聞只是求聞於  
人達却有實有實方能達色取仁而行違正是指子張病  
痛處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察人之言觀人  
之色乃是實要信受他是與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  
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夫大抵人之為學須是低下  
去不自高了便不濟事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  
仁居之不疑只是粗說將去此章大意一箇是名一箇是  
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達字於人者必聞此說却好  
達蓋為已篤實工夫若行則達如內交要譽惡其辭之類  
毫萌於中皆所謂行違也雖然使其有所不安於心則應乎  
可使之反者惟其居之不疑則終為不仁而已矣樊遲從  
又問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樊遲從  
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從匪蓋惡之匿於心  
者修者治子曰善哉問善其切先事後後非崇德與攻其惡  
而去之

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  
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畏矣知  
一而忿之忿為甚微而禍及之親為甚大則有以救其失也  
忿矣樊遲祖述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近利而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  
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慝物而起於細微  
能辨之於身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慝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待之心  
日先共所事而不計其得此惑矣故慝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待之心  
反傷於德矣愚案范氏以利欲為得與先難後獲異而集  
注兼取之蓋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愛人知之  
並存兩說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愛人知之  
務之樊遲未達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樊  
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

論語集編 卷六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子夏曰  
富哉言乎廣其所包者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伊尹湯之相也不  
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  
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  
矣非若他人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  
必欲為其不獨欲聞其說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伊  
故又問焉而猶未喻其何以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  
有以知之使而猶未喻其何以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  
一者之務實也如未喻其何以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  
兩句自包上便如此所以為聖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  
蓋聖人何故但下此所以為聖人先知了方能愛其所當愛  
日尋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問云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  
 乃智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汎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  
 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人乎以愛人而可以盡仁則不可  
 而共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  
 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爾  
 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善其說以道之然以善合者也  
 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或問云云曰善道  
 云者心平氣和理明意盡或從容深厚或親切簡當使聞者  
 不期而樂於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  
 聽從之謂也  
 善以輔仁則德日進南軒曰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  
 非交也為仁固由已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之者左右翼助  
 之意蓋非惟切後之益其從  
 容淡洽相觀而善所輔多矣

論語集編

卷六

三

留杏室開講

論語集編卷六終

仁類八  
 濟流七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子路第十三 凡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

勸不請益曰無倦吳氏曰勇者善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

司救小過舉賢才有司舉職也宰兼舉職然事必先之於彼

失誤也夫者於事或有能者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矣

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

益而政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

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

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

下乎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輒也

楚反乎衛子曰必也正名乎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

然為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

正迂謂遠於事情言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

如也野謂鄙俗責其不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

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范氏曰事得

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故君子

論語集編

卷七

留香室開

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

剛曠恥其母南子之淫亂後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

子野鄭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

夫制禮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

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

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而正之則人倫正天

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

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

不知食輒之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

不如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子所謂小人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

之事者也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

至矣焉用稼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

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遲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

陋矣辭而闕之不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

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

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

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

意有在也南軒曰小人云者為其所見者小人之事耳夫

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

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為之厭服焉上好

信則誠意交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

論語集編

卷七

留香室開

便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子謂衛

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

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

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物為心

其欲易足故也或問八章之說曰胡氏之說為簡胡氏曰

自合進而完自進而美非善手其事不猶猶光於前而公

子荆知此非所存心者直謂之苟且而已既見其不以殖產

自能又見其不以多財自累富而無驕滿子適衛冉有僕

而而適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為居室之法子適衛冉有僕

也子曰庶矣哉庶衆也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則民生不遂故制田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

則薄賦斂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而不教

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

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闕焉明帝尊師

重傳臨雍拜老宗賊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名儒儒增廣

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

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子曰

苟有用我者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若月謂周歲之月

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子善

已也故云然愚案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子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為邦百年言

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

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解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於文

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

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

論語集編卷七

三 留香室開講

成康之世庶足以當之南軒曰使民皆由於子曰苟正其

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

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

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

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

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

與魯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

冉有之意深矣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人之言曰為君

難為臣不易當時有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

乎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

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

言故不

及臣也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

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

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

乎一言而喪邦乎范氏曰言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唯其言而莫予違則

讒諂固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與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

然此非識微之君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何足以知之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

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莒父魯邑名

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

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

論語集編卷七

四 留香室開講

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血躬直身而行者引

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有因而盜曰攘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矣謝

氏曰順理則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善殺謝

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謝

愛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謝

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聖門教人多以數語能

恭之類是也纜恭則心自不放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謝

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黃氏曰此章

言極平易學者欲體仁以此思之可也居處指幽獨而言未謝

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者也與人指接物而謝

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人慾不萌又能謝

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謝

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謝

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謝

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其志有所

論語集編 卷七 五 問香室開

足以為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謝

之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謝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謝

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本立而材不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謝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宋必行也硜小

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復可為士矣謝

節然與夫誕慢苟賤之人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謝

此與不得中行而取狂狷同意故下章言之謝

子曰不得中謝

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謝

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謝

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濫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謝

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謝

我抑之以適於道非與此狂狷之人已也謝

孟子曰孔子豈謝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飲皮者孔謝

子之所謂狂也其志鬱鬱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謝

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謝

猶也是又其次也謝

南軒曰中行謂中道上行狂者所見高謝

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謝

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謝

以明之則其守不失其中可與狷者致知謝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謝

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人也巫所以

而尤不可以無常故謝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

孔子稱其言而善之謝

論語集編 卷七 六 問香室開

曰不占而已矣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

無常也蓋亦不占謝

子曰君子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而巳矣意亦略通謝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謝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南軒曰泰者心廣而體胖... 雖能制其私而涵養... 未至未免拘道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外馳故近仁... 德不待見於治人然後可知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

論語集解 卷七

七 留春至開闢

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 怡怡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 朋友有善柔之損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故又別而言之... 其死其長故可以印戎... 可矣如云... 戰是謂棄之... 必有敗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矣... 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 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 斯亦難能也... 能再問也... 已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己... 天理之求仁者得矣... 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中... 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 問程子以爲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 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夫孰能測之... 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未而不行於外爾若其木... 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 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目力亦不給矣... 者亦且彈虞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 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爲學者苟不能深省而

論語集解 卷七

八 留春至開闢

力行之則亦徒爲無當之大言而已... 盡其言者其旨深矣... 出入意克己是久來勝已克伐與克復不同... 禮根絕矣... 以敬於其方... 一且決裂較大可憂... 絕了更不得萌... 心未嘗忘... 沒奈何曰... 沈迷私欲... 不濟事須著進... 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 而萌焉故制之根猶在也... 原憲問也克伐怨欲不行者皆私意也... 行便以爲仁矣

非師道不行之謂如去惡木不但翦其枝條必發  
掘其本根非顏子大勇聖人肯輕許之哉南軒曰懷居者  
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南軒曰懷居者  
人懷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高峻也  
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  
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洪氏曰危非矯  
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子曰  
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耳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候口給而已仁  
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  
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南宮适問於孔子曰  
羿善射稷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  
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倘德哉若人也南宮适即南容  
也羿有窮之君

論語集編 卷七

九 南宮适問於孔子

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泥又殺羿而代之暴春秋  
傳作澆泥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焉平  
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後之  
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适之意蓋以羿界此當世之有權力者  
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适之言如此可謂君子  
之人而有尙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南軒曰斯須  
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南軒曰斯須  
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固持而惟恐失之  
也若小人則我誠陷溺雖兼兼之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端不容盡混而亦不能以自達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  
能勿詢乎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詢之  
則其爲忠也厚矣子曰爲命神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  
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禪繼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  
秋傳作子太叔討諶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  
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

交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國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或  
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或  
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  
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子西楚公子申能避楚國立昭王而  
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自白然不能革其  
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辭問管仲曰  
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也伯氏齊大夫  
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  
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苟卿所謂  
與之偕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  
子產就僂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  
聖人之學則管仲之德未聞也或問十章之說曰胡氏之  
說爲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爲政雖法侈崇恭  
儉作封漁鑄刑書惜幣爭承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  
法雖深爲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是故夫子以惠人蔽之及其  
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爲惠而不施其  
政禮記以爲能食民而不知教者蓋先王之政之教子產誠

論語集編 卷七

十 南宮适問於孔子

有所未及也諸家皆不論子西爲何人獨吳氏爲能攷之吳  
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楚宜申公子申也駟夏未嘗當  
國無人可稱宜申謀亂被誅相去又遠宜皆所不論者獨公  
子申與孔子同時又讓國昭王欲用孔子而子西止之其後  
又各自公以效楚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問管仲人也范楊  
皆以爲盡人道如何曰恐未然古注謂猶詩所謂伊人莊  
子所謂之人也若作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真箇他人便不  
是管仲也上精有一字若子產字之類而逸之與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處  
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  
可以爲滕薛大夫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老臣之長  
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重而無諸大夫任國政者滕薛而無  
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  
楊氏曰知之弗豫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  
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南軒曰老若  
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  
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



職煩勞意者以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為耳大抵用人之  
方道在處之得其當而已 黃氏曰君子不器則無施而不  
可也夫其長厚則曰此賢也然賢而不能任事則亦未足為  
全德夫子之於公綽云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  
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  
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也莊子魯卞邑大夫言  
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  
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微而其為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為言非  
其至者蓋成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  
之盡人道不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後  
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忠信之實則雖  
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 程子曰知

論語集編 卷七 十一

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  
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  
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  
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無不  
次者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  
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  
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禮樂  
子路之言蓋不復問斯行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禮樂  
詳是所或問四子之事曰武仲則春秋傳詳之矣公孫綽地  
無所見而前章所稱亦可以得其為成人矣下莊子事見新序  
曰莊子楚人而三北及母死齊師殺于而後死再求之獲甲首  
以獻曰北塞三北遂赴齊師殺于而後死再求之獲甲首  
固嘗稱之矣曰必四子各有所長而又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  
文之成人何也曰要君勇者也輕死難能者至於聚斂孔子  
者又或不能於小國之大夫也亦難能者至於聚斂孔子  
必兼此四人之能而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  
而後可以為成人矣洪氏曰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  
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十人則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  
胡氏以為言下莊子蓋以況子路耳言有是一能而不能兼

衆之長與成於禮樂焉則亦不足為成人矣恐亦有此意也  
曰今之成人以下或以為子路之言何如曰未可知也然始  
存之以備參攷可也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蓋子路進  
子路於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哉蓋子路進  
節未降不復問斯行之名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蓋子路進  
其善而為此辭與斯行之名胡氏曰此子路之所已能也蓋子路進  
最重上而四人所長且把做箇樣素子唯文之以禮樂始得  
以南軒曰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又言其次者聖人所  
不忘不食其言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命無苟避也久要  
不故在今日亦可為成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  
人此亦思狂狷之意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  
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公明賈  
廉靜之士故當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  
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  
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  
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

論語集編 卷七 十一

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  
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  
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或問公叔文子  
曰蘇氏曰凡事之因物而中理者人不知其有是也飲食未  
嘗無五味也而人不知者以其適宜而中理也飲食未  
明實以是稱之也夫子疑之何也曰吳氏曰文子之言豈能皆  
也史記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  
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南軒曰公叔文子之意豈能皆重  
士故入稱之如此聖人之質之所及也蓋如所言非和順積中發  
賈之言善矣然非文子之所及也蓋如所言非和順積中發  
而中節者莫能平聖人之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子曰臧武仲以  
其然豈其然乎聖人之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子曰臧武仲以  
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君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  
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  
將據邑以叛是君也 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  
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  
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 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

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仲之存先祀為賢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也故夫子正之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據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據  
夷狄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於此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  
陰謀以取勝其詞甚矣矣二公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詳觀名  
陵討罪之舉城濮怒楚之戰則可見矣二君皆以功利為心  
中行事之迹又有滿正之異 子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  
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案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  
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  
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  
以爲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  
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

以九合爲仁之大以死節爲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當  
利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亦何憚而不爲之乎謝氏以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  
正故可以不死亦非也夫仲之可以不死正以小白兄而子  
糾弟耳設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  
矣如管仲策名委質親北面而君之安得幸其未得人國而  
死乃託於君臣之義未正而不死其難哉非聖人之意也夫  
子特以忽之義無足稱而仲之不死過管仲之不死亦未嘗  
義而忽之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忽之死也 問管  
仲之心既已不仁何以有仁者之功 曰如漢高祖唐太宗未  
可謂之仁人然秦隋殘虐之極二君一旦出而平定天下拯  
救生民豈非仁者之功耶管仲之功亦猶是也 南軒曰夫  
子所以稱管仲者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  
深亦可知矣聖人答問抑揚之意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其告  
如其仁朱子以爲誰如其仁之意蓋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此說  
矣 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論語集編 卷七 四

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  
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或問管仲不死之說曰程  
子至矣但以其言固出於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證其必然  
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此章之言斷之可也  
蓋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不以功掩罪  
亦不以罪掩功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  
之無善於義而桓公召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況匹夫匹  
婦之爲諒者正指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於白公耳至於程  
子又謂若使管仲所事者不糾而死其難則桓公則曰不  
人豈復稱之思恐記之失也蓋曰不與其事桓公則曰不  
稱其功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爲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  
仲生而事桓公則不可記者豈因彼言以爲此而遂失之也與曰管  
而無功則事非決於一時之義耳程子又謂若使管仲不死  
功而後義且管仲又何以自必其後之有功邪曰召忽之失  
在於輪子糾以爭國而不在於死管仲之存在於九合之功  
而不功於不死後夫四婦之諒則亦幸而已矣後之君子有  
就此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不若爲召忽之  
不幸而處此者苟自度其無管仲之才是不若爲召忽之  
不失其正也此又程子言外之意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范氏

意不死猶可相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  
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  
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而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也知輔  
雖過而糾之死實管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也知輔  
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  
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  
則管仲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  
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  
王珪魏徵不死建威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  
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  
先有罪而後有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則不以相掩有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  
已同進爲公朝謂薦之與 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文者順理  
而成章之

謂論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 洪氏曰家臣之賤而  
商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商曰志在上賢而無如嫉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  
必以斯一善其論以文可也

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喪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  
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  
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  
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南軒曰以衛靈  
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但能維持使之勿  
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大言  
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石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怍則知其為之  
也難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  
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誦也 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論語集編 卷七 七  
留香室開

討之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取  
之况鄰國乎故夫子雖已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家也時政  
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在三家哀公不得  
自專故使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  
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命君  
告而三子魯之強固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  
沮其謀而夫子後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 程子曰  
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責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者半以魯之衆  
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  
國以討之至於所以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  
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  
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執君之賊  
人人得而討之仲尼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  
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諫爭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為難故夫子  
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南軒曰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  
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 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  
果一不犯也故告之勿欺為主 黃氏曰偽言不真強懼其  
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 夫子之告子路乃是一戒  
一勸兩而平說之辭若反覆以觀則能勿欺而不能犯則未  
免有回互之失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此  
又不可以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高明小人徇天理故曰  
不戒也 案張子曰上達循天理下達徇人欲朱子曰  
完乎汙下 南軒曰上達反本下達趨末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  
本此 南軒曰上達反本下達趨末皆云達者如喻義喻利  
同言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  
喻 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  
知然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至二  
者交不相蒙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此章在病人不  
己知與疾沒世名不稱之女故楊氏云 朱子曰程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欲得之於成物為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朱子

論語集編 卷七 七  
留香室開

曰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  
切而聖者於此則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若不為己看其甚事都只是一日之問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  
問日這須要自看如一日之問小事大事只是道我合當  
便如此做這便是無所為且如讀書只是自家合當做  
如此理會心裏才說要人知便是有為 大學或問云大  
抵以學為而視天下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  
則雖割股膚蒸糜車馬亦為己也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  
云云 學古齋箴相古先民學以為己今也不然為人所發者  
為己之學先成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念無  
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煜然春華誦數是力繁  
端胡越其歸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蘧伯玉之鄰惟是二家  
而反魯故伯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及其使也夫子指

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之言愈自卑終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矣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者不唯使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或問二十省焉胡氏說亦可觀也胡氏曰未嘗有過者所宜就坑而德而能言矣南軒曰夫欲寡過而未嘗有過者亦可知矣伯玉之賢可知也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此長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恥者不欲盡之意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變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自責以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猶云謙

論語集編 卷七

七

留香室開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不同者以此王彥霖開心一也有曰云云何也程子曰此只是名其德耳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者也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乎哉此也

論語集編 卷七

七

留香室開

之也計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諸辭言雖不逆不僥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也若夫不逆不僥而幸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微生啟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柳柳者與無乃為佞乎微生姓啟名呼夫子而辭甚僻蓋有齒德而隱者柳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疾惡也固執一而給以悅人也孔子曰非敢為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雖善馬之名德謂調長也尹氏曰驥柔足尚哉或問才受乎天地之中以生是德也固已根於其性而後有也人不能皆生知而安行故賴學以成之耳非因學而後有也豈可以其係乎習而受乎哉若以氣稟而言則才之與德皆有自然勉強之差不受乎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司馬公論智角以金與竹為才以銘範矯捷為德其失之端不如此同至於蘇氏之言又以才難強而德易勉其失之端不如此而其末流遂至於貴才而賤德則其失益甚而其為天

論語集編 卷七

六

留香室開

下後世之禍也益深矣南軒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也而況於君子乎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又南宮適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舜善射羿盪舟皆不得其死然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書德謂恩惠也亦與此章同指云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書德謂恩惠也子曰何以報德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也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私各得其所然怨有不替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旨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子貢曰莫我知也夫子自歎以發子貢曰何所宜詳玩也夫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自歎以發子貢曰何為其莫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其無以甚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

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

無以異者故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

病諸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

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

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禮信達順之道

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致堂胡氏曰可願莫如

善敬立則百善從宜遠莫如邪敬立則百邪息故敬也者存

心之要法檢身之切務也欲持敬者奈何曰君子有言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如執大圭如奉藥水如震霆之在上也

淵谷之在下也師保之在前也鬼神之在左右也是則持敬

之道問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莫不自敬出朱子曰心常

恭敬則常光明問程子曰敬則自是聰明人之所以

不聰不明者止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因問周子曰靜虛則明則通是此意否曰意亦相似又

問云云曰聰明睿知如何不由敬出且以一國之君觀之此

心才不虛靜則聲知如何不敬則心既無主則應事接

物何由思慮得宜所以明睿知皆出於心既無主則應事接

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

推之家以及於天下者皆其理也極其至也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

論語集編 卷七

三 留香室開

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其

職而已矣勝足骨也孔子慨責之而因以所與之杖微擊其

背若使勿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闕黨童子

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存子曰吾見其居於位

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

之給使令之役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揖而教之

非龍而異之也南軒曰夫子之意以為童子不當為童子之

事而已童子坐則澗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

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安乎童子之所為而自違於成

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焉能以求益乎故以為成

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

害其生矣故聖門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

之循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論語集編 卷七

三 留香室開

葉編卷七終



宋真德秀撰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後學祝昌泰較刊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謂軍帥行伍之制俎豆禮器

於戰伐之事故答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去衛適

以未學而去之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曰濫也言君子固窮亦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

曰困窮者固守其窮亦道也愚謂聖人當行而無所顧慮

使人困窮者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聖人深味之而無所顧慮

於孔是乃謂與發徒役困於此可見學聖人深味之而無所顧慮

論語集編卷八

君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子知弟之有懼心乃君子

行也必行安有是乎子曰君子之信也非吾何於此子

大者而必行安有是乎子曰君子之信也非吾何於此子

條而能為之工莫能為之巧而能為之順君子求道而志

遠矣子推而行之顏回入而修之夫道莫能容而志

容然也夫道莫能容而志

禮祭之非君所宜問也而夫至楚曰昭王與顏回之

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

敬雖繁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其者指忠信

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

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見張鵬仰視之色不在

於問陳一事也夫子自春秋之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

軍旅之事宜在所以先而敘天秋實維持之急者矣曾不

典禮則孝順和睦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精果何所用哉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子曰欲其知所識

也故問對曰然非與功至而忽疑蓋其積學曰非也予一

貫之說見第四篇然彼能以行言而盡識宜其言也謝氏

也故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毛之於衆倫非物之載而

亦復深論尹氏曰孔子之德如毛之於衆倫非物之載而

子之不能如子貢之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

論語集編卷八

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由知德者鮮矣

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南軒曰

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知聰明強力為可恃也子曰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後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

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子張問行之意也子曰忠信行篤

敬雖繁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意之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千祿問

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其者指忠信

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

敬念念不忘隨其所言與我相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





論語集編 卷八

七 留香室開

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  
 人之不為己而責於人者深未嘗須臾得此全也  
 古之君子自怨曰聖人責已處此少當知無責  
 今不錄程子曰豈可任職分張子曰當知無責  
 責下而中自怨曰聖人責已處此少當知無責  
 下與陸遜書曰自怨曰聖人責已處此少當知無責  
 格相誇詡或曰自怨曰聖人責已處此少當知無責  
 如禮而責人專以禮義求之夫禮義者天之所賦  
 則人而責人專以禮義求之夫禮義者天之所賦  
 生則小不忍則人專以禮義求之夫禮義者天之所賦  
 紛錯交至雖至明至親至血刃之難則三至之言  
 能明者乎是無張陳至親而血刃之難則三至之言  
 已格禍之為見無非云者而論之惟艱又格雖好  
 怨及上皆言責已又非云者而論之惟艱又格雖好  
 不己是也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身之  
 君身以反身修德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身之  
 其逆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求諸己又曰誠樂  
 橫遊則君子必自反也又曰反求諸己又曰誠樂

論語集編 卷八  
 諸已小人求諸人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  
 稱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已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  
 所不至所以求者亦不蒙而義實相足亦謂諸人而己之責已  
 口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亦謂諸人而己之責已  
 諸人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莊子曰矜而不爭和而處無求  
 人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而南軒曰矜而不爭和而處無求  
 和而失於爭羣居而不相與則易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  
 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為能與而弗失  
 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為能與而弗失  
 也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南軒曰以言舉人則  
 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為善言子貢問  
 此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云云公心無破也子貢問  
 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推己及物共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





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有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為者之常大  
任也行義曰君子所有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  
與大事小人居於狹小而其長易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見故不可任大而可以小知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氏之於水不  
過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  
以一日無其身而水火則有時而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  
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故亦何  
曰當仁不讓於師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名在外則不可不遜之有程子曰為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  
一等事讓與他人彼者其事則謂顏子曰舜何人也禹何也  
亦若是而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  
民之為美而不知仁而憚於為仁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子曰君子  
貞而不諒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或問貞  
之別曰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

論語集編 卷八 十一 留香室開

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南軒曰貞者貞於義也諒  
者執於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  
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子曰事君敬其事  
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子曰事君敬其事  
而後其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  
可先有求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  
祿之心也子曰有教無類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  
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邪正之類  
復論其類之惡矣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邪正之類  
曰辭達而已矣辭取達意而止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樂師魯者其名  
在坐之人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  
以認之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聖門學者於夫  
無不存心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助也古者著必有相其  
省察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非  
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

論語集編 卷八 十一 留香室開

矣范氏曰聖人不侮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  
一物不得其所矣或問卒章之說曰張敬夫推之尤詳曰  
道無已而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也階則告之階也  
之所無已而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也  
夫子以在坐者蓋待者之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夫子以  
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為也夫以不盡矣夫子以  
辭則近而意無不盡矣夫子以  
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  
也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  
階也階也  
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夫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  
語只恁

論語集編 卷八 十一 留香室開

季氏將伐顓臾顓臾國名魯之附庸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  
事於顓臾案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  
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冉求為季氏聚斂尤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為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王其祭在魯地  
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  
則不益故社稷之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  
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論語集編 卷八 十一 留香室開















論語集編 卷九

為莫奪之計者多出於此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五 留香室開雕

留香室開雕

必公山氏之之也 往矣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

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止賊謂傷善於物勇若可陷可周之類勇謂窮高極廣而無所

論語集編 卷九

六 留香室開雕

留香室開雕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未也 蔽也 居吾語女 孔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



易直子諒之心易干生故可以與得情性之正無所固滯則  
迫難怨而不怒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  
黃氏曰可以觀謂可以致見己之得失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為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  
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

問二南何以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之化  
而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  
其樂章以齊名之用之鄉人而化行於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

道蓋詩之正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  
鼓云乎哉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

日禮只是一個物無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是無序無序  
便乖無一物無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是無序無序  
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

論語集編 卷九

七 留香室開闢

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黃氏曰程子朱子  
言樂則同主於和至於言禮則朱子主於敬程子主於序二  
說亦不同也集注之敬與和主人之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  
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和之心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  
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  
也 子曰鄉原之賊也 鄉原讀作原意也鄉原鄉人之願  
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  
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不為已者是  
未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自棄其德也 王氏曰  
軒日聞善者行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香助語說而已  
則於德何有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其未得  
是棄之也 子曰患得之患失之謂患不能得之苟患失之無所

不至矣 小則吮癰破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  
道德者功名而不足者則其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者則其  
謂鄙夫也 惟其有是心故既得則失矣失矣其患失之心  
無以得之也 若夫君子則其心以道為歸而患失之心所  
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遽有篡弑之萌哉其無  
所不至履霜至冰馴致其未得也然則患得則患失患失則  
與君之原也 蘇氏曰李斯憂蒙恬之奪區區惟已秋之徇不亦鄙  
乎 秦虛杞柳李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之言良不為過亦名辭也  
患失其禍乃至於衰邦乃知聖人之言良不為過亦名辭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稟之偏者亦謂之  
疾昔所謂疾今亦無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  
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

不狗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附厲忿  
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  
作矣 范氏曰未世滋偽豈惟賢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不如古哉 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  
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子  
不肯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天不難矣 子曰

予欲無言 有不得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  
言故夫子發 子曰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曰  
此以警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

故疑而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  
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  
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  
靜莫非天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動一  
子貢之切悟乎其終不喻也 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  
之明猶患門人不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識

論語集編 卷九

八 留香室開闢

論語集編 卷九  
八 留香室開闢

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進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案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詳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南軒曰孺悲之不見宜在棄絕之域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仁天地生物之心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周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敬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論語集編 卷九

九 留香室開臨

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練緣要經不除無食稱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深探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思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戲也奕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子路曰君子尚勇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向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案史記子路禮稱誘子路子路後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窒則無慮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何察也訐謂攻者惡訐以為直者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宜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子曰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子曰唯

論語集編 卷九

十 留香室開臨

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施之慈子日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南軒曰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於蚤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紂紂殺比干四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平愛之理而不同而全其心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或問三子之心同出於誠則但斯可見矣抑何以其所處之各適其可邪曰案史記

論語集編

卷九

十一

留香室開雕

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  
 後箕子伴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  
 先王宗祀為重義當去又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也故遂去之  
 而不以故遂以諫死而少師義當去也微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  
 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故伴狂為奴而不以諫死之  
 必去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故伴狂為奴而不以諫死之  
 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皆然矣或以為箕子不以天界九  
 疇未傳而不敢死則其為說迂矣同謂之仁者以其皆無私  
 而各當其理也無私故得仁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仁之用而  
 不失此其所以各全其德而謂之仁與曰然則史記此所記  
 之事與夫子言先後不同何也曰史所載者事之實此所記  
 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耳或問言仁與集注不同集注者  
 以本也然則或問之說為未當乎黃氏曰非也先師言仁之  
 義則固以心之德愛之理為王矣言人之所以至於仁則以  
 為無私心而皆當於理也仁之為義固該體用而與惻隱對言  
 則仁至於體而未及於用也故曰心之德愛人則於仁之一動  
 為最切也然仁固愛之理愛亦仁之用仁固心之德而一動  
 一靜亦無非此德之流行也或問之言指三子之德而一動  
 仁而言也集注之言正指仁之義而言也然其曰不啻乎愛  
 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曰全曰不啻則或問之意亦在其  
 中矣讀其識之可也南軒曰三人者皆當其時當其位處  
 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  
 不得已焉則各自靖以獻于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  
 子之所謂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其柳下惠為士師三黜  
 為仁以其忠誠惻惻恒克盡其道故也

人日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缺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  
 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  
 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又去  
 矣或問柳下惠仕而屢黜而後仕於三黜而後仕於三黜而  
 焉何也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而後仕於三黜而後仕於三  
 而至於三也降志辱身援而止之而三黜而後仕於三黜而  
 不以為浼所以黜而復仕既三黜而後仕於三黜而後仕於三  
 之必黜而不去然則其將枉道以事人乎曰不然也惠知直道  
 若曰我但能直道事人則固不必去魯而適他國矣若能枉  
 道而事人亦不必去魯而適他國也其言泛然若無所措蓋  
 和者之氣象如此而其道則固自信其不能枉道以事人矣

論語集編

卷九

三

留香室開雕

是以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亦意其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曰齊景公待孔子曰若  
 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  
 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見世家然此  
 言必非而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問之爾程子  
 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  
 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  
 之蓋不繫待之輕重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  
 意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  
 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篇記聖賢  
 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或問史  
 記載孔子之去魯也魯有彼婦之舌可以出走之歌今尹氏直  
 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曰齊人之謀固欲  
 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  
 榮或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間而進樂以沮敗其所為甚  
 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之覺之發去之速也然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避世夫子時將  
 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風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  
 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  
 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  
 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  
 之不得與之言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  
 處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于路而執轡今

知津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穰而不較酒酒流而不反

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

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

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

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志天下之心故其言

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蓆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

子植其杖而芸丈人亦隱者蓆竹器分耕也五穀不分猶言

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論語集編卷九

植立之也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

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

接與之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其行其義也道

之不行已知之矣子路述夫于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

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也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則

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

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

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若是以

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

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義而必以其正所以

乎曰雖知義而終不離於道也或問知義而必以其正所以

不患於安知也此觀之未嘗不仕然亦未嘗私視也

一日之安知也此觀之未嘗不仕然亦未嘗私視也

去然亦未嘗不仕然亦未嘗私視也

即三章而讀之見夫接與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

為人之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然其言觀其容止以思見拜

之彼不知止者猶有所不敬於心如此則其視世之貪利慕

是亦豈非當世之賢而特立者與子路之與故謂若四人者

惟夫之側若子弟然豈非其真可敬也與故謂若四人者

未可以妄議也貪利慕祿之徒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逸民

子而譏之欲以見其不仕求以自便其私亦借四逸民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謂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身中清廢中

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法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

論語集編卷九

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

矣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

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謂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謂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身中清廢中

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無不可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法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

徒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

孔子斷之南軒曰無可者不以可為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為斷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可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如何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故仕止久速無不得其可少連則未乎其惟聖人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子所欲學孔子而已孟大師擊適齊長擊其樂官之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之官飯干繚缺皆名也鼓方叔人於河鼓擊鼓者方播鼓武入於漢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名也漢中此記賢人之隱適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琴者海島也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路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或問何以知亞飯為循食之官也曰白虎通曰王者平日且食晝食賄食莫食凡四飯也黃氏曰列此於逸民之後以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

論語集編卷九

五

留齊室開離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或曰成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攷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案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所過而勉其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而已哉楊氏曰八人盡為士之道也

論語集編卷九終

論語集編卷十

宋真德秀撰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命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後學視昌泰殿刊

論語集編

卷十

留香室開

不弘也夫總言該眾理而不自以為博兼至善具眾美而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論語集編

卷十

留香室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論語集編

卷十

三

留香室開

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日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學也... 仁在其中矣... 仁在其中矣... 仁在其中矣...

論語集編

卷十

四

留香室開

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 已也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曰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木之

論語集編

卷十

五

留香室開雕

則無如之何此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則無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其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其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高且小其類固別矣若夫聖人而為之則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

論語集編

卷十

六

留香室開雕

則無如之何此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則無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其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其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高且小其類固別矣若夫聖人而為之則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其教之入於人者深矣

二十二升卷

三

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 尹  
 誠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也其父獻子  
 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年魯人謂之社稷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五  
 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  
 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  
 子所謂難也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則是成其父之  
 惡耳焉得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  
 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子貢  
 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貢  
 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

仕優則學學優則仕終始於學而無窮也 愚案或問引原  
 伯魯事出左氏傳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馬  
 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則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  
 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 子游曰喪致  
 不能無亂乎夫學殖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游曰喪致  
 乎哀而止 致極也 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子游曰喪致  
 過於高遠而簡略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微之弊學而高而少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誠實則相之意 會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也 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  
 子也 剛毅木訥近仁 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南軒曰難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蓋是道也須深潛  
 未仁也 堂氣象所以為難與並仁也 歟蓋是道也須深潛  
 仁而堂切為志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遠  
 以為難與並為仁也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

論語集編 卷十  
 所言之有厭薄事實食焉焉高遠之意故其說常如此不可以  
 不戒也 然彼所謂無適而非者亦豈離於文章禮樂之問哉  
 但子貢本意則正指其事實而言不如此之空虛恍惚而無  
 所據也 兩軒曰文武之道貫於天下不可離也 武之在當時猶  
 有存者木至盡派也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  
 者則識其小者至如鄉黨之問其冠昏喪祭日用飲食亦習  
 乎其教而不白知也 然則夫子焉往而非極其善之至而叔  
 初無常師也 此其所以能集文武之道而極其善之至而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寬見室家之好  
 富八尺曰初不入其門則不見其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  
 富中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也 黃氏曰叔孫武叔以子貢賢  
 則二人之識見固謬矣然其敢於為此論者亦豈無說且其  
 所謂子貢之賢者何也 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

仲尼焉學 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  
 之者識記也 又曰此言未墜於地 而在人賢者識  
 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皆師之也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在人  
 固好高者之所不見矣 然其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在人  
 時者歟 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武  
 邪 事問焉則正謂老則長也 師也 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  
 每事問焉則正謂老則長也 師也 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  
 子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體之  
 一罰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仲尼焉學 衛大夫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  
 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在人賢者識  
 之者識記也 又曰此言未墜於地 而在人賢者識  
 能記其道之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皆師之也 或問何以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在人  
 固好高者之所不見矣 然其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而在人  
 時者歟 且何必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武  
 邪 事問焉則正謂老則長也 師也 大率近世學者習於老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謹權量審法度備廢官  
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法典滅國繼絕世舉逸  
四方之政行焉禮樂制度皆謂是也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  
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與民同樂謂之封也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  
皆人心所重民食喪祭武成曰重民五之困復商容之位三者  
所欲也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  
焉微則有功公則說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  
之言而徒傳守之以明道也揚氏曰終論其書皆聖人微  
一於湯武已所以與明道也揚氏曰終論其書皆聖人微  
帝之湯文子以相承明道也揚氏曰終論其書皆聖人微  
法也黃氏曰論語末篇序人列於末章及於善道而  
先之以執中可謂得末矣序人列於末章及於善道而  
精粗惟其合於天紀木數未度無不具其善道而  
中者正以其事事物物無適而非是也豈空虛無據而可  
論語集編卷十 十一 留香室開雕

謂之中乎知此然後知聖賢相傳之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  
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  
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  
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  
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不仁暴謂率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  
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有司也

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  
之而政者多矣未有不如此之備者故記之以命而曰  
有問政者子曰無以君子也程子曰命而信之也人  
政不可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程子曰命而信之也人  
而不知命則見命必避見命必趨何以為君子也程子曰命而信之也人  
免所以有命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得喪之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當為者可得而為矣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知言無以知人也斯言者則君子之知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君子之知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君子之知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命者定也

論語集編卷十終  
三 留香室開雕

# 孟子集編

孟子集編卷一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梁惠三章句上

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簡稱王謚曰惠

柯至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

梁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王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

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

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蹙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

孟子集編

卷一

梁真德秀撰

乎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  
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千乘也國諸侯之家  
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百乘也大夫采地方五十里出  
乘之家諸侯卿大夫也弑下殺上也也足而後利之於君每  
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其未肯以義為足而利  
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義為足而利  
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  
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其親義者必  
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利之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  
戴於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之意也此章言仁義根  
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之生於物欲之相形人欲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利心之生於物欲則求利而  
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孟子之書所以造端  
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或問人之所以造端  
性善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性也雖有仁禮智  
陽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禮智  
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  
於宜而所施亦仁義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  
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逞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數啓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  
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農時謂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之時凡有與  
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  
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所禁草木  
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也宮室所以養生祭  
然所以送死皆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  
所恨矣以王道得民心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孟子集編 卷一 四 留宿室開闢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五畝之宅一夫所食二畝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  
不獲用未五十者不得交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  
豚之田亦一夫所受也七十非肉不飽也七十者無事不  
矣庠序之教與申重也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事不孝善  
在首長為梯頌也申重也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事不孝善  
禽獸故既富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也負任在背戴任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則人知愛親敬長而無教則又  
也黎民無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  
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  
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

焉檢制也李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成謂歲之豐凶  
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不加多歸罪於國而已能自  
特而不知操刃者之殺民也於國而已能自反而益修其  
論王道不周之義故春秋以尊周而為至孟子時雖微天下  
猶知尊周之義故春秋以尊周而為至孟子時雖微天下  
道則可以復知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  
觀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願安承教  
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而王答也曰庖有肥肉廄有  
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禽獸而使民飢  
以死則無異於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  
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君者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  
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  
而死也 備從葬木個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  
髮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  
此作俑者但用人象人而葬孔子猶惡之况實使民飢而死乎  
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  
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之夫父  
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  
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  
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  
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  
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魏曰三  
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  
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集編 卷一 五 留宿室開闢

孟子集編 卷一 四 留宿室開闢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也極也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子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謂敵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意謂正也故曰仁者無敵王請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之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名赫出語則可以俟之蓋孟子之木意

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一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可畏言其無威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蓋容貌辭氣乃德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曰必合於一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甘孰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稿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詩淳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周七八月夏五月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君也領頭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己然不深原

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齋臣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鬣也觶觶恐懼貌曰有之曰孟子述所聞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百姓所譏者然我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種也隱猶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

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田氏名辟公孫文公皆勸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許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川無已必欲言之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饋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也胡齋臣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鬣也觶觶恐懼貌曰有之曰孟子述所聞胡齋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牛之觶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猶吝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百姓所譏者然我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異種也隱猶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

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其  
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前不忍  
斃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未  
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遇未  
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皆得而全  
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禮謂將死而家鳴也蓋人之於  
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  
及其所以必遠庖厨者亦以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  
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  
之篇戚戚心  
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  
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  
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孟子集編

卷一

八

留番空閑難

末而不見與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與薪之  
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  
不為也非不能也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  
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  
末銳小而難見也與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  
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  
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心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  
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  
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  
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  
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  
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  
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老吾老以及人  
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  
何與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  
何與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  
逆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  
辭也御治也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骨  
之親本同於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骨  
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  
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

孟子集編

卷一

九

留番空閑難

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  
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於物者今王恩及禽  
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  
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  
請王度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  
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  
殺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欲也不快於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也王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  
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  
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楚沚中國而撫四夷也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也若如此也

甚與日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鄉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就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

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鄉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皆發語辭鄉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

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

反本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見下文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行貨曰商賈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

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

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

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

邪後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

孟子集編 卷一 十一 留春室開

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產也

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

哉贍是也此所謂無常也

產者又發政施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

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樂斯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

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

已齊王道非無此心而奪功於此而私固已深終不能悟是

也孟子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

好底只緣處須著人把做變詐存了便道是便道是便道是

有難處則須著人把做變詐存了便道是便道是便道是

其大其保也則言仁心方得流道行始得是便道是便道是

事以告使知不遠患之心已實於此蓋不而出於計也

端牛過堂下也曰是心足於此蓋不而出於計也

見也物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之理不著也

即夫愛物之端可以知夫仁之理素具而人而循其不著也

實其所謂仁者固可得也仁之理素具而人而循其不著也

兄弟及人於家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

所存也聖人雖無事乎推然其自身以及家自家以及國亦

孟子集編 卷一 十一 留春室開

固有序矣推恩足以保四海者愛無所不被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志其所以為愛之理也夫行王政者其心非欲傾天下歸以自利也惟其以生民困若夫行存之務功者言天則以心為志而自聖賢觀之則特出於世俗之務功者言宣王之維汲汲於濟其私故願沛錯亂非惟不能有濟而禍患從之蹈乎欲者固危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馴致此天理人為事則足為天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爾馴致此天理人為

孟子集編卷一終

孟子集編

卷一

三

留香室開雕



宋直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梁惠王章句下 九十一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

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也莊暴齊臣也庶幾近

辭也言莊暴齊臣也庶幾近於冷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

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

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

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

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也疾首蹙頰也

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

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與民同樂則王矣

范氏曰戰國之時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

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

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

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

管子告齊王以此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囿時之田皆於

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若其大

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

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

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

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禮入

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囿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

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

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仁

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計較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

而吾所以守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

辭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

諸事見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

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  
故曰樂天不致遠理故曰畏天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  
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致逸豫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  
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疾  
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拔  
駕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  
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

孟子集編 卷二 留香室開雕

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  
方籠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以誅之無罪者我得以安  
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志而作亂者乎衡行  
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  
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皆一  
之不好勇也此章言人君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皆一  
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  
血氣之怒也大勇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之欲之分矣  
怒不可無知也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之欲之分矣  
大者軒曰血氣為小勇則其氣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利可勝也  
利者曰血氣為小勇則其氣不出於血氣之內勢利可勝也  
也故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勢利可勝也  
其動不以血氣而以文武之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非無怒也  
人何加毫末乎以文武之理可怒在彼而理在此聖人非無怒也

子於雪官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  
其上矣雪官謂官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若有此樂不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下不安分上不樂民之樂者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  
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齊臣名嬰轉附  
也放至也琅邪齊東朝舞皆山名也遵循  
南境上邑名觀遊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

孟子集編 卷二 留香室開雕

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  
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  
樂也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  
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  
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  
者勿息明昭符譏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  
為諸侯憂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  
謝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也方逆也命王  
命也若流若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  
附庸之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  
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上

請說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  
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  
戒於國出合於郊於是始與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益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  
君也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資民也與發發倉廩也太師樂  
為事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  
止其君之欲宜其君之欲所尤然其君也何過也言晏子能治  
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  
而晏子不能推而用之惜哉景公之志不遠為遊觀計耳  
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易則大小畜皆以止為義凡  
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君也然則君子之欲者其得為愛  
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  
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  
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  
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

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得矣富人哀此鰥獨也九一  
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  
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  
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  
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

是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  
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  
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集編 卷二 五 留香室開

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禮之如  
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察也征稅  
也關市之吏察與服異官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察也征稅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擊妻子之惡惡止其身不  
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餼糴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糶也然後可以爰方  
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民無制而不能行此  
王政公劉后稷之會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糶也嚴乾  
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將所以盛餼糧也嚴安集也言思  
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威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  
言往遷于商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

孟子集編 卷二 六 留香室開

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  
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夢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又言  
色則心志盡誠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入王公劉九世  
豈父大雅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許水滸也  
岐下岐山之北也姜女大王之妃也齊相也字居也曠水滸也  
無怨曠者是也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  
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棄舜其君乎愚謂  
此篇自好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樂舞不能棄舜其君好  
勇好貨好色同之於心皆循理之所為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  
不能以經欲而私於一己者樂人之於天下者聖賢之所共  
不

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遠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如所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以充已復禮之端矣

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

曰棄之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

此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孟子見齊宣王曰

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宣王曰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

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

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

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臣今日有亡

孟子集編 卷二

七

留香室開障

夫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世臣子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至也蓋尊尊親親

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左

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

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

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

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

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

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

得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

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

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

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如此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害仁者

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倫倫故謂之

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

於篡弑之罪也南軒曰夫仁義之在天下後豈能殘賊之

哉實自殘賊於厥躬耳為君如此則上焉斷孟子見齊宣王

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主喜以為能

孟子集編 卷二

八

留香室開障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

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始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巨室

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今有璞玉於此雖萬

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

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猶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

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右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耳齊人伐燕

臣相避自右以難孔孟終其身而不遇益以此耳齊人伐燕

勝之齊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宣王問曰

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

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以伐燕

為宣王

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亦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

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問

不容髮一日之問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

紂論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

王受待而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豈

止之哉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竹器

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人

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

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

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

孟子集編 卷二 九 留香室開雕

而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

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

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

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

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

為政於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

中也箠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

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

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

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

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

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反旄也旄老人也

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倪小兒也謂所虜

累之老小也猶尙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

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

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

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鄒與魯國穆

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

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閔闞

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孟子對曰

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會

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

孟子集編 卷二 十 留香室開雕

也君無尤焉轉便俄轉轉而死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如重斂而不知恤

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刑木同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

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

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

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滕文

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不誤哉滕文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繫斯池也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

稷故效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

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徒

倖而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

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

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那地名言大王非

而居之也而居之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曠為善而已矣統緒

也言能為善則如太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

後世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命

既無如之何則但強於為善使共可繼而後命於天耳此

當為不可徵伴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

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

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

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孟子集編卷二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

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也皮謂虎豹麋鹿之皮

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或曰世守

養人者害人也豈作邑也歸市人眾而爭先也

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

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君請擇於斯二者

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

守正而後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

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則以

孟子集編卷二

與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

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

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

原博濟父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

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

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孟子弟子

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

滅翁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

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滅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

哉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

而非此人所為也亦非此人所為也然則我之盛衰乃天

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二



孟子集編卷三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

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

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

賢之或問乎會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莞然曰吾先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莞然曰吾先

會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

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問答如此曾西會子

孟子集編卷三 留香室開

之孫楚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會之言則也烈猶光

也桓公獨在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

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差

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純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

仲之功詭過而獲禽耳會西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也願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

王既慕桓公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

心為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孟子引西

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為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

地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

富國強兵而已此孔門所差稱者故雖會西不屑為之況

之才曰三聖自任其門所差稱者故雖會西不屑為之況

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

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純我馳驅而不獲

則必行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嘗以如也或謂晏子於

齊同無功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其德與夫而

尊中夏也孟子所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謂固不同

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之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

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茲益也文王九

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曰文王何可

常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

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

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

孟子集編卷三 留香室開

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又地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

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

難也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

臣之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也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纔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

於文王之百里又難大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

居稠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懽懽於虐政

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若唐政之甚異孔子  
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日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孟子則孔子之言如此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  
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  
而德行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此承  
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成霸王之業亦不足  
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凝慮而動其心乎四十雖仕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  
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之勇孟賁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  
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  
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孟子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官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  
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  
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  
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畏三軍者也合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蓋力  
以無懼為主而孟施舍似會子北官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似會子北官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  
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黜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  
故二子之與會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  
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  
舍比於黜為 昔者會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此言會子之勇也子襄會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  
縮二術三端恐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會子之守約也  
也往而後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會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會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會子之  
反身而守約者守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也蓋照會守氣以養勇者然以照比舍則舍之守為得其  
要至以舍而比會子則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以已意而  
反求其理於心於言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  
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謂其言而斷

孟子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

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  
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  
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  
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志亦人之所以  
充滿於身而為志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志亦人之所以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而本末交  
相培養也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  
大畧也 言雖發於口實出於心內有蔽障則自然不動之  
有說淫邪道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於心則其察日益精矣  
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  
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 既曰志至焉  
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  
則動志也今夫厥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公孫丑見論  
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  
一也厥顛顛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  
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入顛顛趨走則氣  
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是則詞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  
 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夫者惟在於曰敢問其所以異曰  
 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子貢足  
 知夫子之道假使汗下必不阿私宰我曰以予觀于夫子賢  
 所好而容譽之明其言之不可信也  
 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  
 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夫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又問  
 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又問  
 子曰仁者則堯舜亦其一端也史記曰宰我問五帝之德子  
 曰非其人又宰我曰太史公云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子  
 曰子非其人又宰我曰太史公云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子  
 四科其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為不善以爲宰我之賢於  
 若父也與不幸乎居有書寢短髮也田常殺闔止而宰我蒙  
 之亂木與闔止爭闔止亦子我也田常殺闔止而宰我蒙

看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  
 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  
 吾之德於仁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以德行仁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  
 心而形於事為是仁也  
 之有本水之有源也  
 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亦如此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者不意於服人者不意於服人者  
 以多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者不意於服人者不意於服人者  
 者多矣未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下而力者矣未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與力者矣未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也  
 大乎以力服人者必有大國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力服人者  
 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  
 以然也夫孔子以匹夫匹婦之義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  
 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  
 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後行仁哉南軒曰仁者非有意於榮仁者固榮也在身則  
 心義長而氣序推之於國而國治施於天下則天下親而兄弟  
 而況於不仁乎夫不仁之情孰不惟辱之惡而自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十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驅仁之事  
 賢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善俗能有才者使之  
 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綱繆膺尸今



此下民或致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詩商風鵙鵙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微取也

氣出入處也予為自謂也言我之傷患詳密如此此君之為國

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息焉

自求禍也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活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

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後傑才德之

征法而不壓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張子曰或

賦其市地之壓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關譏而

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前篇見耕者助而不

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也

壓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

布民無職事者山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謂之使

賦其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信能

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

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孟子曰人皆有

政則冠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

政則冠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

政則冠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

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

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所以謂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

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

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猶忽也林楊驚動貌惻傷之切也

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

真而然也程子曰肅然子之時其心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

非勉而由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

矣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

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他人

出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

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

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

讓而性之木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

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

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也

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

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達克之則四海

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達克之則四海

孟子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雕

孟子集編 卷三 留香室開雕

是簡恭敬樽節底道理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仁者人也... 禮者節也... 智則其體方是簡分則非底道凡此四者其於人心乃性之為也...

通時舍草切得見源者則生有惡發見謂交而之別  
此說四因不發知必看理之恭之明動際生首其  
是八芽道動形清他側隱是此何道史無問於而所  
否字取其萌處之矣四端之是却云書陰萬乃其是  
先字便一知便程端之是思非却說此成陽化地能  
云如簡得是子仁情善差未處慻慻便慻慻始無之終  
港八根仁日義也則惡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  
然節面也因其智即可以讓息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  
清說有不其惻本理見是隱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  
明問仁根也舍隱體也性非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  
時心義也了知無者善如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  
是仁港如道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慻  
禮清陽芽便是一箇最摸不著也知其  
智明與四端便又仁譬明著也知其  
會天地便又仁譬明著也知其  
處地便又仁譬明著也知其  
今相如不譬明著也知其

安社稷之功 四者皆我固有之初發也  
私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勝於私欲則  
勝則心勝則無私欲之念便消如惻隱之心  
非極好思則舍其私欲而充其善心則  
處論而充之仁義則不遠矣朱子論  
至言矣蓋天地之心則曰天地之心  
哉往矣蓋天地之心則曰天地之心  
萬物之生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不能靈乎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有仁心者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孺子之心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疾痛之心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與非之心皆從天地之氣以養之

論人之仁也。死者為人祈祝利人。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

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

不智也。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

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

自然之安無此又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

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乎？孔子之意以為人道之大如此

誰能止之者乃甘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智二字常相

須焉。不仁不智矣。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

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智故不仁不智不

在如恥之莫如為仁也。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于仁

三者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孟子集編卷三 九 留香室開

反求諸己而已矣。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南軒曰：矢人與

其操術然也。故夫自處于不仁為忌。枝為殘。恐至于嗜殺

安習滋長。以至其性木同。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習其得聞而收之。其勇于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

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

其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

躬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

取于人以為善。言舜之所為。又有大焉。與子路者善。與人

繫容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

孟子集編卷三終

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

君子之善孰大乎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

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

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

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

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故曰：爾

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于我側。爾為能浼我哉。故由由然

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

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

孟子集編卷三 九 留香室開

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

不輕就也。然則伯夷非不就也。特不輕就耳。柳下惠非不

也。特不輕就耳。伯夷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柳下惠為

士師。蒞晉三黜。是則伯夷果長往而不來者乎。而惠果荷

而尸位者乎。此其就而中處之而盡其道。然於流弊也。故夫

與鄉人處。其衣冠不正。望望然去。若將浼焉。此其流弊得無

有入于隘者乎。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于我側。爾

其流弊得無有入于隘者乎。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

老君子所不由。而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集編卷四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

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

利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

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

孟子集編卷四

留香室開

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必

勝尹氏曰言得天下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

者凡以得民心而已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

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而有疾不能造朝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吊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

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

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

必無歸而造於朝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

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

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

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

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敬

敬之大者也孟子是時在賓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

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

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

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行義景

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召不俟駕固將朝

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而禮曰父命呼唯

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曰豈謂是與會

朝王而問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

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嫌恨也少也或作嫌

然則嫌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

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

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

爵耳矣得以此慢於商德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

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孟子集編卷四

留香室開



為也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管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貴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

孟子集解 卷四

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為不受贖送行者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孟子曰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無遠行戒心之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乎唯當於理而已南軒曰凡所以遲回於辭受之際者以為外物所動故也蓋於其所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若於所當受而不受是亦為物所動而已矣何則以其蔽於理而見物之大也若夫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而外物何有乎故以舜受堯之天下而不為泰亦曰義當然耳若於義也無居則簞食豆羹之問矣物則有大小而義之所在則一也孟子之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也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職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也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者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諷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與

孟子集解 卷四

邪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釋從而不敢改邪孟子謂軻龍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齊大夫也靈邱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軻龍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還也齊人曰所以為軻龍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然有餘裕也孟子進退久連當於理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靈邱其職未可以言也而請士師庶幾乎欲有補於君也士師掌國之刑罰而立於朝王有失德朝有關政士師所當言





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沈同齊臣以私問非命  
侯土則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齊人伐燕  
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  
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  
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  
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  
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  
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燕人畔王曰吾甚懸於孟子齊破  
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孟子集編 卷四 七 留齊室開講

二年燕人共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  
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  
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殺紂立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  
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  
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  
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  
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  
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遇當貴而已故舜  
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

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  
管叔此天理人倫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  
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  
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勉其若  
子焉蓋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  
之則善不可勝用矣而陳賈者夫且為之辭故孟子深責之然此  
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致為臣而歸王  
之二篇十章十一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王  
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伺朝甚喜今又棄寡  
人而歸不誠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集編 卷四 八 留齊室開講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臣也中國  
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  
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  
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既以道  
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  
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普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  
饒是我雖欲富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  
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  
私龍斷焉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  
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  
於彼如下交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

孟子集編 卷四 八 留齊室開講

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

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問市

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後取也

謂此遂征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所利故就其未稅也

緣此遂征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所利故就其未稅也

以利誘之故養子而人受其祿則南軒曰孟子以爲不用已

已矣而欲養子而人受其祿則南軒曰孟子以爲不用已

夫道之欲養子而人受其祿則南軒曰孟子以爲不用已

人情哉聖賢固欲道之利也而情已常以義則獨不欲則豈

人而終身可也其可以後世爲人所求者亦幾於此矣

者謂利祿之所由分也後世爲人所求者亦幾於此矣

於是有輕士自驕而不苟利所以商之徒因龍斷之夫而

立耳夫惟君子守義而不苟利所以商之徒因龍斷之夫而

孟子集編 卷四

九

留齊室開闢

子去齊宿於書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凡

而臥 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

臥而不聽請勿復致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

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

不能安其身 齊宿齊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侯何

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

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乎乎長者

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所以爲我謀者

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

思之所以自處者其道一也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

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

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畫是何滯滯也士則

茲不悅 思澤也滯滯也留也 高子以告 孟子弟子也曰夫

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

欲哉子不得已也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 子三宿而

出畫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必指一事而言 夫出畫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

然今不可改矣 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與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

孟子故足以爲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

道矣何善之能爲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

孟子集編 卷四

十

留齊室開闢

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悻怒

也 尹士問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

也 尹士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運之之情而荷責者所以爲果也

南軒曰詳味孟子答高子之辭何其溫厚而不可迫也云云歷

考宣王之爲人猶爲不敬自恃者故其不能領孟子之意好

則曰吾之樂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可迫也

先王之樂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可迫也

望以爲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將天下之民舉安蓋其安

於格君心使齊民安於王之改之也王有條理而本則在

道又行齊民安於王之改之也王有條理而本則在

者言曰與民同患之心也學者所宜反覆詳味之若夫諫而

其去也豈復有忠厚之氣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

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於路問

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皆孔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  
日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  
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武皆五  
百餘年而聖人出也世謂其人德業則望其名於一世者皆由  
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也  
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為  
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憚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也吾何為不豫哉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未嘗  
也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有行而然者實未嘗不  
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子雖有行而然者實未嘗不  
矣南軒曰充虞蓋亦察孟子之顏色也問若知孟子之意而  
疑王之所量遂有不怨蓋天之不尤人之顏色也問若知孟子之意而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蓋疑辭也謂彼亦一時此亦一時何彼

孟子集編 卷四

留香室開離

時王者之數與其尤闕者不過五百年而名世闕出者亦有  
之矣而乃今七百有餘歲而王政不行焉言不若孟子之進退  
也此則孟子所以疑之有哉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夫若我之  
去就則何疑乎平治天下則舍我而欲平治天下者則何疑  
行使天而欲平治天下則舍我而欲平治天下者則何疑  
前所言在君子不謂樂天知命吾憂何窮理盡性吾何疑  
曰夫何憂哉王通謂樂天知命吾憂何窮理盡性吾何疑  
其如心也論則非也雖然孔子治天之下語未盡斯文也  
亦可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  
乎休地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  
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族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  
軒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曰欲而受祿也義也南

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志也又曰一見而  
去志則察王之神必有不能受者然其庶幾足用為善則  
以其質朴有可取也

孟子集編卷四終

集編 卷四

留香室開離

孟子集編卷五

宋真德秀撰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後學祝昌泰駁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言必稱堯舜道性善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

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

求聖人可學而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

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來求見益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

成颯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

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

而復引此三言以明其不我欺也

力行以師聖賢不常復求他說也

甲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眩眩厥疾不瘳

命篇則眩眩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血

於此則詳其於去惡而為善也

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

之所未言萬世性之標準也

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也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滕定

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

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親喪固所自盡也會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

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

之喪齊疏之服什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

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

齊衣下縫也

孟子集編卷五

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

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

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

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

受之也

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

受禮或不同不可收也

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

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家宰

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





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

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

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

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

以新予之國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

使予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

坐而定也

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有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

分而豪強得以兼井故地有仁者無定

多取故祿有不平此欲行仁者無定

而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

矣夫滕壤地福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君子

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分田制

所以治野人使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

公田而治野人使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

如溝洫使什而自賦其助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助也

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祭

孟子集解 卷五 留香室

祀也不言世祿者滕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

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侯其

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侯其

北而百畝然後受百畝之田思案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

餘夫之田所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徒謂徙也其居也同井者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

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國中二

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

在君與子矣

孟子集解 卷五 留香室

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皆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

不期以數年之刑一人而復之病者上之者未始

日經方不能行數年之刑一人而復之病者上之者未始

宅一里方不能行數年之刑一人而復之病者上之者未始

禮經立斂之法廣儲蓄與學校成禮賦役與學私正經界分

後制節兩章之遺法明當今之學識其大者有志未就而卒

之於既往之迹不可復效乎先王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

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

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炎帝神農氏始為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

農家之法也其民所居也其食也其衣也其言者史遷所謂

地之法也其民所居也其食也其衣也其言者史遷所謂

扣探之也其民所居也其食也其衣也其言者史遷所謂

地之法也其民所居也其食也其衣也其言者史遷所謂

孟子集解 卷五 留香室

陳良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

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相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蓋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

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喪發熟食也朝曰饗

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

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

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耨乎曰然

孟子集編卷五

七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然火也鐵

相對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

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

固不可耕且為也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

治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

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

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此以

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

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

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

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圃田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共所以

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

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

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

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滄濟濶而注諸海決汝漢排

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

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流

安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也獸蹄鳥跡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

稷麥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

功疏通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

口簡曰潔曰鈞盤曰爾津淪亦疏通之意濟深二水名決排

孟子集編卷五

八

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

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

記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

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舜典帝之咨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女作司徒

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所謂即其事也當堯

之時既命后稷教民稼穡五穀既熟有以養民之生矣養而

不教則民不知義又何以別於禽獸哉人之有道謂其各有

秉彜之性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

之信皆人性所自有之命官教亦因放勳曰勞之來之

其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行義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

如此而暇耕乎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

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

三十三分五核



或相倍徙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  
養小履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倍一也徙五倍也什伯千萬倍數也此大也  
有大小也若夫履小履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  
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為  
惡之物所以相欺耳南軒曰許行之說初若淺近而乃為  
於時其所以能動人者蓋其亦清苦高介之上遠慕古  
而燭理不明以能勤人者蓋其亦清苦高介之上遠慕古  
從所而述之以為世者天下之不善使民勞而己逸以  
於道而人君必力耕以先之此其說若夫帝王之說如  
長江遠涉無往而不澆者以其達天之意故耳又曰陳  
相言許行之說不可不察其行其效可使天下反于淳樸  
巨細之物皆可齊之嗟乎豈有此理哉有天地之理也  
孟子集編 卷五 留香室開闢

孟子集編 卷五

付物止于其所吾何加損于其間哉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  
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乎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混其一  
定之分其弊豈不甚矣哉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  
兩言也足以發明天下之大不但可以闢許行之偽也強  
使巨者細多者寡高者下美者惡豈非相率而為偽乎墨  
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  
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子之名徐辟  
其意之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夷也以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莽其  
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  
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  
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于墨氏而

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  
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旬旬將入井非赤  
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木而夷子二木故也赤子  
則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  
於儒以誣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  
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皆所謂道也孟子曰無  
而犯法如赤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皆所謂道也孟子曰無  
及人自有差等之序始自天賦之言則非二木而何哉然其  
之問猶知其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非終不得蓋上世嘗有  
而思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  
而目蓋歸反夔懼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  
屬姑語助聲或曰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  
出之貌不能為心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視也  
追切一木者於此見之尤為痛切益非若他人見之而然也  
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痛切益非若他人見之而然也  
掩其親者必於此見之尤為痛切益非若他人見之而然也  
命之矣 然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  
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  
受親其達之天下皆是心之所推也故其等差輕重莫不有

孟子集編 卷五

孟子集編 卷五 留香室開闢

別焉此仁義之道所以相為體用也若夫愛無差等則是無  
義也無義則亦害夫仁之體矣以失其所以為本之一故也  
故孟子於墨氏之說所以深闢之而發二本之論也

孟子集編卷五終

孟子集編卷五

三

留香室開雕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駁刊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

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節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田獵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

死其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

招之不以其物向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往

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此以下正其所謂枉尺直尋之

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昔者趙簡子使

仲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王良曰請復之盪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汝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說遇一朝而獲十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晉

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

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

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阿黨也若邱陵言多也或曰居

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進道之必正以至於終

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道之必正以至於終不為也

不恤其去就而曰孟子行非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

如行哉則為其道而無功則利之業則不見此比之枉尺而

一直尋意謂枉已之事而無功則利之業則不見此比之枉尺而

重於死也故也義之所無不為而巨細苟愛與君一身之生

之正則凡可避死之無不為而巨細苟愛與君一身之生

之也心行一不義殺之無不為而巨細苟愛與君一身之生

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

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當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

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及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

於已也淫湯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河叔京曰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彘巧之

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

行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留香室開





用而輕之也堤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曰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葛國名傳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孟子集編 卷六 五 留香室開雕

匹婦復讎也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千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案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之有所以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

釋其意言商人問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不行王政云爾荀行王政四海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與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倘何驕國之足畏哉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曰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

孟子集編 卷六 六 留香室開雕

雖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君子獨無以成君之功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也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己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

其亡也而在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也也惡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而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會子曰魯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有譎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報報然非山之所知也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魯有疎體譎笑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辭也孟子言而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也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

孟子集編 卷六 七 留香室開講

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物自來而取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也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也而旁濫也下下地也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於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地掘去壅塞者也菑澤生草者也

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謂殷太康孔甲桀紂高武乙之類也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後又亂也孔子懼

孟子集編 卷六 八 留香室開講

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萬王法尊典備禮命德詞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而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若是邪說誣民充塞二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曰是何傷哉彼身  
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朝之廉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見戴

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  
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償其兄

生鵝者已頻頤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  
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卿之家

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哇仲子也  
以鵝鵝也頻頤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  
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而後充其操者也

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  
食見之室為不義而未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

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  
其操守之類乎必無所求自足如丘之居之為能充其  
而得廉人為大然人上之無所求自足如丘之居之為能充  
離母無親戚曰於陵上之無所求自足如丘之居之為能充  
廉哉無親戚曰於陵上之無所求自足如丘之居之為能充  
其窮至一於無以食而食仲子之於陵上之無所求自足如  
能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  
則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  
以上治其當道義矣仲子之於陵上之無所求自足如丘之  
有無窮之聞保其民人則齊國與共思社稷萬鍾子之於  
食而受窮之聞保其民人則齊國與共思社稷萬鍾子之於  
清心亦豈知倫之為不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非其義也  
惟其私意所不知夫類性重小廉弟大德私義愈於其  
苦高介而取之亂夫類性重小廉弟大德私義愈於其  
食日苟得肆而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過為難知也  
深者蓋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過為難知也

孟子集編卷六 留香室開雕

惟其難知故可以感世俗而禍  
仁義孟子反覆闢之蓋有以也

孟子集編卷六終

孟子集編卷六

留香室開雕

孟子集編卷七

朱真德秀撰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

後學祝昌泰校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

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

也六律戰竹為箏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黃鐘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

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

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

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愛人

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范氏曰齊

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

食蔬素宗廟以麵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泣涕天下知其慈

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持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人

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

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

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

仁覆天下矣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

則其用不窮而仁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

之所被者廣矣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

不因其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氏曰

自章首至此論以仁是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是播其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

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此言不仁而在故曰城郭不完兵

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

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

惟仁者至此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猶沓沓也沓沓

時人語如此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

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

或陷于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

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

孟子集編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

卷七





熱而不以濯也其弊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世主也深矣衍義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  
其苗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矣  
危利其苗者不知其為危苗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其心  
荒淨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  
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  
亡也 自昔危亂之世未嘗無忠言祖伊管諫紂矣召穆公  
嘗諫厲王矣李斯嘗諫二世矣而三王之不聽者蓋其心既  
不仁故顛倒迷謬以危為安以蓄為利以取亡之道為可樂  
也夫人君孰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而共反易有孺子歌曰治  
至此者私欲蔽障而失其本心故耳衍義 有孺子歌曰治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  
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  
也聖人聲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愚按聲入心通四  
字朱子嘗以解耳順之義矣今復用於此蓋聖人之心表裏  
澄徹故所聞之言雖淺而所悟之理甚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  
精亦猶見至顯之象而識至微之理也

孟子集編 卷七

五 留香齋開講

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桀紂之失  
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  
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  
走曠也 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 故為淵陂魚者獺也為  
叢殿禽者鵠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  
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敵矣雖欲無主不可得已 南軒曰孟子  
為之敵者非利乎他人之為己敵也特言其理之當然者耳  
而大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歸之此三王之所以王  
也敘是道而亦得天下者漢唐是也故秦為漢敵者之所由  
唐敵者也 此章之要在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二言大

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愛也父母於子  
心誠求之所欲者無不與所惡者無不為之去君之於民何獨不  
然當國時禽獸其民在歸已哉水就下獸趨仁而天  
之夫仁者豈有心於天下歸己哉水就下獸趨仁而天  
下歸己者三王之所以有言循天理而無利天下之心而天  
也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髮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  
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  
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  
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暴其身者不知禮義之  
身者猶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見信也自棄其  
之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  
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非之不以不信自棄者絕  
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

孟子集編 卷七

六 留香齋開講

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  
邪曲後 躡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躡空也山行也  
曰正路 躡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躡空也山行也  
固而有而人自絕之是謂邪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益身  
也 於義則正反是則邪二者皆吾所自有而甘心於自棄馬  
是虛至安之宅而記躡蕩之野皆至正之路而趨荆棘之途  
此聖賢之所為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深哀也 衍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  
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親長在人為其通親之長之在  
此而也求則遠止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  
則天下自平矣 戰國之時學道者不親其親長其長則  
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  
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難則天下可運之掌  
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  
孟子切切於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長其長則和順  
人君能親其親而人亦莫不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和順  
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和順

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

下其有不平者乎見行義

孟子曰君下位而不獲於上民

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

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

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也獲於上得其上之信在

求諸身而無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誠明乎善不能即事

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行而不致其極哉

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

以得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

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誠者理之在

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

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

本乃子思所開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

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南軒曰誠者天之道言其實然之理

天之所為也聖人則全此體身誠而善無不明也思誠者人

之道則是以人之所為求合於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天焉學者明善誠身之功是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

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

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

鯀家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味後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孟子集編 卷七

留香室

焉季氏寧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

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季氏魯卿宰家

也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

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

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民之可耳而夫子猶患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膽

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風至於死猶不足

以容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

之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辟開

商鞅開阡陌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

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瞭明也

孟子集編 卷七

留香室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

眸子眊也眸子瞭明也眸子眊也



矣此人之大患也 爾則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  
學明行修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已之心也人師乎已  
從相長也者有為之其各問論辯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  
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驪字  
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驪字

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  
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昔者  
密會也王雖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  
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善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  
按孟子始曰克有罪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  
以此責之曰克有罪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  
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

教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徒但也何  
孟子集編 卷七 留香閣開

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  
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  
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  
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告焉則不得娶  
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  
於正矣 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  
一時之用常道人行皆可守權非權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  
不得已者也若父非善則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  
之罪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  
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  
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  
而其實不越於敬而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  
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  
在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

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斯二者指事親從兄  
而言知而弗去則見

之明而守之固矣 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  
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  
有生意則其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 此章言事親從兄  
盛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  
真切而樂之深也 南軒曰仁義莫大於愛人之性而其  
密而樂之深也 南軒曰仁義莫大於愛人之性而其  
親莫宜於從兄也 故能愛莫大於愛人之性而其  
樂此者也 故知此者非去禮也 蓋禮者節文也 樂  
乎去之非真知者也 凡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 曰此  
節有其實則內外進矣 凡知之至則弗肯去之矣 曰此  
以味也 樂則生矣 生者心之樂也 蓋非自得之深  
然也 生則惡則已 言其心之粹然於內而周流乎事  
非是矣 此孟子指言仁義之心粹然於內而周流乎事  
問矣 仁義之道大矣 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  
實也 仁義之道大矣 而其切實處止在於事親從兄  
人之良知良能天性之真於焉發見 從為仁義者惟致  
此而已 否則悠悠焉泛泛然非可據之實地矣 真知斯

孟子集編 卷七 留香閣開

守之而不去則智之實節文斯二者適隆殺之宜則禮之實  
於斯二者行之而樂有從容安適之意無勉強矯拂之為  
則力寸之閒沛然自有生意 敬於事親從兄之外者苟  
非深玩而實體之其能知其然而然者矣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  
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 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  
也 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 順則有以論之於道  
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遠 尤人所難也 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  
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 瞽瞍底豫而天下化 瞽瞍  
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此之謂大孝 瞽瞍底豫而天下  
至願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 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是也  
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 是以天下之為子者莫不勉而為  
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 則天下之為父子者亦莫不勉而為

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  
 孝也李氏曰舜之非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也  
 為子誠不見父之非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也  
 然積誠感化猶人之使非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也  
 此所謂天下為善之日惟如論此日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母陳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論此日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臣弑君父者常始於此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罪已而  
 非其親者仁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  
 之志也後舜為法行義  
 者其必以舜為法行義

孟子集編卷七終

孟子集編卷七

留香室開



孟子集編卷八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馮條皆地名在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孟子獨舉舜與文王之言之者蓋其地相去為最遠而世相去

為最久故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聖人之道化行天下

是所謂得志者也然自今觀之舜與文王所值之時周旋於

父子君臣之際者蓋不同矣孟子謂若合符節者何蓋道

純乎天理者也純乎天理則其為注措莫非天之所為而

也文王之於舜也純乎天理則其為注措莫非天之所為而

其間有毫髮不相似則不曰若符節之契矣然舜與文王之

所以為天者則抑有道矣堯舜文王生知之聖也亦必學以

成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學也緝熙敬止克宅厥心

於此有得則先聖後聖之心可得而識矣子產聽鄭國之政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也子產見夫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

而渡之也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平正私思小利政法度之

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徒杠可通

留音室開聯

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

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口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

又時將寒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涉亦水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其政則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

為過况國中之水常涉者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

矣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

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

如寇讎

如寇讎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

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

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之言無怨無德也土芥

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

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孟子集編卷八

留音室開聯

如斯可為服矣

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

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

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

則為之服矣

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里居前此猶

望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



性之知非他人之所能與非聰明智力之所可及故曰自得  
深造之以道者言其涵泳之深也工夫篤至而後能自得  
然則為德更無二也蓋所得未真則中心必有欲然不安  
此自則得乎此而所進口深矣資者憑藉據依之謂蓋居之  
之安則自得之味愈無窮也故曰資之深則萬事素  
既定乎此至物來隨而應之周流無滯君子欲其大端之所存故  
示取之左右逢其原則何所居無所於則又何所資而取  
哉故自得非深造之也然欲其自得則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  
有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多  
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徒博而亦不可以約  
約也而詳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多  
千朝夕從事而學焉所謂博也當今以至約然求約之道其惟博  
置焉所謂詳也博學詳說則心廣體大於禮儀三百威儀三  
言意之表矣故吾之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集編 卷八 五 留香室開

學不博說不詳而曰我知約者是特陋而已矣若博學詳說  
而志不在於求約則是外馳其心務廣而貪多耳非所謂學  
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  
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人養人者欲其取勝於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  
之實蔽賢者當之或不祥之言無實不祥者惟蔽賢為  
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  
哉何取於水也或數也水哉水哉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之取爾水也混混而  
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  
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廣  
行則亦不已而漸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  
進以至於極也

洞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集聖也滄田問水  
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  
恥其無實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  
子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林氏曰徐子之為水其旨微矣蓋  
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問於東流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  
不務本乎也然家語孔子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格物致知  
今當此有本今人之凡觀於水者其亦知此乎格物致知  
所當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  
之幾希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也庶民去之君子存  
能於此以全其性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於此以全其性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而卒能有以全其性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見前篇察則明則有以盡其理之辭也人倫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見前篇察則明則有以盡其理之辭也人倫

孟子集編 卷八 六 留香室開

固非度外而人倫七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  
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之所在而  
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  
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由尹氏曰存之者  
之君也存者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由尹氏曰存之者  
一毫之未盡所謂仁義於人倫明存存天理也由此身此心便  
然都是仁義所謂仁義於人倫明存存天理也由此身此心便  
三月不違意他問云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此心便  
在外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始得此心便  
得或言由仁義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始得此心便  
有舜字惟舜便由仁義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始得此心便  
仁豈不是如仁者安仁智好仁利仁人須窮理知其為仁欲為利  
義南軒曰由仁義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始得此心便  
全其所相去亦遠矣而無虧矣未至於舜者蓋人物均有一心  
之與物相去亦遠矣而無虧矣未至於舜者蓋人物均有一心  
然人能有是心而不能存是即禽獸也惟君子能存之所以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夏自鄭人使子立後爲家衆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濯孺子侵衛衛使庖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庖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庖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

吾生何謂也曰庖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

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庖公之斯至曰夫

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

乘矢而後反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

孟子集編 卷八 九 留香閣開

害已小人庖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

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

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其弑之賊蒙乃逆衛庖斯雖全私

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

物也掩鼻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貌者

此章戒人之喪善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爲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

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

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也則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

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

之在山則非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

則無所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

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自然之

性而不爲害也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自然之

巧偽而老非之徒進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

爲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乎何則於

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私智而鑿以自利則害於性

而反爲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南軒曰於性

以惡夫智者爲其鑿也鑿者以私智爲之不可推而行無所

故謂之鑿也蓋以其私智爲之不可推而行無所利矣此所

水之性也水之性非禹之所得爲禹能知而順之非智乎事

皆若禹之於水則智不亦大矣乎所謂行其所無事也謂由

孟子集編 卷八 十 留香閣開

其所當然未嘗致纖毫之力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而其故皆

可得而求蓋莫非循自然之理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亦

可坐而致也而况他乎故夫上世聖人所以建立紀載成

萬化其事業爲無窮然在聖人亦何加毫末於此皆天下之

性所當然而聖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在弔入門有進而與

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孟

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

驩言是簡驩也簡略孟子問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

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是時

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

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

禮者敬人之施此仁禮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仁禮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

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忠者

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忠者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

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矣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

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孟子集編 卷八 留香室開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

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

其心不同只是處心又曰所以異於人以此處心與人不同

由未免為鄉人此便是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不盡南軒

日其欲如舜者非慕夫舜之功也欲如舜之盡其道為難

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言舜為人倫之至也其憂不如此

舜者豈但愛之而已哉求所以則而後之者惟恐不及也故

曰憂之如何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前見

如舜而已矣禹稷當平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

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

一而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

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

之可也教言急也以喻禹稷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敵也雖閉戶可也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

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

故所遇皆盡善楊氏曰君子所以施諸身措之天下各欲

當其可而已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

飢之過門不入弗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

及蓋禹稷居陋巷飲水終日如也人然君子不謂之不

易地則皆然若禹稷顏淵而往救者此可謂是楊墨而已南軒

曰禹稷顏子之心一也心之所為一者天理之所存而無意

必因我加乎其間當其可而已此之謂時中又曰顏子未見

禹稷而達此之禹稷不亦過乎曰禹稷之事功果何所自手

有禹稷之功所謂事功在聖賢夫何有哉惟其時而已矣

孟子集編 卷八 留香室開

然而孟子歷聘諸國皇然以行道為己在有不異乎顏子之

以行道自任乎亦曰顏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

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

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

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幾羞辱

也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

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朋友當相責



反不問焉可乎曰父未嘗不教子也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  
以學詩學禮此非教而何特不深責以善耳然君子之教以  
身不以言故公明儀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儀而居  
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儀曰安敢不學儀見夫子居庭  
親在叱咤之聲未嘗不聽也公明儀曰學而未能見夫子之  
應對賓客恭儉而不懈儀安能之學而未能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儀說之學而未能儀安能之學而未能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儀說之學而未能儀安能之學而未能見夫子之居  
之君子其以正其身也如此豈必諄諄然命之而後謂之教邪  
夫子教我以正而夫子未出於正此正以言教不以身教之  
罪也說苑曰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然曾子家  
兒不識焉為人父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其可不知此義邪

孟子集編 卷八

留香室開

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  
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  
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  
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南軒曰常人之私情樂聞人之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  
過責人惟恐不深而不復察其理君子恕以待人油然公平  
各以其分而歸之非無不得矣匡章之事亦謂處乎其不幸  
者也衆人皆歸之於父而父不受以至於怒而屏之君子之  
理故耳蓋諫於其父而父不聽則無與夫號泣而從者其於  
法論之章特未知其夫有隱而無犯與夫號泣而從者其於  
委曲為之何如非致其深愛者不能也章之諫也母乃不察  
其親之意而或過於辭色歟是以善而傷其父也夫至於  
責善而賊思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而反以甚矣蓋章子本  
性其所處固不為無過然謂之不孝則抑甚矣蓋章子本心  
亦庶幾欲其父之為善耳而處之或過反以致其怒而章子  
又以為既得罪於父則已亦不當安夫妻子之養則從而可  
屏其妻子謂不若是則已之罪益大也其深自責之意則  
見矣夫察章之事既異乎世俗之所謂不孝而原章之意則  
又豈絕於君子之門哉若章得罪於父而不知懼則是已  
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然則君子之觀人也豈苟云乎  
哉夫齊國之士皆以仲子為廉通國皆稱其廉君子之觀  
子獨明其不然也世俗之毀譽如無木之非君子孰能察  
之案孟子論人物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之類已散見諸篇  
若仲子事介見出處篇匡章亦合在父子篇以其察世俗之

毀譽而斷之以至公之理深得論人之法故備 曾子居武城  
載焉若荷揚以下評論人物未必皆當故略 有越寇或曰寇至蓋去諸曰無富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  
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  
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  
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  
人未有與焉武城魯邑名蓋何也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  
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  
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  
其難言師賓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盡去諸子思曰  
如彼去君誰與守言所以不去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  
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也尹氏

孟子集編 卷八

留香室開

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  
不繫于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  
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  
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  
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  
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齊人有一  
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  
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  
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

此與共妾訓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章首常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賢  
人知也播塚也碩望也訓怨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  
習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  
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  
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庸之道皆  
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  
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集編卷八終

孟子集編卷八

五

留香室開卷

孟子集編卷九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萬章章句上

凡九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已之不得其親而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思慕也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

孟子集編卷九

留音室開講

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忍無忍之親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

與如舜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之心哉

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久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躡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為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憂惟人之盡性其能之也孟子曰舜其大孝也舜之為人也五十年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詩齊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晉曉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惓惓舜曰惟茲庶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完治也擢去也階楹也揜蓋也案史記曰使舜上塗廩晉曉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後又

孟子集編卷九

留音室開講

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替與象共下土  
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  
人并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已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  
舜所彈五弦琴也張璠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  
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樓牀也象欲使為已妻也象  
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伸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  
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素憤舜不至其宮故見得  
其來而喜使之治其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  
見其愛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不能已耳萬章  
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  
足辨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  
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

孟子集解

卷九

三

留音室開闢

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  
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校人主池沼小吏也罔罔困而  
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誰  
之以理之所謂欺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  
之道來所謂欺之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  
之有舜之述甚明在舜遭人倫之變而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  
欲殺舜無一毫芥蒂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少有疑隙則猜防  
萬端惟恐發之不垂除之二女婿虞象無殺舜之心與天  
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婿虞象無殺舜之心與天  
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萬章問曰象日以  
是處之不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行義  
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萬章曰舜流  
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

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  
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  
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  
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  
謂親愛之乎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  
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寧亭即有庠之地也未知  
是否萬章疑舜不常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敢  
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  
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  
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

孟子集解

卷九

四

留音室開闢

為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  
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  
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  
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觀也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  
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  
象之惡而不與之以當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  
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行義  
咸正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誓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普  
叟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  
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  
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

三年四海遐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

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成丘堯孟

者古語也堯舜不自安也岌岌不安也也言人倫乖亂天

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也也言人倫乖亂天

攝天子之事耳堯在時舜木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而而舜

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

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

死也和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且

落也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

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

孟子集編

卷九

五

留音案開

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

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而而朝也詩小雅北

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

我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

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

逆也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

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法

以已意理取作者之志乃為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

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 孝子之至莫

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愛其親而非真無遺民也 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允若是為父不得面子也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

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謂如此瞽瞍亦信而斯之

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

子則非所謂父不得面子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者而非如城丘蒙之說也 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非一人之私情故也 然則舜有

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

天與之者謂諄然命之

乎 萬章問也詩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謂諸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

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

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

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

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

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 天與之人與之故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

為也 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

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

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萬

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

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

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

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

啓曰吾君之子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然不可攻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必有所受

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丹朱之不肖舜

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

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

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

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堯舜之子皆不肖而

舜之子所以不肖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

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

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匹夫而有天下

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孟子而有天下

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孟子

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

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而

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天惡如桀紂則天

乃廢之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

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

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孟子集編 卷九

七 留香室開講

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

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

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

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

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

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

意也商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

公所以不有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

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

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

要湯有諸要求也案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

要湯有諸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

戰國時有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四

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

義而不湯使人以幣聘之豈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

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豈豈然曰我何以湯

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

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

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

道之行不徒誦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向慕之而已也

孟子集編 卷九

八 留香室開講



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

之而誰也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當然覺謂悟其

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

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有先覺之民豈何

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思天下之民匹

夫匹婦有不破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書曰昔先王保

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乘堯舜之道堯舜其民故

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

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下難於正人若伊尹

孟子集編卷九 留香室問難

以制烹要湯辱已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

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

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

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思謂此語亦猶

身之語如何曰觀舜居深山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

是樂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伊訓曰天誅造攻自

牧宮朕載自毫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昔始也伊尹言始

攻築無道由我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侍

始其事於毫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於齊主侍

人疇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主謂舍於

爲主人也癯疽癯瘠也侍人奄人也齊姓環名皆於衛主顏

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其生事之人也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

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癯疽與侍人疇環是無義無命也

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淵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眼

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

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

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主司城貞子爲

陳侯周臣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也司城

爲魯司寇齊人魯女率以問之孔子遠行適衛月餘去衛適

宋可馬應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

子雖當厄難然猶尋所主况在齊衛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

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癯疽與侍人疇環何以爲孔

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

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南軒曰孔子進

以禮退以義非聖人擇禮義而爲進退聖人進退無非禮義

禮義之所在固命之所存也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

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

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爲人可知觀舉者之賢

否則遠臣之爲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

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

也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養牲者之百里奚虞

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

奇諫百里奚不諫虞號晉國名垂棘之璧垂棘之地所出之

四也晉欲伐虢道經虞虞故以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

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所滅百

里奚知其不可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

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

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  
 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  
 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  
 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  
 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  
 事不取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  
 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  
 百里奚可謂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  
 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  
 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辨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  
 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集編 卷九 士 留香室開闢

不五此  
 不五此  
 不五此

孟子集編卷九終

二十二册版

孟子集編卷十

宋真德秀撰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後學祝昌泰較刊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集編卷十

留音字

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薄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陋也敦厚也徐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接猶承也漸漬米水也徐見前篇

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與者和之極所謂聖者不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而和者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而和者非聖人之和

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樂者集樂音之小成而為一大聖之集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

孟子集編卷十

留音字

也聖譬如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至於聖而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備雖其於終所以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於終始是極缺於終所以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於終始是極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官姓錡名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阿也嘗聞其略也當時諸侯兼併解縞故惡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

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

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夫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十倍之也四倍之也倍加一畝其入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

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

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案君

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

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八人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

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

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八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農食八人中

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孟子集編 卷十 留香室開辦

三

發得也一夫一婦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

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

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思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攷闕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先王未遠

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

摭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

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事故不可一追復矣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

挾貴不挾兒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

之稱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

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也張子

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賢惠公曰吾於

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

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

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

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

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

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王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謂我身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或室副

宮也堯舍舜於副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尊

宮而就饗其食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

此言朋友人之倫一也 所以輔仁故天子與匹夫而不一也

友賢而未知命賢則猶自天子至大夫皆有人倫之義也

言必稱之也 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人倫之義也

所以天職所以命賢者則猶自天子至大夫皆有人倫之義也

而己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也 職也此豈王公尊賢

其理未嘗一然戰國之於舜然後為盡友賢之道矣夫貴尊賢

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禮義幣帛交際謂人以曰御

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御也 御不受而還之也再言

計其所御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 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受不

然則御之矣所以 曰請無以辭御之以心御之曰其取諸民

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

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

而託於他辭以御之如此可邪交以道如餽贖開戒周其

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

民罔不敵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

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

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其

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籍名越頓越也

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

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

始爾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

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

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此連也言今諸侯之

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取而後誅之則其

與御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類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

非其有而取之盜者固皆不義之類矣然則今之諸侯雖曰

謂言之年非便以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類然必禦人於國

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

為獵而較所獲之多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是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

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

有定數不以四力難繼木洋魯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

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可知也兆猶卜之

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

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

留於一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

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

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魯無之疑出公也  
 行然後去而於不事則此章所交者多於可與  
 賢之說矣南軒曰孟子此章交際之道  
 義之精矣不問其所以為心則其  
 後受則非其所敬事者若萬章也  
 受則非其所敬事者若萬章也  
 齊則兼禮使不恭之心而辭也  
 我而己其交也非受道而辭也  
 非為其取之也非受道而辭也  
 有疑焉謂之與人義也  
 君之所必禁亦受孟子此章  
 者不居今則世之諸侯以非  
 為不可則今之諸侯以非

二十二册

九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此為貧者之所必辭尊而欲以行  
 而仕之義也夫仕者豈為貧乎  
 而仕之義也夫仕者豈為貧乎  
 貧矣則則為貧也夫仕者豈為  
 貧矣則則為貧也夫仕者豈為  
 富矣則則為富也夫仕者豈為  
 富矣則則為富也夫仕者豈為  
 必敬其也孔子嘗為委吏宰  
 必敬其也孔子嘗為委吏宰  
 行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  
 行乎是而不越也蓋位卑者言  
 非所守也此後世不為君之  
 非所守也此後世不為君之  
 然擊柝之為宜也此後世不為  
 然擊柝之為宜也此後世不為  
 其所當為者如牛馬之類也  
 其所當為者如牛馬之類也



矣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食其祿也古者諸侯不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士不得此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也  
其至之則周郵之無常取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也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之祿有常數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歸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窗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餽也悅

孟子集編

卷十

九

留春閣

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數也鼎肉熟肉也幸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未後復來餽時摽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役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臺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不復命臺來致餽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並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有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勢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子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庶當法也南軒曰萬章所謂託於諸侯蓋以為士雖不得行其道而託祿於諸侯以自養其若可也而孟子以為非禮

以其歸是理也  
以其歸是理也蓋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以其歸是理也蓋周之則可以受周之與賜所以異者蓋以其歸是理也  
孟子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  
非君臣也質者士執俸庶人執務相見以自通者也  
萬章曰庶人名之役則在役君欲見之名之則不在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在見不義也  
不在見者庶人之職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名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名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孟子集編

卷十

十

留春閣

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

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

而况可名與之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

旃士以旃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

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以大夫之招招虞人

虞人死不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

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名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

賢人則不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

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

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南

軒曰禮義人性之所有譬之路與門有足者皆可以出可以

出入也而君子獨能之者衆人萬章曰孔子君命名不俟駕

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之也

孔子方仕而在職君以其官名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詳悉

者而觀之其說乃盡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言已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

也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音進而上

孟子集編

卷十

十一

留香室開離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

之實是以又攻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

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齊宣王問卿孟子曰士

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

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

臣臣不改不以正對孟子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

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

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

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射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日

也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曰大過謂是

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

而至於此若異姓之義不合則去蓋君臣以義合故也愚按

貴戚易位之說非後世所得行君有大過惟當反覆極心懷

而不割向之爲爾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

正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而欲

然忿而沈淵則過也致意焉至亡可奈何後已可謂忠矣

思親之臣蓋優於原也向文事三帝前經泰顛朝後而王

不遷禍亦不及豈非德信有孚身無闕故邪原則則官雖

直獨揭然衆邪之中上忤君心下取衆疾昧於不可則止之

道怨刺強庶無所容身懷沙赴流智斯下矣胡氏之論前甚

當於中庸則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然後

不可謂易位之事又不得行宗社將危豈容坐待則微子去

孟子集編

卷十

十一

留香室開離

殺梁仲曰叔胙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統而非之也非之則  
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如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  
而食終身不食宜公之食春秋貴之因時制義初無定在也  
失姑一言以塞責者口吾亦嘗諫之云爾諫而不從非吾責  
也此其用心既欲苟全爵位又欲厭塞公言張華之所見  
屈於張林而不能自免也必反覆而諫諫而不  
從則去此人臣之正法孟子之言胡可易哉

孟子集編卷十終

孟子集編

卷十

三

留香室開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校刊

告子章句上凡二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枲棗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

為枲棗也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枲棗木所為者厄

荀子性惡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枲棗乎將戕賊

杞柳而後以為枲棗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枲棗則亦將

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固子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

義者性之所有而萬善之宗也人之有仁義乃其性之本然

自親親而推之至於仁不可勝用自長而推之至於義不

可勝用皆順其素而為之非外取之也若逆乎仁義則為失

其性矣蓋仁義性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人為枲棗而為仁義也而杞柳枲棗之性為仁義則為失

東流於西而西流於東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而小變之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水信

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

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

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

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搏擊也

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搏擊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也

與物者不異也所以言無不仁禮智之盛也告子不知性而  
全哉此以性之所謂氣者當之是也而此物之喻食不知性  
善無不盡之徒知覺運動之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所禮然者粹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義禮然者粹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各隨器量不取此理亦隨一異同氣異視萬物之得  
行則氣猶相近而論萬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惡則趨避利害明與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義則趨避利害明與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更推不若人問之則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以不為其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此邪知其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馬形氣如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無不全也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性如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孟子集編 卷十一 留香室開

與物者不異也所以言無不仁禮智之盛也告子不知性而  
全哉此以性之所謂氣者當之是也而此物之喻食不知性  
善無不盡之徒知覺運動之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所禮然者粹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義禮然者粹然者與物之義精矣仁  
各隨器量不取此理亦隨一異同氣異視萬物之得  
行則氣猶相近而論萬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惡則趨避利害明與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義則趨避利害明與物之同異如知寒暖視萬物之得  
更推不若人問之則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以不為其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此邪知其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馬形氣如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無不全也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性如口人所稟之理便固不有氣明以仁性之異於他

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安亂殺人亦可謂性也  
後長方謂之弟通妙用運水則為弟如行後水則為弟  
用則徐行疾行皆謂之弟如行後水則為弟如行後水則為弟  
是性也乃是說氣質之性非性也善之性如說程子曰告子云  
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性善之性如說程子曰告子云  
分則牛之性馬之性不可蓋不以道一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  
謂性為非故朱子云云其蓋益以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  
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曰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  
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孟子曰何以謂仁內  
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  
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

孟子集編 卷十一 留香室開

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張氏曰上異  
李氏或有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  
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  
不同是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  
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內敬主於長故義在  
外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  
則者炙亦有外與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幸不問其  
能以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仁也夫告子之辯  
以幸於齒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仁也夫告子之辯  
與佛老之言則以作用為止於是矣因此又生內出於性  
食色之云者使誠知義之非外則性之不止於食色其有以

察之矣。告子不知理之為性，乃即人之身而指其能知覺運動非。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者是也。始而見其能知覺運動，非。惡也。則又繼而為水之喻，以見其能知覺運動，非。善惡之分，又以為孟子之言，未喻已之意也。則又於其說，謂性。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至於孟子之云爾，其公都子乎。終莫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論，性其外乎。所以又謂之明矣。前此未有深究之凡，告子之論，性其外乎。生之一字，明矣。前此未有深究之凡，告子之論，性其外乎。說雖多，而與之辯，而前此未有深究之凡，告子之論，性其外乎。莫不有則焉。今告子乃舉物而遺，其則食色固於性，無分於善。內善外之論也。其說行則，舉物而遺，其則食色固於性，無分於善。仁若不知白之說，其失又甚焉。彼以為長之在人，如白之遇於。也。若在彼而論之，則馬之長，將亦無異於人。如白之遇於。乘焚之中，而不可亂事，物至於前，者雖萬有，不同而於。必

有則泛應曲酬，各得其當。皆素有之義，而非外取之。此天。始有義外之說，孟子告之曰：非謂長者義乎？長者義乎？使。知夫長之為義，則知義之非外矣。故曰：仁內也，義外也。而。弟而長之，愛之為弟，是義也。故曰：義外也。而。長楚人之長，是義也。故曰：義外也。而。非在我而何哉？是以長為悅，故曰：義外也。而。然長之在我，然則以長為悅，故曰：義外也。而。待楚人固有不義也。長楚人之長，是義也。故曰：義外也。而。之說固為不知義矣。則其所謂仁人之施，有差等固義之。仁者哉？彼徒以愛為仁，而不知愛之施，有差等固義之。也。不知仁義而以論性，宜乎莫適其指歸也。孟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子曰：言而達於外，則不在外也。鄉人長。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

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伯長也。酌酒也。此皆季子。比則敬長之心。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尸祭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人在賓客之位也。斯須也。斯須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也。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者炙之意。范氏曰：。晚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善。矣。南軒曰：季子不知性，故於義內之說，有疑焉。公都子答。以行吾敬，故謂之內。亦未為失也。蓋敬之所施，各有當。是。乃義也。然公都子未能本於性而論，故問季子先酌，鄉人之。

論則無以對之。蓋庸敬於兄，義也。以鄉人之長，酌而先之。亦。義也。可敬雖在彼，而敬之者在我。故孟子以弟為尸，為此。兄之當敬，鄉人之酌當先，與夫為尸者之當敬，皆其理之。定而不易者也。然則其為在內也，明矣。而季子猶惑焉。蓋以。叔父與弟為在外，而不知其義之存於內外之本一也。公。都子蓋有發於孟子之言，故以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譬之。冬之飲必湯，夏之飲必水。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是乃義也。而豈外乎哉？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此即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普賤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案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今日性善。淑交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精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無智皆是性非小失也性中只有天理無人欲謂之同體可  
 乎若如此則非性可以為善亦可以為惡矣人欲謂之同體可  
 有之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  
 安佚聖人與常人皆如此是則同也然聖人之欲不溺於此  
 所以與常人異耳龜山云天命之謂性人欲之謂情不謂於此  
 不取其善是善非善惡之善與惡未發之言也窮源之善與惡未  
 言性善之善非善也但其發與未發之言亦窮源之善與惡未  
 流之善非有也但其發與未發之言亦窮源之善與惡未  
 乃有不善之性焉而其發與未發之言亦窮源之善與惡未  
 也故以性善為非性也蓋所謂性善者即公都子學於告子者  
 獨以性之發見者言之蓋所謂性善者即公都子學於告子者  
 之非然後性之可見惟感物而動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  
 是善故發而為情亦可識蓋四者精而性也而其本則性也  
 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才可知矣夫善者  
 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不善者豈才之罪哉陷溺之性使  
 然也夫四者之心所以於人皆有不善者豈才之罪哉陷溺之性使  
 故也鑠者以火銷金之名火之銷金由外以內也性則我

所固有非自外來獨患夫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  
 人之弗思弗求耳行義 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  
 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 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夫楚麥播種而  
 擾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楚大麥也  
 日至之時謂當成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  
 之期也磽瘠薄也 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  
 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貴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費章器  
 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 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於費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

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  
 以為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 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  
 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子都古之美故曰口  
 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  
 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  
 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也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  
 也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  
 異於人也 程子曰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

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有私意蔽之荷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謝氏曰嘗問伊川先  
 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不如理  
 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最親切有滋味云云見前 孟子曰  
 又云理只是事物當然底道理義是事之合宜處 孟子曰  
 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  
 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  
 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牛山  
 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  
 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葉芽之旁也  
 葉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有乎  
 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  
 如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氣守之  
 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道而敬以直內而已口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守之即與物接之時宜然  
 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與物接之時宜然  
 不至枯槁則夜氣愈清此夜氣之說未與物接之時宜然  
 虛明氣清自可見矣孟子曰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不玩而清省之也蓋要此氣養仁之說未與物接之時宜然  
 則魚鮮水涸則魚病養要此氣養仁之說未與物接之時宜然  
 仁義之心亦微矣孟子曰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氣便故良心亦非也蓋言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此心之存亦非也蓋言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平旦之存亦非也蓋言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有以汩亂其氣則良心清則能存固矣然夜止息稍歇  
 則良心復生長譬如一井水終日擾動便渾了至夜稍歇

木也且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  
 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枯亡之矣枯  
 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  
 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  
 哉良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  
 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枯槁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  
 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  
 為之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不  
 勝其書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所息又以窮薄而  
 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其理一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

則便有清氣亦不能清矣氣不足以存者便於理則其害  
 於理則其害於理則其害於理則其害於理則其害於理則其害  
 所為益無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  
 平旦亦無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  
 莫更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矣日者莫不害  
 敏在此因將孟子曰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說某因將孟子曰夜氣清則心平心平則氣足  
 思道者自見其良心也與聰明見其良心也與聰明見其良心  
 以神理自見其良心也與聰明見其良心也與聰明見其良心  
 此女舉孔子之言曰出能入能無時莫知其日此一段程子  
 子舉孔子之言曰出能入能無時莫知其日此一段程子  
 夫女舉孔子之言曰出能入能無時莫知其日此一段程子  
 心不於死物須心之易識其日此一段程子  
 心不於死物須心之易識其日此一段程子  
 是舍則亡也其理未應接時如理則存是存若處事則存  
 守之謂他存亡出入章乃放存是存若處事則存是存若處事  
 守之謂他存亡出入章乃放存是存若處事則存是存若處事

此非獨能安靜純一亦能周流變化學者須是著力照管  
 其體用非有已放者而後言又邪自專指其變安靜純一  
 之故無非此心之妙也休南軒曰然夜之息也存者則  
 亦訓於物也存者則又矣以生也休南軒曰然夜之息也存者  
 此舍則不存焉矣以生也休南軒曰然夜之息也存者則  
 謂之出則不存焉矣以生也休南軒曰然夜之息也存者則  
 口如非禮勿視又曰非禮勿聽又曰非禮勿言又曰非禮勿動  
 書室非禮勿視又曰非禮勿聽又曰非禮勿言又曰非禮勿動  
 事案此可與動視又曰非禮勿聽又曰非禮勿言又曰非禮勿動  
 晝夜皆然朱子曰持其心者謂之息也持其心者謂之息也  
 為夜氣之主也朱子曰持其心者謂之息也持其心者謂之息也  
 凝然寂然朱子曰持其心者謂之息也持其心者謂之息也  
 者三六句正之朱子曰持其心者謂之息也持其心者謂之息也  
 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齊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自放於亦

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而容一息之  
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所以為  
朝聽書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將乎其所以為  
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之心亦將乎其所以為  
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微乎其昭顯物欲之管其夜成焉  
甚故其說以夜為本告其於孟子者然亦未嘗不互相  
發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或同疑將雖有天下  
行義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  
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暴之也我見王  
之也難有萌葉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今夫奕之為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  
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  
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

孟子集編 卷十一 留香室開

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  
矢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意同  
德性以善則智小人之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  
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孟子曰魚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  
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魚與熊掌皆美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  
而熊掌尤美也

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  
也設使人無乘葵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由是則生  
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  
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之良心是以其  
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  
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但眾人汨於利欲而  
忘之惟賢者能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噉之貌行  
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躅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  
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惡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其  
羞惡之良心欲惡有甚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於  
我何加

孟子集編 卷十一 留香室開

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  
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  
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  
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  
之謂失其本心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為甚輕鄉  
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受噉之食今乃為此三者  
此章言蓋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  
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取之於生  
焉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取之於生  
取義而無死人之常情賢者亦豈與人異哉而有至於舍生  
食而飲之飲亦為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  
有甚於死者所欲為其所當然而已故曰所欲有甚於生者  
尚杜腐之正若但知樂生惡死而已則凡可以求生可以辟  
患者無所不為天理滅而流於人欲之歸矣又曰噉爾而不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專飲食之人無有失也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  
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  
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者貴也  
使飲食之人而不失其大者則口腹豈能養其尺寸之膚如  
立乎其大者則本諸天而皆至理人欲流則口腹之須何  
有窮極此人之所以遠禽獸不遠也天理明則一飲一食公  
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  
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也約同也從隨也大體心曰鈞  
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  
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

孟子集編 卷十一 七 留香閣

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  
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所職而不能思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  
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矣以蔽於外物其引  
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其心則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  
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  
無不為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  
之此皆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  
注亦作此乃曰若茫與作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  
身之微大倉稊米芴芒與作此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  
心為形役乃欲克敬天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孟子曰有天爵  
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  
爵也天爵者德義可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修其天

孟子集編 卷十一 六 留香閣

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之豈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  
甚焉終必非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南軒曰右之人修  
其天爵而已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南軒曰右之人修  
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夫有一毫要人爵之心則自害  
於天爵其修之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  
亦慕其各而已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  
已者弗思耳謂天爵也  
趙孟能賤之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  
貴則亦能奪之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  
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  
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  
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

孟子集編 卷十一 六 留香閣

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不仁必然而我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  
真不能勝是工之方勝得他正如人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  
須做得到十分工夫方勝得他正如人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  
身正氣自足於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南軒曰此理有  
心亦且自足於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南軒曰此理有  
者言仁也至而不反諸仁也故以水勝火喻之南軒曰此理有  
存則人欲消而不仁之條也故以水勝火喻之南軒曰此理有  
於久則人欲消而不仁之條也故以水勝火喻之南軒曰此理有  
能勝無窮之人欲消而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  
也理明則人欲消而觀於此其可斯須而不存是心乎  
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莠稗草之

孟子集編 卷十一 六 留香閣



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菽  
 稗之熟猶為仁而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道之以成。是為仁  
 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道之以成。是為仁  
 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新而不已，則熟。南軒曰：此  
 勉學者為仁貴乎有成也。仁者人之所為，若仁無為之而  
 不至則未可謂成人。況於仁者，若存若亡，無為實終久  
 之功，則終亦必成。而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  
 至於顏子之地，皆未可語夫。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  
 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善射者，也。志猶期也。穀，滿也。大  
 匠，詩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法大匠，工師也。規，矩  
 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且  
 然。況聖人之道乎？南軒曰：教者，張向也。無以學，曲藝且  
 中。不也。然，習之。教人，使志於穀。鵠在彼，而為在此。心射者，期於  
 吾身而已。求之吾身，則蓋不遠也。賢心之門，同然。而人固求之  
 也。身者，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同然。而人固求之  
 矩。所為亦存此而已。存乎此，則聖賢之門，同然。而人固求之  
 大匠之所，能誨存乎其人焉。然巧固不外乎規矩也。學者則非  
 者皆與受教於人。不知人。猶舍規矩以求巧也。此章所舉二端，教

孟子集編卷十一

九

論語

孟子集編卷十一終

孟子集編卷十二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告子章句下凡十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國名屋廬子名

色與禮孰重任人復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

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鄉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本謂

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

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於

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

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

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

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

翅色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

絕不但有輕 往應之曰珍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珍則

不得食則將珍之乎踰東家牆而攫其處子則得妻不攫則

不得妻則將攫之乎珍戾也樓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禮

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

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

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鼓瑟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

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交聞

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

孟子集編

卷十二

留香室開雕

可曹交問也食粟而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

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

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

患哉弗為耳四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

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

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

難行之事也百姓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言為善

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纔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 曰交

孟子集編

卷十二

留香室開雕

得見於郗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假館而後受業又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徐師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弟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及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須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實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便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而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於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吾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吾言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可不篤故孟子教之以



矣三代之所以王者用此道也然則其說則同所以說者異  
在春秋為功之首而罪之魁也又知曾西之所以卑管晏而  
宋魯一開而臣父之豈非生民之禍也仁人之所甚願者  
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非其於交兵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  
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術義  
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  
不報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  
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  
子喜曰連得問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言儲子但為齊相不  
輕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口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集編 卷十二 五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  
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  
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  
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  
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  
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  
人也後名實者白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  
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  
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有志於救民也以名實  
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居下  
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  
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

之號湯以三聘之功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  
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歸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  
則以湯之心為心矣伊尹之歸也人歸之天命之相也伊  
自取之湯以湯之心為心也伊尹之歸也人歸之天命之相也  
仁者之所為也蓋伊尹之歸也人歸之天命之相也伊尹之  
不辭而受其爵也蓋伊尹之歸也人歸之天命之相也伊尹之  
耳豈不愛者特其精而流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  
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  
魯相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柳子  
秦穆公用之而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百里奚事曰昔  
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鮑駘處於高唐而齊有善歌華

孟子集編 卷十二 六

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睹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驂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  
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  
以此識孟子仕齊也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  
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  
孔子別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  
也樂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男女  
可以行交孔子曰魯君與魯君往觀之魯君曰孔子之為政  
桓子受齊女樂不道以致禍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  
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道以致禍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曰  
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斃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

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豳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天

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

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

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搆諸侯以伐

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也

責也核之者誅其罪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

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

孟子集編 卷十二

之也搜率也五霸率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

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

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

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

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案春秋傳僖公九年葵

丘之會陳牲而不殺

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

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

以待之不可忽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

無庸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關人費事也取士必得必

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

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籜

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天子也

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曰今之大夫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

子之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總理而

聖人之心春秋之問有功者未有大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

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

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推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厚禮之不

功抑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曰不教民

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義使知入事父

見出車長上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使慎子伐齊

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

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

不識也

滑釐慎子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

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今

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弁容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

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

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

與此章意同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是以富國強兵為急其

鄉道不志於仁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驕肆民益備  
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  
下不備一利居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今之道差經使也  
節日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故必由其道為先不使其  
道則由仁義之道矣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  
正言順而事可成也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  
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  
大而禍愈速富國強兵之說至於秦可謂獲其利矣然自始  
孟子謂雖與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內離豈復為秦之臣哉  
以謀人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桀也辟開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  
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

孟子集編 卷十二 九箇香室問

桀也約要結也與國和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  
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自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案  
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苦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之道祭道也北  
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祭道也北  
方夷狄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  
設喻以詰圭而圭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  
亦知其不可也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  
而足也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今居中國去人偷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人偷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陶以寡且  
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以其辭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

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  
則桀則貉今欲輕重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之則小水自圭為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侯有性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水逆  
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  
事苟且無所執持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  
喜而不寐喜其道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  
否多聞識乎曰否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向而樂正然則奚為  
喜而不寐也丑問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丑問曰好善優

孟子集編 卷十二 十箇香室問

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夫苟好善則四海  
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輕易也言不以夫苟不好  
善則人將曰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矣與讒諂  
而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說  
之士遠則讒諂而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陳子曰  
政不在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迎之致敬  
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其次雖未行其言也則去之  
子是也愛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  
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遊於圃公仰視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

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上

地吾恥之周之亦可愛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

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

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南軒

曰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舍是孟子曰舜發於畎畝

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

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

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樂

霄取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故天

叔叔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集編卷十二

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

所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疎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

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術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恒常也猶言大率也橫

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益不能謹

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構於慮然後能奮發而

興起不能觸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入則無法家

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

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也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

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軒曰天將以大任之於後而憂

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

見聖人亦泊則微而與耳若在他入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

所云是已夫若其志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

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動心忍性則善端日萌而

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有所

性則氣稟日化而天性可見其有過而後能改其過也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窮其有過則過將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則力則體吾過之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一

後學祝昌泰較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也...

自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

孟子集編卷十三 宋真德秀撰

自微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命則不處危牆之側...

孟子集編卷十三 宋真德秀撰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蓋其道則所值之吉凶 桎梏死者非

正命也 桎梏者人所取非天 所言犯罪而死與立嚴霜之下者

也求在我者也 在我者謂仁義禮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

命焉 固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而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

亦可以巧求而不得者多矣 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然則亦

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夫君子之

無一不具於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

之賢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

怨推已以及人也 反身而誠則仁矣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

意之隔而理未純也 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

道在知而樂有餘 此章言萬物之理其於吾身體之而實則

誠益地也 把捉勉強去少開到純熟處便是 仁是知反身而

且反身而誠以上事強恕求仁是 學者身分上事否曰然反身而

日與我為一自然其樂無涯 所以伊川云異日見卓爾有立

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 正此意也 萬物不見萬物皆

素定於我也 萬物之理橫渠曰 萬物皆備於我矣 樂莫大焉

若自家身分是無欠闕事 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是仰不愧

於誠字言反身而實有此理也 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

孝豈不快活若反身而誠處且逐事要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更好看了 求仁莫近於恕 恕字甚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

孟子集編 卷十三 三 留音室開講

習矣而不察焉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若者知之明

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 既習矣而猶不識 孟子曰人

不可以無恥 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

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取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

則入於禽獸故為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 巧者所為之事

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不恥 不若人何若人有但無

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

恥其不能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

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 故王公不致微盡禮

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已以下賢

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

乎吾語子遊 遊姓句踐名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

矣 故士窮不失義 達不離道 此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

也 窮不失義 故士得已焉 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不失已

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不得志

脩身見於世 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見謂名實之顯

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類也 又言士

南軒曰宋句踐之好遊謂遊於世如應聘之類 意謂已云

云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 云云其曰修身見於世者言修

孟子集編 卷十三 四 留音室開講



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曰疾疾謂憂患也蓋人  
平居無事之時然不省者多矣惟夫疾疾加焉則動心忍  
性有以感發故德慧術知由此而生以孤臣孽子觀之則  
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而  
不致忽專精之極達於事理無所不通達也然所謂德慧  
術知也蓋求所以安處安樂之者論斯言可不思夫逸豫之  
而深求所以戒懼乎當憂患之際者論斯言可不念其為進  
德修業之要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而自勉乎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以爲容逢迎以爲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言大夫之事安社稷如小人之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  
務稅其君谷春於此而不忘也有全蓋天理乃天之民故謂  
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蓋天理乃天之民故謂  
寧世不見知而不悔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  
人也張子曰必知而不悔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  
已而物正者也大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畧有四等容悅

孟子集編 卷十三 七 留香室開

侯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  
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  
聖者能之南軒曰以事君爲容悅者與爲容悅者固若  
也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苟就其功業而  
聞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乎功業者苟就其功業而  
遂其志則亦所爲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故雖有蓋  
蓋其功業一時之可爲而良在後世之彙故也所謂安則不  
見夫功業一時之可爲而良在後世之彙故也所謂安則不  
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天下而後行之益其所謂主在道而  
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爲  
人得位也若伊尹之在莘野則爲天民人者即天民爲大  
賢也極於安社稷爲悅而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  
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  
之其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則仰不愧俯不忤  
可知

心廣體胖其樂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之才  
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  
後世將無不敬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  
爲如何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  
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  
樂不存焉地開民聚澤可遠施使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樂之大行無一夫不獲其澤故君  
是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而不損焉分定故也所得  
也於天之全體故不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醉  
以窮達而有異然見於而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然見於而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與所欲所樂不  
則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  
略然清和潤澤之貌盡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

孟子集編 卷十三 八 留香室開

作威儀之問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  
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精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  
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言而喻此德能程  
子曰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色也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之  
此又曰言四者本於心而色也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之  
行然其所得於心者求於仁義而已也然此章言君子固欲  
窮若於我其仁義禮智初無損於我而君子固欲其道固  
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初無損於我而君子固欲其道固  
不從那根上發出私意使刻斷了那便得無端著其心是  
在裏面四體不言而喻若曰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節耳南  
軒曰四者具於性而根於心猶木之有節於外充盛若見是  
可揜故其性仁義禮智根於心而木之有節於外充盛若見是  
喻涵養之功久而和見於理融會動容周旋無非此理而內  
然由一也此而無待防檢耳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五畝之宅樹  
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  
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所謂西伯善養老者  
測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  
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  
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治也  
人益之也

孟子集編 卷十三 九 留音室開講

也司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民非  
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  
乎水火民之所急宜自愛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  
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孟子曰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  
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猶見既大則其小者觀水有術必  
不足觀也難爲水難爲言猶仁不可爲衆之意觀水有術必  
觀其淵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觀水之淵  
之用也觀水之淵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  
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程子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容  
光必照君子之道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  
有本故無不及也

進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  
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天之徒也孳孳勉之意言雖未至  
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天之徒也此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天之徒也天之徒也此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天之徒也

孟子集編 卷十三 十 留音室開講

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中而執其中近道也  
也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其中而無錘則膠於  
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  
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應則中央爲中一家則應非中而  
室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  
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  
排若則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此言仁義  
愛善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  
之所貴者中之所貴者惟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  
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  
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辨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衡不  
關以爲則開門同室有屬而不知救之是亦執一耳故孟  
子以爲則開門同室有屬而不知救之是亦執一耳故孟  
亦揚墨而已矣又曰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是  
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  
若日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執中則其爲我敢  
爲揚朱之深兼愛不致爲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  
節以爲中耳故出三聖以爲中則其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  
其中死中之活者不特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



易以就大權與經守不可無或問事之說然也不變者下之理  
易以就大權與經守不可無或問事之說然也不變者下之理  
易以就大權與經守不可無或問事之說然也不變者下之理  
易以就大權與經守不可無或問事之說然也不變者下之理  
易以就大權與經守不可無或問事之說然也不變者下之理

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則權  
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則權  
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則權  
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則權  
惟其當然而已當經而經當然也則權

孟子集解 卷十三 留香室開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類者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  
類者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  
類者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  
類者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  
類者聖賢微顯闡幽之論也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

孟子集解 卷十三 留香室開

前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

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王

子塾問曰士何事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無所事故孟子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志者心之所之也

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

孟子集編卷十三 留香閣編

人爲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爲也又曰志字

與父在觀其志以立志爲先也主乎仁義所謂志也志字

有而取之舉二事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而取之舉二事欲其推類而知仁義之所存也夫殺一無罪

則用行大人之事不越此而已矣學者可不以尚志爲生乎

不自知也孟子曰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而指人心而明

其天時必有志者其未命者皆曰士觀其所問與孟子所告則

貨非其有取之者衆矣此不義之甚也然當時之君忍於爲

此未必知其爲不仁不義也故孟子斥而言之使以不仁爲戒而所居常在平仁以不義爲戒而所由常在平義如此則

信其大者矣可哉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

則生而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而與之則不愛也

受不義之齊國乎古之善觀人者必於人倫已甚矣又烏能不

孟子集編卷十三 留香閣編

與其妻相持如賓而自季知其能治民茅容殺牲先奉其肉

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也

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爲真有此事也

問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天下也

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

三十三册五版

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南軒曰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以後世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歸戴於順而無其治舜乃舍而去之得無廢已成之業而天下之望乎此害而失天理之言也聖人所以為治者循天理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存則雖舜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舜竊負為狂且未之思也又以為皋陶既執舜舜鳥得而竊負為狂且未之思也執舜於前使舜得以申竊負之議於後乃是天理中能全夫君臣父子之義者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易以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為格物致知之一事然處事易不為本之以義理而參之是以時與勢而已湯之以義制事易也又朱子嘗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乃處事之要學者誠能每事以義為的而權其輕重可否之宜孟子不雜以世俗利害之私則庶乎應酬事物有餘裕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係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

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孟子曰張鄒皆云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而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名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交接也豕養也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將猶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發見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南軒曰此章言交際之道若徒食之而愛心不加焉則與豕交獸畜無以異益人道之相與以敬為主夫必有是恭敬而後幣帛以將之恭恭敬敬者先存於幣帛未行之前者也若無是恭敬則幣帛何所施乎雖然幣帛者所

以將其恭敬者也恭敬存於中而儀物實於外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內外之宜文質之中也若恭敬之心雖存而無以實之於外君子亦惡夫虛拘也昔夫子解駟以勸魯館人之喪曰吾惡夫涕之無從蓋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貴其誠故有燕饗之禮無從擊是意也夫古人於交際之道貴其恭故有所生也恭敬為之主而其節文品式森然備具皆其有貴賤貧富之不同小大寡寡之或異是皆天之為也若財乎此不陷於豕交獸畜則或失之虛拘皆非君子之道也二先生釋恭敬無實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形如踐言之踐蓋衆人盡得其理而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其理而後可以踐其形而無缺也天地之正氣而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其理而後得天地之正氣而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其理而後盡其則曰曰天生烝民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曰曰天生烝民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能踐其形也然則有是形者皆可以為聖人而始得為

以其不能踐之故耳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君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也孟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孺子謂之姑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然後免於交朋之懷示之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盡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於嫡母而不破終喪其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者耳此章言三年適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孟子曰君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有時則可於物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一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  
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南軒曰理一而分殊者  
推則不得聖人之道也蓋究其所本則固原於一而循其所  
之理一而分則殊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不相須矣而天下  
之物氣類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  
以分則異矣是之謂分殊以親之親故仁愛之仁無不徧  
疎無以異矣是乃薄其親則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賤無以  
異矣是乃薄其親則以仁民之道施於物則賤無以  
二帝三王之則皆仁分而親之則有於民則仁之而於物則愛  
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  
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無不知

孟子集編 卷十三 充 節香室開

謂不知務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是之  
者也斷決焉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不敬之大  
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  
曰智不急于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  
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之所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  
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  
孟子所謂不知務也先生因是推言學者亦有所當務如  
欲明其聲節樂則與民同樂乃樂之本學者亦有所當務如  
大小下則如海湖之至大船小則如浮動如講學既得  
其大者則小文義自是皆通若只於淺處用功則必不免  
沈滯之患矣南軒曰自是以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  
事未有不先者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所以貴乎格  
謂也雖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歆則齒決有

不必問也先發其舉本末畢貫  
此為學者又不可以不知也

孟子集編 卷十三

手 節香室開

孟子集編卷十三終

孟子集編卷十四

宋真德秀撰

後學祝昌泰跋刊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

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

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

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

愛及其所愛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及其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

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

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及其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

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

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及其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

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

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

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

其所愛及其所愛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

孟子集編

卷十四

留香室開

齊春時也或作商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徒倒戈攻  
千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  
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曰有人曰我  
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制行伍曰陳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  
明之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之事明之  
也爾車數一車兩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我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人稽首至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所處皆欲  
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南軒曰征之為言正也人望其求正  
已也而何戰之有哉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巧力取勝則天  
下就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雖然戰陳君子之所  
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之制兵亦仁政之大  
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  
後世說論之為也蓋明其節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  
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於天下若施兵徵禁以孟子曰梓匠  
輪與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  
之何也如此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  
之意蓋已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焉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  
十而老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於斲輪也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  
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食也染乾楛也茹亦食  
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  
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南軒曰  
舜於窮通之際果何有哉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命窮而在下  
初無一毫之虧往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敵而不自得  
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三十一廿九

403





亂禮義所以辨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之無道取之無度用  
三政事處之者不以其道矣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干  
氏日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而失之  
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已顧豈得三代而後之心哉然則  
而得國亦得孟子之言所當深味而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孟  
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而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孟  
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稷神農穀神建國則立壇  
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  
此君者神人之主君為貴社稷次之而民又次之乃其常  
也而孟子顧反言之何哉戰國之時視民如草芥不知與廢  
存亡皆由此出故其言若此使知民之貴甚於社稷其敢以  
君之貴而慢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其民乎行義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平諸侯為大夫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

孟子集編

卷十四

五

留香室開雕

侯耳是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  
為重也社稷既成燦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入蜡不道之意是社稷雖  
重於君而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  
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  
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親近而薰炙之也徐見  
前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  
此言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入家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仁者人也人之

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  
仁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止不過  
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與人是對義者宜也  
猶率性之謂道也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  
同仁字又密上言修身之道修仁道曰仁便說仁者人之  
已謂之孟子是統而言之南軒曰仁者人之理也  
是乃人之道也故伊川曰仁固是道道却是總名蓋人之生  
其愛之理具於性不能所以為人之道者惟其私意日以蔽  
隔故其理雖存而人不能合之則仁道亦幾乎息矣惟君子  
以克己為務已私既克無所蔽隔而天仁道亦幾乎息矣惟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  
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孔子  
也厄與厄同君臣猶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為眾口所訕理類  
若惡無所與交也

孟子集編

卷十四

六

留香室開雕

也今案漢書無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  
謂此則謂當從士今詩云憂心悄悄慄于羣小孔子也肆  
不珍厥楨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餘之篇  
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  
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珍絕其楨怒  
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而已孟子曰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  
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明德而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  
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  
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  
之心矣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南軒曰此言學者初開善道其心  
不無欣慕而開明猶山徑之有蹊間也山是而體認充廣朝

其不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言士  
 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  
 道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孟  
 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  
 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  
 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  
 也愚案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  
 節限制則是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  
 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嬰嬰智矣

夕於斯則德進而業廣矣猶用之而成路也苟惟若有若  
 而不用其力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向之開明者  
 幾何不復塞邪則山徑之蹊間在夫用思則塞矣高子曰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道蠡木也言禹時鍾在者鍾細如蠶蠶而欲絕蠶  
 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鍾不然是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  
 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軌跡也兩馬  
 之力與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軌跡也兩馬  
 之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故其轍跡深蓋日久車多所致  
 久而紐絕文王之鍾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論優劣也  
 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自故今  
 其是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  
 可復也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  
 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有言恐

以感他如舜於瞽瞍是也問有命焉之命曰此命  
 字即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而求之則又不可謂我  
 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欲而求之則又不可謂我  
 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節制又當安之於理如紉酒  
 也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制又當安之於理如紉酒  
 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恣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途不知合而  
 言之未嘗不同也命也性焉此性字却指理而言如舜過  
 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謂盡性  
 有不應者清濁厚薄之分不同且如聖人之於天道如堯舜  
 則是有性之湯武則其身之有聖域而不優此是合下所  
 稟有異但此命雖如此又有性焉但當盡性而已故不謂命  
 孟子曰此章只要遇人欲存天理故於人說性處便曰有命  
 却曰有性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程子曰浩生姓何謂善何謂信問也曰可欲之謂善天  
 人之理其善者必不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有諸已之謂信凡所  
 為人也其善者必不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有諸已之謂信凡所

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案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  
 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  
 是聖人所賦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  
 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也或曰所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問之  
 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於後五者為命一有不  
 則不復致力故孟子曰性於天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子所謂養力則付命於天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則不復致力故孟子曰性於天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色以不謂性曰道性字不全是就理上說口之欲食目之欲  
 多都從血氣軀殼上發出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之氣論  
 命之所理為血氣軀殼上發出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之氣論  
 以所理為血氣軀殼上發出命字有兩說一以所稟之氣論  
 不富貴賤下命字是人心下而性字是道心上而命字是氣論  
 命日此不難解只將自家身看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  
 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  
 有相愛者有不相愛者分無可得只便見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  
 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我當致厚



日楊墨之禍仁義固也必若何而後為仁義也曰孟子嘗言  
之矣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是也蓋自親親而推  
之於民物是其理之一也明乎理之一則心無不溥而非揚  
氏也為我矣親親與仁民不同仁與愛物不同是其分之  
殊也明乎分之殊則其施有序而非墨氏之兼愛矣聖賢正  
大之學異端私邪之見真霄壤也學者徒知孟子之闢揚墨  
而不知此章乃闢揚墨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  
墨之本所由見焉

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矜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  
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  
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尹氏曰言寶得其寶益成括  
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益成括  
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  
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

孟子集編 卷十四 留香室開講  
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括括名也恃才愛作所以取禍徐  
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南軒曰才如辨給敏捷  
之類小有才而未聞大道則必求所以用其才謂聰明智力  
之可以為為而不知理義之顧若是者極其才而不知所止不  
至於顛覆則為才所役聞道則仕於齊而孟子所謂道者非他  
也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其進退語默之際皆  
有所據則才有所不敢恃矣故夫入之有本不足以為人  
害惟其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於有  
取死之道及不若魯鈍無才之為愈也夫小有才而未聞道  
者身且不能保而為國者乃信而用之若國敗家其何口與  
有善非才之罪也與有才而驕吝之才同若所謂天之降才  
子才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之才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官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官別官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或問之曰若是乎  
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  
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

也往者不迫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問之  
孟子也慶厓也言子之從者乃隨人之物如此乎孟子嘗之  
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  
置利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孟  
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孟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  
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  
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其所不能則  
無非仁義矣 南軒曰人皆有所不忍者不忍者有所不為則  
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所不忍者不忍者有所不為則  
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義之所為乎  
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之所為乎達謂達於用充謂充其  
須者也人之不忍以非義而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  
存故及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 孟子曰此章教  
人以善推其所為也夫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此心之正也

孟子集編 卷十四 留香室開講  
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喻喻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  
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  
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中說上文  
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  
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  
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

孟子集編 卷十四 留香室開講  
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喻喻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  
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  
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中說上文  
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  
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味隱忍而  
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



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信之也可  
 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信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信探取之也今人以  
 舌取物曰信即此意也便後隱然皆有信探取於人是亦穿  
 踰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易忽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  
 踰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  
 後為能充其無穿踰之心也  
 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古  
 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君子之  
 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所謂守約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  
 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  
 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  
 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

堯舜不失其往湯武善反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  
 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中而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  
 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  
 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  
 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者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  
 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貌之  
 勿視其巍巍然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巍巍  
 言語得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  
 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驢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

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  
 畏彼哉揆揆也趨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文也  
 皆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揚氏曰孟子  
 此章以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  
 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  
 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  
 欲不必沉溺只有有所向便是欲集義程子曰孟子言養心  
 又何必用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也致知在所以誠誠矣  
 莫過於寡欲呂氏曰欲者感動於物而心常寧矣心常寧則定  
 而亂明而不暗道之所由生德之所自成也不存者枯  
 之謂也寡欲之人則無枯亡之患矣其為人也多欲則好動  
 而無節妄作而失常善端所由喪而天理虧焉故雖有存焉  
 寡矣是故心者性之用也可以成性可以失性得其養則道

進而德長所以成性失其養則反道敗德所以失性云云又  
 曰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南軒曰  
 欲則思慮澹加氣平其心虛寧而不存者寡矣雖然天資寡  
 欲之人其不存焉者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  
 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無欲則其  
 清明高遠者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  
 為無窮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為無窮矣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  
 孟子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  
 獨也膾炙多肉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何不  
 之士狂簡進取不吝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何不  
 謂志大而器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吝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何不  
 其初謂不吝其初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



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日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半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何以謂之狂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故皮未詳何以謂之狂也萬章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也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也

孟子集編 卷十四 五 留香室開

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狷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狷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骨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苟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踽踽涼涼行不進之親厚於人也鄉原議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議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當但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然媚於世也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闒然媚於世也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謹厚之為德之賊故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也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狷人君子反經而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與庶民與斯無邪慝矣世不易之常道也

孟子集編 卷十四 六 留香室開

與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與於善而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湯左相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由孔子而來至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若若

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

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

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案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

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

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

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

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指深哉有宋元豐八

年河南程顥伯淳卒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

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

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上猶

得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

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

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開邪說

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

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

名之稱情也哉南軒曰道不為古今而有加損聖人先得

我心之所同然者耳苟得其所同然則雖越宇宙與親見之

孟子集編卷十四

何以異哉愚案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皆與斯道

之傳今攷之臯陶謨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篇則二人之學

至禘至粹其得與羣聖之列也宜哉萊朱若誠仲禮則同伊

尹之亞也太公望於書無所見惟其戴禮踐祚篇武王問道

於太公望公奉丹書以入所陳者敬義仁之道其所以為文

武之師者亦豈荷哉後世特以為兵家之祖蓋未然也散宜

生之名一見於書而傳道之事則無所攷至於獨言文王而

不及武王周公則以父子同道舉文王則餘在其中故爾或

者遂謂孟子有不取武王之意豈其然邪

孟子集編十四卷終

四書集編後序

朱子四書郡庠舊所刊也自壬子水蕩之後遂為闕里一大  
欠事近得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注附以諸儒問  
辨閒又斷之以己意會萃詳採擇精誠後學所願見者已鉅  
之梓為衍其傳惟論孟二書闕焉扣之庭聞則云已經點校  
但未編集是論孟固未嘗無成書也一旦論諸堂上學正劉  
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  
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摭者因勉其彙集成書  
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  
為大全不惟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抑使天下學者得是

四書集編

後序

一

留香室開雕

書而讀之皆曰自是建學始庶知沿流而遡源夫豈小補云  
乎哉咸寧九年至日劉才之題後

四書集編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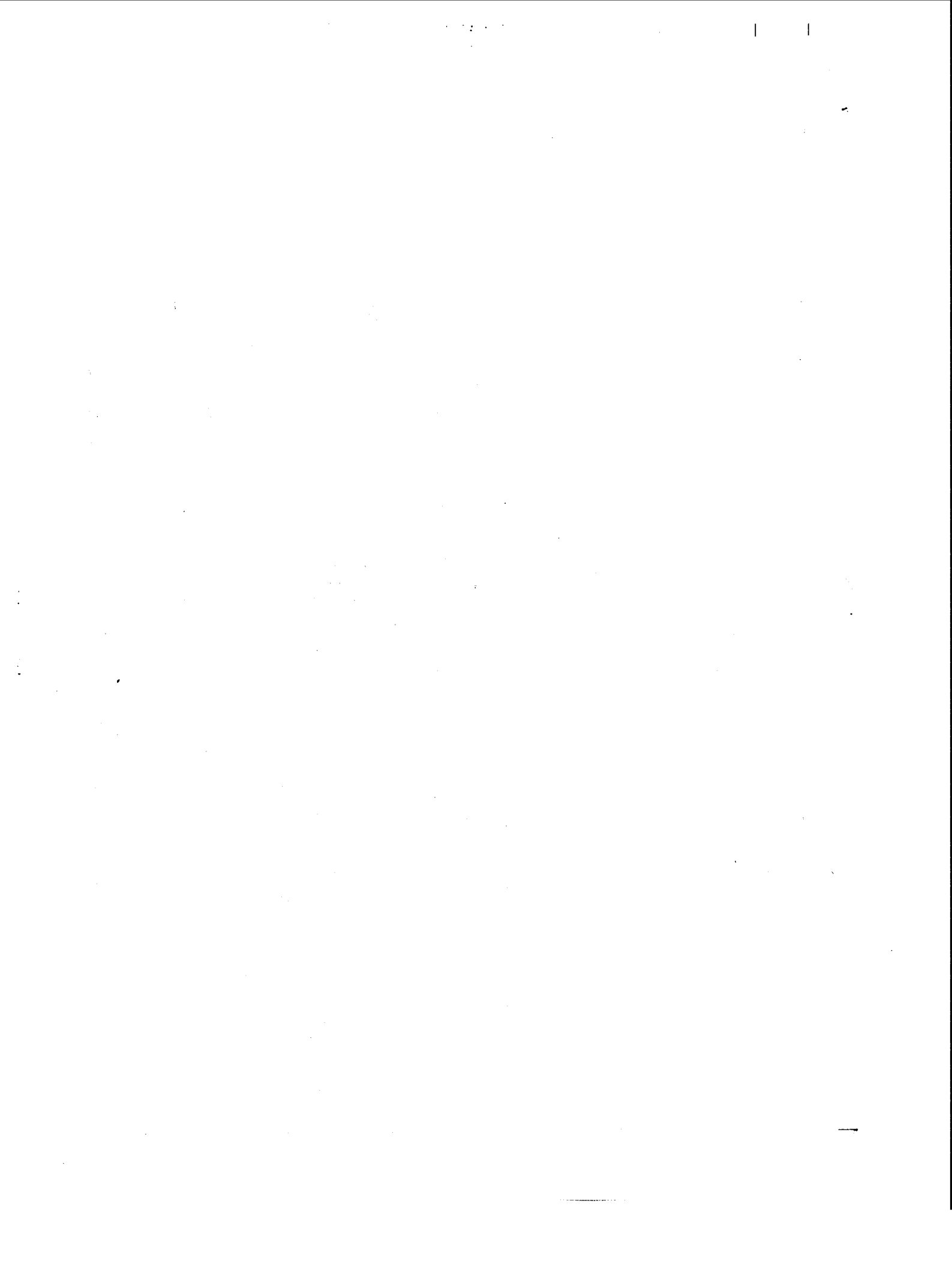
朱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鉅無存豈荆人不貴玉皎  
人不貴珠耶意其得之於家傳而命之餘視此為筌蹄耶僕  
發其璜字聞之而訝且懼敬尋舊籍而求再刊之乃得真西  
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熊魚得兼可為今世一  
部韶樂亟命工刊之於郡庠以為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  
知其象脈之所自出歟時咸淳壬申正月人日謝侯善題後

四書集編

後序

二

留香室開雕



四書疑節

丁巳仲秋  
于辛巳日  
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六

四書疑節十二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袁俊翁撰俊翁字敏齋袁州人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傳翁蓋傳寫字異也其仕履無可考立武序稱以重吾榜應星序亦稱奕奕魁文知嘗首舉於鄉矣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註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註四書經疑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

四書疑節總目

一

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惟疑節之名不甚可解卷首有溪山家塾刊行字或重刻時有所刪節故改題曰節歟未彛尊經義考中載之註曰未見此本猶從元版傳鈔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為題或似異而實同或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闕不能下一

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四書疑節總目

一

所寄先生序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上蓋不言此錄內不能辨証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况後漢千餘稟文籍日生承說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於卷所得縷析脈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袁氏為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弟昆子姪其文溫風其語評真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為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

四書疑節序

一 孫章叢書

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藉子文重吾榜者為其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多一言非寡為

映端以歸吾易東矣時六德庚子中秋渝黎立武

沔水先生序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况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止竊患不明理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恢乎餘刃里之袁兄俊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知理明闡微利誤辨是非如數黑白非胸中洞洞屬屬見地明而理路熟者不能也其亦識時之後杰歟蓋時之所尙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為斯文重燁燁魁文如大羹元酒孰不知為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

四書疑節序

二

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纒于梓一日緘示所作子固讀其文愛其才重為鄉邦有人賀而亦感乎時之未遇也嗟夫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于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非微名也實欲後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虛寮先生序

天人至理經史奧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索剔  
決定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以生嗟夫  
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自不能知况太  
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子極然紀錄傳說老  
壯見異况六籍百家乎傳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  
校存疑義有周斯文之鈞髮係焉書眼如月罅隙所  
到的然有見質前聖證後學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問  
卒爾對非穿鑿則首鼠模稜不浮沉則牛神蛇鬼口  
皮而羽附塗以土否則尋口道作迷計口落吾事一

四書疑節序

三

日族人楚舟視以敏齋袁兄僑翁刊彙一編兄蓋楚  
舟之李漢也慨慕已久盍露壯誦正論森嚴寔見超  
卓如老醫治不治之疾人皆服其有識如老吏  
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爲不冤暨前聖證後學於  
是乎在豈但爲寄翁重山學之榜而已時楚舟方哭  
子余拱日不知車之爲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  
爲貫道之器深羨昌黎之有塔敬書卷末以志斯文  
之未喪至大辛亥閩中元日友生虛寮彭元龍謹書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疑處  
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今之從  
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目中惟敏齋袁兄  
後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賢腹中過盡見一聖  
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  
鏗然動中宮商觀其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  
政事四科一以貫之矣豈但稱雄科場而已延祐乙  
卯夏五虛寮彭元龍書

四書疑節序

陳章叢書

四書疑節目錄

卷一

論語一

論語之書成於何人

弟子學文文行忠信先後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先後

四教四科文行先後

子罕言命何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子罕言命何以曰知天命又曰不知命

夫子言仁多矣何以謂罕言

四書疑節目錄

豫章叢書

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同否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何不同

子曰愛人何又曰仁者能好惡人

夫子於由求之仁皆曰不知何以各言其所可

使

夫子於雍也不知其仁何以言可使南面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何以稱管仲曰仁

比干伯夷之忠清皆以仁稱子文文子之忠清

何不許其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何又曰君子

而不仁者有矣夫

君子何以有不仁

義以為質知及之兩章何以互言五常之目

義以為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五常

何不及知仁

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君子貞而不諒何又以諒為益友

卷二

論語二

四書疑節目錄

二

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參賜俱聞一貫之旨參申以忠恕之說賜無一

語何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宰我何以列言語之科

子張樊遲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子張樊遲問辨惑夫子何皆不告以辨惑之方

夫子答樊宰南宮之間或抑或揚皆待其出後

始言之何歟

孔顏之樂同異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夫子答孟季之間由求者何以異

夫子嘗稱由求亦可使之材何其又有知爾何以之間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晒之何邪

子張問政問從政所答何以不同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子曰邦有道貧賤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耶

四書疑節目錄

三

善人教民爲邦兩章何以異

卷三

論語三

詩書執禮皆雅言興詩立禮成樂何不及書

興詩立禮成樂教其子何不及樂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樂正何以舉雅頌而不及國風

思無邪一語取於詩否乎所謂思者指何人

五十學易何以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子夏之門人一章所謂君子聖人有二乎

聖人君子固不同善人有恆相去何如

既謂之儒矣寧復有小人乎

子貢子路皆問士何以問同而答異

答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爲士之次

責人以不遜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歟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否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夫子何獨擊磬於衛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歟

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

四書疑節目錄

四

歟

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何

歟

病無能不病不知又曰疾名不稱何歟

人不知而不愠又曰莫我知夫何歟

既曰不怨天寧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乎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卷四

論語四

堯舜猶病禹無間然三聖人何以不同

逸民下文何不及朱張

惠連何以謂之逸民

作者七人何以不列其名

孔文子公叔文子有無優劣

商賜言詩孰優

子曰焉用佞又曰不有祝鮀之佞何歟

子曰焉用佞惡夫佞微生畝乃以佞疑夫子何

歟

君子道者三答司馬牛問君子何以遺其一

勿施於人無加於人夫子之告子貢何不同

四書疑節目錄

五

誨人不倦何以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容貌舉一身而言又曰顏色辭氣

四勿何不言思

戰者子之所慎何以曰軍旅未之學

籩豆曾子以為未夫子何以謂俎豆則嘗聞

難矣哉二章同異

已矣乎二章同異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卷五

大學

知止定靜安何以及曰能慮而后能得

本末終始先後果何指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傳四本末同異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八條自何以致知格物物格知至二語獨異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致知格物無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者何邪

傳文皆兼舉先後六章乃特舉誠意何邪

四書疑節目錄

六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何歟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

平天下何歟

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

八章釋脩齊何皆言正心之事

九章言孝弟慈乃止引書釋慈不及孝弟何歟

所藏乎身不恕何不言忠

既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

歟



卷六

中庸

天命謂性之下曰率性盡性尊德性何以不同  
前後二性教同異

篇首以性道教兼言明誠乃止言性教而不言  
道何邪

中和中庸二中字同否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擇中庸依中庸同否

位育化育同異

四書疑節目錄

七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大本同異

二達道同異

既曰大木達道又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何  
也

天下達道五夫子何以止言君子之道四

至誠至聖同異

至誠兩章同異

如天如淵其天其淵同異

高明配天峻神於天如天其天四天字同異

睿知聖知同否

道之不行不明謂愚不肯之不及何又謂愚不  
肯與知能行親親尊賢先後同異

思修身知所以修身兩節所以思之知之者何  
如

脩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  
文言士庶民變文言百姓何歟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卷七

孟子一

四書疑節目錄

八

孟子之書誰所著作

公都子問性何以答曰情才心

性情才三者有異無異

行法俟命君子不謂命同否

莫非命也何又曰君子不謂命

氣與義輕重先後

配義集義二語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何以止言氣動心

勿正心句讀孰是

孟施舍何以似曾子

舍黜何以似曾子子夏

浩然之氣卽旦氣夜氣所存否

四端不言仁禮義知而往往言仁義禮知何歟

四端四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何以爲實

四端四實其義何如且四實之外何以增樂之

實

仁義之實日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

能盡以辭讓恭敬言禮何以不同

既曰仁安宅義正路又曰仁人心義人路何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四書疑節目錄

九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不仁何以析仁愛而爲二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言語必信又曰言不必信何歟

卷八

孟子二

願學孔子而性善孝弟乃專稱堯舜

天降大任何以言舜

湯武身之反之同異

文王圍方七十里又謂昌百里起何歟

見知聞知之論文王時何不言周公

夷清惠和爲聖何又曰隘與不恭

夷惠百世之師何又曰隘與不恭

豪傑無文王猶與伯夷太公何以因文王而後

來歸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不言仁言聖不言神

曾子畏子路鄙管仲果何所見

孟子告子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言必稱堯舜何不取子莫之執中

闢楊墨何以前後異論

孟子欲承三聖止言距楊墨何歟

四書疑節目錄

十

以心論大人者二同歟異歟

卷九

孟子三

孔子去齊遲速不同

孔子去魯行不稅冕何謂遲遲吾行

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三宿出晝心以爲速何

歟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何以見梁惠齊宣

答公孫丑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何以見梁惠王

不見儲子爲不成享前者何以受其幣

君子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何耶

君子三樂君子樂之二章何不同

貢善助不善何以答畢戰兼行助貢

九一什一何不同

論周之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答諸侯取民猶祭何其恕論魯五百里在所損

何其嚴

書經夫子所定何以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孟子引詩指古人行事何以皆與本文不合

孟子何以不言易

四書疑節目錄

十一

博學而詳說之及答北宮鉞畢戰何以皆言其

畧

卷十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不同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所謂至矣者何

二書言知仁勇何以不同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不同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又曰三月不違仁何歟

夫子答顏淵兼四代之禮樂中庸則曰吾從周

何歟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其旨同否

舜無為文王無憂何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魯論夫子所自言何

止於文王周公

二書及禮運言夏殷杞宋何不同

或問禘之說與郊社禘嘗示掌同異

四書疑節目錄

十二

四非四弗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言鬼神之

德何歟

卷十一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有子言仁義與孔孟何不同

有子曰孝弟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何

邪

論語以孝弟為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何歟

孔孟言性同異

論語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不言習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何

言之詳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言不厭不倦何歟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教不

倦何歟

子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曰君子有終身

之憂何邪

四書疑節目錄

十三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曰君子不謂命

何耶子曰子欲無言孟子乃好辨何邪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孔孟言王道不同

夫子舉堯舜之執中孟子乃以執中為近之何

歟

孔孟稱伯夷賢聖不同

孔孟於伯夷管仲去取不同

子曰桓文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孔孟論子產不同

夫子以思為無益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歟

可以為師患為人師何以不同

畏大人藐大人同異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卷十二

大學中庸

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四書疑節目錄

十四

慎獨何不發於夫子而發於曾思

戒懼慎獨自二事大學止言慎獨而不及戒懼

何歟

誠意誠身同否

中庸達道五六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

孤何歟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邪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言脩身必待存心養

性何邪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邪

中庸孟子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盡心盡性同否

誠之思誠同否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孟子稱舜大孝中庸稱武王周公達孝大與達

同否

四書疑節目錄

十五

四書疑節目錄終

四書疑節卷一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一

論語一書諸儒皆曰孔門弟子成此書程子乃

曰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何者爲是

自漢以來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門弟子記諸善言也班固作漢志謂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及趙岐序孟子亦謂七十子之傳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後世相承率以孔門弟子記夫子之言而成此書者信矣至程子乃謂成於有子

四書疑節卷一

一 豫章叢書

曾子之門人故書中獨於二子以子稱徐而究之此說本出於柳宗元特宗元論曾子之後死者其說通論有子之叱避者其說鑿故程子因其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論程子所云固自有理然他如閔子冉子亦或以子稱者豈亦各自其門人稱之邪泛而觀之如閔子冉子間以子稱者姑勿論惟有子曾子每每獨以子稱者蓋曾子得聖道之傳有子得聖人之似門人相尊敬之辭云爾未可專指其門人成此書也成此書者初非出於一人之手一言以蔽之曰聖人之徒斯足矣

弟子學文及子以四教二章文行先後

學者爲學之道論先後文爲先論輕重行爲重二者不可以偏廢也何也學文所以致知脩行所以力行脩行而不先文則不足以致知學文而不重行則不足以力行致知力行要當兩輪並進可也晦翁嘗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此數語可謂學者之要知行之事備矣吾觀子以四教止列四者之目而未始明指其先後程子論之曰聖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忠信本也然則吾夫子以文爲先以行爲重明矣至

四書疑節卷一

二

若孝弟學文一章其大要專指爲弟爲子之職而言固以孝弟爲本而學文之與孝弟實均爲此章之綱領謹信愛親皆孝弟中之一事耳故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三則字皆指學者當用力處然則行固爲急而文亦非可緩餘力猶言暇口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晦翁集註嘗以己意終之曰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此數語亦可見學文之爲要不可徒謂此章以學文爲後也嘗究夫子博文約禮亦可弗畔之說則知博文須以約禮爲重及觀顏子循循善誘



博文約禮之說則知約禮當以博文爲先二章大旨互相發明於此見文行之不可偏廢也審矣

餘力學文文行忠信博文約禮三章先後同異

魯論一書初言弟子孝弟餘力學文則以文爲後及言夫子之博文約禮與夫文行忠信之目則又皆以文爲先三章之說孰爲是邪吁皆是也孝弟學文乃聖人專言弟子之職也博文約禮文行忠信皆門人專論夫子之教也是故聖人專言弟子之職者責人以成德之事門人專論夫子之教者示人以入德之方入德以文爲先成德以文爲後旨意固各有在也

四書疑節卷一

三

嘗攷魯論本文三章皆未始明以先後言惟孝弟學文有行有餘力之說博文約禮有循循善誘之說皆隱然有先後之意存其間及觀集註釋文行忠信則曰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亦未始明言其先後者姑勿論至於釋孝弟學文者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是蓋專以弟子之職言而責以成德之效則文在所後者固宜釋博文約禮者曰先博我以文使我知今古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是蓋專以聖人之教言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文在所先者亦宜要之責

人以成德之效則以文爲後示人以入德之方則以文爲先此古今不易之通論也

四教四科文有先後

四教者聖門設教之序也四科者聖門設教之目也四科所以定人品之等級四教所以循教法之次第故四教以文爲先者聖門示人以入德之方也四科以文爲後者聖門取人以成德之效也何也四教先之以文而繼之以行忠信者蓋自入德言之欲使學者因學文而脩行以存忠信故以文居其先如大易所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四科首德行次言語政事而後及文學者蓋自成德言之則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故以文居其後猶周禮賓興賢能先德行而後道藝是也

四書疑節卷一

四

子罕言命而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何歟罕言云者非不言也不過言之少也按魯論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說又有道之行廢命也之說是則聖人非不言也特言之者少而已言之雖少君子可不求所以知之哉要之命一字有二義有命令之命有命分之命命分之命以氣言命令之命以理言命令云者所以安天理之常命分云者所以順人事之變先

儒嘗謂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正此意也罕言命者古註謂天之命也不知命之命古註謂窮達之分伊洛諸儒率因是而申言之則罕言一則不可不知二章本無馳背然命令之命固罕言命分之命亦豈聖人所常言哉命分之命固不可不知命令之命又豈君子可不知哉罕言命云者先儒嘗謂理精微而難言天之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也不知命云者先儒嘗論命謂窮理盡性至命豈止窮達而已此君子豈可不知也要之二者之命皆聖人所罕言皆君子所不可不

四書疑節卷一

五

知正無庸各爲理氣之辨吁命令之命天命也吾不可得而喪天命分之命亦天命也吾不可得而違天理歟氣歟正歟變歟一言以蔽之曰天而已

歟

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以理言者不可以易言以氣言者不可以屢言何則命以理言而或易言之則不足以盡天道之精微命以氣言而或屢言之則適以滋人事之廢置此聖人所以罕言也○魯論二十篇而其所言命者不過七八則門

人記其爲罕言者豈不信乎向使門人記其爲不言而或一二言之是則可疑也今特謂之罕言證諸魯論爲得其實論者復何疑哉雖然罕言命之命通理氣而言可也知天命之命似主乎理不知命之命似主乎氣要之二者之命皆不可以不知一則正言其知天命一則反言其不知命皆主乎知之爲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可不戒哉

夫子言仁多矣而記者謂夫子罕言何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是以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道故於日用常行之道爲最切至然

四書疑節卷一

六

魯論自門弟子問答之外聖人之言仁者能幾此門人所以記其罕言也昔紫陽夫子之門亦嘗議及此矣謂夫子與門人問答不勝其多而言仁尤最切要故門人備記之而所記止此則亦可謂之罕言矣况所言之仁亦不過泛及爲仁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始直指以告人此數語可謂深得魯論言仁之本旨矣

魯論有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日子不語怪力亂神參諸集註有日答述曰語自言曰言由此推之魯論所記語言二字蓋自不同是以論語言仁大率多

聖人答述之語而見於聖人之自言者能幾故門人記夫子之罕言仁者罕自言也其他答述之尙多者不在此例且當時記子所罕言三者之序二與字尤有微意蓋罕言三者之中利爲最命次之仁又次之試卽魯論而觀言利比之命仁爲最少言命頗多於言利言仁又多於言命然則聖人之言仁未爲大罕者亦信矣

夫子答顏淵子貢問仁何以不同

答顏子者以仁之理言也求在我者也答子貢者以仁之事言也求在外者也大槩顏子之學多務內動皆反己以自克故夫子告以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蓋因顏子所學之得處而許之也子貢之學多務外每或方人以自高故夫子告以事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蓋從子貢所學之失處而警之也要之言爲仁之理則未有不求諸己言爲仁之事則容或亦求諸人求諸己者體仁之本求諸人者輔仁之資學者皆不可不究心焉

夫子答顏淵子張問仁皆以天下言之氣象同

否

聖門之問仁多矣而聖人答之者甚不一言仁而及

四書疑節卷一

七

於天下惟答顏淵子張二子之問爲然其答顏淵也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二語蓋盡其在我而天下爲公氣象其答子張也謂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此一語蓋達之於人而有兼善天下規模竊詳聖人之答問往往因其材而篤焉顏淵之爲人學力樸實務內而不務外言無不悅終日不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故聖人所以告之者不過說學者切己下工夫處而自有守約施博之道此蓋因其問而長其善也子張之爲人天資高邁務外而不務內或問行或問達或問從政或學干祿無往非以干祿求進爲心故聖人警之以能行五者於天下斯可以爲仁五者有一之未能行之未徧於天下皆不足以爲仁此蓋因其問而救其失也長善救失均爲善答然而顏淵隨有請事之辭子張迄無半語此顏子之所以不違仁也此子張之所以難爲仁也後之有志於求仁者當爲顏子之務實毋爲子張之好高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樊遲兩問仁知所答不同

樊遲兼問仁知之外又嘗專以仁爲問胡氏謂專以仁爲問者最先先知後仁者次之先仁後知者又次

四書疑節卷一

八

之突其功用一節深一節卽此可見其歲月有少壯學力有淺深故聖人答之者不能以無異蔡氏有云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要之聖人答樊遲問知之有異者亦然竊嘗論之愛人知人之說極言仁知之功用此必遲晚年學力有進處而後告之及此若曰務民義敬鬼神先難後獲數語先儒固嘗謂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耳他日聖人嘗以先事後得告樊遲正與先難後獲同一旨先儒嘗論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而救其失卽此亦可見遲之爲人矣論至此極則先知後仁之問此是

四書疑節卷一

九

遲初年時事聖人因所見之失處而警之先仁後知之問此是遲晚年時事聖人因所學之得處而進之故不同耳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

人何歟

仁者之心公而已矣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好惡一出於正則好之者固所以愛之也惡之者尤所以愛之也論者或曰夫子嘗以愛人爲仁又謂唯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何歟嗟夫好人者愛人也惡人者容非所以愛人歟特患好惡不得其正耳苟得其正則

好人者所以成人之美惡人者所以不成人之惡均之爲愛人也嘗觀樊遲問仁一章下文雖兼知而言然舉直云者卽好人也錯枉云者卽惡人也卒於能使枉者直則舉直固愛人也錯枉尤所以愛人也愛人云者所包者廣豈可專以好人者爲愛人惡人者非愛乎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仁者之心一以公而處之耳公則正正則好惡當於理此所謂唯仁者能好惡人也

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各

言其所可使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家

四書疑節卷一

十

國之事乎

甚矣仁道之難言也方謂之仁則仁道至大夫豈易盡稍有一節之未純一息之或間皆不得以謂之仁矣方謂之不仁則人心天理誰獨無此仁者特不過有純未純之間耳故孔門論及弟子仁否聖人往往托之以不知不知云者未始許其仁而亦未始斥其不仁不知二字婉之哉孟武伯問子路冉有之仁夫子皆曰不知而乃明許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曾謂不知其仁而可使之任國家之事乎吁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豈果其人之不仁邪特日月至焉或在或亡

不能必其有無耳論者可因是而疑其不足以任家  
國之事哉且武伯之問仁者以德言也夫子各稱其  
可使者以材言也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夫  
子嘗明其材以答季康子可使從政之問矣由也爲  
之可使有勇求也爲之可使足民二子且嘗自言其  
志正與夫子所謂可使也適相照合信乎夫子初非  
泛然過許之也由求二子他日獨得以列政事之科  
者良有以夫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不知其仁曾謂不知  
其仁而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乎

四書疑節卷一

十一

聖門諸子以仁爲問者非無其人然一聞聖人之言  
其能請事斯語者僅見顏淵仲弓二子而已愚想仲  
弓之爲仁固未及於顏子三月不違之域然視其餘  
日月至焉者亦有間矣門人會集論語以顏冉問仁  
兩章相次亦可見仲弓亞於顏子者也當時或人固  
美其仁而特惜其不佞夫子乃曰不知其仁切原夫  
子之意蓋以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  
之若仲弓者謂之未仁固不可直許其仁亦不可故  
不若托之以不知至於佞則焉用哉或人謂其不佞  
而夫子則曰焉用是則仲弓誠不佞矣巧言者鮮仁

木訥者近仁不佞正可見其仁矣先儒釋可使南面  
者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釋仁而不佞者  
曰仲弓爲人重厚簡默然則卽仁而不佞一語而觀  
則其可使南面斷可識已安得反因不知其仁之語  
而遂致疑哉不知云者夫子蓋亦以是而論由求赤  
三子之仁矣彼三子平日未嘗以仁爲言者其仁否  
未易窺測仲弓請事與顏子同其去顏子必不遠矣  
夫子於仲弓之仁而曰不知議者未可以諸子例論  
也

夫子言仁多不輕許至論管仲則稱其仁何歟

四書疑節卷一

十二

仁之爲仁一也而聖賢所以言仁則不一也何也有  
以心言者有以事言者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以心言  
者言仁之理此言仁有難易之殊也魯論言仁如論  
子文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姑置勿論聖門諸高弟  
自回也三月不違之外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如  
雍也與由求赤三子皆曰不知其仁及答原憲之問  
又曰仁則吾不知也此數章蓋皆以心言之言仁之  
理者耳若夫管仲之事子路有未仁之疑子貢有非  
仁之疑夫子乃極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力其  
答子路也乃曰如其仁如其仁凡再言以深許之蓋

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然則此章正以事言之言仁之功也合而論之前論諸子以心言者言仁之理也非全德不足以盡夫仁後論管仲以事言者言仁之功也雖一事亦足以許其仁故言仁不無難易之殊者以此先儒嘗論仁有粗細說細處孔門諸弟多有未能說粗處伯者之臣却能之蓋管仲乃仁者之功斯言爲得之矣雖然孔門諸子豈果不及管仲邪特未得君以行其道耳使孔門諸子果得君以行其道則其功不在管仲下也當時聖門論仁要不可作一律看稱管仲者據已試

四書疑節卷一

十三

之效言也論諸子者尙不免爲方來之望也指言已試之效者隨其事而許之可也欲爲方來之望者其望之也不淺則其許之也不輕聖人之言豈苟云乎哉

比干之仁以其忠伯夷之仁以其清子文文子

之忠清乃不許其仁何歟

聖賢論人之法有指一事言者有指全德言者初不可以概論是以比干之忠全德之忠也子文之忠一事之忠耳伯夷之清全德之清也文子之清一事之清耳此所以不能無仁未仁之間也朱子嘗論當理

而無私心則仁矣夫當理以事言無私以心言事既當理而心無或私則體用一源內外無間夫是之謂仁自今觀之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忠固忠矣然

其所以三仕三已而所以告新令尹者安知其果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否邪文子潔身去亂清固清矣然安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邪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邪此朱子論二子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斯言爲得之矣程氏范氏朱氏諸先儒皆常合三仁夷齊之事與二子並論而其大

四書疑節卷一

十四

要不過如此信矣子文文子之忠清者一事之忠清比干伯夷之忠清者全德之忠清此其爲仁未仁之間也夫仁豈易言哉

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

仁又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何歟

聖人立言有正言以誘人者有設言以警人者正言以誘人者其辭確設言以警人者其辭疑是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之論申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矣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蓋正言以誘人故其辭也確至於君子不仁之論既君子矣則無不仁既不仁



矣則非君子其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蓋甚言之以起下文未有小人而仁者之語君子而不仁初非實有是事此乃設言以警人故其辭也疑論者固未可因其一時設言之辭而致疑於平日正言之辭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既曰君子矣何爲而有仁乎

此章大旨重在未有小人而仁者一語上姑借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以開端耳其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乃所以甚言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是以有矣夫者其辭疑初非可視以爲確然之論識者安得偏據

四書疑節卷一

十五

此一語而爲之疑邪愚於此章深有見小人之不仁而不敢信以爲君子之不仁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聖人垂訓固自昭如不仁則不足以謂之君子矣

義以爲質知及之兩章互言五常之目不全

論語一書於四端且未始並言而况五常乎四端自孟子而始言五常至楊子而後見君子言理之益詳可以觀世道之益薄吾何暇計魯論二章之議論於五常之目其有所未盡乎當春秋時人心天理猶有存者其餘天理之名目僅舉其一二足矣初何待其枚舉而條列哉且魯論二章意各有主義以爲質一

章蓋以義爲之本禮以行之信以成之皆所以因此義而行之成之耳然自非其仁之切知之明則惡足以盡此義雖未嘗言仁知而仁知在其中矣知及之一章蓋以知爲之先仁能守之而動以禮皆所以因此知而守之動之耳然自非其義之斷信之實則惡足以全此知雖未嘗言義信而義信在其中矣向使義以爲質止言義而不及禮信知及之止言知而不及於仁禮吾見五常之理亦未始不備其間而况間舉其一二而言之恩斷斷謂五常之理一而已初何拘五者之並言哉况當時門人會集論語此二章雖不聯屬而同在衛靈公一篇安知其非欲後之學者舉此互相補而兼相備歟雖然兩章於義信知仁互相有無獨於禮則兩章皆有之且前章曰禮又曰孫後章曰禮又曰莊何其皆於禮過詳邪要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故於天理人事爲最要而不可闕者善窮理者試詳之

君子義以爲質一章禮與孫何辨行與出何分

五常何以不及仁知

記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是以世之所謂禮者不出此三者而已向使專以禮言則三者皆具其

四書疑節卷一

十六

中矣今既以禮對孫言則孫者爲退讓之禮禮者爲恭敬之禮樽節則兼存乎二者之間也當時夫子先言禮而次言孫蓋孫本於禮明矣至於行與出之分者無他焉行之者動之於容貌出之者出之於辭氣至此益足見禮以行之者爲恭敬之禮孫以出之者爲退讓之禮又何疑哉雖然人有五性闕一不可今乃曰義曰禮曰信而獨不及仁知又何歟吁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凡知所以義以爲質而行之出之成之者當何如是卽知也至於義禮孫信之兼盡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是卽所以爲仁也初何

四書疑節卷一

十七

必言仁而後謂之仁言知而後謂之知哉

夫子答顏淵問仁何止曰復禮而不及義知

此禮字本與己字對言己者人欲之私禮者天理之公二者相對而立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彼則入乎此故已私一克天理卽復此其所以爲仁是則禮之一字所包者廣豈可專以節文言之哉借使專以節文言之則於克己復禮之中蓋亦有義與知之功用存焉何則此心知己之當克知禮之當復必有辨別之知而後能也卒而已之當克者克之禮之當復者復之非有斷制之義而能之乎顏子請問其目夫子

復以四非四勿告之夫其知四非之爲非是卽有辨別之知知四勿之當勿是卽有斷制之義可徒謂所復者禮而於義與知無與哉可徒謂惟禮可以爲仁而義與知不可以爲仁哉此愚謂仁義禮知之理一而已矣論有不必求其顯然之名義而但卽其隱然之功用求之可也

克己由己復禮非禮二己字二禮字同異

此章章旨若專以二己字二禮字論之則二己字有不同二禮字無以異若以克己由己之工夫而論則二己字不免爲異中之同以復禮非禮之氣象而論

四書疑節卷一

十八

則二禮者不免有同中之異何以言之上己字與禮字對言則此己字屬乎私下己字與人字對言則此己字出於正上下二禮字則皆指天理言之而無異旨此夫人之所共知也然突其立言之旨二己字皆是就學力上說來說試卽學力究之克己者自治之謂由己者自任之謂蓋自求其在我而已也二禮字皆是向天理中提出試卽天理推之復禮者統言天埋本然之體非禮者特言天理當然之則蓋不免有顯微精粗之間也要之由己之己善也克己之己本非善以克己言之則亦善矣復禮之禮正也非禮之禮

本亦正以非禮言之則不正矣學者惟能以非禮爲戒則自足致復禮之效惟能以由己爲心則自足成克己之功互而觀之克己乃所以制其非禮由己乃所以求其復禮反復玩味會異爲同究其功用一而已矣他日預淵仰鑽瞻忽之嘆嘗謂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合而言之此二我字蓋能以由己爲心而成克己之功矣此一禮字蓋能以非禮爲戒而致復禮之效矣宜乎夫子贊易之復獨稱其庶幾論心之仁獨稱其不遠良有以夫嗟乎預淵問仁一章曰己曰禮固可觀預子入道之門預淵喟嘆一章曰我曰

四書疑節卷一

十九

禮又可見預子造道之域預何人哉希之則是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又以諒爲益友何歟

貞而不諒此諒字與貞字對稱貞與諒正相反何則貞者正而固也諒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正魯論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是已匹夫匹婦之諒雖管仲且不爲而謂君子爲之乎孟子嘗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要之此所謂貞卽孟子之所謂義此所謂不諒卽孟子所謂言不必信是已貞之所在不諒可也義之所在不信可也知孟子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則可與論君子貞而不諒之旨矣至如

交友之道朋友有信乃其大倫與朋友交而不信乎乃曾子之所深省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乃子夏之所深子與國人交止於信又大學之所明訓故吾夫子論益者三友舉直諒多聞三者而並言則此諒字專主乎信友道之所不容闕也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者此諒字不足以爲美以直諒多聞並言者此諒字純乎其爲美一減一否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也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道有經有權經者眾人之所同權者君子之所獨是以諒爲益友者經也眾人之所同也貞而不諒者權也君子之所獨也

四書疑節卷一

二十

貞而不諒者君子應變之大權諒爲益友者君子擇交之常法

貞而不諒者達體道之大權友諒爲益者盡守身之常法

四書疑節卷一

四書疑節卷二

元 哀州 袁俊翁 撰

論語二

夫子一貫之旨何以獨語參賜二子

曾子平日所學蓋已隨事精察但未知其體之一耳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故一呼其名而直語  
之以此子貢平日所見蓋已能識多學但未知所本  
之一耳夫子知其積學功至亦將有所得故先發其問  
而申言之及此也曾子一聞其說即曰唯而無疑固  
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即唯而亦

四書疑節卷二

一 深章叢書

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片  
言之下矣要之聖門顏子外曾子篤實者也子貢穎  
悟者也諸子所不及故二子得以聞諸子所未聞也  
曾子子貢俱聞一貫之旨參以魯稱乃能申以  
忠恕之說賜以言語稱反無一語及此何歟  
大抵論聖門弟子悟道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  
之素不可徒以一節觀也曾子子貢之在聖門俱聞  
一貫之妙參以魯稱乃能申以忠恕之說賜以言語  
稱反無一語申明之豈二子誠有悟未悟之間歟吁  
是本無足疑也曾子因有門人之問故得以申其說

子貢則當時偶無問者耳向使有人於此亦有何謂  
之問吾知穎悟如子貢言語如子貢必將有以發明  
夫子所言之理矣曾子子貢易地則皆然論者果可  
徒即此以論二子之悟未悟哉要之當時子貢之悟  
道其不及曾子者不能如曾子之曰唯耳及要其他  
日之所就蓋與曾子亦無大相遠也朱子語錄或問  
夫子之精數仍不得其門而入豈夫子之道高遠故  
不得而入邪答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高鑽堅  
前忽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文章可得聞性與天道

四書疑問卷二

二

不可得而問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即是而論  
子貢可聞不可聞之說其與曾子忠恕之說同一悟  
也况南軒張子嘗論多學一貫一章亦曰此子貢初  
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則所謂一貫之理  
蓋識之矣至是則子貢立道綏動之說回視曾子忠  
恕之論其所悟又何間乎愚故曰論聖門弟子悟道  
之淺深要當究其平昔講論之素而不可徒以一節  
觀也

曾子何以不在四科之列

魯論記顏閔等數子而列四科安知其出聖人稱子

之辭乎抑出門人紀述之筆乎於是未可知也然考  
上文夫子有從我陳蔡之論則當時記此十人而并  
目其所長者使果出聖人稱子之辭此固指曾從陳  
蔡之間者也抑果出門人紀述之筆此亦指曾從陳  
蔡之間者也不然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先儒釋而  
辨之者亦已詳矣且以曾子之在聖門獨得聖門之  
傳而乃不與四科之列安知其曾從陳蔡之間否邪  
嘗考家語困誓篇載孔子遭厄陳蔡之間自子路入  
見子貢執轡之外他皆不及猶未見曾子之在與否  
也在厄篇首尾載孔子陳蔡之厄初則子路子貢更

四書疑節卷二

三

出迭入而相問答末則子貢問糴頤回仲由炊而進  
飯本末尤詳至如曾子則弊衣而耕於魯固辭不受  
魯君之致邑孔子問之乃取參之言足以全其節卽  
此而證則夫子厄陳蔡時其他弟子從否有難一一  
盡考曾子自耕於魯初未嘗有其厄者審矣當時旣  
不與厄則他日評品之所不及者宜也

幸我何以在言語之科

孔門四科各以所長名於世求之魯論蓋自可見獨  
以宰我之在聖門其於言語問答之間屢爲聖人之  
所詰曾無一語之可取聖門乃亦置之言語之列何

邪愚嘗求之史記弟子傳則稱其利口辨給家語弟  
子解則稱其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孟子公孫丑之間  
答亦稱其善爲說辭是則宰我之爲人誠爲一談辯  
之士也聖門豈輕子之哉魯論所載宰我之言固皆  
無足稱者然宰子晝寢之時夫子有曰始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子與政是卽此而證則宰我本長於言語者信矣特  
未免於夷考其行而不揜焉者歟他日孟子常引夫  
子賢於堯舜之論自非深於知道者不能道也要之  
宰我之與子貢本皆以言語稱於世特魯論每詳於

四書疑節卷二

四

子貢問答之辭而於宰我之言語所存者皆不免於  
有疵而其醇者反遺之而不及載耳嘗聞諸家語曰  
宰我有文雅之辭而知不充其辨卽此而求之魯論  
若使民戰栗之說若井有仁焉之說又如三年之喪  
期已久矣之說皆徒辨而知不足也賜之億則屢中  
惟其達故爾要之宰我子貢均之有口才者也特子  
貢之知有餘而宰我之知不足此宰我有不及於子  
貢也雖然聖門以言語取二者固宜先子貢而次  
宰我今語孟乃反乎此要必他有其故夫子嘗曰夫  
言貴實賜之華不如子之實也此聖門所以先後二

子之意歟吁甚矣言語之不可不務實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樊遲問崇德脩慝辨惑問有詳畧而答亦不同何歟

先儒嘗論聖門諸弟子問答處弟子各從其切已上問聖人亦各從其切已上答此師友問答之有同異也按魯論以明為問者僅一子張以知為問者僅一樊遲曰明日知皆所以求釋其惑然張之問明者一而樊之問知者再於此見二子之失莫重於惑而遲之惑又有甚於張焉故張止於崇德之問特其好善之未篤遲則兼有崇德脩慝之問其於好善惡惡之

四書疑節卷二

五

心皆未固也至於聖人所答脩慝止於遲者姑舍是若崇德辨惑問同而答異蓋亦考其故焉大抵子張天資本超卓而或少誠實惻怛之意樊遲天資素遲鈍而每多粗暴近利之習是以答子張以忠信從義為崇德正與答問達所謂質直好義同一旨此所以警其少誠實之意者審矣答樊遲以先事後得為崇德正與答問仁所謂先難後獲同一義此所以警其多近利之習者信矣忘身及親告之遲以其多粗暴之習欲生欲死之惑告之張以其少惻怛之意此又不可不知已遲之粗暴他無可據張之為人但觀曾

子于游有難仁未仁之論及夫子有階愬不行之戒則其少惻怛之意益著矣即此而論弟子各從切已上問聖人各從切已上答豈不信乎雖然聖人平日告二子者亦有同歟曰有忠信篤敬之可行恭敬忠之不可棄此為異詞而同旨不專為二子切已上答也

子張樊遲俱以辨惑為問夫子所答雖不同而皆不告以辨之之方何歟

二子之所問者同而夫子之所答者異此正所以各投之以其方也何也聖人各因其切己之失而救之

四書疑節卷二

六

正猶醫者因病以處方也夫以子張之為人少惻怛故以己之好惡而欲人之生死已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欲心無常此子張切己之失處樊遲之為人多粗暴故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已惑矣甚而又且及於其親則惑之甚也忿心或過此樊遲切己之失處故聖人於子張則告以欲生欲死之蔽於樊遲則告以忘身及親之害是皆究其受病根源而告之辨之之方蓋莫善於此矣合而言之夫子之告子張教之以窒欲夫于之告樊遲教之以懲忿懲忿窒欲皆為方之良者然於人各有所施以懲忿



而施之張以窒欲而施之遲則皆不切於其病矣弟子各從切已上問聖人亦各從切已上答甚矣哉聖人之善答問也

子張問崇德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間脩慝而夫子答之者亦曰崇德脩慝獨於二子之間辨惑夫子乃皆不復以辨惑爲辭是何不教以辨之方歟吁聖人各因切己之失處而告之是卽示之以辨之方也初何待明以辨惑言而後謂之辨惑哉大抵子張之爲人不免少惻怛之意而愛惡之非常故夫子告之以欲生欲死之蔽正其辭而斥之日

四書疑節卷二

七

是惑也樊遲之爲人不免多粗暴之習而忿激之或過故夫子告之以忘身及親之害反其辭而曉之日非惑與曰是日非見之真而言之確此非辨而何哉竊嘗譬之良醫之處方有告以去病之道者有戒以受病之源者皆所以爲處方之善者也今聖人答二子之辨惑雖未嘗告以去病之道而實戒以受病之源亦可謂善處方者矣論者將奚疑

夫子答樊遲率予南宮适之間或抑或揚皆待其出而後言之何歟

甚矣哉聖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有問於我竭其兩

端此聖人之本心也奈何彼無憤排之機則吾不得以施其啟發之力由是而有不復者焉然於不復之中又有不能已於言者於此可見聖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且如樊遲有稼圃之請夫子嘗拒之以吾不如老農又拒之以不如老圃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惟恐其誠謂農圃之不如銳然從之而無愧則其失甚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小人哉之論乃歷歷然申以好禮好義好信之辭使遲得所聞庶可觀其知自正也幸子有短喪之問夫子嘗警之以于女安乎又絕之以女安則爲之彼竟不悟不問而出夫子

四書疑節卷二

八

惟恐其誠以稻錦之可安恬然爲之而不怪則其罪深矣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不仁之論乃諄諄然申以三年天下之說使子得所聞或可荃其知自反也以至南宮适嘗有羿冪禹稷之問所言初非不正特其意將以禹稷比夫子夫子不敢當之故不答适乃不能再問而出安知其默識聖人所以不答之意否邪夫子惟恐其有所未悟將謂其言之未善故不答則適以沮其慕善之心由是於其出也發而爲君子哉之論而復申以尙德哉之稱使适得所聞正欲其知所自信也然則夫子之於三子皆爲其不能再問

故不得以面命之既出又有不能已於言焉後之論者往往以是致疑於聖人聖人豈有所避忌而然邪曾不思樊遲宰子之可責者猶或不欲面折其非若南宮之可許者何亦待其退而後言哉大抵聖人之於門弟子見其有毫髮之美者惟患未得以進夫善見其有纖芥之失者惟恐適所以遂其非故雖不再問亦自不能已於言向使當時三子問之弗措則必不待其出而後言矣嗟乎聖人責樊遲宰子於既出之後者猶未足見其教人無已之心至於稱南宮於既出之後者深足以見其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不特

四書疑節卷二

九

此也孟懿子問孝答以無違懿子不能再問恐其體認之誤則又特舉以告樊遲而啟其問甚矣哉聖人教人之心爲無已也不然聖人何以曰吾無隱乎爾

孔顏之樂同異

朱子嘗謂程子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程子之言引而不發後世諸儒未有能指實發明之者然則孔顏之所樂何事且未易知况欲求其所樂之同異可乎要之聖賢德業未易以迹求聖賢氣象自可以意想但卽此兩章沈潛涵泳大略自可見矣樂在其中云者蓋有從容自得之意

在不改其樂云者直有服膺弗失之狀然則夫子之樂乃性焉安焉之聖大而化之者也顏子之樂乃復焉執焉之賢守之也非化之也此聖賢分量終有所不同耳雖然顏子潛心夫子其未達者一問使天假之年則不日而化矣是以孔顏之樂雖有異而所以樂其樂者未始不同聖人之樂有未易至賢者之樂容可及焉學者欲尋孔顏樂處且當從事於博約之誨用力於克復之功以求至於顏子之地等而上之終可以入孔聖之域矣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子路言志者再何以不同

四書疑節卷二

十

士君子之言志有二有平居之志有顯用之志不可以概論也子路言志者再車馬輕裘之論此特爲朋友設是蓋言其平居之志也有勇知方之論事有干于君民是蓋言其顯用之志也當其與顏子同侍之時夫子特曰盍各言爾志蓋君子素其位而行於此姑言其平居之所志爾及其與曾冉公西同侍之時夫子明謂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正以顯用之志問之願安得不舉顯用之志以爲對邪然則車馬輕裘之論止及於朋友者所志非小有勇知方之論關係於君民者所志非大其志蓋各有所施故爾抑嘗論

之子路所言顯用之志蓋亦自度其材而所自期者若此他日夫子答孟武伯之問亦謂千乘之國可使治賦回視子路有勇知方之論以千乘之國言者正相合於此益尼見子路言志之所自期者爲不誣也

夫子答孟季之問由求者何以異

孟武伯有子路仁乎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可治賦求可爲宰是蓋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也季康子有仲由可使從政之問而併及於求夫子答以由也果求也蓋是蓋告以二子所優之才也苟自常情觀之答武伯仁乎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優之才答

四書疑節卷二

十一

康子從政之問則當告以二子所宜之職今聖人之所答反是其故何邪徐而突之武伯仁乎之問其心蓋以聖賢之全德望諸子而仁豈易言邪聖人將直以仁許之則不免於小吾道方抑之以未仁則又適足以輕諸子故聖人皆稱其所宜之職仁則誘之以不知庶乎二子或得見用於世也至於季康子從政之問其心蓋知二子之可用矣而不過質正於聖人耳聖人又何庸歷歷告以二子所宜之職哉故止各稱其所優之才而於從政乎何有庶乎二子皆得取信於康子也論至此極則聖人之答問意各有在豈

荀云乎哉向使答武伯以二子所優之才則近於迂答康子以二子所宜之職則幾於贅聖人必不爾也且嘗論之他日由求二子之言志由則曰可使有勇求則曰可使足民皆有合於聖人可使治賦可使爲宰之論甚矣聖人之善知人也

夫子嘗稱由求赤三子可使之材矣他日侍坐又發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何邪

聖人之於門弟子有對其人言者有向他人言者向他人言者告以其材之所優聖人固未始不知之也然對其人言者正欲叩其志之所向以覘他日之所

四書疑節卷二

十二

就聖人豈誠不知邪是以由求赤三子之在聖門聖人各以其所可使者言之蓋答孟武伯之問則然也至於他日侍坐乃有何以之問似不知其爲人者蓋對此三子而問之也聖人之發爲是問政將聳其聽而勉其學深望其有造於遠大之域惜也三子不識聖人發問之意而僅隨所能以爲對由也可使有勇即可使治賦之云求也可使足民即可使爲宰之謂赤也願爲小相又即可使與賓客言之事是三子者皆不免僅安於小成而無志於遠大宜乎子路之見哂而求赤二子亦卒非聖人之所與也論至於此則

聖人既知而復問者不必疑聖人有所警而門人之省者良可惜也雖然聖門弟子言語多務實此三子者各言其志證諸夫子可使之論亦可謂得其實矣倘或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亦何益之有

夫子答武伯之問者隨其才而稱其所可爲對諸弟子而設問者觀其志而規其所欲爲要之稱其才之可爲者許其所已能也規其志之欲爲者勉其所未至也聖人教人之心無有窮已其所屬望於二三子者豈止於治賦爲宰與賓客言而已哉

聖人固素有知人之明而必規其自知之何如故雖

四書疑節卷二

十三

其所已知而猶發於問者此也及觀三子之言志正與聖人稱其可使者無異旨是則聖人平日之知人其許之者若是門弟子之自知而自許者亦若是人已之見適相照合至此益足證聖人之許人者非過譽門弟子之自許者非過望所言惟得其實又何庸疑聖人之既知而復有問邪

夫子嘗稱由可治賦及其自稱可使有勇則晒之何邪

鷄原夫子所以晒之者非晒其不能也蓋晒其言之不讓耳以子路之才於武事固有所優然於答問之

問正當謙冲退托婉而言之可也今乃辭氣失之剛暴侈然以此自任聖人安得不晒之邪當時曾皙嘗有何晒之問夫子固明謂其不讓厥後門弟子記其言又加以率爾之語率爾云者可見其言之不讓明矣他如夫子於求亦二子亦嘗許其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當此言志之頃二子之所自許亦與夫子之言相照合然求也言可使足民則終以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之辭亦也言願爲小相則先以非曰能之願學焉之語氣象雍容聖人又何晒哉朱子集註於晒由之下嘗謂夫子蓋許其能特晒其不讓此言爲

四書疑節卷二

十四

得之矣雖然其言不讓夫子晒之宜也然其所以言者不徒曰勇而且以知方言之是則其勇也蓋亦義中之勇非徒勇而已矣論者要未可以夫子之晒而少之也

子張問政又問從政所答何以不同

問政此政也問從政亦此政也政豈有二乎哉要之聖人先答子張之問政者專爲其人言也後答子張之問從政者泛指其事言也專爲其人言者專論守其在我之道泛指其事言者泛論施以及人之方其不同也固宜嘗考問政一章置諸齊景公季康子問

政之問大抵皆爲其人言也問從政一章直以係諸  
帝主政事之末尤足證泛指其事言也合而論之先  
答問政專爲其人言者此必子張初年時事因其資  
之所失而告以守其在我之道也後答問從政泛指  
其事言者此必子張晚年時事因其材之所能而授  
之施以及人之方也意記者先後之序正此故耳  
聖門弟子之所問有詳畧故聖人之所答有類簡論  
者要不可以異觀也顏淵所載子張惟問政而已堯  
曰所載子張問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然則一問政一  
問從政固自有詳畧之不同是以聖人之答之也前  
則答之居無倦行以忠而僅舉爲政之大體後則答  
之以尊五美屏四惡而歷舉爲政之小日合而觀之  
問之畧者答亦簡問之詳者答亦繁正所謂小叩小  
鳴大叩大鳴善待問者如撞鐘耳先儒釋從政章嘗  
論告問政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備也要之聖人非徒  
告之備也正以其所問有異故不得以不備魯論一  
書問政雖多而問從政者惟此而已宜乎聖人告之  
爲最備也○程子嘗論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  
子告之以爲仁之資愚敢謂子張之問從政猶子貢  
之問爲仁所問者異故所答有不同也

四書疑節卷二

十五

泰伯憲問二章恥也同異

君子之仕也固未始以干祿爲心而亦未始無心於  
得祿特不過以行道爲先務道旣行則祿自隨之耳  
世有道不得行而苟夫祿者固可恥或有吾道得行  
之時不能有爲而徒徇乎祿無道可行而不得夫祿  
均之爲可恥也○邦無道穀之爲恥與夫富且貴焉  
之恥者蓋皆道不得行而苟祿者也邦有道穀之爲  
恥者蓋指不能有爲而徒徇乎祿也邦有道而貧賤  
之爲恥者蓋指無道可行而不得夫祿也憲問篇於  
此兩節皆專指穀而言泰伯於此兩節又指富貴貧  
賤而言似皆重在於祿而其大意實以道之行不行  
爲輕重論者但求之朱子集註可知已釋憲問篇者  
曰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  
皆可恥也釋泰伯篇者曰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  
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  
也合此二說而論則邦無道不能獨善是卽世亂而  
無能守之節者固已邦有道不能有爲其與世治無  
可行之道雖有得祿不得祿之殊其爲庸碌則一耳  
夫以邦無道之時得穀而富貴固以不能行道之爲  
恥邦有道之時不能有爲而徒食祿無道可行而貧

四書疑節卷二

十六

且賤均爲不能行其道是又可恥之尤者也二章大旨其所恥者本不在得祿與否而皆以不能行道之爲恥耳可不戒哉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有道穀恥也何邪

聖人之教學者無往非以得時行道之爲心也苟有其道不得其時是固無足責者時旣得矣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固爲可恥又或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爲以行其道豈不尤可恥哉○二者皆以邦有道言蓋皆可謂得其時者矣然當是時而貧且

四書疑節卷二

十七

賤焉是蓋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爲可恥也邦有道穀者徒知苟祿而不能有爲以行其道亦可恥矣大抵邦有道之時在我不足以致夫祿與夫徒知苟祿之爲心斯人也均之無道之可行可恥一也故聖人立言之要無非勉學者旣得其時必行其道此旨一而已矣雖然貧且賤焉之恥猶爲庶凡邦有道穀之恥深可責焉何則貧且賤焉之恥此不過旣得其時而在我無可行之道不足以致夫祿甘於貧且賤焉而已矣至於邦有道穀之恥是乃旣得其時而徒以苟祿爲心不能有爲以行其道身計得矣

四書疑節卷二

十八

如君民何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之甚矣夫子有曰事君先其事而後其食此士君子不可以不講夫子有曰君子謀道不謀食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此二語蓋深戒學者當以行道爲務而不當以求祿爲心大抵道爲重而祿爲輕也○邦有道而爲貧賤之恥也蓋世治而無可行之道故爲可恥之甚是恥也非憂貧也憂無道之可行也邦有道穀而亦以爲恥者蓋邦有道不能有爲而但知食祿故可恥是可恥也徒謀食而不謀所以行其道也世之學者倘能一以謀道憂道爲心必求在我之盡其道則於邦有道之時自足以致夫祿而亦無苟祿之失二者之恥皆可免矣雖然學者求免於二者之恥將何如亦曰脩其天爵而已矣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自無貧且賤焉之恥旣得人爵而毋棄其天爵則亦可以免邦有道穀之恥矣學也祿在其中學者不可以不知勉

善人教民爲邦何以異

教民而可以卽戎者僅能使民知義而盡忠君愛上之道爲邦而可以勝殘去殺者直能使民向化而有遷善遠罪之風其功效之淺深不言蓋可知矣然以七年百年計之則歷年少者其功淺歷年多者其效



深理固然也苟自教民七年積而至於爲邦百年之久則前日之亦可卽戎終亦可勝殘去殺矣是則七年而可卽戎者非劣百年而可勝殘去殺非優大抵歲月有遠近故其功效有淺深耳要之教民七年者可一身以致之爲邦百年者非繼世而成之其可乎是以七年而可卽戎者論一時之近功百年而可勝殘去殺者論繼世之極效不可以槩論也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然興詩立禮成

樂之論言詩禮樂而不及書何邪

魯論一書載聖人言詩禮者同多而言書者亦不少  
白書云孝乎之外秦伯篇舉武王子有亂臣十人之  
說堯曰篇歷舉堯舜各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  
施諸政事者無一不本於書是則門人以詩書禮皆  
雅言者豈欺我哉若曰興詩立禮成樂之論言詩禮

四書疑節卷三

一 豫章叢書

樂而不及書者無他焉詩足以導人之性情禮足以  
節人之性情樂又足以養人之性情曰立曰成  
皆是就學者切已工夫上說正所以舉其效以為學  
者勉至於書則記前代帝王之政事無與于學者存  
心養性之方故聖人於此不及書合而論之門人記  
詩書禮皆雅言者非虛談夫子為興詩立禮成樂之  
論者皆實學二說初何戾哉况聖門於先王之四教  
此二章互見而畢備史臣記夫子退而脩詩書禮樂  
以教弟子豈不信然

子曰興詩立禮成樂教其子何以止及詩禮而

不及樂

夫子嘗有興詩立禮成樂之論三者固不可以偏廢  
然夫子之教其子乃止及詩禮而不及樂豈聖人教  
己之子果有異於教人之子乎吁是不然蓋隨其學  
力之所至而告之耳竊考朱子集註謂興於詩者學  
之初立於禮者學之中成於樂者學之終即此先後  
之序求之則可知已嘗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  
南矣乎當此之時非唯樂不之及雖禮亦未之及也  
是以伯魚舉詩禮之說以告陳亢夫子嘗獨立鯉趨  
而過庭曰學詩乎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四書疑節卷三

二

乎是則學詩一時也學禮又一時也各隨學力所至  
而後告之也此時之未及於樂為學工夫之次第未  
至此耳使陳亢之問遲之後來則學樂之問未必不  
又見於他日獨立之頃矣吁當時陳亢異聞之問疑  
聖人陰厚其子今謂聖人之庭訓止及詩禮而不及  
樂又得無疑聖人之薄其子歟要之聖人誨人之心  
視己之子與人之子一而已矣初何厚薄之有  
樂也者學者之終事故以成於樂言之是以聖門教  
人往往詳於詩禮而鮮及於樂不特庭訓其子為然  
也夫子嘗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是即興於

詩之說也又曰不知禮無以立是卽立於禮之說也至於成於樂自此一語之外無聞言門人記子所雅言亦止及詩禮而不及樂概可知已然則聖人之庭訓止有學詩學禮之間而不及樂者又何疑哉

論語何以不言春秋

魯論雖不明以春秋言而所言多發明春秋之事是故魯論之於春秋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嘗觀季氏篇論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與夫陪臣執國命而有十世五世三世之說論祿去公室政逮有五世四世之說而且及於三桓子孫微矣卽此兩章泰諸

四書疑節卷三

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本末大略盡見於此矣况若論齊晉魯衛諸君臣心術之微躬行之要正與春秋所載之事多互見發且如季氏八佾三家雍徹季氏旅泰山伐顓臾之屬皆關禮樂征伐之大經陳恒弑君尤爲人心天理一大變凡此數節皆春秋之所不載賴魯論以補其不及曾謂魯論果不言春秋乎况夫子嘗自謂吾志在春秋又謂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是則夫子未嘗不言春秋特不見之魯論耳聖人初豈鄙春秋而不言哉

樂正惟舉雅頌而不及國風何歟

聖人爲政莫先正名其定樂蓋亦以正名爲先也夫頌者宗廟之樂雅者朝廷之樂頌與雅非天子不得用惟小雅則國君通用之樂是以雅頌之樂歌實上下名分所係聖人之正樂安得不以雅頌爲先哉當春秋時如魯公之宴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辭又不答賦如晉侯之享穆叔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穆叔不敢聞亦不敢及又如三家以雍徹夫子譏其奚取於三家之堂是皆雅頌之夫所者矣愚意夫子旣正之後當歌雅者用雅當歌頌者用頌雅頌各用其所當用此之謂各得其所也至如國風惟二南及豳風可入樂其他列國皆不正之聲非樂歌所當用且國風之樂可用之鄉亦可用之邦國此乃上下之所通用無與於上下之明分初不待聖人正之可也

四書疑節卷三

四

思無邪一語夫子果有取於駟詩否乎所謂思者指作詩者之思邪讀詩者之思邪

魯論所載初未始明指其爲詩云也安知夫子立論之本意果有取於魯頌言之乎抑聖人之言偶與魯頌合乎向使夫子果有取於魯頌言之則蘇氏謂其讀詩至此而有會於其心斷章取義之說得之矣大

凡斷章斷句取義不特左氏傳載公卿大夫賦詩者爲然也大學中庸二書皆聖門傳道之要旨而其間所引詩或取一句之義者或取一字之義者皆曷嘗原其詩之所由作邪論者固不當泥此爲思馬之辭也又或疑此思字果指作詩者之思邪抑指讀詩者之思邪竊嘗究之白作詩而論善者必爲之美惡者必爲之刺此作詩者之思無邪也自讀詩而論善者必以爲法惡者必以爲戒此讀詩者之思無邪也二說於義皆通但原夫子立論之本旨取此一言以蔽詩三百之義則正指作詩者之思是也然後之學詩當以吾思之無邪求以會詩人無邪之思則興於詩也不難已

四書疑節卷三

五

五十學易何其與史記係易之年不合

司馬公作史記嘗載之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先儒釋魯論者又曰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朱子集註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五十字誤無疑也爲是說者蓋皆因其與係易之歲月不相合故爾要之學易自學易係易自係易學易不過明其理係易方是著其書初非指係易之謂學先學易

而後係易理固然也伊川嘗云吾四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以夫子生知之聖其積漸固不如此然所謂學亦研究細繹之謂至於係易是爲著書著書則不得謂之學矣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子夏有君子孰先孰後之論又有聖人有始有卒之論君子之於聖人曾有二道哉

前言君子之孰先孰後者通指聖人教人上事後言聖人之有始有卒者專言聖人已分上事此其有君子聖人之別也夫自聖人已分上言之自始及終本

四書疑節卷三

六

末一貫此惟聖人爲然非他人所可及也倘自教人之道言之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傳以近小而不教以遠大雖聖人教人其道亦不外此也要之聖人之有始有卒者以道而論蓋與君子之孰先孰後者同此道耳聖人初豈有他道哉特子夏初言教人之道則泛以君子稱之蓋通上下而言耳至於末論始終之一致則不得不專舉聖人稱之以見學者之工夫所不可能也子夏之言可謂明且盡矣雖然君子之教人有序學者他日之有進其亦可以至於聖人否乎程子嘗謂自洒掃應對上便可

到聖人事惟在學者循序而漸進不可中道而或廢  
中庸所謂三知三行雖有異及其成功一也惟學者  
其自勉

君子之道蓋包聖賢在其內聖人則得斯道之大全  
者也○夫所謂君子之孰先孰後者蓋言君子之教  
人有序初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倦教以遠者大  
者此正所以祛子游末矣無本之惑也所謂聖人之  
有始有卒者蓋對門人小子而言始終一貫惟聖人  
而後能豈門人小子所敢望者此聖人守初不與君  
子對稱且上既稱君子之道下文止稱聖人初未始

四書疑節卷三

七

以聖人之道言論者正不必疑其道之有二也要之  
天下無二道聖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特聖人乃得斯  
道之大全者耳

聖人君子固自不同善人有恆相去何如

當時夫子立論於聖人善人有不可得而見之說於  
君子有恆有得見斯可矣之說味其辭旨君子之於  
聖人有恆之於善人固不敢以相儼然其相去亦皆  
無大相遠夫子本各就其相近者言之此其有得見  
斯可矣之說也嘗觀夫子論聖不曰吾豈敢則曰吾  
不能至於躬行君子則亦曰吾未之有得則聖固難

至君子亦未易至也會謂聖人君子之相去爲大遠  
哉再觀夫子答子張問善人之道曰不踐迹亦不入  
於室釋者謂善人蓋質美而未學者也至於人而無  
恆不可以作巫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蓋深以  
無恆爲學者戒是則善人固不易得而人之能有恆  
亦未易得也會謂善人之與有恆者相去爲大遠哉  
要之以學而言君子雖不得與聖人同科而亦近於  
聖人者也以質而言有恆雖不得與善人並列而亦  
近於善人者也論者但究君子之近於聖人則知有  
恆之近於善人矣合此兩節而通論之有恆之於聖

四書疑節卷三

八

人其高下固大懸絕然求爲聖人之學者亦未有不  
自有恆而能至於聖也不然夫子歷舉四者之人品  
何獨申言有恆之義爲最詳邪論者不可不察

既謂之儒矣宰復有小人乎

儒乃學者之稱也程子嘗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  
人謝氏則曰君子小人之分利與義之間而已朱子  
集註嘗舉此二說取之矣按此二說參之魯論固嘗  
謂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謂君子喻於義  
小人喻於利程謝二說皆不爲無所據者然子夏乃  
聖門之高弟其失未必至此夫子何遽以是語之邪

先儒嘗謂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此說固爲近理然當時專以女言則不得不於子夏本身上求之先儒又謂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切問近思仁在其中之說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此說爲得其實然可不究厥初以此告子夏者其故何邪要之此章所謂君子小人者正指其器量小大言之耳夫子嘗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者是已愚想子夏之爲人天資樸厚學力篤實規模氣象不免拘於淺隘未得以造夫不器之域故夫子語以女當擴而充之求爲

四書疑節卷三

九

君子之儒不當淺器秋量而僅爲小人之儒是以夫子他日嘗戒以見小欲速之弊而且稱之以商也不及卽此二語可以知其器量之爲何如矣謝氏嘗謂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正是意耳論者未可徒執人已義利之說以私疑子夏之然不然也

子貢子路皆問土何以問同而答異

子貢善於言語者也言語固不可無其所貴者言行之相顧子路偏於剛勇者也剛勇固不可少其所尚者剛柔之相濟故子貢之初問首告之以行己而有

恥出使而不辱是不徒貴於能言而已子貢問之不輟乃申之以稱孝稱弟言信行果蓋皆篤實自得之事無非勉之以言行之相顧也其答子路也首告之以切切惇惇怡怡如也皆不可徒尙剛暴之謂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無非勉之以剛柔之相濟也卽二子平日之所長而慮其或有所偏長其善而救其失誠可謂善於答問者矣不寧惟是二子嘗皆有君子之問答子貢則曰先行後言答子路則曰脩己以敬蓋先行後言所以警其膠膠徒言之失脩己以敬所以

四書疑節卷三

十

警其行行過剛之弊卽此而證則其答二子之問土因其材與失而告之者爲益信

答子貢問士何其以孝弟爲士之次

孝弟百行之冠冕雖堯舜之道亦曰孝弟而已矣然而愛親敬兄乃夫人之良知良能其所貴者正在於推而廣之也孝於親而忠移於君事兄弟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斯爲孝弟之大者矣倘日止於區區世俗之所謂孝弟則亦豈足爲士君子之至行哉今觀夫子之言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斯人也殆不過爲鄉黨宗族之所稱未能達而爲天下



國家用以其爲士之次豈不宜乎先儒嘗謂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斯言爲得之矣吁後之學者正當因是自勉而推廣其孝弟之道切毋諉孝弟爲士之次以自怠也甚矣士君子之脩行不可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也夫孝弟爲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間士乃以孝弟爲士之次之人也徒足乎已而不能及於人耳何以言之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有人於此事親孝而忠移於君事兄悌而順移於長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可謂士君子之至

四書疑節卷三

十一

行者也倘曰孝弟之行盡於己而不能移之於忠順則亦未免爲鄉人而已矣是以夫子之答子貢止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之是特不過見稱於宗族鄉黨之間未能達而爲天下用回視行己有恥使不辱命出而有爲於世者能無慊乎先儒嘗謂宗族鄉黨皆稱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然聖人未以爲士之至行者僅能使其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不足深貴也斯言得之大學嘗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士君子不可不以遠大自勉  
夫子責人以不孫弟又曰當仁不讓於師何邪

學者立身行己之間有不可不讓者有可不必讓者要必因事而制宜可也○責人以幼不孫弟者此乃與人交接頃所不可不讓者也謂當仁不讓於師者此乃各盡在我之所可不必讓者也由是推之凡有與於人而兩相待者不可不讓也凡無求於人而各自盡者可不必讓也不必讓而過於讓則病於拘不可不讓而失於讓則病於放二者皆失之讓乎不讓適其可而已矣雖然學者之立身行己不可不讓者什九可不必讓者什一每事且當以退讓爲心切勿膠膠然借當仁不讓之說以自誑不然子貢何以亦

四書疑節卷三

十二

曰惡不孫以爲勇者  
不讓云者蓋言以仁爲己任雖師亦無所遜當勇往而必爲耳夫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遜之有當時程子亦慮論者以不讓爲疑遂謂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不可不遜斯爲兩得矣台而論之夫子責之以幼不遜弟者蓋責人盡禮之辭已與人接不可不遜讓者也勉之以當仁不讓者蓋勉人爲己之辭人各自盡可不遜讓者也况勿不遜弟一章申之以闕黨童子居位並行之說蓋皆責人之盡禮也當仁不讓一章先之以民之

於仁甚於水火之說蓋皆勉人之爲仁也彼此皆合  
上下章參看則二章章旨之異者爲益信

夫子論友子夏子張論交同異何如

聖門師弟子之立論其大旨本亦無甚相遠然聖人  
之言卒歸中正而無弊門弟子之說不免或流於一  
偏學者不可以不察嘗觀夫子論友則曰無友不如  
己者子夏論交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似卽  
吾夫子之意而子張乃曰異乎吾所聞何歟嗟乎夫  
子立論不過口不如己者無與之友而已初未始以  
拒人言當時門人記此語者不作禁止之毋而以此

四書疑節卷三

十三

無字書之其氣象雍容不迫果有毫髮拒人之聲色  
乎子夏論可者與之固是已於不可者疎之足矣若  
曰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其言不免失於迫狹之甚  
是豈夫子之意哉子張以爲異乎吾所聞固當矣但  
其所言又不免失於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不容然  
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  
遠當時子張但欲闢其拒人之論而不自知其言之  
過高由子張之說或者流於包容無辯亦豈有合於  
夫子之意哉合而論之子夏之言偏於迫狹子張之  
言偏於過高惟夫子之言乃得其中正而無弊聖賢

氣象不作於此亦可見已愚詳夫子論友之意不如  
己者無與之友固未始截然而拒之亦未始泯然而  
容之子夏固未得夫子之意子張亦豈有得於夫子  
之意哉後之學者欲求交友之道惟當以夫子之言  
爲主可也雖然已擇交於人者當以子夏之言爲法  
人納交於己者當以子張之言爲心何則已擇交於  
人者蓋過於謹人納交於己者蓋過於寬寬於待人  
謹於處己二說酌之以處中可也先儒嘗謂二子所  
言各有所偏折以聖人之中道則初學大略當如子  
夏之言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二者蓋亦兼取之

四書疑節卷三

十四

矣世之交友固當以夫子一語爲主而於人已交際  
之道要亦請擇於斯二者

夫子何以聞韶於齊

竊嘗論之陳爲虞舜之後聞韶於陳宜也今乃不聞  
於陳而聞於齊魯用六代之樂聞韶於魯宜也今乃  
不聞於魯而聞於齊言之誠可疑也然按陳爲舜後  
本有虞韶蓋自陳公子完奔齊之後故齊有之此其  
不聞於陳而聞於齊也魯用六樂本有虞韶蓋自魯  
太師摯適齊之後齊故有之此其不聞於魯而聞於  
齊也太師摯適齊之論雖有魯論爲據而猶出於後

人臆想之辭公子完奔齊之論既有左氏爲據而載之漢志爲甚明不因乎彼則因乎此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且遷史魯論載夫子在齊正當景公之時泰之孟子載齊景徵招角招之樂則夫子所聞卽此是也

夫子何獨擊磬于衛

子擊磬于衛荷蕢者過其門直曰有心哉擊磬乎荷蕢者謂之有心則當時所以擊此磬者豈無故邪冉子嘗有夫子爲衛君之問于路嘗有衛君待子爲政之問先儒皆指衛君謂出公輒按史記孔子適衛凡再當靈公及出公時愚想擊磬必在出公時也何以

回書疑節卷三

十五

言之夫子答子路爲政奚先之問嘗有必也正名之說此乃夫子處衛之素志也樂記有云石聲磬磬以立辨於此可見其在衛擊磬之微意矣當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禪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在衛汲汲然以正名爲先此其擊磬之頃深取其聲之立辨欲借此以示名分之辨耳因魯論冉有子路之問則知夫子在衛之時因魯論必先正名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志及觀樂記磬以立辨之說則知夫子在衛擊磬之由樂記之謂立辨與魯論之謂正名其意義正相合也

貨欲見而不見弗擾召而欲往何歎

聖人固不輕於徇人而亦不峻於拒人惟審其宜而已苟自常情觀之貨欲見而不見是不免拒人之峻也弗擾召而欲往是不免徇人之輕也豈知聖人之行事則不然夫以貨與弗擾本均爲魯國強僭之陪臣然使其誠心果有慕於聖道則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也特貨之欲見者欲見而未有願見之實弗擾則致禮而來召矣此貨之誠心有未至而弗擾則已出其誠心故聖人於貨而不見於弗擾則欲往者此耳然而弗擾之召欲往而卒不

回書疑節卷三

十六

往者知其人之必不能改也至於貨矚亡而歸豚禮宜往拜然其誠心竟何在哉此夫子不得已而竟往焉遇諸塗而止雖見猶弗見也突而論之貨欲見而不見卒不免於往拜是乃不輕於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拒人者存弗擾召而欲往乃卒至於不往是又峻於拒人之中而有不輕於徇人者在甚哉聖人之行事惟審其宜而已不然何以曰仲尼不爲己甚互鄉童子見則與其進孺悲欲見則辭以疾何聖人固不峻於絕人而亦不輕於與人惟盡其情而

歎

已苟自常情觀之孰不曰互鄉之童子與其進是不免與人之輕也孺悲之欲見辭以疾是不免絕人之峻也豈知聖人之教人則不然夫以互鄉之童子本難與言然潔已而來則其慕道之心亦誠矣誘而進之安知不可長其善而救其失哉此夫子之與其進也孺悲之欲見者意其欲見而未嘗見姑使將命者以道其意則其誠心猶有所未至此夫子之辭以疾也然而互鄉之童子雖既見矣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蓋亦未始深許其全善特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孺悲之將命者雖辭以疾及其出則鼓瑟

四書疑節卷三

十七

而使之聞使其爲不屑之教誨雖未見猶見也突而論之互鄉童子雖見而不盡與之是乃不峻於絕人之中而有不輕於與人者存孺悲未見而使之聞歌乃是不輕於與人之中而有不峻於絕人者在甚哉聖人之教人惟盡其情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吾未嘗無誨焉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

也何歟

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用入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何則因言以觀人者兼善與惡而觀之也因言以用

人者專取其善而用之也兼善與惡而觀之者聞其言善則知其人之爲正聞其言惡則知其人之爲邪此所以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也專取其善而用之者其言雖善未知其行之何如要當審其言行相顧而後可此所以用入之法不可徒尚乎言也○吁君子不以言舉人者用入之法也不知言無以知人者觀人之術也觀人之術不可不尚乎言此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用入之法不可徒尚乎言此所謂君子不以言舉人也要之係易有云吉人之辭寡蹀人之辭多此可爲因言觀人之法魯論有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又可爲因言用入之戒

四書疑節卷三

十八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何歟

魯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又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此兩章正與病無能不病不知語意相合皆所以欲求其實也至若疾沒世而名不稱者乍看似與上章相背熟玩則正與上章相發何則有實斯有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已故君子以此爲疾者非疾無名也疾無實也言外之意學者不可不察當時魯論於此兩章之下又繼之曰君子求諸

己小人求諸人先儒嘗謂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己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求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論至此極則聖人立言之旨固昭如也記言者豈苟云乎哉

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莫我知也夫何邪

觀聖人立言之旨或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或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雖異而旨實同也嘗考魯論垂訓爲己爲人所以爲古今學者之殊求己求人所以爲君子小人之別以是知聖門教人大抵只是爲己

四書疑節卷三

十九

而已故學而篇首以不知不愠爲學者勉自是有不患不知之說有不患莫知之說又有不病不知之說曰不患口不病正與不愠同一旨是固聖人切切於爲己之學屢言而不止也然憲問篇記夫子之言乃曰莫我知也夫似聖人亦不免於求知矣徐而究之夫子本以不怨不尤諸子貢乃先以莫知一語發其問待其有何爲莫知之疑然後告以不怨不尤之說不怨不尤乃不知不愠之極功聖人果有毫髮求知於人之心乎要之不知不愠一語乃直其辭以示學者之勸莫我知夫一語乃反其辭以發學者之問辭

雖異而指實同均之使人爲爲己之學耳

子曰不怨天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夫既以不得於天而不怨天豈復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哉

聖人托言而曰天有自釋之辭有自信之辭凡曰天者皆出於聖人不得已之心也○不怨天云者聖人自釋之辭吾雖不遇於世初亦不怨於天也知我其天云者聖人自信之辭吾雖不爲人所知知我者其惟天乎

聖人德與天台惟聖人其知天而天其知聖人也○

四書疑節卷三

二十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此聖人之知天也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此天之知聖人也夫子轍環天下其爲困阨之遭者有若匡之圍、魋之害爲尤甚一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一則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二者雖皆以天爲辭然其辭意雍容不迫初無毫髮怨天之意而隱然有人不知天獨知之之妙寓其中論者惟卽此二節觀之則聖人之不怨天而獨以天爲知我者蓋可見已

封人荷蕢之見聞孰優

俄封人一見夫子而知天將以爲木鐸是乃見而知

之者也荷蕢者一聞擊磬而知其有心於行道是乃  
聞而知之者也或曰之二子者一見一聞得無淺深  
之辨乎嗚呼二子皆衛人彼見而知此聞而知均之  
爲知聖人者也及究其所以知之之實則不能無淺  
深焉何則聖人之道雖不行於斯世而其心未始一  
日忘天下聖人蓋本以兼善爲心也封人得於一見  
之頃遽稱其將爲木鐸而歸之天則其望於夫子者  
深而其知夫子者不淺但觀何患於喪一語則其拳  
拳救時行道之心爲何如彼荷蕢者一聞擊磬遽以  
有心稱之本未始不知聖人之心者奈何旣而有鄙

四書疑節卷三

二十二

哉之譏又且謂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然則聖人豈  
果欲求人知者邪深厲淺揭真漠然而忘斯世宜乎  
聖人直謂果哉末之難矣以絕之愚嘗反覆二子讓  
論之辭封人蓋亦以兼善天下爲心封人之心猶聖  
人之心也荷蕢者之爲心殆不過獨善其身耳豈能  
得聖心之同然者乎他日朱子集註於封人則曰蓋  
賢而隱於下位者也於荷蕢者則曰亦隱士矣然則  
朱子之於二子一直指其爲賢一特謂其非常人二  
子聞見之淺深可知已合二子之聞見而論議者固  
不得不優封人而劣荷蕢也雖然荷蕢固非深知聖

人者也然又豈不優於叔孫武叔之毀是又未可過  
爲春秋責備賢者之論

四書疑節卷三

二十二

四書疑節卷三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四

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又曰禹吾無間然矣堯舜

禹之聖一也夫子言之不同何歟

堯舜禹三聖人之德一也而夫子之於堯舜兩有其  
猶病諸之論及於大禹則兩有吾無間然之論豈堯  
舜之聖反不禹若邪惟聖知聖抑何夫子之論若此  
也徐而考之夫子所謂堯舜之猶病者一曰博施於  
民而能濟眾一曰脩己以安百姓皆推以及人之事

四書疑節卷四

一 豫章叢書

施雖博矣而常病其所施之未博濟雖眾矣而常病  
其所濟之未眾百姓雖已安矣而常病乎百姓之有  
未安此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倘自以為吾治已足則  
非所以為聖人矣竊考當時夫子發猶病之論一則  
曰堯舜其猶病諸二則曰堯舜其猶病諸其一辭  
蓋指堯舜自視以為猶病初非夫子直謂堯舜之猶  
病至於論大禹之無間者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是皆盡  
其在我之事飲食吾得而非之衣服吾得而惡之宮  
室吾得而卑之及於鬼神黻冕溝洫之事所當致孝

致敬盡力者皆得以盡我之所當為而無毫髮之遺

闕矣當時夫子發無間之論一則曰禹吾無間然矣

二則曰禹吾無間然矣吾之一辭蓋自夫子視禹而

以為無間初非禹自視以為無間也使當時夫子立

言自夫子而視堯舜則亦必以為無間原大禹自視

之心則亦必自以為猶病三聖人之德蓋一耳合而

論之自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迹而以為無間者固

足為聖德之美自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而以為

猶病者正不失為聖德之至初豈有所優劣邪魯論

末篇嘗舉堯舜禹同一執中之授受於此可見三聖

四書疑節卷四

二

人之德一也奚其優而奚其劣

猶病云者夫子推原堯舜為治之心常有所未足也

無間云者夫子稱美大禹行事之迹靡有所未至也

○論大禹之所以無間者蓋皆盡其在我之事故大

禹得以致其力而靡有所未至也至於論堯舜之猶

病者蓋皆推以及人之事雖堯舜非不盡其心而常

有所未足也

逸民凡七人而下文獨不及朱張何歟

此章大旨夫子蓋因沮溺接輿丈人之徒皆忽然忘

斯世者嘗力詆其非而莫之悟遂舉古之逸民凡七

人而其下歷舉夷齊仲逸惠連六子之行事乃曰我則異於是斯言也實非聖人深子之辭也當時所論六子既非聖人所深子則朱張之不論者必爲聖人之所子矣吾想夫朱張之大節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直可幾聖人仕止久速之時安知其不如揚子所謂仲元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者乎彼六子之出處既與聖人異則朱張必與聖人無以異二者相形因其所論則可知其所不論者矣况先儒疏魯論者曰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與孔子同行故不論卽此而證則前說庶乎其可信

四書疑節卷四

三

柳下惠少連何以謂之逸民

大抵論君子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少連事無可攷夫子既舉之與柳下惠並論觀惠則連可知已惠魯人也以迹而論在魯嘗爲士師之官且爲儒師之命初非隱而在下之民顧安得而謂之逸然自其心論之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由由然而不失其正其平生之所以養可知已不羞不卑初不以就爲業不怨不憫初不以去爲辱不以三公易其介初不爲富貴之所淫自非甘心於遺佚能之乎然則惠連之爲人論其迹似不可以逸民稱原其心

則信乎其爲逸民矣吾夫子嘗以言中偷行中虛稱之正此故也他日揚子或問嘗有以朝隱疑柳下惠矣揚子乃以箴顯爲高祿隱爲下蓋他有所激而言惠連誠可謂朝隱者也祿隱者也前賢嘗謂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大抵論其迹則有林藪朝市之分原其心則林藪隱也朝市亦隱也若曰隱之小大則未容輕辯

四書疑節卷四

四

魯論逸民一章子曰以下乃夫子之言也子曰以上逸民七人之目是蓋當時素有此稱門人因記夫子之言而併及之初非吾夫子稱之以逸民也竊原夫子立言之旨正爲當時有此逸民七人之稱礙人或非其倫大不滿於夫子之意故夫子特舉伯夷叔齊與一語以畧許之謂柳下惠少連謂虞仲夷逸此二謂字正指時人之非謂者皆不得其當也愚觀逸民七人之中夫子獨置朱張於不論自夷齊之外惠連之降志辱身固不及夷齊之不降辱矣仲逸之隱居放言又不及惠連之言中偷矣聖人言外之意蓋未始許此四子之爲逸民也究至此極逸民七人之稱果出於夫子之言邪誠不免於惠連之疑然此初非出於夫子之言則惠連之不足爲逸民者正無足疑

也論者但觀子曰以下數辭則聖人評品之意斷可識已

作者七人舉其目不列其名何歟

或謂荷簣荷蓀晨門封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是也或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又或謂作者之謂聖七人指蕺農黃帝堯舜禹湯是也竊嘗論之以作者二字而言則作者謂聖之說固儻然門人曾集論語多以類從正當從上下文爲證可也按上章言賢者四辟下章言晨門荷蓀則此章當作隱者爲是但荷蕺七人之說皆牽合逸民七人之

四書疑節卷四

五

目適胎合安知其得此章本旨否邪李氏嘗謂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朱子作集註獨有取於此說誠爲得之論者但以作者爲隱者則不失其本旨正不必強求其說以實之也雖然魯論嘗謂舜臣五人武王亂臣十人皆舉其日而略其名集註各取其人以實其數蓋專指其時則可攷也此作者七人之論泛然不指其時世故無的說按李氏云今七人矣則似專指當時言也倘專指當時而言則包氏之說近之矣特封人本亦以得時行道爲心初不與彼六人同行愚

意當以微生畝易之可也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合而言之曰荷蕺荷蓀晨門微生楚狂接輿長沮桀溺如此則庶乎其得之矣

孔文子公叔文子皆謚曰文有無優劣

夫子之論孔文子則曰是以謂之文也蓋因有所問而爲是答之之辭論公叔文子則曰可以爲文矣蓋因有所聞而爲是稱之之辭聖人固皆深許之矣釋者於孔文子則稱謚法以勤學好問爲文於公叔文子則稱謚法以錫民爵位爲文二說可謂皆得二子之實行矣要之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己之事也

四書疑節卷四

六

公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成物之事也成己非劣成物非優各盡其當然之道而已

商賜言詩孰優孰劣

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者蓋因聖人一時之訓誨而偶有會於詩中之意極子夏因論詩而知學者蓋平日素有得於詩中之意趣特於此取正於聖人耳是故聖人所以稱子之者於賜則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斯言也蓋稱其因告之而能知之也於商則曰起子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是則聖人本亦所未及究乃因彼而起發我之志意也卽

此而觀則二子詩學之優劣可知已大抵聖門自顏子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夏之子貢天資雖高而不及子夏學力之固故他日子夏之詩學卒有傳而子貢之詩學無聞焉家語明稱子夏習於詩能通大義是則子夏之詩學優於子貢遠矣

夫子嘗以焉用佞論仲弓又曰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何歟

聖人立言有出於誨人之正論有出於感時之激辭不可以槩論也○蓋當時以佞爲賢或人稱仲弓之

四書疑節卷四

七

仁而以不佞爲短聖人乃正其說而斥之日焉用佞焉用佞重言之所以深鄙之也至若不有祝鮀之佞難乎免於之論此蓋聖人深有感於當世奸諛之甚不免爲是憤激之辭耳聖人豈與之哉要之聖人謂仲弓之焉用佞者出於誨人之正論謂不有祝鮀之佞者出於感時之激辭議者未可合此而爲同異之疑也

子曰焉用佞又曰惡夫佞者微生畝乃以無乃爲佞乎疑夫子何歟

微生畝以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亦有齒德而隱者

也其或以佞議夫子者蓋以其身之出處與聖人異故所見左耳夫子答之禮甚恭而辭甚直其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蓋非惟夫子足以自解而亦且深有

警微生之失聖人之言旨矣哉何則士君子出處之道大要有三過於徇時者失之佞過於矯時者失之固惟不徇不矯乃適於義吾觀微生畝之爲人正聖人之所謂固者也聖人之時止久速唯其可者與世推移正適於義自微生視之乃以爲佞蓋佞亦與義相似故夫子嘗謂惡佞恐其亂義也夫子惡夫以佞而亂義微生畝乃反指義以爲佞蓋錮於一己之私

四書疑節卷四

八

而不之覺耳雖然微生之言曰何爲是柄柄者與無乃爲佞乎其辭蓋疑焉而不決蓋非敢必以聖人之爲佞亦未爲不知聖人者也論者未可輒設議微生之爲妄

古人之言有決辭有疑辭決辭者固可以爲必然疑辭者未可以爲信然學者亦揆諸理而已○合是二章而論之日焉用佞曰惡夫佞其爲辭也皆決是乃確然一定之理也無乃爲佞乎者其辭疑微生豈誠以聖人之爲佞哉竊詳微生之辭意本知佞之非矣特錮於一己之偏遂過疑夫子之爲佞故夫子無復

致辨而止以非敢爲佞以解之論者但觀夫子非敢爲佞之一辭則其平時所謂焉用佞惡夫佞者質諸此而益信乃微生畝無乃爲佞乎之疑辭者奚庸辨

遺一何歟

夫子所謂君子道者三乃古今天下之通論也其答司馬牛君子之問舉二而遺一者僅爲司馬牛一人而發耳何則聖人答問之間於其所未至者不容不加勉於其所以至者付之忘言可也愚觀司馬牛之爲人兄難爲亂二弟與俱牛獨卓然有見而不從卽

四書疑節卷四

九

此可見其胸中之不惑有素矣乃若所憂所懼則有之論者但觀其兄弟獨亡之語則其憂懼常交戰於胸中夫子安得不就所蔽處特舉此二語以釋之邪論至於則是則君子之道本在於不憂不惑不懼三者之俱備今司馬牛以君子爲問其於君子之道不病於有所惑而惟患其有所憂懼不憂不懼正其所未至者也聖人不得不舉此以爲之勉至於不惑乃其所已至者聖人復何言哉論者正不可因此答君子之問而致疑於君子之道也

夫子嘗語子貢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子貢自

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乃謂賜也非爾所及也何歟

聖賢君子天理之學或安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安行者自然而然聖之事也勉行者使然而然聖之事也故魯論此兩章大旨異處只在無字與勿字上勿者使然而然賢者勉行之事無者自然而然聖人安行之事此夫子之答子貢雖以勿施於人告之至於子貢自謂無加諸人則未易輕許之也程子嘗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

四書疑節卷四

十

及也當時程子雖不正舉此兩章並論而別引中庸之語然卽此可類推已朱子嘗論無者自然而然而勿禁止之謂此所以爲仁恕之別斯言盡之矣雖然勿施於人聖人固明指其爲恕及答仲弓之問亦以此爲求仁之方矣蓋始則勉焉而使之勿及其至則安焉而出於無無者勿之極至勿者無之積漸二而一之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夫子嘗以誨人不倦自謂矣又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有倦於誨人之意何邪

孔門弟子曾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述而一篇多記

聖人謙已誨人之辭篇首有曰誨人不倦篇末亦曰  
誨人不倦是則聖人之誨人蓋每以不倦爲心然篇  
中有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似又有倦於  
誨人之意何歟吁誨人不倦乃聖人誨人之本心故  
篇內有謂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蓋聖人之  
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  
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此章旣言聖人誨  
人不倦之意下章乃記憤啟排發之論以及舉而不  
復之說蓋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於此尤  
足見聖人誨人之所以不倦也苟徒誨之而已矣則

四書疑節卷四

十一

誨諄思貌何益之有必待其憤排之誠旣至而後加  
夫啟發之功舉一隅而知以三隅反然後復以告之  
則其學力之進蓋將沛然而莫之禦矣向使聖人之  
倦於誨人則吾但舉以告之豈復計其有所反否立  
言垂訓之頃豈能反覆開諭至如是之詳切哉甚矣  
聖人誨人之心爲不倦也述而一篇首末兩舉誨人  
不倦之說故篇中凡及誨人之事者無非發明其所  
以不倦之方於此尤足見門弟子之善記言也  
聖人不徒自述其教人之心而且備言其教人之方  
於此見聖人誨人之不倦也○夫子論及誨人之道

每以不倦爲辭者自述其教人之心也所謂舉一隅  
不以三隅反則不復者備言其教人之方也○孟子  
有謂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此夫子所謂不復者其亦不屑之教誨也歟然  
則不復告者乃所以深告之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程子曰動容貌舉

一身而言又曰正顏色出辭氣何歟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先舉其比而後列其目  
文三節固自明白程子釋此章旨亦自分作三節說  
明謂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深足以發明曾子立言之

四書疑節卷四

十二

本旨其謂動容貌舉一身而言者蓋所以別容貌與  
顏色之不同也特以顏色之見於面辭氣之出於口  
乃夫人所共知有不待爲之辨釋者矣他日朱子作  
集註其初字爲之詰亦曰容貌舉一身而言辭言語  
也氣聲氣也於顏色則不復釋皆此故耳况容貌顏  
色辭氣之爲三者有不待曾子之論而後然也夫子  
嘗有君子三變之論釋者謂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  
之和厲者辭之確卽此而證則知容貌顏色辭氣之  
爲三者坦然而甚明矣大槩三者之中辭氣別爲一  
端固無足疑其所疑者惟容貌顏色相近似而其實



有不同先儒釋子之燕居一章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是蓋以容色對稱容自容而色自色者信已程朱二子於此章皆釋之曰容貌舉一身而言顏色正自有別或者反因此以致疑不可也

四勿於五事何以獨不及思

嘗考先儒傳釋之說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然則四勿雖不言思而所以知其非禮而勿之者即思也伊川嘗論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此二語實盡其要南軒嘗援此以論不言思之故○

四書疑節卷四

十三

通書有曰仁義禮智四者視聽言貌動靜無違之謂純朱子論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四者之實也要之通書之謂無違即魯論之所謂勿蓋皆以思爲主也由是而論四勿雖不明以思言而思在其中矣不然視聽言動何以皆九思中之一事耳

戰者子之所慎及其答衛君問陳則曰軍旅未

學何歟

子之所慎戰居其一此乃門弟子所記之得其實至

子軍旅未學之語乃一時托以拒衛靈問陳之辭耳

聖人豈真所未學哉平日見諸言辭之間者亦多矣

始以魯論言之如曰可以即戎可以去殺皆軍旅之

事也如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又極言不教而

戰之弊也如答子貢以足兵稱子路以治賦此得非

軍旅之事乎如請哀公之討陳桓非季氏之伐顛與

以至論征伐之所自出又得非軍旅之事乎然則信

以爲聖人未嘗學不可也子路嘗有子行三軍之問

夫子告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說即此可見聖人

慎戰之實惡得謂其軍旅之未學哉竊考聖人之於

四書疑節卷四

十四

衛靈往來其國不爲不久其於聖人動作威儀之間

夫豈懵然無所觀感乃於聖人之言一無所入至是

而且專以陳爲問聖人知共志之不可化乃對以未

學而去之然則軍旅之事本非聖人所未之學特以

衛靈之無道而不輕以告之於此尤足見戰爲夫子

之所慎者益信矣

戰爲夫子之所慎門人所記爲得其實但即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之語觀之則可見矣至於自稱軍旅之

未學者非真未學也特不輕以語衛靈耳如魯論所

載夫子平日之言有及於軍旅之事者猶曰托之空

言未見其行事之實也且如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此皆夫子於軍旅之事其已試之效矣卽小可以觀大曾謂夫子果未之學乎要之文事武備蓋本相因夫子於文事既有餘武備正不待學而能之矣今也管衛靈之間深慮無道之主彼既好之又從而告之則適以滋其窮兵黷武之禍爲益甚故盜諉之以未學至此尤足見戰爲夫子之所慎也

籩豆之事曾子以爲未俎豆之事夫子以爲嘗聞何邪

四書疑節卷四 十五

曾子之答孟敬之上文有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以道德之事與籩豆之事對言也道德在內籩豆在外自道德而視籩豆則以籩豆爲末者固宜夫子之答衛靈公下文有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是以武備之事與文德之事對言也文德爲先武備爲後自軍旅而視俎豆則不以俎豆爲末者亦宜要之曾子所言者君子之學夫子所言者國君之政此其立言之旨意各有所重論者豈遽可以差殊觀哉

籩豆之與俎豆均之爲禮器也然此特器數之末非學者之所當急曾子之說本爲通論而夫子之論云

然者正有子所謂夫子有爲言之也何則夫子因衛靈之間陳徒知兵而不知禮故矯其失而爲之說曰俎豆之事則嘗聞軍旅之事則未學他日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夫子夫子亦曰簞簞之事則嘗學甲兵之事則未聞正與此二語相合皆有所爲而言之耳要之曾子之言爲學者設乃萬世之通論夫子之言爲時君設乃一時之激論後之爲學者則當專以曾子之言爲法爲政者則又當以夫子之說爲心議者要不可膠柱而鼓瑟

雜矣哉二章同異

四書疑節卷四 十六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難矣哉之嘆難矣者艱得之辭嘆其難乎爲善而易爲惡聖人爲學者慮深矣嘗合兩章論之一則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一則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二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重觀也何也羣居終日曰言曰行蓋指其發於外者言也飽食終日專曰用心蓋指其動於中者言也羣居終日之際所言不及於義所行專好小慧則其發於外者皆不誠飽食終日之餘不能操存其心泛然而無所

用則其動於中者必不善聖人於此皆示以難矣哉  
之戒正有望於學者制外安內之交盡其道二章大  
旨迭相發而互相輔初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  
已學者求所以制外安內之道將何如亦曰君子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正當以坤文言爲之法

已矣乎二章同異

魯論一書夫子兩有已矣乎之嘆已矣者絕望之辭  
嘆其終不得而見之聖人之爲學者慮深矣嘗合兩  
章而論之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者也一則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二

四書疑節卷四

十七

章立言大抵相似其大旨孰輕孰重抑無所輕重與  
吁二章大旨正所以迭相發而互相補未可遽以輕  
重觀也何也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蓋指夫惡  
惡而不能改者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蓋指夫善善  
而不能勉者也過則不知猶可說其一旦之或悔今  
既見其過矣乃不能反己以自訟則將終其身而弗  
之改德而不好猶可望其他日之或悔今既知德之  
可好矣乃不能如好色之必誠則將終其身而弗之  
勉聖人於此皆示以已矣乎之嘆正有責於學者好  
善惡惡之各盡其道二章大旨迭相發而互相補初

果何輕而何重哉吁是固然已學者求所以好善惡  
惡之道將何如亦曰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  
正當以大學爲之戒

民可使由之矣何以不可使知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者行也夫人心知  
之而後行之安有既行之矣而不知之者也會不思  
知有淺深此知字蓋指所知之深者言也何也彼由  
之者固亦有所知矣特徒知斯道之所當然而未知  
斯道之所以然此豈足以爲知哉易曰百姓日用而  
不知孟子曰終身由之而不知此二知字蓋皆謂夫

四書疑節卷四

十八

未知斯道之所以然初非懵然無所知覺之謂也愚  
想聖人之意亦曰民可使其由斯道之所當然而不  
能使其知斯道之所以然當時所謂不可使知之者  
初非謂不可使知之也正謂不可得而使知之也聖  
人之爲此語蓋有悠然感歎之意自見於言外學者  
要當沈潛反覆玩味而求之可也不然聖人豈肯愚  
天下斯民之耳目哉

四書疑節卷四

四書疑節卷五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大學

知止以下曰定靜安矣然又曰能慮而后能得

何歟

此數語雖一貫說來却當分作兩節看知止以下是說平時所知如此能慮以下是說臨事而行之者如此也惟其平日知得所止者當在是則此志有所定向矣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矣曰定曰靜曰安皆指未與事接

四書疑節卷五

豫章叢書

時存諸我者然也及至事至物來而措諸用者必須詳審思慮而后得其所止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是也先儒嘗謂知是閒時知得慮是致手後須要處置得是又謂定靜安是未存事時胷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此說為得之矣雖然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定靜安三者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能慮能得是難進處何則定靜安致知之事也慮得乃力行之事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學者不可不勉

知止者知其所止如射者之省其的能得者得其所

止如射者之中其的徒省其的之所在而未至於中其的亦奚取哉平時於此理知所當止之地則心有定見所見既定則心不為外物之搖奪所以能靜心既靜則吾身隨所處而安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自安是以定靜安三者固為知上之功效而未始見於用也及其事至物來身與之接必須詳審思慮而後得其所止之地如平日知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及事君親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後得所止矣

本末始終先後果何所指

四書疑節卷五

二

大學有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朱子章句謂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言之可謂明矣然按經文求之此雖結上文兩節而亦所以引下文兩節其為本末始終先後六者之義皆昭然也何也初言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明治齊脩正誠知格皆揭逐節事目字在上自流邇源以求其本蓋申言事有終始終必有始也次言物格而後知止以下物格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舉逐項物件字在上自源徂流以明其效蓋申言物有本末由本而末也以此

而論則曰事曰物既有分別終始本末亦有倫理且先字引下文六個先字後字引下文七箇后字尤爲明白於此亦所以引下文兩節之意者信矣

物有本末與格物之物同異

經曰物有本末又曰致知在格物二物字本無二義自朱子作章句及或問於物有本末則以明德新民釋之於致知在格物則又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是爲事物之物又非指德與民也然則二物字有異義歟吁事物之物初豈出德與民之外乎明德新民之外學者又果何所事乎朱子章句於格物之下

四書疑節卷五

三

釋曰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是則朱子於格物之物固明以物猶事也言之矣然朱子語錄嘗謂物與事對言則事自事物自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由此推之上文物與事對言者物字本止是指德與民而言事字則是指其所以明德新民者而言特物以本末言之不得不以明德新民析之也下文專以格物言者則是從人事上說來正是求所以明德新民如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云者亦只於明德新民上今日窮極得此一事明日又窮極得那一事豈於明德新民之外而他有所謂事

哉論至此極則朱子釋二物字初不見有異義也

經傳言本末者四同歟異歟

經所謂本末者二皆以先後之序言也本爲先而未爲後傳所謂本末者二皆以輕重之倫言也本爲重而未爲輕何以言之經曰物有本末釋者謂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是蓋先明德而後新民也又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上文明謂脩身爲本是蓋先脩身而後及國家天下也壽之十章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外本內末承上文言之蓋爲治之道以德爲本者在其所當重以財爲末者在其所當輕今也外其

四書疑節卷五

四

本而內其末則失其重輕之倫矣合而言之本末云者或以先後言或以輕重言皆不過重者所當先輕者所當後後先輕重一而已矣大學之道必以知本爲務本既舉而末自隨故傳之四章釋本末者必以此謂知本結之良有以夫

經何以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大學一書先儒嘗以三綱領八條目釋之章旨固繁如矣然明明德一語尤爲此書一大統會明明德者固明在一己之明德新民者所以明在人之明德止至善者又言明在已在人之明德皆當止於至善也

八節目之中脩身以上明在己之明德也齊家以下明在人之明德也故經文首舉八節目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正以見下文八節目皆出於明明德之事特其間不能不微有人己之間耳先儒釋之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斯言蓋盡之矣或疑此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乃爲己之學於天下何與焉吁此本無足疑也前言在明明德者雖曰明在己之明德而在人之明德亦在其中此言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明在人之明德也豈特平天下爲然哉治國齊家無非所

四書疑節卷五

五

以明在人之明德也此乃聖人言外之意自可以類推倘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此雖不以平天下言而平天下之道實出於此故傳文嘗舉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正所以經傳互相備也雖然傳舉平天下者特舉其致治之效經言明明德於天下者直舉其出治之本舉出治之本者其旨深舉致治之效者其旨淺此其爲聖人賢人之言歟不然聖經先賢傳發之久矣

八條目何其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獨異

古之欲明明德以下自流遡源以求其本物格而后

知至以下自源徂流以明其效八條目上下交互莫不兩易其說然明治脩齊正誠皆以欲言獨於致知則直曰致而不曰欲治齊脩正誠致皆以先言獨於格物則直曰在而不曰先此致知在格物一語爲可疑物格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皆不過易轉一字言之獨於知至則不仍用此致字而別易此物格而後知至一語爲可疑以愚觀之邇論八條目則致知格物最是第一關處故其立言頓挫不曰先曰欲以緩其辭乃一言以蔽之曰在參諸傳辭有謂脩身在正其心齊家在脩其身治國在齊其家平天下在治其國正與此同一語意在字較之先字意最緊切又參諸篇首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之云者皆指學者喫緊下工夫處豈徒曰欲曰先者比哉至若上以致言者未然而欲使之然推而極言之之謂下以至言者已然而出於自然造乎其極之謂於此正足見其上言本而下言效也至於平天下一節初言欲明明德於天下末以天下平言之亦與上文不相應蓋八條目之效先莫先於知至大莫於大於天下平故於此兩節特異也突至此極八條目之中先言其本繼言其效獨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兩語迥別

四書疑節卷五

六



此正聖人極力提醒學者處學者不可不勉

傳釋明明德引書曰明德又曰明命何歟

曰德曰命本無足疑所疑者二明字有不同耳何則經所謂明明德二明字本有二義上一明字是用力使然之明下一明字是本體自然之明其義固判如也傳內所謂命即所謂德蓋人得此理於天則謂之德天界此理於人則謂之命命外無德德外無命其理一而已矣所謂克明德克明峻德及下文總結曰皆自明也此三明字皆是釋上一明字獨于明命之明乃是釋下一明字此所謂明命即經所謂明德也

四書疑節卷三

七

突至此極曰德曰命辭雖異而理實同諸明字字雖同而義實異審乎此則經旨自粲如矣

致知格物无傳不知其所謂物與知何耶

大學經傳互相發明獨於致知格物之傳不存竟不知所謂知者何所謂物者又何物那要之傳既不存求之經文斯得之矣此物字即經所謂物有本末之物此知字即經所謂知所先後之知物者即天下國家身心意是已知者不過知此平治脩齊正誠之理而已豈六者之外別有所謂物與知哉先儒皆謂傳有此章而今亡矣或者原無此章亦未可知也

傳釋致知格物至于平天下皆兼舉先後而言

六章乃特舉誠意何邪

上章釋致知在格物出于朱子所補者姑勿論七章以下各舉先後兩節而互言之正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心又爲身之主此其心身家國天下二者皆當相合而不相離也至於誠意一節經文雖皆具言先後之序然意者心之所發其所以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何莫非出於吾心所發之意邪故曾子於此特舉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末又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朱子嘗謂此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斯言爲得之矣雖然六章專釋誠意者無足辨五章兼釋格物致知者有可疑何則誠意既出專釋格物致知亦當析言之也愚恐聽訟无訟數語本在致知傳內先儒特因有所謂知本遂指此以釋本末要之本末正不必傳也合於四章釋所謂格物五章釋所謂致其知者如此則正與第六章專釋誠意者相合通十章而論之前三章分釋三綱領次三章專釋三條目后四章兼釋五條目如此則文義各相類而傳釋爲始備矣

四書疑節卷五

八

誠意章論小人陽善陰惡而亦以誠於中目之

何歟

誠者真實无妄之謂先儒有是言也然以此而論則出於天理之自然當純乎善而无惡也及即人心而觀之為善者有實有虛為惡者亦有實有虛豈可專指誠為有善而无惡耶特專以善言則可釋之以真實無妄兼善惡言則但可釋之真實而未可以無妄言耳朱子大學章句於誠意云者止釋之曰誠實也其亦有見於此矣按傳之六章釋誠意兼善惡而論於人心最為切至初言知好好色如惡惡臭蓋謂好善惡惡之出於誠也其下申言小人陰惡而陽善斷

四書疑節卷五

九

之以誠中形外此誠字蓋指實有是惡於中而不能揜於外原其立言之意蓋欲使學者因彼之實有是惡者不容揜則知人之實有是善者亦然夫如是則孰不思所以慎其獨而誠其意邪聖賢君子啟迪學者之意深矣論者安得謂其陽善陰惡而不當例以誠於中者目之哉竊嘗論之大學之誠意中庸之誠身同此誠也特中庸之謂誠身者專以明善言故其於天理也純大學之謂誠意者兼以善惡言故其於人心也切後之學者要當先以大學之誠意而省察之然後於中庸之誠身而操守之則誠於中者無不

善形于外者無不美惟學者其勉之

經傳先字在字同異經言明明德於天下傳言平天下何歟

大學八條目具見諸經初則遯言其本次則順言其效各以先後言之明矣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者今亡矣六章專釋誠意與別章例不同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十章釋治國平天下章首皆以在字易先字九章釋齊家治國章首雖仍以先言而章末凡兩以在字易之曰在日先其義有以異乎吁無以異也以次第言則曰先以工夫言則曰在經文

四書疑節卷五

十

通舉八者而總言別逐節以先字言之辭順而序明傳文各舉二者而專言則每事以在字言之辭謹而意的學者合經傳而觀之既知所以循亥第又知所以下工夫聖賢淑人之功大矣至若經文謂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傳乃易之以平天下在治其國似有不同然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正欲天下之人無有不明其明德此即所以平天下也以明明德言者其事顯以平言者其辭約恭而求之可也况傳之曰在日平者豈傳文創為之說哉經文契三綱領於篇首三在字之義為至嚴歷舉八條目而遯言其

本致知在格物蓋亦以在字易先字矣歷舉八條目而順言其效往往皆易置一字而言之惟明明德于天下則易之曰天下平然則傳文此二字之變易皆已見之經文矣援經證傳夫何疑

傳之七章八章皆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

大學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言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而不言所以正之道八章釋脩身齊家言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辟焉而不言所以脩之之術或者遂疑其枚舉病證而不及其方學者當何從而用力歟吁蓋亦考之經

四書疑節卷五

十一

文斯得之矣經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誠意卽所以爲正心之方也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卽所以爲脩身之方也然則誠意所以爲正心之方也將何如上章釋誠意揭必慎其獨二語以爲訓乃其要也正心所以爲脩身之方者將何如上章釋正心揭心不在焉一語以爲戒乃其要至如四者之不正五者之或辟正如用藥治病而特言其所忌耳學者誠能用其治病之方而戒其所當忌如是則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脩皆必然之效也誠意章末結之以故君子必誠其意正心脩身章末結之以此謂脩身在

正其心一必字與一在字此正指學者所當用力處先儒嘗論大學傳之七八章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是故心與物接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不可泥於有身與物接則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五者不可陷於辟有者何或事未至而先有所期待或事方來而專有所偏重或事已過而尚有所留滯此所以泥於有也辟者何偏於好而不知其惡偏於惡而不知其美以曲爲直以直爲曲此皆所以陷於辟也論脩身在正心則以四者之有爲戒論齊家在脩身則以五者之辟爲戒但各

四書疑節卷五

十二

從其病處用力攻之是卽所以爲治病之方矣泥於有之失其失在念慮陷於辟之失其失在事爲先儒嘗謂忿懣之類在心上理會親愛之類在事上理會學者能於心上省察而不泥於四者之有則心無不正於事上警省而不陷於五者之辟則身無不脩脩身正心之方不出於此究其要亦惟曰誠之爲貴

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何以皆言正心之事

按此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既主於心而皆以辟言之誠若專爲正心發也豈知上章釋正心已謂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矣上章論四

者之有皆止稱一。所字是蓋指其心與物接時方萌於中者言之也。此章五者之辟皆一一稱以之。其所是蓋指其身於物接時已交於外者言之也。且此五者之辟殆皆出於好惡之偏。正脩身齊家之大節目。處昔嘗有問朱子曰：大學脩身齊家章而不言脩身何也？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是以好爲惡，以曲爲直，可謂之脩身乎？此數語正論上五者之辟。學者要當于此用力，以爲脩身之先務，可也。復何疑哉。

傳之九章首言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

四書疑節卷五

十三

慈而不及孝弟何歟

大學傳之九章曰：孝曰弟曰慈，乃齊家之事。曰：事君曰事長，曰使眾，乃成教於國之事。正以見齊家者此理治國者亦此理也。於是援康誥如保赤子之說，以明立教之本。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乃所以使眾也。然上文兼舉孝弟慈三者，而其下止引書釋慈而不及孝弟何邪？蓋人之事親敬兄者，乃夫人之良知，良能不待申言之可也。然慈幼之心，亦非外鑠而有待於強爲者。故舉未有學養子而后嫁一語，以警發夫人之良心。舉一隅可以三隅反也。次章論老老長長

唯孤之下亦止引詩以言民之父母，似亦此意。論者試參考之。

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而章內所言似有及於脩身平天下之事何邪？

以行之爲問。故夫子止從用上說，恕而不及忠。與此大學專論治人之道，止言恕而不言忠者，一耳。論者復何疑哉。

既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又曰生財有大道，何

歟

古今論財之善，未有如大學之書。初以德與財相配

四書疑節卷五

十四

而言次以財與道相貫而言先後緩急之論，發明殆無餘蘊。○德財本末之論，正言當先德而後財，初非以財爲末而可廢。竊詳此章大旨，首言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只此數語可見其先有德而後有財也。其後所謂生財有大道，道卽德也。此言有大道，正前所謂有德是也。此言生財，正前所謂有財是也。先言有德而後言有財者，自本而徂末也。先言生財而後言有道者，由末而遡本也。反覆玩繹旨意，正互相發。初舉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對而論之，甚言財之有係於民者若

此乃謂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正以結上文外本內  
末之所以失也次舉以財發身以身發財對而論之  
甚言財之有係於身者若此乃謂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又以結上文生財有道之所以得也合而論之初  
則以財配德而言次則以財貫道而論其實同一揆  
耳不寧惟是及其末也叠以義利互論利卽所謂財  
也義卽所謂道與德也章末兩謂國不以利爲利以  
義爲利卽此可以觀大學之所以有德而后有財生  
財之有大道矣不然大易聚人曰財之論何以申之  
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四書疑節卷六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中庸

天命謂性之下曰率性曰盡性曰尊德性不同

何歟

率者循理之謂人生而後各循其性之自然此通上下而言也盡者極其至之謂巨細無一之不盡此指聖人之事言之也尊者恭敬奉持之謂所以存養其心此指賢人之事言之也尊德性直指君子言之盡性則曰惟天下至誠為能之即此可見其有聖賢之

四書疑節卷六

十一 豫章叢書

間矣學者苟能循其性而行之加以尊德性之功以造於盡性之極則不惟己性之能盡而人物之性無不盡矣他日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曰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己矣故者以利為本蓋故者本然之善利者順也順其本然是即率性之謂亦通上下而言也盡心知性以知天是即盡性之謂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是即尊德性之謂賢人之事也中庸性學淺深之論證諸孟子而益見

前後二性教同異

首章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以三

句作一貫說來推原性教之所從出蓋指性教二者

之名義云爾二十一章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

教以兩句相對說推原性教之所由分蓋指性教二

者之功用云爾故首章曰之謂性之謂教後章曰謂

之性謂之教學者但即之謂謂之兩字觀之大旨蓋

可見矣要之凡言性者出於天理之自然凡言教者

出於人事之使然此曰性曰教之所同也合此兩章

而論之天命之謂性者天下之所同以誠明謂之性

言之則聖人之所獨脩道之謂教者聖人之事以明

誠謂之教言之則為賢者之事論至此極則二章之

四書疑節卷六

二

言性教彼此不免互有淺深高下之殊然皆先性而後教於此又見性者教之本而教自性中出也後之學者欲明二者之名義而求二者之功用將何如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篇首三語以性道教兼言之誠明明誠乃止言

性教而不言道何邪

中庸何為而作耶子思憂道學失其傳而作也篇首揭性道教三語以示其綱領下文不復申言性教之何如直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其於道之不明不行尤拳拳焉味其辭旨蓋謂性者道之



所從出教者道之所自行無非所以明斯道也及觀  
誠明謂性明誠謂教之論乃止言性教而不及道何  
歟吁中庸明道之書願安有舍道而不言者哉此章  
之於道非不言也不言乃所以深言之也何也先儒  
釋此章者謂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按章首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次舉天下之達道  
五以至於獲乎上信乎朋友順親誠身皆曰有道然  
後結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子思承上文  
而復舉誠明明誠二語雖不同明以道言而道在其  
中矣故集註明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四書疑節卷六

三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能實其善者  
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自此以下皆子思  
反覆推明上章之意每章章旨不以天道言則以人  
道言以誠言居其半蓋誠之一字爲中庸一篇之樞  
紐書中舉天道人道之下中以誠明明誠之語篇首  
性道教之妙用至是發之無餘蘊矣

中和中庸二中字同否

中一字有二義有性理本然之中有事理當然之中  
理一而已方其未發渾然一中不偏不倚所謂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天下之大本是也及其既發

隨時取中無過不及所謂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  
是也要之中和之所謂中者性理本然之中中庸之  
所謂中者事理當然之中性理本然之中是體事理  
當然之中是用合體用而觀之二中字豈二理哉當  
時子思子作中庸終篇極言中庸之道而章首必先  
舉中和二字言之正所以明其體立而後用行也中  
和大本之中蓋自天命謂性一語中發來中庸時中  
之中蓋自率性脩道二語中提出中庸時中之中實  
自中和大本之中爲之體中和大本之中發而爲中  
庸時中之中是乃由體而達用其理一而已矣體用

四書疑節卷六

四

一源顯微無間一言以蔽之曰中可也  
中庸二字何以析言而偏舉之

中庸云者正指此中之道常久而不易初非中之外  
他有所謂庸也子思子因之以名書要不過闡明此  
中之道而已故中庸之中大旨只在時中也若推其  
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而爲時中之中未發  
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體用均此中耳時中之中  
惟其無時而不中此中庸之所以爲中庸也或者徒  
見中庸二字可相合而不可相離遂謂中和時中言  
中而不及庸庸德庸言庸而不及中何與豈知程

子以不偏釋中不易釋庸其下復以正道定理對言誠若中自中而庸自庸二者似不可以偏舉然先儒嘗論程子正道定理之說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中字只是一箇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亘今不可變易底故更着箇庸字此數語可謂明且盡矣朱子語錄有謂有中而後有庸者有謂中必有庸庸必有中者又有謂未有中而不庸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是蓋一貫之論而猶未明也侯氏謂中可常也可常則久矣輔氏謂惟中故平常中卽平常也此二說者蓋互中庸二字正言之矣徐氏謂中而後常不中則不

四書疑節卷六

五

能常范氏謂中庸者無過不及而可常矣過與不及則不可常此二說者蓋又兼不中則不庸反言之矣以至朱子集註乃謂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然則曰中曰庸雖二義而實一理中卽庸也庸卽中也言庸則中寓其內言中則庸在其間偏舉而言之何傷哉况時中一語正以發明君子之中庸曾謂其言中而不及庸乎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中庸中和本一理和也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非庸乎至於庸德庸言雖不及中下文有謂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

不敢盡此正所以俯就企及以求合乎無過不及之地非中乎要之中之外無庸庸之外無中唯中故庸中庸本一理也

擇中庸依中庸同歟異歟

中庸一書大抵以知行言也與知與能行對稱三知及三行並論道之不行以行行道之不明以知言大抵不出於知行二者而已所謂擇乎中庸者是就知上說依乎中庸者是就行上說以地位言則依者造道已深而擇者未及於造道以工夫言則擇者用力尤難而依者不待於用力是故擇中庸者誠之者之

四書疑節卷六

六

道賢人事也依中庸者誠者之道聖人事也誠之者擇善固執固所以爲中庸之擇誠者從容中道卽所以爲中庸之依夫子於擇乎中庸則申之以回之爲人依乎中庸則申之以唯聖者能之卽此可見其爲聖爲賢之別矣然聖賢豈二道哉始於擇而終於依同此一中庸之道也

位育化育同異

前言位育者天地與萬物而爲二後言化育者天地合萬物而爲一何則前言位育者以天地對萬物言之蓋天地位而後萬物育也後言化育者止言天地

而不及萬物蓋萬物圍於化育之中矣要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之心正則天地得其位天地之氣順則萬物遂其育皆自天理體用中來也首章以致中和並言之中者大本和者達道原以體用相對而言故下文亦以天地位萬物育對言之也兩章章首皆以至誠言之二十九章是從裏面說出來盡其性是說體盡人物之性是說用三十一章是從下面說上去經綸大經是說用大本是說體兩章皆以體用相貫說故論天理之效驗亦以天地之化育包言之

四書疑節卷六

七

也論至此極則天地之位係乎吾道之體萬物之育係乎吾道之用道之體立則天地位道之用行則萬物育體用兼盡則天地化育之功全矣

贊化育知化育優劣

二章章首皆以唯天下至誠舉其端一言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則終以贊化育其一言經大經立大本而終以知化育蓋盡性非出於經大經立大本之外而經大經立大本乃所以盡性其理一而已矣贊化育以事言知化育以心言蓋本無所輕重然於贊化育之下曰與天地參是則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聖

人配天地而爲二知化育之下曰其淵其天是則天地其聖人聖人其天地天地合聖人而爲一故朱子章句於三十二章至誠之下謂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卽此而論則曰知之功深而曰贊之功淺昭然而甚明也

二大本曰異

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初豈有二本哉要之前後所謂大本者一也大本者何此理之全體是也首章專言大本者指此理自然之本體也未章多一立字乃指此理本體之所以然也其理則一而已矣前言大本

四書疑節卷六

八

者主乎中中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後言大本者主於誠誠卽至誠無息之誠正所謂誠者天之道也無過不及之謂中真實無妄之謂誠惟誠故中惟中故誠此二字乃中庸一書首末之綱要夫豈有二理耶前言大本者指自然之全體由體而達用則下文所謂達道是也後言大本者指全體之所以然體立而用行則上文所謂大經是也論至於是則前後所謂大本者一也特其所以言者有不一以下文多一立字故爾雖然前後立言一則曰天下之大本二則曰天下之大本及論達道大

經亦曰天下之達道天下之大經天下云者謂人有生均有此理自天子至於庶人天下之所同也

二達道同異

和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常情言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蓋自人之大倫言之也夫自人之常情觀之孰無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者乎此其爲天下之達道也又自人之大倫觀之孰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者乎此其爲天下之達道也前所謂達道以大本對言之大本主於內達道主於外後所謂達道者以達德對言之達德主於內達道主於外道

四書疑節卷六

九

之云者皆指行諸外而言日用常行之爲道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是也其所謂達者正言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貴賤一也和者之達道在禮運卽所謂七情五者之達道在禮運卽所謂十義治七情脩十義又不可無聖人之教不然中庸何以曰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首章曰大本達道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

曰達道何耶

首章所謂大本達道者中也和也三十二章曰大經大本而不曰達道者大經卽達道也何也先儒嘗以

經綸爲致和本立爲致中如是則立大本者卽中之所謂大本經綸大經者卽和之所謂達道矣且中庸又曰天下之達道五先儒又謂大經者五品之人倫是卽所謂五者之達道矣要之二大本皆言道之體也前達道指言道之用後大經亦指言道之用也特前所謂大本達道者先體後用而順言之後所謂大經大本者先用後體而逆言之前以中和而分言是蓋析體用而辨天理之名義後以至誠而統言是蓋貫體用而論天理之功用本皆異辭而同旨者也

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乃止謂君子之道四何歟

四書疑節卷六

十

達道云者通上下而言無古今無貴賤無知愚賢不肖本夫人之所同故歷舉五者而謂之天下之達道也至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其大旨蓋謂事父事君事兄與朋友先施之道吾所以求諸他人者反諸己皆有未能此乃聖人以責人之道責己而爲是自反之辭爾其於夫婦之道正無所施以自反焉故於此獨不及也要之天下之達道五乃泛求諸人之論故五倫並舉而無遺君子之道四乃自反諸己之論故五倫有一之或略道之爲道則一而已矣况上章論君子之道則首明其造端乎夫婦下章論君子

之道則又引妻子妻孥之詩是則夫子論君子之道者夫婦未始不列其間特於此自反之辭不之及耳易吾夫子之所係詩吾夫子之所刪禮吾夫子之所定易重咸恒詩始二南禮重大昏至此益足證夫婦之道爲最重

至誠至聖同異

周子嘗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聖誠而已矣知乎此則聖卽誠也誠卽聖也中庸言至聖者一而言至誠者三惟三十二章舉天下至聖而言大經大本者與三十一章舉天下至聖而言聰明睿知者二章相承

四書疑節卷六

十二

先儒嘗謂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析之明矣今觀上章論至聖也章末結之以故曰配天蓋誠者天之道至聖之配天亦惟其誠而已於此見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也下章論至誠也章末明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於此見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合而證諸周子之說聖誠而已矣此至聖之德無不主於誠誠者聖人之本此至誠之道所以誠乎聖聖以德言誠以道言其理一而已矣雖然至聖以如天如淵言至誠以其天其淵言似不能無淺深之間及究其極至聖之德言其用至誠之道

言其體以用言則人與天合故以配天言之以體言則人與天一故直以天德名之溥博卽浩浩也淵泉卽淵淵也二者未可以差殊觀

至誠兩章同異

中庸論天下至誠者有二一則以盡性言之一則以經大經立大本言之夫所謂性卽所謂大經大本也所謂盡卽所以曰經曰立特前章三言盡信者是從裏面說將出自微而至顯後章言大經大本者是從下面說上去由博而反約故此二章于天地之化育一以贊言而曰可與天地參一以知言而曰夫焉有

四書疑節卷六

十二

所倚蓋亦各指上文言之耳何則贊以事言尙有形迹之可擬故曰可與天地參此指至誠之用言也知以心言初無方體之可名故曰夫焉有所倚此指至誠之體言也合而論之贊非不足知非有餘可以參者非劣焉有倚者非優體立而用行其理一而已矣

如淵如天其淵其天同異

上章舉天下至聖言其溥博淵泉則曰如天如淵下章舉天下至誠言其淵淵浩浩則曰其淵其天且于如天淵之下章末復以故曰配天言之則可見其人與天合其天淵之章末直以達天德者言之則可見

其人與天一然則天淵不特如之而已至誠之與至聖其亦有所優劣乎吁至聖以德言至誠以道言初豈有二理哉蓋溥博淵泉卽淵淵浩浩者之用淵淵浩浩卽溥博淵泉者之體以體言則曰其以用言則曰如初不可以是而爲優劣之辨也

高明配天峻極於天溥博如天浩浩其天章字旨同異

高明配天峻極于天者皆是指天之高以比道之高蓋以道之體言也溥博如天浩浩其天者皆是指天之大小以比道之大蓋以道之用言也道之體若是其

四書疑節卷六

十三

高道之用若是其大非天不足以名狀形容之也合而論則於體用之中又各有淺深焉配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不過配之耳極於天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配之而已也如天云者天自天而聖人自聖人聖人不過如之耳其天云者天其聖人矣聖人其天矣非特如之而已也以道之體而論自高明配天以至於峻極於天則其高者益以高以道之用而論自溥博如天以至於浩浩其天則其大者益以大論道之妙復何以加於此哉雖然此猶未也曰高明曰峻極曰溥博曰浩浩是皆有方體之可

求篇末引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正可見天之所以爲天也道之所以爲道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上章曰聰明睿知下章又曰聰明聖智何邪前章曰聰明睿知後章曰聰明聖智按洪範曰睿作聖睿聖本同一致也徐而攷之睿者思通之謂也聖者無思而無不通也無不通生於通微是則聖者睿之極功也先儒于上章釋聰明睿知爲生知之質其下四者之爲仁義禮智之德斯言固得之矣然合下章而論則睿知猶有涉於作聖之功不若聖知之得

四書疑節卷六

十四

於自然也是以中庸本文上章謂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下章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之然則睿知以能言者指聖人之能事聖知以固言者指天德之所固有只此二字求之其淺深自可知也

道之不行不明謂愚不肖之不及費隱章又謂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

中庸以知行言道者多矣三知三行自是三種人物書中有以不行對不明者明卽所以知之也有以不知對不能言者能卽所以行之也識乎此斯可與語



道矣第四章以不行不明言者推明斯道之弊以警夫人第十二章以與知能行言者推原斯道之本以誘夫人無非所以爲斯道計耳○前言愚不肖之不及知行者指言其質之偏所以警夫人之採化其質以救斯道之弊後言愚不肖之與知能行者指言其理之同所以誘夫人之擴充其理以反斯道之本均之使人求合於中庸之道而已合而觀之因不行不明之論正當矯其質之偏而救夫弊因與知能行之論正當會其理之同而反乎本審如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何有愚不肖之間哉生知安行固不可

四書疑節卷六

十五

及自困知勉行以造夫學知利行之域不難矣

前言不行不明者舉斯道之全體言也後言與知能行者舉道中之一事言也自斯道之全體而論則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愚不肖知行之甚難也自道中之一事而論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此愚不肖知行之甚易也世之學者正當因夫一事之易知易行以求夫全體之難知難行擇善固執百倍其功是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可以盡夫中庸之道矣雖然豈特愚不肖爲然哉知者知之過賢者

行之過蓋與愚不肖知行之不及者均不免於不行不明之弊至於夫婦愚不肖之可以知行者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要之賢知之不行不明聖人之不知不能皆舉斯道之全體言耳斯道之全體大用非特愚不肖視之以爲難雖賢知聖人亦不可以易心視也善知道者勉之

哀公問政章曰親親尊賢先後同異

前一節從天理發用上說來後一節從治道設施上說出口親親曰尊賢其辭則同其事則異○前所謂親親者主事親而言尊賢者主知人而言故下文明

四書疑節卷六

十六

謂親師友親親者主于睦宗室故下文明謂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親親屬諸仁以尊賢屬諸義是蓋從天理發用上說來者明矣後所謂尊賢者主于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以尊賢繼脩身之下以親親列敬大臣之先是蓋從治道說出來者審矣先儒嘗論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然則前一節先親親而後尊賢者固宜先儒又論脩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而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於家

故親親次之然則後一節先尊賢而後親親者亦宜  
○前後兩節所謂親親尊賢者雖不同其大要皆主  
於修身不然大學何以曰自天子至於庶人豈是皆  
以脩身爲本

思脩身知所以脩身兩節皆以脩身爲本其所  
以思之知之者將何如

中庸第二十章首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脩身一語固爲此章之綱領然下文有謂  
思脩身又有謂知所以脩身兩節不知其所以思之  
知之者將何如吁前一節所謂思者卽大學所謂致

四書疑節卷六

十七

其知也後一節所謂知者卽大學所謂知之至也何  
也前一節是論脩身之本後一節是論脩身之效故  
曰思脩身不可以不專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  
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蓋天乃理之所從出能知天則  
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所思極之於天此乃邈  
而言之以求其本也又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  
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蓋人者對  
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所知必至於治天下  
國家此乃順而言之以推其效也然則邈求其本者  
所以致其知順推其效者所以知之至斯言爲盡之

矣不宣惟是下文舉此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最  
舉其首益足證脩身爲此章之綱領矣其曰脩身則  
道立首言脩身之效者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之  
事皆在其中矣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  
也此言脩身之本者知天知人事親之理皆具其中  
矣末又歸之於誠身誠身云者合內外貫始終本效  
盡在於是學者不可不察

九經第三節言九經之事自脩身之外言勸者  
六不言勸者二且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  
變文言百姓何歟

四書疑節卷六

十八

中庸九經先列其目次舉其效所言無不同也至第  
三節歷言九經之事自脩身之外言勸者六不言勸  
者二其故何邪徐而考之尊賢卽所以脩身也親親  
卽所以齊家也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  
之由朝廷以及於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  
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自尊賢而脩身親  
親而齊家及夫朝廷之大臣羣臣國中之庶民百工  
皆於我爲近者也天下之遠人諸侯則其勢分爲甚  
遠焉近者乃可勸厲以相勉遠者必待觀感而向化  
理勢所不可得而強同也向使待遠近無所別皆壹

是以勸之則柔者或流於巽懦懷者或流於姑息豈足以動遠人之感慕哉當時立言其於家國朝廷之近者曰尊曰親曰敬曰禮曰子曰來皆易之以曰勸以示親密之意至於天下四方之遠者乃曰柔曰懷而無異辭不過待之以寬洪而已古之聖人篤近而舉遠於此蓋可見已乃若於羣臣變文言士於庶民變文言百姓似有不同然今日朝廷之羣臣卽往日稱遂之士今日之待羣臣如此則爲士者皆可以知所勸矣泛言之則曰庶民在畿甸則曰百姓堯典以百姓對萬邦孟子以百姓對四海是則自百姓而視

四書疑節卷六

十九

庶民爲頗近近而百姓有所勸則遠而庶民可知矣况曰士曰百姓者初不待此而後見上文言九經之效己言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矣至此乃變羣臣而曰士庶民而曰百姓無以異也且此九者之中於百姓獨曰勸又不待勸百姓而後以勸言也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於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者可不勉哉

三德九經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何歟

中庸一書以誠字爲一篇之樞紐聖賢君子之道孰有外於此誠者哉是以初言三德曰所以行之者一

也及言九經又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是也夫以三德者德之蘊於內者也九經者事之見於外者也三德乃九經之根本九經乃三德之枝葉三德九經實相爲之表裏初豈三德自三德九經自九經哉惟其三德九經同此理也故二者皆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章句皆以誠字釋之程子論三德之誠則曰所以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此三德之實也朱子論九經之誠則曰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合而論皆不過一真實無妄之謂耳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

四書疑節卷六

二十

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德蘊於內事見於外皆主於誠而已矣雖然有諸內者形諸外必也三德之蘊於內主於誠而後九經之見於外無非誠使內之三德有未誠則何望其外之九經一於誠哉是以聖人立言之序先三德而後九經良有以夫知道者不可不察

中庸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于篇首卽舉大舜顏淵子路之事以明之至第二十章反覆言之而無餘蘊曰三德所以行者一也又曰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論者遂謂三德與九經異矣而皆曰所以

行之者一何歟徐而攷之前一個行之者一其指三德言者明已後一個所以行之者一雖明指九經而言然究其本旨則亦正指三德而言九經乃三德之見於行事者耳何以言之上文三德之下懸舉三知三行以言之矣於此初無問辭乃特舉子曰二字舉三近之目遂謂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由是申之以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歷歷言之然後重結以行之者一之辭按上文所謂知斯三者指三近而言其下九經之事皆自此三近而推行

四書疑節卷六

二十一

之耳是則九經之行之者一是卽三德之行之者一者非他誠而已矣雖然前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行事之五者而言也後所謂行之者一指此三德見於經之九者而言也行道之五者足于己也爲經之九者及於人也足於己者此誠及於人者亦此誠正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四書疑節卷七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一

史記謂孟子與其徒自著書韓子又曰孟子歿

後其徒記之

史記列傳謂孟子退自齊梁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韓子又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耳二說何不同邪要之史記謂此書作於孟子退自齊梁之後則是然謂孟子自與其徒作之則未必然也韓子謂

四書疑節卷七

一 豫章叢書

此書非軻自著則是然謂其徒作於軻既歿之後則無所徵也竊意孟子歷事齊梁以堯舜之道陳於君者既不行乃退以其道淑諸人當時門弟子相師尊之遂取其平日之善言編集而成書初非孟子自與其徒作之也韓子謂非孟子所自著本亦有見於此但直謂作於孟子既歿之後則書中初未嘗及於孟子臨終之事殆亦無所明驗論者但從韓子之論除去軻既歿三字則斯言為得之矣

公都子問性而孟子所答曰情曰才曰心何歟此章大旨只欲發明人性本善而已所謂乃若其情

則可以為善朱子嘗謂是說那情之正底從性中流

出來者元無不好也所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朱

子嘗謂正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不善處一性

之中萬善完備能發將出來便是才也所謂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係諸心者此本是情下文申之以仁義

禮知此又見得是出於性朱子嘗謂心包性情者也

自其動者言之雖謂之情可也合是三者而論此情

字是指才從性中流出來者此才字是指能從性上

發將出來者此心字是指心統性情而言者如此則

孟子所答雖不及性而其所言無非發明性之廣以

四書疑節卷七

二

善也

情者指性之感動處言也才者指性之發用處言也

心者指性之統會處言也三變其說無非所以發明

此性之本善而已

答公都子問性而以情與才言之性情才三者

有異無異

先儒嘗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情則性之動而有為

才則性之具而能為即此觀之曰性曰情曰才其名

雖殊其理則一竊原孟子立言之旨正欲發明人性

之本善乃舉情與才之發於外者言之庶乎人易知

而易曉也且如仁義禮智性也正所謂性之本體理而已矣者是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情也正所謂情則性之動而有爲者是也其能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才也正所謂才則性之具而能爲者是也○下文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明其爲仁義禮智之性必皆以心言之可見其心爲性情之統也既而又論不思不求不能盡其才則知此才之發用亦係于吾心之思耳朱子嘗謂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千頭萬緒皆從心來斯言豈不信然

四書疑節卷七

三

孟子專以善論情情不過言性之感動而已至周子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然後情與性有殊孟子專以善論才才不過指性之發用而已至程子謂才稟於氣氣有清濁而後才與性有異周程發明性學較孟子雖益精密然援以論孟子之所言則不可以強合孟子自孟子之書周程自周程之書意各有在也

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有性焉君子不

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本皆指命分之命而言特其所言之事則有異故二章正所以互相發而不見其兩相背也何

也士君子立身行己之間有屬性分之事有屬命分之事屬性分者求其在我也屬命分者求其在外也求在外者如富貴貧賤壽夭之屬求在我者如孝弟忠信仁義之類是以求在我之事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求在外之事則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此所謂法即彼所謂性性者天理之從出法者天理之當然其理一而已矣君子人與必須全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在我所當爲之事此孟子所謂性也所謂法也至若不謂命也者正言性分內事不可徒諉之命分也以俟命者又言性分外事不得不付之命

四書疑節卷七

四

分也合而言之無非勉君子以務內不務外之學耳既曰莫非命也又曰君子不謂命也何歟

此二命字皆指分定而言前章以爲莫非命者蓋言不得不安於分定也後章以爲不謂命者蓋言不可徒諉於分定也不可徒諉於分定者要在盡其在我不得不安於分定者要之聽之在天此兩章之旨有不同也何也莫非命也一語上下章皆以夭壽生死得失而言此所謂命蓋從受氣稟賦厚薄不齊上論而有貧富貴賤壽夭分限之殊不謂命也一語上文正指仁義禮知天道而言此所謂命蓋從稟氣清濁不



齊上論而有知愚賢不肖分量之間二者本皆以稟受言之然稟氣清濁之不齊者愚可使之明柔可使之強學力所可以變化故君子不得不盡其在我受氣厚薄之不齊者豐不得而損齋不得而加人力不可以轉移故君子不得不聽之在天聽之在天者亦惟曰行法以俟命而已盡其在我者不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不止也橫渠有曰養則聽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斯言蓋盡之矣

莫非命也人所不可強求者也偶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得以容吾力不謂命者人所不可自棄

四書疑節卷七

五

者也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得不竭吾力君子之善知命者不可不竭吾力以至於不得以容吾力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先儒嘗謂人事盡處便是命要當盡其在我方可言命此所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使一切委之於命而人事不脩可乎君子行法以俟命脩身以俟命切勿徒借莫非命也以自諉

養氣之論氣與義輕重先後何如

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蓋謂道義無氣以配之則其體有所不充而餒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蓋謂氣

不集義則亦不免於餒然則氣與義二者得毋輕重先後之殊乎吁人有此生義與氣皆固有之物本何輕重先後之有然自存養之工夫而論氣固非可輕而終當以義爲重氣固非可後而終當以義爲先集義乃所以養氣也曾子之養勇主於縮孟子之養浩主於直皆此義也而使徒氣而已矣則不過爲孟施舍北宮黝之勇而已矣况此章大旨正爲告子未嘗知義而發然則義與氣二者之間以義爲重且先者審矣

配義與道集義所生二語同異

四書疑節卷七

六

既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則道義由養氣而後行之勇決又曰是集義所生則又養氣由集義而後浩然充塞抑何二說之不同與吁氣依形而立理乘氣而行氣與理蓋相爲之盛衰初言配義與道者極論養氣之效次言集義所生者推原養氣之由集註釋之自自明白他若旦氣夜氣云者亦豈徒言氣哉正言仁義之良心有存與放耳甚矣哉氣與理之不相離也

君子養氣之學徒氣不足以爲勇徒義不足以自行要必義爲之主而氣爲之輔耳其曰配義與道者蓋

言徒義不能以自行其曰集義所生者蓋言徒氣不足以為勇合而論之氣因義生義以氣配義為主而氣為輔固昭然也是故孟子論曰氣夜氣之所存亦必以仁義言之至此益足見氣與義之不相離也孟子嘗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先儒有謂論形質則氣為之體論氣則義理為之體上文配義與道一節蓋曰道義以氣為之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所不充正所謂論形質則氣為之體是也下文集義所生一節蓋曰事皆合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正所謂論氣則義理為之體也要之養氣之學莫先於義

四書疑節卷七

七

理義理之學又莫先於心志是故孟子養氣兩章皆以義理論氣而且以心志論氣良有以也  
志動氣氣動志之下止言氣動其心而於志動氣之說未竟

孟子立言本旨蓋為告子有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遂為不可之辨而申以氣帥體充之說志至氣次之說持志無暴氣之說大意正欲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而後可公孫丑未達此意遂疑孟子既言志至氣次則專指其志可也又何以無暴其氣為哉孟子由是發為志動氣氣動志之論以見持志養氣二者

不可以偏廢也然以志為重者公孫之所已悟氣亦為要者公孫之所未達且志動氣者天理之常夫人之所通知氣動志者人事之變夫人之所不覺故下文於志動氣者可畧而於氣動志者不得以不詳焉詳於氣而畧於志論者初不可以差殊觀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先儒所定句讀不同何者為是

按朱子集註謂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以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

四書疑節卷七

八

之所謂正心者意自不同也由是而論則此一心字上下句讀之所屬雖不同而釋正字為預期者初無二義愚恐近世之說本出於朱子之所見特不欲與趙氏程子相背馳故托言得之於近世而以亦通釋之朱子蓋深有取於此矣嘗以句意推之曰正心曰曰忘曰助長三勿字皆在上叠言之深自有理若以心字屬勿忘之上則勿助長可一貫說去勿正果何屬乎要之勿正句絕不若勿正心為文從而理順也  
曾子孟施舍之勇正自不同而謂孟施舍似曾

子何耶

擬人必於其倫自古有是言也然容有一時借彼形此之論而特言其近似者固未可以爲實然也嘗觀孟施舍之勇一以無懼爲主不待量敵慮勝而後往曾子之勇則自反其縮不縮而爲之進退二子之勇正自不同而孟子乃謂孟施舍似曾子何與吁似之云者特言其近似耳初豈以爲實然哉當時孟子論舍之勇本與北宮黝並稱以舍視黝彼善於此然空言不足爲之辨遂借孔門二弟子以言其似使公孫丑知曾子子夏之優劣則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是蓋借彼形此而爲近似之論初非以爲實然也且孟子既言舍似曾子矣又引曾子大勇之說遂斷以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至是則孟子固自言其不如矣益足證前言其似者非的然之論學者復何疑爲雖然孟子前言其似者抑果何所取耶蓋舍務守己與曾子之反求諸己其氣象頗相似耳故後稱曾子之美者曰守約前稱孟施舍之美者亦曰守約此可見其相似之大畧矣特舍之守約未離乎血氣曾子之守約純出乎義理此舍之卒不曾子若也不然子路嘗有君子尚勇乎之問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爲上

四書疑簡卷七

九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其氣象果何以初論北宮黝孟施舍之所養勇結之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蓋黝以必勝爲主舍以無懼爲主以舍視黝蓋亦彼善於此而慮公孫丑之未易識也乃借孔門二子以言其似且謂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實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卽此可見孟子之意正以舍優於黝也自今觀之舍黝之優劣觀其所養之勇則可知矣至於曾子子夏之爲人其優劣何從知耶先儒嘗論聖門自曾子而下篤實無如子夏於此見曾子子夏本皆以篤實稱而曾子蓋優於子夏遠矣孟子之意正欲使人因曾子子夏之優劣則可知舍黝二子之優劣矣夫以舍專守己其氣象正與曾子反求諸己者頗相若黝務敵人其與子夏之篤信聖人者頗相類此其所謂似也似者得其近似云耳初非以爲實相同也當時孟子亦慮夫丑聞舍似曾子而或以舍之勇爲足矣於是復專舉曾子大勇之論遂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前謂其似而後又言其不如卽此可證其前言非的然之論也

四書疑簡卷七

十

浩然之氣卽且氣夜氣之所存否

人生天地間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以此氣之盛衰蓋與此理相爲之消息特在人之所養何如耳○人之一身止此一氣夫豈有二氣哉浩然之氣自氣之動處觀之旦氣夜氣自氣之靜處驗之是以浩然之氣此氣也旦氣夜氣亦此氣也先儒稱其有功於後學者重在養之一字耳然則養之之方將何如曰義道曰仁義皆是指養之之具論以志言後以心言乃是指養之之主反覆細繹意自可見所謂浩然者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其體段本如是也先儒嘗謂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此言蓋盡之矣所謂夜氣旦氣者

四書疑節卷七

十一

本非養氣者下工夫處但於此靜定時可以體驗是氣之消息爲何如使瞬存息養之得其道則夜氣所存渾然一初自旦而晝自晝而夜將無時而不爾浩然氣象蓋可想見倘或存養之不固則夜氣且不能爲之靜定矣稍縱靜定及與物接又將汨亂且晝所爲枯之反覆則厥初所以浩然而充者蓋將欲然而餒矣非獨聖賢君子有此氣也人皆有之聖賢君子能勿喪耳合而論之學者只就夜氣旦氣上熟加體驗而勉夫且晝存養之功則浩然之氣在其中矣吁其爲氣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要非一

朝一夕之故善養氣者其察之

人生豈有二氣哉夜氣旦氣特患其無所存及雖有存焉者寡而已苟於此時其所存者湛然清明渾乎一初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卽此是已○聖賢君子存養之功深操守之力固向晦冥息自然凝定夜氣氣之歸根也旦氣氣之將春也浩然之氣固在其中彼或夜氣旦氣之稍清及與物接又將汨亂此固不足言其浩然之氣矣甚者旦晝枯亡之反覆雖夜氣亦不足以少存斲喪戕賊索然無遺平旦之氣且不足而况復有所謂浩然之氣哉甚矣人不可不知所養

四書疑節卷七

十二

要之浩然之氣本人之所同有者夜氣旦氣所以示體驗省察之方此特爲學者設耳其有善養在我之浩然者白晝而旦自旦而晝無一息之不然寧復有夜氣旦氣之辨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由是觀之聖賢君子之所養蓋可知已

何歟

四端不言仁義禮智而往往以仁義禮智言之聖賢發明性理之論蓋與推明造化之說同一揆也何也有以對待言者有以流行言者此其立言之序有不同耳嘗謂四端之說自孟子始人之四端配乾

四德兼且求之五行以配四時當先仁次禮次義與智乃爲順序今孟子往往以仁義禮智言之何歎吁蓋亦攷諸聖人之論易卦則可知已天地定位以下一節論先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對待言也帝出乎震以下一節論後天之卦者以八卦之陰陽流行言也今四端之說亦然曰仁禮義智者順而言也曰仁義禮智者對而言也譬諸四方曰仁禮義智者卽東南西北之稱曰仁義禮智者卽東西南北之謂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方之位則一所舉四方之序不同而所指四端之理則一論者復何疑哉雖

四書疑節卷七

十三

然孟子既舉四端矣而又或止以仁義對言之何歎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禮乃仁之著知乃義之藏專言仁義則亦足以包禮智矣譬之魯史以時紀事而特名之曰春秋蓋年有四時惟錯舉以爲之名同一義耳

嘗論仁義禮智之端又論仁義禮知之實曰端

曰實之所以分事親從兄之所以爲實如何仁義禮知之在人其理一而已矣特孟子之所以推明是理者有不一耳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從心上發見處言之如事親從兄云者特從行事最切近

處言之無非發明是理之固有耳端出於心實見於事論者但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爲實則知曰端曰實之所以分矣合而論之端以心言其理較微實以事言其迹較顯端之中有實存實之中有端寓四者之端發而爲四者之實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曰端曰實初非判然爲兩物而不相攝也後之君子當求所以充夫四者之端斯可以踐夫四者之實四者之外又當盡夫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於端曰充於實曰生學者所不可不勉

四書疑節卷七

十四

何歎

曰端曰實本皆指天理之發見處而言耳竊詳當時立言之旨其論四者之端也章首本專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乃舉乍見以證怵惕惻隱之心遂併謂惻隱者仁之端羞惡者義之端辭讓是非者禮知之端此蓋因論仁而併及義禮知之端因其心而推其理皆從泛然接物處言之也其論四者之實也章首特舉事親從兄以明仁義之實下乃併謂知斯二者弗去爲知之實節文斯二者爲禮之實此蓋本因論仁義而併及禮知之實卽其事而驗其迹皆從切於躬

行處言之也合而論之四者之端發而爲四者之實  
四者之實本之於四者之端端以心之理而推實以  
事之迹而驗均之自仁義禮知根於心形諸外則謂  
之端與實也吁是固然已四實之外乃又增以樂之  
實何與蓋人性只有仁義禮知四者而已初無所謂  
樂者然事親從兄之問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則樂  
斯二者而爲樂之實矣孟子別章皆以仁義禮智相  
次而言惟此章先言知而後及禮正以樂本與禮相  
因而生也不然有子何以曰禮之用和爲貴

仁義之實曰事親從兄禮樂之實豈二者之所

四書疑節卷七

十五

能盡歟

孟子嘗論仁義之實而以事親從兄言之蓋仁義莫  
切近於孝弟以實言之宜也至於論禮樂之實亦皆  
以斯二者言之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  
二者果足以盡之乎吁禮樂固非二者之所能盡仁  
義亦豈斯二者之所能盡乎孟子立言之初意蓋以  
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  
從兄以至禮主於節樂主於樂亦莫先於斯二者舉  
天下之仁義禮樂未有不由此而充之此乃良心之  
發最爲真切故皆以實言之猶有子以孝弟爲人之

本本立則道生是也孟子嘗論人之良知良能亦以  
愛親敬長而親親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其論  
堯舜之道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先儒言之明矣  
至若言義則同言仁則異者無他焉仁存諸心而爲  
體者難知義制夫事而爲用者易見故義以路言指  
人之所共由者也其理坦然甚明不待變其說以曉  
夫人可也仁之理微未易窺測初則遠取諸物而以  
宅言之宅非一日之可曠譬之不爲不切矣而人猶  
或未之悟也故又近取諸身而以心言之心可一日  
而放乎人雖至愚不肖之倫於此蓋亦知所警矣要

四書疑節卷七

十六

之路者喻天理之所當行以言天理當然之宜此語  
固可以盡夫義之爲用矣宅者喻夫天理之所從出  
以言天理自然之安至於心則舉天理本然之體以  
實指夫天理之所從出世有求仁之體者不悟於彼  
則必悟於此矣要之孟子之論仁義此兩章雖曰一  
異一同而其以仁義相爲體用則一也雖然此之所  
謂體用蓋合仁與義配言之則然也他若以仁對惻  
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又就其一理之中以已發未發  
相爲體用體立而後用行窮理者不可不察

前後言仁何以不同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生者故人之所以  
爲人有此仁耳仁字從人正此意也孟子嘗曰仁人  
之安宅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  
之道也是何三說之不同耶徐而考之孟子論仁初  
以宅言者凡二次以心言末又以道言前後雖三變  
其說然一則曰人二則曰人信乎人之所以爲人者  
有此仁耳學者盍反求吾之所以爲人者可不求其  
在我之仁哉夫以宅言者人莫不有此宅也一日曠  
而不居不可也使夫人知宅之不可曠則吾仁其可  
曠乎以心言者人莫不有此心也一日放而不求不

四書疑節卷七

十七

可也使夫人知心之不可放則吾仁其可放乎至於  
以道言者人莫不有此道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使夫人知道之不可離則吾仁其可離乎曰宅曰心  
曰道雖不同而皆以人言之蓋無非所以示人一切  
至之理使人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要之三說  
之中仁者人也一語最爲說仁一大本原此語蓋亦  
有所自來夫子嘗答哀公曰脩道以仁又曰仁者人  
也初載諸孔氏之家語子思乃取而述諸中庸之書  
孟子嘗師事子思者也然則仁者人也而且以道言  
者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得之夫子

孟子一書無非發明仁義之理然七篇之中後兩篇  
說天理最精到試以言仁觀之可見已安宅之說借  
此以論天理自然之安不過取諸物而譬言之也人  
心之說直欲使夫人知其知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  
二觀是乃取諸身而指言之視安宅之說爲尤切矣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乃直言人之所以爲人  
之理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乃所以爲道也  
至此則取諸人而名言之視人心之說爲又切矣及  
以其序而考之安宅之說初見於公孫丑而於離婁  
重見之人心之說見於告子人也道也之說見於盡

四書疑節卷七

十八

心於此可見孟子七篇之中後兩篇說天理最精到  
也况夫仁人之安宅也仁人心也此兩說皆以義路  
配言之此仁不免爲偏言之仁大抵仁爲體而義爲  
用也至於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此蓋專言之  
仁所包者廣一言以蔽之曰人而已此其盡心末篇  
論仁一語實爲一書論仁之最切者也

君子之於物愛之而弗仁仁者愛之理歧而二  
之何耶

此章大旨重在於論君子行仁之有等差耳章首自  
物而民以迺言之由輕而之重章末乃自親而民

而物以順言之由近以及遠無非所以論行仁之事也先儒嘗謂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斯言爲得之矣議者安可遽摭此一語而爲之疑要之仁者愛之理也聖經賢傳凡以仁專言者仁固足以包愛以愛專言者愛亦足以見仁其以仁與愛相貫言者仁爲體而愛爲用此章乃以仁與愛次第言之者愛爲淺而仁爲深耳謂其歧而二之不可也況此章豈特曰愛曰仁之有淺深哉於民也仁之而弗親則親又深於仁矣合而言之曰親曰仁曰愛皆此仁也論者但知親親爲仁之本則知仁民愛物皆仁之

四書疑節卷七

十九

推果可謂愛自愛而仁自仁耶徹上徹下卽親親仁民愛物三者一以貫之斯可與言仁矣

兩有三反之論大旨同否

嘗聞諸夫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以自反之道乃君子處己接人之大要也孟子兩有三反之論一則曰仁知敬一則曰仁禮忠兩章大旨蓋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而後爲之自反一也然而離婁上篇所載三者之反不親不治不答自是三節事曰仁曰知曰敬自是三者之德離婁下篇所載三者之反本只因橫逆一事而自反者有此三節目

且曰仁曰禮爲二者之德忠則自仁禮中出此二章之所不同也何則人性之中五常而已敬卽是禮與仁智是爲三德未聞其有所謂忠也上篇以仁知敬三者並言自是舉三事而言三德此蓋無足辨已下篇所舉三反原自分兩節說章首論君子以仁禮存心指愛人敬人以言其施指人恒愛敬之以言其驗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自反其仁與禮仁矣禮矣而橫逆由是也然後以不忠自反焉蓋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所恐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是則初自反其仁禮者其責已猶淺及自反其不忠者其責已益深此仁禮忠之三反當作一脉看來非若仁知敬之三反自析之爲三節目也要之仁知敬之三反其言詳而盡仁禮忠之三反其事明而切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其身君子俱所不可不勉也雖然此二章之所以自反皆因人之有戾於我處天理之交者也苟人之無所戾于我則君子其無所自反乎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乃君子處天理之常者不然何以曰君子誠之爲貴

四書疑節卷七

二十

孟子曰言語必信又曰大人者言不必信何歟此二必字自是二義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必字自

然而然非有心於爲之也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所  
在此必字乃期必之謂不免有心於爲之也然則言  
語必信云者死心之必也言不必信云者有心之必  
也有心之必不可有無心之必不能無皆不過全其  
在我所固有之理盡其在我所當爲之事而已言語  
必信一章歸之君子言不必信一章歸之大人大人  
惟義所在君子行法以俟命法卽義也義卽法也君  
子主於法而行言語自然而必信是蓋無心之必也  
大人主乎義所在言不期信而自信若夫有心之必  
則無矣自其言不期信而自信至於言語自然而必

四書疑節卷七

二十一

信其揆一也昔魯論以毋必稱聖人此必字正指有  
心之必也若曰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之屬此  
必字是指無心之必也吁無心之必不能無有心之  
必不可有知道者不可不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此蓋指言自然之理置而勿論  
可也所可疑者言不必信一語耳按此必字乃期必  
之謂與前所謂言語必信之必義自不同參諸魯論  
有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與孟子此章  
互相發自孟子申以惟義所在一語而魯論之語益  
明蓋大人之言非不欲其信也特不可期必之惟台

於義斯可矣且如父爲子隱似不信矣然不失爲吾  
黨之直者

四書疑節卷七

二十二

四書疑節卷七

四書疑節卷八

孟子二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嘗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及於性善孝弟之論乃皆專舉堯舜何耶

嘗考公孫丑有伯夷伊尹何如之問正以二人出處之有異孟子遂舉孔子仕止久速之適其可而謂子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章大旨蓋專言一己之志惟求其出處之與同也故孟子於孔子仕止久速之可凡兩言之聖之時也一語尤足以盡其

四書疑節卷八

豫章叢書

要以至他日不怨不尤之論正與孔子合是則願學孔子之論豈欺我哉再考孟子答滕文公之問告之以性善言必稱堯舜以實其說及於曹交有人皆可為堯舜之問則答之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凡此兩章蓋皆泛言眾心之理必原其賦受之與共也故於儲子之問答亦曰堯舜與人同耳以至平日議論之間不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則曰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若此類者蓋皆往往原厥初天賦於人之理聖人得我心之所同遂直以堯舜之所為而勉諸人也雖然此特論前三章之章旨云爾若以聖人之道言

之則孔子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孔子之道仲尼祖述堯舜之道豈有二哉謂予不信請質諸孟子篇末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論斯得之矣天降大任一章何以舜並言之

擬人必於其倫禮經有是言也孟子論天降大任一章直以舜與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並言之豈其倫哉夫說命三篇已非管子諸人所敢望舜性之也猶有待於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言之愈有所不通也吁孟子立言之本意初非尚論古人以相擬蓋感其道之不行而覲他日之或遇故托古人

四書疑節卷八

十一

之事以自釋上而聖君賢相下而伯者之佐未有不先難而後獲者士君子稍有自負于斯世未可遽以艱難險阻而自沮也倘以此意求之則前者之疑皆可釋然于胷中矣且舜之所以性之者以理言也此所謂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者以事言也安可謂此理之在我無復值在外之事耶動心忍性云者竦動其心堅忍其性先儒嘗論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然則動心忍性之性與性之之性正自不同初不必合是而為之疑也竊考孟子此章大旨正與德慧術知恒存疚疾二語相似彼則未舉孤臣孽子以為

之證此乃首論古人之出處而後發爲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說要皆孟子有所激而言之學者不可不察

湯武身之反之同歟異歟

前所謂性之身之者申之以五伯之假蓋主事功言也後所謂性者反之者申之以盛德之至蓋主義理言也二章大旨非惟身之反之之不同亦且性之性者之有異何則前論事功者性之以功用言安於自然而行之身之則有待於勉強而非出於自然後論義理者性者以本體言得其本然而全之反之則有

四書疑節卷八

三

待於反覆而後反乎本然論者知性之性者之有異則可與論身之反之之不同矣合而論之性之安焉者也卽所謂由仁義行也身之執焉者也卽所謂行仁義也性者性焉者也卽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反之者復焉者也卽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然則身之以功用言反之以本體言其立論不無事功義理之殊耳夫豈有二道哉究論其極則是道也非惟身之反之之不殊雖與堯舜性之性者其道一而已矣

文王圍方七十里而孟子又謂文王由方百里

起何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圍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然則孟子據傳而言文王之圍信有方七十里之廣矣及孟子之答公孫丑又曰文王由方百里起此二說皆出於孟子之書此以方言彼亦以方言是則文王之圍方百里乃取方七十里以爲圍其餘者方三十里不知何以容城郭宮室宗廟社稷官府民居之屬邪夷而考之文王初年纘王季治政不過一侯國耳及其享國五十年之間民心日附疆土日廣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末年迥非初年比矣要之孟子所謂方百里者指文王初年時事耳所謂圍

四書疑節卷八

四

方七十里乃文王中年末年時事彼一時此一時也况孟子明謂由方百里起起之云者是原其初年言之明矣圍方七十里云者朱子固嘗謂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愚按詩云王在靈囿正當靈臺民附之後此其爲文王中年末年時事者益可徵已矣至此極則孟子前後二說所言各得其實初何矛盾之有雖然此亦不足深論文王之圍方七十里者不必論其爲圍之小大而當求其與民同樂之盛文王之國方百里起者不必論其爲王之難易而當求其以德行仁之實論至於此而後可以得孟子難疑答

問之本心

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見而知者何以言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

甚矣尚論古人之爲難也尚論古人意各有在焉得人人而及之且當時措辭立論如舉其槩耳議者或曰孟子自言欲承三聖而篇末見知聞知之論在文王時乃及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周公何歟愚嘗卽孟子而觀之其上舉堯舜禹湯文孔子則由某至於某曰由曰至皆專指之辭也其下歷舉禹皋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則皆以若言之云者泛指

四書疑節卷八

五

之辭初不僅此二人而止也或曰若泛指之辭言之可也然當時試舉其槩在文王時舉周公亦無不可今乃舍周公而言太公望散宜生豈無故與吁孟子篇末乃歷叙前後羣聖道統相承而言也凡所謂聞而知之者皆間於五百餘歲之後道統蓋有所屬其論見而知之者堯舜時舉禹皋陶湯時舉伊尹萊朱文王時舉太公望散宜生蓋皆就當時略舉一二人以示其概耳且如文王時豈止畧於周公而不言哉聖如武王亦不之及蓋以武王周公皆文王之子也先儒論易嘗謂世歷三古人更三聖三聖指羲文孔

二十二

子而不及周公蓋亦以父文王而子周公父統子業

故爾此章惟歷叙前後羣聖道統相承文王周公父子一家此孟子寧舍武王周公而舉太公望散宜生也然以武王周公之盛德豈不及於太公望散宜生哉要之當時立言意各有在試舉泛指之辭言之凡同時之知道者殆皆在列雖不言猶言也况孟子之於盡心雖不及周然於離婁篇歷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事記者乃取此三章相屬而以予私淑諸人一章繼其下正以見古今道統相傳之有在是則孟子之於離婁明舉周公於數聖人之間則周公

四書疑節卷八

六

之聖德其於道統之授受固昭如也孟子所謂欲承三聖者卽此證之而益信孟子以夷清惠和爲聖又以爲隨與不恭何歟孟子論人臧否必當其實醇疵兩不相掩此正仁者之能好惡人也竊嘗攷之孟子論伯夷之不事不友不立不言則稱其清也非過情論柳下惠之不羞不卑不怨不憚則稱其和也非失實伯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柳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則其所謂清與和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孟子嘗特稱二子以爲百世之師而於二子之清和必皆以聖許之宜



也至若伯夷之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爲心衣冠塗炭每失之編柳下惠之不屑去常以焉能浼我爲心袒裻裸程每失之慢此孟子不得不爲隘與不恭之辨也大抵清不與編期而編自至和不與慢期而慢自生是皆清和二者流弊之極雖夷惠亦不自知自非孟子有仁人好惡之公心豈能爲是臧否人物之論醇疵兩不相揜哉論者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稱夷惠百世之師又言其隘與不恭何歟

二章大旨皆舉古人以爲來世法其稱二子之聖而

四書疑節卷八

七

許其爲百世之師蓋勉夫人就其所可者也其稱二子之隘與不恭而謂君子所不由蓋戒夫人去其所不可者也就之去之各有攸當初不失仁人君子之公心果何害其異論哉况孟子稱二子之爲聖人者初非聖人之全德伯夷聖人之清柳下惠聖之和殆皆一節之至於聖固未免有所偏勝焉清之偏勝也失之隘和之偏勝也失之不恭理固然也自就其所可者而言之夷之風能使頑廉而懦立惠之風能使鄙寬而薄敦此百世所可師者也自去其所不可者而言之夷不屑就常以若將浼焉而爲心惠不屑去

常以焉能浼我而爲念此君子所不由也世之人學夷者未必得夷之清而先得夷之隘學惠者未必得惠之和而先得惠之不恭此孟子安得不舉百世之可師者爲學者勉復舉君子之不由者爲學者戒甚矣哉仁人君子之論人也公而其待人也周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而伯夷太公乃聞文

王作興而後來歸何歟

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有求其在我者也有求其在外者也求在外者不能無所待求在我者不可有所待使在我之事而有所待則失之而自暴自棄在

四書疑節卷八

八

外之事而無所待則失之自衒而自鬻二者胥失之矣孟子嘗謂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然以伯夷太公獨非豪傑乎孟子乃謂其處東海北海聞文王作興而後來歸何歟吁孟子論豪傑無文王猶興者指人心天理而言以進德脩業爲事者也孟子論二老因文王來歸者指二老出處而言以致君澤民爲事者也以進德脩業爲事者係諸己非人之所得與此乃求其在我而不可有所待也以致君澤民爲事者係諸人非己之所得專此乃求其在外而不能無所待也二章自是二意

初果何所馳背乎哉大抵士君子之立身行己其大要曰學曰仕而已學也不可有所待仕也不能無所待不可有所待者天爵之所固有不能無所待者人爵之自外至無所待而待不可也有所待而不待尤不可也立身行己之間惡乎待惡乎不待請審於斯二者

論孔子集大成何以言知而不言仁言聖而不言神

嘗觀中庸論道之次第往往以知行並言未有不先知而後行者是以孟子論孔子之集大成始終知聖

四書疑節卷八

九

正以知行言也或曰仁義禮知是爲四德專言仁則可以包四者今乃言知而不言仁善信美大聖神蓋有六等神爲六者之極功今乃言聖而不言神何歟嗟夫知之爲知合仁義禮知而並論固列於四者之末然中庸三達德則知又居三者之首而仁反次之聖之爲聖合善信美大聖神而並論固列於六者之亞然洪範五事則聖又處五事之極而神不與焉曰聖曰知初豈可以淺近觀哉是以夫子之於聖不曰吾不能則曰吾豈敢夫子之於知不曰我無能則曰駭而莫知辟擇而不能守然則知也聖也蓋亦未易

至也雖然此特聖人之謙辭耳若知與聖夫子蓋有之矣子貢聖門高弟於吾夫子嘗以將聖稱又以既聖稱以至稱學不厭之爲知知者不惑之爲自道是則夫子之知且聖可知已始條理者即易所謂知至至之終條理者即易所謂知終終之彼此雖有功力淺深之間然皆所以先知而後行至於知與聖則天矣知所以知之也聖所以行之也此所以始知而終聖也昔南軒嘗以致知力行論之而未詳愚敢援中庸知行之論信孟子所謂始知終聖者正以先知後行言也况先儒嘗曰仁知如元亨利貞元便是仁貞便是知四端仁知最大元貞則元無起處無知則如何是仁又曰仁爲四德之首而知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不貞無以爲元也是則仁知豈可以優劣觀哉先儒嘗曰神不可知謂聖之神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又曰所謂神則是聖人之妙人不可得而測者非聖之外復有所謂神神則聖人不可知者也是則聖神又可以淺深觀哉要之知以知言聖以行言先知後行此其始知而終聖也言知而仁在其中言聖而神寓其內舉此而遺彼庸何傷

四書疑節卷八

十

曾西畏子路而鄙管仲果何所見

大抵士君子之立志惟以道義爲先而功利不足較也苟自常情觀之子路之才不過千乘之國可使治賦而已回視管仲之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業豈相侔哉然或人之問曾西比之子路則蹴然而不安比之管仲則蹙然而不悅不知曾子西何所見而然與吁曾西之所志在道義而不在功利耳董子有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道也竊觀子路管仲之行事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乃詭遇而獲禽者也倘以謀利計

四書疑節卷八

十一

功言之則子路誠不及於管仲然自正誼明道而論則管仲又何敢望子路之萬一哉曾西曾子之孫仲尼之徒也宜其以道義爲重而不尙乎功利先儒所謂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道是豈或人之所能哉嗟夫或人之不知曾而不足怪也丑也日遊於孟子之門而乃以管晏之功望孟子孟子遂引曾西答或人之語以告之正欲借子路與管仲並以明道義功利之重輕丑於此蓋亦知所擇矣而奈丑之卒不悟也甚矣功利之易於溺人也如此可不戒哉

孟子告子之不動心何以不同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於公孫問答之

間言之悉矣大抵孟子之不動心出於自然告子之不動心強之使然其氣象之不侔固昭然也然告子之言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四語之中言心者再孟子之言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二語之中略不及心豈孟子之心反不若告子之密與吁蓋亦參諸上下文則可知已上文有謂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由是而論孟子之不動心正以持志爲主曾謂孟子止長於知言養氣而不及心乎况

四書疑節卷八

十二

言而能知見之者真氣而能養守之者固見真守固如此方足以觀其心法之正文且明謂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是則孟子知言養氣之學所主者心明矣要之告子雖合言與氣而歸諸心者其於心學反踈孟子雖止曰知言養氣而不及心者其於心學甚密何以知之孟子專主於義而告子以義爲外此所學之相反也不然孟子何以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堯舜授受執中而已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而子莫執中乃不之取何歟

理有名同而實異者問其名則同較其實則異論者不究其實之異而徒徇其名之同可乎自昔堯舜傳心大法執中二字乃其要領孟子言必稱堯舜者也及於子莫之執中孟子乃不之取何歟吁甚矣古今之論理者不可徒徇其名之同而不究其實之異也夫苟徒徇其名之同則楊氏之義墨氏之仁皆可得與堯舜之仁義並稱矣惟按其實而究之則楊氏義失於爲我墨氏仁失於兼愛至此而後知楊墨之仁義異乎堯舜之仁義蓋孟子闢之而不少恕也今子莫之執中也亦然徒以執中而論似與堯舜之執中無以異孟子每以堯舜之道告人固不得不取之也豈知子莫之執中正爲楊墨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弊子莫知楊墨之失中遂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似近之矣而猶未也爲其執中而無權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孟子之說固自明白果安得與堯舜之中而並論耶堯舜之執中正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也子莫之執中其視堯舜之執中名雖同而實則異孟子言每稱堯舜而於子莫之執中不之取豈不宜乎要之孟子不取子莫之執中蓋與闢楊墨之仁義均爲惡似而非者其名同而其實異也他如湯之執

四書疑節卷八

十三

中正有得於堯舜執中之心法則孟子未始不喜談而樂道之者以其名實之相應耳吁至此益信子莫之中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闢楊墨何以前後異論

聖賢之於異端方其背正而適他則距之也甚嚴及其舍他而入正則其待之也甚恕初非始終有二心蓋維持斯道者當如是也嘗觀孟子予豈好辨一章極言楊墨爲害之甚而直以距楊墨自任且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竊原公都子之問外人皆稱夫子爲好辨然則當時與楊墨辨者疑僅有孟子一

四書疑節卷八

十四

人而已及觀述墨歸楊述楊歸儒一章則直有歸斯受之之語且謂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蓋言彼既來歸不當追咎其既往之失是則孟子亦不復與之辨矣合二章而論之是何前者距之嚴而今者待之恕耶吁皆是也方其背正而適他也距之不嚴則人不知彼說之爲邪及其舍他而入正也待之不忍則人不知此道之易進前可見其義之盡後可見其仁之至蓋無非爲維持斯道計也雖然墨者夷之求見而至於再意既誠矣受之可也孟子乃竟因徐子以告語之而不之見又何歟吁

教亦多術矣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欲承三聖在於距楊墨豈當時害道之止

於楊墨歟

聖賢之闢異端先去其甚者耳何則聖賢君子之術  
道莫先於惡似而非者也楊朱墨翟之害竊吾道之  
仁義以自名最易於惑人之耳目而壞人之心術焉  
向使楊墨自爲一家人皆知其爲異端則于吾道乎  
奚病惟夫楊氏之爲我似義而非義墨氏之兼愛似  
仁而非仁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率天下之人

四書疑節卷八

十五

而禍仁義者楊墨之言夫程子嘗論楊氏爲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  
甚也卽此而論則當時異端爲吾道害固不止於楊  
墨而未有如楊墨之甚者孟子特舉其距楊墨以承  
三聖者固宜不宣惟是他日孟子闢陳相從許行之  
道亦舉魯頌膺懲之說而言周公之事蓋孟子術道  
之功無往不以承三聖自任也孟子救時憂世之心  
亦勞矣

以心論大人者同歟異歟

自古聖賢之論心有指心之體言者有指心之用言

者夫寂然不動心之體也忘而遂通心之用也惟能

全其體於寂然不動之中故能盡其用于感而遂通  
之際使徒寂而無感則吾心豈誠若死灰而已哉孟  
子以心而論大人者二初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  
誠若澹然無所欲也及論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  
者則其小者弗能奪此爲大人而已矣前言不失赤  
子之心者以心之體言也後言心之官則思而先立  
其大者以心之用言也先儒嘗謂大人之心通達萬  
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  
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

四書疑節卷八

十六

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只此數語自可貫兩章而通釋之矣夫所謂不爲物  
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此正是心之官則  
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弗能奪也擴而充之無所  
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正爲其心之能思故爾合  
而言之不失其赤子之心者存其體也先立乎其大  
者充其用也二章大旨不失其爲互相補未見其爲  
兩相戾也或曰二章之論析體用言之可也然心之  
官專以思言似非大人氣象豈知思曰睿睿作聖思  
者實爲聖功之本無思而無不通固爲聖人然無不

通生於通微通微生于思自思通而至于無思則大  
人其聖方其大而未化此正思通時也論者安得以  
思爲之疑

四書疑節卷八

十七

四書疑節卷八



四書疑節卷九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孟子三

孔孟去齊遲速不同

按魯論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固嘗善吾夫子之言矣然徒知善其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亦說而不釋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况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初則謂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既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是以孔子之去蓋不係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孔子

四書疑節卷九

一 豫章叢書

之去齊接浙而行宜也至若孟子之於齊雖居賓師之位而未嘗受祿然其居然君臣問答層見叠出大哉言矣善哉言乎齊王亦深切為孟子敬特未免溺於功利之習人欲之私不能委國授之以政而使得以行其道耳他日孟子致其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即此數語則知齊王拳拳於孟子者固視景公不能用也一語大有問矣此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亦宜也夫孟子三宿出晝之本心與尹士言之明矣至於他日王謂時子之說

其意非不勤而孟子卒不之就齊王不能以禮下之而乃欲以利誘之孟子豈肯為之哉由是而觀孟子出晝之濡滯其設心豈為利祿計哉蓋深有望於得君以行道耳道之不行則浩然有志不可挽已以視孔子去齊雖有遲速之不同而其去國之心則一也要之孔子去齊之速者景公明有不能用也之言其行義達道之望已絕矣孟子去齊之遲者齊王明有繼此得見之語不免尚有反予用予之望也孔子孟子同道易地則皆然

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乃謂遲遲吾行何歟

四書疑節卷九

二

論聖人出處之大節不當泥其迹而當原其心自其迹而論助祭而肉不至乃不稅冕而行速莫速於此矣然自其心而論去魯之志本萌於齊歸女樂之時子路嘗勸之行而不行直待其燔肉不至而後行遲遲吾行之說聖人豈欺我哉先儒嘗謂欲去之意久矣不欲久處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遲也斯言得之君子論聖人之行事有出於一時辨難之語有出於居恒議論之辭出於居恒之辭者為得其實出於一時辨難之語者或有所激要不可以同異觀也○遲

遲吾行之說孟氏之書凡兩見一則專以去魯而言一則去魯去齊而配言皆非爲時人問答而設蓋出於平居議論之辭素所深信而屢言之是爲得其實也至若行不稅冕之說乃因淳于髡爲孟子去齊之疑反覆問難卒舉此說以爲之辨遂謂君子之爲眾人固不識也愚意孟子此語未必果得其實蓋當時有所激而言耳按史記叙孔子去魯之本末謂桓子卒受齊女樂又不致燔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是則孔子之去魯其行不爲不遲遲矣且卽聖人吾猶可止一語而觀遲遲氣象尙可想見卽此以證孟子遲遲

四書疑節卷九

三

吾行之說得其實行不稅冕之說有所激善攷古者試詳之

孟子嘗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又曰予三宿而出

晝於予心尤以爲速何歟

孟子去齊之後嘗答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也及高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孟子乃曰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前後自言其心志得毋久速之異乎吁無以異也蓋爲其所答之間有不同耳公孫丑以仕不受祿爲問孟子乃以非也告之其下自言不受之故遂謂久於齊非我志也竊原孟子之志正欲

行其道也使吾道之得行則受其祿而無愧今齊王非不知吾言之爲善而卒不見之施行竟未能使吾志之得遂此所以靈辭之而不受也至於尹士之語人者乃以干澤疑孟子而爲三宿出晝是何濡滯之辨高子以告孟子乃歷歷告以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其所以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者深有望于齊王改而反之是心也卽厥初欲行其道之本心也合而論之其答公孫丑曰久於齊非我志者蓋自其未去之前言之惜齊王之不足與有爲也答高子曰三宿出晝

四書疑節卷九

四

予心猶以爲速者蓋自其將去之際言之觀齊王之尙可與有爲也其所謂我志其所謂予心則皆不過欲行其道而已耳豈干祿求位云乎哉况自今觀之三宿出晝猶以爲速則孟子之于齊躊躇久之者固可信已至於出晝而不追浩然有歸志則其久於齊非我志者所言豈欺我哉

屢言不見諸侯之義而乃見梁惠齊宣何歟

觀聖人出處之大節因其平日之議論以致疑亦因其議論之詳而有以自白於天下後世也或謂孟子之書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公孫丑曰不見諸

侯何義然孟子見梁惠齊宣皆不遠於千里何歟呼  
不特二子之問爲然也萬章亦嘗敢問不見諸侯何  
義是蓋師弟子講明之間屢相問質一而再再而三  
者也合而論之孟子答三子之問不曰古者不爲臣  
不見則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否則又  
曰如枉道而從彼何耶信斯言也諸侯誠若不得見  
也徐而突之其大旨要各有在答陳代曰不待其招  
而往何哉是則不招而往不可也招之而後往則可  
矣答萬章曰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然則召之而見  
不可也就之而後見則可矣答公孫丑則以踰垣閉

四書疑節卷九

五

門者爲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是則時君求見之切則  
亦可得而見矣諸侯豈卒不可見乎大抵不見諸侯  
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君子之往是邦  
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  
越境而來則必其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孟子  
之於齊梁二者各居一於此按史記梁惠王三十五  
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然則孟子之見  
梁王也正所謂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也  
至若孟子之於齊初見固未可考然齊王嘗有寡人  
如就見之辭又有王就見孟子之實以至軻書所載

一則曰齊宣王問二則曰齊宣王問是蓋欲有謀焉  
則就之卽此而證則孟子之見齊王其初必自彼就  
見之然後往見之也抑嘗參諸孟氏之書季任爲任  
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之任而見季子思  
謂梁君任守位雖不同而孟子之所以見之者要皆  
彼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者矣孟子之之滕也  
滕文公初爲世子過宋而見之及其卽位兩使然友  
問之愚謂齊大滕小國雖有異而孟子之所以見之  
者要皆彼先就見然後往見之者矣特軻書於滕任  
之交際載之頗詳於齊王交際之初則偶未之載耳

四書疑節卷九

六

要之梁王之見招之而後往也齊王之見就之而後  
往也就之招之而後往是亦迫斯可見之意也

公孫丑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  
見然不遠千里而見梁王何歟

嘗考孟子之答公孫丑首舉古者不爲臣不見一語  
以示不見諸侯之義者固已然下文申舉段干木泄  
柳之事則爲迫斯可以見矣次謂陽貨欲見孔子之  
事又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又引之以明可見之節  
也是則孟子之所謂不見諸侯者豈終不可見耶有  
迫斯可見者有豈得不見者要亦相時度宜可也孟

子之見梁王安知非迫斯可見與又安知非豈得不見與按史記魏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是則梁王蓋以禮貌先焉而後孟子往答其理耳此正與孟子所謂陽貨先豈得不見一揆也然則孟子之出處與平日之議論初不相悖果何疑也

朱子嘗謂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又謂此是梁惠王招之而至孟子出處必不錯了大抵不見諸侯者非真不可見也特不先往見之耳凡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

四書疑節卷九

七

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按史記孟子至梁一語而論則孟子本不在梁實因以禮聘之勤乃自外而至梁也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而能先之以禮貌則安得不往見哉向者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亦所以往答其禮也嘗舉孟子至梁而見梁王證諸之任而見季子同一意耳諸侯豈終不可見哉

季任儲子皆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乃有見不見之殊屋廬子嘗以爲問乃曰爲其不成

享也夫苟以儀不及物而不享則幣亦不當受矣安得受之於前而不見之於後乎

孟子嘗論交際之道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又謂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然則聖人君子於人交際之初特擇之於禮何如耳豈逆計其誠心之至與不至哉方二子之以幣交也一則在其近境一則在其國中致幣以交禮之常耳初不自來而以幣交未爲非禮孟子因其既致幣而後來見又果安得而不受耶及孟子既受之後固當來見而卒不來其誠意之不至可知矣特季子之不來爲可

四書疑節卷九

八

亮而儲子之不來爲可責此其見季子而不見儲子也至於二子幣交之初均受之而不辭是乃聖賢君子待人厚處豈逆計其誠心之有不至歟我以誠心待人而人不以誠心待我於我何答焉愚因孟子他日之不見儲子反而求諸前日受儲子之幣於此深見聖賢君子待人之厚也向使儲子之初交孟子即料其誠意之不至則必毅然不之受矣而孟子豈肯若是其待人之薄哉甚矣儲子有負於孟子受幣之初心也

論君子之去就徒以禮貌之隆就之而不去可

乎

孟子嘗論君子之去就初言致敬有禮將行其言則就之言既不行則不待禮貌之衰而去之此固君子出處之正也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而能致敬有禮則就之徒以其禮貌之隆則就之而不去可乎哉吁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蓋未始不以行道之為務也特一見之頃豈能一語即合而其道之得行耶何幸其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彼固有慕道之心姑就之而不去或可徐俟其天之定幡然而改從則倘有望於吾道之得行也及其禮貌之既衰則其慕道之心

四書疑節卷九

九

忘矣君子亦于此而缺望矣惡得而不去由是而論君子所以因禮貌而姑就之者實有望其道之得行豈徒向區區之禮貌以為之就去耶孟子去齊嘗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子豈若小丈夫然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即此數語可以觀聖賢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矣抑嘗論之孟子謂君子之所就三正前所謂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孔子且然況他人乎夫其所以就際可公養之仕皆尚有望於行可初非徒以際可公養之為足也聖賢救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於

此良可慨已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又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何歟

聖賢所謂君子之樂者有二有內樂有外樂內樂者樂以理外樂者樂以位內樂之樂以理則窮而在下者皆得以有之外樂之樂以位則非達而在上者不得以有之也○上章所謂君子之三樂指內樂而言窮在下者之事也下章所謂君子之樂者指外樂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也推其窮而在下者之事故王天下之樂所不與焉後言達而在上者之事則王天下之樂乃其分內事矣當時纂集孟子之書者以是兩章相承正所以交相輔而足其意也窮而在下之君子三樂之在內者皆得而有之王天下之樂初非外之而不以為樂特無其位而不得以有之耳達而在上之君子雖曰有其位而得以有王天下之樂然前所謂三樂者亦不可以外此理也是故上章所謂王天下不與存焉者初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特以窮而在下不得以有其樂也一章首末凡兩言之正謂君子之樂當務內而不務外也下章既曰君子樂之又曰所性不存焉斯言也正謂君子之達而在

四書疑節卷九

十

上雖得以有外樂之盛而尤不可以內樂之爲外也  
合而論之其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於  
此見君子之內樂者可視外樂之爲輕其曰君子樂  
之所性不存焉於此見君子之外樂者當視內樂之  
爲重外樂不可以求其必得內樂必求其得不得則  
不止也雖然前三樂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  
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先儒嘗謂三樂之中不愧不  
怍其本與愚敢謂君子樂之之樂亦當以是爲本凡  
在上在下之君子其於不愧不怍之樂可不勉夫

四書疑節卷九

十一

樂爲有餘後章初非以君子樂之者爲有餘而實以  
所性不存焉爲未足下文有謂君子所性雖大行不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此正總結前後兩章之意大行  
不加君子樂之之樂者以之窮居不損君子三樂之  
樂者以之樂其所樂要皆性其所性可也當時孟子  
之書以此兩章相屬不無意云雖然君子樂之之樂  
者係于天命人心非可以人力致者固已君子三樂  
之中一係于天一係于人亦豈可得而容吾力乎惟  
不愧不怍之爲樂此乃盡其在我有不得不致吾力  
者後之君子未問其窮耶達耶其於不愧不怍之樂

要不可以不知勉

告滕文以貢助徹之法嘗引龍子善不善之論

及答畢戰則又請野助國賦卽貢也何相戾

歟

推明貢助之法莫詳於孟子勸行貢助之法莫善於  
孟子曾謂孟子之立論前後有相戾哉竊考三代之  
制貢自貢助自助徹則兼用貢助之法孟子所引龍  
子之言注者謂古賢人未詳其世世愚意龍子善不  
善之論必在於春秋戰國之世周末徹法之流弊助  
善而貢不善耳決非直指夏殷貢助之得失然也向

四書疑節卷九

十二

使夏貢果若是其不善則何足以致有夏之盛治哉  
至於答畢戰之問野及國中貢助異用蓋周之所謂  
徹法者正如此卽孟子此語而推之當時非惟助法  
之不行貢法亦不止什一矣孟子于此二語之間外  
野內國既別其遠近九一什一復別其重輕貢助兼  
行又安有善不善之間邪合此兩節而論其告文公  
者論前代已行之法則舉其弊以警夫君其答畢戰  
者論今日當行之法則酌其宜以勉夫君大意蓋無  
非所以爲民也先儒嘗論孟子於經界之事雖當禮  
法廢壞之後而能因畧以致詳推舊以爲新不屑屑



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旨哉斯言

### 九一什一之說何不同

古者井田之制每井畫爲九區私者八而公者一其爲九一之說明矣至於什一之說乃參殷周二代之制以取中于夏制貢法計畝均收以什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殷制不可考周徹法公田百畝中除二十畝爲八家田廬所謂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是已然則公田除二十畝之外一夫止耕公田十畝是爲十一分中取一耳合而言之什一者夏貢

### 四書疑節卷九

### 十三

法也九一者殷助法也周徹法則爲什一之一是以耕者九一見於文王治岐之時猶殷制也及通論三代之賦法則貢法什一者居其中助法者九分之一爲少增徹法十一分之一爲少殺本亦無大相遠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其實云者蓋有可上可下之義存其間殆不過舉大約以就盈敷言之未可指爲確然之的論也○周制原爲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其後孟子告畢戰亦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然則九一什一之制本亦並行而不悖可也

孟子論周室之班爵祿何以與二禮不同

孟子所謂五等六等之制及天子之卿受地以下參諸王制其小目不無小異而其大綱未始不同至若論天子制地以下于制以田言而里數正相合論耕者所獲以下王制以農田言而人數正相合三論君卿以下之祿與王制文雖異而數實同是則孟子之於王制初亦無大相遠及考周禮大司徒記公侯伯子男之封疆夏官職方氏論公侯伯子男之邦國自五百里以下降殺以百非特於孟子不相合於王制亦不相合論者盡亦求其所折衷要之王制明出于漢博士諸生所作兼論三代之制不專爲周制言也

### 四書疑節卷九

### 十四

孟子所啓明持周制故其間大同而小異蓋三代因革之有不同也至如周禮本周公之遺書而今之周禮非周公之本書蘇頌演諸儒以意損益者眾張橫渠謂其間必有後世添入者理或然也如尙書周官正周書也周官有三公三孤之稱而今之周禮乃不載周官司空掌邦土而周禮司空掌邦事周官曰六服五服而周禮言九畿九服則周禮與周官之書且不合况欲援此參孟子之同異乎蘇張之說爲得之矣列爵爲五分土惟三此周書武成說也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左傳子產說也孟子所論者周制愚

敢質諸周書左傳庶乎其可信矣

答今之諸侯取民猶禦者何其恕論魯五百里  
在所損益者何其嚴

諸侯征斂之無藝兼并之踰制本皆先王之罪人也  
律以王制皆所當罪然正斂之無藝其罪小兼并之  
踰制其罪大論者要不可以無別萬章今之諸侯取  
之於民也猶禦也孟子答曰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  
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及與慎子論  
齊魯初封皆俊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論者莫不疑其前說

四書疑節卷九

十五

之何恕而後說之何嚴乎吁前所謂取民猶禦者征  
斂之無藝也其罪較小後所謂魯五百里者兼并之  
踰制也其罪較大兼并之踰制者當損而不損則何  
取其為王制者征斂之無藝者遽然而加誅則將有  
不可勝誅者矣由是而論則後所謂有王者作而在  
所損者非過嚴前所謂有王者作而不即誅者非過  
恕則以其罪之小大而別緩急輕重之宜此其所以  
為王道也且萬章所問未免責之苛故孟子曉之以  
從恕慎子所答未免言之峻故孟子不得不以嚴喻  
之是以聖賢君子之善立言也文中子嘗謂春秋之

于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愚敢謂孟子開  
口便說王道似此兩節蓋亦權衡繩墨之所寄與吁  
此孟子所以為六經之春秋也

經書夫子之所定孟子乃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何歟

君子立言或有所為而發者未可遽以為通論之辭  
也孟子嘗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蓋正為血流漂杵  
一言而發豈誠以今之書為不可盡信耶讀孟子者  
通上下章而論之則可見其立言之本意矣上章謂  
春秋無義戰而譏敵國之不相征下章謂善陳善戰

四書疑節卷九

十六

為大罪而為征者之焉用戰此章乃特舉血流漂杵  
而為仁人無敵之疑蓋當時戰國之際干戈日盛糜  
爛其民而莫之恤意者血流漂杵之言時人未必不  
援以藉口孟子乃托言書之不可盡信以闢之其為  
救世憂世之心亦可憫矣向使孟子誠以為書不可  
盡信也則其著書垂訓又何援書以為證甚而言至  
再三者有之邪吁於此益足見書之不可不信也  
孟子引詩指古人之行事皆與本文不合  
愠於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先儒釋者曰前二語本言衛之仁人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後二語本言太王時事孟子以爲文王之事可以當之是乃借詩人之語以斷古人之事言之可也至於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前後兩引此語一則曰周公方且膺之一則曰是周公所膺也此皆確然以爲周公實事非前引兩詩者比也按今此詩爲周公之頌當時孟子亦明以魯頌言矣而乃指爲周公之事凡兩言而無異辭何耶孟子長於詩者也詩尙未經秦火而得見其全詩且去魯僖之世若此其未遠者魯國之經若此其近而所言若是者要必

四書疑節卷九

十七

的然有所見昭然有所徵豈有以僖公之事而爲周公之事按今魯頌世傳以爲僖公之詩者竟無所考獨闕宮一詩詩中明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是爲僖公無疑矣然詩中所言之事參之春秋皆無所證此蓋出於詩人頌禱之辭先儒論之熟矣是以闕宮之詩指以爲周公事者蓋有由矣此詩乃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字也頌之以復周公之字必望之以行周公之事詩序借曰未足以爲信詩中蓋明以復周公之字言矣故詩中所言大抵皆指周公之行事以責望於僖公也是以膺戎狄懲荆舒在僖公則未然之事

在周公則已然之事孟子援此詩而直以爲周公所膺者信不誣矣若曰舉僖公之事而借以爲周公則愚知孟子之必不然也

孟子何以不言易

孟子雖不明以易言而所言多脗合乎易之理是故孟子之於易非不言也特不明言之也孟子七篇仁義爲本何必曰利之說誠若不取乎利而不知其深有所取乎大易利者義之和之微旨先儒屢言之矣他如孟子往往以仁義對言者蓋有得于曰仁與義之入道而有合乎陰陽之兩端仁人心一語專言仁以

四書疑節卷九

十八

包四者卽乾坤四德而統言乎乾元坤元也性善之說本於繼善成性之說夜氣之論原於嚮晦冥息之說浩然之氣所以至大至剛以直者又祖于坤六二直方大之說旨意合同若此者眾曾謂孟子果不言易乎况孟子雖未始自言易然先儒不曰知易者莫若孟子則曰孟子可謂善用易否則又曰孟子精通於易其踐履處皆是易爲是說者夫豈無所見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及答北宮錡畢戰何以皆言其略

論理者貴乎明故不容於不詳論事者貴乎實故不

得以不畧當畧而反詳則事不實當詳而反畧則理不明或詳或畧各惟其當而已孟子博學詳說之論正言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論理之辭貴乎明故不得窮至理而詳說之也乃若答北宮綺爵祿之問則曰嘗聞其畧答畢戰井地之問則曰此其大畧蓋此二節皆以事言論事之辭貴乎實故不得不據其實略陳之也

四書疑節卷十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大學

二書言君子驕泰同異

聖賢之所謂泰者有二義有出於天理之公者有生於人欲之私者當觀其所以言之者何如耳論語嘗兩謂君子泰而不驕及大學論君子有大道則又併謂驕泰以失之彼此皆以君子言而何其言泰之有不同與吁論語所謂泰者以舒泰而言出於天理之公也大學所謂泰者以侈泰而言生於人欲之私也

四書疑節卷十

豫章叢書

論語中庸

二書言中庸至矣詳畧且不知所謂至矣者何

歟

中庸二字魯論僅見於此一語之間不得不明指其為德使學者知所用力處至於中庸之書自以中庸名篇矣上章歷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章乃承

上章言之正不必指其為德可也况中庸一書其間言德者不一何往而非中庸之德哉要之魯論明指其為德者僅舉其略耳中庸此語雖不言德而書中論其為德者最詳魯論一語蓋因中庸一書而大明論者果何疑中庸之略於魯論乎○至矣云者惟求諸中庸之書斯可矣至德至道至聖至誠何往不以至言君子之道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即至矣之德矣篇末有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於此可觀中庸之德其至矣者若此

二書所言知仁勇不同

四書疑節卷十

二

中庸言天下達德三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也魯論言君子道者三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也夫以人心同得之理言之人既有此生也孰不有此德也本夫人之所同得也此之謂天下之達德以人事已試之效言之人莫不有此道也鮮能行此道也必君子而後能也此之謂君子之道或曰知仁勇同一理耳在中庸則以為夫人之所同得在魯論則聖人且以為無能何歟蓋中庸所謂天下之達德者特以其理言之本夫人之所同得也魯論所謂君子之道者直以其效言之必君子而後能之也至若聖人且以為無能者

聖人豈真無能哉姑自責以勉人耳故有以來夫子  
自道之語此章正與中庸所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  
焉同一旨也

二書言知仁勇之序何以不同

按中庸三達德上文謂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三蓋指入德之序言也論語直謂君子道者三蓋指  
君子之成德言也故三者之日雖同而三者之序則  
異是以魯論不憂不懼不惑論仁知勇者凡二一以  
仁爲先一以知爲先尹氏嘗論成德以仁爲先進學  
以知爲先斯言得之論者知魯論兩章所言之同異

四書疑節卷十

三

則可知中庸魯論二書之所言同異矣况中庸雖明  
指知仁勇三者爲達德而書中所言知仁勇之事亦  
自有先後之不同且如明善知也誠勇仁也是先知  
而後仁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又先仁而後知如以三  
知三行三近分論三德固皆以知爲先如學問思辨  
卽擇善之知篤行卽固執之仁五者弗措又卽力行  
之勇此皆論入德之序則以知爲先也厥後至誠盡  
性者仁之至至誠前知者知之至至誠無息者勇之  
至章內言博厚者卽盡性之仁高明者卽前知之知  
悠久者卽無息之勇此皆論成德之事則以仁爲先

也

中庸專以誠言魯論何不言誠

誠者實理而已聖人教人一言一行無往非實理之  
所寓且如天何言哉可以見天道之誠吾無隱爾可  
以見聖人之誠吾道一以貫之尤可以見聖人體天  
道之誠似此數者雖不言誠誠在其中矣果何待明  
以誠言而後謂之誠哉况中庸之所謂誠正出於夫  
子告哀公之問政夫子曷嘗不言誠耶中庸魯論均  
爲孔氏之遺書既載之中庸則論語不復載固其所  
也或謂子思之作中庸門人會集論語之後謂之二

四書疑節卷十

四

書互見不可也豈知哀公問政一章固嘗載孔氏之  
家語矣論語所載與家語多不重出尤見其出一家  
之書也不特此也大學誠意誠之說文言存誠立  
誠之說是皆夫子之格言既載之易與大學則論語  
亦不重載論者夫何疑

二書所謂忠恕同異

忠恕之理一也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  
之用如中庸所言乃學者之忠恕也曾子所言乃聖  
人之忠恕也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  
別耳孟子所言仁義非以仁義爲有二此二書之言



忠恕亦非以忠恕爲有二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中庸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昔孟子嘗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然則曾子之所謂忠恕動以天中庸之所謂忠恕尤未免動以人也動以天者安而行之也動以人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也及究其忠恕之所以爲忠恕大率忠是盡於己恕是及於人忠者體而恕者用其理一而已矣程子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至此則又指天地之忠恕云爾先儒嘗論天地是一個

四書疑節卷十

五

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個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個着力底忠恕後之學者觀天地則見聖人觀聖人則見學者淺深高下固自不侔然下學而上達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奚難

夫以盡己推己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爲學者之事中庸所謂違道不遠是也至於聖人之一貫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自然無息不待推己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當時曾子有見於聖道之妙而難爲言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朱子嘗論曾子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

斯言爲得之矣昔程夫子嘗論一貫之忠恕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此語最爲明白蓋一貫之忠恕天也自然而誠者之事也此其爲聖人之忠恕中庸之忠恕人也使然而然誠之者之事也此其爲學者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去斯道之全體猶有間故謂其違道不遠者實宜聖人之忠恕備斯道之全體實無間故謂之而已矣者亦宜二書大旨各有攸在忠恕二字跡雖同而心實異也

回得一善服膺弗失而論語又曰三月不違仁何歟

四書疑節卷十

六

自中庸服膺之論而觀則其善固無時而或失自魯論三月之論而觀則其仁似有時而或違二說得無異耶吁論天理之名義有大小論學力之工夫有淺深天理積小以成大學力由淺以入深大而深或有所未至小而淺者初無所未及也夫仁者萬善之長足爲萬善之總名中庸所謂得一善者不過一事之善特仁中一小目耳此仁之於善其名義固有大小之間至於弗失云者尤待於守之固不違云者直將有化之漸此不違之與弗失其工夫不無淺深之殊况三月之久而不違仁其造化之功亦至矣安可因

其大者之或有所未至遂疑小者亦有所未及耶

二書皆有吾從周之說其旨同否

魯論中庸載夫子所言皆有吾從周之說周豈有二乎哉然夫子嘗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則幽厲以後夫子固有不嫌於中者今觀魯論之說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蓋正指成周盛時言之參今酌古制作大備其氣象尙可想見及觀中庸之說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是蓋生今反古有所不可不得不從今日之所用則其所謂從周者從今時王之制而已合而言之魯論之所謂從周者出於

四書疑節卷十

七

聖人中心之所樂從中庸之所謂從周者未免出於聖人一時之所強然究周禮之所謂禮者三代相因雖百世所不能改其所損益不過制度文爲之間小過不及耳議者才未可謂時王之制皆未善也獨嘗援中庸以證魯論則魯論從周之說不能不疑其簡編之有錯亂何則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合三代而並論旨意蓋自貫徹今魯論夏殷杞宋之說與從周之說乃有三四章之間是必編簡之有錯亂故爾倘取此二章或去後子曰字合爲一章或仍舉子曰

字析而相承則周監二代云者正指上文夏殷而言可謂文從而意順舉此質諸中庸而益信

舜無爲文王無憂何歟

魯論稱大舜以無爲豈誠塊然無所爲耶雖有所爲而不見其有爲也中庸稱文王以無憂豈誠忽然無所憂耶雖有所憂而人不見其有憂也何也聖人之德妙與天合爲所當爲人莫知其有爲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自今觀之大舜之世紹堯致治而守其成得人任職而仰其成於大舜誠無爲矣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在我所當

四書疑節卷十

八

爲之事果何限特爲所當爲人莫知其有爲耳文王之世王季爲父而作於前武王爲子而述於後在文王誠若無憂矣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當時所可憂之事又何限特憂所當憂人莫知其有憂耳惟聖知聖吾夫子豈不知聖文二聖人之心哉而論語中庸之論若是者喜之深幸之至不如是則不足以盡其形容聖德之盛也在論語則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在中庸則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絕無僅有之美隱然備見於言外贊美舜文之德可謂至矣蓋矣雖然曰哉曰乎似亦有疑而未決之意曰無爲

者未可真以爲無爲曰無憂者未可真以爲無憂善  
知言者要亦有見於此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夫子文不在茲之

論止稱文王不復夢見周公之論止稱周公

何邪

中庸兼舉堯舜文武者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也魯  
論專指文王周公者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也惟其  
中庸出於後世贊聖人傳道之統故兼舉列聖道統  
之本末而包言魯論出於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  
特舉先聖時世之切近而謙言之也何也古者道統

四書疑節卷十

九

之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昌黎之語信有間矣祖述  
憲章之論正所以贊美聖人傳道之統上舉堯舜下  
及文武蓋自仲尼之上而推之此乃兼舉列聖道統  
之本末包言之禹湯固在其中矣豈止堯舜文武而  
已哉至於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之云吾不復夢見周  
公之歎蓋皆聖人自稱其行道之志故特舉其先聖  
時世之切近者而謙言之耳况文王父也武王子也  
周公弟也武王兄也既舉文王周公則武王固在其  
間矣然則憲章文武之稱豈不信哉若曰祖述堯舜  
而魯論不之及者非惟時世之既遠亦且聖人之謙

269

辭不敢以堯舜自况耳他日孟子見知聞知之論則  
堯舜禹湯孔子同一揆也幸我則曰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子貢則曰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至此則中庸  
祖述憲章之論爲益信

中庸言夏禮杞不足徵殷禮有宋存焉然論語

及禮運又言杞宋皆不足徵何歎

觀聖人之書者不必疑其所言之辭有異同要辨其  
所言之時有先後中庸之說在於先故雖絕望於杞  
而尤有望於宋論語及禮運之說在於後故杞與宋  
俱絕望矣且中庸下文有吾從周之說至於禮運下

四書疑節卷十

十

文有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而直有周公  
其衰之云聖人之心益可感已然則三說之次序中  
庸爲先論語次之禮運又次之論者倘審夫所言之  
時有先後則有所言之辭有同異者夫何疑  
先王之禮未聞其止於杞不足徵也抑杞與宋皆不  
足徵耶當究其所以不足徵者何也中庸禮運皆不  
之及論語明謂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試  
以文籍論之夏得夏時殷得坤乾本二國之所均也  
當夫子定書時夏書僅存四篇商書凡四十篇遭秦  
火而後散當夫子刪詩時夏詩皆無聞焉商頌則因

正考父得於周太師猶有存者及以賢材論之自入春秋杞之君皆貶其爵或子或伯或侯而竟不得以公書宋之君則終始以公爵書杞之大夫竟無一人見於經傳而宋之大夫見諸經傳尤多焉此杞之不及宋者遠矣故中庸于杞宋之有異論者固宜然當春秋之末編殘簡斷存者能幾且如正考父之得商頌本十二篇至此亦存其五他可知已宋之大夫雖曰多賢昭定而後求其如左師簡而禮者不復見而惟見夫桐門右師之無禮者焉况欲求其老耄莫弘師襄輩之可贊問者固難已然則宋之與杞不過彼善於此而已故論語及禮運於杞宋之無異論者亦宜

四書疑節卷十

十一

或問禘之說於天下如指諸掌中庸又言郊社

禘嘗治國如示諸掌則豈特於禘爲然哉

聖經賢傳之間其有章旨同而事目異者惟當究其理之同而不必較其事之異可也○魯論集註謂先王誠敬之至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故知其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已卽莫深於禘一語而論以專指禘之祭爲然也及參中庸而論則又何止於禘爲然乎吁祭之爲禮莫

不皆然中庸歷舉郊社禘嘗四者亦豈足以盡之哉自郊社而推之類禮望徧之屬自禘嘗而推之禴祠蒸嘗禘之類莫不同此道也中庸泛論祭禮故於祭神祭先各舉二者而繫言之他可知已至於魯論所載乃或人止於問禘之說夫子直以此而答之反而證諸中庸正足見聖人之言無不合也要之二章所指之事雖有詳畧突其理則一而已矣雖然中庸於郊社禘嘗一以禮言一以義言先儒嘗謂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魯論所謂知其說者其說卽此禮義是已先儒所謂理無不明誠無不格及夫仁孝誠敬

四書疑節卷十

十二

之至皆此禮與義也突而言之祭神主於敬祭先主於孝禮義各有所主然皆一出於誠論者不可不察

論語四非四勿而中庸止言非禮不動何歟

視聽言動四非四勿此夫子之說也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亦夫子之說也非禮之戒本同而何其有詳略之間哉吁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無往非動與物接而後見使其凝然寂然靜而不動則何所視何所聽而亦何所見哉所以人之一身其事有五皆生乎動是以魯論之所謂動者自視聽言之外包貌與思而言之貌者身之動思者心之動也至若中庸

之專言動者蓋包五事皆在其內中庸嘗謂動而世  
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先儒  
嘗謂動兼言行道兼法則而言以是知中庸之所謂  
動者所包豈不廣哉是以濂溪周子專以慎動名篇  
動必以禮是所謂動而正曰道是也其或非禮而動  
是所謂邪動辱也甚矣哉動之不可不慎也合二書  
而論之四言非多一言非寡究其實則慎動而已矣  
子不語神而曰祭神如神在中庸又曰鬼神之  
為德何邪

朱子集註嘗謂答述曰語自言曰言按此章語字蓋

四書疑節卷十

十三

亦指答述云爾故魯論有所謂不語又有所謂罕言  
雅言言語二字有不容於無辨且如祭神如神在是  
乃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初非夫子答述之語亦  
非夫子自言之辭姑勿論至如中庸鬼神盛德之說  
正與易係鬼神神明之說本皆指言天地之功用而  
造化之迹特明其理而已初未始顯言其事且皆聖  
人著作之辭初非答述之語與子不語神之說初何  
戾哉他日季路問事鬼神夫子直拒之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卽此一節而觀則夫子之不語神其不見  
於答述者為益信

子不語怪力亂神魯論有是言也然四者之中怪怪  
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故聖人所不語至若鬼  
神造化之迹初非有害於道者其理幽深故聖人有  
不輕以語人愚嘗以子所不語合子所罕言論之計  
利則害義非理之正故夫子所罕言猶夫子之不語  
怪力亂也子之不語神者正猶命之理微仁之道大  
而夫子之所罕言也然則夫子之不語神者初非以  
其不足語也正以其不易語也不易語而或一二言  
之庸何傷

四書疑節卷十

十四

四書疑節卷十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論語孟子

論語言仁孟子兼言仁義何歟

孔門弟子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當時諸弟子尙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如子文子子管仲之事皆以仁不仁為疑以至孟武伯問由求赤三子亦皆以仁言之然則此時之人心天理尙明夫子止以仁言之可也至孟子時功利日勝人欲日滋孟子諸高弟且不知以仁為問議論人物者不曰齊桓晉文之事則

四書疑節卷十一

一 豫章叢書

曰管仲晏子之功否則又以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寧復知有人心固有之天理者甚而楊氏為我害於義墨氏兼愛害於仁告子以仁義譬桮棬尤足以禍仁義孟子於此安得不以仁義兼言哉如人心人路之說如安宅正路之說此尤不過發明仁義之理耳至於仁義而已何必曰利之說直欲拔本塞源以救當時功利之弊孟子之用心亦勞矣論至此極信乎孟子初非求增於魯論蓋當時有不得已而兼言之也

有子所謂仁義與孔孟何以不同

有子之所謂仁義參諸孔孟之論似有不同而實無

不同也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乃曰親親仁也

敬長義也足則有子以孝弟俱屬乎仁孟子以孝屬

仁以弟屬義二說似不同矣夷而考之有子專以仁

言此蓋專言之仁也仁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宗專言

之則足以包百行萬善孝弟二者何足多哉至若孟

子則以仁與義對言之此蓋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

仁自仁義自義仁主於孝而不得包乎弟宜也有子

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夫子乃曰義以為質信以成

之是則有子似謂信未足以盡義夫子則明謂義至

四書疑節卷十一

二

信而後盡二說似不同矣徐而究之有子之所謂信

是指約信之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夫子之所謂信

是指誠信之信事之已見而得其實約信之信信在

事先故未足以盡乎義誠信之信信在事後故義必

至信而後盡亦宜也論至此極則以有子之言參諸

孔孟之說初不失為互相發而不見其為兩相背也

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孟子析以為仁義之實

何耶

伊川嘗謂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

言仁者不可以樂論也有子之所謂仁專以仁言是



爲專言之仁也孝本屬仁弟本屬義今以仁專言之則包孝弟俱在內也至若孟子之所謂仁以義對言是爲偏言之仁也偏言之則一事仁固不得以兼義事親從兄有不容不析言之矣他日論人之良知良能亦謂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正與此章同一旨也要之事親卽孝之謂從兄卽弟之謂有子以仁統言之者非畧孟子以仁義析言之者非詳其理一而已矣且有子統言仁之本孟子析言仁義之實一本字與二實字尤宜玩味本者從理上說實者從事上說士君子識夫理之本而踐夫事之實未不自孝弟始

四書疑節卷十一

王

有子日本立而道生孟子曰生則惡可已也此二生字正足見其日本曰實之效

夫子答子貢以孝弟爲士之次孟子曰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何歟

孝弟豈易言哉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其爲人也孝弟復能自孝弟而推之忠移于君順移於長達而爲治國平天下之用斯乃盡夫孝弟之道者也倘或徒孝弟於父兄而未能移忠順于君長是豈足爲士君子之至行哉夫孝弟者百行之冠冕而夫子答子貢之問乃以孝弟爲士之次論者莫不疑

760

焉徐而究之夫子之所謂孝弟者特言宗族鄉黨之間而未嘗見用於當世者耳回視上文所謂行已有恥使不辱命者爲有間指斯人以爲士之次不亦宜乎或又謂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則孟子之言孝弟又何若是其大哉是不然孟子之言蓋答曹交之問故爾詳曹交之問淺陋粗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因其所問在堯舜遂語之以此論者未可信以爲堯舜之道止此而已也要之子貢本有欲爲之志而其從政之才自有餘故夫子不徒以區區之孝弟爲已足曹交方有受業之志而其事長之志禮且未至故孟子姑以孝弟之道爲之勉是又聖賢教人之方各因其材而篤焉學者不可不察

四書疑節卷十一

四

孔孟言性同異

甚矣性之難爲言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在豈可以言語形容哉自關洛諸儒分別有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一理一氣判然甚明然以此折孟荀楊韓言性之異則爲得之以此論孔孟之言性則不可也何也孟子所謂性善是謂天理之性明矣孔子所謂性相近未可便以爲氣質之性

故朱子語錄及於論語或問亦嘗以氣質言之至集註乃謂此兼氣質而言也兼之一辭旨矣哉竊原夫子立言之旨以性對習而言習是氣質上來性是天理中出性習二字蓋自商書已舉此對言之矣惟其以性習相對說故有相近相遠之論大意重在相遠二字上相近蓋亦言厥初此理之本同耳要之夫子之謂性相近即孟子之所謂性善特孟子專以善言者指性之本體蓋從人生而靜之初言之夫予以相近言者蓋從人生而靜之後言之已與感物而動之幾相對而立矣是故孟子之言性爲至微而夫子之言性爲較顯未可遽以理氣而別之也

四書疑節卷十一

五

論語言性言習何不言情孟子言情言才而不  
言習何邪

論語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固有善惡之不同然其初本亦甚相近也自其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相去始益遠矣故夫子乃舉性近習遠而言所以深爲善惡之辯正不必以情字言也乃若孟子所謂情與才者正爲公都子歷舉數者之說而爲性善之辨孟子力主人性之本善遂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此所謂情性

之動也蓋指纔從性中流出來者無不善也此所謂才人之能也蓋指從本性發出來者無不善也舉此二者專主於善將以破公都子善不善數者之惑正不當以習言也倘魯論亦以情言之初未害也孟子亦以習言之則善惡角立豈不適以滋公都子之惑哉由是而論論語所言性者兼言氣質之性而兼善惡言之故以性與習相對而言非不言情也不必言也孟子所言性者專言天理之性而專以善言之故以情與才相貫而言非不言習也不當言也雖然此特論二書之本旨然也泛而言之習有善惡情與才亦有善惡善惡之幾識者不可不察

四書疑節卷十一

六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孟子乃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天道何夫子不言而孟子詳言之

性與天道夫子非不言也特不載之魯論耳易有十翼夫子之所作也中庸一書子思子述夫子之意併援夫子之言而作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即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非性而何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道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性而何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性固性也天命即天道也自誠明謂之

性與夫誠者天之道尤為言性與天道之明且著者以至易傳有成性存存窮理盡性之論有立天之道形上謂道之論中庸有率性盡性尊德性之語有維天之命上天之載之語皆所以言性與天道也嘗謂夫子果不言乎孟子之書其曰性善曰盡心知性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莫非有得於夫子大易中庸之遺旨論者謂孔子不言至孟子而後言之詳固不可也雖然魯論不可得聞之論子貢豈欺我哉徐攷子貢立言之旨初非謂夫子不言也特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微不可以易聞耳先儒嘗謂子貢至此始得

四書疑節卷十一

七

聞之而嘆其美也又謂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言也斯言為得之矣審如是則夫子之言不言正不足深辨

夫子不以仁聖自居而每以不厭不倦言之何

與

仁聖之道為至大夫子雖不以仁聖自居而亦未始不以仁聖自期甚矣夫子之善誘人也嘗觀魯論載夫子之言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孟子又引夫子之言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合而論之為之不厭

卽所謂學不厭也誨人不倦卽所謂教不倦也學者以此學於己教者以此教于人二章意正相合夫既以吾豈敢吾不能言之是蓋慊然不以仁聖自足矣然學于己也不厭教于人也不倦又何拳拳以仁聖自期邪蓋當時有專以聖稱夫子者有兼以仁聖稱夫子者夫子謙冲退托豈肯哆然當之而無愧哉其辭之也固宜然苟辭之而已矣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聖與仁為虛位而人終莫能至矣夫子豈忍為之哉由是一則曰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一則曰學不厭而教不倦皆所以不厭於己而不倦于人也不厭於己者不自絕於為善不倦於人者不絕人之為善是蓋於人己之間皆未始不以仁聖自期其誘人之心亦至矣况夫子所以誘人為善之意初不待不厭不倦二語而後見也吾豈敢云者於吾則豈敢於他人固有敢之者矣吾不能云者於吾則不能於他人固有能之者矣反覆細玩吾之一辭未始謂仁聖之道夫人所不能所不敢也聖人之心往往處己也謙而望人也切聞者蓋亦知所勉夫

子曰不厭不倦何有於我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何邪

四書疑節卷十一

八

大抵聖人立言垂訓有自遜之辭者有自信之辭者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以學於己也不厭誨於人也不倦本非聖人之極至而夫子嘗有何有於我之言此蓋聖人爲自遜之辭以誘學者之向道明矣至於答子貢之問又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與夫何有於我之論誠若相反然嘗攷之子貢本以聖稱夫子夫子乃謂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下句固爲自信上句亦爲自遜竊原聖人之心旣不以聖自居若復憊然退托過爲自謙則豈不適以阻人向道之志耶於是不得不舉學不厭教不倦以自信

四書疑節卷十一

九

庶可借此以誘進之耳論至此極則他日之自遜也非詐今日之自信也非矜無非所以誘學者之向道也夫子又嘗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誰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章自遜而且自信正與答子貢之問同一揆合此兩章而論益足以知聖人立言之旨而識夫聖人之心

論語曰仁者不憂君子不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何邪

論語所謂不憂者在外之憂也孟子所謂有憂者在我之憂也何以言之論語曰仁者不憂正謂其理足

以勝私故不憂君子不憂不懼正謂其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是皆指在外之憂言之耳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正謂夫舜人我亦人而我不得以如舜必求如舜而已矣是蓋指在我之憂言之也在外之憂可得而不憂在我之憂不得以不憂此論語孟子立言之不同者實宜且如夫子嘗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憂道云者在我之憂卽孟子所謂有憂是已憂貧云者在外之憂卽論語所謂不憂是已論者卽此一語而觀則語益二書憂不憂之疑可釋然已雖然樂者憂之反也夫子自道則曰樂以忘憂論顏子之賢則曰人不慙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是又憂自外至樂由中出知道君子要當全其在我之樂以釋在外之憂可也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又曰君子不謂命何歟

魯論論君子不可不知命者戒夫人不可不通乎命過其人欲之流也孟子論君子所以不謂命者勉夫人不可徒諉乎命將以挽其爲天理之歸也何也此二命字本皆命分之命然其所以爲命分之命有二有從稟氣清濁不齊上論者人之知愚賢否昏明之

類是也有從受氣厚薄不齊上論者人之貧富貴賤  
夭壽之類是也自貧富貴賤夭壽言之人力不可得  
而轉移其間偶有不滿其欲者不得不通乎命而強  
求此君子之不可不知命也自知愚賢否昏明言之  
學力所得而變化其間稍有未盡其理者不可徒  
諉於命而自棄此君子之所以不謂命也

魯論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孟子又言君子不謂命  
二書誠若相反然君子之不謂命此正可見其爲知  
命之君子也何也命者受於天而賦於人也魯論所  
謂知之者正欲使夫人於天理人欲之間審其是非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一

可否之判於其所當爲耶不得不致吾力於其所不  
當爲耶不得以容吾力夫是之謂知命今孟子所指  
不謂命者以仁義禮智天道而言此當盡其在我而  
不可徒諉於命焉人皆謂之命而君子乃不謂命者  
正足見其知命之深者也况孟子所謂君子不謂命  
者豈絕口而不談他若聲色臭味安佚之屬則斷斷  
以爲有命是又當聽之在天而不得不安于命矣一  
章之中一曰有命一曰不謂命理欲之辨昭然甚明  
自非深于知命者能之乎

子曰子欲無言而孟子乃好辨何邪

子欲無言乃夫子自道之辭孟子好辨乃外人相稱  
之語是以夫子之欲無言者本其心之所欲而亦有  
不得遂其欲者不過借此以警多言之子貢子貢果  
有不言何述之疑遂兩舉天何言哉以警之夫子本  
心之所欲庶乎少白於當世哉至若孟子之好辨者  
外人稱之以爲好孟子豈誠好之哉嘗兩舉子豈好  
辨予不得已之論以爲公都子言之息邪拒諛直以  
欲承三聖爲心孟子救時憂道之意良可憫已嘗觀  
子曰吾無隱乎爾一章正可見夫子欲無言之大旨  
再觀孟子論今與楊墨辨一章尤可見孟子豈好辨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二

之本心要之孟子好辨之說外人語也論者但合子  
欲無言子豈好辨兩語觀之則皆孔孟自道之辭可  
見聖賢不得已之心一也

不惑不動心氣象同異

先儒釋孟子者曰四十強仕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  
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卽此而論二語氣象似無  
輕重然管思之孔子將聖得于天縱孟子乃命世亞  
聖之大才聖賢分量蓋有不伴是以不惑者知之明  
不動心者是特守之固耳孟子四十不動心正夫子  
三十而立時氣象魯論集註嘗謂有以自立則守之

固而無所事志矣於事物之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卽此而證可見知之明守之固其等級蓋自有間要之孔子自誠而明孟子自明而誠此孔子所以爲將聖孟子所以爲亞聖也

二書言君子諒亮同異

夫子嘗謂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又謂君子不亮惡乎執先儒以爲亮與諒同然則亮之與諒一也何孔孟之論君子若是其不同與吁諒之爲言信也均矣特夫子以貞諒對言之者貞正而固有義者存是爲信之大者也諒則不擇是非而一於信信之小者耳故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三

夫子特以貞而不諒稱君子者固宜至於孟子之論君子乃以亮而專言之亮卽信之謂矣無復有小大之辨故直言君子不亮惡乎執者亦宜合而論之以貞諒對言則諒爲信之小節是所謂匹夫匹婦之諒君子之所不可有以亮字專言之則諒爲信之全體是所謂益者三友之諒君子之所不可無然則君子之於信有所當有無其所當無者將何如亦惟曰信近於義則言可復正當慮之於始而稽其所蔽可也不然夫子何以曰君子義以爲質信以成之君子

哉

孔孟言王道不同

聖賢論王道之不同蓋其所與言之人有不同耳何則王道一而已矣自其精者而言則爲禮樂之化自其粗者而言則爲食貨之政蓋亦相因而成言其精者非深言其粗者非淺蓋所與言之人不同故爾孔子言王道止言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屬是皆禮樂之化也孟子言王道止言衣帛食肉經界井田之屬又皆食貨之政也一精一粗迥相遠逸論者莫不疑焉徐而究之夫子之所與言者弟子顏淵也孟子之所與言者齊梁際之時君也其答弟子之問者正將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四

講明治道垂法來世不得不以先王治世之常經告之其答時君之問者正將推原時弊思濟斯民不得不以當代救時之急務告之聖賢立言各有攸當向使夫子之告弟子亦徒以食貨之政言則幾於陋孟子之告時王亦遽以禮樂之化言則近于迂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論者安可疑聖賢之言有不同邪雖然食貨之政者王道之本禮樂之化者王道之文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可也世之爲治者慎勿舉其一而遺其一

夫子舉堯舜傳心之要曰執中孟子乃以執中



爲近之何也

中庸至難言也執之者豈易言哉中無定體因時制宜中本爲道之經而實有權存焉權以中行中因權立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夫子論二帝授受執中之語雖未見其所謂權及叅中庸夫子論舜之大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其兩端云者正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中庸所謂君子而時中是已彼若子莫之執中者以楊子之爲我墨子之兼愛皆不能無過不及之偏故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較之楊墨彼善於此而尙未能盡聖人之中道爲其執中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五

而無權故爾是以近之二字似所以優之而猶所以劣之也執中無權孟子言之明矣反而求之二帝之執中正爲其執兩端以用之而有其權也夫子嘗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其子莫執中之謂與若夫二帝之執中則可與立而可與權者矣談中道者不可不察孔子論伯夷曰賢人孟子又曰聖人何歟孔子天縱之將聖也自孔子之將聖視之伯夷不過一賢人耳孟子亞聖之大才也自孟子之亞聖視之則伯夷可謂之聖人矣以孟子稱伯夷之聖者非過譽以孔子稱伯夷之爲賢者非失實蓋各因己之所

到地位隨其所見而言也况孟子答公孫丑之問雖與伊孔併稱其皆古聖人也及他日合夷惠伊孔而言則於伯夷不過取清之一節造於聖耳豈可與孔子聖之時者同日語哉至於孔子答子貢之問雖止稱以古之賢人也及答子貢之再問則直許以求仁而得仁仁以理言聖以地言皆盛德之至也合而言之孔子雖止稱其賢而直以仁許之孟子雖直稱其聖而止以清許之是則孔孟評品人物之論初亦無大相遠矣

孔孟於伯夷管仲去取不同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六

孔子之論人多從寬孟子之論人多尙嚴豈故爲是寬嚴之相反哉蓋古人已行之事論其在己之成效則可以從寬論其爲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尙嚴也嘗觀夫子賢伯夷之節而孟子言其隘夫子稱管仲之功而孟子以爲曾西所不爲聖賢之論一寬一嚴誠若相矛盾也然嘗思之魯論所稱伯夷之節管仲之功皆就二子本身上言之突其成效伯夷終身之隱節可以正萬世君臣之義管仲終身之相業足以明一時夷夏之分夫子固不得不深與之至於孟子之於伯夷亦嘗稱其爲聖之清而廉頑立懦足以爲百

世之師及論其隘則曰君子不由也孟子之意蓋深慮天下後世學伯夷之清者未得其清而先得其隘故必以是警夫人也桓公之於管仲不勞而霸孟子固嘗稱之且謂五霸桓公爲盛矣及答公孫丑之問則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子爲我願之乎斯言也蓋又深病當時惟知伯功之爲務而不復知有王道故深闢之警時人不可慕管仲之功而止耳要之孟子平日稱伯夷之清管仲之伯蓋與夫子未嘗不合特於伯夷之隘君子不由管仲之功曾西不爲蓋皆指其爲法於他人者言也然則論在己之成效者可以從寬不特夫子爲然雖孟子之論亦然矣至於論其爲法於他人則不得不嚴孟子初非求備于前人蓋所以有望於今人者不淺也聖賢立言各有攸當議者未可徒以差殊觀也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七

孔子稱桓文正譎孟子乃曰無道桓文何歟

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直謂其絕口而不談哉蓋謂聖門無有舉其事而稱道之耳且如夫子所謂爲桓文正譎之辨蓋就二君而優劣之彼善於此而已矣初豈聖人喜談而樂道哉况此二語不過發其心術之微未嘗指其行事之實孟子謂無道其事豈不

信邪當時齊宣以齊桓晉文之事爲問正欲各求其事功孟子乃直謂仲尼之徒無道其事者正所以拔其本而塞其源孟子救時憂世之心亦勞矣台此兩章而論之孟子謂無道其事者言無有美其行事而稱道之也夫子有正譎之辨者未始明指其行事且初非樊子稱道之辭二書本旨蓋本無相斥也厥後荀董二子亦謂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反而證之孟子所謂無道其事者豈欺我哉

夫子稱子產爲惠人孟子乃謂惠而不知爲政

何歟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八

聖賢論人之法有舉論其終身之大節者有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者故不同耳鄭之子產夫子稱其爲惠人且嘗稱其養民也惠此舉論其終身之大節也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爲政蓋指乘輿濟人於溱洧專論其一事之小節也嘗攷子產之爲政國人嘗有誰其嗣之之誦又有民將安歸之嘆其得民心可謂至矣其相鄭也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之類蓋皆整然而有條然則爲政之大綱已舉梁橋事之小者耳此愚謂孔子之許其惠者舉論終身之大節孟子之不許其惠者專論其一事之小節豈不信與

况夫子稱其爲惠人者亦止稱其惠之之可取耳於  
惠之外蓋猶有所未至也孟子論其惠而不知爲政  
蓋亦未始不稱其惠特譏其不知爲政耳語孟兩章  
之旨正不失其爲互相發而初不見其交相反特孔  
子之言多優柔孟子之言多峭直此其論人之煩旨  
雖同而辭則異也

夫子以思爲無益而孟子乃極稱周公之思何  
歟

甚矣人心不可以不思特不可恃思而已也夫人心  
之所以思者有二有窮理之思有應事之思窮理之  
思主於學思而不學則徒思而已矣應事之思主于  
行思而不行則徒思而已矣夫子嘗謂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孟子乃謂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夫以周孔皆聖人也而所思何若是  
之不同耶要之夫子所謂思不如學者非人心可無  
事乎思正謂夫人心不可徒思而已也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他日夫子固嘗以思學互言之正  
以見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思者求諸心學者習  
其事要當兩輪並進可也至若孟子論周公之所以

四書疑節卷十一

十九

思者亦豈徒事乎思哉思者求所以施諸事也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正所謂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正欲舉其所思以見  
於行耳夫子有其德無其位所思者惟以窮其理窮  
理之思務在於學周公得其時行其道所思者將以  
應乎事應事之思務在於行愚意周公坐以待旦之  
心是卽夫子不如學也之意皆非可徒思而已也曾  
謂周孔聖人之心思其有異乎

可以爲師患爲人師何以不同

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蓋勉夫人之爲  
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是又戒夫人之爲  
師也孔孟同一道何立言之有不同邪時不同耳春  
秋之時正學未泯學者視師道爲過高嘗有憚然不  
足之意夫子非勉而進之則不可戰國之時異端競  
起學者視師道爲甚忽每有侈然自滿之心孟子不  
戒而抑之其可乎是以夫子所謂可爲者蓋勉夫可  
爲而不爲者也孟子所謂好爲者蓋戒夫不當爲而  
爲之也斯道之不明立言雖異而其憂道之心則一耳  
先儒嘗論學記日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正與魯

四書疑節卷十一

二十

論互相發信斯言矣然學記所謂不足爲者不過所學淺而已至於孟子所謂好爲人師者殆恐所學之非正其弊可勝言哉是以不足爲而爲之猶未害也不當爲而爲之此爲患之大者孟子患之一語尤爲學者之所深戒

畏大人藐大人同異

孔子所謂畏大人就人心操守上說孟子所謂說大人則藐之者就人事應接上說惟夫孔子就人心操守上說故畏之爲言勉人不可失於無所憚孟子就人事應接上說故藐之爲言警人不可過於有所憚

四書疑節卷十一

三十一

後之學者守之在我則當以孔子所謂畏者爲法已與人接則當以孟子所謂藐者爲心或畏或藐二者各有所施也雖然進脩之道亦有不可過於畏者成蹊有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善爲學者又當以此爲勉

狎大人藐大人同異

聖經賢傳之論大人者有二有以德言者有以位言者魯論所謂大人以德言可也以位言亦可也孟子所謂大人專以位言明矣或謂夫子以狎大人爲小人之事而孟子乃曰說大人則藐之何歟吁二大人

之同與否與姑勿辨止以狎與藐而辨之則知君子小人之所異矣何則狎者玩之之謂有心於陵之也藐者輕之之謂特無心於懼之而已是豈可以樂論哉彼小人者以天命爲不足畏以王法爲不足懼以人言爲不足恤志悍氣驕陵蔑公上其狎玩也如此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此誠小人無忌憚者之所爲也至於藐之云者不過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吾何慊乎哉當進言頃勿視其巍巍則庶乎志意舒展而言語得盡初豈誠若小人之狎哉曰狎曰藐旨自不同正不必合二書而爲之疑也抑嘗論之藐之爲義於小人之狎固不侔然於君子之畏得無異乎吁君子之畏大人者平日守身之常法說大人則藐之者一時進言之達權不說則不藐也

四書疑節卷十一

三十二

四書疑節卷十一

四書疑節卷十二

元 袁州 袁俊翁 撰

大學中庸

二書篇首三在三謂綱領同異

大學之書以學言中庸之書以理言觀其名書之意可見已是以大學首舉三在之目在之云者皆指爲學之工夫中庸首舉三謂之目謂之云者皆釋天理之名義此二書之立言有不同也合而言之明德者天命之性也明明德者即率性之道也新民者即修道之教也曰至善者即性道教之理也止至善者即

四書疑節卷十二

孫章叢書

中庸擇善明善之功也自大學而論明明德在己新民在人止於至善一語結其末所以見上二者皆當止於善也自中庸而論率性之道在己脩道之教在人天命謂性一語開其端所以見下二者莫不出於性也然則大學三在之目自二而一者也中庸三謂之目自一而二者也其爲綱領則一而已且二書大旨一主於誠在大學曰誠意在中庸曰誠身此一誠字尤爲二書之樞紐也

中庸言性大學不言性而言心

子思作中庸以性言而曾子之大學乃不言性而言

心此蓋曾子時未至於子思之甚曾子尚可畧言之也夫自舜禹授受執中之要惟主乎心至商書始有恆性習性之說商之時殆已不及舜禹矣迨夫曾子作大學僅以心言猶有舜禹授受之遺意降而子思之時天理日晦徒言心不足以遏人欲之橫流故於中庸一書首末言性爲最詳夫豈子思喜談而樂道哉蓋時之變爲之也何也在子思時正當戰國之初天下言性之弊已萌有不待告子公都子而後發此子思不得不極言性學之本原以示夫人若曾子時尚無此弊言心足矣及何以言性爲哉要之中庸言性者非詳大學不言性而言心者非畧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四書疑節卷十二

二

止至善擇善明善同異

止于至善乃大學中一大綱領擇善明善亦中庸中兩大節目夫善者天理純粹之稱其理一而已矣特所以曰擇曰明曰止則不一焉析之爲二則擇善明善者入德之初止於至善者造化之極其條理自有始終然始焉擇善明善者此善終焉止於至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二而一者也析之爲三則擇善者學之初明善者學之中止善者學之終其工夫自有淺深

然始於擇善中於明善者此善終于止善者亦此善正所謂三而一者也善之爲善其見于人事者縱萬不齊而其本于天理者未始不合於一也況中庸所謂明善則以爲誠身之道所謂擇善則以爲誠身之事至於大學之止於至善蓋亦以誠意爲先然則中庸之擇善明善主於誠大學止於善亦主於誠君子要當以誠爲貴

慎獨二字何不發于夫子而發于曾思

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曾思之於夫子蓋同一道也庸學之於論語同出孔氏一家之書載論語

四書疑節卷十二

三

者學庸不重述載庸學者論語不復出三書互見交相備也且大學所謂慎獨出傳第六章章末以曾子曰斷之是蓋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中庸所謂慎獨出第一章章首初不指爲何人云是蓋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然則慎獨二字雖出于庸學之書而亦初於曾思之所言蓋本曾思之徒述先聖所傳之意而記安知其非發于先聖平日授受之辭議者但當一以孔門傳授心法視之曾子之大學子思之中庸皆夫子所傳之微旨而不必強爲之辨

中庸戒懼慎獨自爲二事大學止言慎獨而不

及戒懼何歟

大抵善觀聖賢之書者惟當求其大體之同而不必較其小節之異則辭雖異而旨實同也○二書詳畧有異者是特其小節耳求其大體則二書固未始不同也何也中庸以誠爲一書綱領而大學亦以誠爲一書樞要是以慎獨誠也戒懼亦誠也君子特患其未誠耳苟致其慎而誠若于人所不知己所獨知之地既能加慎則于己所不覩不聞之地又安有不知所戒慎恐懼哉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果能此道矣戒懼雖不及言而戒懼在其中矣況中庸首

四書疑節卷十二

四

章雖先言戒懼而後言慎獨然以二莫字觀之則慎獨之工夫爲最要故朱子章句曰君子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或問亦曰旣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慎矣又言慎獨則是其所慎者尤在於獨也至於篇末引詩先慎獨而後及戒懼者蓋先從其要者言之耳卽此而論則大學專舉慎獨而不及戒懼者蓋亦姑舉其要而言之也

誠意誠身同否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凡聖經賢傳之所謂誠同此道也大學以意言中庸以身言特其工夫不免有淺深



之間耳何則意者心之所發也自其心之所發既主於誠由是而正心由是而脩身然後可及于齊家則誠意之工夫其用力尚深也至于誠身云者直指其身之所履而言由是順乎親即所以齊其家則誠身之工夫其用力較淺也然其用力雖有淺深之間而其成效則二者實相爲之後先世固未有意不誠而能誠其身者亦未有身既誠而不能誠其意者要之誠身本自誠意入誠意者始條理也誠身者終條理也誠身乃學者之極功誠意乃學者之先務且大學誠意自致知始中庸誠身自明善始明善蓋出於致

四書疑節卷十二

五

知致知即所以明善其本一而已矣究二書所以言誠者慎獨乃其大要此又學者不可不察

中庸達道五而大學止言孝弟慈及老老長長恤孤皆不過父子兄弟之道何歟

中庸泛言爲人之道故所舉者詳而盡大學專言治人之道故所舉者簡而要中庸之詳盡勿辨可也姑取大學之簡要者究言之大抵人有此生均有此道然未有如愛親敬兄二者乃夫人之所良知良能化民之道莫先于此孝弟者幼之所以敬長慈者長之所以恤幼孝弟與慈相因而生老老長長即孝弟也

恤孤即所以爲慈也治國齊家同此一道自孝弟慈而推之事君事長使眾之方皆自此而出自老老長長恤孤而充之與孝與弟不倍之效皆自此而著正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究至於極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並行而不悖未有不孝弟慈以爲之本也嘗謂大學所謂孝弟慈及夫老老長長恤孤者果止于父子兄弟之道與况大學所謂止仁止敬止信與止慈並言之則君臣朋友之道蓋與父子之道無不有所止也所引詩宜其家人與宜兄弟並言之則夫婦之道蓋與兄弟之道無不有所宜也特大學所言者散見于一書之中不若中庸之會于一耳

四書疑節卷十二

六

大學孟子

大學八條目孟子止言其半何耶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五者皆所以脩其身齊家以下三者皆自吾身舉而措之耳八者之中身爲之本故大學有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也孟子正爲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徒徇其末而失其本故歷舉其本而以身言之正大學所以脩身爲本是已中庸有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正與孟子此章互相發人特患不知以修身爲本耳倘知以修身爲本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其已分內事何待枚數而條舉哉中庸孟子皆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苟明善而誠身則前四者之工夫皆在其中矣

大學八條目正心以上皆脩身之本也齊家以下乃脩身之效也脩己治人之條理具見於是蓋卽大學之道而貫爲學之始終言也至於孟子所論蓋因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徒求治人之效而不能究夫

四書疑節卷十二

七

脩己之本故孟子從而曉之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使能反而求諸脩身之道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自可不言而喻矣聖賢君子著書立說各有攸當大學之舉其全者非詳孟子之舉其半者非畧其揆一也孟子歷究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者正與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者互相發耳初何詳畧之辨哉况孟子初未始明援大學之條目身之一辭足以包上四者較之大學僅舉其半初未害也至于韓公作原道明引大學之辭而獨畧于致知在格物一語君子不

免有遺議焉後之論者寧謂孟子之舉其半毋若韓公之遺其二

大學脩身自正心始孟子乃必待存心養性而後可以脩身何求詳與

孟子此章正與大學脩身以上數節工夫辭雖異而旨實同夫知性者格物之謂盡心者致知之謂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存心養性蓋卽正心誠意之學非誠非正則果能致其存養之力乎惟其存心知性而有物格致知之功存心養性而有正心誠意之效由是而脩身俟命不難已大學止言學者工夫

四書疑節卷十二

八

之次第故其言較畧孟子推原理之所自出而有知天事天立命之說故其言較詳大學言心不言性學者疑之孟子於心之外復加之以曰性性者心所具之理也由是而推正心誠意之學其所致知果何知其所格物果何物皆灼然可得而識已二書大旨不異其爲互相發而迭相補也或謂大學八條目兼成己成物之事孟子此章止及成己而不及成物何耶豈知孟子論天下國家之本一章自流趨源正所以推明大學脩身爲本之旨其於脩齊治平之學盡于此矣學者合孟子此兩章而觀之則知孟子之學其

源信有得于曾子矣

大學曰正心而孟子曰勿正心何耶

心一也而其所以正之者不一也大學所謂正者無所偏私之謂孟子所謂正者有所預期之謂一善一否昭然甚明故晦翁于孟子集註既舉預期二字以為之釋又舉戰不正勝以為之證且明謂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要之大學之所謂正心者不可無孟子之所謂正心者不可有故大學以正心為先務孟子以正心為深戒語意各有在耳

中庸孟子

四書疑節卷十二

九

天命謂性與命性性命之說同異

范太史嘗曰中庸所言者性命之本故先言天命孟子所言者性命之學故先言人事愚嘗即是而推之中庸天命謂性一語指言理之所自來性之所從出固所以推原性命之本也孟子以聲色臭味安佚五者則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於仁義禮知天道五者則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皆自性命之學而剖析之斯言豈不信哉是故中庸直從天命上說來而未涉于人為是命也命令之命蓋所以推明性命之本也至于孟子之所論蓋就人事上說將以剖析

夫性命之學是命也乃命分之命耳命令之命以命

性相貫說命與性實同一原勿辨可也命分之命以命性相互說命與性實為二致論者可無辨哉大抵孟子切切為性命辨者時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待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凡言性者夫人之所同夫人而可至焉一有不至則必勉焉以致之而不可不竭吾力凡言命者人所不可強同人不可以必得也倘有不得則必安焉以聽之而不可以容吾力不可不竭吾力者不可不勉吾性分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

之所固有不可以容吾力者不得不安吾命分之所素有於命分則安之於性分則勉之無非所以全吾厥初所受于天之理耳向者中庸天命謂性一語從天命上推明性分之本固為古今言性者之至論然非孟子命性性命之說從人事上剖析性命之學以示性學之指南則天下幾何不窮人欲而滅天理哉吁此孟子言性之功為至大也

率性盡性知性養性同異

性一也曰率曰盡曰知曰養則不一焉率者循是理而無所違盡者全是理而無所闕知者窮夫理而無

所蔽養者足夫理而無所害自中庸而論盡性爲上  
率性次之盡性誠者之道也率性者誠之者之道也  
自孟子而論知性爲上養性次之知性者誠者之道  
也養性者思誠者之道也合而言之盡性知性誠明  
者之事率性養性明誠者之事後之學者由率性而  
盡性由養性而知性皆所以自明誠而誠明及其成  
功一也

盡心盡性同否

孟子之學得之于思利豈有異論哉夫性者人所受  
于天之理而心乃所以具此理者也故先儒嘗曰自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一

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又曰性者  
心所有之理心者理所會之地蓋以心與性之理一  
而已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正謂夫人之能  
盡其心者由能知其性故爾然則孟子雖以盡心言  
其實正是盡其性耳盡之云者皆不過知之明而處  
之無不當也孟子盡心知性云者正與中庸至誠盡  
性之論互相表裏發中庸之所未盡曾謂孟子求詳  
于中庸而立爲異論乎吁言之誠是矣然中庸一書  
始末惟以性言而未始一語及心孟子乃往往以心  
性對言何哉蓋子思時天理尙明言性足矣又何必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二

兼言心哉至孟子時天理日晦徒言性不足遏人欲  
之橫流故孟子直以心兼性言之庶乎人皆反之于  
其身知吾有此心則知吾之有此性心既盡則性亦  
盡矣是故中庸所謂盡其性者此其字猶曰對人物  
而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此二其字皆指  
其人而言其心其性云者正言人各有其心有其性  
我固有之而非自外求也然則曰心曰性之理人皆  
不可不求所以自盡是又窮理盡性者不可以不講  
心性之理則一而其所以盡之者則不一焉何則聖  
賢君子性學之論有以其知言者有以其能言者中  
庸嘗謂愚不肖之可知可能聖人之有所不知不能  
正以知能言也今觀孟子所謂盡其心者以所知言  
也中庸所謂盡性者以所能言也何以言之孟子明  
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兩語之中  
三以知字言之則其以所知言者明矣中庸明謂唯  
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至于能盡人物之性四語  
之中六以能字言則以所能言者又明矣知者知此  
理也能者即所以行此理也昔朱子嘗合是兩章而  
明辨之矣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又  
曰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此即前所謂

一知一能者矣能卽所以行之也謂予不信敢請質之朱子

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其旨同否

善攷朱子釋中庸曰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釋孟子曰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皆實而無僞人道之當然也合而論之釋思誠者欲其無僞欲字固所以釋思字也釋誠之者亦曰欲其無妄是乃誠之卽所以思誠也明矣且下文嘗謂誠者不思不勉誠之者擇善而固執是則誠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三

者不思而誠之者固有所思矣苟無所思則何所擇哉及其舉誠之之目五思居其中學問辨行蓋皆以思爲之主然則誠之雖不曰思而思在其中矣要之中庸以誠之言者止就天理上說其旨頗微孟子以思誠言者直從人心上說其旨尤切究其道則一而已矣孟子旣引中庸成說而於此特易一字從人心上說正欲使學者知所用力耳初豈求異師說哉

二書所謂知仁仁知不同

嘗聞程子曰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混其義當觀文勢上下之意又曰凡看文字先須要曉其文義然後可

求其意義於此深得觀書異同之要矣按孟子中庸二書之言知仁仁知誠若事若類而辭相反者然自其文勢觀之孟子上文謂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中庸上文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味其辭旨蓋皆先己而後人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成己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二書實相表裏互明知仁仁知之體用也及卽其文義求之孟子上文承聖則吾不能而言蓋出聖人之謙辭中庸承誠者物之終始而言蓋指天理之極功故子貢之謂知仁者各指學與教言是乃脩己治人之始條理也子思謂仁知者己與物皆以成言是乃脩己治人之終條理也然則二書之言知仁一原其始一要其終始終條理又各有體用者存此二書本互相發而非可以相反疑也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四

達道先君臣人倫先父子何歟

中庸所謂達道蓋因答哀公問政而言旣謂之政則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始故以君臣爲之先孟子所謂人倫蓋因舉司徒設教而言旣謂之教則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始故以父子爲之先也何也教所以導夫人也姑自人心恩愛之切者爲之始良知良能

固有之天易爲感發則由是而敷教夫奚難父子之倫旣叙推而達之五者之倫無不叙政者所以臨夫民也必自天下名分之大者爲之始至尊至嚴一定之分不可踰越則由是而立政夫奚難君臣之道旣明推而致之五者之道無不行矣周易序卦乃又先之以男女夫婦而後次之以父子君臣何歟蓋易自天地萬物言之原人道之所從始故與庸孟二書以政教言者有不同也

孟子稱舜爲大孝孔子稱武王周公爲達孝大與達同否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五

孟子稱舜盡事親之道則謂之大孝中庸載孔子稱武王周公則謂之達孝夫孝行一也曰大曰達抑有別也竊攷孟子所謂大孝者天下之人皆化之而爲孝也中庸之所謂達孝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爲孝也嘗攷孟子稱舜之大孝者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由是而天下化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集註謂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爲大孝卽此而論則知大孝云者天下之人皆化之以爲孝也載攷中庸稱武王周公之達孝者曰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章句謂承上

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卽此而論則知達孝云者天下之人皆稱之以爲孝也稽其本文參之集註章句大孝達孝之旨昭然甚明究而言之皆稱之以爲孝者蓋能盡其在我之道而已人皆化之而爲孝者蓋有推己及人之功焉然此亦不過因其曰大曰達之稱推詳其微意若是于其孝行則初亦無所優劣也雖然舉此以釋孔孟之異稱旨則然矣至于中庸之書孔子亦嘗以大孝稱舜矣稱舜則曰舜其大孝也與稱武王周公則曰其達孝矣乎句意正自相類子思子作中庸引孔子之言載諸書正取此兩章相先後一日大孝一曰達孝何與吁愚未暇究其辭旨之何如卽上下章而論其稱舜武之事迹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此爲孝蓋舜武之所同特有德爲聖人一語未合豈不以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歟至此則舜之大孝始有優于武王之達孝矣故中庸稱舜大孝之下兩以大德稱之前章又嘗以大知稱之一則曰大二則曰大大之爲義大矣哉

四書疑節卷十二

十六

四書疑節卷十二終



四書疑節校勘記

卷一

二頁九行存原誤首 七頁三行此例原作論者

八頁五行答原誤達十二行五原誤吾 十一頁十

六行惜原誤美

卷二

九頁十九行涵原誤淵 十七頁十八行得原誤行

卷三

二頁十五行上及字原誤乃 七頁十五行論原作

道 九頁二行理十九行偏均原闕 十頁七行長

四書疑節校勘記

豫章叢書

下其字原誤而 十一頁十九行不以二字原倒

十三頁十八行由原誤或 十四頁十七行韶原誤

部 十五頁十九行與原誤焉 十九頁四行上言

字原誤賢

卷四

三頁二行非原脫十三行惠原誤連 五頁八行類原

誤此 八頁二行左原誤有 十四頁四行謂原作爲

十五頁十四行學原作聞 十六頁十二行易原

作不 十七頁五行坤上原脫以字

卷五

二頁六行始原誤茹七行如原誤知 四頁七行謂

原作爲 六頁十三行欲原作從七行推原誤權

七頁五行字原脫 十一頁五行枚原誤殺十六行

如原誤始 十四頁第五行前當有脫文

卷六

三頁十五行紐原誤紐 四頁三行性上原衍是字

五頁五行此原作且 六頁八行依下者字原作

乎 九頁十行上德字原誤道 十頁十五行未原

誤所 十二頁八行章原誤前 十五頁德原言下

其字原誤以入行能原誤與十一行利原誤勉 十

四書疑節校勘記

二

九頁十一行而原誤則

卷七

三頁四行則原誤之 四頁一行性原誤情 九頁

一行借原誤倡

卷八

一頁九行於原作與 二頁十二行負原誤資 六

頁二行爾原誤不 七頁十五行德原誤得惠聖之

下當脫人字 八頁三行舉原誤學十四行歸原誤

作 十二頁十八行然原誤言

卷九

二頁二行甫原誤有 七頁三行往原誤性 十二頁三行頁原誤首 十四頁九行求原誤未十四行後原誤本 十五頁十七行大原誤人 十七頁十行近原作甚

卷十

一頁十行公原脫 五頁三行程原誤孟十七行自然原誤息自 十二頁二行祠原誤祀三行裕原誤矜十七行凝原誤疑

卷十一

四頁十五行靜原誤動十七十九兩行理均原作地

四書疑節校勘記

三

五頁十二行而原誤何 六頁八行理原作地

七頁二行窮原誤論 十頁三行身原誤日四行我

原誤在 十二頁十七行思原誤忍十八行有原誤

頁 十三頁九行上貞字原誤直下貞字原誤真

十四頁六行子原誤孟十一行法原誤治 十八頁

二行謂原誤為

卷十二

三頁六行止原誤至 四頁十二行朱原誤君 十

一頁一行足原闕 十四頁十九行二十行恩均原

作思 十六頁六行人下原衍兩人字詳原誤許

四書疑節校勘續記

序文首葉六行鏗然据莊子當作駑然

卷一 十八葉五行有當作者

卷二 三葉十五行有當作與 十一葉十四行方

當作將 十五葉十六行得下以字當刪 十七

葉十六行幾誤凡

卷三 二葉二行間當作固 三葉二行言當作焉

九行政逮下脫大夫二字 十葉十三行其當作

為 十二葉七行乎當作與 十三葉十二行已

當作其 十八葉五行○當去

四書疑節校勘續評

一 豫章叢書

卷四 五葉十一行安當作未 七葉十三行免於

下當有今世二字 八葉十三行設字衍 九葉

九行已誤以 十一葉十一行聽誤思 十三葉

未行之得當作為得 十五葉十一行敬之當作

敬子

卷五 二葉十八行至誤止

卷六 三葉九行同當作必 十一葉九行誠誤聖

十八行誠乎聖當作成乎聖 十二葉十九行下

字衍 十六葉十一行親帥友親親者主於陸宗

室故下文文明謂十六字當移在十四行主於下

十八葉二行舉當作居三行此誤首 二十葉四  
行爲下衍之字九行論下脫之字十五行夫當作  
也

卷七 四葉十六行要在誤要之 六葉五行浩下  
脫然字 十一葉十五行稍縱疑倒 十二葉十  
六行不言仁義禮智當作不言仁禮義智 十七  
葉七行蓋字疑衍十四行一當作以 二十葉十  
六行變誤交

卷八 七葉九行隘與不恭當作君子不由 八葉  
十行而自暴自棄當作自暴而自棄 十一葉六

四書疑節校勘續記

三

行子字衍十四行能當作知十五行西誤而十八  
行而當作無 十三葉九行蓋當作宜十二行爲  
當作如

卷九 五葉一行遠下於字十五行必下其字均衍  
六葉十三行丑下脫問字 七葉四行禮誤理  
八葉九行果字疑衍 九葉七行而下疑脫必  
字 十葉八行窮下脫而字 十一葉九行夫當  
作歟 十三葉十六行數誤歟 十四葉十一行  
折誤持 十五葉十一行嚴下乎字十四行制下  
者字均衍十九行論誤喻 十六葉十一行政誤

征 十七葉十行遠者當作遠也

卷十 四葉十行庸下疑脫在字 五葉五行尤當  
作猶 十葉十五行聞當作知也當作耶 十一  
葉十一行之當作俱十九行似誤以 十二葉二  
行祠當作祫下文祫字刪

卷十一 十葉五行兩得以上刪得字下刪以字  
十九葉一行之下衍一之字

卷十二 三葉十六行於當作非 七葉十三四行  
君子二字八葉十三行日字均衍 十四葉二行  
若類當作相類

四書疑節校勘續記

三

戊午冬月胡思敬覆校

此書初莒於溪山家塾其自序云強學待問儒者分  
內事也頃科場未興文臺以經史疑爲課習愚生平  
癖嗜研究之學庠序書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四  
書設疑案以經史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  
講肄積而之久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藁合而爲  
一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  
往首尾有未完脈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題  
曰待問集時至治收元中和日觀此尙有徑史疑不  
傳此特集中一種是書引類曲暢多本諸新安集註  
足徵集註之精朱子成書於宋羅道學之禁至是天

四書疑節跋

一 豫章叢書

下乃大尊信咸宗其說此爲元時科目文體承宋經  
義之變有明乃別爲制藝之文則以疑問易盡久則  
互相剽襲勢不得不再變耳雖爲試課之作然於四  
書疑義發揮殆盡惜不得讀其全集而觀經史諸疑  
也卷首有渝黎立武沔水李應星文二篇乃序待問  
集者虛察先生亦有序待問集文一篇並不錄丁巳  
十一月南昌魏元曠跋并校

右書與王氏經疑貫通同一機杼而縷晰條分較王  
氏尤爲詳盡原鈔傳自錢塘丁氏卷一有自序一則  
編在目錄之後魏氏削去但於跋尾中見之非是黎  
李彭三先生之文傳於今者蓋寡今並補入用存溪  
山家塾之舊三先生與作者同時 四庫總目全據  
其序文立說去此則不能通矣戊午三月胡思敬識

四書疑節跋

一 豫章叢書